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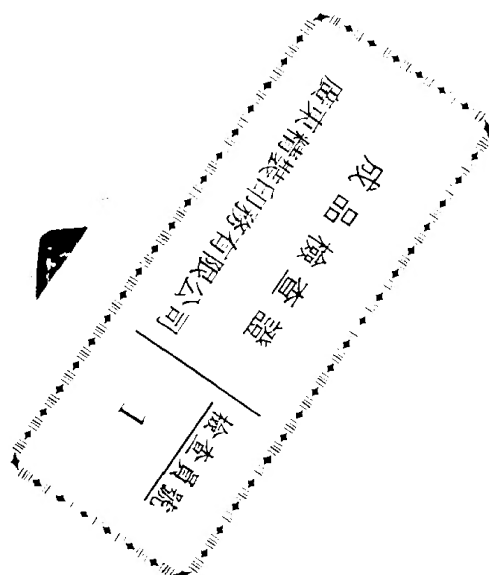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2/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七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緱山先生集二十七卷(二)

〔明〕王衡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許鍾斗文集五卷

〔明〕許翬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洪夢錫等刻本

.....二五三

劉練江先生集八卷附離騷經纂註一卷年譜一卷

〔明〕劉永澄撰 年譜 〔清〕劉穎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劉穎刻本

.....三五六

陳元凱集五卷

〔明〕陳勳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呂純如刻本

.....四八四

緱山先生集二十七卷(二)

〔明〕王衡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緱山集二

十七卷》提要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敘校

記

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

蓋余僻在丘壑而生東吳菰蘆中苦無所得山
山之大者莫如嶽海內稱嶽者凡五而其四皆
隅布近者亦不下數千里非書生所暇游廼泰
山差不遠于河濟庶幾以便省父母得一瞻眺
樂山先生集卷之十

乎而非所敢必也丙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
次濟寧余大母將有事于泰山余奉以行而後
喜可知也周生如春亦從行行之日宿建寧竟
夜風彭彭吹雨擊席門明旦而雨脚閣如故尋
髮髮及之意謂未已也日入午而雲欲流俄且
漏景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沙藉是不及馬
鞍信古人所謂沾濕好者耶喜過望憑與人指
點泰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青
于天者疑其然也以語同游同游皆笑之已而

雲淨出峽角則果泰山也始大駭以爲奇余買一驢跨之左右視惟恐失山而山亦漸挾暝色娟娟濃秀若媚予者又一宿而後抵州易腰笻行十里而抵山足之紅門自紅門至小天門以左皆澗道道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承泉有若頻者若與爭道者若跳者若捧盤匱者種種異態而五色樹雜綴之樹則桃杏楓梨松栗之屬草則薜蘿赤箭天麻黃精之屬不選而美泰山蓋骨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此耳又數里爲高老橋平橋際崖澗間頗勝又過短橋者一而得水簾洞左崖聳立數十仞而兩大石腹相接如垂簾以下水會水正涸滴涓涓然因作春水時想百尺危蹬千廻長溪豈不能容素蜺縱橫耶自洞而轉數里爲馬棚崖言崖深篋可覆馬脊也又數里而爲回馬嶺則從行者且去馬而徒矣尋至黃峴嶺凡數四轉益峻而外望廓然嶽來向比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爲之興彌高之嘆自是而下上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曰

快活三山回馬至黃峴輿者前距高而余僕就之余頂踵輿與人頂踵相擊踰躑甚至此稍寬坦而樹與壑更奇吾始得納手于袖掉頭吟嘯而有之蓋真一快事耳稍前而憩于玉皇閣是爲山半余修茶而獻老親老親亦色喜携予上下視者久之決背而得南天門隱隱如紅星沫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崖蓋宋永定陵所駐驛處傍有松卽秦所封五大夫五大夫非五松識者故雅言之且松亦非數千年物也過御帳則盡走斗崖峭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群峭截嶂卑相附高相摩四周無所不際而左壑硯礪受水蕩皆作雲母綠玉色山面缺決潏當其前余狂叫曰大奇而會有以酒餉者急行之風蓬蓬來搏杯杯覆予掌予灑酒酌之而行更上爲小龍峪大龍峪以至十八盤皆絕峽束之磴齒齒倚空兩峽口各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名爲對松自峪以上松益老他樹殊不相敵蓋至此則玄雲宿霜孤寒不受春花矣盤盡而天

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爲徑穿而爲門雖曰人力然亦似天闢之以待游者自門逶迤數里爲元君祠祠其壯與老親禮畢更衣于公署後爲玉女洗頭池澄碧泓然斷石碑存李斯篆二行自是左折而上曰嶽帝祠祠後石壁刻開元帝銘殊道美其旁亦多雅刻且易主矣得數字于殘剝之餘剔磨而款噬者久之又上爲玉女寢宮更折而上則絕頂矣虛其頂宜無所不見而乃構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云卽秦皇無字碑蓋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當襟僅衣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覆敦者要皆能爲之趾而不能爲腓獨徂徠在前若可憑其他間指一二秀特者問道士道士不能識悵悵而下東至日觀峰峰後爲望海樓所謂秦觀周觀吳觀皆在焉視余所由逕僅天絲掛杳謁間而澗中樹石繡相錯若哀寶栗其灣環而動者沒水耶黃河耶顧放目而之東南竟不得海影道士謂霧氣霾之此或然耳又轉而

至舍身崖一巨石髌然出余足能垂石外二分而目不敢營視偶從旁睨視崖底無不倂而據地者稍西下而爲仙人橋兩壁中斷石梁度之蓋所得波嶺澄複之奇最多道士指所謂獨秀君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天門更陟絕道士詫余以爲絕勝南天門而無階梯僅爲鼉鼉雉兔之窟巢良可惜也游眄良久盡攸揚而歸則月纖纖白矣予與周生拉道士造東嶽祠而止焉月華星芒不知其帶霧與否但覺其近而親人滿空界浮藍蕩白神外淫不自持且寒甚膚粟則歸視老親寢已而就道士宿焉屋廣不踰丈井竈半之無已則縮足卧山空多間又午夜爲士女上山唄誦淫淫然曉不交而漏絕矣急蹴周生披衣視天井星匿不覓意甚惡業且起矣則杖策至日觀峰石時嚙足齒冷相盪而會逆旅主人以酒炭遲我余喜而三舉觴良久暗中作微紅見上下雲盡黑而中不按者徑寸則甚幸之俄而紺又俄而赤而紫吐酸漸半天

施雲作霞爛熳且覆人面諸山頭稍辨如撮米
化爲卅砂極天際有金花浮起者三道士曰此
日抱海躍也將出矣俄遂出色如鎔金大如鉦
日之下覺有一抹漾漾白者真似海正跳笑而
日已入雲隊中金支翠旗欣然收矣不滿志而
歸復迂道登玉皇閣巽盡所未見而道士鄰朴
每每對面而失之從閣後望山之北林霏葱蒨
處曰石屋意必有奇而老親以途遠且不可輿
遂奉以歸僅繞而西視所謂丈人峰者平平焉
遂下觀白雲洞洞巉岩多竅道士言每陰天雲
從竅出如線頃而蓊苳滿山四馳而縷結爲一
卽雨媒也甚以不得見爲恨余因謂周生余與
若晨好晴而至此且好雨矣人心之無厭如此
出別道士而下十八盤盤磴直輿余者又四人
莫可縱橫則倒懸而下之手足心盡汗出目瞪
瞪視人股頰周生御兩人蛇行如履平甚樂之
請至山半而易焉仰視則已失天門矣其懊恨
于是以目注之山自山至快活三失天門者

超距不避墟莽披圖而搜之其所見當多而今
皆失之意吾其不良于游耶抑山靈秘其巧不
輕示人也吾少好游所游者爲姑蘇武林洞包
陽美諸山之奇遞相代而吾亦遞釋其舊向者
兩洞庭猶芥蒂吾胸中而今又釋之矣不知竟
吾之生可以代泰山者安在姑隨余目識之以
待後之繼予游者

游香山記

丁亥春三月余從友人自香山至人山頭爲他
事所迫不賴舍而返無足記記其次游六月十
日偕汝增懋錫季良各跨一蹇出高良橋轉而
北楊柳行植者三余從中央水次行以取涼城
堞寺角時時與繁陰相媚進而河漸廣界以長
堤爲西湖湖在堤以左葢芙蓉菱芡之藪堤右
則皆秫田豆塲長楊左右障之時荷花已開甚
纖縹紛敷淺深在水植者如翹髻偃者如羞粧
菱芽菱花重以青黃相間乍而鬚甲顛倒好風
將百和香來余急披鞍迎之咄嗟間未得其似

汝增忽笑曰嘻何乃似我江南三月天鶯花菜
麥田中耶余大笑浮一大白嚼其言湖故多種
魚鷗鶯鶯鵲之屬下上噉魚低飛淺踏花枝顫
顫然香且不風自動矣數里爲龍王廟廟傍湫
潭爲龍潭又一里許而荷花與湖尾俱窮穿青
龍橋而西得玉泉山焉山培塿耳而土紋隱起
衣纖草作蒼龍鱗其下爲池滌泉而亭之曰望
湖亭水眼噓泡疊疊若飛星之相追其東爲華
嚴寺寺西泉一區正紺碧而清可辨蘿髮使得
張山先生集 卷之十 七

曠夾道盡白楊青檜雖都雅不戒幽絕當山之
逌者曰不憇亭其曠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不
憇在山半灌木陰翳之中憶春季杏花飄飛盡
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遲我念而尋舊游焉
已乃過來青軒軒前兩山爲距而虛其襟以捧
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相顧謂此地宜
月投枕焉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弘光寺皆
短垣疎栢不蔽外景涓人甃白石爲階其淨若
拭余嘆曰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斯丘矣笑而
出望之東壑中鬱蒼攢錯閣道參差若飄紅掛
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春矣不
果游歸待月于軒前月初東出光始及殿鴟俄
而茂林延之浮浮漾漾若錢玉葉置水銀池中
靜若淪光蕩爲碎影在有無空色之間檻下流
淙淙瑟瑟以虛寂愈聞時或白楊籟風犬喧鶻戛
若羯鼓之介胡琴也旣而山市中又有倚簫炎
管者余卷舌爲清嘯以和之流楚曼聲若自寥
天中飛來意樂甚頗酒囊且溢矣滿傾而飲之

十一日自雙井踰一小嶺而觀所謂晏公堂曹家廟者無他佳第白雲冒山腰遠不百弓幾可手拈而隔谷模人聲絕似若與我語語者亦足當一奇耳下十餘里渡佳樹流水而玉泉之厓始見望西山層巒遠岑絳官縹瓦隨雲光日影以幻奇乃急馳北山頭悄然四顧謂自此失西山矣及湖堤而復得之意方與山容相親而荷香鶯韻復橫來撩人流盼不能已已殊恨我六根之用狹也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一

逶迤不如而荷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開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勝而止使十五小兒錦衣盡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板扉與金碧相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爲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雖然人苦不知足以予株坐此中如春時不解鞍之游嗅殘花數辨亦自謂爽然視茲游所得多寡何如哉余故于茲游有專記而前所過人山頭者巨石怒撐

蹲伏甚偉爲北來諸山之額其勝亦不可沒也因附志於此

游盤山記

周季良自東來急要我游盤山曰我且出而里人武生以是贈我武生韻中人也當不誤余曰然則往諸裴旣辦而會余友張汝增余姑夫曹懋錫續至遂不解鞍而之盤山盤山離京師百八十里出公樂十許里而山髻見若黛染顏山頭哺乃至廣濟寺拉寺僧爲導走大石澗中水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一

泉寒沁盥濯已而後行崖西一古松頂稠結受日光若絺衣方頰而樂之從東崖得松似更奇朱題曰蒼龍乃折中盤下而觀所謂蒼龍者破石罅中出駢起而中擢怒枝南傾如渴虬之欲攫遶北而西抵環翠亭亭而山松屏之并東西崖者爲三望而第其伯仲焉質明復緣石澗下三里許稍上而群峰相拱提又上則圍山而帶林莫可辨其隅面其一峰稍遠對松立者九華峰也峰勢稍欲摩天意氣漸上而紺宮翠巖又

自下以秀色留之杖策策然不能卽行良久窅
蔡氏巷西折而陟北岡長城蜿蜒界山半如線
沙白浩浩際以濃雲猛風意色慘然越數嶺倏
陟下俯瞰巨谷窅然深黠百谷之縷紛出而縷
聚于此又里許而爲上方自盤山而至上方下
下上上幾百千折行者相望于石根木杪有相
去數程而望不盈咫尺者計山形殆蛇縈而轉
山故名盤谷當不虛抑聞太行發脉于此此其
爲小羊腸耶飯于上方之臺覽列嶽甚勝度松

兼山先生集

卷之十

三

棧而出皆連嶂鬱律巨石無根著硤然懸其巔
仙人清無影曾巖栖焉就其前亭之曰懸石亭
亭立四虛空明崇翠灣環而闢勝余謂季良此
致佳處恨無泉耳而仰視諸山壁間石膚瑩白
若頽墮而下赴者乃真泉影也惋惜者久之自
此上益陡絕石鼻左昂而外削頽身出懸石上
已遠足矻矻自戰更百尋而至舍利塔塔標峰
首五峰肩而隨焉蓋盤山絕頂也疲甚解衣卧
已乃遶而捫塔巔石磴纔容足罡風橫搏至厲

以兩手據石坐而行歸甚悔之其西峰爲無梁
殷殷後稍有餘地可縱立觀層沙疊巒回回縈
抱蓋盤山之外若有大盤山焉三河寶坻甘泉
長城俱在望而泱泱無煙烟井陌薰日被磧上
黃雲鬱然既晚下及僧寮僧數輩頃誦甚精嚴
客有携火爆來者點塔腰光明滿山林壑撼動
僧驚顧余曰咄舍利放光矣僧不契而罷晨起
飯脫粟歷長岡下石坂石藹足甚強輿而至法
藏寺翠壁若晨菴前松陰恰施一庭陰而休焉

兼山先生集

卷之十

七

又數里雙峰塔額隱映樹樾如白鳥踏碧浪中
登涉旣憊對兩峰頭龍啼鶴坐劃然長嘯而已
是日爲端陽所挈酒醢已空則破囊中雄黃粉
糝苦酒中縮鼻而飲之自雙峰下走旱麓忽東
轉望見沉碧冉冉者曰百草窪至則棗栗羅荔
羅蒼石而成紋若鱗比然正烈日中頓作朝來
爽氣想自茲而東愈入蒼蔚其稍下而最深者
爲天城寺寺當谷口岩壑肩背皆蒼翠紺綠相
爲因依余謂此乃山之曲室悄然殆非人間使

當春泉漲興有一二麗翁少女弄雞雛犬子于
湍薄之下豈必遜桃花源耶自寺上之三里許
爲李靜菴又二里許爲舞劍臺倦不可復涉則
東走爲東甘澗又西折而爲西甘澗巨石縱橫
偃立泉澁澁附之又五六里許至仙師臺而止
焉臺絕無奇而自臺東視中盤近不過十里蟻
之附桔槔上也如登天然庸知其尚在環中耶
因相與品盤山之勝松爲最泉當次之而不相
遭峻則言上方舍利幽則言天城計兩日之程
不下二百也且步九而輿一使非山靈不愛寶
余兩足不與易也論者謂天窮于大漠故收靈
轡秀于此理或其然且非獨于游眺足也乃其
陵谷多紆委阨塞窮馬輿不敢試而又高不拒
風峻不露骨鋤花蒔果盡足以易農然而李愿
以後未聞有隱君子也豈其有之而不吾見歟
抑其去長安也近風漸于朝市而是盤中者非
所狎歟余慨然有感焉湯次其勝列之山史

游馬鞍潭拓記

夫得于山者不同一木一石收兒芸叟能揣摩
劉畫而得之其得之也以形而其翔舞縈亘之
勢可位置者方也而非方也其得之也以意乃
若吹噓吐抹變端錯出可乍遇而不可意設者
則其鎔造也以天游者樂其常而不習其變雪
驢風馬不問乘凌其平生無空虛浩渺之觀曷
足怪也余以七月七日送汝增懋錫季良東歸
至廬溝橋而謀焉以所問馬鞍潭拓其勝能從
我游乎諸子曰諾乃去輿而蹇迷失道里六十
而至馬鞍從棹楔中入皆杉蘿蒨蒨翠濕黯然
殿之前有二古松除廣可十餘丈而松蹲枝覆
之景無漏者坐而四顧差不悔其來又上觀千
佛閣及戒壇而宿于寺之西偏夜半雨滴瀝至
朝而雨其擁襪被不可耐則洗足戴葉鼓季良
先攜雨簷流瀑中登閣而望焉瀟瀟霖霖大荒
陸沉獨身所居盈尺之地差可意辨若乘桴而
坐空水也俄而頽陰稍移露山頭如繭栗乍出
乍沒浮動四垂若六山之失足狂走而相觸也

當雲之至也突如旋風能使有者無無者有高下濃淡一瞬而百易吾無所據以托吾目而反疑其有者以爲幻也周郎大笑呼酒曰是景可醉旣乃啣杯而吟流水在屋下白雲宿簷端之語余亦笑曰是語可酒方促觴而西山半壁白雲有如車蓋者遽然而起瀟然而撲人于鼻間作硫黃氣僧曰是煤嵐也旬旬而歸日中雨化爲毛三子者別而至良鄉余拉僧之潭柘先于山之脊觀所謂麗涓洞者洞腹石而尻水高廣

環山先生集 卷之十 七

矣然而無奇也獨微明逗漏正射馬陵道中一抹遠青點破平白差爲之解顏自是踰二嶺走碎石道可二十餘里而至潭柘潭柘以一培塿當群山心九峯巖而立焉志所謂老栢美竹者烏有矣而兩殿鳩工絕則金元時故物也寺後故有龍潭問之僧今已斃爲池而其支委尚濶去山數里泉走石崖壁間聲甚怒至寺橋而水益怒循水上之于跳沫盤渦之所坐而飲焉水花濺巨羅中足當激流是夜復雨水暴下如廐

雷計于行李非便則上而謁三空道人道人蒙衲坐石竇中語諦當可聽比受戒而歸日已斜矣而雨意泔泔不可了乃支願坐堂中觀烟霏之爭林與雲物之出岫雲初出時洩洩然離山而始族前隊甫捲白衣蒼狗旋起而屬之以故卒不得晴又一宿始晴雲之屯于山漫于原者頽墮不流而水村山郭之間春蕪乍洗又以黛色間之余意中殊不惡固忘水潦之及余足也與人以手捧輿屢屢然并膝而行從者墮鐙下

環山先生集 卷之十 七

相望咨嗟之聲不絕余頽笑曰咄而勿復然使暴吾輩赤日中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僅觀此枯潭頽石者將無兩失利耶天幸幻奇以供我以不虛此游也足矣而又奚望焉因勉與蹢躅而歸乃知人患不善游游未有無得者也

再游香山至平坡寺廬師山記

歲在丁亥余兩游香山初游葢後花而繼游直踵舊跡耳歸按李學士記得所謂平坡廬師者甚勝而去香山里僅二十乃于今歲戊子春季

之二十二日約友人張益之陳錫玄張仲立鄭子瞻游香山以了花事而以盧師足之比期而仲立以事辭錫玄復拉入他隊中余與張益之鄭子瞻周生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益之又謝病歸余三人獨當風行葆髮蓋面寒且不前也已至高梁橋而風竄然柳枝不搖巾角微拂子瞻顧謂余是風留花耶抑花留客耶余笑曰嘻互有之半里許爲真覺寺寺前浮圖高五六丈許而上爲塔五方陟其頂山林城市之勝收焉余語子瞻此不當勝天壇耶吾于此訂雪盟矣由真覺寺緣湖堤堤柳婀娜委水色油油然而其下則菱芽蒲戟虛着柳絲鴨綠正與鵝黃相貼顧尚不多得花初見花數十樹或百樹則紆騎賞之以簪余帽且滿已而去城漸遠花漸繁則當馬首者視之已則左右指而已小憩于望湖亭俯而窺泉以所佩花盡施之池清颺或來紅翻綠皺悠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杯酒坐花瓣上候于橋左雜水二停因呼子瞻

和花嚼之自亭右沿山膝行又遡一小村而香山碧雲始見見山以上下皆漫漫遙白余曰雲也子瞻營視不應徐而曰其雲耶將無是英英者耶已而問之山農乃真杏花也始大叶以爲奇絕相羊至卧佛寺面皆花而一排杏據西原上者大可盈抱且殊麗三人緣而上則枝輪繆覆若倒掛茱萸網網外復施百步錦障余怡蕩不自持而日且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脫衣掛壺于此乃舍而至香山宿于來青軒從軒前望花如春後薄雪鬚鬚滿野而不蔽穢濃草樹之觀詰朝陳錫玄從碧雲來視予予與憑軒指畫諸勝次及新柳余曰人盡云烟柳烟安得柳容其似者正在露葉時若眠若起半空半色之間耳錫玄深賞其言相携而上流憩亭亭西一杏尚未破函蓋昨歲遲我于花後者也余謂錫玄曰是當有神酹以酒祈明年花事焉觴三行欲去至碧雲會已有先據之者乃別錫玄東行經常明菴出杏子口而至平坡寺所謂盧師

清涼翠微善應靈光諸寺皆在焉飯于善應寺
中東走澗道尋盧師山觀翠微一帶蒼石碧瓦
掩映白楊深栢中而新柳杏花希稠點綴斜分
倒插盡有深情蓋香山如楊州花市濃抹故佳
而此地則若耶曲徑其不厭正在淡粧耳從盧
師寺秘魔菴循東岡而至清涼寺寺有古佛像
其前爲平臺眺望甚偉自此下而南折皆從山
邇中行花柳時可觀凡折數盤涉五六菴而至
平坡寺寺一閣度出巔于遠眺猶勝而他固無
異山先生集卷之十
奇也將下宿于靈光寺以爲觀止矣俄信步得
一杏園可百餘樹屏以翠栢而山臨之余撫掌
曰天乎豈憐我花下不醉耶亟命酒余三人巡
花良久已且卧地上觀之子瞻誇我得花茵余
曰咄子無然据拾殘景以爲花羞也乃與如春
捷上樹子瞻撫其差相與語若谷中已而酒至以
飛花墮杯中者飲而花簌簌然下不勝飲飲亦
竟醉時夕陽低照正如輕霞施紺雲紅暈浮浮
然繼而冥色漸合則璀璨與繁星相亂人且坐

星槎上矣廿五日又申別杏花而行二十里至
功德寺觀甕山甕山壓湖傍頑沙宿莽向所過
而勿問者也余強二子登之至天妃閣而山窮
長堤叢柳連岡複陸疊疊在望而適有二杏樹
當其前子瞻睨花久彈樹曰那得便老既而曰
那得不老余爲之咨嗟蓋是行也嗅花而往踏
花而歸倘以循斯須亦可謂無憾爾矣憶吾鄉
絕少杏花僅朱氏園有三十樹較此直春蕪耳
而余每花期必提紅酒一罍與二三子婆娑醉
舞其下豈謂天壤間自有杏花谷哉雖然吳中
如銅坑之梅盤嶠之桃聞且絕盛而長安則寥
寥也試問之花神若可通有易無則余請爲典
花客矣

香山雪游記

余以前歲游真覺寺訂雪盟比連日雪乃鼓舞
周季良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游焉甫出
門目神外淫雪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襍被來
而止飯真覺寺據浮圖騁望間露骨者隨捧

雪綴之飯已循堤行則黃日已逗雲影中遠近
諸山黛白錯而東一山受哺日色獨爛如丹霞
驚睨者良久比到香山且昏夜矣賴夾道積雪
奕奕道余行俄而星見天井山僧報曉霽急科
頭起則千峯一雪凍雲顏倚山頭如醉玉人乃
將諸子涉環翠亭雪徑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雙
趺印之觴數行轉而憩于碧雲之余公墓平臺
坐林巒中眺雪頗勝已乃從舊道歸則昨日之
絲者繭環者化為瑛矣因相與錯叙其勝今雪
霽山先生集卷之十

莊

乃山林畫圖中人耶季良曰此致佳固安得
不消之雪而弄之余口噫嘻自古汗竹繡石簪
筆技劍者等于朝雪而况雪乎予欲得雪而不
消者則爲玉爲鹽爲絮爲練種有幾似矣而實
非此歐公所簡棄也且子寧粉增乎寧雪減乎
傍一客應曰然雪則何必不消頗吾輩雅善消
雪彼熱肺腸子封簾守戶者吾猶得以頃刻之
觀傲之余曰母人各有適子以微之舟東郭履
鄭榮驢爲至矣乎則風不出雨不出之叟亦能
雪山先生集卷之十

雪

山人願謂伯固子弟圖之余姑爲之記時萬曆
庚寅陽月六日也

東門觀桃花記

蓋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幾家置一
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迺余
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游游必徧今年二
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
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
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花柳可觀則酒醴與

薄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既又移至吳氏庄宅與池相遶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一緋色據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于內桃花亦醉面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留連久之顧日尚未晡迺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墻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竈突之間則舍酒滿舌嚙之曰爲汝浣衣席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遂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媚辱之子何好之甚余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績人能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卽之若有煖暈焉蓋頌桃德者天天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于春殆異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于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卽刻畫綵績者

澤山先生集卷之十

三

巧愈不似似愈不真子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恒飢貴而梁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桃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此筆志其語

紀夢游

六月十九日獨眠舟中夢與徐長孺登高樓樓瞰空似無所承吾足者滿望皆白烟穿戶撲面神喜淫溢已而忽忽不自持摸暗壁中得梯下之循微明出則得小石道道上流泉決奔亂突石笋左右映萬仞削立夾道種芭蕉梧桐的綠照水余始戴襪行已而遇雨則採蕉葉覆頭行已迺見平石塲桃花當場開落幾無空白中最長者數株余兩人各緣枝上樹樹巔迺斜倚石崖攀崖遂至山頂矣初亦渺忽烟際有頃而烟滅浪生大澤廣濶宛如游石公山所見者余問徐生此何地生曰嘻此卽爾所慕而不獲游之三洲也正咄嗟間而覺小覺復卧又夢詫前夢

澤山先生集卷之十

三

于黃面道士道士命予作長篇比明第記其起
句云籍白雲之英英悃悃兮而心殆荒二語而
中間有及白鷗字面者道士輒點竄之曰子誤
矣適掠波上者所謂白燕似鷗者也其餘則都
忘之矣因復憶乙酉歲予讀書楞伽山歸後之
兩月而夢與陳仲醇蓮舟和尚重歷舊游山周
遭若甕而中抱荷花一區紛香滿衣星月欹墮
此二夢者皆清絕可紀當其夢時亦洒然真若
仙去蓋嘗以此思之予向往名山水不少矣而
獨夢所目擊耳習之二山于人家見白燕纔兩
日耳而夢旋及之世以夢爲因信矣將耳目者
以其根冥合于魂魄而爲是耶抑耳目所到卽
爲魂魄晝不能不守其耳輪目睫之分而夜則
潛出以游衍耶旣以爲因矣而所夢又與聞見
異何說也且以余所知楞伽渚水之奇殊不能
副夢卽使吾晝游而如夢亦未必吾心神愉快
超忽至此則又安見夢假而覺真耶又安知夢
之樂不甚于覺耶卽是推之耳目之外蓋多變

矣死者悔其始之生方內所寶而方外所爲嘆
亦何必不爾此尤其荒唐者也若夢奚憑哉廼
隔一陰而尋舊緒若藕絲又關尹子曰精之所
結有兩人同夢于夜者二生與吾好尚畧同吾
不能必二生之同吾夢而吾能爲二生又能代
爲二生之言此尤幻之幻者也吾愚不足以辨
之二生類有道者各書一通問之

夢游玄洲記

丁亥戌月下旬余苦左鼻痛甚無聊案頭置王
子年拾遺記時讀一兩行以娛日已而假寐忽
夢抵江渚吼沫若銀屋四顧潦慄間有大石二
浮而來余跨之游鱣鮪跳梁倒掣余足恍惚中
數數自循其衣有薛主簿魚服之懼許久憑一
石瀨而登焉走櫻桃花徑漸穿松篁許久得兩
堂堂可四五楹縹碧空翠類世所謂琉璃鎖窓
者俄而流聲冉冉細若琴羽自空而近飄風橫
泊之北扉瞥開則檻以外皆顛波也忽有寶山
一座大比于吾鄉天平岸嶠者沿洄左右旋轉

若輪石色紫翠相雜零星若繁宿惟賴玉乳爲骨互相支撐乳大者如柱小者如指白衣人緣而上下若飛猱然已旋而東一童子短衣剝棗而食一鳥鳥顛驚而高冠再轉而爲瀑布金字百千隨飛練而下皆寸許榜其上曰玄洲焉有頃而諸石皆動顛響一擊搏爲青霧濛濛然予方喟嘆而余背後如有老人咳聲返而顧之則毛褐丈人也余揖而問之曰丈人見玄洲乎今安在丈人咲曰玄洲也那得在曰適之毯而顛

蓬山先生集

卷之十

五

驚者何鳥也曰子以爲驚則驚耳然是芝田鶴母也聲之若沉若起乍遠乍近者何也曰是鳥歌也白衣人緣而上下者雲中之人耶曰非也水之游氣也是所謂瀉瀉者也爲梁而跨余者何物也曰洲趾也石何故浮曰嘻石故浮物也莊先生不曰鼎空之在大澤乎余復曰雨字者何也丈人俛而不答既而曰爾何規規也夫物之流也若逝而將頓而停之乎闔營目而視之予視之則崇巘百疊壓檻而立向所觀爭端滂

流皆化爲堞壤矣上漏天并月灣西流星耀五色芒如吐錦綬余矍然驚再曰呀呀而覺覺而按十洲記玄洲乃在北海中仙伯真公所治上多太玄仙官金芝玉草彷彿如夢境而不盡然抑夢恠矣說夢者尤有恠焉初直謂予慰腎久情瀾橫生墮此顛倒趣耳既而以夢中人參夢中理橫豎不立轉覺顛倒亦佳邢子才云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此倘是也耶

游京口諸山記

蓬山先生集

卷之十

五

長江爲南北界北來人習見沙莽涉瓜步之渚則耳目驟加闊而徐沛諸山鬱紆不盡之秀怒而起列而扼江猶甲觀之有門戶也余每過必游于諸勝殆徧然潦畧有餘興壬辰臘月余從二母寓于瓜京口張喜二生爲地主邀余及唐子叔達吳子元任爲三山游且以舟來舟遇風作十字行沿洞金山間斜取焦山踰二時始近左顧象山巒然膚立也而焦山林石蒙絡如碧雲之馭鮮心樂之步從楊柳坡中入人勝門飯

方丈已而東謁焦隱士祠隱士者東漢人名光
又云名先避世此山所爲從焦也自祠折西
北爲壯觀亭砦上爲觀音閣閉臘梅一株輕風
翻反若傳隱士神者又北走篠簜中撥亂藤而
出得嘉處亭其絕頂爲吸江亭亭廢矣然可眺
目盡于金山之東圖山之西隔岸戎戎接青瓜
州樓與楊州塔正對峙而山下遠近諸汀皆表
裏江居民漁採穴種其中遙望若衆影布空亂
帆走市余輩班石坐少選各盡數白乃下然竊
錄山先生集卷之十

與叔達涉石蹟渡之窘于水乃已與諸客轉山
後碧桃灣入山門宿于僧寮是夜頗因酒食睡
未足急擘病眼觀日出則野氣冥濛淡拖江上
俄赤日一縷電閃銀海中山頭如鐘乳而山帶
猶浮浮白也余語叔達曰此絕似米元章山水
然米老僅能含墨瀋作風雨容難塗抹此露曉
也叔達頷余言念且與焦山別再尋三詔洞觀
瘞鶴銘而歸歸渡象山足步四五里至呂氏別
墅堂以前類樸野而中有曲室甚麗室後皆連
岡複陸長松萬餘章環之間以修竹石楠翳密
矣乃復楚楚主人就亭其間取聲于竹礫石基
借蔭于松斲石几而江光山色穿竹樾中入若
水底菱荇紛披媚人蓋其致類金陵之木末亭
而深遠過之諸客稱善而張生又詫予繞屋有
良田六百畝泉深草肥歲倍收余咲曰使巢由
見此恐不免買山而隱因相與問其主人姓名
嗟賞留連而去訪鶴林寺寺故名剎爲唐宋諸
名賢所吟坐廢久粗復耳寺前山爲黃鶴石摩

筭映帶松竹修蹇可悅而寺中唐宋遺跡蘇公
竹院及周公蓮池皆頽落不成觀獨米元章闢
守寺門爲寺伽藍歲享貧沙彌一杯土耳其老
顛風景差殺矣飯已將游招隱客有誇九華之
勝者乃決策取道九華出寺可二里許至峴山
麓望東諸山頭滾滾如浪兩谷中萬松沉陰屑
雲亞風有聲洪洪然臨視而慄若萬丈濤之及
余足也自峴山至九華爲嶺二自九華至招隱
嶺者三拾級而陟所眺江山城郭之勝或半面
峴山先生集卷之十 畫一

寺前長岡接北固廊可二百餘步振衣而行若
騎龍脊烟霄氣來湊人時長江弄暮日澠澠無
定彩湏臾去江歸山瞭網無色城頭人物稷稷
然嘔啞中漸出犬聲野牧牛羊背負獵火下而
寺僧亦篝燈待余矣明日走三官祠後觀走馬
澗澗陡削清霜被之元任足縮不前余獨與叔
達捫藤葛下下則皆石壁嵯嶮作睥睨形額奢
而足欽如欲壓人如是者可周闔百餘步所謂
秋月潭鐵柱峰觀音洞皆在焉憶余游北固甚
峴山先生集卷之十 畫一

或得面而攢峰巖巖與水相襲若驚啄若鳬浴
或洄而來或揭而渡皆有致而鎮江城纔可一
方萬有之間浮氣歷陸似蠕蠕動者睨立久之
逝而下爲招隱寺寺在深谷中有泉三真珠鹿
跑涸矣存者虎跑耳好事者就泉穿曲池傍有
嘉樹如蓋記吾六年前曾流觴醉飲于此彼時
盤跚上數磴望見江一隅驚謂大觀不知其猶
井而窺天也使不登九華者幾失招隱矣自招
隱歸走松竹徑循城西轉可十五里爲甘露寺

鳥樸樸與檣樹頽頽余三人卧石上小飲至醉東折而下尋妙空岩岩虛爲繡頭陀居纔于屋角露黃石崖絕無奇卽撤去之而山之奇意不在石也回舟更艤郭璞墓墓又名石排山皆崕研磴礧色深黝類太湖靈壁乃知金山不乏石石乃在此人以一足指點石後過至其涯而休焉視故水痕殆減丈許鷗鷺祭魚蛟鼉吐沫尚有遺者意游是山者歲不能得余輩數人而使非是時水涸石出余輩亦能如山何也共相幸

孫山先生集

卷之十

畫一

游湯泉記

癸巳秋余有內戚不自聊九月四日從母舅朱向之友人唐叔達周季良張伯新再游盤山手舊游記摩娑泉石間如夢見六年前所棲薄而此時秋林殷紅溪水放溜又似別闢一境者已詳叔達記中初八日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

山巖業正鎖鐸道道旁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虜功也又二十里爲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溪四溢成將軍繼光始甃石爲池池正壓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瀟瀟然若不可嚮邇卽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泡起于下大小疊疊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蛟蝶舞與泡影相頽頽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支委于牆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把又溝其北

孫山先生集

卷之十

畫一

冷腸之語爲之歎歎涕淚時同者先浴余乃與叔達登山岡藉黃花而飲願見塞外諸山曾複如青蓮辨長城爲帶金湯屹然相與嘆山河兩戒之不偶迨日銜半山池上濃蔭漸結下而就浴則弦月已印池中矣因相與執杯就池而飲時有老卒侍酒問以塞上事對娓娓而流涕爲言戚將軍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無論戍堞樓櫓卽小小臺館皆有意要于不可易常因材于山因力于士無侈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情難用故欲練磨之于斧薪畚插之間蓋彼時雖外嚴斥堠內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馨鼓寓軍興可以游觀寓蒐閱今一切紋急迫促文武吏局足自守此佳泉恠石僅以供吾輩幽閒好事之賞而間且有以爲禁者嗟乎欵堅而罔密者數十年于茲矣蓋昔之敝實無一焉而邊事竟如之何也叔達與余相顧太息同游者曰月斜矣子姑飲痛飲一宿而去

卷終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校

記

嘉定縣學重開河記

嘉定縣學泮池故野奴清境二水涯焉清境自北而南環其左野奴從西會之無何民居漸墊塞西水不東與左不相顧而科第亦寢不如前

緱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一

華亭鄉進士王君博學工文章兼通形家言辛丑來署學事集諸髦士校藝已出倚池上四顧而歎曰非其文之罪也具呈邑侯韓公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使仍故流而公償其徙居之費訊某日以畚插來幾日而輟工屬某記歲月余不敏於形家言譬如也獨念昔者青島說未興先王設膠庠之制以敷教流化苟橫經有地足以詩書弦誦其中足矣奚以若泮若雍環繞如壁爲哉彼有取爾也學校蓋才正如井之蓄

泉井不泉而泥則亦已矣非實有泉而莫繙之
或慕之井渫不食則行道之人側焉天下事類
相感氣相合可盡謂水之通塞無關于人才耶
獨怪以王君之材品豈不能如蘇湖先生故事
以實學實行教弟子而沾沾科目爲卽言而驗
見謂所收者末而愚謂科目之與書升聘召非
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趨尚而靈氣儲與
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飯牛版築之川所以
勵世磨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則業徒
義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而目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與人參
焉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善惡維其君子
務讀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囂而善訟者
其氣方張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亦不能以枯
稿無用之學術鎮囂疏穢明矣倘有術于此使
其君子早爲天下用不至稿首黃馘私其衝泌
之樂而邑之父子兄弟習見其利而趨之機心
悍氣不繩督而自化疑亦夫慈惠之長忠信之
師所樂與鼓舞而作新者也吾姑志歲月于石

俟嘉之科第益振民風士習漸變雅馴而後頌
兩君子之功焉

太倉州知州丁侯去思碑記代父

豫章丁侯初知福清縣有廉惠聲行被徵書矣
會吾州有當事者知其賢於是復陞太倉州知
州其治太倉也久於福清政績亦逾之先後七
年當選者數矣會歲賦不及額坐奪俸竟不及
推簡以父憂去士民競相與懷筐篚挾壺漿追
餞之於數百里外趨趨而不得獻則疏其治績
義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請于當道乞勒碑道左以著不怠當道報可乃
共謁余請爲文紀之余生六十九年矣未見有
四年縣令又七年州太守而不得遷以去者又
未見不得遷以去衣冠凶羸僕隸無色而民思
之如此其亟者余實深知侯更遍問諸父老以
盡異同之論父老曰公未察其形試觀其影自
侯來七年之中曾有大旱太潦爲民害不縣官
無歲不有重徵劇稅民間曾見有重徵劇稅不
抱冤抑願陳者躑躅階下不鋪戶畏與官市不

訟者至破家不卽無論訟者猾胥游宦有四緣
起家者不穀價何以日賤田價何以日貴戶口
市肆何以比比日滋殖也余曰然則何道而
致是父老曰請爲公實之侯美政非一而蔽于
一慈每歲早潦稍見徵卽蔬布徒跣行烈日塗
泥中計日步十五里所祈請雨暘輒應歲以不
害矣催科之令自大司農下諸臺迫于羽書每
至侯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于民曰民無恐
我且以官爭侯忍官民不能忍侯故逋賦太倉
報完獨先其定役也下里孤嫠至攀案與侯爭
侯一一聽之竭所欲言而止舖戶有所指取輒
與平市無抑直業不能禁人訟則寧緩無急以
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徼之爪牙與游
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訟不得不簡非必案無
留牘留者直敝紙耳蓋侯不能家賜人給與民
富而能使民安安則富從生焉余竊惟東漢吏
治刻精號稱極盛而章帝盡指矯飾外貌者爲
俗吏獨津津賞一不煩之劉方鳴呼世亦知不

癸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

煩者之難能乎哉大抵官嚴則吏重官急則吏
刻官尚術則吏滋多方而此數者廉健好名之
士多馳騁焉故矯廉者不必循循者必廉而自
旌異今才器博達操持介潔如吾侯而務悶悶
然含蓄其神明抑持其威稜以其身下爲乳爲
保爲閭師三老以修衆庶之和殆所謂不煩者
難歟蓋侯同時有樊崑山焉樊侯廉而靜侯廉
而醇先後爲政皆七年不調而歸民喜其惠我
而傷其不得志所爲鼓舞而謳思之亦復相等
者

癸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

唐荆川先生祠堂記

代父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鳴天
下嘉靖辛丑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
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
右通政巡撫淮陽卒以勤事死提學某公同巡
撫某公操江某公巡按某公僉議先生于德于

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生于鄉項之先生之子太常君某始謁不佞某爲記某薄劣不足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躬蓋世之才負王佐之望乃其沒也弗獲勒于宗彙祭于大烝而僅僅從鄉曲之議捧土揭木而襲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者未止此也世人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斷斷不可於晚歲之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哉沮溺之所局也古未之前聞也或曰孔子則

泰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六

嘗以不仕悅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悅耳奚不仕之足悅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未嘗爲周公而亦不以其故聚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况今天下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猶之可耳有如昇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遂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邪難邪壬癸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燐于野而檻車復相屬于道當其時舍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

知者所不爲也而先生以十五年不燼不扇一裘一葛之夫安所取資于世而險難其身以博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斯云耳及其成功則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之雄畧匈奴猶蒙死疾鬪不衰止而從容稽顙于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于衛霍也而不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惰歸勢有挺緩卽兵將亦有不練而自精朝論亦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彼未竭我

泰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七

未盈僅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囹圄未揚廟灣孽虜安能保困獸之不鬪使先生而爲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毆刀于市矣故曰時也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垢雅類王文成文成乘義士之銳平烏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破人自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桑榆未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遽有志沒身

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矣先生縱自信能信于天乎夫德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邇先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被髮纓冠以急國家之難迄于啓手及足而無改于山中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窮六經優游抱槩可以爲公卿何必苦身已膏粟華腴可以飽妻子何必

癸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八

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辭潔而就溷避夷而席險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窺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能爲蠱之不事則寧爲蹇之匪躬與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沉于仕隱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之子孫背斤斤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吳孝子祠堂記

吳孝子者諱璋宮保公父也孝子母陸幼孀而貧選入給事諸王府已隨王之僥孝子棄家求母者二十年暨得見則母疾已革矣孝子爲剖股活之將至邸三日而卒孝子負骨歸葬是生宮保公吳氏以貴顯富厚者累世世至今歲丙子吳之子孫始謀特爲祠祀孝子屬余爲記余情欲之感其甚至于齊夢覺一死生然不得

癸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九

其願而死者何限而以史所載孝子之至嚙指而動剖肝而活覓鯉鯉至祝茺茺生則何以若是捷哉天道也有天之天離合應違猶水中之日荏葦障之或驗或不驗而人之天以毛髮肉骨相屬離以精神呼吸相召取若燧之于日也豈有感而不應者哉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昧昧焉望途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爲力難而孝子辛苦丐乞仰鼻息于尊王貴璫之手似而猶難而其卒皆至于得母顧壽昌之母優

游祿養者又數年理不宜以溝壑死而陸母之
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視若有所待而
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以申其一日之養
天之祚孝子甚怪而巧不可謂之不幸也蓋昔
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
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有不
足哉天子之意侈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
不至也彼其饑寒暴露足繭口吃夢晬嚙而覺
呻呼徒倚側息於宮牆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

義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七

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毋無憾矣今天下太平之
日久聖明在宥鰥寡孤獨得所父母子女無生
而離析之憂而世多服牛絡馬射功利四方輕
去其親而不反顧者比比也豈非人心之天見
於迫窮而隱於豐泰歟今吳之子孫方襲榮累
富不自詡其門世閥閱而能追惟原本於艱難
困扼之時思深哉豈但闡揚先德而已乎吳之
不替也於此觀之矣

栢榮堂記

周太夫人二十餘而寡又幾年其子瀘水鄒先
生始成進士官行人不佞衡爲先生順天所取
士每侍先生飯先生爲言母夫人之劬勞未嘗
不涕沾頤也因乞家君顏其堂曰栢榮而屬衡
爲記記未果成別先生而東歲在壬辰先生且
以待御史言國家大事得罷歸與太孺人草衣
水食啣濡斯堂者又十有五年矣嗟嗟婦從夫
臣從君其不能自爲榮瘁者勢也天下之安常
狎順不困于荼蓼而困于酒食者亦不少矣有

義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七

如視患難之來如水山之相感而不遷其止如
水澤之相畜而不改其說心無夷險又何險之
不濟故易之蹇自蹇而來碩易之節自苦而造
甘非獨天道蓋亦有人事焉邇太夫人之爲婦
無幾耳訓育諸孤以迄成立今且多繡不暖席
綸翟未被體而侍御饑飢短褐復纍纍然歸矣
此其于人情何如哉然而爲侍御易爲太夫人
難太夫人之號天搶地矢殉所天則衛姬刑耳
之操也恩斯勤斯則柳氏九熊之志也師友授

聚則媼湛剪髮之勤也繹世德所官箴則孟姓
反鮐之風也計夫人三十年中操杵執經以授
諸孤朝不朝夕不夕絡緯相弔流螢黯然而即湘
江之蠟臣長沙之遷客侶山鬼而賓鵬鳥者其
傷心飲血之痛可同年而語哉太夫人不難以
三十年之勤瘁謝死者地下而侍御先生政謂
一言一官遂可以盡子之職乎且也今之遷客
亦大異昔矣在昔投荒夷裔動觸兵穽或餽蛇
蟲歲時時時曾不得比于夏畦之鬼今所言即

義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不售以幅巾歸里出則設扶風之帳入則奉常
侍之輿前無微纒之虞而後且有來章之慶一
去又何足以辱士夫士非遷謫之爲患直患其
父若母酣戀世味非大官不飽非象服不榮此
中不無介介耳有如太夫人齒米踐雪多歷年
所與侍御先生相提最以全始終視堇荼若飴其
何有于菽水爲之子者于出處得失之際又安
往而不灑然乎哉栢之比侔也以其冬榮也士
冬榮爲蹇之上九女冬榮爲節之九五詩詠栢

舟官繫栢臺歷四時千九霄凜凜如有霜氣登
斯堂也有不頑廉而懦立者非夫矣

放生亭記

強弱之相兼也勢也上古之民穴居巢處與鳥
獸錯當其時保蟲弱而角距強故先王網罟之
教興而猶懼其淫于野也時蒐禴以限之品三
田以正之又禁鯢鮪長麇麋翼獫狁邪舍蜚蜚以
仁之蓋選徒器器也而大庖不盈逮乎後世澤
虞不能其官川藪之魚鳥盡矣而取者猶未厭

義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使先王見之必且矍然怵然饒饗饗之鼎嚴彝
酒之誅如恐不及况忍沃盂而助之膏乎其人
之愈貴物之愈賤也必起于平世平世生齒繁
宴勞修其用物倍弘法宜受之以損損之象曰
二簋可用亨故救奢莫若儉儉莫若本其所自
生生生之相續也生殺之互相禪也所以救茹
毛飲血之窮也言固有似大而非實者昔梁武
問放生于李諧諧曰本國不取亦不放夫以論
于狴狴獠獠之世可耳業已無所不取而使別

無取而不取者暫緩殺之生以微寄其髮膚爪甲之餘愛卽天地之心息也久矣余雅不談口禪而性惡殺自蓮公唱揚不殺戒於吳越間往往有能奉持者而吾輩獨若罔聞揚汝戠氏傷焉乃於城之西河鱗介鍾聚葦蕭相接之處建放生亭而屬予記之予欣然爲之援筆蓋未暇以西方淨業相勸勉而第使吾東海蒲蛤之民稍修觴酒豆肉故事以無失鄉社之遺又進之而超然味道以漸得雋于蔬水將庶幾殺氣之不相感而天札瘡痍迎而消乎吾亦爲吾民樂之矣

義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古

君子亭記

昔周盛時雖名爲橐弓韜矢然天子諸侯猶不廢射而迨其衰也至黜射于技至不得士齒於是其君子益治其虛縻以相規匿而小人激昂鬱勃之氣賤而無所用聖人憂虛縻之變必且日偷日巧化爲游談縱橫而是鬱勃而無所用者有人焉振而收之則勢可以劫天下而莫禦

義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古

故其心欲使天下漸知兵而又念春秋之天下已爭矣不可復導之以爭故其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他日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且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撤君子之所忌以就小人使小人皆可以爲君子蓋明于力之外觀德而陰于德之中養力使力用而德不傷人知聖人借射以引人于禮樂而亦知其借禮樂以引人于射歟惜當時無有能用孔子者故口舌士橫驚而刀劍利倡優拙之秦得以收全力于七國蓋我國家之治其綱繆詳密雅類周而其弊也亦如之恬熙二百餘年不復講兵革比者海波乍揚民遂囂然愁沸不遑寧居當事者欲且以虛辭鎮壓於徐待其自定而終無所恃以壯怯夫之膽而悍驕士者之心于是訛言煩興盜賊多有一旦有事卽此君子小人之不和其道亦足以敗吾友駕部王問伯適以艱家居見而憂之關門前隙地爲射圃爲亭于圃之陽曰君子亭集股肱拳勇之士隸射習兵其中每

且於八十步外懸銀錢爲的方廣五寸射中者
攫以去不踰月而中者數倍前此其法益防宋
种世衡世衡守延洲視軍政如家政提衡其軍
租徭役以權其賞罰故鼓舞神速其效立至于
富強而問伯第欲毀家紆難以一洩其當車之
怒憂憂然投醪飲河分囊饗構士未鼓而腹已
稿然故識者壯其志賈其勇而不識者且引以
爲笑蓋文勝之極以倫薄荷且爲故然而驟欲
挽之其難如此以一問伯分天下之難而天下
義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七

不憂問伯之難吾未知其憂之所終也

李赤肚小像贊

戊戌冬仲赤肚李師來自茅山師本黔人也中
歲病幾死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有九矣而貌
若四十許人能多食又能不食眉宇尺宅常有
氣出如雲烟雖疾風盛寒中汗津津不止也雅
善飲飲數斗不醉浩歌大嘔不絕于口大都以
歡喜作緣以游戲說法望而知爲異人而其徒
我廬子者來從師游守戒律顧嚴甚而狀毅然

而氣寂然師弟間間侃侃于一堂之上如披春
風坐皎月也乃如大匠運斤弟子執畧亦規亦
矩可方可圓余卽不能窺其淺深要如柱下之
誨南榮魯男之學柳惠如是者乃真師友矣適
一日出二像示余屬題其後余按圖貌之纔得
彷彿昔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此變幻不常畫
者或適見其老時耳其以爲同乎異乎怪乎常
乎是在觀者

楊封公贊

義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七
偉哉楊公之守含山也庶幾乎張子高之才謂
王子贛之勇節然彼二公者皆以掾史至京兆
馮翊而公獨以一尉詘飲不盡樽以貽後人是
固宜其儀駟馬而高閣植三槐而在庭於皇宮
諭赫濯厥聲苞彩來儀炳然大庭曰稟嚴訓夙
夜將事委吏吏稱攝相相治無崇無痺道是庶
幾勿二乃心以媚天子有責者綸有咍者容乘
此贊詞敢告誓宗以俟夫大海之潤蒸雲沛霖
而吾且考信于是酬河濱之功嗚呼隆哉

讓德王公贊代父

讓德公者水部君某之父也攷公傳誌公百行純備不當獨以讓稱以讓稱者里人之所爲名公也公生平事前後毋篤孝類王休徵貢于鄉念其次尉生毋老而讓之先類周子居淹通象緯決災咎奇中類管公明瀏名晦彩與里社相浮沉類陳太丘而卒困一第以老談者疑爲無天抑觀公三十二年之夢乎德漸進歲亦以漸增增者四而後踰七齡匪是則公固當以夭死義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天下之德厚享薄人見謂不足而不知默贏于定命者固多也夷攷新城之王自公弟參議公始顯參議公之子孫功名事業甲天下而公爲老書生苑枯似有間矣乃民部君卒晚起而大其家如太白之配斗此豈可謂無天道哉王氏之興也以大槐蓋至是而槐影圓矣封植而培植之則有待于後之君子謹拜手爲之贊贊曰僕僕先生學海浩淵旁羅訓籍上察軌躔屑龍弗試雕蟲奚若委蛇以仕仕亦前却尺寸讓步

我不任恩緩急濟人寧論壺殮爲德于陽純被閭里尸祝俎豆比年長壘爲德于陰誰其知之耳不能聞鬼神鑒茲司命與齡司祿予貴晚亢厥家世德作配爰表東海一幹兩柯大槐陰陰冠纓婆娑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太倉王衡序三甫著

男時敏校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海岱殷君墓表 代父

余年十二隸諸生提學御史爲午山馮公左撫余右睨一童子而訓之則君也君時髮髮未覆額云君才名籍甚久不售于有司逾四十乃

緱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一

舉于鄉余以禮部侍郎歸君始成進士迫余召起與聞國政而君始以夷陵州守晉職方員外卽則年已近耆矣逾年爲正卽適火落亦發難

緱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二

其赴部也辰入午出與儕輩賦詩飲酒如平時羽書縱橫間從酒人席上泚筆應之甚暇且覈與君異議者固已心嫉君矣其又明年二虜果次第解如君言會復有虜酋哈不愼合索台吉獵于黃鸞口邊報甚遽時石尚書新視事請乘城收保通州粟而君持其疏不肯上且貽書劄州總督言虜必不爲寇無自張皇搖人心已而虜果不爲寇石公以是益慚于君風某給事劾君調南京刑部甫至南京中南考功法罷歸蓋

呼人之喜廉誰不如君皎皎者易汗謗之所自來也歟蓋君之被謫也流言中構頗詬君爲不廉若罷三年余再入都尚有迎而見規者曰文人無行如殷某之得以掩公者文也公慎無好文嗚呼君今死矣敝廬一區瘠田二百畝至妻子不能塋而老友釀錢塋之十年鄉進士六年夷陵州三年職方郎又九年鄉先生而僅僅如是無行者固如是乎文人所患類華言不必中窾蘊氣不必傳情今君所條對擘畫具在一何廉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三

其鑿鑿當肯祭灼灼如數一二也誌又記其治夷陵時十年滯獄片語決之以富民主廩層猾胥不得上下他如關夷陵峴陘之道省瞿塘挽舟之卒弛蜀鹽步擔之禁皆爲地方百年利非徒塗飾聲華與旦夕遷去者以君之才第憂其晚遇老不竟用耳今不待老遽廢矣豈非天哉君歸于里中同黨爲酒令選勝徵詩殆無虛日常曰二三子無以老而棄我吾吟不後人醉不先人每飲必鷄鳴始罷中席諸少年畢逋已稍

稍倦少年奮與爭長而君且病病無何死矣悲夫悲夫君詩文鐫刻鍛鍊不碍其達宸蕩發皇不傷其雅中歲從弇州公游文章滿天下不具論論其處官大節如此不知君者其又以我爲好文也

馮廷尉父子忠孝墓表 代父

嗚呼是馮氏父子忠孝墓廷尉公諱恩子京兆公行可今歲癸卯松之人士有議建父子忠孝祠者以公父子爲首次楊光祿允繩父子有司廉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四

以京兆公尚在遲之無何而京兆公卒有司遂亟下檄如議而京兆之子孝廉大受君隨舉厥考遺命卜塋于廷尉公之昭題曰父子忠孝墓云按公父子生平大抵什九在鄉什一在官文章治行不啻過之頗獨以忠孝稱者志其大也廷尉初以行人選南御史時御史大夫汪鉉怙寵而橫公數引義與爭繼又上疏極論士風國體言皇后不當親蠶于郊語切甚業席榮待大譴矣得旨報聞遂益發舒言事會彗星見乃極

論汪鉉爲腹心謀并及兩相臣且悉品諸大臣
某賢其不肖當當去狀 上怒甚逮至京詔
獄論斬是冬詣獄闕下與鉉面相訴責鉉不勝
憤署議必欲殺之名已在死籍中矣而是時京
兆公甫十三隨大母吳太淑人母金太淑人來
京徒跣長安街攀貴人輿而號之無與爲關說
者則擊登聞鼓訟父冤不省則上書請代父死
復不省冬事益迫爲刲臂瀝血申前請益痛

鐵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五

則滯邸獄已三冬矣雷陽又數年赦歸公始得
以萬死一生之身承母夫人謹咨咨若兒孺子
次第置田產以贍三族及故交患難交與夫鄉
先達子孫之貧者時京兆以孝廉家居益佐公
行義不少怠會隆慶改元驟擢諸言事者馮公
以老進大理寺左丞致仕再以廟增加奉政大
夫又幾年始卒而京兆時已謁選署光祿矣先
得請歸竟獲視公飯舍人以爲忠孝之報焉服
除改應天府通判威化廉清治行稱卓異當事

鐵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六

者以美遷餌公公不爲動遷廬州府同知竟歸
歸而兩臺之薦刻與郡縣之潔贊以請者踵相
接也欵關而不得見則爭以名相高丙戌甘侍
御特疏上公純行奉旨進階奉訓大夫敕有司
優公以古憲老之禮益以身矜式後進爲陳太
丘管幼安者又十五年而始從廷尉公于九原
嗚呼兩公於君臣父子之際何其盛也夫以身
殉君親易耳爲吾君吾親而至于碧長泓之血
泥曹娥之屍事固有不忍言者而猶曰含笑地
下乎乃若網踈策緩詭故萌生赴鼎不熱膏藥
未苦而圖生博忠孝之名又忠孝之大詎也當
世廟時雷霆震驚駭析揚接楣者相望使廷尉公
自分不必死一旦斧鑕當前必且聲嘶膽落不
能出一語而使京兆分父必死則亦先歸掃故
墳耳喋喋何爲者夫忠臣孝子之心其不見生
死一也惟夫之死而得不死而君親之名與實
與身俱全故曰盛也自古以忠孝並祀者有矣
類多燐青骨冷于荒原墟社之間山鬼之與隣

而巫史之爲主如公父子皓首同所歸宴娛樂
豫而享孝孫之將不已鮮乎姑無論其遠者卽
光祿公父子何如焉吾于是而有感于嘉靖之
初也其稍後則求死而得死矣而又其後則難
言之金與鎗真偽雜試之火而後知兩公之稱
爲忠孝也夫吾所試之矣先是廷尉公王父曰
孝齋公侍母疾以勞瘁死私謚曰苦孝先生祖
曰贈嘉議大夫時齋公訓子必以忠廉哭弟嘔
血卒蓋馮氏之世濟其德如此是宜其有兩公
兼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兩公生平已詳誌狀中其廷尉論權奸疏與京
兆救父疏世多有其書不具載銘曰杜陵之望
代有顯融太上立德次乃言功悛悛乃祖貞而
弗耀粵公父子乃大克紹權宰獄獄誰折角牙
御史抗言職在觸邪廷辱大臣願以死謝幸而
不死天子所假皇天無私哀我子情于也負鎖
代父以身裂肝噬膚帝聞可叫虎豹蒙茸繫爾
一笑荷父從戎于彼雷陽弛役而歸及母未央
乃庀家藏惠我族里父導其源子濬其委乃高

我門乃獲我室父也于穫子揚其乾京兆之政
蕩如春雲京兆之歸凜如懷冰曰惟父訓矢節
無二報天子恩生死不媿有責綸章有牙于旌
表厥里宅允師人倫並祀之議及骨未朽不待
蓋棺論定已久生也同德死也同墟左立而拱
儼如庭趨維忠維孝有演世澤百爾子臣過此
必式

明中憲大夫廣南府知府劉公墓表

兼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嘗讀古人所稱廉政善者如水不善者如石而
心知今之廉譽與咎半而譽多不勝咎或曰此
如刻木爲吏雖不自膏奈不能爲膏何而甚則
曰是斷斷者爲矯耳谿刻自處而善翹人不可
近也於是廉爲世詬士一通仕籍稍稍衣飾裘
馬通瑱環之問而藉口于無近名嗟乎彼好名
者惡能廉真廉之用於羅山劉先生可視焉公
少慕非力不食之誼以苦節自甘當佔俸時常
布袍草蓐教授里中暨後宦學三十年官至二
千石致政歸布袍草蓐自若也庚子登鄉薦適

諸邊大括民間馬馬一日羸價伍人奔走焉令
鄧君念公貧密以謂公公謝曰我故無馬遂止
嬾人有被誣者乞居間公曰若誠直耶人當直
汝若本直而曲爲地并喪厥直矣令聞之誣者
得白一日之館塾有惡少醉侮公公遜謝得解
其明日里人唾責惡少惡少不自容亟遁去蓋
先生爲經生其素行廉重逆攝人已如此試春
官數不售謁選得倅黃州黃人獷道稅多公照
照撫諭之衆擔輪爭先至廢箠鞭矣他郡有逋
隸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九

者以委公亦立報完黃民相顧而笑曰初謂倅
拙于催科今催科者反覆拙耶歲乙丑

景王輓車回中消挾僕隸爲橫兩臺不能制諸
大吏重足立公獨泰然中消素聞公廉手循其
敝袍歎曰君不能自飽何能飽余戒僕隸亟去
之邑以無擾中丞徐公顧謂其屬曰吾媿劉君
吾向者寇防而獸圍之以爲非人也吾過矣擢
同知府事庀舟材蘆洲上賊露刃來劫詢知是
公叩頭謝仍衛至境外乃已嗚呼世之亂也無

論不肖者吏攫民民攫吏卽不然而外內官交
相攫兩激兩敗而委其禍于國設郡得如公等
數人鎮以無欲之璞又鮮搏擊蠶厲之氣感其
殺機雖使狼牧羊可也時爲隆慶元年公奉命
籍陶氏第當其罪無波及漕院檄造運艘工竣
涸不得動公令穿渠其下布以田間泥遂達江
潯公號刻廉乃其隱衷練事又如此先是公已
屢推僉臬黃人奔訴兩臺強留公及是任已滿
十一年矣不可復留擢爲南京戶部員外郎黃
隸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十

民携婦抱子哭擁公車不得前及去生祠公伏
臘禱祀如鄉社焉公權關武林政如在黃考滿
赴京時銓曹有出公門下及爲舊部僚者各道
意公公不往謝久之擢知雲南廣南府橐如洗
不能具行裝以疾乞休所餘俸金施親族殆盡
于故葑田竹橡無所增加日匡坐讀書而已足
跡絕公府每徒步出婦登見者亦歛容有不善
惟恐公知里謂劉先生不怒人顧善媿人云公
事父母至孝當教授時脩脯不歸橐屬其配姜

宜人手調膈以養父母父母忘其貧讓先人廬居二第而別誅茅焉其抵黃之年姜宜人先卒公自後每單車之任垂老帷簿蕭然人或勸之娶公攬涕曰吾糟糠猶荆布從先人而新人以綸襪掩之吾不忍也且吾四十年苦行僧肯垂老還俗耶竟不娶公性廉于色友人疑其矯飲之酒壁置姬焉薄暮止公宿而姬出公危坐自如姬啼寒公擲之衾終不顧其游南雍也有旅人婦夜就公公故暴作惡呼僮以燈來達旦馳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七

苦而味醴廉者之仁志恬而神竦廉者之勇廉亦何負于世哉余故表而出之曰有明廉吏劉公之墓公諱某字某享年某葬于某其子姓婚娶名氏詳狀誌中不具書

明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偏沅巡撫贈兵

部右侍郎續石江公墓誌銘

代父

錢塘江公自易州兵備晉偏沅巡撫持節討播酋播平又奉命討皮林皮林亦平而始獲奔其母李太宜人喪于家家居者二年天子方開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七

明堂次第受俘命大司馬議賞格遼巡未及下而公沒至是始奉特旨贈公爲兵部右侍郎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公卽世已一年所矣茲歲公孫某將葬公于某地而以姻家張憲副狀來乞銘公故余甲戌所取士癸卯春公尚自武林載酒觴余余扶曳見公公爲言討叛征蠻時事意氣灑灑健舉也嗚呼相距曾幾何時而余乃銘公乎按公高祖爲贈侍郎叅政公某曾祖爲謚文昭贈官保尚書公某祖爲贈尚書

侍郎公某父爲提學僉事公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代祀學官公毋爲李太宜人先是文昭公沒有司欲毀隣寺贈公尚書固不可而止僧每飯必祝公生貴孫明年果生公公生有異徵長貧大志無少年游冶之好庚午魁于鄉甲戌成進士未除官而學使公計至公匍匐奔歸竟三年不肉不酒不入內服除授刑部主事凡所賦獄囚食飲屏屢皆從厚且簿記之使後有所循行時有以玉帶質戚屬者戚屬匿之而詐言盜

練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主

大司寇遍索盜不得以屬公公立召其僮責之曰限汝三日出帶三日帶不出必爾手取之已果如期出京師豪右爲之齧指相戒亡何錦衣帥獲盜七人當死公察其冤咸比輕律帥者江陵相君里人也江陵爲調旨事已經厥衛前決法司第傳律例無輕爲異同公曰如然則一厥衛足矣焉用法司且法司又安用予遂請急歸里後二年起補爲兵部主事乙酉晉職方員外主試廣東還遷武庫郎中時四方貢金者苦五

練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高

權重而廝役上下其手公改權輕之任主吏平衡焉衆共稱便丙戌出守福州自官俸外一果蔬皆市之民且有倍直者至所爲勵學校勸農畷興水利皆以身率先官餼不足則以私俸給之是時福大疫公爲禱于神日三至一日福林生輩若干人踵而謝公云先夜同夢繫治神所見太守至爲之乞命神若爲曲赦以謝太守者是後疫果不殺人他如鎮兵訐門公叱之而定川賊親暱掾某誘執古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大猾湛自正等十六人皆不動聲色操縱如神人以是知公有文武材庚寅擢湖廣按察副使備兵吾婁吾婁兵備轄蘇松常鎮四大郡輪蹄錯于道其居廨治事十不能二三而氓吏軍伍皆習公威惠帖然不諱時倭警急公亦第簡武力飭樓櫓時糧糗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爲動以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于是公復以山東叅政監軍事駐淮陰公居淮陰孜孜繕備一如在吾婁時已倭信漸緩而公

念太宜人春秋高不當久官于外乃疏乞終養
不許改叅政山西備兵易水公同乞歸歸率兒
孺輩逋觴迭舞太宜人前分以此老矣俄有詔
求邊材臺省以公應于是易水之命再下公復
草辭疏太宜人趨責之不得已遂奉太宜人
易易遠備倭近備虜中又困樞使公精簡軍實
外所以調停計處者倍苦已亥就其州晉按察
使仍治兵無何而播商揚應龍反于蜀滇楚騷
動朝議偏橋界黔楚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公

兼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五

遂以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得專征討偏
沅去易四千里欽限一月履任公度不得辭乃
疾馳之任時制府李公及各省鎮諸公部署久
定而公府獨以創設兵餉拮据更難某日師次
黃沙園分軍爲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
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瑯瑤長坎保子等園奪苦
竹關進克青蛇園又進克趙生園遂入三渡關
乘勝及海龍圍海龍于諸險中爲宸賊負隅以
拒我是時暑雨甚叢菁中多重嵐霧霧我師又

以深入餉不繼公乃改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
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行後運已捆載待
矣士乃宿飽援枹鼓之以六月六日奪海龍壘
應龍繼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
餘級露布以聞 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太宜
入計至公絕而復蘇無何任子世卿計繼至公
五內崩慟哭不成聲灑泣上疏請放歸守制而
廟堂以皮林八洞諸蠻爲梗日又命公姑留移
勝兵擊之公薦方伯梁公觀察胡公自代不許

兼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衢內有
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以文告解散凶黨其渠
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妄殺行招撫明
賞格騷擾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掩降奪
內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命陳大將軍璘以勁
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巖賴
洞潘老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入戰
入克皮林蕩平捷聞 詔班師公乃得脫身歸
出次計公出鎮甫踰年平兩大寇稱不世功然

而羈覓萬里投血刺心公疏至謂不得比于斷
腸之猿傳命之卒摧割至此蓋公功成而神已
枯矣癸卯疽生于足竟不起痛哉公大節噉噉
然不務爲谿刻在吾婁時頗惠遺故人時縱舍
人子出入不甚嚴扃鏞卒無敢汙以私居常籌
邊事戟髯攘臂中朝士疑信半之乃其用兵如
刺蜚前無衡敵者何神也狀又言其內行淳謹
敦舊睦族與磊落男子面日似別而吾鄉之游
于錢塘者與隸馬僮皆指公而號之曰江佛子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七

公何以得此聲于閭里間哉夫庖言嫖節易舉
耳試徵功于邊徵行于鄉支左誦右而盡實其
聲實者無筭也若江公者雖年位小不究然庶
幾得全全昌矣公諱某字某號某生某年卒某
年得壽若干配某封某子某早卒孫某娶某孫
女某字某銘曰

奕奕江宗陟台秉衡五世載昌冠冕人倫令聞
有彰博大直方赫惟中丞重以武功天討肅將
彼狡逆命言荷斧所作鎮一方雷霆迅駟束馬

懸鋒直扼其吭爰及亂苗剔穢鋤荒歸我周疆
執訊復醜鏡鼓孔揚王師堂堂公獨茹哀側身
以望母沒勿喪父教子孝毋教子忠遺言琅琅
歸于九京奏茲膚功覓鬼樂康曷以表伐燕釜
旂常來茲未央我識其小銘于幽藏世世勿忘
鄉進士養吾曹公墓誌銘 代父

嗚呼士之窮達何常顧所表樹謂何耳夫在邦
而聞易在家而達實難曷觀曹先生閉戶三十
年足跡不及公府後生輩罕見顏面而過其廬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十八

者必式鄉父老訓其子若孫必稱曹先生此其
惻怛心誠信于人豈偶而已也公憲副沙溪公
長子母爲顧孺人憲副公當世廟初爲御史有
直聲嘗抗疏劾都御史汪鉉得杖幾死公時試
童子科方就郡錄聞信急裹足走長安督學使
者聞而高其義爲虛次待公公得補弟子員遂
以是秋舉于鄉嗣後公遂病羸凡幾試公車僅
三竣事而竟齟齬以老故公志不克大就而其
操行著于鄉者特詳公之事憲副公也若嚴王

然憲副公歸時公亦班白老矣而習于敦朴杖履之節惟謹嘗出揣公嘖笑預爲道地憲副公性剛嚴公時以寬劑之家政以和時顧孺人每稱病不恬城居公業不能兩事則身從憲副公而使其子孝廉君奉孺人居鄉爲多方以容與其意每剖甘割鮮日再使問起居孺人乃安之憲副公舉側室子四年已六十餘矣乃議廢箸公則輒以饒美讓諸弟而已取其磽者析產已憲副公又謂季幼可念以微感公公卽以已所集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朱孺人迄其身嘗爲孝廉君師王先生置產廢又置終無難色其死也且遷其妻子幸舍而就養焉公常欲立義田贍族而力不副籍其貧者歲給以庾斧無後時而又捐田三百餘畝于太倉捐粟百餘石於崑山佐里甲役區之民賴以不困弊公之好行其德不可縷指而此其著者也公少好讀書爲文清泌有雅度中以病簡著作顧出其心計餘力農治家家漸起然得輒隨手施不好裒積中歲稍治園圃業成則又弃集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也友一鄉之善士斯自鄉而國而天下彼羸幣
索書走四方而乾餼蓋蓋之或愆何哉夫曠而
難循者士行也廣而難周者友道也今而難繼
者物譽也捷而難安者仕路也在鄉言鄉曹先
生惡能自爲聞然亦何必不聞如必旂常竹素
而後顯彼管勿安王彥方輩皆沒沒又不獨一
曹先生矣公諱某字某別號養吾生某年卒某
年娶某子某某孫某某某年某月日孝廉君奉
公遺命殯于鹿鶴涇祖塋之側而乞予銘銘曰
集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五

謂人爾知不酬若直謂天不知乃酬若德公不
自名人強爲名惟淳而明惟耀而貞合而字之
曰鄉先生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公墓誌

銘代父

講學自王文成而後辯才縱橫名勢輝赫盛甚
矣而其間真儒鉅公處已立朝之行業亦往往
有以是掩者隆萬間講席之盛莫如麻城天臺

耿公余猶及與公先後班行間志意款款相慕
善也而恨闇不聞道當吾世而失公迨公沒之
幾年公季弟中丞君以焦太史狀來徵銘竊惟
三十年來爲耿氏之學者盈天下表章羽翼則
有中丞太史輩在吾姑撮其行業緒餘人所略
而不盡知者紀焉按狀耿之先有諱國寶者從
高皇帝起淮甸其次子必安以功授濟陽衛千
戶而長子必順自光山遷麻城遂爲楚人五傳
爲鳴甫公公祖也子靜菴公娶于秦舉公及仲
集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五

子某叔子中丞君某季子某公少敦敏異凡兒
常問靜庵公何者最貴累數級至公若卿更問
其上鳴甫公曰上惟有聖人耳公應聲曰兒當
爲聖人鳴甫公奇之初爲諸生時麻城令金某
者才而未練事公因試策具陳得失幾五千言
令驚謝真諸首壬子舉于鄉儕輩頗自眩飾示
得意公布袍就寔泊如也丙辰以春秋魁南宮
授行人司行人已未選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爲
相太宰吳鵬阿其意通賄門公首發鵬奸且語

侵執政疏上罷鵬分宜亦爲氣奪辛酉巡按甘肅至蘭州邊境酷寒故事中丞具貂襜褕逆于道而晉庵戴公曰不可以故事待賢者其廉重乎于人如此改南畿督學廩廩以崇正學廸正道爲已任建崇正書院簡諸髦俊肄習其中身爲師帥焉其所陶鑄不拘一方要以叩新發陳蕩邪川穢俾各有所得而止卽一切按覈士吏于簿書文藝外敦風化獎名檢俗習爲之一變時新鄭相國與徐文貞鄧曠御史齊康詆文貞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宜使兩稱便焉時丈田令下所在爲厲公獨倣廣輿圖法區別其壤地高下廣狹之宜條八法下之報完獨先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括丁糧零雜之數署之片紙使猾胥不得濫征又修保甲鄉約以間輯小學新編閭訓禮纂用提誨民佐功令所不及者焉廣寇林道乾訶海上公欲檄東埔諸寨酋擒之廉知酋世寶一銅銃爲我所得乃與之約若以賊首馘與我兵之被酋者來當以銃歸寨首謹願以效死而以金書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甚切而新進諸臺省遂觀公不休求去乃愈力
十月晉戶部倉場尚書至是乞休疏九上矣始
得歸先是公爲御史時撫臣某論羅大參某王
兵憲某公疏爲白之時公臺臣也不嫌與其長
異同比其身爲臺臣之長用公義率屬而卒不
勝豈非世道之變耶公歸隱于天臺山學者稱
爲天臺先生時公老且病矣口誦筆記不厭諸
士新筮仕來謁必強冠服見之爲言學道治民
之不易如是者又數年而卒時七十有三矣公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之學自謂啓自彭孝廉公甫成于仲子公甫以
至敬爲的公曰道在明倫著五倫圖而仲子別
有所悟入一日公舉羅文恭靜中餐出光景語
似仲子仲曰有何光景公爽然自失又一日舉
筵有省并文成良知之旨曰一身皆知體也仲
曰奚但一身通天地皆知體也兄弟間自相師
友故仲卒而公有祝予之痛焉公學大都以反
身默識爲主以語默動靜示之範圍其於奇表
而說排斥必嚴蓋公沒而有以不經毀聖之詞

上于吏議者皆公所爲變色而爭者也今之學
者襲口吻易工耳如公出處卓卓無論卽侏儒
節可以觀人狀記公巡甘肅時受石經之餽途
見役喘汗相屬曰此非節用愛人者也因解留
洛有留經記而其在南都也館史比部某適秦
淑人誕日饌客豐比部拂然起曰富貴移人公
俛首謝其後晤史于汝寧語之故史曰爾時若
何不言公曰恐以吾不樂聞過而墮言者意耳
嗚呼此軼事也然正惟弟子不能學矣蓋公沒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而抱公遺經爲世名卿及名師者不可勝數吾
友瞿元立守黃謂余黃之人有質雅而好修者
不問知其爲耿公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蓋公之
贊其化民善俗之效易世尚如此而言者乃欲
以單詞撼公其亦能如公何哉公生于某年卒
于某配彭贈淑人先十年卒子一某彭淑人出
娶彭卽公所從學彭公甫女也女一某出嫁某
孫某娶某孫女某嫁某公計聞于朝
上震悼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

子少保謚恭簡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聖湮遠言波瀾言道易守道難道守在官守俱
直如矢中無渝議論繁道守格或尼之不終日
道則存守則亡面目似心短長俱俛俛公守常
德體仁秉忠識以默溫恭不懈奉厥職乃模乃
範天下式江河湯湯世變亟一葦捍之覆爲敵
含沙縱橫影可射嗚呼斯民有遺直不知其言
視其則

清河教諭思溪鄭公墓誌銘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余同年生鄭子瞻光明磊落人也丁亥與余結
社京邸酒酣氣振意所不可戟髯而罵然性實
寬坦無城府嘗爲余言其祖憲副公與祖毋周
淑人之贊也憲副諱某號某舉正德辛巳進士
議大禮不合廷杖出守韶潔廉有惠政晉雲南
副使征交趾有功當得上賞爲當事者所忌阻
已歸建義學義田事事有程度沒祀鄉賢而其
夫人某者贊而好施每歲收租粟輒隨手盡則
啖麥粥甚甘嘗拈白鏹而笑曰是不吾俱來吾

安能挈之去其超曠如此余識子瞻之明其
父思溪公以邑貢來京則顰眉豐輔寬然長者
也旅次失金二十鏹不復校余嘗笑謂子瞻吾
儀子于若父若祖之間吾得子矣雖然若父璞
也是殆貽子穀乎又明年余南歸而子瞻以父
官實抵跨蹇驢往來寶坻間歲乙未公官清河
病子瞻遂與俱歸今年丁酉子瞻過余于家而
以公狀來則公死且七閱月矣泣而屬余銘且
曰子以吾父之貌寬然長者乎請徵其事按公
諱某字某號某憲副公最小子也十三而憲副
公卒哀毀如禮廬墓上三年諸兄闕欲割產則
手其瘡者又不已至盡推與乃止里有誣訟公
者控之上官始得白已其人坐他犯且死公更
周之江山化之爲少訟焉公有聲費序間久不
利丁丑邑貢士有楊生者齒長于公當貢而限
服制公念其貧老也卒讓之謁選得寶坻教諭
身以文行爲諸弟子倡督課惟謹會歲潦饑實
抵民至有窘而維經者公爲捐俸炊糜粥食之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迨麥秋乃止所全活甚衆御史行部者列公薦
刻當入國學僅移清河諭忽遘末疾歸而邑令
尹公方營清湖橋公蹶然起曰先君子曾橋埠
頭今廢是當在我卽捐俸呼子瞻趨視工繕而
憲副公亦以是歲祀鄉賢無何遂卒卒之日邑
人皆巷哭公遠來弔者至爭舟渡頭也先是貴
價買一骨山後忽產煤歲可五十許金家賴饒
給公疾革於倉皇中構木得佳者視其號鄭也
人以爲盛德之感云鄭氏其先氏浦江宋有鄭
子高者尉信安遂家于江山子升之登進士屢
官御史中丞升之生宋亦進士皆以直節聞以
後寢微至公祖義發憤讀書鄉人從之質疑平
訟而鄭氏始復大遡澤所遺不啻數十世于以
光啓後人豈有量哉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得年配某子國望戊子順天鄉試第四
人次某女某適某孫男某某出某出以某年月
日葬公于某銘曰

浦江之鄭世載懿德演迤江山緯以正直百世

之穀爾茲爾根是種是穫益厚以敦有光貴如
挹此樹梓有侯碩人韞璞于此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蘊庵顧公暨配封太

淑人單氏墓誌銘代父

歲在乙未余服太夫人憂顧大司馬益卿氏渡
海來唁予予孺子啼不止司馬愴然曰而毋沒
于而手而猶若是傷哉某也蓋兩尊人沒而不
及于殯也涕蘇蘇下余聞其言而傷之又明年
司馬再渡海則以其兩尊人狀來命予銘予受

錄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而讀之蘊菴公大都節俠有氣好施與能文章
余謂司馬曰嘻甚矣丈人之行之似吾子也司
馬遂巡而謝曰某則安能蓋吾顧氏世有隱君
子焉顧氏自楚而遷于通始祖福二子仲仁仲
仁子廷德爲逆旅主人所爲封遺金待客者也
廷德子永端永端子某號竹居竹居公二子長
爲海涯公諱某以春秋領鄉薦爲名儒仲爲贈
副都右御史定軒公諱某則蘊庵公父也竹居
公以下世好施多不責償竹居公常爲訓訓子

孫無收傍近產自便利而定軒公時有蓄墓田
于公要厚直而并遷其五世塚者公不可厚與
之直塚卒不遷其隱篤如此公之好施也大類
父祖父祖每量緩急稱有無家故饒給而公施
隨手盡盡復稱貸以施卽僞給公者往往得所
欲而去蓋非但欺公不知而亦知公之自不欲
問也故產至公而中落卽其在南雍時歸閩人
林良喪于維楊歸先郡守王公之視又寧國沈
某厄于盜推食食之月餘而厚贖之行爲蘇州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徐姓者償宿負與俱歸久之徐過望公多許言
公竟滿其望而去公之慷慨無擇施皆此類也
公少警敏年十六以第一補弟子員無何入太
學閩方齊林公太安東郭鄒公並有國士之許
屢試卒不第而公且倦矣因棄舉子業專攻古
人文章聲律之學有竹素園稿若干卷尤深宇
學今有考訓問與二三翰卿墨士揚扞古今得
失之變瓶注雲委斗酒百篇又或短衣匹馬手
三石弓馳騁絕壑間落落雄顧若有無人一切

家人產不問也而公庶弟某以竹居公遺產稍
薄急訟公公賦詩飲酒自若也當對簿時至不
出一語然以理直卒得解解之後與爲兄弟如
初而公產坐是亦廢不復振乃公私責進愈急
公負大志不就又生平寬大不堪人相窘益不
自聊酒後指司馬烏爲吟云却把惺惺付二郎
悽然淚下俄司馬舉鄉試公意寬矣竟以是年
卒公配兩六元配錢淑人贊而早卒繼單太淑
人寔生司馬太淑人十九歸公嚴重有度奉饋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食姑保淑人鵠立不敢坐不命之去不敢去以
爲常保淑人有兩女務順適其意不與校當蘊
庵公適在廣陵而保淑人沒筐篋中金錢簪珥
聽兩姑取之而已獨拮据棺斂續絮之事唯謹
曰吾知爲婦而已先是保淑人爲其母保太母
具美木其子輒賣之輒更置之保太母之沒也
在保淑人後則太淑人又已私其木矣至是親
奉以牲其賻襚他物稱是太淑人代蘊庵公而
子又代保淑人而子也蘊庵以家難多在外太

淑人訓習諸子實兼父師之事往往以嚴行其
慈卒成司馬爲當代偉人司馬撫遼之五年太
淑人春秋八十有二矣司馬以母老謀諸當事
者欲爲歸養計當事者難司馬之去而重違其
意調南京工部侍郎且貽書曰遼巡撫勞苦功
高不當南官特爲父母屈公必無再請而太淑
人且趣治裝曰兒去吾健在官又近也司馬回
翔久之始赴任到任甫三日而母計聞矣而蘊
庵公之沒也司馬以公命留廣陵終太守宴遂
不得親合司馬所負爲終身恨者以此雖然司
馬亦記公醉後語乎是其待以暝者耶太淑人
不惜一兒以事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墓誌

天子此豈作老人牽衣耳語態者夫死者之心
安而司馬安矣公諱某字某某號以某年封某
官贈某官生某卒某太淑人以某年封太安人
又以某年封太淑人生某某子某女某以某
年月日葬于某而爲之銘曰顧氏之爲德四世
矣司馬以緒餘用世爲名卿而公卒以士殉塋

以士祭以卿偕厥儷永令名無德不報殆有天
道乎

李室游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肥鄉李君從汶上來視吾州篆僅
兩月而其配游孺人卒又一月君手其狀求銘
于衡盈盈淚承睫也且曰嗟夫嗟夫空同子云
妻亡而後知吾妻也余向者儒而儒吏而吏一
不問家人生產今者米鹽筐篋余不問不治矣
向者丁奴婢子不督責而色嚴不啁拊而色暖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墓誌

今者饑寒怨咨日入于耳不則嘻嘻矣片影隻
燈一棺萬里眊眊然騷憂慘沮不能自堪余比
者子夜程書未明而視事則婦故之以耳且余
婦巾幗男子也余胷中有不釋之事悒悒深念
難朋友而謀諸婦婦輒爲劈畫絲緒言事當始
如何究竟如何已語皆驗所與交人眉語態色
皆能揣知其肺腑臧否上下之其聰明有識度
如此婦爲邑庠生魚化之女八歲失母趙育於
繼母張茹蓼之苦所含茹多矣諸姊妹俱字巨

室婦獨歸余家而貧手自操作劬無倦色每當歸寧諸姊妹明璫繡綺爛如盈門頗以貧家婦相誚婦匿不以告余第勸余努力學問而已已余幸成進士骨肉嫺黨間冀謂財力可資籍往往求多於予不給應則督過余婦婦慮口語橫生或傷尊章心則脫簪解珥容與其意亦惟恐余知第諄諄以清白吏相勉而已噫嘻蘇季子之貴也妻嫂以位尊而多金蒲伏不敢仰視者人情乎然詩北風之篇政事一埤益我而終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刻廉審其言之情也許之銘銘曰覓今歸來即安而土蒸嘗有主譽命有所于何徵之則史氏存我聞諸夫子而難其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王公暨配封太孺人胡氏合墓誌銘

贈徵仕郎王公以萬曆壬午年五月五日卒既塋矣又十九年而配封太孺人胡氏卒啓公窆合焉公有子二人長曰茂才君在恒次曰僉憲君在晉茂才君先太孺人沒僉憲君職襄事華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

恨四也不肖今卽累丘以珠衣薪以錦其何足以賁白骨所幸以孤視伯兄稱後死其刺心杖淚而鳴先人之遺行者差得自竭耳吾父雖起單寒然較然不欺其志雅爲里中所嚴重有訟閤時就質焉居旁悍少年盱睢莫敢誰何聞吾父履聲輒避去晚與吾寡姑共居隣有張商者出而其妻疾革遺金於姑比商歸不之知姑欲徐觀其俯仰然後還之吾父曰必速返諸卽無論鬼神知之爾心不有曉乎商竟得金踵而叩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公公勿任德也其行義大率類此吾父少實有異質書過目輒誦學且成矣以先大父病不任家代之家不任役代之役儒業遂中廢時家赤貧顧不以貧故簡晨昏之歡居喪盡哀歲時蒸嘗必流涕凜然故儒行也既不竟讀以其才智寄之六博遊戲一切禽魚草木無所不精解忽忽不自得撫吾伯兄而歎以爲旦夕且騰蹕耳乃吾兄州郡試往往高等遇臺試輒擯落比吾父歿始隸學官而孤亦先伯兄舉於鄉天若似

獨爲乃公靳者當吾父歿時吾母困末疾已三年所矣吾母蓋十四而歸于王佐吾父治家治喪已又代吾父養先大母初猶有嫁時衣可質已破拆盡爨汲縫紉必親肢力痺痺故未及衰而病時吾兄不免爲糊口計獨孤朝夕在母傍蓋孤未婚時尚榻前也婚後猶穴壁以處也已計偕而去母數千里矣已服官而去母且隔歲且萬里矣大抵兄出則弟侍兄弟皆出則婦侍迨兄死而孤無出理其出也則吾母實強之吾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十一

毋生平無疾言遽色曉曙古今不欲以兒女戀而廢大義當孤初筮仕歸而拜母母喜且泣曰汝父不汝待而吾病且死乃汝待耶猶憶汝兄讀書無小學吾卸衫質之艱難若此汝慎無忘質衫時爲官必廉必慈上以報國下以教子孫皆在此當孤之任闕也堅不欲往母曰行也有而婦而子若侄在兒爲執法官母愛錢母害人以此慰毋足矣蓋念憲君狀母而自言曰斯語也人以爲諛母之常詞也然而毋言實歷歷

在耳也夫閨閣至隱以爲諛則誰非諛者乃僉
憲君貞而惠勞而不伐惟稅稅簡督工工辦禦
倭倭靖毋之爲毋也以此觀之矣計徵仕公與
太孺人強半貧病其得天不可謂全然徵仕公
往時常窘于寇投諸水不死已暴卒于彭城道
中樞歸次寶應水波惡同次者半漂沒獨有異
風掖柩舟之亂葦得全歲乙未居燬於火僉事
君兄弟踉蹌負太孺人出市下榻而寢已灰矣
使非公與太孺人德通神明澤及孫子者安知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三十九

其不遂招魂望祭于空波寒燼之中而猶獲襲
休寵以有今日也天於公夫婦不薄矣王氏之
先居大名濬縣之新鎮至世榮公長子順乃以
訓集之太倉其在濬縣者爲太僕公溱通政公
洧太僕公子光祿公桐貴顯矣而居太倉者亦
多以溫富爲貴卽至公父以早孤授產薄家始
中落公父每過北里敕袍草屨掛讓統綺間僦
然也及是僉憲君貴羣從子皆翩翩以文學起
家南北宗相望若太白之配斗有德者易以興

豈有量哉徵仕公諱亮器字人用號雲泉享年
六十有九距其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也
太孺人卒於萬曆辛丑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七
十有九距其生嘉靖癸未十月二十一日也在
恒娶儲氏舍人錄女在晉娶范氏封孺人范朝
徵女女一適唐承業孫男六會英庠生娶鎮海
衛指揮僉事姜公統子天賦女會芳庠生娶太
常寺少卿會元陸公鉞玄孫庠生章錫女會葵
聘庠生張鼎新女在恒出會華聘固始縣尹黃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四

公元勲女會荃未聘一幼未名在晉出孫女六
在恒出者三一適徐師尹一適朱崇周一適顧
太學起明子大鼎在晉出者三一字鄉進士曹
公繩武子思恭一字沈京應一字吳太學之雅
子養志曾孫一幼未名會芳出曾孫女二會英
會芳各出一俱幼未字太孺人于甲辰年十一
月初八日與徵仕公合墓墓在西一都黃泥涇
之原銘曰綿綿華胄九河之間有植斯笏有幾
其冠於吳清門孝弟力田是標是表亦有豐年

四世而顯載德以遷邇源則深厥儷孔賢勤而
勿施得全于天無燬爾璧無淪爾珠榮光燭天
新原蕪蕪以對于故土是大啓東王公之祚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四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墓誌銘

武進士湖廣運糧把總卓菴朱公墓誌銘
衡外大父曰朱龍渠先生辛卯鄉貢士令黃巖
仙居有廉能聲以方正嚴重稱于鄉配孺人生
三子一女女即吾母夫人公其仲子也吾伯舅
季舅俱早世諸子皆去儒而農惟仲舅少負志
行於兄弟中稱最賢有子曰胤英胤英又賢乃
者吾母夫人歿後不五年而仲舅及胤英相繼
病死外氏之詩書禮樂至是掃地盡矣嗟乎不
肖之廢蓼莪久矣惟是渭陽一綫稍勝衣冠者
亦已盡化為山鬼國殤寂寥而無與共語衡其
又能如外氏何哉仲舅先諱水後更諱紱字向
之別號卓菴初從外大父之任授之書雅善記
誦能了了大義而獨不喜爲章句業僅淹通古
今工刀札而已比一試有司不得志而罷以其

暇稍習騎射尤精彈及弩數十步外射鳥雀鮮不中者旁又善蹴鞠格五鐫印九墨諸細巧然弔游戲耳不以自名也時人見公容顏甚都多才藝而早廢業每公出相與目厲之曰大夫也筆墨良而不試刀劍利而弗張以爲貴介耶雖然有下人之色游冶耶前恂乎篤厚君子也是其爲何如人者耶當是時公外父介州先生已久貴而余家大人亦起家爲史官公遨遊二貴間擇口而言擇步而踊兩家大人皆重之然亦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二

者當十矢半盡之時多震蹕不能的公過半尚未得而神色甚暇竟連中四矢以遂及格得官之後頗結飾鞍馬得讓楚楚如朝貴人母夫人喜謂衡五郎紫而鬢髯身如斷山是故不當寂寂而衡獨與二三親知私憂之曰吾舅固猶然篤厚君子也是平世三公材而辱之武弁今之爲武弁者必鼻有口腰無骨京債爲母軍租爲子乃可以得志今四者公無一焉庸有利乎已果一任而躋初選人擬公守傳德州德州守備與憲部使講釣禮甚休暇而公意不悅曰丈夫當鳴鞭塞垣不則乘長風破千里浪耳碌碌轄下胡爲者爲更乞湖廣運船把總竟以運艘失風敗湖廣故無水次倉每先期計舟鱗集于陳公套風浪猝起舟往來如鬪鴨十不完三公知其弊夙戒允舟卸尾進允無爭先故敗者十僅一二而竟不免重劾則猶疑向者四無之爲崇也公素悉楚運之困運官剝軍媚其帥軍復仇其官相侵蝕訐鬪無已時爲之嚴禁股削故事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三

每舟入金把總當若干約五百餘金悉罷之其
厄于水也復爲傾其官橐且別貸子錢代爲運
官償所負使不至繫死然竟以是破其家失官
後數券齒而責之無一應者公始有憂生之嗟
矣歸後掃室右方半畝爲菊塲夷猶其中然往
徃撫劍而嘆會有倭警當事者檄之轄南漚軍
公時已病腿腫力疾行斤斤傷軍實不少怠與
其下相約爲刻廉貧亦益甚竟不勝病告歸遂
以不起卒之日質其甲裳刀楯而後成歛也嗟

嶺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四

嗟廉將軍而可爲耶人皆咲公趨時鈍謀家拙
然儒家子弁而猶儒潔察以清白自將此非必
印如斗金如山要可不愧先令尹矣公居常言
笑不苟履聲鏘然素嚴吾母夫人每相見肅揖
而坐退或不交一言言亦未嘗及外家有無當
其應試京師居邸中卽薪芻之費不以聞也母
夫人益以是重公公配王孺人舉一女無子娶
貳王生胤英胤英馴謹如處子吾舅沒後一月
始補博士弟子齋父不見哭幾絕事嫡母至孝

常膳外每袖私錢獻之非公事無外交與人言
非經義不出口余嘗舉以勵諸少年曰汝輩當
學朱卽無幾何而朱卽死矣有一子先朱卽死
以兄子某爲後胤英死之前一日余視之榻前
胤英于枕後出一編口期期不置曰此先大父
遺詩也刻甫就乞兄爲之序餘無言嗟嗟朱卽
頻死念先人口澤不忍棄而今雙塚纍然誰與
弔螻蛄而聲螻蟻者此衡所爲潛然出涕而追
爲之銘也胤英娶婦王卽余從姑盡卽其嫁時
嶺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五

簪珥棄所居宅而後入吾舅及胤英于土塋以
某年月日公壽五十有五王孺人所舉女字太
學生浦某胤英女二尚幼銘曰

哀哉兩善人也而至此家殉官身殉家子殉父
言殉死殉止矣

明故鄉進士署宜興縣學事堅吾王公墓
誌銘

叔祖堅吾公以甲辰某月任宜興學博明年之
六月十三日祈雨郊壇歸至寢一蹶竟死時婦

子輩皆驚仆地不能喪其同官劉博士率其徒
圍屍而哭於是諸生湯兆某昇其家所畜美竹
來周其等奔走庀含歛以十四日殯于堂廿六
日輿輓歸諸生送喪及闕而返哭聲如壞墻迎
喪者皆望途而哭至有嘔血者及州諸親知其
舅靈輜輶以待不戒而肅遂以七月初二日從
母何夫人之柩厝于 之阡衛以宗籍末行
事公最久相與共甘苦奉規誨者四十年安可
無一辭以紀惟公與衛習蓋白髯年公十二歲
縑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六

試名在高等而竟擯不得與試試之日公挾策
至棘旁執事者麾而出之衛時童子心弗忍也
挽公袖而啼公絕袖去浪游二九三洞間歸以
其奇詫衛公胸中始有宜興矣自後又屢試屢
黜走宜興者再再不售雖破帽緇袍如故而交
友日益進耶耶兩先生重其文行至裴幣而迎
之公始爲聞儒乙酉歲始以儒士試南都則年
已三十有四矣又明年試督學第一廩學宮辛
卯遂舉于鄉公之應辛卯試也距免母夫人喪
縑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七

父懷東公棄養公尚有弟曰某纔數歲率以見
先大父贈官保公動止抱携其弟弟席始席與
之食不甘問及父母則泣而對先大父大異之
乃勉之于學比衛自京師歸遂延公至家塾衛
事公在師友間時公學已大成矣而家亦貧母
余家有私燕會里中子冠履鮮華公獨破帽緇
袍跼蹐然來直坐踞其上色無怍也猶記丙子
之春同衛試有司富人子囊數金置公袖乞公
三文公竟不許時督學駐宜興方務刻覈公郡

學仕乎於是決策乞恩當塗故人有爲公道地
置公休敘間者公曰吾業已爲冷官而復求平
地非本懷也亟止之謁選得宜興教諭其歸也
親知見公袍服慘痒騶從寂寞心憐之共慰勞
公公咲曰此吾十五年前辛苦地也吾向者擔
簦踏雪求爲博士弟子而不得而今擁皋比爲
弟子師復何恨哉慨然泣數行而別竟以是終
人謂公好言宜興山水而卒死于宜興倘亦所
謂樂哉斯丘歟公之任宜興也學政圯甚公力
爲振刷之首立思過簿曰諸生吾弟子也而乃
數勤縣大夫吾今與若約非公事勿至縣有欲
言者吾代爲若言卽至縣必籍履籍而勿戒卽
吾不能爲諸生師且閉閣思吾過矣於是諸生
皆歛足自守縣庭爲之一清縣尹愛重公事每
就咨焉月兩會藝會止六十八期一歲而周以
便趨事手校藝窮日夜其所矧削人人以爲知
我每與婦子聚食不過蔬菜曰此吾昔宦家風
也一味之甘必哀而畜之以待賓客諸生以脩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八

肅來者留與共飽其貧者毋勿受間有所誨貴
屬其父兄施夏楚焉勿辱于隸人他所爲表揚
節義覈濟貧生諸功令甚具以是諸生德公甚
其歿也至欲祠之學宮嗟乎有才如此且無論
異日當大任卽需次服官得百里而治之其樹
立可勝道哉而竟止此也然大較亦略可觀矣
公爲人優于幹略然坦蕩無城府蓋世膽決者
少遜重彊直者寡含覆練達者乏氣骨而公獨
兼之其爲人謀不萬全不止友人陸仲鳴嘗稱
曰吾黨有難解之紛難決之疑他人百十語不
能了者伯栩一語輒洞然其言初若平平更再
三思之不能易也與之言吏治民情若老胥吏
鑿鑿可聽與譚名理權古今初若漠然徐出一
二微言無不願解者公真奇士哉公平生多恩
少仇絕意報復獨其爲公義發憤時露齟齬雖
惻然豪右勿恤其于吾州雪關氏事最著同年
關孝廉婦某早寡而貧倚其僕傭作以給有奸
人某者欲併傾奪之詭其孤弟訟之官醜聲沸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九

騰卽吾里人無不掩耳也公獨心疑之爲之窮
極根底寃狀大白卒反訟案坐誣者罪人亦以
是知中韓之言不可輕任耳也諸宗黨中一切
聞閱口語皆就平于公得公言而解者十不啻
六七其他爲從弟夢芝娶婦治產至今依公以
居又出已資贖夢某暨其女于奴中又出守
爵等九人于死獄爲單孀造命不可勝數其事
母至孝母亡十五年每言其幼時一燈熒然左
幼右讀未嘗不沾襟也待諸舅尤恩有求多于
補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公者公事之加恭無難色當公爲諸生時季舅
死無以殯公傍徨室中顧楊夫人首而哭曰汝
銀飾且副我急我以月廩償汝楊孺人遽輟簪
珥易二金賻之公之仁心爲實緩急不以無爲
解皆此類也居常食時內外親襦衣薰面者常
滿坐迄無間言公年過三十始小有家迨登鄉
書人勸公贖微時所棄田公弗應守繩尺滋謹
間闕屋後地爲小樓遍蒔花竹邀良朋嘯飲其
中情盤景遽多至忘歸人見公喜施好客謂公

家非故州東王而不知公家故州東王也君少
爲詩歌古文詞皆有詣頗獨以舉子業爲其文
峻拔老健一往破的有傾河倒峽之勢而獨不
能軟媚虛詭以射時其卒困亦以此公生以某
年卒以某年壽僅五十有五配楊氏子一康爵
庠生女二長字沈未數月而婿死一遺腹子又
死守節不嫁以姪某爲後少者許聘潘工部公
之子某公諱慶周 堅吾其別號王衡曰嗚呼
人其可以無年乎王休徵之醇也魏陽元之才
也其晚起爲名公卿所爲勝公者獨以年耳人
其可以無年乎相人者或以面或以心或以文
或以量至于四者皆不驗而不得不歸之命夫
命則又何言哉又何言哉銘曰
吁嗟乎公學亦窮仕亦窮有綸半通弗克以封
衣冠蓬蓬從母于幽宮譬彼弗逢老猶章絳澤
小潤而豐文小試而工教小用而其我識其小
以章其令名于無窮

明故文林郎知商丘崑山南縣事棠軒樊

君墓誌銘

余讀楚史而悲之庶吏而可爲耶孫叔敖爲楚相其子至窮困而負薪嗚呼今樊侯死矣十年縣令至貧不能辦襁衣而又庶無負薪之子天道其如何哉君歿之月其季弟文學衛以君狀來累萬餘言無溢詞無何崑山諸生張大復者又以所私紀樊侯治行乞附益焉噫嘻樊侯卽老壽有子徵文徵獻能有加于是否耶按狀君諱玉衡號棠軒楚之黃崗人父爲吏隱公其

卷之十三

墓誌銘

三

有淳德以貢爲其訓導配戴大孺人生給諫君其早卒繼易太孺人卽君母也君生而恬淡寡欲神識湛如口未嘗言財利事既長娶婦盡斥僿資市書以其年舉于鄉乙未成進士時少宰劉公知君爲君館選地君故避不就試人以問君君曰吾不能追飛遂走與人爭執官吾自有官也選商山令初下車日踴躍視簿青執筆不輟下商人曰吾令故長者未踰月察知民俗肯綮斧斷裂然始大驚以爲神明商每微賦保歌

與吏胥比而爲奸所侵卒費幾半公賦君召其民與之約曰而課能不保歇而辦乎民懽應曰辦已果先期完遂罷保歇先是縣拘囚例川馬快馬快承縣令檄聘而入民家酷奪之家立破君爲令首革馬快聽訟者自相拘於是民累一日糧集縣衙訟速畢矣而君又爲息訟歌悟囚歌使人唱木鐸警狗之間于百十訟帑中下一二帑終付外議息不罰一鍰民感悔甚而君又以次案誅豪黠民之爲訟府把持令短長與

卷之十三

墓誌銘

三

令市者某某等若而人于是群奸脅息而俗用和縣令郭而衙食頃而休益無所事事間一巡行阡陌課民農桑歸則焚香讀書而已君咲謂弟文學衛曰吾嘗謂仕不如隱第如比者蝗辟其境雨止于陌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不譴妻孥不羞父母者仕可矣無何而開採之使至郡縣輒哀金錢盛陳歌舞以待伏謁庭下惟謹而君則先移書中使具言商旱荒無鑛狀欲以逆止其來業不可止君則鳴騶列仗謁中使

與人升堂中使氣爲奪遂錯愕成賓主禮而去
明日款中使酒酣中使執君手咲曰好手君咲
曰此手幸不捉錢耳中使默不應徐曰人生幾
何君何自苦乃爾君慷慨泣下曰令與公皆飲
食百姓百姓不苦而令苦乎公愼無苦百姓中
使謝曰不敢歸而與其黨相戒然索賄如故也
君一切禁勿與中使令人採礦君則導之險道
斗絕不可登鑽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剛臺銀山
兩山者風稱礦地君爲禱于山神採兩月亦無
繼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四
有事使乃馳去君僅以兩扇贈行李而已中使
怏怏欲中傷君而君先挾其所移檄中有歸過
主上語欲草疏上聞中使懼而輟謀君亦手其
疏毀之使無生心而復以書致稅使錦衣楊君
樞殺市魁數十人商乃鑛而不害云隨奉旨調
崑山人咸謂商崑煩不可以治商之治治也
君曰惟煩也故當臨之以簡其所勸農息訟約
供費絕餽遺一如在商時吏胥膠拳不得伸往
往謝去治前酒家廝舍至有徙業者時縣官方

急積逋停邑長俸以徵逋逋完始開是秋而
稼公率二三胥役駕小艇勘視墟村破椽與饑
民相對噉菜粥父老爲之流涕時崑逋二十萬
君曰我奈何以數月休而易萬口詎乎止不徵
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好與吏庭事督學爲
設門禁簿籍記之君曰父母有過此皆吾諍子
弟何禁爲弟易其名曰求澹臺生簿而挾私來
千百皆廢然反矣崑常編審賦四十萬隱覆萬
米前令聶君號精敏居別院鈎校一月許始完
繼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五
君獨以三日完不爽毫髮文學驚問其術君曰
我何術我第于平居訟牒中默識其飛若干說
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若干而十得二三矣
隨証以徵逋之籍而十得五六矣又出而詢之
薦紳卒而問之吏胥而十得八九矣庚子冬入
覲抱襆被行無一錢通長安貴人然銓部卒以
君爲卓異首推君兵部武選主事肯不下卽馳
歸覲省旋復之崑甫入境驛卒之迎者屬于道
酒帘颶颶公舍旁獄案之積于几者盈且三尺

矣公曰君以樊侯爲不復來耶夫樊侯則猶故
侯也於是盡汰冗吏理滯獄而昆復大治時郡
民以稅事不巧噪織造中使門郡縣欲相率往
謝君曰崑山令無罪何謝遂皆罷君居崑前後
六年所銓部復推君吏部文選司續又推禮部
戶部工部皆不下而吏隱君病耗至君乞歸上
官及士人競留君君度不可卒解印綬付學博
上五鼓馳去歸侍吏隱君疾衣不解帶者數月
遂患脇痛不能食尚時時強櫛沐以寬太孺人
癡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七
然竟不起矣嗚呼以君兩地民譽赫赫如此詎
有損也頌常有福重以當事者或推或挽不爲
不知君而迄不能爲君增半級之俸延數年之
命豈非天哉君樂易好善多長者游然不輕納
交初于漢陽師甌山先生已心嚴沈介菴先生
而不稱師成進士後始稱之曰吾以愧天下之
未覲面而名弟子者生平不再宿于寢與諸弟
自相師友當吏隱公析產時止取川六十畝曰
吾爲官不能潤諸弟吾不忍取盈也自爲諸生

以至宦成服用無兼副有乞者輒推予之常膳
乾蔬豈羨甚泰則加兩淪外而已當在崑時與
余父子雅相慕家官保常撫君背而嘆曰崑民
肥矣柰君瘠何已而君竟以瘠死蓋君幼時慨
然慕海忠介之爲人卒其所爲居官持已大略
近之然海公獨立行一意時小有所輕信而君
于大家小民之訟一視法爲之劑其初任崑山
有富人子僂更應公于途者公緘其牘示君君
不視投諸火他日富人子掛訟牒恐君根株窮
之怖甚然卒未嘗有溢怒也他所平停控解甚
多用意常依忠厚人以是多君于海公君常銓
次古今人物爲智品凡若干卷大都以沉幾審
運功表濟時者爲上意所位置甚高人第知君
廉其不能盡君者未有量也悲夫君生于某卒
于某得年若干初配某繼配某又繼配某隨君
任崑終所任不市肉與絲人以是益論君賢無
子女一許某君歿未幾而地方諸臺檄君人名
宦崑之民德君不已復謀專祠君于崑山之巔

嗚呼神所憑依將在民矣銘曰

清且平乃以爲水之衡測而食乃以爲泉之德
雖鯨乃身實惠我國惜哉樊侯以廉爲隅而止
于隅然于以風世有餘矣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學海顧君
墓誌銘 代父

顧宮贊學海君以癸巳某月 日卒于家其孤
縣學生同德以父友都諫可菴張君狀走書乞
予銘嗚呼余何忍不銘君願君官不蔽才年不
繼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六

竟志可思者什九而可述者什一余所爲躊躇
執筆而不忍下者恐天下之以吾銘盡吾顧君
也君司馬公長子幼有雋稱以孝友學行聞于
世母王淑人歿時君才九歲哭甚毀已而念生
不逮母則事繼母孫淑人益加嚴每遠巡盤辟
以順淑人淑人亦憐愛君忘其非已出也孫淑人有
二子紹芾紹芬小于君十餘歲君皆弟畜而師
教之而從弟孝蕪君紹夔司馬公所字亡兄之
孤也與君齒差輩行友愛尤篤與共卧起相切

磋人亦忘其爲異父母兄弟也君旣以弱冠補

弟子員焚舊所著文盡發古人書讀之學益力
文益老丙子遂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選爲庶
吉士以湛思卽識秀密溫富之詞爲館中最而
會司馬公以藩憲請告家居君亦卽移疾歸侍
潞髓壹觴之外父子間自爲師友相與揚摧典
章討論當世之故甚具其年司馬公起爲南京
兵部侍郎而君亦會告滿乃起補檢討與修大
明會典丙戌南宮與校士稱得士君深居簡出
繼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九

無域外竿牘之問而清望都焉俄而司馬公卒
于官計至君哭幾絕出都門之日色深墨泥涕
被面觀者皆爲感動迨服闋當北上君戀孫淑
人不欲行淑人趨爲裴君乃勉奉淑人行而淑
人故虔事佛欲以其便紆道五臺山禮文殊君
念不可中止又念非道五臺則淑人固不行欲
依違從之而交游間皆切諫以爲不可而君則
謂奈何以已故重違慈母心然淑人雅耽薰修
厭市囂意獨登五臺止耳苦不欲居長安君涕

泣留之不獲會進 經筵日講官遷左春坊左
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 制誥爾時 天子
方決事齋宮不出御外朝君念已職講讀而徒
默默旅進退不能簪筆橐橐有所關說失職甚
意逾不自得遂具病牋當事者當事者不可議
予之假乃請假歸不兩年竟死君未死前朝議
欲用君又恐君不起欲暫用之南京而君亦不
克待矣君通仕籍十七年里居居半而又適當
恭默之朝焉 天子侍從臣故其可記述者止
縉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三
于此而君之幸不幸何如也君惟潔廉一介不
苟取與念祖父世清白吏得第後毫末無所增
加已而小築于昆山之陽讀書吟嘯其中輒復
心口自訟以爲場圃踰前人得無乃過其刻身
自好如此里人有暮夜懷金囑君居間公事者
君叱之去顏其堂曰遺清以見志逮卒之日而
私橐如洗幾且無以爲斂人始知君生平且因
而嘆息司馬公有泣下者然君雖廉而貪獨好
行義常立義學教族人即稱貸應戚黨緩急無

所候居常雖絕跡公府里中繇賦不便者趨請
有司平停之又出私困若干爲助役倡人益以
此多君焉余與君有世好丁丑余在館謬爲君
師君雖不數數造請然每見君未嘗不心下也
晚而與君談軍國事及世道士風之變未嘗不
且甘且苦彈指而三嘆也而今以誰正哉且夫
今之循嘿渙忍與權奇佻佚者更相咲也兩似
不能相勝計必天下有真恬淡乃勝僞隱真茂
明乃勝僞才余耄且倦不勝任後來者其在君
縉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三
乎而君竟死矣是非君之不幸乃世之不幸也
然使君不死旦暮居余地操一無名之樸以當
舉世求多之心人之知君惜君或亦未必如今
日時然則君之幸不幸果未有定也君諱紹芳
字實甫別號學海生某年卒某年所著有珪菴
集藏于家娶某子同德同應第 女歸余從弟
太學生元爵以其月日塋于六保尚書浦同德
以講讀舊勞請于朝 天子特與之祭如侍郎
張公例君父司馬公諱章志祖爲刑科給事中

諸濟皆以清直著聲爲名公卿自有誌不具論
銘曰

丞相宛宛導厥美七徙而崑德山歸五傳于婁
澤流水冠冕詩書世其里直躬寅清秉倫執貴
而不富道所履賢而不壽天曷以子子孫孫勿
忘此惟其有之是以似

明誥封奉直大夫裕州知州浦君贈太宜
人周氏合葬墓誌銘

浦氏在茜涇之陽兄弟四人聚族而居伯嫂治
續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十一

內仲兄治外其叔則任公家租稅徭役之事生
產累萬金不爲異財僮僕數百人不爲私屬古
稱汎毓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浦氏實再覩云
君之先爲海上著姓自曾大父某以高貴稱于
里中大父某父某爲州學生善談論多長者之
游娶于盛有子四人君其叔也諱某氏某幼開
敏有器局少司寇周公兄而異之遂以女字焉
是爲周太宜人司寇之子士淹士洵從魏恭簡
公講道東南爲高第弟子君朝夕與論說經義

甚見推重已而以春秋補崑山縣學弟子員無
何以疾廢學漢落千庠序間者久之會季弟在
京師爲入金得章服以歸君取而指之曰是用
詫田畷婦姆耳常野服以出入吳郡既財賦之
藪而浦氏爲大姓其田連阡陌州有大役輒以
屬君君時與豪有力者相持艱難百端至爲吏
胥所窘怡然無一言蓋恐傷其兄之心也平居
未嘗一食不相對堂中恒置四坐諸兄雖不在
終不移其處兄有疾病常以未明問安否親視
續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其所飲食而進之兄未卽寢雖夜分不退年踰
七十外猶不失此禮君愷悌多智好爲德于人
族之人儒而貧將遠去君爲之資其伏臘費事
事扶掖之有少而孤者爲持其門戶而他子鬻
先人田君出百金贖還其家後兩人俱能自立
壬午海水溢漂沒廬舍君收暴骨瘞之計屍以
予直歲屬大祲出粟以食餓者同舍生張某爲
怨家所中坐法當遣君委曲伸救之其費多仰
給于君空囊不恤也君與人表裏洞然未嘗爲

怨而更事既久時與勢家交關能侃侃自將怨者終不能修卻或爲機械以害之輒先得其隱不爲動平生不忍一日去其兄弟老得末疾會海上訛言有警徙居城中人從東方來者迎問兩兄起居輒潸然泣下不旬日必以輕輿小舸就其兄相見則疾痛爲之衰減忽一日心動亟欲歸田廬二子以溽暑止之則索筆作數百言且曰得見兄卽歸泉壤無憾二兄得書賦曰豈永訣耶再明日遂卒周太宜人端莊靚默事舅姑以孝聞處娣娣間不以家貴故失婉婉之度布衫蔬食旦夕紡績嘗爲女奴先君三十無子置側室是爲歸太宜人舉子女周太宜人多自育之無異已出君平生常引分自足謂吾少而憂病望不及中壽今得耄耄矣壯而憂無子今有三丈夫復見諸孫彬彬矣束髮受經竟偃蹇博士前而士衡能以經術振猥被國恩從大夫之後過所願矣當復何望哉獨太宜人有內行而不及食其子之報故裕州以爲終身之戚戚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雷

馮生卒于姓云云銘曰

凡有兄弟厥初一身一支不仁日夜呻吟苟能療之寧遠楚秦民之無良輕是懿親同氣不恤况在它人吁嗟浦君克執要道惟是孔懷爰及悼耄和樂且湛晏晏言笑天亦祚之壽昌且樂我銘其藏過者相告維爾之教萬民胥効

馮母趙孺人墓誌銘

今歲癸卯之某月日余馮氏婦翁孝廉君將奉其母趙孺人之柩附京兆公塋于其王父廷尉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重

公之昭而厲志勿辭衡適有長子之痛受狀而淚涔涔不自禁也蓋長子出自馮云前亡婦之死歲在癸今者其子又死死且無以報母矣雖然死者之不能報則生者之責也其敢辭夫衡則惡能知孺人卽徵之女孫之口猶以爲慚不必信乃衡心所嚴事者京兆公京兆公世所稱爲勅齊先生者也方正有道德不苟嘖笑胡獨與孺人相非以爲內子且以爲良友也非獨公而已公仲季若而人並長年賢而且貴胡皆以

丘嫂事孺人如事兄也家僮滕什百指胡斬斲
稟齊孺人無旁撓無中誹也此其才德意必
過人者今徵之狀益信按狀京兆公元配吳安
人以閭德稱數舉子不育聞趙有女而賢屬媒
氏委篋篋焉孺人肅而共巽而善承大得吳安
人歡安人以娣視之年廿五而舉婦翁無何吳
安人病病且革執孺人手曰勉之爾善代我而
廷尉公亦以屬京兆曰吾賴趙也而有孫且賢
婦也可試之家政趙孺人遂秉家政孝媚尊章
綏山先生集卷之三

矯行一意乃爾又何以始終莊孺人稱為良友
也蓋孺人喜禪誦自奉涼薄平居多齋素即非
齋素無兼肉常曰我非好自苦欲與為官者成
其廉為士者成其名耳其雅志與公合如此婦
翁為孺人獨于孺人訓之極嚴初為諸生新其
輿幙孺人怒而碎其幙囑一指示之戒婚後不
使數親內寢其在內寢也晨鷄鳴使婢子以勁
帚掃床壁間警之出從社友會稅戒飲勿夜讀
書蕭寺餉每以粗糲即得雋後無侈供今婦翁
綏山先生集卷之三

肅海抵郡之張堰得不死沒葬其地至今主人呼趙王墳云孺人一子卽孝廉名大受娶某孫男某某娶某某孫女六長卽少而育于母爲衡婦者也次某字某曾孫男某聘某銘曰
弗爾躬來何慕簾爾金視竹素展我甥文則史以爲不信僂此君子

誥封盛母劉太淑人墓誌銘

代父

歲乙未不肖方居內艱煢然在疚而吏部右侍郎學士盛公以母劉太淑人狀來乞銘嗟乎不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策

肖亦人子也吾母之不能報則髣髴其形容聲教不忍其湮弗章而獨忍于吾兩世通家耳目所覩記之盛母乎按狀劉氏先山東東平州人以洪永間功世千戶于潼太淑人父諱東母爲甯宜人字昭武將軍某號盛公卽學士父也昭武公元配彭淑人早卒繼娶太淑人其歸時齒才十四耳時祖姑太淑人梁姑太淑人任皆在堂任太淑人嚴太淑人曲盡顏志得其惟心每昧爽躬入庖治羹茗上食惟謹間出其母家珍

脆以佐嘗七兩太淑人喜而加食皆曰新婦賢必昌吾家彭淑人之沒也遺孤二長都督愈謙次武進士愈讓太淑人撫而教之至壯各矯矯有駿譽當學士公未貴時二君遞顯則太淑人遞就養二君所二君亦忘其自出也庚戌洛南曠盜起昭武公奉中丞檄討賊疾力戰遂陷沒太淑人聞計則伏地慟欲死聞其繇憲使其移督戰卽仇憲使欲褻白刃刺之而以死謝已學士兄弟爲力喻而憲使亦臨弔昭武公哭奠如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策

禮太淑人意乃已猶不食俄而盜魁就擒太淑人乃仰而哭曰天乎吾讐復矣讐復而子未成立死者尚有望于余余未可以死自是常焚香齋素夙興晏寐以身爲教而學士遂以辛未成進士讀書中秘翰林編修歷春坊中允庶子國子司業祭酒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吏部侍郎太淑人優游壽考學士兄弟官封祿養者垂四十年而其後也會學士侍疾及視舍飯天子爲加恩賜祭塋並祭昭武世稱哀榮全福方學士

之初就京師學也太淑人謂學重始進今從馬
文莊公學兩月始一覲省太淑人偶過學士書
室念其岑寂流涕泚瀾然終不以學士歸也每
諭學士曰國家方右文治吾家豈獨馬上報主
兒必以俎豆成名後果如其言學士年位高矣
而每事必長跪咨稟太淑人爲裏度可否而行
鮮不中程度者母子間其有以相成如此太淑
人操家政櫛束整整遇減獲嚴而有恩堂以內
外不通履聲平生不近醫藥卒之日從容索衣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三

盥手奄然而逝時萬曆某年月日也距其生某
年月日得壽若干嗚呼蓋至是而夫以忠食報
子以孝顯名太淑人死可矣沒之明年而學士
卜以某月日 昭武公壙奉祔祖墓西之三
里舖銘曰

夫勤事可以死播笏圭開旌榮稟內則秩朝禮
耀翟綸燁彤史人文開贊濟濟于千百年自茲
始

嶽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太倉王衡辰

男時敏校

傳

蔡默齋先生傳

余與汝南蔡弘甫氏同年登仕籍已同入史館
相得甚善也日橐書旅進退無所事事則相顧
而嘆曰古語云寧抱槩不爲監世獨以名高史
官耳其實碌碌素飽不如一墨綬之長尚有實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一

惠及民而旁一公咲曰不然若曹寧老橐書旅
進退已耶夫頻頻之黨內外等耳其亦必有實
惠及民如弘甫父默齋先生者則墨綬足以豪
矣余聞而心識之已歸省家大人弘甫以先生
狀來徵傳讀其文先生蓋盛世三公材也而官
止于州縣之長則吾徵先生亦州縣事而止耳
按先生諱某字某號默齋自先生曾大父某與
吳康齋先生友以躬行爲教世以理學名家犬
父某爲奉政大夫顯德先生以諫 武廟西巡

廷杖下獄詳見邑乘名賢傳先生少承家學以孝友廉正聞禔躬從政卒以是始終焉顯德先生卒六年而先生始舉于鄉試春官不第歸躬耕以養母李宜人時薦羞獻飲雅歌伯之衍衍如也意且不欲出太宜人強之出遂就選人授江華令令缺久縣事廢不治戶口不滿千七營兵才數百先生于是廣招流亡闢荒萊受廛者成聚華有民矣復爲戒胥吏民壯之冗食者清軍餉之乾沒者募驍健若干華有兵矣先是華縣山北生集卷之四
有鄰邑撥運三千歲兌其半一歸度支二歸縣歸縣者官與吏輒分索之先生不可乃先爲請于當道曰令不能不廉亦不敢翹人以自爲廉請免前此侵牟者之官若吏而後敢有言當道報可先生乃白其事于是歲得金千五百以增募甲伍建樓櫓時簡閱而華始稱巨障焉華素有獠夷往來市易者軍民多殺虜請賞先生下令曰殺獠夷者死圍奪其貨者以輕重論罪自是市始通峒夷號先生爲公心天老云先生曰

吾撫夷如民民如子吾乃可以教矣乃註聖諭六言解及諭民諭夷詩而夷素尚鬼每殺童男子祭蠶公無以禁也會夷病疫先生密戒巫師第云神以用人故疫不如代以牲于是獠人始用牲矣其後一年獠人感先生德率其戶千計來歸先生爲置長編甲而不徵其賦宗伯饒公爲作撫猺頌焉庚午秋古田賊犯錦川所官軍敗先生令人以季弟某寄零陵令且囑曰我必死此若可收吾骨報母言畢躍馬出督兵往縣山先生集卷之四
戰有所擒斬當事上功次兩臺交章薦當得上擢而以資裕限僅調靖州守知寧遠縣耳先生治寧三月寧大治以入覲行條上安邊四事及巡倉教職選本省十事遽乞終養不許復之任會江華大錫洞亂臺檄日三至先生曰是非斬竿揭旗之盜可以口舌解也遣一客前先諭以順逆而身單騎隨其後盜熟視先生曰是吾公心天老也遂拔營遁治聲益起部史方薦代永守巡而太宜人計聞先生奔喪歸服闋除海州

招流民弛魚禁清屯田理鹽法所以爲海計者甚具有過賓基者當道客也謂先生曰君在外久若厭外乎吾能令君內君謝勿應已果提貳兗州後調臨洮而先生始知直道之不見容矣時太史君計偕入京以先生意乞休遂得歸歸而讀書談道師表後進者又九年而卒卒之歲元旦論伯子某以卜塋乞銘事若有預知者卒之日尚共子婿賦詩曰九月霜寒雁未歸輒自嘆曰是何濡滯也已而曰山頭一片白雲飛太史君曰是好境界先生曰只是如此目遂瞑嗚呼死生亦大矣君子息焉戰兢免焉先生其深乎先生于學雖得之家承然亦似有夙契才三齡指日問奉政公曰何物大明如是奉政公曰日也日繫何處奉政公大奇之一日奉政公與文成先生論良知力行不合先生侍側遽曰能行孰不是知稍長侍華亭相公坐華亭問兒心在何處先生曰天上地下皆我心也自是嗜學益甚從耿天臺胡廬山先生游所至輒開書院

集子弟講學其中至老不倦其學以靜入以敬存以倫物爲實諦與世謀虛談空者大徑庭故宜其儒而醇吏而循去來灑然如此衡不敏老而不知學見太史君津津言學僅耳食之已窺君行有坊表言有幅尺迫不驚賸不亂而泊乎有意乎其爲人也今太史君需次內直異日鼎鉉大業卽未易懸契抑不有先生州若縣之遺矩在乎夫宰天下亦若此矣狀又言先生友愛異母弟喪父如禮拒奔女卻餽金皆人所難能然于先生爲末不具書

王衡曰辨矣子路之言學也而夫子佞之豈以其待民人社稷而學耶然後世因是而舉開之信點之樂盡推入滉漾中至欲兄堯舜而弟之竊又疑非孔氏宗旨也有宋儒學彬彬矣跡其吏治不能過漢唐顧專俎豆其父師而鄙夷前人以爲不聞道夫非道則彼何以稱焉蔡先生之令兩邑也以吏證儒非以儒蓋吏也又廣之前徵父後徵子行徵鄉沒徵死盡矣

王大夫傳

大夫諱臨亨字止之蘇州崑山人于吾州瑯琊氏爲西派祖曰警齋公其以進士爲光州守父曰贈刑部員外郎分槐公其母贈太宜人某氏已復出後叔筆山公其而母張宜人大夫少好兒弄稍長始折節讀書爲邑諸生屢躋以資入南雍偶挂于伯氏之訟家中廢讀書益疾力以

縣二年以最調海鹽治譽第一行就徵矣而鹽

六

之顯者有憾于大夫數媒孽之僅擢刑部主事漸遷員外郎陞杭州知府未之任竟卒大夫言貌類恂恂書生也顧儻有異才其爲吏精辦廉潔持大體當兩造至前立爲剖決未嘗一宿淹曰大夫也暑暄而聽斷過宿昔者家破矣民謹而爲之謠曰不用一文錢便見王青天云其治盜也第躡尋根株而止凡盜所指爲同黨者槩不問曰盜以同黨爲命安肯自言言者類其仇耳吾柰何爲盜執仇于是民不虞盜誣其詰

盜而真盜始得大夫于治號強立執法然用法甚恕民間有過誤殺人者多方以求其生卽訟成願息無不誦法聽者獨罔上吞舟之奸卽罪不赦死法必殺無赦于西安殺窩盜胡十五于海鹽殺十龍朱誠陸心洲等數輩民皆歡若更生大抵大夫所治兩邑西安稍朴簡故第爲疏別禾莠而止鹽民瀕海悍黠好弄長吏則稍稍行嚴霜之誅要歸于孳養良庶使法行恩全而已他所爲摘挾陰伏落機牙于彼而破狴牢于

張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七一

此者不可勝數具載大夫之子孝廉君所爲狀中比爲比部奉命審決江北其明年審錄廣東故事例減百人大夫欲多所減吏執案以請曰多減則多駁多駁且恐累公大夫曰吾第活人而得駁吾自甘之勿累若也卒以請得減死者二百餘人高梁有盜珠者開採中貴人以私憾張皇其事六十人坐劫盜論死巡按李君遇大夫于途言其寃且曰吾請于中貴人而勿聽公其自爲政勿謁中貴人大夫應唯唯已而念

此六十人者在中貴人掌中吾安得奪而生之
吾以柔道調伏庶其有濟于是好謂中貴人曰
公之賢天下莫不聞天下苦鑛稅使廣中更重
以開採而若無有開採者則以公在也且聞公
樂善好施衣食諸餓人有丐者貌類太夫人公
所爲給養甚厚以樂善好施中心惻怛若此而
豈其忍于六十人六十人死固當獨恨無盜賊
以窒其口或死而有後言耳中貴人曰其然惟
公命六十人遂比盜珠律得無死以大夫仇爽
繼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十

之終身勿報也蓋之媒孽大夫者既死鹽人訟
其子就謀于大夫大夫曰吾不能市怨于孤兒
謝去之嘗貸寡姑三十金未成券而姑暴亡立
償其子其子不知也駭不受大夫曰弟愛之王
止之貧士豈無故投人三十金哉自縣令歸反
鬻負郭田若干以自給居常鮭菜杯酒必與諸
季共之每欲斥俸餘治一容膝之園與諸昆友
沃醇醪糟拍浮其中然亦竟不警死矣王子曰
余幸與止之同年舉于鄉稱兄弟然不甚習所
繼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九

藉以銘大夫者則大夫之自誌與孝廉君志堅
之狀也余嘗笑今世之爲銘狀者殆貌他人耳
一語加于我則勿肖我一語加于父即勿肖父
既肖矣而令人旁斲之斲者又惡其雷同也懼
其勿滿人意也而矯舉繁稱以爲工是必欲以
不肖爲肖也其又奚取焉曷觀大夫父子所叙
次直而約確而不浮王止之面目具矣義不當
復有緣飾予故隱括其事志略而辭省若此蓋
大夫狷者也而雅好酒其自銘曰莖我陶側寄

我後人五齊三雅樂哉長春達矣大夫之言夫
鄭泉隱者爲達易耳五年縣令兩年司寇卽能
生人殺人苟纖悉負隱疚奄忽床簣問若刺若
噎誰能以樂死者大夫之以樂死也其居身臨
民可知矣

吏部司勳郎中靈巖陸先生傳

不敏衡年十六從靈巖先生游時不敏郡縣試
輒先儕耦意殊自喜先生獨斷斷訓督不少借
比督學試大蹟踰踰歸里門則先生已具斗酒

靈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十一

勞于途曰若勿憂吾已手大魁券待子已先生
登仕爲吏部郎且死而不敏乃領鄉解又十餘
年備員史局稍稍符先生前券而先生之墓木
則已拱矣衡進也晚不獲與先生同朝所知者
猶先生教授里中事故褐衣面目也雖然賤以
徵貴小以驗大間從經師佔畢之外窺見標影
以佐文獻之不逮者不敏亦何忍沒沒焉先
字某靈巖其號以癸酉舉于鄉庚辰成進
初選爲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旋改北吏部

考功司尋請急歸里居無何竟卒處官甫七年
壽僅四十有五耳其在刑部也明斷決大稱折
獄才而其奏獻格必詳審故事有死獄必調他
司驗問而大司寇陳公廉先生賢一以任先生
曰有陸君在獄可不忝伍而具也樂戶甲與乙
毆甲匿其姬而誣乙沉之江先生潛跡姬得之
乙乃得白工匠坐侵官物久繫獄至有瘐死者
先生曰是皆爲救饑計耳夫旣已饑之而能禁
其侵乎爲移文司空請諸罪人得城旦自贖一
靈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日而出繫者四十人比選考功會大計旦暮勾
校勤苦倍于其治爰書時繩群吏不苛細然卒
莫敢舞文者一日于餽器中得金揮之去竟不
暴其姓氏人以謂先生貞廉知大體當事者方
倚重先生而會江南水災報至先生有松楸之
感請假遷葬得請不假郵傳疾馳歸省墓之次
斥其所積館穀俸金衣食其親黨之貧者以遠
近厚薄爲等差間擊鮮治酒招故人飲極謹郡
縣干旌及門一切謝病不數數接見已而真病

病不數月逝矣蓋以先生之才識籠蓋一世而
宦跡始終止此倘先生精心密理謝去藩飾不
謀朋友不告妻子可紀者僅崖略耶抑自負任
重馳悠之器不務取捷譽竒行遠遼守官稱職
而止耶衡不佞無以知先生姑述所覩見竊嘗
怪今人甫側賢書足跡不在公案傍即酒壚歌
榭耳歲一再至館人之家挾重精歸無忤色氣
憑憑僦車上睨儕輩而上之乃先生就館舍歲
不信宿于家下帷勤苦過于爲諸生時而知先
生之必能盡節官下也與人處貧交愈敦久交
彌洽其赴公車時倉卒發報書數十函無一複
語率語而知先生之深情強幹于肩事有餘也
居平語笑楚楚不輕徇人卽一履屐間無不得
其任者而知先生之能審官能得士也事不一
二驗竟死抱虛質而諛其師其誰與我猶憶有
兩事舍人子迎先生一髯者突入坐呼先生立
責之先生唯唯謝卒不反一語移時乃解舍人
子驚問乃先生之兄諸生某也又一日延友人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三

馮某飲馮醉而舞其机傷先生目流血盈斗什
于地馮跪捧先生頭而泣先生氣息微屬輒問
曰馮兄在乎亟煖酒爲馮兄壓驚古人有云卒
而試之以觀其養先生所養何如哉狀又言先
生幼有至性年十二代伯兄攝師席指授諸弟
子如耆師以先生夙慧純德千里車始發輒洵
不宜中折至此而或曰豫章生七年而見性竹
生一月而成章不數歲而萎黃矣先生器成太
早故速刊神用太精故速弊嗚呼其然豈其然
乎王衡曰今世品士者有兩端其下者納身藏
智積歲俸取大官耳而健有口者索端駭衆走
徑竇以搏梟名夫惟大雅比德珩璜和鸞踰踰
迹其貌與納身藏智者差僅毫髮而卒當天
下大事宅中而運權者必若人也嗟嗟天不佑德
使有志中之士偃經綸蘊章采以死而繁言
飾行驚矣狂乎狷乎吾惡乎取真哉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三

沈孝廉兩川先生傳

古人云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叔世分而爲二就

使懷奇韞珍獻賢能之書于天府天府訕而不受亦安所得世務而經之蓋瞋目待明經從古已然而今乎何言哉國家以資格限士士亦復以資格自限至有括千里之車未出戶庭而懸之以明志者如兩川先生可慨焉兩川先生沈姓諱某字某資性警異少就師塾已能窮根詰微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每小試輒先人然場屋輒躋三十六始舉于鄉凡四上春官不第遂自罷歸不復與計偕時僅四十有五耳夫遇合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古

何常士之高才宏詞而擯不得志于有司者不啻多矣顧先生實負用世志自在邑庠時輒慷慨自任凡星緯留伏輿地阨塞及一切揆文奮武之事莫不研討晚而益嗜書郡人尚書劉某副使施某號有經濟才先生常就與商確至窮晝夜不舍去人見先生熱心耿耿曰能用者不擇官盍仕乎先生則又謝不能卒賜足在園中畋漁詩書放浪山水以老先生之自廢不用非先生志也勢也雖然士無用世志則已苟有用

世志潦倒遲暮之年需次官下當事者以中駟見遇將卑取其色俯仰人面之不暇其以此安之乎蓋先生少嘗爲詩曰童年志軍旅戲具羅干戈左右整部伍捷勝還自呼投筆慕班椽章句嗤么麼其志如此已而涉江淮歷太行觀市朝情態與畏途相偪側而憮然意倦矣則爲詩曰揮手去衡茅詩書度歲晏又曰我欲托微言遺編少刪剔于是始志窮經先生授易經窮經自易始嘗曰六十四卦斷也二十七史案也以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五

案証斷靈于著灼于卜安用冥冥如射覆爲乃取史傳某人某事與某父義相合者著爲易衍義使易不廢于無用又謂史家言事參錯不雅馴司馬氏通鑑熾矣然威烈以前五代以後皆絕不續欲加刪補成一家言竟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個儻大志干戈軍旅降而章句則已下矣至章句而復不竟治則柰何樹穀歲計樹槐世計人往往朝種而暮幾獲乃造物者分定久矣要以嘉美豐殖不化爲苞稂叢棘已耳遲速惡

能齊蓋先生之後起家科第者子其官其孫爲
其官其曾孫爲其官其積幹王國繩繩未有艾
先生之志竟行矣先生內行甚馴父空菴公性
嚴事之以愉悅母年老病渴謁醫不効則精心
事藥書母病良已遂以行藥里中季弟饒州公
其出後從父不欲更受所生父產先生必均橐
與之其孝友大節如此族人有窘不能祭者先
生曰是吾之罪也夫爲置祭田若干與人坦直
無城府樂道人善有不善輒面誠之無後言先

縣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集

生奇氣異表乃其長者行又爾爾卽不幸不爲
世用其不得爲鄉之先生乎先生以其年卒塋
凡幾年矣而遺行復傳則先生之孫司空公之
治命也司空公曰是吾子孫世澤之所自貽也
請揭而示之子孫先生以子貴授文林卽福建
政和縣知縣不稱稱孝廉先生先生志也

王子曰世多云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
小藝其然乎其然乎如以先生所學非所用恠
慘而死則先生之子若孫所挾以爲世大用者

曷已焉夫士以遇不遇爲貴賤一蹶而不復振
者亦春花易零剪綵易敗所爲學非耳如先生
經經緯史煌煌乎黼黻之文其光黯如其氣沛
如冲而用之不盈以啓我後人嗚呼盛哉

魏淑人傳

瑯琊魏淑人年未六十而病不挂里媼口久矣
一日衡侍先妣朱夫人或過道諸大家某也慈
某也德先妣獨曰願不有魏淑人乎是所謂百
尺無枝者也而會有以四字經推人時日者當

縣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集

淑人爲寒江獨釣先妣曰此不獨似魏淑人之
遭并與其神情而似之則衡已切私慨適他姓
母生辰趨爲壽者塞巷先妣愴然曰傷哉魏淑
人誰爲投薪冷釜者乎衡重有感焉乃爲文追
壽淑人且嘆弁州先生以章采太洩不克長世
淑人處靜晦故宜壽然未兩月夫人竟沒沒之
日趨唁問伯諸兄弟問伯故非夫人生乃哭致
毀不成聲于是望中謹稱問伯善事母無何而
問伯序次母行事泣示衡曰夫不孝安能事母

乃吾母實有隱德不孝心知之不能言言亦不忍盡惟子篤念吾母其爲我傳之嗟乎問伯不忍盡而衡願忍爲問伯盡乎淑人性藹默持重不恬喧熱喧熱亦去之年十五歸弇州公事嚴姑郁夫人郁夫人每鷄鳴盥櫛至丙夜始罷兩新婦鵠立不移步然猶動見譙讓淑人故僕直得讓多既以其誠孝無腹背也轉更憐之則郁夫人且死矣夫婦相敬如大賓見弇州公或不出一言或不設特坐公以其有意相遠也微嘆

張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北

之淑人乃益自遠中歲遽謝家秉日與二三嬖婢落落相對而已淑人無子子貳室高之子士驕少才雋自喜一旦中蜚語迫淑人沒而驕猶然囚服也歷生平所處如擁華茵重錦坐苦霧中倘恍聊慄無與語者此微獨問伯里中之人皆憐之乃問伯心所隱痛獨謂淑人不健決而才不啻哺而慈是則非姻戚宗黨所能揣聲望色而得之惟問伯自知之已耳初問伯于驕弟恣柔愛之道朝夕暱近無間而淑人每呵之曰

而不聞嘻嘻者吝乎已隙漸開又一年而甲午之事起家人刺刺環淑人床頭云僊弟者兄也淑人不應又謂淑人能出弟者必兄也淑人又不應勃然曰而欲聞吾兒耶再言必唾而面刺刺者始廢然解矣夫婦女所號才要亦不出盤匱刀尺間當其意有所左右乳保爲政骨肉毛裏有重膜矣况處大嫌大難耳睫皆戈矛時乎淑人非愛驕不如愛騏也又非與兩兒俱卧起得根末也乃震蕩紛噴之衝出一言而定所謂

張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北

才歟非耶先是倭警迫問伯以地方無備私出銀錢肆射士而其明年天津募海船驕遣家丁應募三五游士驚焉已驕得禍流言不辨首尾洵洵懼不測而問伯宴如也事後顧謂衡曰騏本赤心爲國家慮不然死則死耳驕惡能累騏惟是床頭刺刺時使吾母有纖介不釋然則騏不惟死驕且死吾母死有餘負矣嗚呼此問伯所爲吐茹喉吻間叩心飲血而不忍盡者也淑人初年有子果祥二歲而殤哭幾絕再生子榮

壽又殤時淑人年且長室置貳矣而哀反殺人怪問之淑人曰吾初年無兒今有兒蓋伯已孩矣迨淑人撫字驕而伯與季駿別居家人爭相彼此曰此吾母子曰此非吾母子而淑人若不聞也諸子曰卽之怡然卽定省不以時時見之亦怡然噫此諸子迫欲得爲母也歟卒也淑人病困聲歎不出戶而推揚懿美至與圖史爭烈者竟出于非子之子豈可謂無天哉淑人平居寡言笑檢押如處子常謂其愛女某曰吾隨汝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手

父京邸一日大雨庭潦疲一木爲梁汝父引余手以渡汝祖母瞥見大慙幾墮水夫婦手相引而可令人見乎女不覺粲然凡諸女當嫁輒正色訓之曰若爲人妻一月間無接席終歲無比肩女子面皮薄好自護持噫此豈揚揚坐板輿流水游龍間人乎蓋淑人之不挂里媼口以此其爲先妣所敬畏亦以此淑人太學生績女恭簡公莊渠之姪孫罔伯名士驕兵部車駕詞主事諸兒女婚嫁詳誌中不具載

贊曰里稱魏淑人女而不婦乃其臨大事一何夫夫明斷男子也世之好爲容久矣士非臬名不雄非美言不市而況中簪床第之間乎其貞心粹質名湮滅而不彰者可勝嘆哉夫蓼我九我知我不與焉乃觀瑯琊母子間何如也母知子寔難夫是母之爲母抑又難矣

陳釋登傳

陳釋登者光州守雲浦先生以忠子也家君與先生善余因得交釋登先生文采幹局蓋一時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手

顧僅以鄉貢謁選爲州太守初令寧鄉遷光州皆有異政竟不踰中壽而卒士大夫咨咨惜之而釋登者才而賢其文采幹局儼然光州也則皆曰天其以此償光州乎然碌碌奔走卒不第年四十九死矣嗚呼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君少資穎十歲屬舉子業十五工古文詞又善承光州公及母王孺人意公絕愛之常謂客曰兒何似我客未應輒曰兒似勝我人亦知公之非譽兒也十七補弟子員先後諸令長皆異其才

羅致之與譚文辯間與論國事悉中倫理武進尹謝君常目送之曰此子非但筆爲文章步步皆文章也其見賞如此然試督學乃見放于是傾貲入南太學太學兩司成新都許公豫章張公以國士器君每試必居首願又三不售乃改北太學時君年四十三矣縉紳慕君文爭趨君譽嘖嘖起且曰光州公舉于鄉之年歲穉登尚三稔登步之未晚乃余獨念穉登以瑩白間觀之文而投艷冶之俗彼嘖嘖者耳賢君未必能

龜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五

知君也已果再試再報罷穉登于臨清道中聞報則仰天大咲于驢背上賦而吟曰而今始得爲陳生也然自此歸蔣果弄孫才一歲餘耳嗟乎士豈能自爲才哉以穉登之賢能傾僭輩動公卿而不能不唯唯進退決得失于一目之網誰謂科舉之能盡得士也初穉登之失王孺人也有庶弟三光州公念孺人之歿也憐穉登之嫡長而賢勞也欲割其產之半與穉登穉登固不肯曰父欲使吾母不子庶子耶哭不起光州

公不能強乃均產爲五而以一授穉登子藝之曰吾自爲嫡長孫無與若事蓋恐傷穉登意也無何光州公以病解任歸旋卒宦橐若洗而公三宦所與俱者惟側室許諸子欲稍問其私橐爲喪塋費穉登泣止之獨罄已產營窀穸遍丐海內諸名賢文表章光州公而以一身任內外家事使諸弟得竟所業蓋光州公歿後諸弟父穉登者十餘年而庶母以前事德穉登至歲爲齋素誦經祈穉登福也蓋余所耳受于顧吏部

龜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五

叔時者如此尤敦尚氣誼急人之急間爲人排難解紛而不使知也丁酉迫入試且憇棘傍矣聞路大行暴卒趨往伏屍哭手爲沐浴棺殮復捐金資其喪歸至今京師人能誦說之初穉登至京師家君與豫章相公方當事數倒屣道故甚謹人有因而跡君者君不見也獨與其同里素所爾汝交孫少宰顧吏部相過從間一暱就余則爲命酒酒酣輒縱言古今朝野成敗得失之故亂髮激張余時戟其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稗登咲而止非久余侍家君歸聞稗登以扼腕
里中不平事讒詬沸然有間稗登于諸貴人者
諸貴人皆知稗登不爲動然稗登亦自此悟朝
市之不易居欲歸就余蒲蛤之民而溘然逝矣
嗚呼傷哉稗登智略絕人所臆決事如見世人
哀憐稗登皆謂以其才得試爲吏何事不可爲
而余獨以爲公卿不下士士不通經術久矣有
一于此爲俗詬病士亦取剝剝齷齪苟逢世已
耳徒負此慷慨志將奚施之不見光州公彼非
稗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詩

才謫少而稱譽薄也然其效可覩矣君諱爾耕
稗登其字按顧吏部狀稗登可紀殊多獨爲述
所見聞如此
贊曰光州公雖人豪然所以聲施至今則稗登
若加冊牒焉乃稗登亦以此身沉名飛爲世聞
儒夫居今之世非有高爵膺仕而令人慕說不
衰使盡可以矯譽得名墓上之石可勝既乎嗚
呼豈不賢哉天之報施善人微也夫

趙烈婦傳

余初爲童子寓京邸耳翟節婦事甚奇爲之廢
書咨嗟越二十餘年而又得趙烈婦烈婦姓孫
氏婦于趙嘉彥後夫十四日死余走弔之蓋續
息定兩日矣而生色勃然余載拜載起蘓蘓淚
承睫也其舅趙夢雁者搏膺而踊號余而謂之
曰嗟乎夫是足以隕子涕乎則余請索言之蓋
兒年十五而娶婦時兒少多病足未嘗入舍內
也甫八月余遂挈兒之京婦以小女子當家刀
尺聲亦不聞堂外其遇人恂恂和謹妯娌皆與
新婦謹順不能得新婦一咲也適又歲儉婦中
夜織朝易斗米爲牢丸飼姑而已則噎糠麥姑
廉得其狀泣謂曰子苦乃爾耶則吾亦何心獨
飽婦對曰兒亦何心獨饑願貧家女生而恬齋
素得此亦自飽耳明冬十月隨姑而北則彥兒
病已甚婦簪履不卸手湯口藥者兩月而彥病
無間已迨病革彥辟妻謂父母曰兒卽死柰此
少婦何且夫婦也不成其爲婦也兒何忍以名
誤婦婦伏床後趨應曰惡是何言吾生與共子

矣彥默不應竟死婦撫棺慟已而雪涕曰噫吾兩人先後死幾時哉請自今母哭遂闔戶經也以姑救免願察婦意未已則又聚内外族環守之婦曰吾死自畢吾事耳柰何以累大人且死而必奚其遽遂戒不復進食姑大窘則又率内外族繞床泣其兄至裂冠服頭觸地爭婦徐曰本所以忍死欲一見兄以父母相屬也徒以此恐怖婦女何爲且兄欲其不死而願速之耶卒不爲動姑度莫可如何則大啼曰新婦念我

謝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七

婦乃歛容謝曰然是則念之矣婦可食與死人言其可食乎且叔嬀能以生孝婦不能以死孝遂堅不食卽飲之湯亦嚙之曰而得無以藥留我乎蓋積有十二日而憊然猶旦夕匍伏靈几前上食唯謹死之日強坐櫛沐謂姑曰婦竟死負阿母矣一死之外無長物獨婦相服是始所御以見君子者也幸勿易言訖而絕嗟乎婦之死

人莫不知抑知其不以情死乎言已復泣余亦泣夫等死耳古人易慷慨而難從容從容則

孰甚于以不食死者哉賤士庶女一念憤激莽甘荼苦未經思維于以蹈難猶輕若積之至十四日啼哭滿前焦火中迫倘此億萬念中有一念却願則薨而敗矣彼翟氏大家女志誼或有所稟承乃烈婦何如哉古者如白茅行露且表二南茲意者其王風行歟則烈婦徵之矣

趙烈婦誄

趙烈婦者姓孫氏山陰趙生嘉彥妻也趙生死烈婦不食十有四日亦死余心許立傳而先爲

謝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七

文以誄之曰嗚呼哀哉綦縞翟禴時賤時貴冶容破歡華冊掩麗惟天生理惟人生氣壽壽夭天不朽斯寄猗歟夫人雖死則生爰登其堂愾聞其聲有風血如掠彼素旌繳繳裏襟懸之蒼旻夫人嬪趙趙未再周塗山甫歸秋胡遠游適此饑饉朝春夜宵饑飢自恬羹芼則羞姑曰婦新我作子休婦曰母饑兒敢自偷椎髻操作不愆乾餼旣從姑來以相夫子夫子病矣遑復寧止衣脫不緩簪服不珥扶掖抑搔迫于不起撫

棺長號天以自矢故鬼遲遲請待新鬼雪涕向
姑伏而長跪婦無生夫夫無死婦夫日未舍婦
骨亦朽茹荼飲血將以誰守豈不念姑豈不念
舅有小叔在以死乞某姑大驚啼一何至是爾
縞爾素報兒足矣兩髦既往百身曷以人生實
難死何容易勉圖厥終無爲情使婦曰主臣行
已三思孰是一言而可鬼欺義隆自天寧爲情
私蘋蘩薪樵急不自持區區此生復何惜爲距
尺維經志不克從慷慨不可請以從容之體之
祭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天
粥戒勿我供翁媪大窘眼枯舌敝爰帥姊姒及
外兄弟或持湮醪隨以糜糲環床呱呱稽顙至
地夫人怡然面壁假寐謂我無苦奚自狼狽龜
腸立枯蟬腹委蛻匍匐靈筵捧心以逝霜顏稜
稜再宿不悴見者膚栗聞者骨醉嗚呼哀哉雙
劍埋光孤燈夜燼以茲寸心煉彼百忍擬之古
昔伊誰其並柏舟著節黃鵠表恨聞以生從未
聞死殉桓鸞刑耳苟采還屍激昂赴義一痛長
辭孰若夫人稚齒同歸翟有張媛庶幾近之彼

蓋世望夙閑姆儀瑾瑜洵貞亦以琢追軌軌夫
人生而食貧少隱惟薄壯從綦巾師氏孰誰圖
史曷陳不扶自直不學而能如彼幽蘭芳于空
阿非有緣附兔絲女蘿青青者松直直者栢非
必春花乃收秋實不幸而幸非天而天一絲九
鼎綱常是延遺簪棄珥重于璵璠藉茲士女瑞
我史編有簡則青有管則班表爾里閭封爾墓
田道無生死人相媼妍脩名冉冉轉于浮烟聊
述芳踪以式後賢嗚呼哀哉
祭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天
誥封一品夫人先母朱氏行實
嗚呼先慈之棄不孝五年于茲矣免喪後數擬
追述懿行爲不朽計每執筆則胸臆間若焚若
噎不能下也間掇拾一二語欲證之家大人家大
人語及若焚若噎彌甚于不孝不孝勿敢質也且
兆域未有定姑茹哀忍痛無戚我家大人其明年
不孝幸成進士官禁近竊不自揣援 會典事例
爲母請祭葬 制下大宗伯爲予祭一壇墳價銀
三百兩又卜地于長洲縣楓橋鳳凰墩之陽而吉

莖有日矣重懼霜露之不時過佚懿羨爲王
言羞謹枚浹稍稍次第之吾母姓朱氏父爲知
縣公諱某別號南渠母爲某孺人南渠公由鄉
進士歷知奉化內黃二縣以清嚴方正稱偶不
得志于上官拂衣歸稱鄉先生者五年德望顯
如也生二子一女長爲府學生本早卒季爲武
進士湖廣運總緞女卽夫人夫人生而志度端
凝才識明達公常手撫之曰是女其氣格類余
乃謚達高亮雅勝余是其女而丈夫者耶十九
歲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幸

所置精旨舅姑飲之而甘卽徹以遺嫺令更進
而已別治具以是妯娌間相得最歡壬戌家大
人宦京師先大母乃授吾母產令從之官吾母
始專家秉吾母于治家初不屑屑但操大計要
在知人而善馭之凡一切子母出入及田產禁
糾之事不待握筭一覽輒洞其情老臧獲皆搖
手不敢慢於是鞭笞不行而家大治其使人卽
一履屐間無不得其用三尺童子苟盡其四肢
之敏金錢酒肉絡繹相勞苦不强人以所不欲
歲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幸

歸于家大人時家大人學已大成每試冠諸生
矣而下帷讀彌勤合卺可一年脉脉相對尚未
識面里中人至今傳之先大母吳太夫人御婦
嚴時家業已中起獨約束兩婦日賦糜三碗羹
肉數臠而已先大父封官保公意憐之曰婦苦
饑奈何大母曰吾欲使之從苦得耳吾母願
怡然進羹糜無所苦而閒以家君所得月廩別
置精旨供舅姑舅姑乃愈憐之時先姊莊宜人
少又病弱不任晨昏吾母徃徃捧盤隨待之其

不責人以不可成諸臧獲畏而懷之故家君仕
宦四十年自常俸之外有出無入而不以臧產
貽私願憂者皆吾母之力也丁丑今上大婚
禮成偕諸命婦朝三宮賜宴賓客止肅莊儀
則嫺習同事者皆屬目焉其年從家大人歸省
又四年遭先大父之變家大人毀幾不勝喪吾
母左右之如禮服闋家大人起東閣大學士與
吾母偕奉大母如京其冬先叔父提學府君卒
吾母復奉大母暫歸視喪明春北上至辛卯又

奉以歸而家大人亦隨以省母給假行矣家大人與吾母業治子舍爲長隱計不意再奉特旨五跪不得請則姑與偕出至高郵先遣吾母奉大母歸而家大人以獨身待命時八月先大母病痢藥之且漸愈矣而是月七日爲吾母六十誕辰不孝方率內外諸婦諸孫羅鍾鼓具衣冠爲母稱壽吾母遙望見卽亟麾之曰汝何不解事既曰母病夫乞歸婦稱壽可乎不孝逡巡謝不及遂罷賀又四月竟隨家大人而北見時事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五

多不可圖書不解于裴常相載爲行計甲午六月得請家大母喜甚頗謂母趣辦裴母曰辦矣以命下之次日行抵家三月而大母獲終于寢計九年間吾母侍老親往返不下四萬里一甚寒一甚暑又兩遇姑大病將護甚難度爾時無吾母代家大人子者非子憶母死則母憶家亦死矣先是戊子長姊適周氏者從夫中舍秉忠來京僅三日暴卒姊孝而賢母哭之幾不欲生遂患痰湧下血諸病至是又遭大母之變積哀

及勞又明年徒跣行哭送葬遂患咯血數日已而不孝察其病尚著心腑間其冬當計偕不欲行母納登科錄于袖強遣之心惻惻如也入棘之朝感惡夢驚而病欲擲卷出同舍里人金生曰出則任君但當避庚白耳不孝悟勉畢試卽以其次日星馳歸則吾母正據床而咯且撫且泣曰吾死不憾矣然竟以是疾不起歸侍湯藥者僅四閱月耳嗚呼痛哉吾母自奉儉自壯及老食魚肉豈羨不過三簋衣或十年不易而其御下與人則揮霍好施予自甲午從京師歸朝饗夕殮必與姑姊姍戚共之未嘗獨甘諸女伴饑嗔飽喜口語紛然先慈如不聞不見也而其家室中兒女啼號米鹽緩急諸細瑣隱情齒未及啓而餽存之使已在門矣無論姍戚凡遠近北鄰市販小夫以婚喪疾病假資假器乞果餌藥物者卽昏夜不辭故病之日里舍子皆醜金祠神爲先夫人祈福迨卒而弔者皆哭春不相焉吾母少好讀書每閱書至夜分恐妨家君

集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五

寢具則偷剪帳縫映燭光讀之凡女史所習渾官小說以爲謬妄勿好也獨好司馬溫公通鑑及朱文公綱目記覽幾徧晚歲更旁通六朝南北史及臨海王司馬續通鑑等書時折衷其同異得失以語不孝或不孝不能對也性絕巧多藝少時于女紅中饋外能剪繡帟作燈中縷人物甚細如芒時兵使者宴吾家謂爲素綃不之奇諦視之乃大奇就乞歸寶之中歲都不復爲家政之暇惟讀書一好不減而已常慨然謂諸

泰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書

女郎曰吾觀陳阿嬌初貯金屋卒怨長門孟瑤華灰已冷矣迄享天下之養人間盛衰倚伏豈有量乎在所自處耳意蓋有所感也其與嫺黨居雖不聽人耳語不輕徇人喜怒而以事告者必悉心爲謀有隱過則引之密室私規之詞色侃侃無所假借以至素米識母面者有過亦惟恐母知卽吾母不盡知而慝志回行憚而潛消者亦不少矣蓋母亡而後知吾母也訓諸女最嚴婦次之數舉初爲婦時事相勗勉常曰吾少

但感舅氏之慈今乃知服姑氏之儉若觀吾家頃私所入不加昔而服食費何啻百倍此其勢可使復貧賤乎吾將牢若太過適負若耳尤嚴于閭儀家人男女不肩比婢子有衺服者視之危髻者椎之以是中葩肅清而家世亦寡子弟之過與家君白首相莊四十五而分寢談笑肅如也家君性孤介少幕中之交遇國事有所大疑輒歸質吾母母爲援證古今斟量情理言之曲中而止性本剛明不甚耐事以家君之不問

泰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書

生產也不能欸欸與宗黨昵也常精心檢校出入委蛇言色之間以劑其所不逮然家君取予嚴而吾母從宦四十許年則未嘗輕入一介也初入朝賜宴時與一司馬夫人比席頗通瑣瑣之問最後同官京師司馬夫人饋盤飧中寘金焉吾母遂大駭謝絕之其與家君同志如此吾母曾三乳男而殤獨衡一子愛恣之其訓衡不能如訓女然時示不言之教不孝每哺時省母母必問以今日何事隨相與商略家政旁及書

史一日飲于友人家夜且午吾母尚篝燈以待
迎謂曰母已醉乎不復問所事事不孝矍然汗
下自此非先告母不敢夜歸以爲常常以不孝
脩匹夫之謹多茹少吐訶之曰汝得父骨未得
父膽其誨教兒女往往因性牖化如此女家外
家素無私餽遺里娘偶述往事相風曰某某君
門所謂賢母也而未有冷面拒人若是甚者也
母曰其然吾以我之不可學彼之可然吾長姊
從未嘗于母前言夫家有無季舅把總公每見
嶽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妻一
母寂寂數言肅揖而退亦其賢有以相成也燕
居雅自矜重不并不見童僕盛暑病甚必重帷
盥洗而後迎醫吾吳之俗春日秋月婦女多之
名山勝剎拈香佛前吾母獨足不踰閭師尼巫
覲及見鬼人等縱橫里中獨逡巡不敢闖吾門
屬續之日問堂外鼓聲瞠目問曰莫得淫祀其
貞心正氣至此猶不衰焉是日辰刻長孫女過
李氏來見猶披霞帔見之諦視曰好做人已屏
人而語家君諸僮某可任某能任而不終初不

謂然既而果然又面徐氏姑而嘆曰人間福不
可過享吾一婦人而朝三宮位一品一可死吾
夫如此吾子又如此二可死婦道無遂而吾患
譽施閭里亢甚矣三可死呼所自繪朝天圖屬
不孝謹藏之使世世子孫無忘報竟以是夜不
起矣嗚呼痛哉就母三言衡猶謂吾母年不稱
德食報未竟而至如不孝衡者生年四十第解
開口待哺而已曾未待一日之勞申一日之養
而吾母猶以爲子嗚呼尚忍言之哉吾母生于
嶽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妻一
嘉靖癸巳八月七日歿于萬曆戊戌七月四日
得壽六十有六嘉靖乙丑以家君編修考滿封
孺人萬曆癸酉以諭德考滿封宜人丁丑以正
詹事考滿封淑人丁亥以累朝訓錄成封夫人
癸巳以太子太傅考滿封一品夫人子一卽衡
初娶嘉定金孝廉女繼娶長洲徐上舍女又繼
娶華亭馮孝廉女女三長適周秉忠今爲中書
舍人年三十三卒次卽守貞仙化世所稱曇陽
子者也又次適監生吳嘉徵孫男二長鳴虞先

脩國子生會恩授中書舍人聘吳縣申孝廉君
次女未任而卒次贊虞今名時敏聘崑山李吉
士君長女孫女五長歸崑山李孝廉子穀庠生
次諾華亭徐金吾子本高又次諾同里吳上舍
子鳴珙又次諾李叅議子宗之又次諾黃大尹
子翼聖嗟嗟吾母已矣惟是婦德女儀徵于嫺
族閭里之口者信而有徵耳然歲月久遠知母
于母者十四五知母于婦者十之一而已不孝
蓋嘗私儀吾母于古姬媛間以才識如彼使當

緱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哭

槍攘崎嶇之日何詎不能如辛夫人之明鑒洗
夫人之大略今幸而履盛處平僅僅表著風義
于治家教子間其一班耳雖然以視敬姜禮珪
亦不啻過之矣今衡幸晚叨甲第而吾母已不
逮養俯仰百年不與草木同腐者止此墓頭一
片石耳用是一字一淚姑猥雜陳之以俟
大君子採擇惟哀憐而賜之言歿存幸甚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穀校

論

禮以養人爲本 國子監試

自古哲王陶鑄萬品胥天下而太和之者其初
必始于難行而後終之於可久何也天下之勞
芬籍籍而生者非盡中澤之菁莪清廟之琴瑟

緱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一

生而狎古先王之法也其必由教矣吾欲人人
而教之將勢窮于提耳而化壅於格心故必本
人心之所自有者設而代吾之政焉又于斯民
所甚耳目之人所甚耳目之地而示之標本以
相漸摩浸灌而後吾之教導而且親其究可守
之萬萬世而無弊善哉乎劉向推言之也曰禮
以養人爲本何言乎養也天下之憤驕而不可
係蕩漾而不可堤疆梁而不可殺者莫如人情
徇其情之流必且樂爲無町畦無檢押之行據

已于尊而處人于卑享已以逸而貽人以勞強弱衆寡人人相摶而器陵詬訐之事生矣則將法之法之又不可聽則不免刑之刑之豈得已也而民且感憤于尊卑勞逸之間彌滋其不平而益逞其桀驁則復以何術術焉故莫若養之養之如赤子然赤子不離于乳保之膝而一日莞然笑者習于乳保之養也又若沼魚然閑之以澈筭去其害魚者而已魚循環于升斗之水而日以滋息者閑之乃以養之也先王反覆于民情物理之間以爲養民之道莫若禮而禮之所先莫先于學校于是立之學校焉師南面弟子北面危坐以聽之鼓歌以舞之我冠大裳稽然趨蹌則禮之聲容具矣而猶未也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藏修游息士與士處無異學也則禮之道術具矣而猶未也有三物焉有六德行焉簡賢者黜不肖者自窮鄉而貢俊士于天子朝捧檄而暮可達也則禮之勸懲具矣而猶未也先王以爲是皆獨狗耳糟粕耳是尚不足以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二

固人之筋骸塗人之耳目而况欲綢繆其精神消融其鄙吝將能乎非惟弗能也天下之巧者乘而闢其捷將舜趨而跖行鶡質而鳳聲而禮之權反爲彼用矣于是天子至尊也而養老于上下庠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則天子而用禮也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卿大夫之胄至貴倨也俛首並足而齒于韋布之類行人步亦步人趨亦趨則太子世子胄子用禮也又若窮壤僻陋小而井牧連理又小而什伍比閭非若畿甸之漸于成俗可化誨也而術必序黨必庠家必塾黃髮之叟抱鐸而徇于道路且暮勿輟也則窮閭僻陋而用禮也此猶其顯者也鬼神盼響至微芒也而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嘏而祭周人冕而祭節以采蘋采蘋佐以肆夏采齊如臨之者如左而右之者則盼響微茫之間而用禮也於是天下之人見而疑疑而後信始曰彼胡爲拘拘謏謏者也繼而曰彼殆有禮也則又憬然而悟曰天下之尊尊卑卑長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

幼幼若是其緩而不離切近而不可以已乎不然彼尊且貴者胡不敖然自便而其責乎我者胡其屬屬乎至誠也于是將盡黜其忿爭不平之氣痛抑其適已自便之心而一稟于吾禮由之以事神齋心屏氣而不言遠由之以事人擎拳曲跪而不言勞由之以赴義踴躍鼓舞而不言難卽由之以賓主燕享亦偃僂百拜而不言屈何也彼其養之者素也蓋天下雖甚賤然者而義之畫禹之疇和之弓垂之矢驟陳于前且必悚焉動念正色拱揖而不敢自放況其動發于天性規矩于聖人服習于君父師友之訓廼而忸怩于燕居屋漏之是非者乎故隆禮之化至於青衿皆造士負販皆儒冠甚而深山絕谷山農紅女亦皆被服道義可絃可歌彼其初獨非人情哉一旦釋爭鬪而使之揖讓禁箕倨而使之偃僂心亦何能無不堪也已而習焉由焉如禮則吾身安不如禮則身不安如禮則吾心安不如禮則心亦不安則其初先王所爲默操

泰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

其權而不明告其故者民且曉然若見其心而始所爲驅之後行帥之後應者至是亦如川瀆之赴海其勢然矣故曰禮以養人爲本也蓋宴安頽惰潤畧苟簡可以養人也而情窮于勢久之必亂一切紛華靡曼可喜可樂之事可以養人也而情窮于欲久之必困求其難而實易可行而復可久者惟禮而已蓋昔者有虞氏命夔典樂教胄子而王制大司樂崇四術以掌成均之法辟以象璧員以用方雍以象水壅而後流

泰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

漢祚燼而二三君子猶以鼎鑊爭之彼用其十
一而已若是矣則養人之效居然在也孰謂天
下可一日無禮也

人主大公至正之心

萬曆戊子順天鄉試

且人主所爲操是非之權以鼓舞而整齊天下
者必本于忘已而後天下之治成何則天下之
至微而顯至虛而實出乎丘民之心而關乎世
道人心之故者惟是非而已是非之柄不可使
之旁落而不收壅闕而不暢則不免寄之於人

縑山先生集

卷之十

六

寄之人而苟復以已與焉則偏倚驕駁之心生
而人亦以不肖之心應之于是乎朋植黨立
陵誼諱而天下始脊脊大亂故人君而欲信人
必先舍已舍已則舉措黜陟一稟之公是非人
主之權益尊而于以易海內如運掌矣昔子朱
子責進賢退不肖于宰執臺諫而其究歸之人
主大公至正之心蓋是說也夫人主御萬方宰
萬類鑄萬品其大要有二曰紀綱曰風俗紀綱
者虛而無攬迹而不可因之物而風俗者卒然

而說靡焉而成此非無所縛旋磨盪盪而然也將
必有待人而紀待人而綱相漸相勸而爲風俗
者故人苟賢人主雖所甚惡不得不進人苟不
肖人主雖所甚愛不得不退何也我不能是非
天下而天下且是非我紀綱風俗兩無所托而
且無所托天下也顯是非寧易辨哉同材而良
楮異同行而誠僞異同言而諛直異至或有朝
廷之上佞舌未斬嵯巖之下貞心未揚者人主
居紫垣黃屋之中孰從而知之故謀所以寄我

縑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七

耳目者有兩人焉爲宰執爲臺諫宰執權在王
持故必以其身爲豁谷關消之卑且不難以其
身爲閭閻垢污之府無邀名無避怨泊然秉衡
陰求賢士以相天子乃謂之良輔臣臺諫權在
補察故必不激不阿不撓不阻不騷屑於細微
不骯髒于權勢擬之斧鑕而不重言授之喉舌
而不輕言乃謂之良諫臣雖然宰執臺諫者亦
天下所是非中之人也彼直能以其職權是非
而不能以其心制是非而况握大斗執白簡者

又豈盡襲龍山甫之儔也故其道必責之人主之心而人主之心必大公至正而後可何也心神物也而人主之心尤神物也馳動而天下之日注腓動而天下之足奔我輦而天下號我笑而天下舞甚至重宮邃閣之中咄啞戲謔之語而意指偶動必且無翼而飛無脛而行故愈匿之則愈竊之初竊之貂璫繼竊之大臣繼竊之臺諫而自臺諫以下一切竊之無復可詰矣故人主必公公者坦乎其大途倣德而立則不顧

隸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八

也故人主必正正者儻乎其至中植表而望則不惑也若曰天下吾有也天下人孰非吾人事孰非吾事耶其有心者盡能謀非必中涓豎子帖耳拊心而後謀可采也其有口者盡能議非必蜚蓬之間噴室之言而後議可決也合百十可致數于億兆非必我可人亦可我否人亦否而後謂之合同也聚土垤可齊重于丘山非必師保獻箴疑丞矢訓而後謂之嚴重也赤子黔黎泉府百室非必諸臣顓子瓊林大盈而後謂

之所私也是故有公賞無私愛有公罰無私憎有公賚無私惠有公旬無私役有公賦無私藏其無偏無黨者中也其無反無側者正也即其舉動設施之間不能無出入而轉圜之智隨神罪已之言亟下亦無累其爲中與正也蓋大寶無爲常如天清日霽之時而噓拂感之則爲條風潤漉感之則爲甘雨震耀感之則爲煜電俄而縱俄而復收大臣百執事相與凝望于青蒲丹陛之間而不可得其朕即欲伺吾喜而躋之

隸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九

也而我初無喜即欲伺我怒而排之也而我初無怒將伺我所欲爲之奔走而趨承也而我初無欲將伺我之舉動而貢其諛也而我已隨應隨忘不留之于我將伺我之所甚愧恥者爲之迎其萌而護其短也而我已引咎負慝明示之于人夫然則其容容苟苟之窟已窮而無所托而內又迫于燕居屋漏之羞惡外又慚於父師朋友之譏箴將愛憎乎毀譽乎諂訾而擊排乎不能也而眞是非出矣即使有黨小人而仇君

子者而少者言則長者譴之一人言則衆人咻之將易其剪剪之心以從官師鄉曲之議而真是非定矣爲善于家而取賞于廷爲不善于幽而蒙刑于顯若左券然更無有嫌疑同異微幸于不虞而怵惕于求全者而真是非行矣夫然而猶有賢不進不肖不退纓冠非碩人而綰綬非良吏者乎進退且得人矣又安有當官不任事司牧不恤民利不興蠹不剔而循循以靡廩倉者乎由是而風行于上草偃于下領挈于此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十一

而臣或吁君俞而臣或唏岳牧與臯夔不互讓而周召猶然相非則臣主相濟之效也人無貴賤賢者居上事無趨避濟者爲上衆可補斧可缺農師可以帝罪人之子可以興其化也野叟而下天子王侯而事白屋官有評鄉亦有頌則人與政一政與俗一之效也此豈事事舉之人人諭之哉惟此大公至正之心爲之權輿也譬有人于此與此親則此援之與彼親則彼援之公則我與天下人共而天下人安得不合心以事我望東而趨者爲東所引望西而趨者爲西所引正則衆立于中央而五方安得不環向以拱我蓋自古三五治隆之特五服五章五刑五用並道而馳于天下而德化翔洽迄於海隅日出無異俗者大率道此乃後之世主以其不公不正之心而立之鵠由是人主持一是非億萬人揣知上旨各棄其億萬之是非而自附于人主其究也大臣拱手臺諫結舌而垣之耳側之伏寇城之狐社之鼠漸且舉鼎祚而密移之而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十一

人主猶曰吾明能察淵勇能震世也不亦謬哉故曰天下人耳目臺諫臺諫耳目宰執宰執耳目人主是天下羣合其輕而委其重于人主也乃人主蓋尊矣人主以上惟天而天漠漠不可問將奚耳奚目焉則莫若耳目先王夫崇高之勢難于仰攻啁啾之言易以移是匪攷之于古訓鎮之以重人著鑑于九主之規而刀劍于四牖之戒鮮不冥然眩矣故子朱子曰人主必存大公至正之心而後可以定是非愚又申之曰

縑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

人主必先務學使是非可指而後能納其心于公正是爲論

朝廷論平蜀之功

萬曆己丑覆試

人臣而有功於國也國之利也其或假是以收人心窺國命而君不之覺也則國之害也何則已亂而後有功者與未亂者不同不得已而有功者與得已者不同功而在英雄豪傑者與聖之功不同禮有云君子以禮義爲甲兵忠信

奸萌前動衣未袞霜未履而消之於樽

狙之上是之謂功卽不能逆而消之而吾力能使之不吾加吾姑生息而休養其民使兵無虛用戰勝於彼而力不疲於此是之謂功若其蠹賊內訌猥獮外乘而猶以烏莖濟饑力以浪用而敵技以長試而竭是功而不足爲功者也其或狐依城鼠依社萌孽我宮庭動搖我根本則剪除而安集之是之謂功至於外有敵國據我臥榻與突之間而時不可姑待扼我咽喉腹心之路而勢不可兩存則摧剔而剷艾之是之謂

縑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

功若其四海鼎沸國家四分五裂之秋輕委吾之膏血而并人之角牙卽幸而勝之何益是功而無功者也蓋古之耕於莘釣於渭築於巖臥於隆中者彼其志豈在中原一坏土而海隅二三黑子哉故處而龍潛出而羈舉南巢牧野中興而立之功也而輕若浮雲與天下人共其功而已不私爲天子成其功而已不有若夫世所號爲英雄豪傑者學問不足以銘其客氣而器局不足以載其大名名不已則驕驕不已則僭

憊不已則亂寇有兵盜有糧矣是功而不可使
有功者也若桓溫平蜀之功吾試以此數者提
衡而論當晉之受命傳一世而大亂沸於楊買
躡於五王滅於匈奴擾於鮮卑建康斗大耳其
君其臣處燕巢若寢堂焉是青衣廝隸之餘而
拔舍相從之後也斯何時也彼西蜀者古蠶叢
之國司馬相如唐昧文翁次第論之治之而僅
通中國鳥道梯天絕峽蔽日非祖宗以來所自
立之地也其地則僻處險阨而無夷原平衍之
緣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古

場之中故爲溫禽溫而得蜀是守空城也以蜩
蟬沸羹孤危捏机之世而分中國之半以得蜀
又分中國之半以守蜀溫不如是愚也吾乃知
溫之心矣溫以蓋世之氣而得通籍帝室其心
輕晉室已非一朝欲傾司馬氏之祚計必先收
其兵權而欲其兵權屈於已必托之兼弱攻昧
之名而後可以徐釋天下感憤不平之氣藉口
於京觀旂常之事而後可以奔走天下經營未
盡之才待其根荄既熟羽翼既成乃始逐窟兔
緣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古

場無長弓大車之用與守易與戰難也况新去
漢中王而歸魏自魏而歸晉李氏據之未數傳
而復滅此非十世十年郊廓不拔之神基也而
溫奚以功爲且當時若涼若燕若秦等國分中
華而有之如犬啗棄骨而獸走曠野溫果有恢
復中原之志江以北豈不足煩戒嚴哉而何必
於蜀夫亦謂當時李壽死李勢淫衆叛親離於
摧稿葉振落羽易爲功乎吾故言之矣蜀可守
不可戰李氏惟棄其當關之技而與溫搏於戰

粘宿鳥一舉而挾其綱再而移其鼎卽有擊轂
舞鷄之士駭而圖之亦莫及矣此溫所以立功
之心也且天下未有無故而起大難者也羽父
試勇於中丘田常按兵于龐博姜維設械於長
安必使其國大行婦餉老幼孤祥甲盾鈍弊人
心怨咨智者爭健者鬪而後攘臂一呼披靡服
從而莫與吾爲敵如平蜀者收其功於已而任
其怨於君盜其肥於家而委其瘠於國則又一
舉兩得逸於常而便於維者也此又溫所以立

功之心也桓溫之謀亦深而其志亦憊矣吾又笑溫之千慮一失也麋蒙虎皮天下且恤恤焉懼竊竊焉恐而乃不量彼已輕挫其鋒於枋頭威一頓而不復振矣夫且敗也肺肝露毛羽鍛而反置君以立威怒於市色於室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則人心一去而不復合矣將溫之老而智昏與抑天之未剪晉祚而奪奸雄之鬼耶然則圖晉事者當溫平蜀之時將論其功乎抑逆而拒之也曰何可拒也晉之中季清談之業侈

隸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七

而立功者詘焉成都之功淝水之功雖其人順逆不同而千世以下皆凜凜有生氣且功而不賞溫寧怏怏已耶但溫跋扈之心劉太真知其難以和民而怯於應變申微策之而當時君弱臣庸乃明授以太阿茂弘安石輩泄泄而不之顧甚至參軍入幕主簿點籌大事既去而安石乃始正色以示鎮定之名不啻重牛而當封豕嗟乎晚矣雖然此爲溫言也若吾所謂聖賢之功制於未亂而成於堂上者則自吾儒立德

中事而苟且用且疑靡裘之謗行東山之斧缺則周公孔子且爲桓溫所笑而況其下者哉吾故歷觀古人功名之際而未嘗不扼腕而太息也

王者以天下爲家

萬曆辛丑會試

人主以其身立于萬有之上必先自知其私而後可以成其私夫人所自有而自私之所有者狹則自私者狹所有者廣則自私者廣天下者人主之有也而天下者亦天下之有也人主卽欲

隸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七

舍天下以爲有而其勢固不能以別有也乃世主于其中屑屑然而界之而鍵之而爭之于天下中有國于國中有家愈分而愈細愈細而愈薄揆其初揣多量少之心得無戾焉一旦立乎崇臺累虛之上而覩此穰穰籍籍之民潢然有餘交無所藏之而吾提此子焉之身泊焉之嗜欲以托之于此則藏乎其所不得遁而皆存彼不知私者惡能私哉夫如是者乃真能私者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善哉推言之非王者之必以

天下爲家而王者之本無有家也士庶人則有家矣王者則有天下矣士庶人者卽取其祖宗片瓦株茅遺簪棄履之遺而善保持之尺則尺寸則寸可號曰有若王者何有哉祖宗櫛風沐雨以有四海之富而貢自歸賦賦自歸式未嘗私封藏以貽子孫若曰吾子孫無藉是爲吾弟挈此能收能蓄之民心能滋能息之民力俾世世守之而吾家亦不貧矣且人主之勢縱能窮天罄地顧能囊括天地否縱能賦山貢海能緘

維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七

山鑄海否不能則天地自天地山海自山海也王者何有哉使士庶人釋其先世之有數東隣富人之屋齒而券藏之則士庶人貧使王者亦釋其民心民力不以天下爲吾外府而反以我爲天下外府帑藏所有其能幾何其貧亦與士庶等耳何也有天下者所有與有家者之有不同也夫天下非小物也是金玉穀帛之所出也是果布珠琲之所湊也是煦牛曝背難脂夜作而收者也是服車駟馬梯日航月而至者也是

非人衡虞之屬之所隸也是郡縣守令之所上計也是司會司農之所檢校也是太宰之所受成而以復于天子者也天子不耕不織偃然而享之夫亦甚樂焉樂之則莫若以天下之有爲有以天下之有爲有又莫若使天下各有其有吾奴吾耕吾婢吾織吾督吾籌以天下之有爲有也苟天下無從容造膝陳四方艱難之大臣而家之腹心壞天下無慷慨叩關矢四空三盡之言官而家之喉舌閉天下有躑躅空錯低回維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七

敗橐之計臣而家之廩實虛天下有首白風塵命懸囊橐之郡吏而家之疆場亂天下有狼而噬鷲而擊狐乘而鼠蠹且爲聚斂臣且爲盜臣者而家之蠹賊張天下有棄繻關門賣犢境外狎首賴而鴈鳴哀愀然瘁然之景見而家之災沴作天下有咨風訟雨詈日射天生不足凌死不足惡囂然蹶然之氣萌而家之筐篋且爲大盜資矣故曰天下皆亂無有安國一國皆亂無有安家吾欲析之而終以不可析又何如當其

未亂時舉國與天下而逆聯絡之爲一家乎吾
又請以家喻夫家所謂富者亦寧積帶寶笥着
衣之謂蓋必以其身立于四通之衢盡發其宿
藏與其家伯仲亞旅熟計于毋贏縮而輕重泄
之當行則行當握則握故其積常羨而不稿有
如日坐阿堵中不一見家督課生產徒束縛臧
獲之手使坐食其食而甚至奪其食以食有僅
指千而不爲使有牛羊犬豕千而不登俎則無
論其爲盜資而家已卑辱甚矣試以家計家而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

以法繩之一切搖手不得故甚而至于以司市
平價以國服貸民挾至私之器而天下不稱厲
焉甚哉乎漢武唐德之言利也武猶以天下爲
天下用而德直率率焉家于天下也乃其後竟
如之何哉不以九州爲家而以瓊林大盈爲家
不爲聖子神孫家而爲飲血之寇仇家也其不
能私亦甚矣雖然以天下爲家家之中又有家
焉終風負數千不處小弁隕涕于伊何彼皆几
席左右間人也未見家之不爲天下也進而求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

之則曰以天下爲身齒之則百體皆痛露之則
百體皆寒吾誰與爲親又誰不與爲親必如是
之謂知私是之謂能成其私

說之將何如 萬曆辛丑九月望日問試

說君者必度其君之所愛而以其說當之要其
機不宜直折其所甚愛而宜默動之以所不得
不愛使自見其効而自從之然後久附於我而
不釋昔宋徑欲說罷秦楚之兵孟子遇之石丘
而直曰說之將何如夫當戰國之時其君其臣

所相咨諏譚說者不問其何如而可知其出於利矣彼其構兵之始度寧無憑軾結軻之賓以利進者而徑獨抗言曰不利暴骨輿尸之禍在後而相劇相刃之釁在前非德誼信厚而以口舌試之此危法也彼人主大欲已動其氣憤盈如饑鷹脫鞵格格欲搏而可以不利止乎且一不利不足以閉天下也甲曰不利乙曰利或不利用於此而利於彼不利於前而利於後徑曰吾將以不利說而罷之夫秦楚不兩負其負者曰

縑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反其本而思之如孟氏所云牛之不忍孺子之怵惕非有所不利于我也髮拔而膚栗頭抵而手捍遇艱難倉卒中而所謂不得不愛者形乎其間此何待骨白燐青之景接於耳目卽吾陳九賓以受俘銘鍾彝以表伐苟非有甚不得已之實可對於天地鬼神者而此中何能無介然以是介然者思百姓若禽獸之謂仁權輕重度長短之謂義使吾之心安而人之君臣父子兄弟亦安則仁義之利也獨其所謂利者安處其實而諱其名諱其名則貪主亂臣無緣避不利於此而別開利於彼舉辨士之鋒技擊之銳皆水消灰燼於日用飲食和樂飽暖之中而人不能名其利故徑之言不利利也孟氏之言仁義亦利也逆捍其殺機而欲使必吾從者宋徑之利也順導其生機而潛以易其殺機使不得不從者孟氏之利也捧土以塞溜者徑之說法也坎地而受水之所必歸者孟氏之說法也大抵說君者欲易其所甚愛如奪樽黍於嬰兒握中

縑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或以含棺或以卷葉迫而扼之則啼孟氏不藥
齊王好貨好色之病第勸以與民同樂而貨色
之好自止古人格君之術往往類是世人曉論
顧謂孟氏致王安民效不如秦儀夫秦儀而利
也說人主取卿相以一九泥封函谷天下無復
事矣而後之紛紜何爲者哉知利之非利乃知
非利之利矣昔孟氏問牧民之道於子思子思
顧曰利之其說疑與孟子不言利相反要以牧
民與畜君不同以利予民則當言以利自予則
不當言彼人君者舉足動念皆利也而誰能以
利益之又誰能以不利窮之夫不遺親不後君
無不利則已利矣何必曰利

維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言

王者必世而後仁

萬曆辛丑十月初日開試

王者欲以其心愛天下不若使天下人目爲愛
也欲以其身親天下不若使天下人自爲親也
愛人親人者一人之仁也自爲親自爲愛者天
下之仁也合天下以爲仁其亦難矣故曰王者
必世而後仁譚者往往不揣本末而侈言存神

過化之奇曰天下吾一體吾朝發而夕訖如精
神動於中而毛髮臂指翕然而熱泮泮然而汗
洽矣奚以需久爲夫天下固一體也乃其沉痾
於情僞隔闕於名法痠痺於堂簾之萬里而迷
錯於政治之多方者非一日也一體者漸而彼
我矣而胡越矣善醫者以鍼石消息之內有度
出有候其間不能以毫末人徒見庖丁若然游
刃之速而不知其踰廚四顧時視止行遲如此
其難也夫王者之施仁於天下亦甚不易矣其

維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言

初固君自君民自民煦之以慈惠如食飯子肥
而不澤率之以趨事如操生器棘而不甘蹈之
以刑賞如策木馬警而不痛涵而濡之至於其
月三年民相親相愛之心脉脉然動矣而猶患
其蒙瞶而不開斷續而不屬方其未開未屬也
而爲人上者生一不能待之心滅裂而施之則
吾所爲親之愛之術總化而相仇而往往求治
而得亂如熙豐之季世是矣夫熙豐所行之法
未必盡非周官之法而治亂相去若是遠者非

但無關雕麟趾之德亦以無周家累世之澤也是故王者必以吾之常心常政而御天下無常之民先體其好惡情欲之同次察其剛柔燥濕之宜爲之溫養其天和而徐理其脉絡使其不學不慮之良心日生日息而不自覺其視同里之疾痛長上之緩急初猶路人之漸而父兄子弟之又漸乃腹心手足之如鍼氣之復也歷盡五藏十二節時至候來翕然而熱津津然而汗洽矣夫是之謂仁夫王者亦豈能以我仁天下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五

爲大也不觀之咸乎六咸皆主感而其互皆有係於感則朋不能喻指股不能喻腓朋太靜輔太動於感道皆未必至於憧憧盡忘何思何慮而後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夫同歸一致則仁矣至於同歸一致而後仁出一切思慮所及威籠術使之外則信乎其不可以欲速矣然則柰何以世爲限或曰三十年爲一世天時人事於此焉變矣治變亂亂變治或盡亂之變而大亂或盡治之變而大治初變革面繼變革心釀民心而成仁如釀花成蜜釀黍成漿皆有生熟焉試以善人律之百年而勝殘去殺縮善人三世之仁而成於一世雖王者之功德乎猶以爲速也而或者又曰父子相繼爲一世蓋父養其疾至子而始見父力其德至子而始食后相不立太康之餘醅也穆滿考終文武之遺澤也守成業者其治其亂半有所受之矣乃其初則雖以帝堯之聖御天下久遠而尚有未平之洪水未誅之四凶未服之苗民貽舜禹以驅除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五

蓋易若此難若彼有王者作所爲維持保任於
先後世之間其敢不兢兢乎雖然仁而必世一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非耶夫懲忿窒欲士君
子之克復也解網蠲征有天下者之克復也積
日而成世非有異道無倦而已故於一日見王
道之約於必世見王道之成

表

擬輔臣恭儉

內閣尊藏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竟

太祖高皇帝御筆

進呈表

萬曆戊子順天鄉試

伏以

開天哲后瑤編徵手澤之新

纂祖神孫寶冊闡心源之秘發緘滕于

秘府儼陟降于

深宮文其在茲孝乃不置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惟六文之作肇自羲皇八體之書始于

祝世肆經生徒川之章句而藝士祇習其形聲

邇古法于毫端祇成楷相運神工於腕下奚補

經綸矧帝王與韋布不同鮮效臨池之技而創
業與守成更異詎遑倚馬之章假波空事于臨
摹飛白浪供乎游戲前聞雖後後嗣何觀於赫
盛明肇啟日中之運思皇

烈祖夙鍾天縱之資

膺顯命于赤符式續九皇之緒業

受秘書于黃石兼綜六藝之餘功乃瞻

宸章久藏內閣文成琬琰不刻意于雕蟲字挾

風霜匪耽情于闢鶴堯咨禹泣萬乎親親仁民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竟

愛物之情殷誥周盤焯矣修身齊家治國之訓

山輝水潤呵護屬有鬼神玉韞珠藏表章以待

今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齊聖

剛健體元

不顯不承敬德無忘於追遠

在宮在廟心齊每切於思艱蓋

聖情已忘味九德之衢而

皇運屬重熙萬年之會臣等官聯禁密職掌絲綸

華袞承恩驚視麗天之象

赫蹏降劄欣同捧日之榮爰觸愚衷載按

往蹟豐城寶劍氣尚燭乎斗牛孔壁餘經聲偶

聞于琴瑟是蓋天符地祉顯晦有時亦由

孝子慈孫精神相感是用重加編次襲以縹緗

繹草爲真便

省觀于乙夜因文見義參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序

一

猷念于萬幾試于磨丹漬墨之中一考沐雨櫛

風之緒詩書馬上詎云文武之異途宇宙掌中

益信治安之有象感倍興于春秋霜露思常在

于食坐羹牆則

神明之德彌光而遊觀之娛自輟

丹書銘戶闢卓有師承

絲筆干雲霄總成心畫此則

皇祖啓佑之遺意而亦臣等靖獻之微忠也伏願

師保如臨

韋弦比佩

齊居對越儼右事而左言

什襲珍藏恍金和而璿式

慎出令則彷彿乎

制勅爾雅之詞

勤下交則反覆于

諭戒叮嚀之旨

聲爲律身爲度二百年之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序

一

祖德重光河出圖洛出書億萬載之

積符永協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隨

表上進以

聞

擬唐命翰林學士陸贄條奏當今切務贊

引易否泰損益以對上褒納之謝表

建中四年
萬曆辛丑會試

伏以

觀化撫時夙契先人之畫引經匡世敬輸向日之忠荷未議之取求仰

聖圖之更始震而拜命豫以揚休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竊惟三代治安之永久惟茲一堂吁

咈以相成豈獨彌遠昭德之資亦有救弊扶傾

之術日星往訓預懸泰鏡于千秋草竹陳編誰

効杞憂于一得卽履盛且覩瑱而難入迨多艱

尤藥石之未甘公車之贖汗不肯丹陛之筆心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臺一

徒赤祗于諫官故事猥稱博士家言蓋桐在高

岡頌太平者易矢慕慕之響而忝離宗國

歌行邁者猶懷搖搖靡靡之憂惟其以驕而益

驕是以諱亂而滋亂屬天心之悔禍啓

主聽之轉圜茲茲伏遇

○○○○

道光天守

德合乾符

事當踐極之初

赫著神明之號命清卿而入侍位列吉人出藏
錡于有司帑無私蓄常泰寧之已極肆駁難之
潛生艱難歷百折之途太息謝萬民之命念臣
一介久居

六龍甫與戡亂之戈亟借危明之箸心不剖而

自獻學姑舍以何從深惟今日肯窾之機或在

大易範圍之內否泰相反道取上下之通損益

相隨義重君民之悅治象始徵于茅茹休圖永

固乎苞桑二簋亦用享之資百朋有勿違之利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臺一

艱能食福慮彌切于城隍孚荷惠心道自行于

利涉無遠規乎百代請近鏡于

三宗肇當貞觀極治之朝豈有聖德遐遺之處

然而虞于罷舞禹鐸已懸或宰相諫官比肩而

入奏或文學侍從更直以待宣故其駿惠既以

開一時創立之基而其餘澤尤足奠嗣世已歛

之昇自茲而降亦復何言獨惜以開元川載之

太平竟難供天寶一念之崇侈不聽徙薪之策

違爲蓄艾之謀伏莽突興斬蒿伊始復觀中興

之社稷載途

賈作之聰明惟智能籠者亦或智窮于照孤惟斷能決者亦或斷窮于法密雖非冥豫漸至浚恒遠人撫心以自疑近臣捫舌而相戒墨窠旁啓已開宮市之開白堊公行至及陌錢之稅此皆有司奉行之過而人謂天子言利之深民情一去而難留世難備嘗而始覺試以數朝之已事參之四象之微言始知辰時蒙傑之功實出稽古腐儒之學撤堂簾之斧帛天地復交破荒

維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書

藏之緘膝風雷比速豈越往象著龜之外總在聖人耳目之前雖云有犯而勿欺敢曰既信而後諫方當蒙待忽奉

鑒愚衷之隱當

片念回旋之象即

重暉朗照之時伏念臣素有苦心本無媚骨然

蒸燈而直五夜詞局未離磨折瓦而感三軍皇靈是藉生死見君臣之義猶曰誤思俯仰瞻日月之更實忻快觀荷腹心之有托磨頂踵以何辭伏願

主善爲師

同人無我大解不調之悲慮平世于將陂力寬未弛之弓酌已事于邁往從容造膝常如鋒車涕淚之時宴豫警心每思絕幕蕪菁之夜則

國家大歷行與天地無疆而臣子寸心不隨草

維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書

木同朽臣無任瞻

天仰

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冊立 皇太子 冊封諸王羣臣賀表

萬曆辛丑九月下旬館課

伏以

乾符紹繹首崇主鬯之尊

震器奠安次及維藩之固

皇圖鞏于奕世

國慶集乎一時閭閻神人頤孚華夏臣等誠歡
誠忭稽首頓首竊惟貞萬邦者元良是賴頌萬
年者祚胤爲先惟室家盡宜君宜王而國運乃
十年卜世肆豐芑子孫之式燕迨蓼蕭兄弟以
咸宜羽籥上庠終踐委裘之托球璫東序共承
頌王之遺莫不立長爲經建侯作輔秩惟天敘
兼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代有國常我

祖宗世守之定爰卽臣庶共徯之盛舉願展親
之禮雖職在有司而樹子之權必歸于慈父茲

益

伏遇

皇帝陛下

交愛假家

攸行法祖

躬躋壽域祥濬發于庭階

手握化樞念彌周于堂構瞻惟

皇太子位當兩作德脩五稱初崇齒胄之謙教
之爲子繼協紹庭之望爰

命升儲仰颺

文母之徽音俯裕

湯孫之大業黃麾仗外依玉藻以陳儀碧鏤宮
中象金華而設席告禮成于

郊

廟儼瞻衮冕之尊載

勅見乎臣民明示絲綸之信已列青方而正位
并開赤社以疏封五葉鄉雲爰受光于日下千

枝若木咸分照于星前途吉孚五福之占箕疇
斯脩授職副多男之願華祝乃酬寧惟國家根

本之安益諗

天子春秋之盛此皆斷于

宸慮發自崇朝綺園謝芝馭之遊史佚寢桐圭
之諫臣等欣逢

鉅典莫贊

濬謨慶

寶曆之有歸觀

璇源之未艾頌重暉之日正及朝陽酌似帶之
流難窮永澤明明繼照願長如千秋問寢之初
濟濟朝宗敢自附萬國稱觴之後臣無任踴躍
歡忭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太倉王衡辰重刊

男時敏校

策

萬曆戊子鄉試策五道

第一問

蓋帝王之所爲握鬯疑圖而爲萬世君者其道
有二一曰德是默宰天下以神者也一曰治是
明勅天下以形者也宰以中皆最微茫矣味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在握碎而瓦礫故修德之道在務學宰以形者
最嚴密矣隄防在梁壤而敵筭故飭治之道在
勤政是故左圖右史學之文也銘心滌志學之
實也條法申令政之文也朝省夕計政之實也
人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世雖泰寧不能無疵政
而苟必先語學以坐忘語政以恭己非盡允恭
之主則以導之于情耳蓋自三五道隆之時孰
不廩廩于學與政哉而皆此憂勤一念爲之主
持彼崆峒綠圖之事事不經見者不具論如書

所云學古訓者終始典學者蓋學尚矣而其究歸之制心則學與心一之效也又如唐虞所稱兢業于萬幾矢歌于叢脞者蓋政尚矣而其道本之垂裳無爲董仲舒申之以正心正遠近之說則政與心一之效也夫學固虛明中物也至于政則粗矣就如虞絃夏絃亦芻狗糟粕也將事政歟則遺心將事心歟則何能無濶畧于政乎蓋聞之人君天也心其斗柄而天之樞也天行至健斗柄幹之故九野十二次其森羅環映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二

者奔而附焉人固動稱曰天何言哉又曰北辰居所而不知其至動者乃所以爲不動者也以是承天以是首物則先天下而後天下謂之君也必矣而心其可以一息情乎危微而後蓋有

我

皇祖論宋濂之言曰人心虛靈氣機出入如魚在水中雖不免跳躍終亦不越範圍大哉王言是旦暮遇堯舜者也乃復持其心得爲觀心記道衡論而時以勤政自勉

成祖承之則集聖學心法及正心解而時以怠政自戒蓋七葉遞降而廣聽于經緯矢箴于敬一者若出一源也肆我

皇上以冲齡嗣位而師保聖言煇牆

祖訓夫既揭書經序于座右矣夫既書當省戒者十六事于

宮中矣而緝熙之德不衰綢繆之計彌切乃復以

養心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三

省心

思政

樂志四亭命輔臣箴之是其保明德如昏逾撫綦隆若桴杙符玄運于於穆而並至德于堯天者於皇哉不啻盛矣薄海內外皆能頌

天子明盛非待愚生也無已則以規進夫萬物招招以射一生驕奢淫佚固順于耳目卽有善萌焉而暴難勝寒咻能破傳心得無有失養者歟絲爲綸綸爲緯雷電之下唯諾若桴詢之人

則彌匿其是持之已則益重其非心得微有不
省者歟怨咨遠于萬里奧濶隔于九重卽有法
家拂士捲舌不敢言卽有密機重務參籌乃敢
進政得微有未思者歟太常薦樂大官薦味廐
芻上駟宮籍美女日盱長夜而擊鍾者不敢節
也將無所樂者非所志歟臣故欲

皇上之務學修政者皆先正心而正之之術在
于日

御經筵何也義畫禹圭驟列于前非不肅然拱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四

揖而不敢肆也乍而離之此肅然者亦次第而
消落矣師箴保訓驟入于耳非不悚然動容而
受戒也久而狎之則此悚然者亦解散而不屬
矣故愚以爲莫若勤經筵所謂經筵非若今日
故事大臣鵠立史臣跪坐而進再拜而退斯已
耳其道始有四昔者呂公弼以舊弼而勸講楊
時自小官而說書程頤尹焞以布衣而特命今
之執簡捧席者自一二侍從之外何寥寥也隆
興之朝馬騏講乾卦至羣龍無首而上曰旣居

其極則當然曾公亮講詩而上曰國風多刺譏
殊欲得以爲戒今芳規具矣而危亡之苦辭何
其闕然也元祐之主論遽伯玉不如史魚之直
猶有興王賞諫之風焉今之陳微言于黼座者
其亦降氣和色以風之乎蘇軾之進講也首陳
六事今金華綴講之後其亦有撫古指今唆口
及時事者乎誠于茲四者設誠而致行焉于陳
經說史之中旁開懸輶止輦之路言必窮於三
復思必通于兩心有理之不朽則啓之沃之有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五

政之不恪則稽之詢之君臣之間此發一疑彼
送一難洵如家人父子咿嚶反覆而不厭其詳
也則非但天君靈府靜如止水出入起居戒于
刀劒政教號令嚴于著龜而始乎難卒乎易康
淫之志輟精明之慮生卽夜分讀法鷄鳴御朝
而樂此不爲疲矣循斯以往光明懿鑠之業且
可以兄堯舜而弟商宗二百年之
祖德其亦有無疆之休哉詎有之計事于朝者
三而得一計事于宮者五而得一計事于寢者

什而得一蓋敬肆之辨也敢以是爲
聖天子獻

第二問

夫天漠漠耳渾渾耳乃其所爲醞釀萬物旁薄
衆宜以相煦拊者惟此陰陽之精而陰陽之精
不可見也每見之五行是五行者乃天之用而
與人主爲權者也謂天有喜乎有怒乎天蓋高
矣謂天仁愛人君姑爲是以悚惕而警動之則
天與人猶有二也夫人形也天也影立而形
藏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太

安逃焉是故禹之政首修六府曰金木水火土
穀此六者麗于氣者也而何以爲修箕子之範
首陳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此五者殺于天察乎
地者也而何以配之貌言視聽思若是拘拘哉
若曰人之于天也無之而非是也屋漏而天入
焉動盪而天徵焉若鑑中之景先至五臟之脉
必徵誰謂不合哉自後世愈求愈遠脫經而言
緯于是有夏商周以代相克之說又有夏商周
以代相生之說又有六德五運終而復始之說

又有陰左陽右辟陰辟陽之說蓋紛紛藉藉不
可更僕數請卽而論之有有形之五行物方生
方死有消歇而無變化人因從而生之死之區
區方位固惟人所置也乃至無形之五行則其
剛柔上下曲直聚散之名不立解其四方中央
之位亦不立其千百年以前千百年以後曷從
而測之諸子之言未免以數測理以人謀天此
星官曆師之說而君子所不道也我

藏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七

皇上又以神明之德覆之夫既靜于安瀾矣而
此者顧西北赤地東南汚池雷火揭竿風霾蔽
野厲氣所中十室九空蓋藿食者心恤恤焉梓
慎裨竈之術縕而不敢習敢卽五行五事之說
而以意衍之試徵其咎者有以事應有以類應
有相沴而至有相因而至何謂事銅山涸泉刀
墜五金之用狼籍而不收名金遁萌者折喬者
天以之高章華而締靈光名木遁溝洫不修輸
洩不時鑿水道而汎龍舟者爲水道絳紗百院

崇飲絕纓而司烜司燎之史缺然名火通三壤
不分斤鹵不治而崇怨於丘陵名土遁何謂類
几席燕私之間屬有所溺中局外鍵鋼者不可
復鎔其金咎歟恬于桑雍之爨而或滯于從繩
之化孤其根而萎其枝披其枝而傷其心其木
咎歟恩澤滯于宵人願指竊于兒豎渙散而無
統流蕩而不收其水咎歟呈其中晦窮其外明
躁動而不居四射而不專其火咎歟瘠不能遂
百昌輕不能載四極漸且塌圻漸且隨崩者其
癡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八

我何哉人君之所以事天者殆亦不嫌其詳與
慎也乃今大官不減膳赤甌不受書而五行之
說盡置之弗講其山澤錢布滂沱之事則諱其
說以爲粗反唇而謝不屑其蜀鐘鳴商弦絕陽
燧方諸相感召之理則又逃其說以爲誕閉目
而曰不敢知甚至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
殺驢馬紕厲矣而一切托之堯水湯旱祥桑雉
雉之適然遂人司燿非人柞氏土圭之職不修
至急務也而一切擬之災沴沉玉土龍芻狗之
癡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九

不必然如是而欲歌薰風頌華日使萬民熙熙
財求阜器用利老死而無札瘥也胡可得哉夫
古所稱祝融勾芒五正者乃五行之官非直有
無影響如羶羊罔象之屬也故昔者顓頊御寓
則狡虫立殞放勳浴德則天吳辭盈燧人改火
則腹疾其蘇殷湯自剪則蜮蠃流蔭禹鑄九鼎
則魑魅消斲皆五行一定之理有是事則有是
徵的的可據豈浪語哉夫今之災也其或召之
也既召之而苟復遇災不懼重以衰慘愁鬱之

氣瘡災而留之至于陽驕陰伏偶者爲常而猶曰五行與人不相關也則愚所不敢知矣

第三問

天下之事有已然者有未然而必然者其已然者愈久愈敝將潰敗決裂而不可以收拾而事大則懼深於是有相顧而不敢以獨任者焉其未然而必然者興亡治亂之機介不能以寸而機隱則疑茲于是有相阻而莫敢以先發者焉失幾而事失事而亂此肩重任鉅之君子無事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十一

輕于鴻毛有事重于泰山庸人之所笑而哲后之所甚急也今夫天子有天下之業下而及于卿大夫庶人亦有一身一家之業孰不願保守其堂構使世世無傾圯哉顧其棟榱晏然之初貴在墨守有徹垣毀棟以自失所據者非智也然而高岸必谷深谷必陵百年以後未有無事者乃既招翹于風雨而尤捉斷椽破桷以爲先業尤非智也故否則傾之壘則幹之方盛將衰之際守成之哲王且稟稟焉而况于有盛之名

有衰之實者乎蓋自古相臣曹參稱賢王安石稱不肖而愚有不敢隨人是非者焉請論之方高帝之創漢也蕭何以刀筆佐之所補塞幾何而參顧畫一守焉斯時匈奴強羣臣弱果當飲醇不事事乎迨未幾而洛陽少年遽爲之痛哭此非文帝之積衰而參之貽憂于文帝者其尤也方神宗之勵精也安石以經術佐之新法紛紛病民而其保甲願役削宗藩之祿者功蓋弗可沒矣迨後元祐諸君子盡撤其舊而無救於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十一

熙寧之禍則非特安石之釀禍而諸君子之矯過於安石者抑過也蓋任事難言矣有畏首畏尾中持不決而托爲顧慮此畏事非任事也有不病而呻無疾而慨出身納智嘗試而未必效者此喜事非任事也夫任事何以難也用人難也蓋豪傑之難爲世用有三以其乏駕之才逸而出於繩墨外則難自許過重所效者一不如其言則難器小于才功高於識沾沾自負而形人之不能則難世之不能用豪傑者有三其有

功則妬口攢焉其無功則毀吏議焉則苛損而不能用或以寸瑕而掩連城或以浮華而棄木實則賤用而不能盡或折石畫以盈庭之議或羈逸足以中制之權則始用而不能終嗚呼如是而復厚誅安石巧托曹參幹蠱傾否之任將安所於寄也蓋世之當事者類有三弊亂萌見矣而曰未必在今日泄泄然已托後位則人孰居其前是其過曰因循藉口于解繩之理而不顧民情不察事宜令出而人稱不便是其過曰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書

變通懲羹而吹釐進寸而退尺重足而不敢矯步是其過曰懲創所云變通之過則曩歲庚辛之季是矣用重典以行新法急如束薪察如燭淵苛如聚蝟而天下囂然有鴻鴈之嗟皇上一旦剗易之以太和百執事奉職惟謹豈更有舞文浚民如昔時者而猶未底帖泰何也母亦懲創于變通過而入于因循也歟今之事其最不可因循者有數端隸銀潢之派者至以一事而空九府之藏今且百相負矣百相欺矣

我忍視其弱者之化為餓殍而猶冀強者之不爲吳楚也此尚可以支數世乎天下日輸而邊爲府九邊之賦日輸而虜爲府乃執戈登陴之士不得噎半菽也此尚可以寄緩急乎他如金城社邊營之客兵明知其驕悍而侮債帥也而威損于脫巾東南賦額詭虛成實者明知其日重一日而有索瘢之嫌西北田庄入于中鎗外戚之籍者明知其齟齬良民而有投鼠之忌豈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書

今之天下盡無俊傑識時務者耶蓋鑒之覆轍矣揺手於牛毛之法而以寬大收人心其究也斤斧弛于髓髀戒心於操戈之後而以退讓養清和其究也太阿授于私門于是弱植者不勝多笑者不斷積弊成弛積弛成擾遠巡進退而天下事不可爲矣彼曹參者幸而生漢初耳倘在今日則瑕纇萌生摧折立見必且以其身爲禍始顧安所得清淨寧一之名而稱之吾故不願今之當事者效法安石而深戒

廟堂之上無右曹參也

第四問

夫名之于實也蓋猶響之于聲也懸鋒而趨響必及之人能匿形不能匿影故曰名者實之賓也賓與主不相離吾務實耳已何事而好名名且至矣又何事而求名名且與實合矣又何事而正名蓋觀詩之咏作人也曰譽髦斯士周官小宰弊羣吏首列廉善而知名之所自始也然而當其時白屋之士徙身不失則自鄉而貢之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

古

一

若仁者列國之大夫有令譽焉卽械櫜不如標枝騶虞不如野鹿而要之能者不讓不能者不蹴蓋古道猶然未亡矣夫何一變而名與實爲二又一變而以名棄其實又一變而以實匿于名故韋布之士有州里稱高者有變姓隱身者有設席而爲人師者有隱迹終南而負多能之譽者豈盡無煩隱耶而叩其實則以山林爲市朝以恬退爲進取朝辭松菊而暮沽檄書者有矣其綰帶之士有增戶口爲天下第一者有起田數千親度頃畝者有建畫田法上勸農議者豈盡無循吏耶覈其實則或以塗蔽爲長策以窺矚爲精神鷹傳鳩羽而過蒙功賞者有矣當斯時也而苟徒採譽髦之聲課廉善之績天下且無眞士而况滋僞如今之時哉今之飾名者蓋甚多端有瞋目露顴持名之短長以爭名者有繩趨尺畫守其故步如金甌以保名者甚而有遮藏頭面突梯滑稽跳于名之外以逃名而實以取名者蓋其好之者愈甚而其爲術愈巧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

集

矣吾將求之貌而彼以山鷄冒鳳冠將求之言而彼以鵲質爲鸞聲將審其所學而彼以踞口誦堯言將察其所以而彼以巫師假禹步問之鄉黨同里無譏評也問之學校博士無月旦也問之丘民黔首且結舌也問之監司薦剡且吠聲也此非但黃鵠之與白鳥而抑亦芎藭之與藜本矣孰從辨之哉夫未死于爐而飛于爐者真之必反也故真似貴審鍤金者也明者鍤之晦者金之故明晦貴審玉壺必求其所以盛于將必求其所以斷否則碧璫含光勿貴也故才謂貴審雖然名實之相混猶爲古人道也若今則不必飾實以爲名第以虛聲相翕張以勢力相搏擊顯然指黑爲白而莫之如何矣故今日之急在先正名高自標許指據九野以國事爲背名爲躁進不名爲事功羣植黨立譏時好訐龍鱗未嬰炎山先託名爲奔競不名爲節義橐金四馳請謝賓客長箋尺牘諛詞滿紙名爲養交不名爲融通儼調滑澤不可方物言論蠶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七

涌馳藏于心名爲機巧不名爲敏達拳曲偃偃見人傾吐刺刺軟語與時陰陽名爲姘姘不名爲謙退驚行人後不露頭角忍詭而就其安名爲選悞不名爲老成貴調和而賤擊斷重體面而輕是非有奸如山勿犯也名爲市恩不名爲忠厚綉其繁悅望門獻技游大人以成名名爲借勢不名爲求益懸車入里把握公府或時假公義以快私圖名爲橫飛不名爲意氣舉動不典交與非類箕踞罵坐而稱酒人名爲無賴不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七

有道者蓋真知天下所奔走者莫如名而執其名之權易人之假以用之于真則士且漸而趨于實審如是也兔葵燕麥化為嘉禾而蹇驢驚乘皆可及遠矣孰謂名之果無用也

第五問

自古天子封建列國以藩屏畿內而畿內亦有提封千里可以出賦可以足食天子取其一卿大夫取其一士民取其一戰取其一守亦取其一要亦可以充然自給而不借力于諸侯蓋禹

畿山先生集

卷之十

六

區別九州定爲五服其甸服入程入藉入總入粟有差地以漸遠則其賦亦以漸輕彼其重責于甸內如此蓋京師天下之所根本而四方所耳目也一方情而天下之人情一方侈而天下之人侈蓋風之所自始也且也情者不能自食侈者不能自給將必天下勞以共其情天下儉以共其侈心病而足病是亂之所自始也乃今之

京畿得微與古之甸服異乎自我

國家奠鼎

神京析爲十六府以象古之四輔地不儉于千里而民之肩摩踵擊者戶口不減于江南顧乃地不田人不農仰而待食于東南東南彌困而京師彌奢卒也

京師又非獨富也此何以故也愚請縱而論之畿內之所入者或不能顧其出孔而爲竭澤之漁

畿內之所出者或不能顧其入孔而爲漏卮之

畿山先生集

卷之十

六

洩夫是地也固古所稱天府之國也當燕之孤峙北隅則常以富强雄諸侯矣及廬龍范陽等軍分鎮于唐彼其時亦皆競甲乘栖糗糧此豈盡陸運川輓坐食天下耶蓋亦斥鹵可耕丁農可戰以內守而外攻庶幾先王之遺法耳故虞學士之請墾瀕海田孫大夫之請墾京東地言諄諄不置焉而今也水田之議隨復報罷且並其可黍可粟之地而罷之使彌望皆白沙黑壤胡虜可以鳴鏑馳騁而無慙隔也一過也昔者

燕趙號爲歌舞淫靡之所而昭成一奮用以摧
齊破胡如拉敗葉今俛俛壯士不用之擊射戰
鬪使可應弓而弦而乃屑越其精神于鬪鷄走
馬之場耗磨其雄心于什一錐刀之利又一過
也古者訓民以禮帛非不足于衣而勿命不得
服飾車駢馬非不足于御而勿命則勿得乘况
京師被服王制甚熟而化誨所最先者乎乃今
不名一伍之長而服擬于山龍黼袞不掛半通
之綸而室華于流丹結璣是天下之大蠹也又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五

一過也徙木之信商鞅且愛之今教之田不可
則棄其成功教之禮不可則毀其成約塵飯塗
羹可謂戲耳謂王言與國體何又一過也夫
京師之民不知耒耜爲何物東南之百姓削脂
腴血以事之宜亦少知愛矣而來如鎗銖去如
泥沙終歲之刻鏤竟日之綦組以當一笑而或
不得彼豈非人心歟倘亦有所風靡而然者歟
大禹貢周官以甸服供王賦而無不足者非獨
其民之所出多蓋其君之用少也太宰以歲要

攷歲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日要攷日成王之玉
府一切玩好賜予之物無不掌于冢宰而民勤
耕作以供之故不患不給乃今則朝廷之上宮
禁之中未聞有秩衣孳領以爲天下先者而鄭
侯巷伯又幸有所出入上下以飽其壑欲于是
禽獸食人之肉土木衣人之帛絲人不足于夜
穀人不足于晝寶珠文貝輕羅弱縠無脛而至
于宮而司農莫敢程多寡法吏莫敢按奇靡廢
其什九而不知其存者什一亦良可太息矣夫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五

主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以已竭
之力而供無厭之心以無盡之民而逐有涯之
費金與粟爭貴朝與市爭富俗安得不侈而民
安得不困歟吾故推

京師與東南所以兩病者其故有四而望
聖天子加之意焉然愚所爲惓惓者非獨欲
皇上布袍澣濯如漢之文朱之仁已也惟斷乃
可以行其仁惟斷乃可以成其儉蓋墾地良策
也而事所以迄無成者奪權貴之故壤而予之

貧民必且流言上聞而事機中格勢所必不行也節用美德也而迄不能堅言節者損涓人之橐囊以寬百姓將欲啓于逢迎而情窮于請乞勢所必不裁也夫天下

天子之天下也

京師侈而恐不止于侈東南困而恐不止于困語云世有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試權

宮與府之孰重孰輕民財之孰貴孰賤與二三大臣熟議而亟返焉使

癸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三

神京廣于入而東南又約于出一舉而安兩方之民泰山而四維之曷足道哉

萬曆己丑覆試策一道

問康節先生學術淵源何如

夫天下一道而已道一聖人而已自道術不明而天下乃始分曹而議聚徒而訟則俗儒之論而非所以論真儒也彼自三代以上含醇抱璞之士默成象語成爻咄嗟爲下躬修爲上可名者下不可名者上顧安得學術之名而稱之師

無異敎家不異俗自販夫絰婦以至天子世子所絃歌而誦讀者初無二門又安得淵源之名而稱之學術者自孔子以後昉也吾孔子雖杏壇章縫之會響如振玉而實未嘗別門戶於老聃師襄也雖洙泗日星之訓揭若中天而實未嘗私衣鉢於子思孟軻也惟世之異學漸出黨枯竹護朽骨以詞氣相擊排於是淵源別焉迨漢之季而支又分支黨又立黨據臬比者私帳中之業承函丈者躡橋下之踪開市爭名同室攘利而學術之爲世害甚矣至於有宋道統大明而猶未免於異同彼此之見若邵康節者乃必求其學術淵源而自陳搏穆修种放之輩而來愚謂此以宋儒論康節而非康節之真也何也康節之學出於易也而易未嘗有淵源也易之淵源則出於天地矣列於陰陽而殺於萬物矣宇宙間升沉聚散飛潛動植得失悔吝莫非易也其或升而沉沉而升始終互換倚伏無常變化不測以推物類人事莫不皆然者乃所以

癸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三

名易也銅山崩而蜀鍾應春氣至而室水芽人心動而鬼神鑒聖人所以作易也待我而生待我而死呼動九天吸動九地冬水可造日馭可廻凶可吉而失可得者聖人所以用易也邵子未敢斷其能用易也而易之理莫明焉世之艷稱邵子者往往稱其皇極經世中所謂元會運世帝皇王霸等說謂其析理精而取義廣不知此直邵子之粗耳邵子之有皇極經世譬易之序卦說卦可以見易之廣大而不可以盡易之精微所謂精微者何也自庖犧氏一畫而易之理盡矣邵子之書繁稱極論皆一畫以後事也其灼見易體者莫辨於詩而詩又不必工蓋天下凡匠意經營而成者是爲後夫若絲之必比竹而竹之必不同於金也其觸景觸念率然而哦者是爲先天若擊音之孕萬聲而天籟之響萬竅也邵子之詩蓋嘗直指本體矣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豈非萬世學術之祖虞廷之執中而孔門之一貫乎是物也無形

藏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詩

質無階級所謂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故其詩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物物皆真頭頭是道一腔之中雲行雨雨施乎萬飛而魚躍乎故其詩曰人物類不同情理安有異見前卽是擬足卽乖家人嘻嘻飲食衍衍而容于于而步徐徐天下事畢矣故其詩曰眼前自有好田地世上豈無平路岐恍惚混沌之中最初一念如石火如電光不暇思維何勞揀擇來不可逆去不可追故其詩曰中間夢子好光景那得工夫着語言縱之橫之上之下之而邵子之易見矣蓋易者易也依古以來有以易爲曆者有以易爲律者有以易卜筮者有以易養生者有以易爲盡易非也以爲非易尤非也如女媧截筮天龍吐圖羲和授時首山鑄鼎而內亦以修身外亦以治天下不執之皆道所謂易也如京房郭璞劉歆魏伯陽之徒各得其一節以自好在我者以爲重器大寶在彼者直以爲腐鼠土苴執之皆事易而實非易也大抵道

藏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重

無不在真若碎盤示兒隨人所取先操一物則不能更攫一物而以空手往則物物皆我有也若康節所謂以空手任者也彼謂邵子爲駁雜者穿鑿者別天於管外而窺日於牖中陋矣陋矣雖然此猶未失邵子也若陽尊邵子而不敢議而心昧其淵源至於邵子之縱橫上下參錯顛倒以明不拘者而一一泥之如虞必修仁夏必修禮則其理支其說迂皇極經世曾不若堅白同異之辨而奚以邵子爲故貌尊邵子始失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五

邵子矣然則邵子之學術數耶理耶曰數隨理具豈有二也昔邵子問於程子曰今年雷從何處起程子曰起處起邵子不應知起處起而天地人物古今寒暑之變盡是矣此時雨之化莫逆之機程子不容復辨邵子不容復應而世乃謂程子竟以是難邵子爲數詘於理之驗與以耳食何異吁此可與知易者道也

萬曆辛丑會試策五道

第一問

帝王役羣動綜萬品不患人不堪任當究所爲受之任者不患已不能斷當窮其所爲傳之斷者任天下者衆爲政以衆爲政者我爲政衆離我而自爲衆則叅伍之主孤而我離衆而自爲我則剗割之主孤爲人王者何苦以吝權失權操一筦之名而處兩孤之實故明主不奪衆權非爲衆也爲我也粵觀唐周彼其四岳所疇咨六官所攝治紛焉各有其權而君之權安在哉夫明試忱恂則其君之權矣故欲委人以權者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五

當先知臣本無權如月借日以光乃日之所借以自繼其光也而又當知委權者之未嘗無權如日分月以光月不能分日之光也其道在易之太太之二包荒憑河與共濟焉太之三艱貞無咎與共保焉臣以任事爲忠上以任人爲大而臣主之道畢矣名家者流斷斷操威福以法術駕馭羣臣彼其所操之術卽唐虞未必廢而其駕馭之心非也吾使之自盡則有不得不盡者使之爲我盡則必有不盡者况我操權也太

苦則必有人焉潛易之以甘而吾漸釋漸狎而不可復收則以地節建武之君勵精刻覈而反爲恭顯輩開便梯也况唐宋之季主又何言哉列代以來求其有領提綱挈之美無弛啣竊轡之虞者莫如我

高皇帝其罷中書而任六卿非疑中書也蓋熟察乎上易知下易使之說而善用之者也中書之地密密則含吐難窺六曹之事顯顯則是非易執吾治明不治幽以天下事顯與天下人謀

藏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天

之而顯以天下之謀斷之如是而已矣我

皇上含靈體膚夫夫明斷實與

皇祖同符顧朝常何以昔振而今墮民情何以昔愉而今瘁士俗何以昔完而今窳則愚請以規爲頌語有之君疑冢宰則內史重君疑內史則宦官重人主之意漸內則人主之事漸外蠶虹蠹賊在內之內則耳目手足在外之外吾以人傳人而備傳者司其陰吾以我代人而代代者握其鍵欲機而防之不得鼎而調之不得蕩

然不知誰謀誰斷誰叢誰借而且奈何哉故今日之事第使其總攬甚善而吾恐其勢之必不能總也卽不兼任未卽害而吾恐其後之不復能兼也且

皇上之各權者尊權乎天漠漠耳惟其暄之則日晷之則風濡之則雨而天始尊有如日之而不暄風之而不晷雨之而不濡則天無權其勢必將釋日而別求暄釋風而別求晷釋雨而別求濡而天愈無權今之謁不報叩不靈疑鬼疑

藏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重

神者數年于茲矣世且謂深宮重席之上漠乎其不能爲禍福者也抑有其禍福者而非其禍福者也天下之大勢于焉落落焉必且擇便而走人主孤立于上而吾夫夫之明斷安所傳焉故兼乃所以獨也分乃所以合也奚而昉也說在魏文侯之論齊桓也曰賓須無善烹飪管仲善調和則其臣之力也雖然羹已熟矣而君不食誰能強之則亦君之力也君實有權臣于何有愚願合宇宙之羣心羣力進熟于左右幸

皇上試齊嘗焉

第二問

治天下者使天下事得官官得人兩相得而天下治矣人而責之以職則可以振其弛然廢然苟且惰窳之心而使之精于職之內人而磨之以職則可以杜其囂然淳然飛揚躁動之心而使之不淫于職之外是職也者固曠官之功令而亦侵官之糾墨也今天治室者陶者瓦木者斲磨者埴而總之則主人之室也行舟者絳者途篙者外柁者中而總之則主人之舟也使天下而非主人之事則使前可却亦可且前且却徘徊而失路亦可謂其爲人主之事則奈何教之若爲若不爲天下泛泛無一人尸其責而禍且委之誰哉故古人重守官以典冠者之愛主也而猶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也以出淖者之濟主也而猶以爲離局之奸大于功也夫豈惟侵是患職之內職之外如兩權然此昂則彼低故古人慮曠于侵慮侵于曠所謂守也我

癸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爭一

癸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至一

祖宗立官以來絲聯而恭布各有司存每以功罪隨職守以賞罰隨功罪使人與官相符而不離人內而顧其職夙夜勿給也何遑外侵曠之生侵也侵與曠之相尋而未有已也則自今日始也密勿政本美印而不即予猶曰重之已漸移之臺省又漸而撫臣矣而憲臬矣而郎曹冷局寢者十七八矣推而不報者且釋其營職業之心盼盼然如冀朱衣一領于電光燭影之下而反以樽俎爲傳舍也外而代署者且挈挈然

朝東暮西甘以身爲偏而聽胥吏之所左右又不知誰罇俎誰傳舍也其主爵之吏日以溫詞頰面謝積薪之勞臣不暇而何暇于覈是非其部下之與臺阜隸亦且故且新乍賓乍主送往事居之不暇而何暇于飭功令
皇上其以今天下爲無事耶夫以今昔之勢一也昔人專之而不足今寧兼之而有餘昔人浮于官而不足今寧官浮于人而有餘則勢必至于曠一人也又執矩又執規又嚴上又鼓下雖

聖智不能則曠者其勢也人情莫不樂以處後
自寬而留一目自解矣夫誰而肯與人首事之
功結人未成之局則力可無曠而每自處于曠
者亦勢也上叢雜而授之下叢雜而効之下苟
且而塞之上苟且而課之責以見在跳而他曹
責以他曹又匿而見在即職曠而不能以曠誅
者亦勢也至此則吾不憂其侵官也而且憂當
官者之不能官也不憂其離局也而且憂在局
者之離于局也一人兼數事則定不能收一事

藏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重

之功一官擬數人則定不得一人之用勢所使
然曷足惟焉妄意

皇上必不以天下戲也倘其有疑乎往者士氣
蹶張每不疾而呻妄爭於職之外故惡其侵而
務困之以所不暇侵夫欲困之以所不暇侵則
莫若使之不曠吾以中書還中書以六部還六
部以臺省還臺省以郡縣還郡縣而職不曠矣
則以中書責中書以六部責六部以臺省責臺
省以郡縣責郡縣而職不侵矣不然曠不已而

侵侵之于外尤可言也侵之自內不可言也其
究將使春儼賤隸秉鉞而觀軍容宮市小臣執
易而譏覆餗舉朝如棲丘浮海誰與據職爭者
其遂將與此輩共理天下乎則愚之所不忍言
也

第三問

夫諫之難也非逆而拂之之難順而迎之之難
也非以君心迎君心之難以我心迎君心難也
非使我忘名難使君兼忘我名之難也夫臣事

藏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重

君猶子事父父一日有過爲子者一日不得比
于人而何暇言名臣愛其名君獨不愛其名乎
故孔子之稱五諫也嘗曰吾從其諷然亦有不
得已而用直者痛哭談笑一以吾君爲幾君有
欲無以欲揭之君有短無以短暴之君好名且
以名收之君好術且以術道之其幾之未動也
嚶嚶然若手引纖絲出潛鱗于深淵之中而不
敢震搖也其既動也若兔起鶻落急起逐之而
不敢遲回也吾求吾父母之無過而已故非至

誠不能知幾誠不至則或以吾心之勝幾而迎
君心之疑幾於是憂憂然相鬪相守牢固而不
可解則今日之事是也憶數年前士氣常張矣
乃信然爭鬪其捷不羞雷同聽者厭矣言者未
厭

上若曰是囂囂者爲名高也爲徑走也吾第度
而置之非久則倦矣於是合詞留單詞留諫留
者又留欲于今日而以一言當

上心何術而可夫言者豈惟是寂寂數行紙要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

七

惟是箭鋒相觸之機俯仰頃笑間足動人耳今
九閣天上聲氣杳然卽左師蹢躅之景茅焦趣
鼎之容師丹青蒲之泣姚崇控馬之辭奚自而
効之則言之路不旣窮乎夫使言之自通而窮
者臣之罪也以罪爲名臣之所不敢出也顧有
知言之無益也而不言鳩集龜藏容頭過身者
欺也知言之無罪也而言詈天指影躋踐而無
諱者欺之欺也微探喜之將芽也逆而攘之則
喜激而轉爲怒明知怒之已遂也悍而格之則

怒錮而不復喜下不待辭之畢而自知爲故紙
也上不待覽之畢而已待爲故紙也蓋公車之
牘不出而諫草已無脛而走曰吾姑留此片語
異日自解免而已則臣不能自信其心而欲以
信

上之心實難欲以自信其心則請先決其名譽
富貴之網而後可以籌國事國事不同其父子
夫婦之際難以顯爭故周昌屈于留侯蠹政害
民之事或可顯折故鄴侯屈于楊炎一宮事一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

七

府事也納祿辭官司馬光行之神廟頗動主心
留正行之光廟祇成主惡亦以一宮事一府事
也今之宮事何如哉吾淺而言主鬯分桐之事
不足警聽卽深而言偏衣珥珮之事無乃啓之
途焉計當且緩且急以保護爲羽翼而至于湯
火之民命則固可以號籲而請也且
上之所以與羣言齟齬至此者倘以諸臣左攝
名右攝利有輕士心乎則莫如示之以重當今
外庭闕失歷歷可縷數使樞筦大臣率其屬叩

開暢號各以不得其職言各以不得其言去舉
生死去就之權皆不得以縻我上之輕者或轉
爲重而後宮庭之事覘密旨之所向而爲之權
或疑不勝慈則當如鄴侯以身自暱而動之以
黃臺之詠或慈不勝嬖則當如留侯以身自外
而微感之以商山之遊未必
上之真不悟也不然而徒以頰舌爲感真耳之
玉可勝旣乎

第四問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卷

夫同寅協恭非世所稱臣鶴哉而後世以同爲
詎病且謂非國之福者何也其說在易其同者
如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其利小其睽者萬物
睽而其類同其利大人所甚患者以脂韋茅靡
之同而托之協恭之同又以樹標立幟爲不同
而不知其同猶之乎脂韋茅靡之同也夫同不
同豈以迹哉寅恭以事君則同爲美德同以比
人則同爲惡德苟其寅恭也同固同矣異亦何
病于同哉夫精察之與長厚也如枘鑿然投則

兩合善謀之與善斷也如樞輪然得則兩利尚
通之與尚法也如韋弦然矯則兩平異之有病
于同也則爲國之心未純而寅恭之誼維也吾
尚論唐宋諸臣如婁狄王寇皆此知彼彼不知
此然婁公竟唾面引罪王公且以中書爲樞密
畫勅無忤容其東漢北宋諸君子不幸與小人
迭進迭入不得展布固宜而趙鼎張浚俱稱賢
相乃亦始合終睽代爲宵人驅除者何也蓋盛
世君子爲國其中耦俱無猜而叔季君子猶未
能無我有我則自有一種名魔人而提之名心
提其中其志必滿其氣必盛其辭必溢非但國
家大利大害不能洞見肯窺而百世以下尚能
使耳食目論之夫顛倒非是而不自覺吾試畧
論之東漢以誅宦者爲名陳仲舉爲之宗南宋
以恢復爲名張德遠爲之宗有一人焉雌雄其
口則太丘以道廣譏史浩以懷奸損此爲同否
張儉孽由已構所至破數家無忤色卒稱名士
德遠符離之敗宋祚促數耗矣而言者猶盛誇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卷

其功此爲同否元祐紹聖間雖曰道否而當時
賢公卿易喜易嗔喜則楊畏可援爲腹心嗔則
程頤蘇軾可互目爲僉邪范純仁裴足而遠遷
蘇頌囁嚅而太息此爲同否同心未化則以君
子繼君子步迹而踵之亦效顰之妍也以君子
附君子聖而趨之亦慕聖之志也以君子攻
君子貸手而歐之亦反噬之態也加膝墜淵旣
逾本質白衣蒼狗俄復變遷君耳乍佞乍賢人
心乍彼乍此使小人得乘其勢而貽籍之吾涕
然自烹而小人曾不出薪不亦悲哉今天下泛
泛朝著營營目睫似于同也卽其翹然自以爲
異者而吾以爲猶然同也人臣所事一君所立
一國惡自而有異事機各宜識見各別又惡得
而不異惟其諱異也則有門戶有門戶則有崖
岸亦有風波有羽毛亦有創痛此爲由彼必爲
距此皆由則彼必皆距舌劍在前墨兵在後駢
天下而一人之是同本非族類也或偶附我而
不能辭或久附我而不得辭或假人名而人借

以入旋束我以名而我不得出則好勝之局已
成陷敵之械漸熟籠蓋之策愈巧羹調之力愈
分此其爲君子小人正未可定也故爲國家同
亦可異亦可異而終歸于同爲名者異于彼同
于此究必同而復至于異上下古今同異之故
如觀火矣惟包荒朋亡不見人不見已非同非
異而後得尚于中行今天下誠有公忠爲國之
君子乎又何必標而後從幟而後立以脂韋茅
靡之變局而托之和衷之名哉

第五問

天下無百年無事之國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變
而常及其未窮而變故治安可以長久乃後世
之救敗也往往于已然不于未然方其始也燕
哺子母烏具雌雄匹夫之言輕于鴻毛而一旦
長戟指于闕下雖吐握邀之而不得可勝嘆哉
夫治亂之徵如五臟之癥結甚者先見周弱于
封建而交質爭田先漢危于外戚而掌兵叅乘
先東漢壞於甫讓而五侯十常侍先唐衰于藩

鎮宋弱于夷狄而安史契丹先當其兆見而救之則可不亂及其亂之已成而救之則亂已不可勝諱矣秦之廢封建宋之釋兵權也天地再一闔闢也自此天下當無有矯矢而問鼎舉甲而請君側者則其權且漸在君已雖然在臣有臣之害在君有君之害在臣恐其外重在君恐其內重我

高皇帝總龜自代乘而立法大要使之中外相制輕重相權如中書與六部參樞密與五府參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四

綴如連鷄錯如犬牙所爲慮外者詳且悉矣而尤詳于治內左右帷幄非但不使與聞政事兼有讀書識字之禁以杜其亂萌其嚴如此故二百年來外庭卽有狠如卓奸如瞞者亦熟視而莫敢誰何卽其間戎狄匪茹劇盜巨測要以根固枝屬能羹沸而不能波搖苟我無貪功喜事之臣謹備而善調之猶可不至決裂我

高皇帝之所爲啣極謹而界限立也惟是深宮尺寸之地天子不能與羣臣楚楚對面而

高皇帝治內之法不可以久持顏情稔則有不客不假之色舉笑親則有不客不食之意絲綸含吐威福掌握則有不客不受之太阿二正之季誰爲妖孽使天地睢刺而鍾簴震驚者非若而人耶而其兆已先見矣乃今則固有不正于兆者欲礦則礦欲稅則稅束郡縣之長而寇令之請捕治則捕治請罷遣則罷遣輦珠貢費者相屬珎楊接摺者亦相屬山澤盡矣農投耒商抵壁矣偏重至此天下已屢憂有亂形特未動耳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五

此時而欲救之不亦難乎夫天下事憤極必激激則悍悍則反反則傷如徒曰救亂而已奚但東漢諸君子出萬死一生爲宗社誅蠱賊卽訓注叔文之流所執豈盡無名而卒以身殉亂以國殉身者何也則救之所爲乃敝之所起也秦越人之夾疽不令疽人見刀煦煦然拊其背卒而一痛輒已君子之所爲隼獲而壘全狐蒐而城安大奸距脫而天下宴如者其必有道矣治夷狄無以夷狄視之馭璫寺亦願無以璫寺視

之大凡待同類宜平待異類尤宜平待同類者
當示之同舟遇風之義使不吾貳待異類者亦
當聯之同心一體之中使不吾角帷幄之臣當
爭其密無爭其顯以凌名譽之心愛朝廷守土
之臣當爭其大無爭其細以惜體面之心惜百
姓或以黨治黨聞虎而倦之或以利間利豢豕
而怙之于徐宛轉待其魚休之氣倦而徐收其
權之所歸庶幾救世有萬分一乎雖然愚言而
至此也欲痛哭而已噫矣愚敢以我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聖

皇上爲眞忘天下乎

二祖八宗之烈卽以爲家鷄而狎之抑數十年
以來所爲布袍露禱者何人發帑賑饑者何人
暖閣召對者何人此其心豈遽烏集兔逝漣然
而不可復收拾耶迷悟之相尋也反覆手耳夫
是天下者非但

高皇帝艱難百戰之天下抑亦

皇上今日玉食玉帛之天下二十九年以來經
營莫集之天下也以此思危危可知矣以此轉

危爲安安可知矣何必以古鑒哉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聖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太倉王衡辰主事著

男時敏校

婿黃真聖校

萬曆辛丑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履洪圖膺景命也必心參不已之元運而後可以承天休滋至之祥必心疑無倦之元神而後可以衍祖德靈長之慶何謂元運天載於穆之精以徙爲氣機引之無始推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之無終而默與君心主術相符合者是已何謂元神祖宗紹述之真以敬爲脉絡儼乎若見儼乎若聞而默與聖子神孫相締結者是已人主一念息則氣機不相聯屬而品彙流行之命亦以無所附而第一念怠則脉絡不相灌注而世澤渚涯之源亦以無所寄而竭故天命之倏聚倏散也馨香而薦之不得禱祀而祈之不得而惟真知艱難者能以顧諟留之祖德之若存若亡也方冊而舉之不得文獻而徵之不得而惟

真知祖宗之艱難者能以繼序永之蓋同此兢競業業之一念以事天則法其健以事祖則法其敬與天同運則與天配其無疆與祖同神兩與祖垂於無斁敬天法祖兩得之道也詩國壽身兩握之符也華封百歲之頌繼欽明而作者也康疆逢吉之占後錫極而徵者也歷選列代而求其弗祿之爾康繁祉之駢集以滋昌滋熾之休臻如岡如陵之盛者豈有無道而致者哉

恭惟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皇帝陛下

建五皇極

奉三無私

普中和育物之功而兩間奠位

弘壽考作人之化而九有成文蓋

天日高明之規

祖宗淳耀之靈若亶啓

聖神以敘龜疇而綿鳳曆者薄海內外迴瀾泳

沫已二十九年于茲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庭而

詢之以祈天永命之道持盈保泰之原兼舉

皇祖所清問下士者屬以揚勵臣營茅之資幸

生

壽域獻天保之頌以答

休美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臣竊惟錫福者

天也求福者人也使吾以人求天猶或二之以

天求人猶或遠之而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緱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三

則人以天爲符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人

以天爲鵠而記曰威儀動作之則以定命也則

天且以人爲司南而反爲之用矣故知造化之

休徵善氣無日不充滿于六虛正如中衢之置

尊酌者不禁而多酌則先竭酌而不能受則亦

竭能者養之以福豈不信哉說莫詳于周公之

戒成王也叢怨有誠正供有則本於知稼穡之

艱難而至證以殷三宗之壽考計人主當創業

之始身櫛風沐雨之勞則奠鼎卜世之圖必切

故處屯而反以治而迫樂成之後積節日見星

之漸則岐陽澧水之思易忘故處豐而反以亂

蓋天雖不靳予人以福而一世焉取資于是世

世焉取資于是愈取則愈薄當卽祖宗之餘福

塗墍而耕畬之不當恃祖宗之餘福屑越而貽

籍之雖其德澤法度之遺綢繆既久不可以亟

絕而非時傳之膠則終有時而絕培植既深不

可以亟解而非時結之組則終有時而解自三

代以降福祚與國祚相爲汗隆而歷代修短治

亂之故鑒鑒可考矣洪惟我

四

太祖高皇帝

皇輿載闢

天壽彌高人第以

功當臣所未有能窺其無逸之心者

語侍臣曰自卽位以來未旦臨朝晡時還宮夜

臥不能安席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

又曰人君能清心寡慾勤于政事使民安田里

卽神仙功業充于簡冊卽長生斯言也雖創業

之英辟誰有能窺夫簫籥者乎而福高千古又何怪乎嗣後

列聖相承大都以亦臨亦保守

競業之箕裘以無怠無荒保

宴安之堂構其

嫺德懿政尚遠在數世之外不可縷指而我

皇祖肅皇帝御宇最綿遠道化最綿密則愚臣

耳目所睹記也夷考其事則以敬

天法

緣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五

祖親賢恤民爲要務以經術爲本以法律爲輔

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隅誠有如

明問所陳者則何道而致是嘗仰稽

皇祖以敬一名亭矣以洪範無逸榜

殿額矣季思錫類詳定典禮矣君臣同游賡詠

不輟矣稽古考文上下有章矣蓋

御極甫十四年春秋方盛治化始敷而

臨軒策士隨以列代歷年之長短守成持滿之

難爲孜孜下問四十五年常如一日所以親賢

樂利謳歌至今夫猶之

祖宗也而耳目熟則有易守之章程步武近則

有易繩之典則以

陛下之睿智如神且欲遠交乎夢寐而豈其近

忽乎羹牆固宜其慨然有慕而欲以

皇祖爲法也請先頌

陛下歷年之聖政而徐申繼述之規可乎

陛下布袍步禱千里雨奏有桑林雲漢之誠焉

煖閣延詠

緣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六

齊壇召對有晉接錫命之禮焉邊警

宣詞災沴

降諭有疇咨交傲之誼焉蠲租發賑停織減陶

有莊山禹氏之仁焉儼若

皇祖之耳提以敬一而面誨以知艱也然猶恐

離而未盡合問何修而可以媲美則臣惟願

陛下不法其迹法其心而已如以其迹耳

皇祖季年頗亦湛思恭默而謝衡石之煩棲志

神明而簡臨御之數較之初年凜凜服勤不幾

成兩截哉而以上以爲四十五年如一日者則竊有以窺

聖心焉竊薦時勳燿火遙拜非以玉璫黃流爲故事而并弛欽若之誠也周咨

廟制動稟成規非以執轡齊爵爲彌文而并忘本原之思也

密勿謀謨卽吁咈與都俞參半而密札詳於渙汗論思之表不有贊襄乎外庭賞罰卽震曜與長育並施而功令速于風雷斧斷之中不有激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勸乎左右箴銘齊居對越則非必聽講金華修國史之勲而實益始臻也軍書夕奏璽報朝馳則非必觀軍潮上建橐橐之業而軍容始肅也禁中無偏衣玦珮之嫌雖桐封待歲而不至召鷄檄之疑帷幃無耦尊匹貴之勢雖貫魚下陳而不至後蟲飛之警中涓奪外鎮之權繼唯諾使令含吐在口無叢借之虞也錢府杜內流之穴縱甲兵土木耗費難稽無橫滿之處也卽此數端而比之

今日之事其盡合乎其猶在若離若合之間乎陛下握太阿於掌上而政不二門

懸朗鑑于日中而見周萬里靜以動爲用廣以約爲紀此其與

皇祖合者也乃山海郡國之財昔太散今太聚人心股肱之任昔太信今太疑賞功罰罪之權昔太迅今太緩又或一意指也昔故暴之今故匿之一事權也昔故罷之今故設之此則合而未盡合者也竊以爲天人一氣祖孫一脉君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八

民一體有所不合於此則必廢然而壅闕于彼氣壅則陰陽失和脉壅則營魄不載體壅則百節僨驕而不相使於致理繕性之術得微有礙焉則何不盡剖疑貳之藩盡挾拘攣之網而引舉朝之法言格論以爲昌陽乎則何不盡剔浮淫之蠹盡捐山澤之藏而合舉世之安樂飽暖以爲膏粱乎則何不盡行所未行盡罷所當罷而萃萬國之惟心和氣當南山萬歲之聲乎蓋必吾目中無一人殯其首頽其尾而靈臺之魚

鳥始覺有自得之容吾耳中無一人歎于室泣於隅而辟雍之鼓鍾始覺有和平之韻以此繕性則喜樂之日永也以此致理則化國之日長也此所謂壽身壽國之道也其在

皇祖默操天之神道以幹運化工如黃鍾固蒂於子而元氣尚在氤氲未吐之間其在

陛下明操天之顯道以發宣底滯如震雷破蟄於卯而生機正當遂長無窮之候此之謂不法而法不合而合將洋洋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九

九廟實式靈之吳昊

重玄且申佑之雖澤流天壤壽比金石可也區區殷三宗周三王又何以方駕萬一哉雖然龔

武蹈規不若就一人之身為楷模也披文考冊不若就一念之間自為師保也苟加

聖心豈問法之合不合哉即所頌

陛下初年之政帝驟王馳燦然規矩於此矣

今日以前之太平

祖澤之所未必及則前此之憂勤貽之也

今日以後萬載之太平又前日之所不能及則今日之憂勤貽之也

陛下試追惟

冲人訪落之初及今

長主當陽之日紀綱孰飭孰弛人心孰震孰玩章奏孰繁孰簡

詔令孰重孰輕因而思往者

宮庭之戒懼本不假於師模又因而思當年

宵旰之勤勞原無損於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十

聖體將必戚戚乎其有動充充乎其如有得焉夫然後緣吾心以見

祖心緣

祖心以見

天心五福同九疇敘而

堯舜歎然猶病之衷夫乃可以少滿矣臣愚不

識忌諱干冒

宸嚴罪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擬策十道

清言路

夫天下寧有言路不清而可望通者哉。清之之術則在所用之耳。大抵知人貴深，用人貴恕。任人術，隱用人術，顯何也？人藏其心，毛髮肝膽之未洞悉，不可言知而任之。云者，小寄國而大寄天下，誠不可以造次試也。若夫用之而已耳，則必先天下所共知而後可以徐議其所不知。先務盡人之所長而後可以暴人之短而無忌聖王所以陰奪君子之名而明破小人之党者術也。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十二

盡此矣。惟夫建言之名混而建言之用始難蓋其初皆起于小人者始而詭氣節因以援氣節而其究至于敗氣節吾將同之則雜異之則爭故曰難雖然無難也。命之曰建言言天下所共聞也。天下所共得而是非者也是苦言歟抑危言歟其危也萬死而一生乎百死而一生乎抑言不足以死而以爲市者乎其所譏切者爲何如人耶其所摘當也發之先者乎抑迹其後者歟抑中有所窺前有所伏而動者歟此其鎔鍊

輕重可立見也。若其所以言與夫言之後如則天下不知也。天下不知君子雖知而不忍白也。人固有先托于安而後試于危者抑或有爲爲之者又有漫然言之不幸而得禍階之以爲名幸而得名遂執以爲富貴之券者又有外慷慨而中險賊始礪礪而終墨墨者然而君子皆勿之深求也。何也？其言是歟卽其有爲也當以賢議出死而得生卽其駁而不純也當以功議而何暇論其他釋昭昭者不論而曰吾必稽屋漏以觀其素微之數十年之後以觀其變不已刻乎就其人果有餘于氣而不足于養銳于進而恬于退者是圭撮之器也于滿腹易矣吾驟予之以難得之名而稍待之以非常之寵以厭其欲而罄其用何負于彼亦何負于天下且天下非以斯人左右足爲輕重又非遽倒授以生殺予奪之權奚必得純節如霍子孟諸葛孔明者而後任之哉？若審見其人必至於亂天下則當暴揚其罪惡與天下人執鉞而數之固不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十三

可且疑且用而待之以季孟之間也且吾而深求于若人乎必在位者中情潔白大過若人而後可而天下蓋有兼有其短而無其長者矣以其所共短而揜其偏長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英雄豪俊而奪之氣不論其心快快而天下豈無爲之快快者乎則何也建言之名誠未易當而建言之利亦未易享也天下必爲其事然後有其名若夫哆口棘喙鈎掛名人而釀爲罪者奚自而得言之名天下必犯其難然後享其利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若夫逸而後追井而下石落角距于彼而營窟穴于此者奚自而得言之利此其不相似也何啻聲音色笑間哉而吾第驅之以爲同彼諧人者固幸而得同矣氣節之士方徬徨容與而未逞而有人焉以宗盟歸之顧其名甚美而氣甚盛于是借以翬張之舌授以離跂之臂而似同者始真爲同矣非但同已也吾先猶豫于賞而不得不逡巡于罰吾先不盡小人之長而彼且乃得以輕誣君子之短故僞者真真者僞縱橫

舛錯而不可究是建言之黨本離而吾合之建言之途本清而吾混之也此無他吾所以求天下人者太淺而求建言者太深有人于此善十而惡九吾專據其九以爲毀則彼專據其十以爲譽勢也負氣而鬪者初不勝則援鄉人再不勝則援盜賊亦勢也失皆在于用人之術闇越所以而苛于觀察也且天下之無爲而言者能幾人哉西漢二百年間惟汲黯劉向輩數人耳他如王章之慙君子已哀其壯而不問其舉主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而利口如孫寵息夫躬者則死有餘罪矣倘以王章之慙直而猥同于孫息之流我則不平而何暇責人之平哉

通言路

人之言猶水也導之順則順導之逆則逆者也周官稻人掌稼以豬畜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水列舍水澮瀉水蓋不欲其聚而爲一以至干騰湧不可制而膏田沃壤亦不欲以爲鹵敗之夫言路亦若是矣東而隘漫而不知所收皆病

也若今日之言路以爲塞也而又似通也者其名而塞其實耳夫國家亦何樂于言之名哉其俱通也廣取而約裁之可以不疚于用而其俱塞也則病矣雖然塞之極必通通則病矣若夫名通而實塞者名反奪實僞反奪真天下目見言官之氣憑滿而不可指鋒利而不可撓則人人謂塞爲通而言路乃無時通矣何也昔以不言搏言而今以言搏言市人之鬪可解而同室之鬪未易解也且自古諫無常官亦無常法

鐵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古之謏誦虞箴非但以廣收言路之支而亦以陰殺言官之勢如導水然用之于灌溉而不用之于衝激也漢以後之有專官也若典衣者之司裘而裘豈必典衣者出哉至于御史風聞言事武后之所以摧壓天下而非古也

高皇帝謂亂國錫鞶而用重典姑假此以竦動厥俗而挾私苛細之禁且隨其後矣今不察先王所以救世之權不開忠益之門而專授人以威持術鉗之便吾不知其可也甚至是非大謬

被言者已白其實而言者猶擁其名天下且不聽之矣而曰是當言彼亦揚揚曰我當言又甚之禁天下人使不得言而曰吾以尊言路也天下亦奚賴斯言爲哉蓋惟言官之途狹而後言官之職專惟專也故言官之職重而言官之言反輕言者輕聽者亦輕而天下之憤躁而不平者搶攘而自決其防于是乎過類在山無安流矣人見其言之橫而無當則曰出位者之果不足用而不知此迫于法彼溢于無法其不足用

鐵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均也且夫挾私之禁豈禁言哉將有所重責于其言也惟其責之也重故其用之也必今天下氣奪于言官外示含茹而一切有厭言之心其陳官守列利病者泄泄然不卽省顧惟叫呼披扞之詞則舉朝動色而不逞者又駕其名而張之是言實者用浮而言浮者用實其究率天下而浮是終日言而終日未嘗言也此吾所謂塞者也且天下之非言官而言者蓋亦有矣萬里之外叩關而訴疾苦者若蜀之鬼神而道路流

言輿胥誹語反陰用以爲嚴最十譽而一謗則疑之此譽而彼謗則兩置之夫豈無官評民譽之足考而輕決人之生平于雌黃月旦之口以是爲廣則又不如無廣矣由前而觀是猶木不刊澮不濬而東九河使捍流也由後而觀是猶驅天下沼沚行潦之水而盡與九河爭道也欲水之不爲患也得乎語曰饕餮者不肥體饕餮者非不食也未有甘之心耳弟使廟堂畏言之心不能勝其甘言之心則濬之通障之亦通彼效

緣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七

其實而我收其名何至使天下紛紛然自爲名哉

窮是非

吾讀秦紀以趙高之勢至于刑諸公子夷左右丞相何有于區區之是非而指鹿爲馬乃其盜天下之最後策也大哉是非之爲權乎東西上下有時乎易位而極不可易也故君子抱其是非入而以對妻子出以對天下萬世雖百折而無愧是是非也莫利乎同而不利於獨其獨在

上也則壅獨在下也則亂若闢虎之不兩全也然而旁觀者猶能是非也惟夫上下之人各冥其是非始相蒙以爲便而繼乃相加以爲害則其禍乃闢天下如穴中之蟻搜糞然汨出汨沒而百世且如長夜矣則晉與五代之季是也雖然是非惡乎定或曰人各能自爲是非不知人所能爲者毀譽而不能爲是非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人之善者少而惡者多則是非少而毀譽多毀譽其可爲據乎哉

緣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六

蘇軾曰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也同然者是人之所以不能言者也雖然不言而惡乎知之則請默啖之于已而明暴之于天下天下天下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毀譽之極至于周公新莽不能定而千百世以來竟無有是新莽而非周公者則當時之人有情而後世無情也無情則無以消之雖行潦可以鑒矣而天下又有匿其公論以伸其不然之喙者將柰何夫亦微之事乎事必有據據必有見聞見聞

聞而根抵見矣根抵見而無根抵之言安得而加諸故是非不難窮也不難窮而難定何也將無明知而明諱之乎蓋今之剽悍者王攻而老成者王畏處謗者與處處謗者皆不敢犯天下不能容言之名而務一切苟全塗附以勿傷其體繼乃諱其畏也而文之曰吾道是矣天下人知吾是矣何與賈豎子爭言爲而不知天下之患莫大乎舍其可見之迹而使人索之于不可知之地與人以不可知之隙彼將隨以其不可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知者坐我以是非皆議之口自遠漸近自不肯漸賢騰附而傳之而吾始無以自解矣夫沙蜮能射影而不能射形魍魎魍魎不出于青天白日迅雷激電之下而出于陰霾昏黑之時故暗之不勝明者勢也奈何反舍明而與暗爲徒也吾嘗怪朱文彥傳與唐介兩相容而其時兩是之夫天下無兩可之理故無受爾汝之寔君子之所務充也錦紗籠之事不白而可以含忍爲量哉而彼其時亦遂習爲故事摘大臣者勿問

何如詔曰勿推豈宋時優禮大臣事有不可窮竟者而姑爲是以養體乎而其究也卒以莫溲有爲獄殺大臣如小兒而宋祚因以不長所全者小而所傷者大吾所謂始相蒙而卒以相加者殆謂是歟若其見聞歷然非有不可窮竟之事而姑從曖昧不得已之例而疑天下于闇汝之中則尤事之不可解者也蘇子曰陛下欲愛臣莫若付之于獄吏竊謂君子之愛人與其自愛者當如此而今則或疑以爲辱矣夫一辱之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不忍乃忍終身辱乎

必賞罰

是非者可以耻天下之君子不可以耻天下之小人而是非之權窮故聖人權是非而比之以賞罰罰不下擬賞不上因無所出入疑錯于錙銖毫髮之間而後是非之權尊而紀綱之實益尊彼懸賞罰而治者其非人情歟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者古稱有虞氏以舜之哲惠而知人既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而卒不貸刑于四

凶未聞有是非而無賞罰者也且夫納言言官也而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然則使納言而自爲讒也當以何法法之故謂有虞氏無賞罰者皆浮稱而非其實也何則賞罰非爲君子設也君子淡而小人甘故化之以賞君子勗而小人怯故惕之以罰彼其始非真能出萬有一危之計以匡拂執政也蓋窺吾之情無意于是非之間而姑以嘗我也嘗我之法而法不驗于是且反持其法以中我左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五

空人國而害且移之君矣故曰王道尊故寬臣道卑故嚴寬以爲君求益嚴以爲君任怨此賞罰所自出也且君子處天下事其不見不聞之功則當晦而藏之而天下之所共見共聞者則當暴而出之今吾創一謀用一人恐不肖以爲口實也先留其迹以自解而至于天下之是非反闕然引避而模稜以示恩夫是賞罰者天子之賞罰也天下人之賞罰也而秉國成者乃自以爲賞罰歟若是者蓋始于不公因于不果而卒于不信事同情同而法或上下有所姑息隱忍于此而不得不假借于彼是謂不公聞見真矣而或撝于物情或格于衆議或有所挾以劫我有所托以求我而我俯委聽之是謂不果其始也猶曰未教也姑飭之于後乎而後來者復相顧錯愕而無以踐其法是謂不信至不信而天子之令且可以決裂蹴踏而無忌而何有于三尺哉至于法無可奈何不得已而又爲之說曰吾姑薄責其言而厚誅其功行則寔廷何不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五

以明試而廢敷奏乎且夫出口而不諱者莫如
言吾不能以是是非明飭天下而謂吾能嚴
督人于屋漏冥冥之地熟察人于鑠金銷骨之
後者以之愚天下可耳嗚呼今之賞罰其果
何時而舉也

興教化

小人之攻君子也不于其身必于其類其類者
必吾所與同意氣與謀議者也不然其所親暱
者也吾乃始攘臂裂眦起而與之訟彼有以藉

鐵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重一

口而說于天下矣故聖人教之以預預者養其
是非羞惡之心使上無所虞于下下無所疑于
上而後可以夾持是非之權而不至于窮昔者
三代盛時以天子至尊宰相至貴而朝省政夕
計過咨之詢之周之度之惟恐一失度而不得
以媚于庶人而其行之於國也則有州長黨正
族師閭胥之屬抱鐸而循于道路表宅里殊井
疆以爲勸懲夫窮鄉下里其一人賢歟不肖歟
何益損于聖人之治而若此凜凜哉甚且非履

鐵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重一

赭衣以示之罰生飲之死祀之于鄉以示之標
緩刑法不事而從此迂濶不可用之虛文其亦
有說矣吾不洗濯軌度其身立之于是非之上
則無以爲是非之主而百姓之耳目心志不習
熟感奮于是非亦惡能一旦號令之而無異議
也此三代所以崇虛名而收實效也若夫今日
之是非何以嚮背若此也古人之言好惡曰如
不及如探湯如孺子之事父母如鷹鷂之逐鳥
雀此是非之精神也而茲或者徒襲其名歟如
是則難與主是非矣人情晷圓而惡方卽不獎
庸懦而卒未常退庸懦也卽不喜軟美而卒未
嘗遠軟美也卽不昵所私昵而試言其美常有
味于惡也卽不損所私憎而試數其惡常有餘
于善也平居視天下人曲直泚泚如道旁之議
而卒或及已遂至交起而力爭如是則曲有所
分難與議是非矣大臣之退也明知其不然而
猶以溫辭借也而小臣則第以職位繩之甲第
之登白簡者猶咨咨惜其末路而下此卽荐書

弗視也未俗相沿以誤爲故五教不懸于象魏
六行不表于鄉閭甚至蓋棺論定而太常猶稱
量軒輊于官局之間况公論未定之時哉是故
天下之黜而聞其便者窺上意所向注而創爲
無根之說士大夫間靡然以心不思善惡口不
道是非爲學問者五六年矣夫是固世之外之
所休也而今則世之內之所藉也世而無是非
則禮義不能耻賞罰不能加聖賢所不能教也
而焉用之且是非未有一日不在天地間者也此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五

匿其真是非則彼張其僞是非迨乎黑白倒錯
頭目旋舞吾徐出其真者以正之盜賊且操戈
而逐主人矣此無他其教之也無素天下人之
視是非猶飄風浮雲之無定質而土龍芻狗之
不適于用也奚怪乎其輕犯之而不懼明背之
而不羞也雖然猶幸而有僞者存今日之不顧
理義務持其是而不肯下者卽此是非羞惡之
心而用之于僞者也吾誠因其好名之念而隨
正之以名因其好勝之心而隨激之以耻土爲

陶而陶復于土在反復間耳而爲治者無乃迂
吾言而不之講歟

親君子

當國者甚不可使人窺我而操之也吾有所甚
愛則必有所甚畏吾一而天下之人百苟示人
以情小人非諛我則劫我迎吾之所愛而吾不
應將必矯起而反奪吾之愛以翕張其間使吾
不得不委曲以避其所畏而天下之權始分矣
君子之所甚愛何也曰名利有涯而名無涯利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五

有迹而名無迹凡一切嫌疑罅隙之間彼無所
不攻吾無所不守皇皇自保之不暇而何暇治
人于是乎小人之計得矣小人之敗君子也必
以黨黨惡名也其取忌也深其構禍也廣其徵
迹也疑故可以劫吾使自愛而不輕就人可以
劫吾使自畏而不輕謀人亦可以劫天下之君
子使人人自愛自畏而不輕爲我用惟夫君子
自相防而後起乘其間擇其可擯遺者擯遺之
可誘致者誘致之由是而去其所惡如發蒙振

落耳故。子而自墮其黨是宗化也。如曰憂讒畏譏秉國之成者。搔手動目。豈可爲謗府何必以吐握爲嫌。而苟其無愧于道而已。則以天下官官天下才。與天下人謀天下事。利鈍禍福之。不避而避。此乎昔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以相輔佐也。雖曰比肩事主。然亦有腹心手足之私焉。况季世人主深居不聞聲。徒恃宰相一人以通千萬人之脉。而顧可子子自守不假人頗笑以爲潔已哉。天下幸無事。倘有危疑不測之變。重大難決之疑。吾且謀且任之于人。而才諳不熟。習肝膽不素伏。可以天下事嘗試乎。無論其大者。吾有過而未聞。有利害焉而未悉。天下卽有豪傑。恍慨之士。能痛哭流涕於不相知之前。量錙銖悉端委于立談之頃乎。恐智者亦當知難而止矣。可止而不止。非迂則激耳。卽其不爲迂且激也。而吾耳目不狎。言深交淺。其不按劍而嘆喟者亦少矣。又安望衆君子剖心見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七

志而樂爲吾用而我亦安能用天下者哉。蓋常怪古之孜孜延納者。無如虞舜周公。乃考其議論。曾不半于叔季。而成功倍之。蓋天下之事。其幾秘而難顯。言深遠而難徑。言周流遷移而不可執言者。奏牘所不能及也。則嘗詳之于君臣上下。從容委曲。咨詢告語之間。而今奏牘以外。咨詢告語者。誰乎孰問之。而若是也。皆起于其心有所顧惜。而踟躕于朋黨之名故也。昔秦晉稱一個臣。容有技彥聖而不容媚嫉。而曾子當之。仁人仁無私之名也。使其猶有顧惜。初以有技彥聖爲媚嫉。明者猶或辨之。而繼以驅媚嫉者爲媚嫉。則吾且矍然而退矣。曾亦不思吾之所愛與惡者。果何如人。一旦冒昧于相反之實。而遂惶恐以避其相似之名。我則不仁于小人。何尤焉。吾固願當國者愛國定之心。甚于愛名。不以疑成彼黨。而又不以疑成吾黨。無使小人窺其私而操之。則幾矣。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七

區品類

天下惟中人最多其不可移而上移而下者無幾也而世每小人衆而君子獨者類有以激而成之天下之紛紛生于激持國是者鑒已甚之亂類反激而爲調停不知苟無以大服其心而徒借于形迹之間使之外羣而內猜是其調停也乃所以爲激也夫吾所謂小人者果小人耶抑亦有未至于是者耶而況于黨小人者乎彼其在欲離欲合可遠可近之間者甚不可以激故君子寧以非黨治之而不以黨治之何者小

織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足信久矣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吾惡從其黨而問之就所謂黨者亦多途矣君子亦有過小人亦有善其有指君子之過者吾將謝之而揚小人之善者吾且節取焉非黨也君子不幸而有名而小人以壟斷之心踐其後塵務匿其異而而標其同以名于天下吾亦遂信以爲同不可也且非獨于此也有疑誤而入于黨者有素所暱交而似于黨者又有始從中悔驟難于變初心而強爲所用者亦有一事一言之差疑我之不彼容而潛有外心者凡此皆非黨也彼自謂誤而我遽以爲真則黨成彼固親之而我固疎之則黨成彼悔而我不覺勉強而以爲固然也則黨成務白人之所諱彼心離而吾色絕之則黨成黨成矣含憤茹毒而吾乃欲以彼所自有之富貴平其躁而釋其怒不亦難哉何也凡天下之似者誤者曖昧于白晝旁皇于藩籬而未定者皆小人所急收而勿失者也故不惟過歸其綱繆之迹以合之于彼而又甚張其乖離之

織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狀以問之于我使之窮無所入而後惟彼之歸
昔者司馬光之罷顧役也蘇軾爭之而臺諫遂
以爲奇貨至于二君子亟白其無心而猶猶猶
未已也而况光軾以下人乎故曰朋黨之說猶
存而言調停闕其心而能解紛者未之有也計
莫若別其賢否而權其輕重譬如一王安石也
辨之熙寧之前者智辨之元祐之後者未必智
摘其青苗之弊者當而摘顧役保甲之弊者未
必當以安石爲強愎者公而以安石爲儉邪者
未必公以李定舒亶爲黨者是而以歐呂諸公
之誤荐者爲黨則非也坦然以待君子者待小
人瑕瑜不相掩誅其一二尤不可化誨者而天
下服矣奚以分黨而調停爲且夫天下苟非強
立不倚之士大人而能爲黨也非但今日之腹
詈胸視者爲吾仇卽其與我躡足附耳詆人而
貢諛者皆有所欲而然也一旦所欲不得則掉
臂而去之耳故夫以黨治人黨不可勝治也以
調停之術治黨解之乃以紛之也故夫區別者

鐵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乃吾所謂調停者也

操政權

君子之不輕以身出非無以也度不能任事則
莫若讓之度不能制人則莫若下之要未有存
乎兩間者也故君子苟出而宰天下也必不廢
權權天下之利器也君子以之行其仁小人以
之行其不仁水可竭也而亦可以載以權爲不
祥物者是小人之權而非君子之權也蓋權不
能一日而無所屬不屬于此必屬于彼乃其旁
落不振之憂不在于草昧動勦之日而乃在于
太平寧謐之時者則以其主權輕而權或不知
所屬也故君子當其上有垂衣之君而人懷宴
安之便則其操權也愈急何也偷則弛弛則易
奪奪則奔走四顧而難收其在百姓止于亂其
在夷狄止于擾倘內乘倭外乘讒關天下口而
奪之是而天下危矣天下危而吾乃于焉拱
揖以延禍始之所以自完者無乃所以自賊也歟
蓋昔者周公居東流言入于成王之耳而公猶

鐵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能操斧鉞以誅管蔡狄梁公且死矣猶諄諄屬五龍而用之蓋君子之不欲去權也如此且夫欲避權則先避事天下事亦何可避也田者之有畔居室者之有隣而彼陂則此崩彼闔則此敕勢不可坐視也況于天下事若左右手者乎甚矣夫小人之巧也彼欲徑剪其所忌而知未可以遽得志也故必先落其爪牙而後披其腹心先攻其近似而後撫其情實先冥其精神而後撼其巢穴陽嘗我以所不急而陰中我以不虞使吾漸厭漸狎油然而自釋其柄一旦駭而與之角彼已據我所據而復何及哉韓非子曰治賊非治所揆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故緩攻而急乘小人所以策君子也脩本以勝末亦君子所以策小人也吾豈必輕棄吾輜重與小人角一旦之勝而自有可以陰折其奸者則吾向所謂紀綱是非之說而以權行之者也且吾之避權也將奚避乎不過其名耳可否進退不自中書出而于誰出也身當是非之任而可以遊是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非之外首發天下之難而欲靜以養天下之變規天下之大利而欲逃天下之害盡滿天下人之志而後可以謝天下人之謗者無是理也夫亦鑒于中立之免侮而多口者之興戎心也歟夫人各有任晏嬰而中立可也里克而中立不可也使我權不去則不至于爭二人爭而一人以是非正之猶可復乎無爭若之何秦越人之是非以暗而笑天下之辨者歟昔者秦嘗陷齊矣五國以次第舉而齊閉關謝敵以爲可世世受冠帶爲藩諸侯抑知其不旋踵而入于秦也吁如今日者固六國之勢也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立紀綱

夫天下未有物而不壞者也形迹在而精神去之卽唐虞三代所綢繆而斧藻者物焉耳世之亂也符節印璽典法策籍紛揉如亂絲而衡石一稱斗斛一量卒得以常存而不廢蓋權衡之爲物不任增不任減惟其無私也故人不親而亦不怨此聖人所爲微寄其一定之是非以維

持其可壞之法于無窮者也。法者何也？紀綱是也。今之紀綱則何凌遲甚乎？其弊起于視紀綱是非爲二物而不知是非者乃紀綱之精神也。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可以爲紀綱乎？未也。人之懷懷而羣于此也，情欲憤懣各有上人之心智，許愚勇怯而未已也。于是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各有所持說，可以敵吾之法，而吾無如之何也。於是又有淫而破義，不肖而侮賢。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者其熾也，炎炎不可止，而其中未始無蹶然不安者焉。聖人曰：是乃可以行吾法矣。于是因而立之，紀綱揭其蹶然不安之心，共之于天下之耳目。若曰：賤非不可以妨貴，而卒不可以無故妨其有無故而妨者，吾與天下共摘之。夫然，吾即不難上下其紀綱以就衆心，而天下人亦何能塗其耳目，遷就其是非以徇一人則言之是者，吾與天下人分其是，而彼固不得以獨行其非矣。是以千萬人共扶此紀綱也，紀綱安得而

不尊？若今則吾自謂紀綱而非天下人之紀綱也，何則？所謂公卿士大夫者，生而有是耶？直人自相爲命耳，而其逆爲榮辱，又如蘧盧傳舍之不可以久，能相命則能相奪，我以爲重而彼以爲輕也。天下始爭爲是矣，且人是非之心不能勝爭心者，情也。吾不日夜提策之，彼匿其蹶然不安之心而掩以囂然之氣，久而忘其故，倒執是非之權以御我，而吾提區區無用之階級以敵之，均之名耳。彼竊其常尊之名，而吾據其不常尊之名，無勝理矣。夫綱者網也，操綱之綱而懸諸無魚之地，與緣木何異？此則今日之紀綱也。蓋恃其可壞者以天子之令，先王之法而格於編民而苟執其不可壞者，則匹夫可以難至尊，文學可以屈大夫，而況其上焉者乎？善乎朱子之言：紀綱曰，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以是非爲紀綱者，如斯而已矣。而世乃徒貴賤尊卑之較，據俳優傀儡之衣冠而恃以爲如天澤之不可淪，不亦愚甚矣哉！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七

夫人知身使臂臂使指之爲順也而不知使臂指之非身難與論紀綱矣

審事幾

夫得之微失盈之微虧事之理也故君子常孜孜於興利而常不欲竟其利益恐刃盡而韓見也而況於有害而無利者乎說者曰今天下摧摧然無動爲大耳不若俟之以漸夫漸者譬如撤壞屋朝抽一椽暮更一瓦至于盡易其故而

不覺非謂任其頽圯而莫爲之所也而或者泥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法立弊生之說以爲仍舊便夫後日之法善保之可以無至於弊而今日之弊則灼然目見而身嘗非可以朝夕待者也前者俯後者僕日復一日而將使誰任之且庸保吾身之不及見乎則又將曰吾大者之未可以輕試而纖悉於小者恐爲天下笑也是不然天下之事絲聯繩係非事自爲事也故有綢繆於此而消弭於彼震竦於外而懾伏於內者若一事苟而百事皆苟則壞者將傾而未傾者復壞固寧有足不支而

鼎自安哉且法者天子之法也宰相六卿代天子行法者也吾有法而吾揣而用之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雖十日一變法不得爲紛更有如法立于上而民氓庶吏乃得以意出入輕重於下則一日之間何啻千百變而猶諱紛更之名哉今詔書日下而不知所責成者何在明知其孰利孰害相與咨嗟之嘆息之乃竟坐視其寢格乖戾而不問在上如轉石在下如反汗未有順逆倒施如此而不亂者也且夫天下未有不可

蘇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六

反之弊也爲於不可爲者難爲於可爲者易可爲之時何時也弊形見而未至于極弊之時也何則宇內宴然誠難于無故而起大難而亂之戢戢將動也尤不可迎而紛之以速其爭若夫弊端初兆而吾乃因而更焉因士驕更議士因更惕更議吏因兵擾更議兵耳目不驚而用法省此之一失而至于大弊何言哉且吾所謂利盡而害見者非但寬之後致憊正以憊之極必致猛也爲政者不調其將至之機而使天下受

其必窮之勢則隆寒極暑狎至而人始不可以幸其生矣是故君子雖不敢以亂國之典輕試之平國而常以強國之令行其平國之政蓋以天下有甚泰者必有甚約者有甚驕者必有甚怒者此四甚之地事勢之必不可以久而患之必不可救解者夫是以調之于將至也乃今則止于將已乎而泄泄然以苟且爲老成勳引李沆罷言利害之說以自解夫人主非堯舜不能創法非桀紂不能壞法外此皆因循怠玩如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久不用而自趨於壞耳故夫臣之事君當開其耳目以審利害而不當愚其耳目以忘利害若吾固愚之而左右有旁開之者則其實分其流疾始拱手而莫可柰何矣若李沆幸當其時耳

人

元祐之后吾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人

緱山先生集卷之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奏疏

翰林院編修王 爲懇乞

天恩俯賜

卹典以光泉壤事竊惟職父原任太學士錫爵

特蒙

知眷備位公孤今職衡又濫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寵掄綴班侍從舉家自老至幼但恨乏仰酬之力豈宜言陳丐之私惟是職母朱氏佐職

父學四十餘年勤勞終始屢膺

綸封至一品夫人萬曆二十六年七月病故

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

曾受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職 虎例似

爲相應本合具疏

上請但職父居常自謂待罪數年無功有愧病

廢以來日惟杜門內省以爲補過之地久

踈

闕廷起居方深悚息念非父母大事不敢瀆陳

而自職思之則有萬萬不能安者蓋職母
卹典在職父爲家室私情不請實爲引分而在
職爲母子至情不請則類忘親幸瞻

尺五有例可援而顧噤縮不言誰爲陳達

國恩未鬯淺土難歸異日無以見母于地下矣

蒙慙觸法亦何敢辭查得先年大學士呂

繼山先生集

卷之十人

七

本妻封一品夫人夏氏病故該禮部題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加祭一壇職母與例亦

似相同卽加祭出自

特恩非所宜請而祭葬載之

會典能無覬覦伏乞

聖慈俯憐

勅下該部查例議覆上

請則職舉家世世戴帷蓋之

恩世世結環草之報職無任哀懇迫切之至

萬曆二十九年七月

翰林院編修王 爲懇乞

天恩俯容給假回籍遷葬事臣自蒙

恩賜第以來授職四月進館未逾旬時上之

主知未酬下之師模未習正臣夙夜勉旃之日

何敢言歸惟是臣母背棄四年尚在淺土

而藥裡未具榮宦自如言念古人不葬不

除之義自循衣冠心痛前于七月中具疏

請母

繼山先生集

卷之十人

三

卹典正欲藉尺寸之榮爲葬母地也原擇于十

月築墳十一月造壙今期在旦夕送死大

事人子非身親料理毫髮有憾啣恨終天

况臣父爵衰老殘廢止臣一子相倚爲命

近八月間又 病並作久未痊可時刻

望臣之歸臣既不能使三尺孩孫代臣事

父若反累七十老父代子葬母於心何安

此臣所爲踟躕涕泗而不忍于不言者也

伏望

啓臣苦情特與給假俾得早營母葬以畢此心
皮骨幸存報國有日臣不勝哀懇待

命之至

遷葬假呈

翰林院編修王 爲懇乞

天恩俯容給假回籍遷葬事職係南直隸蘇州
府太倉州人中萬曆二十九年一甲進士
授翰林院編修猥以蓬茅之賤置身法從
之班揣已無一長授官甫三月何敢言私

職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上之

國恩方新下之

師模未習何忍言私惟是職母

誥封一品夫人朱氏于戊戌年見背以時日之
不易權厝淺土者四周頃始相地興工擇
在今年冬月安葬而職乃於去年服除之
後勉赴公車所爲不葬母而出者蓋一以
職母榻前遺命希酬此未了之宿心一以
職母生授榮封尚冀請未沾之

恩數縱使與制科之列亦可無半歲之淹屈指
歸期未妨襄事不圖策名于仕籍偶然羈
跡于禁林去住既不自由榮寵反爲罪府
追惟古人不葬不除之義凜凜謂何而職
遂衣繡策肥步武玉堂之上在往日借功
名爲葬母地猶曰有辭今日棄未葬之母
而戀功名是可忍也將母骨一日未歸則
職心一日不安此心一日不安則職業一
日難盡而况職父大學士爵今年且望七
職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隻影自憐自失臣母以來相倚爲命止職
一子飲饌非職調不甘藥石非職嘗不進
遙知思子而及母將必觸喜而成悲展轉
憂思或至成病竊惟人子之心一也而職
養生送死并在一身實與他人不同職既
不能使三尺之孩孫萬里之僮僕代職事
父而反累父親臨魚菽之筵獨灑松楸之
淚代子葬母則生死兩負初念已違非但
無所藉以報親抑無所資以事君矣爲此

臥不帖席直以情苦上巾伏乞爲具奏給
與寬假俾得早營母塋以安子心并以安
職父之心頂踵若存圖報有日爲此具呈
須至呈者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日

請停止稅監增兵疏

代

前某日發廣東稅監某疏請於香山澳加
兵防守臣謬擬

旨云雖不蒙

職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六

批發而默行停止仰見

皇上從諫轉圜之美臣似可以無言顧兵權所
屬關係非小比歲如山西遼東湖廣稅監
私自募兵不已復請增兵及今廣東而四
跋扈之端已見于此一旦養成禍患非但
臣爭之不得卽

皇上欲收之不能臣敢及今爲

皇上昧死言之臣聞兵權有國之司命隨權之
所聚則亂從而生蓋內外互有之而內臣

爲甚自古外臣如藩鎮之強尚時起時滅
而至于漢之王甫張讓唐之魚朝恩李輔
國田令孜等爲國蠹賊則天子扼腕不敢
問而究且以危亡隨之我

太祖高皇帝鑑于前代以故散處兵權不使聚
于一而防內臣尤嚴嘗曰此輩當使之畏
法不當使之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則自
無宦寺之禍此非謂外臣必賢內臣必不
肖也蓋

職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七

我朝法度外之兵部五府撫督總兵諸官大抵
調遣者分鈐轄之權糾察者又分調遣之
權一兵而數處籍之數人司之卽稍有恣
橫不如法者下咫尺之詔而大帥束身歸
命莫敢枝梧所以指臂相使安瀾至今若
夫內臣不然兵一隸幕下驕養逾等執法
不敢呵主計不敢問無已而後削百姓無
已而凌抗官長又無已而迫脅朝廷勢之
必然何足怪焉蓋外臣馭兵如吏之于民

內臣馭兵如主之于奴民不盡制命丁吏而奴自然委命于主內外輕重之勢原自不同我

皇祖世宗深知此弊盡革各處鈐票卷之十八入穴廟聖德以爲首稱

皇上威斷如神同符

皇祖乃一內臣也昔在內今在外已爲無鎮守之名有鎮守之實况甚而與之以兵權乎彼王甫等給用城門校尉兵李輔國等領

藏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八

神策軍直狐假天子之威而已至于不可制若使內監自有兵而自用之吾不知其何如也漢唐勿論正統間曹吉祥從子欽以禁軍三千人戰于

闕下鍾簾爲之震驚彼

輦轂之近而敢于稱亂如此若使之縱橫閭外吾又不知其如何也長此不已彷彿以漢常侍之專挾唐藩鎮之勢權兼二代禍亦倍之覆轍昭然不可不畏如以鑛稅藉口

乎

皇上試觀數月以來亂者數起皆由民窮民憤無聊不平之極原非爲某地爭鑛某人漏稅而藉兵以防之也就如有爭鑛漏稅之民原議就近移置兵衛自足辦此亦非必添設內監之兵然後能彈壓也若曰于鑛稅之外別備非常該地方官責任不輕防禦宜審非盡不能憂而煩內監代爲之憂也故凡今稅監之題請兵募兵者于國計民生斷無分毫交涉不過借此以竊弄威柄欲爲其所欲爲耳亂萌一動已之實難姑無論其大者卽如香山澳番船往來彼此兩利一旦赫以兵威增其稅課必至居人罷市遠夷生心臣猶記嘉靖中年倭患止因海上貨市小言至于流血遍野竭左藏之蓄積而後勝天下事之易動而難安其左驗矣以宗社之憂若彼以邊境之憂又若此伏幸

藏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九

皇上超然遠覽熟察于聚散治亂之大原自此
以後稅監有以增兵募兵請者或卽行裁
回或痛加詰責以杜窺伺之端寒凌夷之
漸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悚惶之至

同門請溫太史座師啓

伏以祥開奎壁欣分貢采之光澤沛文瀾正協
需雲之候幸龍門之托跡欵鳳閣以迎車薄展
謙私少酬慈造大師柱溫老師老人閣下西
吳靈氣北斗高名逶迤白玉之堂已佇調平商
轍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鼎炳耀青藜之火先借照于虞門提來藏室之
鉛黃閱盡宮城之桃李何圖鄙劣亦荷甄收擔
簦而見大人賴金蓮之前導解褐以事君子班
玉筍之後塵連茹江茅豈盡副明堂之薦不材
社木實曲成大匠之斤子弟之籍既登洗腆之
誠未效謹詹五月日朱明應節茂豫維時亦
有野人芹藻之將用敘中沚菁莪之喜觴前浮
九節敢布香殿之金莖扇底展七輪肅遲瀛洲
之仙駕負牆而俟奉席以從瞻黼彩之自天仰

托素絲之質聽珮聲之出直弘敷絳帳之春某
等曷勝庇籍光榮之至

餞行請啓溫座師冊封萬安

維月之十七日珮珂出直駟牡首途金函玉節
煥生原隰之光彤管黼裳映發山河之色共款
皇華于周道思回日馭于襄城某等望履方新
執鞭未獲儼宮牆之萬里懷驂御于各天濁酒
素竿敢暫緩使車之下清絲急管尚無稽王事
之程仰冀台慈惠臨餞席某等無任榮感延佇
之至
轍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餞行請啓王座師言事諭貴陽

維來月之月法仗暫違軫車過發寸衷含赤卷
七襄雲錦之章片簡長青繫九鼎桐絲之重謝
禁垣而慷慨臨祖道以盤垣某等甫奉橋衡遽
瞻行李雖尺五輝輝之白日終不遠乎賜環而
二三落落之聚星恐難期于合璧庭梧未實且
延鳴鳳于東郊場藿初生願繫白駒于空谷伏
惟台馭俯辱餞延某等不勝欣仰榮籍之至

公請大座師馮少宰啟

伏以世運兆文章衡鑑顯真儒之用吏治先經術薪蕓觀多士之成掄才拔十以無遺矢事在三而勿替鸞鷟載序均沾賁采之光樸棧可材用十需雲之候敬秩初筵之籩豆欣承在浚之干旄道仰顯觀光希下濟恭惟大尊師門下任天下重爲帝者師名世再來五色紀書雲之夢傳家滋大三槐徵指日之祥厥初登宴元獻之制科尚未及賈洛陽之年少文章則行當行止

織山先生集

卷之十人

上

當止渙風水之大觀器局則清不濁澄不清湛江河之雅量詞林獨步泱泱表東海之風藝錄再傳籍籍貴長安之紙落筆搖五嶽意猶薄夫蟲雕談笑取三公志獨甘于人後頃小試旋轉乾坤之手于夫銓綜流品之時亦已功收補牘之餘政舉除書之外輿望佇調乎商鼎帝心簡關乎虞門懸冰鑑以甄收茅征庶彙握璇樞而治化菁障狂瀾相士苟得其真卽驪黃牝牡之學畢歸皂櫪取人不求其備使薑桂參苓之品

咸駐藥籠更爲揭浮習于片言直足起衰文于

八代苟未飾青黃之木皆曲成匠石之斤佩嚴訓以如新仰台階而尚遠茲當中外選除之日實關門牆聚散之情蘭臺石室之員冀聞奇于問字百里專城之寄觀學道于爲邦沾餘馥以皆馨積涓塵而成敬維其借矣式燕綏之謹詹月之 日綺節迎涼高天戒爽兼收秋實適當萬寶之成爰就雲章敬矢七襄之報鳬鍾鏗于東序聊以寫心鶴益集乎春臺敢言授粲槐風

織山先生集

卷之十人

上

瑟瑟和高韻于在陰薇月沉沉永清歡于卜夜燔兎首而斯薦歌魚麗以相酬假茲芹藻之將薄敘菁莪之喜伏望朱軫夙駕絳帳邁移油然時雨之膏教聿神于過化臨若秋陽之曝道且得于目存庶幾差稱管晏之心勃興接武夔龍之日望不虛于聽履榮倍侈于登門延遲有嚴頌揚莫既謹啟

同門請王黃門座師啟

伏以運逢來泰彙沾賁采之光道協顯觀其上

需雲之候幸登龍而托迹欬鳴鳳以臨輝薄展
讌私少酬慈造恭惟大師柱王老師老大人堂
下人倫弘鉅世業崢嶸赤城建負日之標駿譽
已馳花甸青鎖奏補天之績鴻聲直上楓宸間
簪殿陛之管彤遍閱宮城之桃李豈期謫薄亦
荷甄收許身未比南金猥辱丹螭之高價得士
喜同貢玉遽開白獸之芳尊連茹江茅豈盡副
明堂之薦不材社木實同成大匠之斤子弟之
籍既登洗腆之誠未終 曆五月 日朱明應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人

十一

節茂豫維時感在野萍蒿之恩敘中泚菁莪之
喜觴前浮九節仰隨香殿之清塵扇底展七輪
肅遞錦江之法駕負牆而俟奉席以從瞻畫省
之衣冠幸托素絲之質聽掖垣之珂珮同分絳
帳之春某等曷勝庇籍光榮之至

請養歸謝閣師座師啟

恭惟老師臺下覺在民先道爲世表第一流人
物曾奉清塵十三國大風許賡絕調時身尚在
宮牆之外而心已游堂室之間不意耄老之制

科果出大賢之門下廷綸繼及總叨神化之升
青館彥趨陪重辱宗工之削墨雖慙踰竊幸有
依歸含沙在後而不驚糠粃再前而不懼顧嘗
恨以一念倚閭之戀每奪十年擔簦之恩惟老
師愛其子以及其親在不肖藉知我而兼生我
屬者一夢當路三禮告成豈無將命之行人遽
及執經之弟子儒生駢駟赴原隰以馳驅游子
衣冠望里門而至止更以覲親之私假躬逢憲
老之上儀歸橐充少府之金調七餘大官之膳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人

十一

茲葢老師同人爲善脩分羽翼之功錫類施仁
施及鳥鳥之隱此某所爲伏子舍而感二天對
使華而心萬里者也受恩若斯稱報曷以惟願
漁樵海上無忘北闕之書兒女燈前共繡平原
之字邇生平之分謹敬保歲寒尋別後之嘉言
益厘日省車輪四角縱自後于鴈行廣廈萬間
庶無慙于燕處謹啟

謝閣下啟

恭惟相公老師台座下望崇岳岳 河深杓

軒輅非辰合陰陽以爲德鐘鐃列樂序欽禮樂
之在躬恃直道以格天表清風而勵俗茲者升
躋上鼎涉伊傅之新班妙簡前旒崇其盤之舊
學不茹不吐丙魏合爲大羣善斷善謀房杜成
其既濟此君子拔茅彙征之日豈曲士係匏不
食之時但天上袞衣雖幸夔龍之在望而膝前
彩袖終憐烏鳥之未酬一喜一懼之年心欲自
割且仕且養之孝身所難兼用茲仰額于九閭
更望曲成于片語情深哺鳥伏子舍以傍徨恩
綴山先生集卷之十人

與同館訂志

蓋吾聞農有畔工有肆言無咤事無易羣萃州
處終身不離猶得以殫厥心竟乃藝况吾黨以
聖域賢門爲畔以蓬閣芸臺爲肆甲乙奎纏尺
五丹地簡從政之煩仍樂羣之義川野竭來商
鼎行寄無最可書有志應然惟人之志德業所
宅志岐而岐志的而的志十里而十志百里而

百徑有廣袤路有夷塞縱橫多方惟志之適方
吾儕業居華門讀書誦詩尚論良史之著作剽
聞上相之勳彝莫不寢寐思服恍惚見之或慨
然欲俎豆其間而喟然扼腕於逢時及一旦金
門玉堂發揚羽儀濃艷薰心駘蕩難持耗筆以
待素書而嬉芻狗往籍并髦前規席貴彌驕處
閑斯頽頭白有日汗青何期曾不如一命之吏
比閭之師胼胝手足勾校簿書亦可以剷除浮
傲發皇才智而爲吾之所欲爲豈詞臣之職端
綴山先生集卷之十人

儼然歟則此志之善移試瞻斯堂煌煌訓詞忠
諫敦龐不啻耳提鬱多國禎實稟 皇慈卓冠
倫魁爲臯爲夔豈伊異人惟志所希月之吉矣
冠佩若若罔不在初旅進而酌謹矢此心與我
友約立志欲高以樹垣城高又欲實以就檢繩
立志欲廣以開宮庭廣又欲約以固緘藤亦于
之心乃胎大人處女檢押爲名公卿百惟閎鉅
要本一真文章非聲功業非影言道非道標行
非行如木斯殖晦根土中其葉沃若自能雨風

視之露矣於何不窮百尺之栝等於秋蓬差之
毫釐憤所適從童昏驚訟殘忍墨脊凡諸不數
非爲我設卽其氣槩千古辯驚四筵馳騁以狂
挾儒而禪於心未安且願舍旃世語雷同毀譽
何極惟志難欺皎若白日播間厭飽孰辯所自
惟志難昧耻若撻市乘良齒肥斗筲易餘惟志
難酬道渾茫如崇階牕仕指屈可待惟志難如
此日不再先聖有言學以爲己我有一言守以
終始非忱非惚實愚且鄙吾斯未信所志而已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八 十八

莫峻匪山企其齊而登高自卑庶其躋而無負
我 君無負我師有短自攻有失互規言敢敗
羣君寧遐遺二三同志降心聽之

嶽山先生集卷之十九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祭文

祭董青芝 代父

禍福相倚忽如轉轂蚤發之花再實之木風霜
瘁之蠹穴其腹死不待老一何浮促君祖我師
惟 帝后夔鴻名碩功造福孔夷簪組世耀綏
建孫枝惟君國器白圭朱絲開照詞林攬秀藝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一
惟精神炯然如囊處雖一戰而霸三鼓未衰寸
穎迅驅萬象爲開洵都且美多藝與材延英建
禮于焉徘徊一鳴驚人掛冠歸里樸滿自戒載
戢盛侈求榮得辱駭浪橫起陰陽中賊神錯氣
否嗚呼哀哉我哭我師時維暮春維君兄弟聲
名嶙峋且弔且慰曰有後人無何季天弟觀兄
迎勞勞送死并殉以身慶乎相隨無已太頻華
屋鬼瞰弃骨犬狴助歲爲害蚩蚩之民先民有
言死欲速貧緘詞酌之淚浹沾巾

祭潘印川司空文 代父

昔人治河欲令北還今藉以漕若喉與咽瀆之
爲義達海必專今合大淮益以百泉慄慄蕩滴
數倍于前今上之初洪水用堙河決北走淮決
東穿簡用潘公荒度是肩千里之內足迹遍焉
討論遺策惟平江瑄人力漈河不如棄捐譬之
畫脂終不可鐫宋嘗用之功川弗沿以水落水
且灌且湍水行地中順其性然有物束之道乃
不遷循河南北于淮東墜于畚于鍾壘阜蜿蜒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二
遙邇相附以廻以漩前後出入踰二十年不知
其功萬艘間間士炊陳粟鼓腹便便嗚呼哀哉
萬里濁流有泥如饅日銷夕鍊亦能塞川幽賁
不通膈滿腹堅豈不念此計無百全事窮而變
因勢作權若先擾之賁責萬千不能爲時黃髮
無愆嗚呼哀哉天災流行降水滂至汎濶無極
如人客寄浸淫園陵松栢憔悴上憂聖明當寧
而喟旁求嘉謀討論故事公于斯時奄忽厭世
築室道旁功是用殫盡問工師何害何利維時

祭季竹隅廉憲文 代父

一老胡不憖遺嗚呼哀哉公歷三朝獨爲元臣
凜凜如秋藹藹如春晚在漕渠屈而復伸胼手
胝足殆于沒身宜鱗補敝以俟後人匪言之難
任者苦辛公雖云亡昭昭者神乘雲馭風呵叱
星辰何不速駕翱翔河濱鞭笞陽侯數其不仁
河淮歸休兩岸生塵陵寢不驚惠此萬民緘詞
酹公不覺諄諄公如聞之不笑以嚶嗚呼哀哉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三
嗚呼哀哉白駒決隙野馬驟空夷飢顏天視天
夢夢孰如公之駿福而大年考旋而令終等王
孫之曠達齊陶令之從容啓手啟足歸全鴻濛
身雖莫贖涕將安從所惜者天不憖遺一老使
之挽澆薄而敦龐惟是俎豆寄于桐鄉而芹藻
待于學宮懼著龜之不靈澤傳世而易窮緬惟
明德如宮鼓鍾公不自言人能知公曷知公操
六年袁州近火勿焦曷知公仁猷猗既誅沸釜
弗薪曷知公直冷而嚶人怨不蔽德曷知公廉
葛承以歛遺經在兩世之脩寡俗之敗圯長反

少讓士與隸齒猶庶幾畏彥方之知式庚桑之
里聞杖則趨望局而起而今竟已矣嗚呼乎天
道之不可問兮前既奪吾子期獨靈光之歸然
今復棄我而如遺將元氣之不可攬結今何老
成之遽萎與巷市以同痛今亦吾私之足悲某
其之生也輩行後公而公辱以肝膽見推迫于
父子三世受知情誼不薄且譽且規建午之月
不疾而吁沐浴告終飭巾待余曰將觀化反于
吾初余笑謂公生亦不惡蟬饑蝸飽總不離殼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四

卽此腥體是名淨樂飲之食之公幸勿却豈日
車之既駕今曾不可乎少延指涼風以爲期今
乘白雲而上仙忽羽葆之西流今燦箕尾之列
懸顧余勞生猶未息肩孰是範模孰是陶甄今
或推爲後生之長而悵乎其若昧抑或橫負以
蒼生之責而睜乎其不能以自前公乎公乎生
死我憐靈而有知聽此一言

祭張起潛憲副文

代父

嗚呼日月不淹久喪國珍祖載自茲旒車轡轡

則學官之芹藻不知經幾春秋而桐鄉之俎豆
且化而陳陳矣自惟閱世憶我同升車馬憧憧
日舞長安之市而兄獨短衣長耳囊襆彼以遠
巡然未四十年吾見游龍流水之門過而不睨
者半矣而畏壘之尸祝方鬱鬱其如新蓋居今
之時非世仕宦非名公卿而得此于鄉邦者亦
已少矣旣公論之久定而何待余言之云云仰
兄墓石實余執筆彼曝肥而朶頤者倘怪兄之
谿刻自處而疑予以過情今兄之沒又十五餘
年矣試觀兄之子孫猶能枕經味史于公庭案
牘之外而知未斬君子之澤抑或支離迫迫于
寢丘之瘠壤而益以徵清白吏之貧此亦足以
裕後昆式晚進矣而余庶幾其無媿于斯文自
茲以往茫茫松區宿草浮塵此賢愚之同盡而
何獨于我子乎含殯也

祭邵玄沙文

代父

吾見先生如病木之頽唐跛鶴之徙倚者十五
年于茲矣而德以老而益邵神以瘞而愈清凡

夫素王之微辭柱下之與肯隻空剖蒙片語發
節類皆其晚歲所刪定而發明卽其囊底餘智
尚能含軒漱岐凌倉望扁而十室之外不聞其
名今天下博物洽聞之君子益亦有矣顧孰如
先生之形骸稿木而大小叩以俱鳴又孰如先
生目視昧昧足步索索抱膝偃處于尋丈之內
而迄無呻吟愁嘆之聲此其所得有過人者而
寧惟是擅一得于明經蓋古有御史大夫跪授
濟南之簡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此非其所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六

受者貴歟而今也腹笥口鐸曾一飽之無目而
卒老于諸生蓋後世少貴而老賤吏貴而士賤
詞華貴而經學賤爲日久矣而公處此三賤之
勢而猶能使長吏式問學士問奇表表其如是
者則斯文之尚未墜地而庶幾寄興起于後人
小年大年爲身爲名蓋先生之壽也久矣而獨
介然以久特稱也耶

祭王崑崙山人文

代父

嗟乎游道之辱甚矣士皆藉龍門青蓮之口踵

濟南瑯琊之腴以舌爲鋒以氣爲機宛轉鳴嘶
忽而齧蹄尋常杯酒驚濤怒磯使人名附而不
能釋心怵而弗敢違顛倒爲用無脛而馳若而
人者吾見其虛往而實歸矣而君獨彼我雙遣
喜愠兩遺博而不辯高而不危酒天爛熳浮家
宴娛矢爲詩歌不主一詞嬉怒笑罵墨花離披
其樂也興廣而志深悲也貌瘁而神怡眇眇乎
若春山淡冶而欲笑翔翔乎若空絲綽約而自
飛未嘗縛小乘之律而祝巨子之尸固宜其足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七

迹所至僅僅餐武昌之枯魚囊長安之稿葉攬
洞庭之窮波飽五臺之乾雪而畝頭屋角曾未
有所增益以爲子孫之遺蓋其取資于游者薄
矣而海內之名儒鉅公卓犖而好古者皆愛君
重君以先死托君此不愈夫名附心怵而謬托
爲相知者耶余也不佞顧辱君于騷壇酒社之
外以風義收之五月過我自歎吾衰健不如犢
往來無期桂老菊斑醉我一卮曾相別之幾時
遽無疾而長歸也緬惟高尚今誰庶幾我愛孟

于風流我師昔之頌襄陽者曰文不按古匠心獨妙行不爲飾動求真適游不爲利期以放情吾將借此頌君使後世采風者得俎豆兩先生于尊江之湄而君亦可以聽然而受之矣

祭江纘石中丞文 代父

大明中天寰宇晏如惟西南疆窟穴群狙蠢茲群狙鼓唇奮鬚或跳于林或嘯于途於赫斯怒六師躍躍箕箒蒙翳久通天誅乃簡命公白旄于于厥醜既殲厥宅乃潛蛇虺之場歸我版圖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八

猱狖之種奉我簡書策勲職方 天子曰俞有臣孔武四國是驅何以予之丹書剖符一朝東歸白馬素車凡百在廷引領以頌公何時來秉國之樞民之無祿碩臣云徂邦家之瘁有識歎歎嗚呼哀哉公之閔閔累葉纓綬公之才猷當代蔡著公在朝廷慶雲祁祁公在岳牧靈雨霽嶺太常紀功錫予孔時匪朝伊夕正位台司模倣中摧折衝焉資嘏其泣矣豈惟吾私嗚呼哀哉甲戌之歲我初識公意高一世人中之龍爰

來于吳惠澤融融猶敦故人物備禮崇于旌時屏杖履俯同客歲之春沂湖而東辭曰憲老且以珍從溝壑未先壯者告謝秋霜驟傾奔視不暇生死之痛冥冥長夜一尊酌之聲淚俱下嗚呼哀哉

祭王對南相公文 代父

邇公保直以迨麻宜啟沃贊襄功在不言秉權幾時身退道尊一日之霖百世勿諼前茲壬癸政地落落余再召起欲前且却惟公一人爰斟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九

爰酌不以羨和而廢發藥爾惟日中天聽尚卑用人行政揆宰是司朝廷清明官府宴娛衆正彙征德輝藹而爭言憂危欲補龍衮逐臣累纍當此大憲公也拂衣願與同遞巷牖未逢階陛斯遠天下賢公比古大臣抑類諍臣重而不親揣影得形終隔微塵人情參差反覆背嚮噴或聞之喜或緣上無示異同厥朋乃喪不濁不清以知公量政務叢委事機碎來亂繩紛絲崩雲駭雷時然後言劃焉心開不懣不悚以知公才

綢惟大臣不專一美前謀後斷陽張陰弛公抱
兼長次第就理道之不行不可遂止穆穆盛時
堂堂相謨不遇砥石光生相摩遇而魚水其又
如何人知其一不知其他時之徂今天地墨墨
嬰鱗求怒怒不可得羸角求去去不我克昔所
咄嗟反覆見憶虎豹守關狹狹食塲巧匠缺斧
巧婦無糧顧而太息羈魂徬徨公于此時寥廓
高翔豈忘先憂庶薄殮素于于里門飲食君胙
俄建東朝使節西驚追惟忠言寵以特顧海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內歡喜如渴見霓回苦作甘我皇庶幾蒞微
于豐孤脫于睽司馬再入元祐可齊天不憖遺
竟此隕落爲箕麗天爲雨歸嶽誰揚仁風誰潤
枯壑萬日睽睽九原不作嗚呼哀哉余獲事公
詞垣左右晚參國論心迹俱耦所幸秉成獨在
公後襲公餘重稍釋罪負磨拂之詞百一見俞
求閒得閒公爲前驅建監闕然進退畧符各天
一方而道不孤歌哭共之曾腹相告雲中鴈書
數臨海嶠邈其德音遽領凶耗辛苦遺忠薄海

共悼余豈有加聊寫我私棣棟無年苞稂焉資
生死百憂并集一時醺酒臨風有涕洟淪嗚呼
哀哉

祭曾植齋宗伯文

代父

自公射策大庭褒然蒼生之望積之十年爲時
廿盤爲世綺皓豈謂不遇遇恨不蚤絀惟詞臣
如玉在璞寂寞芝泥曉暖蓮燭霖雨未降雲漢
則章無功之功不可測量虎觀石渠巫史紛若
時維真儒乃折其角旃廈九重隔之金轡時惟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大人言乃格心講席既專宮端載署汝保汝師
勿離表著鷄鳴寢門退公遲遲夙夜敬共絃誦
委蛇稷爾師言佐銓典禮閔勞以政左右我子
踟躕卜相欲予且屯曰瞻遺老以付後人羽翼
既成股肱有托一德咸孚九原不作嗚呼哀哉
邇公學問所得者大志道以趨如的斯破聲悅
文章浮雲事功卷舒元氣冲融大風蕭曹房杜
曰姑舍是孔思周情不遐有試奄忽歌梁道不
勝時唐虞三代想像見之汗不至阿衆所共許

用世傳經賸有餘語惟余不腆謬長教席弱息
晚成官墻幸厠兩世之知臭味默乎天未喪道
文在茲乎公今已矣血胤斬然門生義故其徒
三千或火而傳或螺而肖非必韋平大業乃紹
虞淵赫熾如日且中公神行天庑幾無恫

祭陸平泉官保文

代父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
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
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七

老更寵以命使養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月實百
現宰官身過神仙厝維公道宇嶽峙淵澄維公
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踈冥飛于終
或躍在初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絃爲君玄酒
爲母退也進基不課而最歷官七年坐致卿位
虛而實用功在不言啟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
罷官人謂太早匱而善藏不喪厥實六十生于
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公未衰天之福公可謂
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心小偃仰林泉四十年多

鬚眉皓白冠裳巍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
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牆以趨半而爲師
片語作模間演三車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羣狎
鷗鳥比聞簪笏時出近城子孫和神觀者填闐
以公神王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
脩然乘化以歸神輿尻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
耄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霖雨之膏厥施
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
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嘆然者藐予後進是誨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七

是攜實仰先正鄙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
勉奉典刑

祭孫虞湖封公文

代父

嗚呼慶以善積豈必身值如彼力田父種子獲
生亦何常死貴其得得全全昌不與厥則憶公
與余庠校頡頏垂垂腰圍便便文章百畧雜總
五經鏗鏘誰無雕縷公也才長誰無盤悅公也
辨藏磨掃自練如劍含光灑然奏刀寂爾處囊
老及歲薦伯也登仕蹉跎驥足竟後駒齒可以

一戰我舌在此俚而受命曰余有子膺力方剛
爲天子使教之鳩工教之作牧以有譽處惟余
之穀一豆一筇衍衍饒衍乃刑室家用表間族
客歲之冬寢而弗甘父海以東子乃漢南猶來
無止啟夢而占栢堂森森差次五馬烏叱鵲喧
于拜堂下且喜且悲跪進杯竿載寵以來有皇
絲綸絲綸維何黃綬朱旂卧而拖紳二豎逆奔
逾臘度春乃謝行館入秦非修逾月非短父之
貽子君子之澤爲弓不售爲箕乃食子之報父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祭馮勅齋翁文 代父

維南江翁號鉄御史慷慨千言已濱九死何以
不死公爲之子公時十三斧鑕負背醬血上書
請以身代搏額而號聲震闕內 帝念孝子乃
原直臣豈惟全臣并全 主仁間關遠戍歸老
房闔夙夜祗事終始無越修瀛必親粥饘苟活

人情所難于公爲末公自發科以迄宦成歷年
六十稟于一繩純法純師是訓是行旣廉且善
自誠生明六計無殷六德允升介然懸車爲鄉
先生邦君乞言後進執經公退逡巡謝曰未能
追啟手足乃免戰兢爲世完人以配閔曾億公
救父死不旋踵俶偷磨牙不難不悚晚來視身
不乃太重墮戶塞兌若殊養蚌能剛能柔君子
之勇游宦累世似耕石田僮僕苦饑蓋棺蕭然
乃瞻三族乾餱或愆汝寒我袴汝突我烟能約

緣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五

能施君子之廉豈無華望累組列戟其禮先王
文將焉適斷斷孝廉先志思釋符彩孔揚令聞
日積不濬而長君子之澤世爭高談公也允蹈
深慈篤謹二氏所誦比臨大事暫爾一笑百年
情纏如水破泡不師而證君子之道君子人歟
不得而見世趨日靡俗械多變凜僞雜厠心賊
目眩所自幸者識元紫芝重以姻媾仰同襟期
子孫共教耄老共覲歲寒之盟寤寐矢之今公
已矣吾焉取斯匍服几前一薦素詞雖欲不哭

其能已而

祭吳平山太守文 代父

余初知公實以文字公之知名則以吏治以所
長鳴卒以長謫直道而行罹此羅罟公論鬱紆
大命亦訖嗚呼哀哉公爲廣陵民譽遠驚大比
禹稷小亦召杜汝歌汝舞我粥我袴彼何人斯
嗔嗔背憎乍賢乍佞萃此一身公則奚卹咎在
鼎鑪何以徵之道路之口身處脂膏慙怨多有
世人寒裳公也濡首世人塞耳公也胼手爰稽
北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十七
民利五塘肇開決爾陂濕乃田汗萊通商集事
鳩工庀材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有穀如山累茲
崇臺經營次興論建漸廣議濬海門議峙軍賞
不顧局旁或難其上百緩一急獨將安之有隙
之毒日增月滋奸商蠹豪有舌如其百爾辱民
攀號焉施拂衣歸來小試治生五畝一丘乃社
乃杭滯穗在場遺帛在簾舍飴之餘以惠故人
余自賜閒畏見嬰組白頭門生相對楚楚憤不
可吞亦或時吐余笑謂公世事如許幸茲明農

從爾學圃五月不見頓爾溘然長才壯志盡委
夜泉公今逝矣竟何如耶意或不珠園葵自花
孝弟力田貽厥則奢駿發其譽尚大爾家所相
慰者如斯而已眼中茫茫逝者流水誰爲後凋
獨爾先死百年之痛罄此哀誄

祭顧冲菴司馬文 代父

辰巳之間島寇外訐鍾鼓弗揚東顧而恫疇咨
在廷孰奏膚功廷臣僉同曰惟顧公公之壯猷
兩試輒效其忝越藩有甲而噪藉公密畫敵彼
北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十七
彪暴功成不言全浙有造其在遼左萬虜闔垣
雅歌壯飲名王夜奔玩弄狡夷如牧犬豚左券
在彼選擇而使固曰制閫不稟中指馮河非勇
閉戶非憊羈馬在我旣弭其耳奏事萬言忌者
始囂當權萬鈞旁觀一毛樂敗撓成有聲嘈嘈
人謂我公終始乃事公曰實難去以明志吾言
不驗社稷之福寧我長才窘爾尺幅山傳內憂
羊公外睦忠臣有心永矢弗告暫緩遑籌命荒
土功求者愈迫應者愈慵角巾白袷歸我故宮

湖中鴟夷山下赤松酒酣耳熱慷慨時醉遼陽
雪甚洱海波惡長鯨短蛟毒霧噴薄么麼七尺
不任咀嚼顧我阿游欸段蹻蹻人生幾何兄弟
孔樂絕口世事我邀以遊如聞姓字尚走夷酋
數窺朝宁司馬在不有翁矍鑠亦藉老謀忽焉
淪喪緩急焉求百年畜艾竟委蒿丘嗚呼哀哉
其托年藉四十許年尺短寸長不我棄捐賞其
貞孤謂拙爲妍公之歸田先後相逐急難兄弟
如救頭足犯千里浪似赴比屋今我不見三年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九 九

祭唐抑所詹事文 代父

追惟闔茂之歲公首廷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
蘭臺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旃屢嚙咨承華
啟沃且領官寮且貳宗伯旣殫厥躬且以人事
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開大冶而造士蓋極人間

之榮貫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咨咨惜公操不
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契
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不
予假淑問我我社稷有藉如海浴日若星從月
日昇海沉月出星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求巖
築而無憑有鼎不實有梅未羹則公二十年席
榮履盛幾不過虹光蜃彩而何足以慰公于九
京也耶當公始進余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
日第見公爲諸生時响响讓言循循讓步好不
蘇山先生集卷之十九 九

旁錯交不外驚則以爲處子之守面如削爪行
類瘦鶴時慵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
迨公之登仕也而朝譽日新余歸十年耳之所
聞十倍于前有謂公雅志經時於一切朝典世
務如公游大郤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
深居養晦而苞苴逆屏于萬里之外者有謂公
綢繆親故竟日笑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者此其
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
焉殆智圓而行方形弱而神王者耶今物望孚

矣夢卜人情且旦夕符矣乃一旦藏雲膏雨于
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顧以無用之身久留于天
地未補之過轉望于後人此余之所以戚然而
長嚟也

祭許敬庵司馬文代父

惟公筮仕四十餘年清而不濁在涅滋堅清真
寡欲冰鑑斯照秉心塞淵牝駉斯效關西學鳴
公操之衡桂林風清公樹之屏爲牧而牧爲撫
而撫浸及苞稂化比膏雨閭閻隱恤壇場遠憂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三

衆所忽遺公是詢求畎畝塗泥車輶胼胝衆所
褰裳公必身履徘徊卿寺及貳留樞罔不夙夜
以副馳驅咫尺台階曷不少待納履而歸畏途
有戒蒲輪不還箕馭如駛梁木旣壞棟楹倚
嗚呼哀哉邇公之素善不近名誠能動物清反
畏人實政在官實行在鄉孰培其源學問日將
維學之衰邪說簧鼓儒釋紛揉律破文舞援神
稱天有喙三尺躬之不閱披猖狼籍幸有真儒
攝衣登壇如撲燎火如砥奔瀾具曰予聖翻謂

參魯文之未喪論定千古是謂不朽匪惟立言
信而可徵有平生存惟我交君彙征之始藉之
金蘭不我遺鄙癸巳之春我趨赴召公來執手
予是誨導與子偕隱逸豫無期曾是不來悠悠
我思如何契濶竟爾奄逝我足不前我心若刺
東芻陳詞几筵已陳知己之感愴然如新

嶽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三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穀校

祭楊安人文

嗚呼蘭產于階蘿附于松下緣綺石上撐虬龍
固宜其歷時而不凋望春以向榮而或夭于蜚
蠅習于網蟲曾不若棲巖阿雜蒿蓬得以謝叢
薄之凜秋而噓長谿之凱風是殆天耶人耶幸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乎不幸乎使人涕出而無從若安人者爲名公
女爲名公婦內外兩家太白配斗蔭其枝庶以
況冢母珩璜琳琅何福不有以爾家訓樹此閭
儀嗃嗃治室孔潔以齊雍雍上堂暮鍾朝鷄相
與守方至之日而毓初生之莢曷不百年于胥
樂今夫孰俯之溘委霜露滴滴去茲乎而適于
何土死生周圓今迭爲朝暮是孰苦而孰樂耶
惜不知其故死之徒有四或以勞瘁或以困阨
或迫生而鞠窮或伐生而瓦礫以推安人不居

其一生而鐘鼎幼而鬻翟豈無尸饔衍衍飲食
緱佩之華莞簞之適且聞安人貴而能式典動
居履必矜必惜語不揚聲笑不啞啞養病以來
禁足斗室飄風暴雨于何能及將兩嗣之珠沉
今致母氏之不老方繩繩其既來今豈秋實之
不早以安人之明達今而寧破甌之是寶要之
天不可知而數不可長短今亦奚嘯于枯槁衡
也夙事夫子如弟事兄惠微新好指心以盟倘
其不棄遂此鄙誠迨告于墓宿草且盈九原之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淚爲瓊爲瑩酸風入帷知我此情嗚呼哀哉

祭徐長孺母文

嗚呼哀哉某終鮮兄弟所稱同志者僅一二人
而長孺爲之伯伯兄有母髮既垂白蓋自交臂
以來母憂而憂母喜而喜優情欸之歷歷昨者
兄色笑而語余曰吾母其未央乎齒豁者復出
而髮之星星爲黑老矣病忘且泯情識庶蠹螟
之不侵爰鼓缶于日晏豈謂霜雪之封漬今忽
又申之以暴風卒然而不知其故今有語而未

及終生死果不測兮彼造化其焉窮吁嗟乎太
母蓋不如意者八九洵死去之不可留抑何以
慰魂魄于既抑邇所丁之艱難實含樽而何極
早喪夫子吾兄尚孩半世一燈其生孔懷有子
國士厥問謾謾愁不早貴以介程服家世滿盈
簪珥有輝中歲食貧至今糗藜爰念終始結恨
百子何以破涕殆亦有焉昔者季路致歎于負
米蘇耽慟哭于山巔情有盡于無盡吾是以知
其孰賢如我長孺其心塞淵所以受其親而使
之長不死者吾固知其有在而未可與人言嗚
呼哀哉今誰識其然母之視衡蓋似猶子將齋
三日而上堂修古人拜母之禮而母且不起矣
更四閱年大髦屆祥伯兄且夙戒予爲詩若文
以佐觴余也心藏之而今技淚以寫痛腸矣居
常輦笑必問母飲啄必思母今以行李之迫予
莫遂不及躬已矣余誠無以謝母而兄長公矣
近慙朋友遠愧范張天耶人耶泣下滂滂生芻
一束徐孺之堂君蒿者氣在崑之陽有如不信

視此誄章

祭徐澤夫

嗟乎澤夫何以死也蓋聞天下惟不足于人而
享有餘于天者或致神忌鬼瞰而斧斤相尋以
迄于亡若吾澤夫則何以死也其德器渾樸祥
慈敦于彝倫其與人重然諾輕施予折行交少
賤者無所擇其于書少所不窺肆口所欲出而
一澤于道德仁義醇如也然而埋頭博士家言
三十年竟不得一第謂宜造物提衡補其不足
以償其有餘而今併不足者亦奪之天豈可問
哉夫死生常事耳卽甚而頽天距壽亦常事耳
浸假而爲鼠肝蟲臂也可尋而蒸爲芝菌升爲
日星也亦可游蒐多變神理若存是皆不足深
論所恨恨者自吾澤夫死而天下人不貪爲澤
夫微倖于醉醲飽鮮以娛弄日月其可痛一矣
又令澤夫循資尺寸亦可致通顯而不幸爲才
所誤使一片烈丈夫心耗磨于殘墨故紙間終
其生檢押如處子縮朒如寒士迫課功名于後

死而老蠹乾螢之外無長物也其尤可痛者二矣蓋余去京師纔五年耳歸而曹輩半非然孰有園囿以沒世無一日伸眉如吾澤夫余與澤夫初指心于鹿苑繼把臂于鷄壇常冀其左提右挈以幸無罪而今已矣語固曰飲不盡樽以遺子孫然是兄之子孫受之于兄乎何與卽兄之隱德雄才津津在人談口者恐亦不免莽爲虛烟蕩爲冷風而吾又惡乎稱之冀惟此悠悠肺腸未便與生俱往俯而酹仰而號有風窸然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五

庶幾其憑而聽我耳嗚呼哀哉

祭弇州王公文

嗚呼吾弇州伯父之逝也當世失一大人斯文失一作者元氣斲矣典刑墜矣蓋天下人哭其私余家君哭其私區區衡又何言哉顧伯父有知已之言于衡衡未之忘也衡亦有知已之心于伯父伯父未之知也以伯父之靈必不泯泯草亡木瘁謹瀝酒以告半垂聽焉自衡少時粗能句讀伯父文則已心忖之然亦竊懼其風厲

而不可近也旣得見伯父又漫羨而無所歸心也稍習若見爲嬰兒而可狎也益習則又似汪洋而不可測也久之而如醉如飴見則不忍去去則自不得不思也嗚呼如伯父者衡始終無得而相焉殆古仁人也歟仁之爲德也隱其歸實吾見伯父落落莫莫施不擇人飲不擇客刻盡町畦城府以游于大同殆頽然自放也而持身則如白圭振鷺不染一介其胸函化工筆挫萬物眼底豈復有千古者而鄉人後進有轅德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六

非善寧浮與而劇譽之酒酣氣振談鋒橫生嶽嶽若可畏而須臾波恬雲靜莫得尋其喜怒間以朴忠爲人所欺明明知之而且與脫幘醉矣甚者中以難忍之語不可解之釁而一語道破則終身忘之又或濡首急難弊舌救過不任德顧任怨而至老不以爲悔其孝友忠篤崇尚風義蓋天性然其至也民無得而稱焉蓋其連城寸壁表而出之惟恐人不知而其貞心亮節則非惟人不知卽伯父亦不自知至于不知而仁

乃見矣若以世所豔說者稱伯父極不過一才士耳世卿耳一才士世卿果足以盡伯父乎伯父少以才大爲儕輩所挾藉爲前茅而繼乃自還也則伯父老矣其素所蘊抱奇每刺口論世事出其一二以爲嘗則輒已得譏毀報罷是人所云云乃以其不足者爲足而甚且以其不幸者爲幸也衡以爲是于伯父直一毛也迨夫奄忽彌留而神識朗然跌而說偈以愷悌多情之君子而一旦脫然至此然後知伯父落春花存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七

祭李仲吉文

嗚呼哀哉人生蠓蟻總一夢耳彼愚蚩蚩誤悲誤喜夢短夢長夢榮夢辱如空墜花如風轉燭燭然而笑噉然而哭誠知其夢何足控搏生死道廣奚事局促初子蠖屈困于塗泥筆硯不靈吹竿籬徙世眼青白世情雄雌子傲不問箕踞以嬉獨愚父子見而自失是千里駒寧久伏櫪就與切磋朝窓夜席玄言粲花雄文拱璧每一紙成滿座辟易余謂仲吉子殆天授才非偶然名豈人後弟子之文一何仙仙神鋒太秀容華太鮮蜃采結樓蛟人織綃異而不常僂而不牢文章小技道未爲尊盍剝而色務培其根子笑謂我哉卿良規伊吾之業以循斯湏富貴浮烟何足遠惟俄然鴻漸自陸而達校書藜閣爲龍爲夔白月將旦繁霜萃思二豎不仁忽而覆之丘壑未暖芳草遽萎嗚呼哀哉天下皆夢孰若兄短垂露在手流雲過眼讀書十年抱才八斗所遇皆窮十奇一偶市通華藉半載而死染指大庖知味而已寡母雙淚孀妻一燈遺子在抱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八

遺經在籬好爲將護以永令名不腆老友涕流縱橫子夢醒未吾言曹曹

祭長姊文

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九日衡長姊以暴疾卒于京邸兩家痛不及哭太夫人在堂尋常不敢與悲端是日也歲一周因哭忌如禮退而次其哀爲文曰嗚呼余母十三娠而存者惟兩姊一妹及余衡而四庚辰歲余次姊以仙去傷哉某之終鮮兄弟也余妹少某七歲某與長姊童而狎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九

比長無間卽其孀于周也里舍步相接日相往來一飲一啄一嘖一笑不與某同無幾也然人亦有同室而砌礪同面而異情而嘖有煩言者矣若吾姊之事吾母也過于某也其撫某也過于其未嫁也有事就姊謀病就姊視古人所稱輟飯進粥之憂某未効一二而吾姊之劬心竭

幸再娶天三娶又弱使余母老而拮据且離合人所時有也衡與姊一兒一女適以父母相托乃可以相仗不然卽信宿于外未嘗不心動也蓋衡之一日不可無姊如此姊爲人仁而法善處人尊卑彼此之間而又曲盡顏志深得余母心天下豈有不愛女之母哉然而余母非夫人之愛女者也蓋且憐且畏之卽一裋屨甘膈之腴欲携以予姊而勿竟也曰吾女難衣食者也則吾姊之大凡可知矣夫顏夭妬壽之不足憑也久矣吾豈望以吾姊之行徵契于冥冥顧吾姊實端好動止有度余祖母嘗曰是類吾人孰不期吾姊祗金服采爲女伴中靈光也寧意老者反蹢躅而哭少者也猶憶去年至前數日余兄弟飲酒醉歔噓謂曰吾兩人自少相與漸壯且老百年之後不知誰哭誰時念予孱甚卽能保犬馬齒必不後吾姊孰知晷未移而吾姊遽爲陳人也今逝者已矣柰我父母何始無暇遠念卽日下衡且奉二母而東矣老父癯病誰爲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十一

搔其痛痒而興居之不得已而以晨昏冷煖付之僮僕之手安不安也吾母在此兒輩無敢以戚容見者然兩淚且枯矣歸而撫其舊游觸緒成悲抑尚可遣日否也此衡今日之憂而積之卽終身之憂也吾姊有二子一女衡自子女之可勿慮然衡亦安能必天下事果如吾意而卽使如吾意衡能起吾姊目而使之視耶嗚呼痛矣嗚呼痛矣人生真百無足憑百無足恃矣所覲者身後因果耳使因果無耶去勞就佚亦何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十一

所苦而使其有耶則以吾姊之樹德不報死必有賢于生者衡豈以吾憂生而悲姊樂死哉蓋吾誠不爲死者痛而惟是生者之痛不忍言不能言以至于無復可言也嗚呼哀哉

祭徐長孺

維萬曆壬辰二月七日徐長孺兄計聞京師其友弟王衡哭不及位越明日遂治裝東歸又越月而始獲以炙雞絮酒酹長孺于干將山而哭之以詞曰嗚呼吾夢汝也而來也耶吾哭汝也

而聞也耶而不來也而不聞也耶則吾果生也而兄果死也耶以兄之孝友惻怛外通內方德與齒俱進也而死以兄之苻采紛綸天與以黼黻之性而不克振也而死以兄之早謝榮念棲遲衡門其取世資如此薄也而死此三死者人皆知而憐之乃人所不知者吾始識兄斷斷然繼乃恂恂然晚更莫莫然見其叩之不應觸之不怒迫之不起粥粥乎其無能也其似不得已也如樹木者盡削其附枝駢莖而欲蕃滋其碩也志若癡機若黥忽焉而似無情徐察之而若有係也如海燕之壘巢采浪花于龍領蛟髻之下而未有所泊也其乍潛乍見或在城市或在丘廬也如山猿穴鼠哀草木之實以禦冬有待焉而以墮戶也今葉則落而斤斧樵巢將駕而風雨翹秋未實而野火燒賢者憐其不盡于彼而愚者笑其不驗于此以命則觴窮以事則兩廢嗚呼天乎尚何言哉衡生平多忤寡合年二十而交兄又一年交仲醇始知天下有朋友且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十一

暮偃伏不目則月猶勞思憊憊如寐未足中間以薄游長安別兄五年其五年也猶隔世也今兄死矣然常如在目眉間其隔世也猶隔面也昨與仲醇深談宿昔始不覺淚交于頤爲詞哭兄援筆再擲嗚呼情至于不可如何不能爲言而止也夫初余北行實兄是謀乃竟坐是不克視兄含雖不啗兄兄心我知耿耿者物可否與歸其餘祭謝付之遽廬覺而瞭然夢其昧諸若兄之死乎未死耶我非兄而焉知兄之所如嗚呼哀哉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古

祭王征叔

嗚呼兄之未可以死也人戀所有有復思餘愛浪汎瀾劫火代除誰爲可死者嗚呼兄之不當死也而伯而父以暨而兄仁明早世曷辜于躬誰非不當死者總之人生去不可留林無靜葉水無停流纖鱗弱草于焉沉浮等彭于殤相去無幾君子世味雖僅染指使君永年亦如此矣巖然而角頰然而弁發輒十舍散身一棺有才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古

祭陳仲醇母文

我有良友曰陳仲子雪白蘭薰永鮮玉美發爲文章磊落怪偉匠石所材良樂以俟人進不足子退反走春華秋英棄若敝帚何感而然曰有父母子實謂我人生焉如大樂苟存富貴無須親喜而喜日用亦餘我父踰艾其頰孔醅飲食衍衍醉舞僂僂母生則後而髻乃皤日惟觥飯

小飲或過辛苦司饗我心如何久不見子職誰
之故日月不良果奪子祐永號呼天如兒失乳
啼不成聲擗不成數搶首叩地欲起而仆執手
致辭去已不顧嗚呼哀哉人之有子旦樹夕殖
力田望歲得寸覲尺暄寒不齊爰生欣戚至親
家庭乃有市德人之有子智難爭時必肯而耳
必絀而衣涸鮒曝腮龜腸朶願曾參茅容得無
慙而有待以樂諱窮何期惟夫人子學優不仕
兒讀婦織兄飲弟待苦節而甘好趣無厲菽羹
維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十一

祭孝廉周公謹文

萬曆丁酉秋孝廉周公謹以疾卒其同年友弟
王某屬方奔走道途今歲戊戌又旋罹先慈之
戚不克往弔迨冬十二月某日而始以文哭之

日嗚呼自古天地閉賢人隱其負才挾奇而死
者蓋亦多矣而何獨于公謹乎淚漣念曩者升
沉離合之間類氣數之巧會而非但萍聚之偶
然追憶廿年以先張季博雅公謹妙妍童子何
知亦濫隨肩方其就試郡縣也太守下堂拔茅
俱前誰司文衡一擠而顛當時人心見才知憐
僉曰夫夫也卽隕于垤而必不隕于山孰知自
此以後吾三人之南之北差池燕羽而不得一
奮者又幾十年戊子之秋何因何緣泊乎相遭
維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十一

于長安之市而遂儼賢書以後先于是坐必祗
結出必騎聯呼臬爭廬前橐後鞬曩之見憐者
且沾沾左券在彼而侈然責應于天而今竟何
如也張季者再上公車已倦游而爲小官矣某
也半沉半浮站站若鳶韞玉恐輝束薪戒烟則
猶故吾也而兄也遂淹淹邑邑而中道夭其天
年蓋嘗讀兄之文空水樓臺白雲鷄犬我固疑
其脆而不堅而相兄之面火色鳶肩抑何以無
一日之騰上而遽已灰濕而不然曷觀于曩者

離合升沉之故乎夫既不偶然矣當其窮時何
事不有而又何怪乎今日之長捐也耶某也數
年以來車載脂而復懸馬欲進而頻連出門戀
哺入門呼天其所遭之坎坷慘戚頗類于兄而
稍勝者百身萬死之餘尚得扶此支床之皮骨
以臨兄之几筵嗟憂生之未涯兮羨逝者之僊
僊願吾靈之達觀而無以結遺恨于九泉

祭王逸季文

嗚呼季子子矜尚青華髮未顛而片紙已貴名

橫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七

字甚羶雖黃出口無翼而遷有懷風義願奉周
旋蓋千里之簪多不知其姓名而戶外之屨又
不餘力而讓前作為文章高天深淵突兀蒼涼
窮冥連蜷知者心折欲死而不知者亦瞠目橋
舌而不敢言此寧獨承藉之高苞蘊之富而才
量氣力已彷彿弁公之壯年華而實之實而虛
之蓋名世大用之器已具而特有待于造化之
磨湔豈其粒實未收咫尺步未展溘焉頓盡而僅
留此嘔心無用之俳語于天地之間今之高屨

華居樽簋圖百生平之所樂者顧不足以少留
而忽矣其不遠固知天下有寄之物盡同瓦礫
而獨怪夫英英精氣亦蕩如燈燼之浮烟人以
爲季痛而且以爲弁公惜抑一枝不兩榮世殆
然歟而名德大人本支百世又豈其累基之不
勝而遽已斷續于季氏之一綫徒使寡母嫠婦
之嘆泣學士大夫之咨嗟相與弔螻蛄于朝霜
而碧土花于夜泉猶恍惚冷垣敗壁鼠殘蠹蝕
之餘光怪隱隱計此浮霞濫采何足以中鬼神
橫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七

之忌而疑亦不過天道之偶然惟某與某兩家
氣分道義所聯昆弟之好講自髫年竹素共商
歌笑共延猶記酒酣頽峩褊褊辨難紛如人我
熾然宛其死矣誰咄誰妍嗚呼後死者安得不
摧心于逝水而寄恨于簡編也耶

祭考功主事陸中陽文

辰巳之交余始爲人好我良朋以類見親于稽
其類瘦松蒼筠夫惟我兄碩大有儀鼎則函牛
亦可剗犀其腹便便經史陸離古今成敗朝野

是非近指諸掌園列若眉傍及竺乾柱下之詞
既汎其流亦啟厥銀發爲文章怪怪奇奇彩虹
連蜺墨雲淋漓匪茲壯氣孰建偉詞孰是人耶
而止于斯憶初同志晤言一室兄語蟬連中夜
攬憤喟然其歎日月如客素券貴符富貴可擲
惟二三子僉曰不然曾是魁士而習稿禪國有
大議抑秉重權湯沸釜焦口燥唇乾嶽嶽其冠
揚揚其鞭必也是子生豈偶焉載沉載浮逸轡
既頓晚而遇時庶幾左券徜徉留司其入已巽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北

茫然大歸竟復奚論嗚呼哀哉逆交雲間已失
二龍長孺首路兄躡冥蹤何癯何肥何阻何通
繁霜悴之誰適爲容我哀斯人匍匐無從中夜
之語以印我胸尚饗

祭金開石文

余初見君伯氏與同羽毛既豐猶未漸鴻俄青
子衿駿譽蔚起既廩學官咫尺萬里且治文史
且親晨昏太公有恙不能自言以叩國醫醫謝
束手君乃單思視此肘後鬼神肅君一投霍然

以是得之其好彌專時有昌陽用佐殮粥出其
緒餘惠彼殘篤君之尊人迄今壽康華髮宴如
君也辭堂嗚呼哀哉惟予好君匪獨親識家人
兒女厭于乃德爾邑爾家逮爾僇倪君以身事
各慰爾私聞人急難奔赴僕僕刻心攢眉如鏡
膚肉存此一念何事不克小者活人大可活國
大用不究人或舍諸大德不壽天道何欺閭里
痛君百歲如寄辛苦爲人以致盡瘁余獨慨然
何草不萎君歿見思且有永貽曷以貽之視君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辛

之子三雛翩翩君乃不死尚饗

祭鄭司理文

嗚呼自三年以來官于吾土者樊令早零鄭君
繼天而吾漸疑其無天自古之廉而未必福者
蓋亦有焉或矯而亢已劇而傷物若寒泉瘠石
理不能潤草木而二君則有間矣樊如秋雲之
靜而君則更被以春雲之溫胡其同窘于一命
而不能以自前君爲司理吳民稱之一以爲佛
子一以爲慈母蓋往往以君子推小人之腹而

以牧守行法吏之權吾常見其行部也騶御不
備厨傳不飭若無戀于再宿之桑下而其處官
也援葵于庭懸魚在門曾無改于半席之青璫
故常虛心平氣以伸上官之斷而上官自不欲
行其喜怒常優躬善辭惟恐傷矜紳之意而矜
紳自愛重其居間彼雀而角者焉懲而箝其口
彼虎而冠者焉休而膠其拳吾常有兩言頌君
仁能勇虛生明蓋其效如此吾乃知鈞甯之不
若肺石而束矢之遜于蒲鞭初君有母就養邸

集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三

間霜露不時疾病俄纏毋不予留丘首西川子
不母見腸斷吳天萬姓喁喁百身可捐祝有益
乎胡不永年聞君母子同病于邸時皆有彌留
之勢恍惚再甦神靈默旋蓋修天之定久矣安
知此數月之命不爲吳民而延耶素袍翩翩靈
今還矣俎豆之民多于攀轅豈惟世好有涕滂
浹丘里有言吾以矢志勿讓而已尚饗

祭黃龍田文

憶初交兄余猶小生兄已鉅儒余學未成兄名

且宿余之登鄉書也齒非少矣兄又後十年而
得雋得雋未十年而與世辭以其小成雖貴猶
賤以其晚成雖壽猶夭此余之所咨咨爲兄惜
者也兄之爲人粹乎其溫也舒乎其容也頽乎
其順也當其屢戰屢北笈殘燈敗而不見兄之
色愠也醒醉滿堂噴笑橫起而不見兄之色遽
也象而爲文鳳羽肅肅鸞鳴鏘鏘雅步徐言弗
蹶弗張是其于德爲長者于相爲壽者而竟以
十日博士死耶先是數月余從叔祖伯栩亦以
六月博士死其死也人或謂其文如奔流不止
也如過電而不收也則兄何以死焉倘有命存
非人所得而相耶抑兩君之宜遇久不遇善窮
者卒以窮終耶夫是區區者爲福幾何而臯比
不殺席苴宿不沾唇寡妻弱子廬飢無所則曷
不如東家老諸生束書以嬉需次歲月蹒跚一
龜亦煖亦飽又奚以齒霜踐雪抱牘上春官爲
哉嗟乎裳甫死則已矣且暮等耳惟是春風冬
日之德定足以穀子孫渾金璞玉之度猶足以

集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三

表後進余其敢忘謹杖淚以告逝者尚饗

祭張伯隅文

我思吾友如金如玉文既有餘質非不足積學紛紛耻以自負在某業今是亦不朽豐肌麗詞副以神理勢則倒峽機則激矢南宮揚藻魁名嶙峋東壁虛左竚待俊民欽足以俟不中芳餌無旋之地君子所止桂玉三載首藉一方寒士之債貴猶未償人其舍諸清華爰踐如彼蘭馨不風自扇春夏二司拾級以升咫尺要津退然縑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三

後人若萬斛器尚虛其半未滿而傾朝野所歎嗚呼哀哉維先中丞業在鼎鐘襲珪累綬亦足以雄君獨俛首窮茲一經虎丘之麓虎橋之濱掃葉以書拾橡而飯毛羽未豐其志已遠時亦豪舉徵絲選肉退而泊然徙倚修竹生平情寄亦澹亦濃覈其歸存乃見素風京華要官賃衣貸食苞苴之間望門掃跡膏粱華腴曾是爲難不難而難我未敢言嗚呼哀哉君今所遺僅此弱犢誰其食之君之鮑叔非毛非裏爾收爾贍

善人之窮義士撫劍以此思君君真可思二三知己掩涕謂之鬼今來歸目可瞑矣高原靡靡中丞在此

祭鄂令顧二懷先生

萬曆丙午某月日鄂縣尹二懷先生之喪至自蜀中其門人某束芻絮酒醉而哭之曰嗚呼先生白首一命尤可言也萬里一棺不可言也豈曰無才綆修汲短豈曰無年轡長策緩制命在天人復何惋師有難兄爲官贊公伯仲競爽承縑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三

家亢宗清白共矢文藝共攻宮贊如泉淵淳春容先生如潮澠潑冲融搖筆成彩噓氣爲虹自舞自歌灑然意得摧鋒破堅儕輩辟易不挾半刺夜光澗擲數逢知己每前其席垂登而躡十年崎嶇小伸大訕卒困公車青蠶墨綬相去能幾有民人焉是亦吾以介在一方蠶叢之都平生慷慨孟門康衢蜀棧可梯陴筒可沽不負書卷不羞妻孥永蘗素心霹靂老手脂膏非潤紛錯立剖民譽上騰薦剡且走胡然蹙蹙柳生其

州委命遐荒竟阻丘首嗚呼哀哉我思先生勁
骨隆顴黃面老鬢赤脚散仙自小去乳不近血
羶紫莧白茄若將終焉中道食肉非性所便五
斗官俸一飽而填何怪此生遇合奇邈嗚呼哀
哉惟衡事師年尚童子擎蒙訂頑醢覆全啟彙
征之歲踵師高步在衡非蚤在師且暮辛丑南
宮鄙獨先驅在衡已暮師將何如窮達之感成
我之思時時在心矢報勿諉師今逝矣生死絕
矣有淚如崩不可雪矣流水高山輟弦以待輪
轅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扁之傳則諸子在

祭歸烈婦

萬曆三十三年某月日歸烈婦以殉夫死烈婦
者吾太倉陳文學女也歸氏之賢者于慕傳其
事而州人王衡酌以文其詞曰偉哉夫人傷哉
夫人計其生也事夫之日短事母之日長其死
也不足以生死夫而或足以死生母曾不一反
顧而畢命于尺練偉則偉矣倘亦死有餘負乎
夫謀生萬端擇死一路其始勃然湯火可赴頃

而色變再則却步奄忽之間徑寸之地慮短慮
長慮仰慮俯化百鍊爲繞指漸蘭芷爲鮑臭者
則是之故矣夫人惟義不友顧故能死一反顧
則屈曲情場膠膠囹圄豈復有死所哉三從有
時惟一是一趨婦不見母猶女不見夫所從者室
而室穴而穴矣如塗車芻馬枯腊與俱焚亦不
痛斬亦不殊吾分長畢奚他之圖彼山頭不化
之石西陵同心之栢死情情在其變何極爲溝
爲壑爲蟲爲蚊孰與死義震雷皎日其尤異者

轅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

二十六

夫人既以義捨生夫人之母又能以義對女饑
寒可忍且暮可捐名不可啖彼何慕焉母之教
耶女之化耶吾不知其然要以有范孟博王彥
偉之于當有是慷慨引義之母其有是母而子
爲孟博彥偉不難矣夫人死矣夫人安矣

祭叔祖堅吾文

嗟乎公之死不待病也其真夢耶世蓋有夢爲
鳥而翔于天夢爲魚而泳于淵瞥瞥然惡其覺
者矣豈必咀藥枕上分香床頭者之爲良死乎

所恨者我公一腔佛子之肺腸千般豪傑之作
用九熊未報之苦心斷輪未傳之老手瞥焉風
馳電掃于一彈指之頃而莫知其由今已殘之
夢不可追未完之夢不可續徒令人若狂若瞋
噉然撫心而慟耳世之知公者文也其知公未
盡也世爭竇趨公也堂居世鳴空鏘公射畫的
世喜咀商刻羽而公如霜後鍾世艷時花美草
而公如天半松以是名譽揭揭而與世抹撥三
十餘爲諸生傍四十而登賢書餘五十而爲鄉
縑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校師不我知也人則爲之雖然以好公文者之
多不能使公貴以不好公文者之少偏能使公
賤其極也吾以百千君子之愛公而不能贖公
生以一二僉壬之憎公偏能詛公死饕餮老壽
而食人賢智奄沈而下世此其爲誰惠誰逆何
黨何仇有天乎無天也公雖大用不究然富不
足以潤書生之屋而已足以望窮親之腹力不
足以贊官長之平而已足以化戚里之爭澤不
足以濟天下顛連之病而已足以遺二三孤嫠

困抑者之命吾儕見公之識鍊而心精行端而
志厚又其度舒舒其容于于嘗戲相品目曰是
且爲名牧伯又曰是且爲佳司空今一一不驗
所可見者唯是五十孳庶猶能使明經之價貴
半年博士遽能使廣文之璫熱至于生徒執子
弟之戚師儒登尸祝之筵以是爲觀大受之一
節而彼其全才兼器則杳乎與體魄俱逝矣嗚
呼痛哉公今已矣百緒茫然奄奄病婦日俛先
公死而不死策策寡女求代公死而不得死而
縑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公獨死向所謂孤嫠困抑寄公以命者公今又
以其孤嫠困抑轉寄人以命矣吾又安能撫公
視而使之瞑也維衡與公分雖祖孫年則伯季
三十年曉窓夜燭半壁同寒三千里風馬雪驢
一轡共煖肝膽真合涕泪亦雙成之年公留我
歸幾爲我而投筆丑之年我進公退欲爲公而
擲冠當時胸次一何介然自今思之夢短夢長
夢得夢失搃付之龍門一坏土山陽數聲笛矣
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祭座師黃葵陽

嗚呼哀哉先生之徂寒暑遷矣輓車已載旒旌
前矣松區蕪蕪霜露鮮矣風華掩翳隨寒烟矣
追憶先生懸車之歲以迄于今丑甲一週類天
道之始還蓋不惟入墓故人慟西州之路入室
弟子渾龍門之士即平日格格不相下者亦吞
舌而自俊如衡之不肖向者蓋嘗以尺寸之進
累先生矣而今者又或因以致妍嗟嗟得失寸
心是辨千古彼區區甲第奚但不足以榮辱先
生抑何足以重輕一士而胡世論之錯然意當
其水火爭鎗箭鋒當弦攘臂相仍其孰舍旃一
旦身退矣且死矣人我是非畢投于清冷寂寞
之地而蓋棺之論出焉吾乃以知直道之不終
亡而頰舌之無權雖然衡何人斯永鉢傳傳代
師受名亦代受羶毀極之譽譽極之毀吾亦安
保倚伏之所終而直以信之于天所甚痛者忽
忽自循其冠服不及旅進師門更受當官之戒
而所終身誦者僅僅此拂巾衽褐之初言草行

伯矣酬知何年嗚呼哀哉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幸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太倉王衡辰

疏惕跋

圓通菴重建佛堂疏

男甲每木

圓通菴主真月者欲闢其故菴居托其姪張伯新乞予爲募緣疏予素不解此竊疑佛者自髓腦之不憂今無論琳宮梵宇八下生民之膏血殫焉卽三家之市雞草開林者百百十十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而未止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心疑之久不爲應一日閱佛藏有張拙秀才者問曰藏禪師三世諸佛之有是無師曰有張曰曾參百丈皆曰無師曰先輩有甚血肉曰一山妻與兩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肉云百丈古佛和尚渠好師云待先輩似百丈時一切皆無爲之悚然汗日吾輩從頂放踵自朝至暮何事不有而獨教有也與哉且世之以業見爲低昂久之均之土木也見名都古刹之雄麗寶香纓絡之

莊嚴則偃趨膜拜若崩角焉其次則揖而聽之又其次則袒裸而對之矣夫有則俱有矣雄雌莊嚴于彼而痺陋于此妄自菲薄夷蜂臺于蟻垤于心安乎此真月所以有請也三尖嘴挑河之岐去州治可三十弓其去學尤近傳字可容龍象聲清月下梵發潮前與鈴杵之聲一答亦一佳境諸壇越倘有意乎

重修天妃宮募緣疏

天妃神者林姓閩人也生含冲氣道代天工肇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領黃符主盟赤嶠九天飛寫凌烟水以若空半餉行光歷滄桑而未老迨海外以危之船乃眉州創始祀之基爰立宋元代加封號肆我昭代丕著威靈玄籥應禱而不窮悲願有呼而必應遂使當食使者萬里來秬稻之艘候船將軍一戰截鯨鯢之角嶠夷獻其珍費陽侯偃其波濤以致世有顯褒地皆隆奉而其行宮在劉家港者綰三江大澤之激衝受全海靈潮之吐納地形最勝神績尤彰雲漱時韻于空中紅燈

或舞于檣上以保障螺贏之族且津梁魚鱉之
民天固弗言人思崇報會宜掃碧津而迎鶴駕
庶長留絳節以鎮鯨波而歲月其徂風雨勿戒
塵滿棲雲之殿沙侵醺斗之壇憶昔藉神力于
叢祠痛則疾聲而呼父母乃今委靈于草莽
緩則拱手而還鬼神主其怠而賓不顧矣念衡
世居海而濱東如在神之宇下雖與鄉子弟共
沐悒悒之澤尤爲家大母私啣救濟之恩昔嘗
拯之艱危又親感之夢寐以顯赫如彼而陵夷
癡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三

若斯有其廢之是可忍也乃用手創短甌賜擲
微貲尚賴諸方助成盛舉共解瓊瑤之佩重新
桐栢之宮璇宇煥開珠衣不化畫棟奪蜃樓之
氣珠簾掩蛟室之光使地隱魚龍再擊風夷之
鼓橋成鳥鵲重廻織女之車則將潮不怒而風
雨時波不揚而稀航至豈徒競金仙玉真之麗
飾侈玄都紫極之虛談者哉

壬寅六月望日招于闍法師法海大海爲
先夫人作法事先以乾薪沸水兩僧結高

坐持梵呪良久下階就烈火中指撮釜底
以竹枝灑之沸湯着人皆爲涼雨生大悲
喜以偈紀事

百業相蘊崇猛如火聚種種嗔喜緣多以食
化故一殮窮萬鬻半七或如杵小大爭咽喉饑
飽各腸肚安得分法供濟我無量苦西來兩開
士願大福力普淨行馴虎豹梵舌調鸚鵡說法
不可聞龍象相爾汝堂上擡帚拂階前熾焦釜
法螺叩長風白月照鍾鼓鏗轟轉神捭訣蕩開
癡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四

鬼戶逡巡劈五指沸鼎空中舉以茲麻栗微丘
陵化爲脯回首泥漣濤巽人作甘雨颯颯秋樹
間暖暖影吞吐紛紛諸有情蜚蜚生毛羽稽首
慈悲尊作我大父母滴盡衆生淚慈恩未可數

三際盲講師偈

經歲千卷卷幾千字心睫相仇十僅一二一耳
所攝四維中央如雲中風自在唱揚聞性旣旋
并耳亦置舒廣長舌滿覆大地刮盡金篋眼障
難翳不識字人是真導師

戒殺文

余性不喜殺生客有勸余爲戒殺放生文者恐
吾黨之不盡降心也因雜錄古人警語數條而
復申之以言人心辭讓是非羞惡半由名教薰
習而成惟是生命相關處從根蒂發來故惻隱
心最真且切孟氏言遠庖厨以全不忍不佞獨
請近庖厨以驗不忍試一身臨刀几之傍慘痛
萬狀不三日而鼎俎在前漸覺腥臊而不可食
矣今習俗已慣卒難屏除請先約之以禮食禮
藏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君大夫士無故不殺所謂故者惟祭祀與賓客
耳末世祭祀簡略惟以享賓爲大故而浸淫及
于無故之故靡日不殺以爲固然且無暇旁引
猶及聞之先大父吾鄉饗新親大賓五菓五案
以爲則也宰人割牲則歌而獻賓猶以特殺爲
重事也其親知相聚則鮭菜隨常而已有不速
之客來不設別席坐于主人之右而已奢濫至
今陳列十倍于前尚嫌無下著處他邑間以蔬
藪點綴獨吾州專尚豐肥烹宰更多夫一舉十

有二物此天子之俎也日饋雙鳴國君之膳也
而今尋常宴會皆有之此何禮哉古云食者甚
甘死者甚苦以苦博甘尚可憫痛况數巡之後
一飽之餘目饒胃憎舌廣腸窄往往飲止啐唇
肉不滅齒雖蘭肴玉饌無異腐餘又何苦捐衆
生之命而供一人不甘之口哉吾今請與里社
約宴尊賓大小雜俎不得過廿五器常日款客
不得過十五器其糖菓餠釘不在數內暈素間
錯無宰重牲不拘月日地方遇生則放略使與
藏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所殺之數相補庶由禮食漸返古先雖然斯言
而出于溫飽者之口人得無笑其濫乎則又嘗
思之矣凡人見乞兒丐婦跪求殘炙則揮肱而
逐之羈貧之士窮餓無歸則閉戶而避之親朋
故人稱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于此甚慳
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慳名是亦不可以已
乎省一席之費可以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之費
可以合數日之歡其究能使姻族賓朋益親又
非止養福養財而已今俗尚甚侈可議非止一

事而其初皆由一事濫觴象箸玉盃相因而致
若宴會從簡諸凡非禮無故之費可以類推當
別爲叅訂以告同志謹先以食化爲噉矢

續陰騭卷後

余居京邸陳仲醇每書來未嘗不津津與言陰
騭也曰人生而爲造物蠹也柳子天說備矣但
彼不知夫陷吻可補而漫歸之自功自禍使人
視其身如蚍蜉蟻闢而屋漏且無知也則亦何
所不至哉蓋其說弊于智者曰善尚不可爲况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七

惡耶夫管管者能無爲乎不能無爲則可爲獨
有善耳莊子亦第云爲善無近名蓋爲名則或
谿刻以博名閉距以守名甚且敗人名以自尊
其名故造化忌之爲其厚飾于陽薄積于陰也
余心善其說數舉示人而仲醇復郵書相敦勉
中函新刻百紙按之纔兩事耳一爲葛繁事一
爲黃蕪濟事余怪問仲醇子何不哀成卷如感
應篇類者而寥寥如此仲醇復曰夫讀感應篇
者誰能竟乎且語雜則或誕而不情摩頂踵奉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八

資斧以濟人賢者猶難難則將并其易者置之
百人行而十人不行或有所待而行其爲德狹
矣吾以爲欲方便人先方便已道乃可繼故止
拈此二則耳余因歎仲醇之爲善其志勤其術
約而猶未有以徵也昨雲間友人書來忽述其
里中有茂才翁生果者已丑三月三十日夢入
廣殿一絳衣神人謂曰吾欲降而福然有四分
未滿以子無功德生日貧儒何功德之有神人
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寤而請學于仲醇然
生固素不識仲醇人也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
四廡西廡側塑仲醇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
曰子何不與此公討左手卷視之則葛繁帝也
然則仲醇且真葛繁矣夫耳不聞之謂陰德仲
醇且不欲徵之人而願欲徵之鬼乎且以仲醇
之才不肯竟其業以霖雨天下而屑屑于涓塵
滴露嘻其亦窘矣雖然刺養一僕歲計可饗千
軍一人日行一善歲計將有三百六十人受其
益者增而行之豈有量哉姑置陰陽勿論卽士

君子孳孳鷄鳴日不素飽無憾而後卽安其亦可矣若以是說爲荒唐則易云餘慶餘殃者是何語齊宣王保民一念是何物請諦思之因爲跋而刻之如左

題松上人血書藏經

予讀孤松上人詩其鏤刻精麗卽貫休皎然工力弗敵也頗能廻其綺心儻氣爲苦行沙門刺血寫華嚴等經一百二十卷可以爲難矣或疑是有爲功德去真諦差遠夫捨幻得非幻以紮

藏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滌不潔試小痛遣大痛此小乘法卽幻卽非幻卽不潔卽潔卽痛卽不痛此大乘法有爲無爲奚論也昔釋迦文佛爲菩薩時時世無佛不聞法語爾時有魔變婆羅門言自佛所得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語汝言下卽自剥皮曝乾聽書魔便滅身佛從下方出爲說法得無生忍蓋當時佛法未出慕佛者如商丘之赴水火信手得而求法學子又捨又愛且前且却于佛祖面一未夢見

則正以聞法太易揀擇有無一念誤之也是故菩薩之捨求聞佛法松上人之捨求永佛法將億萬阿僧祇劫尊勝法幢憑茲樹焉如此則非必碎筆研瓚公門頭而以筆墨作佛事可矣

後跋

松上人刺血寫大藏經計卷則一百二十計日則三易歲而未竟也因爲余言血書之法必先絕鹽豉則血不粘紙每日刺血杯許書字可二千又明日則故孔痺別開一孔蓋舌端與指端

藏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通相吐輪每值潮時則血盛暑則血減且易耗以沉香煎和之因就視其十指尚如懸槌也經旣成謁余父子題其後矢願持誦畢此生然後藏之名山陰藉天龍鬼神之靈呵護水火陽藉名公大人之言抹殺疑謗并囑數百年後血色黯薄慎無以朱墨加潤爲闢提口實墮後人信心蓋其願大而慮長如此昔世尊常有人以毛端滴水寄付卽受彼寄置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涸漸達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此一滴水

平等如故持還本人今松上人析骨析肉祈永
慧命此其功德豈直一滴水耶雖然如來讚嘆
布施隨讚隨毀清淨三輪六波羅密中皆以不
住色布施爲大功德不然如傾一人頭目髓腦
于摩伽羅王口中恐猶未滿一滴也松上人徵
詩于余余適抱先妣之痛不能韻姑以一偈荅
之而會余爲先妣寫心經往生咒完遂以千佛
錦一軸奉施以資冥福余且復寄一滴水于松
上人矣上人旣不自多應不厭少幸爲我持此
以見如來隨錄偈語于左

藏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人身等虛空 不受諸業相 四大爲蓋與
乘載萬埃鬱 惟人夢覺神 與此出入息
譬如海中火 倏忽光影滅 又如曠野風
過耳疾無影 卽此白骨具 骯然等頑石
何以受諸業 惟爾濕相聚 以茲濕相故
嬋媛當暖觸 愛河波浪翻 過涉滅其頂
以茲濕相故 夢食諸臭穢 同類互吞啗
爪牙爲之使 以茲濕相故 心氣自胎外

藏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三尸得棲托 蜣螂守腸胃 以茲濕相故
浸漬作濃汁 朝爲姣好顏 夕死尸胖脹
以茲濕相故 搔摩覺疲苦 蚊蚋因噴噉
何況刀刃刺 疾痛迫無常 呻吟以求死
惟是恐怖根 獄鬼冥相攝 湯火及碓磨
魂魄尚呼嗟 借使血肉離 痛之復誰是
是故善知識 猛發大施捨 恒河沙七寶
不及我毛髮 誓捨有漏軀 供養功德水
闍班十大部 字字刺血寫 故是涕唾餘
湧作寶蓮色 千年化爲碧 終勿亂朱紫
在所獲護持 惟此血誠在 學者執疑情
見謂無功德 達王喂饑鷹 薩埵施餓虎
不愛頂踵盡 鷹虎得濟故 如來大法乘
何用腥汚染 碎肉餉虛空 虛空不能受
持歸向何所 無乃勞苦費 夫惟有所受
種集諸綠業 餉空空不受 萬漏一時盡
燥風從西來 嵐霧霍然散 皎皎情塵亡
還我虛空體 大願大圓滿 小願小究竟

大者普賢願 弘濟十方衆 小如朱壽昌
寫懺得見母 善哉滿塞行 法輪欣有托
鄙亦抱區區 稽首告仁者

題管夫人竹

管夫人畫子昂題非但翰墨兩絕真千古佳話
吾州有趙凡夫者居天平亂山間于灌木叢篁
中建藏書閣足跡不入城其配陸善詩古詩風
氣適上的的漢魏郡中以詩名者皆不及也余
嘗偶過凡夫淪犍漿飯青精讀陸夫人詩時薄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七
日穿松輕颺憂竹蕭然有遺世之趣古今人豈
不相及哉管夫人輕綃染艾葯強排風雨沃以
嫩涼稍倘是求爲陸而不可得者余因識其姓
名于卷尾想見管卿有知必軒然自笑得友晚
也

題仇實父桃源圖

此仇實父摹趙千里桃源圖憶吾吳二三月間
湖中盤螭桃與舟里梨俱爛發如海雲蒸霞初
日照雪山中人往往取花瓣雜茶芽中待游客

而士女多且夕營酒虎阜片塲無肯以一簪飾
者由是推之雖桃源在前漁人揖而入之間津
者亦不多見也

題彭興祖篆刻後

余不知篆法往往窮古今印章心儀之古法圓
今法方古用筆因字勢今用刀因印地古寓齊
于不齊今寓不齊于齊古取雅而得媚今諱媚
而失雅此其大都矣自漢法失而唐唐又失而
宋元宋元印章如熟絲織網都無雋氣然刀法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七
固自圓也自比人耳慕漢篆而不知其法於是
以巖硬爲古雅平滿爲整齊牙角虬然篆隸法
雜而古人風流蘊藉之意都亡矣故禮失而求
野于奴書市工寧有取焉適興祖示我以鐫刻
而喜其與見偶相印也因漫書數語于後若興
祖翩翩雅才多藝世其家諸先生豈稱之余可
無論云

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跋

蘇文忠公故有書表忠觀碑碑大字者行于

世今陳于吉氏復出所新鐫文忠行書碑文示
予字僅拊指大視前書若別闢一境者諦視之
此特以行草故撇筆少耳其姿態骨力以絕去
排束轉自神駿能知裴叔則于粗服亂頭時者
是真知叔則者也蓋余嘗歷武陵泛錢塘徘徊
武肅王之故墟其所爲錦衣掛樹强弩射潮者
已草湮木瘁矣惟此表忠觀碑獨存漸歲久浸
漶而二百年後寄生之裔孫復以此片石續之
可貴哉名賢之跡也夫天地間最壽者河山最
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文一

有感于斯文矣

跋祝公勝生祠碑記後

崑之父老爲余言甲寅年禦倭事未嘗不流涕
也時令尹祝侯貫甲登陴與賊相拒者月餘賊
穴城以入幾破矣恍惚神告曰賊在足下啟譙
樓板而賊見遂殲賊城完侯釋功不居而推諸
鬼謀曰卜將軍實助余民亦遂嚴神而釋公又
五十年有汪惠者建義爲邑人倡始專祠公于

卜將軍之陰吾乃知無功不酬無報不食匹夫
之誠數世猶耿此樊侯所爲愴然有感揭而表
之爲勝生祠者也樊侯治崑幸而海波不揚不
至如祝公常在矢石蒙衝之下而克廉勤苦危
其身以惠民不啻過之蓋蒞官六年竟不勝病
以歸其歸也囊無崑山片石僅腹貯叟江升斗
之水耳雖欲不留數椽于民間其可得耶雖然
吾恐侯之馨然不屑曰猶夫近世生祠也姑綴
數語于公碑之末以明侯之簡世榮薄吏譽雅
志如此侯數世之後碑侯者歿焉

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文一

附

學藝初言

世多謂經義取士之後士爲括帖束縛得人
不如前代之盛此大不然自薦舉法廢書判

詩賦與今之經藝皆借以觀人耳觀人之法
愈平實則愈難矯飾愈簡約則愈有捉摸自
古以詩賦取士而亦限韻命題類如兒戲者
如泰豆氏教造父於寸木上御馬正欲不盡
人之才才不盡而後所養之淺深造詣之生
熟可測驗耳

高皇帝深明此意倣宋遺制爲此非難非易之
法稱量豪傑又別有三三場以盡其胸中所
欲言而前場則原不責之馳騁也今侈言時

癸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七

藝者又謂時藝羽翼聖真可與傳註並傳此
則大過傳註不必俳偶所以俳偶者正有深
意耳試卽吾輩熟習之人而細翫其文正如
繪出心肝一般若後場則取材泛濫不必肖
矣天下有無文而有豎立者有能文而無當
於用者若怪謬浮誕之文而責之以識見功
業萬萬無有學者務當體我

聖祖設科之意而無自描影子貽識者之笑可
也

論語之文極高故卑極深故淺思孟之文以
卑證高以淺證深此理學之宗而亦文章之
宗也紫陽先生傳註非必盡是理欲知行動
輒分爲兩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夾斷然未
有拋棄棄產悅珠宮梵宇之麗而擬以爲已
有者我

皇祖解經測天初未嘗純用宋儒而卒以取士
蓋以爲人有異學則國有異政與其遁放無
寧支離故去彼取此乃近日網弛俗厖而文

癸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八

亦如之士不通經不明理惟立異之爲事有
題於此大抵以事物爲粗而言名理以省察
爲粗而言覺照以當然爲粗而言所以然卽
如顏子屢空認作空諸所有之空并以子貢
貨殖爲學殖將落之殖風流至今一部孔孟
盡更面目其可鄙笑更有百倍於此者此豈
不凌侮聖賢蔑棄國紀而憂時之士所不忍
見者乎欲醫在病先究病源禁怪文尚難禁
怪說甚易特未嘗實有意禁之耳

先輩之貴用經語也匪是則弗與歟曰否六經之與時藝氣類也大凡同類之物以襯帖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如傳奇之詞曲吏胥之文移不作一文人口語始爲當行今以二氏語作孔孟文已自不合腔而况作者原不知二氏不過口頭數語逢陣便擺而已且無論於題帖不帖而試究其本文字義云何豈無啞然而失笑者乎若今日以後所用之二氏則又今日時文活套之二氏也愈傳愈訛

癸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吾不知其所終矣

文章之法總不離於人情情生於題情之用
在勢要不出於鹿門所謂認題布勢數條顧
涇陽袁了凡更詳言之可不具論論其大者
認題以題爲主題有定法書法所謂朋字當
側止字當扁點畫必重引帶必輕執之欲緊
者也布勢以我爲主我無定法書法所謂一
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就一字中又有多變如
此起者當如此應運之欲活者也其外爾我

癸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七

相形之法總屬認題開闢相生之法總屬布
勢得題得勢者如西方聖人不假幻師外道
但守其耳輪目廓而六通之用自神蓋題中
本色詞意驅使不盡豈藉他求惟夫題不分
明勢不在我而始不免馳騁于題外爲奇搜
別于題中爲奇是皆病在不足非有餘也而
人遂真以爲奇過矣且文者代吾之言而并
以代聖賢之言者也凡人之言胸中了了者
必直捷簡易而憤憤者必艱澁支離理直者
必開口見心而理曲者必齟齬縮舌筭定者
必寬舒徐緩而率爾者必急遽周張傳實者
必援甲證乙而駕虛者必指天畫地勸諭者
必和顏下氣而恐喝者必怒目眦衡瞽衆者
必巷語街談而召鬼者必胡音梵字門高者
必直道家世而單寒者必粧點貴游厚積者
必自諱豪奢而暴富者必侈言得意遠識者
必沉默處後而淺見者必議論風生知言之
情則今日之號爲奇者病在有餘乎不足乎

可以媿矣

鹿門所云練格格者品也品之貴賤清濁傳之久近係之大要只在雅俗二字耳人知雍容文物者之爲雅而不知清真超曠典重老成者之爲尤雅也人知闢茸粗淺者之爲俗而不知濃粉厚墨折腰齟齬者之爲尤俗也天下無不能認題之名家無不知布勢之高第至於練格則難言之守溪之後惟荆川最清最貴其旁出而迥然絕塵者惟震川耳鹿門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耳若會其精神無不合者近世學術膚陋或剽古人皮肉眉髮尚有少分相應否川杜撰一種似古非古之語以冀詭遇而默會其精神法度者必共厭棄矣豈惟時藝今之論人品文章皆然

文無奇正總之有一段真精神識見則善矣世傳馮開之云士子薄偽平淡作偽神奇至司厭偽神奇收爲平淡常太息於斯言當壬午乙酉之交有司尚一等膚淺文字而余料

其必有今日何也均之爲偽則偽平淡必不足以勝偽神奇者勢也偽奇約有數種舍昭昭求冥冥去堂皇覓窟穴者類說奇醅醢于史鑿齷齪釘者類詞奇顛倒王客頭長于身指大於股者類格奇去此數項偽奇則自不能奇而真奇乃見矣譬之售朽木者必飾青黃剔去青黃則依然朽木欲正文體者但亟宜去偽以辯真且不必以奇正分低昂也選中雅變一款亦未盡真奇之變猶以爲彼善

于此庶逃楊亦歸儒之漸云耳

余勸後生讀先輩文讀竟笑謂朴淡不足學
余曰不然予是心粗耳試就先輩作過題極
力作一篇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
然而我百十句尚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
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
若咏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雕字鏤彼隨手
駕搭自然有勢而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得
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

藤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則別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
爲首尾彼短文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急
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卽有與
思奇句發前人所未發而三復思之乃多是
不必作不當作者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
文之用世無不達者文之傳世無不老者然
天下又未有不達而能老者也從來古文大
家必不欠此二字掇拾累達浮艷累老震川
以後縱有才雋未免逐場古道之復吾不得

而見之矣

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縮丈爲尺感尺
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圓筭處也古人布
局寬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
馬驀澗拙者如駑牛登山自來文章詞曲書
法奕法皆不出此一字吾蓋知之而未之逮
焉

藤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國家定試士之格其優等不過曰通余家有
前壬辰乙未舉卷榜首只批平通清順而已
此不但見先輩古朴而亦見先輩得文章大
意識通字之難也近世未求通先求奇遂至
步步枳棘少一篇首尾成章者真可喟嘆惟
夫下劣之士始諱而爲平通而究其血脉神
理謬鑿殆有其焉無惑乎天下之爭好怪矣
程式之始於隆萬何也曰文而反之質也如
移江河而之山也蓋自古難之矣禮部式士
以弘正文爲鵠此可令士率從否耶抑姑言
之而不必其從乎故不如就近時程式稍示

筌蹄規格未遠步趨尚易而學者已如移山之難矣况乎其前此者也

然則執此以應制科可必得乎曰是何必然但吾儕讀經書識字理一旦塗墨傅粉妖聲鬼氣明知其不可而蹈之得無慙於衾影乎世變既爾作文者固不免酌量古今而在有司則自應洗心滌慮爲國家求明經適用之士若猥逐兒童之好而惟熱鬧嘈雜之是尚以不可解者爲解則不知其說矣

藤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三

嚴滄浪論詩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惟時藝亦然上乘之文着不得一句學問乃類極膚淺者而真膚淺文却自不同天下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此非具隻眼人不能辨也今人見時文中班班駁駁好用古書者便道有學問此正是學問少耳若學問到家見得古人真處下筆之時如織純錦梭梭頂接何處可下雜色又如食前方丈下箸自然不輕有司但能令士子實實讀

書則文體不正而自正矣

文章與時高下的的不謬非文章關世運乃世運自兆文章耳以氣運論文不當論其名家傑出者當論其大凡成弘之文如嬰兒之始孩渾是一團元氣至嘉之中年而後神骨才情始暢茂而完足癸丑而後膚革充滿神采爲所障薄不免癡肥至隆萬則擁腫一清而氣亦少索矣然筋骨固自在也午酉之交奄奄就盡流至今日非但怪誕者化爲鬼魅

藤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三

魍魎卽世所號爲平正者亦如跛駝具形骸體戴髮都非完人當天下全盛之時而元氣渙散有以水搏沙之象是則深可慮也默移之道又不在文章矣

今世有歐陽公文體可卽正乎曰甚難彼劉幾等輩皆胸中實有文章不過故爲怪以投時好一撥轉卽正矣若今人粗知章句已爲近日時文惡套蟠據胸中譬人生不識菽粟菽粟何出而進臨場之時一班後生苟非遲

鈍不能變化者類皆搖尾鼓掌慕爲新音其平日苦心積學之士卽欲倉皇改步而常苦意跨兩岐反不如少年墨濃筆飽粗豪動人則有司之所好反所令勢也士子之從好而不從令亦勢也文體何由而正故釐正文體不在口說亦不在臨時非以真精神實倡而徐導之雖三令五申祇爲戲矣

然則應制科奈何抑有道乎無也曰是固在有無之間但利鈍與工拙二途不可混言也

藤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七

請答論之凡文之蓬蓬勃勃如畚上氣者利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隙風者鈍之徒也鮮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之徒也牙牙直直如孤幹擎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遊魚飛鳥者利之徒也悉悉寧寧如蟲行蟻息者鈍之徒也如物在口探之卽得者利之徒也其結膏胸中若嘔若吐者鈍之徒也如世厲鼎古色駁弊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然沉碧者鈍之徒也宮商維奏嘈然滿耳者利之

徒也猶坐彈琴如怨如慕者鈍之徒也大抵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穢雜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冬則剥矣得春夏氣多者卽初學或連售得秋冬氣多者卽積學或久淹此常理也蓋相文之法大類相人惟以神氣爲主非必五官六體事事稱量乃爲無失相文者但疾讀一過利鈍之分十可得四五若細細求之則十

藤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八

無一驗矣大凡初學從詞氣入者名走易路早發則已不發則遲迴審顧或英華消落而迄至于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雖未必卽發然久則鍛鍊愈精神王骨堅而終收功於末路其間又有少年老成邇相倣倣邇攻其失而成者又有兩失所據而敗者有以一日之長掩平日之短而得者甚或有偶值一日之短反平日之長而得者泰然不辨此則有天主之而吾所謂四時之氣又不足以盡

利鈍也彼摘字句爲瑕瑾擬成敗爲著龜妄
以一人之目臆決衆目又或附會衆目爲一
人之目者則吾所不敢信矣

織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藏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五

織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尺牘

與友人論時藝

某白某欸啟寡聞之民且又敗挫足下乃過以
其所短者見問甚愧甚愧僕非但不能也兼有
不可者三今時人纔脫舉子籍便擬高坐泚筆
抹畫如塗鴉爲士者唯諾引遜以爲禮有如旁
觀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一
出口則衆共譁之其不可一也士見其材而
不售屢矣人將曰是必且迂大艱難其說以覆
已短而掩人之長也是必不可信也其不可二
也諺曰水清無大魚文之是非與成敗本不相
組合蓋比來每覺精詳條理者居後而官商雜
進者居先予求我以刃而我授以犇當乎其不
可三也雖然僕之從事於斯也其亦久矣雖曰
未能益亦有所見教所見于吾子雖人疑人笑
夫何傷夫文章者以代吾之言而兼以代聖賢

之言也言有茹者吐者縱者橫者直指者互見者偏張者合唱者體萬殊也與衍如響老怪特如神鬼都雅如縉紳真率如田父幽深如騷客噴雜如八方之音局異量也然亦均之言也言豈有離乎人情者哉吾欲以文論文則先賢之所評述備矣愚者既迷不可與言而喜新者又以吾言爲陳陳而不足聽則莫若以言之情論之今夫人有不悲而泣不喜而歌不病而呻吟者是謂有餘於情其有哀不涕淚潛不膚受怒不裂眦笑不開口者是謂不足於情是皆媒灼養母之強爲貌者也非真也故曰寫光景其有七情失位或當喜故怒者或一日之間忽歌而忽泣者或當恩故怨者或一人之身倏親而倏瞽者斯其爲何如人耶故曰究指歸左師之動太后魯連之懼垣衍戰國之士每用斯術以取捷口吻蓋所謂苟得其結則連環可解故曰審肯綮將有所開白也不先以豎義而詞旨混矣不繼以緩詞而議論窮矣不極之敷衍而情不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二

暢矣不終之結構而聲不闕矣虛實不互根分合不迭用素繪不相宜正反不相發而言累複矣格歎墜矣聽之者厭矣故曰識步驟聖人不能使手行而足握口處高而眉處卑且話兒女於大庭則褻談朝典於草野則侮疏戎馬於朝陞則亂講揖讓於邊鄙則危雖欲離方遯固然而各有當焉故曰閤體則雖然談吐之則具矣而善言者又有以抑寓揚以徐爲疾以無造有如西方聖人未嘗學幻師易人耳目第守其耳輪目廓之位而互用之神通出焉故曰達變化入胷中理不豁然則氣不浩然雖平日辨如飄風而臨出趨期期在口故曰明義理藉使顏子而疾言季路而濡舌賓主之語互相參入使聽聲者隔垣而不能識其人可乎故曰依口氣天寶弟子雖聲貌俱盡要自有大肉風流降而里社蠻貊倣倣歌舞曲靡下矣故曰辨品格於人前刺刺作楚語固非雅矯之而爲胡語爲漢語於齒牙間噉噉作聲要不可謂斐然足以輪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轅敗其車也故曰修辭章此十者皆所謂文之
完也然其間有緩急焉能行於變化工於光景
當於肯綮審於品格而兼有諸長者上也能執
其步驟守其體則辨其指歸者中也或於數者
未之或知而長爲修辭曲暢衷意者下也自守
溪鶴灘荆川震川以後上焉者不得而見之矣
吾僅以其下與中者自勉兼與天下相期而又
甚怪其不然蓋今之人貴已恕矣而其責人者
愈刻有以爲貴渾厚者有以爲貴奇特者有以

轅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四

爲貴高古者摘瑕索癥嚴於毫忽斯殆然矣然
吾以嗜必昌歆滋味成癖行須騷耳責望少苛
文亦何必爾爾籍能得吾之中術爲奇爲平爲
高爲下隨性所近毋不可成其家言何也人而
五官百骸與神理相扶能蠢然運動不至殘缺
而爲跛眇死朽而爲癱瘓矜歸而爲優人傀儡
斯亦成一面目矣所病於今之文正在未成耳
蓋有六失有五疵請得詳數每遇題不尋題旨
向背但彷彿時藝以爲青黃就影摹影以鏡照

鏡去真遠矣失一知求句法不求章法冠履有
衷倒置卽錯失二本無佳意支撐慣用疊語本
乏實學唐塞輒借累字失三點綴題面字日便
謂巧絕橫執春潦蔑棄河海失四新尚圓活尖
峭痛惡深求竟廢實講遂使奚奴代主畫餅作
糧病五枝不從根葉不從枝生理絕矣更綴玉
剪綵何益病六何謂五疵綠絲者尋得一縷抽
爲萬緒而今之文絲頭亂伏隨題布擺柱骨如
麻疵一水火不相見左方則廢右圓而今則始

轅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五

不能擇繼不能捨話頭旁落跨入兩歧疵二每
作分題而前後俱合每作側題而前後俱平作
合作平亦如之狐裘而羔袖其服麗矣疵三擊
磬前顧後既缺苦心應弦發機又少餘力疵四
肥瘦華實不相稱量于是有面長於身目大於
口珠弁而草屨者矣疵五此六失五疵人比比
犯之然亦多有暗於全體明於一曲者卽未明
非之亦可舉告之或易入也乃今賢智之所馳

驚凡愚之所驚詫而不知其靡入於庸俗者并
又有二者蓋潛於青盲隱於世變以莠亂苗
之甚者也歐蘇文所以逼古者惟其師意不師
迹耳今作文不探雋味而動思用古大指謬矣
及其所謂古者又不過剽竊隻字寸言以爲工
其究也遂至生別莊叟車裂史遷爲後進輕浮
剽竊之輩開一便門如是者命之曰口套聖賢
每從庸言庸行立論未嘗矢口談玄說妙而比
來文章不問題面之深淺輒欲參入禪關虛實
無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出入等境界秘爲密藏實際覺照等一字句葆
爲寶錢彼若以爲棒棒見血我則爲彼拳拳落
空耳如是者命之曰心套此兩套者非不可以
獵俊聲得高第也然而撥實者進則傾心寫意
之爲迂虛罔者上則會文切理之爲紉循習日
久作文與閱文者耳目心志皆注於此捷徑開
而正路塞矣此吾所爲尤太息者也吾嘗與一
二知己私評文運與時上下的的不謬卽如昭
代之文成化以上太和盎然如嬰兒之未孩至

弘正之間則骨骼神識盡具獨木跳跟爲僂僂
態耳實於壬癸縱於戊辛迄乎庚癸之交而英
華露矣骨肉和停神明正王叩景彈響窮形盡
相葢文之變態極矣盛極不得不衰故至午而
神衰至酉而骨衰以後二十年皆充然奢費所
謂血肉行尸中所存者無幾矣漸靡至丁卯而
肉敗餘有氣耳至庚辰而氣肅餘有筋耳比兩
年則筋脉斷矣乾皮皺膚戴衣冠而行累累弗
勝甚矣請試度之瓦琉礪尚能經幾變耶竊謂
無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盛衰如環况國運耶隆文章之往也豈其不返
全當此時苟不受伊吾之業則已耳如既受
經爲博士弟子而徒束于成敗惕于毀譽不能
竭才積慮挽其必趨之勢以紹隆先進因陋就
簡竊爲壯夫羞之僕口不談文久然尤不忍盡
棄其教帝忘其身之鄙與賤與世之所謂三不
可而諄諄言之者倘亦有所望于子也子其勉
之老馬不能行遠而能取路幸毋執其所以以
笑其言某頓首頓首

朱虞葑大尹

明公之於不肖計已三四施而曾不一奉見比之踰垣閉門殆有甚焉煩明公爲削去客籍毋再辱玉趾以重不肖之過則善矣去冬席次偶道及故友張生不圖明公以其言爲可信遂褒恤而表其間嗟乎此何時也右通而左方二百年無此事矣衡嘗私謂治不先教化雖絨如黃趙總不離俗今明公首揚隱德度越古人雖然尤有獻焉窮鄉白屋之下廉夫貧婦常有而奸德之賢侯不常有豈無汝汝而沒名不出里閭者乎惟明公以此意廣之倘更得表章一二則不惟悍訐之俗禮義可興而吾友溫恭人也亦不以同善異賞惴惴抱歎于泉下矣書生于及政事罪在不原惟明公諒其心之無他也而寬之

陸靈巖業師

夏秋之間老父瘡痍并至千憂萬苦扶持出藥籠中不圖魏闕之夢儼然及之今受命未及一

旬也而腰帶已減數圍嗟乎親愛而愛大于將謂衡何哉凡夫子之所以責吾父與教不肖者甚嚴且正老父舊時皮骨師所憐也今十又去其七八矣倘以此而試之當衡立名與居名孰難言事與成事孰易衡童子也不識大體其愛親甚於愛天下進而捧新命竦然而警退而見親容又焦然而歎且愛吾父者莫如夫子今夫子將以吾父爲飛鳬乎以爲樊雉乎則衡可知也決旬之內聞吾師將給假東還衡家倥傯敬

無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九

當掃室布席以待從者茲不多言

蔡肖兼太守

敗軍之將且不與語勇况三平世眼青白橫生人情苑枯翻覆始終不能捨身鷄肋乞食蠹魚計惟有視身立行不獲罪於父師結局一着如此而已老先生幸有鞭策之

陳抱冲孝廉

伏惟令先公老先生幽潛之光彤管爲華蓋至今日而考德者無憾云是殆名德與孝思鄉評

與邦譽四者合而感熾始完家君不過推波助
瀾觀厥成而已吾丈何辱謝焉頃從使者訊起
居吾丈且約同志游武林讀書吟嘯其于將加
銘武庫加富一經生業何足當此丈豈徒求勝
于今之人已耶若弟於此道廢日久眼不識之
乎爲何物比復內遭沈憂外驚且網始初嫺拈
筆今并閱卷亦厭之大忘之中所未忘者東歸
一念耳時下病親乞田理棹有日倘幸而及丈
未行得與談席考鐘伐鼓于聾聵之側惟聽然
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周二魯尚寶

往者讀先生文章如見先生於掌輒咄咄自歎
曰字內有偉丈夫焉而不得一見豈人也哉則
慷慨泣下者有之繼而得見先生矣可以吐肝
膽而獻之左右矣而竟不能逮去歲又得見先
生則酒籌交錯席相接也且先生又溫乎自下

渠渠乎若有意於其爲人心輒自喜自謂以十
年企慕之心庶得間以自結於長者而又不能
嗟乎古人千里負笈不謂遠執轡終身不謂污
布衣而通刺五侯不謂無耻蓋豪傑之以精神
相契合如此今不肖旣天假之遇先生又假之
色而乃拘士人之小節以爲寧靜無躁寧簡無
煩遂抱區區而不露卽不肖亦心歆焉豈意先
生之識察我一至此也不肖愚而不嗤之賤而
不鄙之倘者猶以屋烏及之也乃如不肖兩見
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先生兩不交一語技一刺此何以辭焉而先生
顧曰子雖落落豈無心於我者哉念斯言也明
月夜光不足爲報惟有買絲繡作平原君耳家
間愁病種種鷄肋之業不能理又不能棄敢問
如之何茲因黃光歸借之作郵聊布其一二如
此

呂渭陽大尹

不肖衡猥以編民沐甘棠之餘蔭一簞一壺未
效懇款而臺下薦寵賚之九鼎爲輕十朋非寶

眞使人欲剖腹而藏且捧心而媿矣茶論毫下
鳴琴之治報最以條賜璽寨惟不過萬里發軔
何足爲明公榮抑富鄭公有言活饑民三十萬
勝中書二十四考此不足爲明公榮乎哉愚父
子托知微福叨竊已甚但恐白駒之繫未寬黃
口之羅尚在徒楚楚風塵中爲吾父母羞耳不
識明公何以教之

彭義陽尙寶

生願一識韓荆州又辱附世誼執鞭之慕雅不
報山先生集卷之五十五

敢後人顧刺相交于長安道中終不及一奉顏
色無任耿耿衡之于文猶醢難也每讀兩傳憤
憑不能通苟得五同稿一印正則環結立解甚
矣兩先生之深于春秋也雖然于李王面目不
肖終有味焉望先生更以經術訓後生且簡召
維新又望先生勉旃三立以經術報明主愚父
子不勝惓惓拙構數首聊塞來命伏惟裁教幸
甚

屠赤水儀部

不肖自入長安閉置一室中邑邑氣盡實未曾
識門外人顧何自問越以東事戊子歲晤故友
楊伯翼者先生里人也相扼腕談先生甚劇頗
耳先生近狀時提三尺筇挈五色古錦囊徘徊
山陰道上及新安山水間倦則枕書而睡據梧
而吟草耕木茹無慙兒女子甚則囊無底龜不
黔亦熙熙然自適也不知官衙車馬塵中有此
樂否又不知彼青蠅中客腸枯翼單抑亦自遣
如先生否諱思之眞可發一笑古來歷落之士
報山先生集卷之五十五

無論撫樹神傷書空計拙者不足言卽白眼一
世等造化於小兒抑何其不耐窮達也先生坐
清狂廢其實尚不直阮步兵李青蓮之萬分而
遽已爲人抑掄要之萬世所笑在彼不在此若
不肖則被以至醜之名至辱之行彼諧人者咄
咄漸逼雖然吾道是也至聞浮游不根之口群
飛刺天甚而欲穢我淨土則劫風輪薄世界且
不知所終吾乃始惘然懼矣不見先生詩久頃
捧咏大篇竟日若笑若泣酸風射人涼緩歌

一章以破涕窮居寡和悲漫不知宮商幸勿以故墨求矣神仙去人不遠久不見吾長卿斯言遂至河漢未審蒲團上所喚緊安在家君老入劇場進退維谷盡六州二十四縣鐵不能鑄此錯且衰病狎來望楊枝露倍加渴耳

華述齋都事

平生慕吾丈如祗樹翁芝田鶴而幸於長安斗室中獲奉晤言交臂未久遽爾言別然清風朗月未嘗不思我玄度也頃復辱翰貺侑以新編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書一

憤憤間一擁膝而吟雖坐八斗塵中居然有濠濮間想矣恭審榮任已歷時日戴幘執手板折腰上官前良苦良苦顧惟不苦此乃爲足下耳有才如此當途者曾不能於格外賞拔而竟落散子選豈非朋友之過家君黽勉世途迹與願違且比者人心憊於太行省闕危於邊境但得一日反其初服便如嬰兒得乳其他無所復論矣弟閑置此中邇更病目觸境盡惱人仰報不能手勒幸勿訝也

何震川宗伯

自寄迹都門末由一通問候頗諗考槃碩彥戰勝益肥東山經綸時小試於閭里之涸鰯是亦慈雲悲雨之一滴也家君失計出山又適當三空六逆之世遂不免爲國懸贅爲衆射招鍊就百忍幾且狎而忘之但不敢以滑稽模稜之行開後世笑端耳

武君陽趙瞻雲

不佞謝吳入燕如野鹿入柙忽忽不樂所以睽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書一

違兩年而不奏尺寸於執事者誠無佳懷可以對知己也兄比來何似風臺月榭其亦曾念否耶輒錄小詞以志鄙念人自鄉中來者頗言周大兄有霜露之變驚汗如雨老翁稚子其亦何以度日晷也言之痛心山陽之笛自此不願聞矣

袁了凡王政

捧讀尊翰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卽事鍊心之道固衡

所稔聞也明知情有所着蓬宮瑤池與厠溷原無二相而根性頑獷習與性成如殄雪蛆作蓼蟲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蜚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稽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懶着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真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馮文所妻叔翁

伏承遠書唁存感往撫今淚不可攬蓋室人之不長世八年前已預卜之中道摧割尚在人意中乃次兒磊砢有奇骨方欸欸翔舞膝下面遽以殤死則意外甚矣鄰生不辰累遭骨肉之慘然往時正如短夢啼笑未真今天故使之綢繆亭育肺腸相拈而驟以冤親相繫人非木石亦復誰能堪此妻亡以來徬徨不知所寄欲以玄理遣之而不能欲以書卷筆札遣之而又不能昨亡視出時作哀詞數首輒數日作惡此後不敢復置齒牙重以新愁如亂絲入手無緒姑欲

倩高公斬之豈堪再描寫耶已矣死骨未朽生肉半寒雲慶月華杳無處所惟是歸時一念菩提神潛萬里冀是靈心綿邈不與草木同腐耳來論謂不肖憤世輟學憤則何敢意實畏而逃之我翁不知近日口語耶彼不過謂焦芽死灰尚有飛揚之日耳以故兩年束書作薪口不道之乎一字不知耽耽者之憐而赦之不也外具粗帛告哀拙記二冊奉覽羽毛如便尚冀嗣音

又

不肖斷屬哀鴻之苦彌長彌深即目前六十一歲姑供婦役七歲兒執母喪慘酷之極可謂無復有人理憂緒縱橫如何可言兩日咄咄自歎賦命奇薄本具野人骨而強使戴儒冠本自行脚僧而強使諧室家以致驚餌含鈎愛河翻浪窮而始悔悔之而無可奈何不敢專恨命也以和治睽誠頂門一鍼家君比來作用似亦不甚別而下之睽而睽者易調上之同而睽者難調遇雨之效漸不可幾旦暮且投効歸耳近日惟

一種把持政地者能自日生羽翰此外雖有長才異能總屬第二義丹砂自不難成不知王方平肯作麻姑狡獪變態否也

公孝典

以孝與之才三十許爲諸生何所取盈於造物而復阨之至此功名浮物耳何足以芥蒂豪傑蒼蒼者且以六親爲鼎俎七情爲醢炭而長試足下於甘苦啞號之關足下且奈何哉不佞弟譏廢以來以彼五窮窮我五技一束救帚已久

無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七

置之房次律甕中顧肥遯未能卽旅多咎長安一萬戶出門無所之退循書卷又苦中熱日惟黯黯視妻孥苦樂面耳而婦又死矣奈何乎足下尚有竹素之好差可自樂若不佞弟先已望洋而歎棗昏木鈍私心樂之卽北海若不能傲我以大觀也愁緒如織臨箋惘然

申經略孝廉

漆園鼓盆一之爲甚至於三鼓豈復成歌恐亦不免動夜續之悲墮雍門之涕而

伏承伯父兩兄諄諄見慰薄命之人得寵若驚謹此九頓首以謝

沈日峯知縣

弟性素昏懶而殊不喜憂常鼓腹笑曰世上安有皺眉事此兄所見也乃自大父沒而憂生兩婦死而憂漸長至今則遍身體都是憂悶然受之無可言矣蓋老父母哀勞以來積困成疾呻吟之聲遞相續而老父爲尤甚比者脾疾遂大作粥飲不下數匙肌膚色澤十減其七八而性

無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又雅不善排遣就醫不可絕客不能衡且朝夕扶將調藥餌之不暇而暇及其他乎筆硯之事輟而不講久矣三秋若馳倏忽虛度上負知己愧恨何言乃若老兄雖一城斗大未能展錯大才而擁笏垂魚出入覲兩人自是不惡何感而咄咄自歎兄不記南窓下閣筆咬指兩手爲禿乎似此苦惱亦何足思也二三兄弟落落如初裳甫老大得兒朞月竟天獨兄差爲壯氣而位不稱德蘭苗未芽倘亦造物者顧才之耶

天地間惟聖人能合命亦有剛強者可抗命弟故於子息上亦未甚着意諺云未得其毋安得其子之謂也輒有小詩奉懷并上一笑

塞理庵撫臺

不肖輕塵弱草萎弃自甘不意闊浮大樹亦爲蚍蜉撼動老伯之實心實政真廉真才誰不知者昨薄游至漁陽三尺童子誰不思者豈待揭辨始明百人種樹一人拔之且奈何哉晤不至天還從已墮其子老伯何傷但恐自此英雄豪

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七

傑以老伯爲戒則壇坫社稷之事有可痛哭而畏太息者耳某驚弦之鳥絕意高飛索筆塚書自謂河漢造化之忌而酷窮未已一婦一子相繼歿亡宛親刃俎備嘗之矣但得留此皮骨再見長者即已厚幸豈得復有妄想也

申經略孝廉

奉手書固知六逆殄行朝野同慨家君含辛茹苦成得一事及增思眼之熱亦復何堪計惟有一歸耳乃吾鄉才訟橫起螭蟾沸羹又有甚於

輦轂者以所聞令外家之事何其愈出愈新爲政者不務使陂池塘澤各鍾其美而必欲鋤之使平且無論體統蕩盡風俗壞盡而亦豈所以爲小民之利乎愚父子嘗太息於斯蓋漸恐狹偷食人桑田化游而非徒爲師門一家之疼熱也

馮琢庵官詹

居常疑今之交情太易或難太深或淺誰能隔垣牆見人而還輸肝膽者文字之交猶近心善

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五

哉乎言也以文徵交亦有兩言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以喉見先生之文自見其人雖不交一臂者精神當自往况及事先生者乎家君顙顙抱樸與世多牴牾顧獨以緇衣好賢之心爲先生所知昨猶借聲而揚今且欲剖血而哺之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別論諄復可謂精貫風心妙伏鵠卵敬輿讓微子瞻遜實天下紛紛非命世才不能定也其在先生乎家君亦是訓是行奉尺度惟謹出閣之事雖未美滿夫亦爲之兆矣獨

聚訟如豈泣釜內御朝如電閃雲中究竟兩端
實互相根抵上如暗中視明下如明中視暗各
不相知各持其是今所謂似隔絕似決裂耳後
必有真者方其似則人皆能言及真則人又不
敢言要之衆口之求多皆忠臣義士之資不足
恨也先生金緋侍于舍樂不可支春蘭自芽豈
追悼秋風之敗承示欲疎筆硯竊恐未能天生
先生廣長舌不說盡三千大千法豈得遂入癡
殘門頭美纖塵不起晏坐而萬用歷然如是則先生
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退盡時也若不肖才不能半斗讀書不能盡一
卷雖人休而我不休尚不如人矧原不如人者
九方臯之鞭駿馬見之決驟若驚馬效之則踣
而絕矣人豈不自知比亦絕不染指獨有亡婦
哀詞數章欲博先生一言爲亡人不朽之寄若
惠然見許幸附便郵致之

寄公孝與

重辱報函回環捧讀四年前相與光景忽若夢
見既感且憐又爲兄喜也人當此陰陽之罰金

石可銷而兄之靈心秀穎絕不爲愁慘之所耗
磨窮愁之所窘縛天生此才豈偶然哉弟嘗言
兄才腴弟才癯弟今爲已醉之楓而兄且爲方
莢之柳養氣待時而已不憂不遇矣第來書謬
相崇飾譽望過情以生平之知不宜有此弟之
心腑能孳歛而不能發揚兄所知也此次入長
安更掩閉如三月新婦邑邑不可言每日高春
而起與守閨親故談晴說雨賭棋數枰惟市語
與呵殿聲耳中旬旬然俄而歸鳥如烟小鳥啁
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嘶簷際則日已向夕如是日夜不幾何而又一
寒暑矣比浹月之間失一妻一子生趣都盡坐
卧威儀總不出尋丈之外天刑人忌曾不少假
而不意老鵲空中摩拳有探巢之意閉閣思過
怨艾無從吾兄試設身處地且當奈何哉願兄
且姑置常平之頌思得一市朝中山林者以處
我則不佞知所托足矣

馮文所

讀朱翰林昭州烟嵐雲氣橫來撲人不覺鬼

與色俱飛也乃知四天未垂不令佳山水沒沒而鷺濤未祭鳳彩猶含門下第山其囊底才以翻飯河漢自是造化靈氣一開闢也某自脚踏長安門望牆外榆錢柳花已作寶林祇樹想石洞仙人自歌自舞何緣作此好夢伊吾之業已束而廢之以鈍就懶忘廢頓盡自守妻子理藥物之外惟與二三親友閉門殮傳餽作牧豬戲度日若有暇究天地所窮際則先究此人我是非所窮際矣家君種種艱苦前已具訴今上下

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書

相持於毒風暗雨中溺未及胥舵師已任其咎比所爲強顏再出忍詬而待者以前未了事有餘覲耳今彌覲彌遠極不過明歲決歸矣閣部不相能耶報可見顧考功素稱知己亦絕不復往來彼避羶遠賦一至於此可歎

嶽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吳鳴琪校

陳章閣禮部

門下才焱廣馭智刃疾驅玉衡金鏡之司定且掃席而待矣某謏才叨雋向因僮僕而告門下以雲路爲畏途今果高明鬼瞰福過災生卒有先姊意外之變不肖痛切鮮兄情難將毋春燈

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一

蔡思川侍御

生平仰止之私終以守株自限昨厠名賢書而得拜臺下於鹿鳴之席一第不足喜喜以此爲龍門階耳顧蚤負難勝鼠腹易溢彈冠未幾而哢哢者且張彌天之羅在愚父子固不足惜獨恨以臺下典試事而使曳白者倖進天下遂謂

臺下繡斧不伐佞文多不觸邪嗟乎某自後且不敢以不潔之身事臺下矣况敢重以汙大君子齒牙哉今家君業已裂冠毀冕不肖業已暴筆焚書以謝言者心無愧怍成敗毀譽輕如鴻毛獨歎士有知己不能報萬分之一而首以穢詆相蒙中夜捫心不能喻之於懷耳

吳復庵翰學

今世學士大夫望先生之門如登龍焉而某拔綠世誼不介紹而得師事先生於鄙願足矣而泰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自五稔以來不及奏尺楮於記室敢忘之耶誠念名之所在與其進也寧退且不敢以事衆人者事先生也而茲者先生乃儼然以叨雋枉賀享鶉鐘鼓被狙衣冠非分之寵驚而欲逃然亦幸先生之果貴我而索之形骸之外也某竊自揣頑心鈍質斧斤不能材鹽冶不能化而當世大人君子每不靳以齒牙借之或向所謂硜硜者未失耳今愛我者譽爲南金憎我者詆爲盜賊瓢落之軀穢尊溝洫任人所置可謂兩非其

質矣但私憐德涼祐薄不幸有無妄之福致無妄之災而又不幸動皇上不測之怒日中見沬盛夏造冰其初一人謫貞女爲善淫而其究天下混啼鴟爲鳴鳳此賤士顧天而深爲千古折檻裂麻之士稱冤者也家君口無擇言心無匿怨無擇言則叢謫無匿怨則招侮斷不可久以不進不退之身爲世笑端計惟有一去以避之是非天下大豪傑鎮定衡平刺以智刃嗷嗷者何時而定當今命世非先生而誰雖東山卧穩泰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然恐天終不得不以蒼生累先生矣書生妄言至此饒舌死罪

馬肖乾兄弟

門下讀禮未闕乃儼然破涕爲通家小子彈冠啟函捧簡感與愧俱某樸遯材也三試三蹶已絕奮飛之望而不幸瓢落之質謬爲官師所材禍過災生致使鬼瞰我室蟲射我影今愚父子鬼驚覆轍之途心怯虛弓之墮焚書塚筆以謝言者猶懼不免况敢論尺寸之外乎觸目憂憤

行將陞伏田間爲世老農所恨門下振轡入都
不得躬候道左訴此冤抑耳

李霖寰學道

憶白下從化人而登虛臺爾時自覺一世無人
今涉世又十餘年而一世猶然無人也衡下快
風長安朗月或聞聲而相思或進前而不御今
遂塵垢滿面壘塊滿胃末由洗伐以事長者其
他企慕睽遠之想所弗論矣衡欬啟寡聞之民
也九能無術五技不成而頃又以枋榆之進爲
泰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世大誦乃先生顧辱以齒牙必欲斷續鐵之光
發枯桐之響不亦遠乎若臺下文章籍甚風采
正新昨讀校士諸篇手足欲舞此豈不得已而
游於世者荷天之衢道將大行吾曹可以隱矣
衡之於文猶醯醢也頃循先生之旨尋其肯綮
粗能成篇然奏刃格然動至血指先生豈欺我
哉文王而嗜昌歆亦嗜之一癖也多難畏人譽
不如毀先生無愛我而益其疾矣

水利道

恭惟臺下智刃熟游德車攸載秉玄圭而治水
沉白壁以捷河惟手足之烈多乃咽喉之梗去
愚民易樂成而難慮始初或興子產之謹仁者
有永利而無近功終大享鄭渠之澤土膏滋而
斤鹵變水維緩而魚鰲寧萬頃皆同樂周原之
應應三江底定著禹跡之章章民乃知公植我
以田疇公亦自謂盡力於溝洫家君初偶任心
而排衆議繼直信耳而述口碑適觀桑梓之安
共沐雨膏之潤譬彼望春而秀草木豈知謝榮
泰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抑亦登高以呼風力未嘗借響比老親私歸之
後何敢聞諸候人而材官載餽以來顧將命於
長者珍錯在筐旨酒在罍庭實寵於百朋禁鬱
加於九鼎旣已屬厭小人之腹敢不敬舉邦君
之觴口腹知恩肺肝銘賜不腆荒啟統冀弘慈
周志齋撫臺

半生鈍置苟求寸進以了讀書願耳如今最更
非其據大非所樂且以事言則名勝者實浮以
理言則履滿者招損臺下不爲愚父子一思之

耶眼前非分之福已自難當若教之得隴望蜀則不肖驚而及走矣憶初奉教時臺下第云秋試得一春不免讓人乃又不能無叩於臺下者蓋比來國事彌難人心愈變家君以輕權而塞厚望家間以薄德而履泰名陰有射工世無公道悠悠蒼天竟未審以何日得歸何計得歸蓋不問進步問退步乃真問卜不教之趨福教之避禍乃真教誨也家君勒啟奉贗衡再爲之百拜以請

義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六

董定所

衡至無似承足下賜之書娓娓數百言辭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以足下之才氣憑陵千秋何止白眼當世而乃欲壁真我於兩楹之間則且驚而反走矣不肖鷄翼未齊蟬腹已飽而復追飛逐走以橫世羅下招時人之譏上激烈士之憤跼天踏地愧無所容第使真如足下之云弟卽不能鮮衣怒馬爲富貴兒容然於晨昏穢穢有餘矣何道而得此總之行路雨風無處不有

何足滿一笑獨恨日日混沌此七竅敷於長安車塵中所爲欲橫經而問如黃夫子奉席而請如董先生者皆不得如人意孤燈殘卷獨此介介耳

黃寓庸

前歲冬王岡伯曾致足下一簡比時值多口不暇答亦以無便郵不時答也然置之懷袖紙敝墨淪所不敢忘且足下亦奚取於弟弟羽毛齒角已登於時人之俎何敢望與海內名公雅儒

義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七

矩步後先而足下才氣又豪甚落落不可千古亦何取於無所短長之人而使束敕帚爲前茅也則丈固知弟而亦不可謂真知弟然弟則不可謂不知足下矣足下之文穿天心破月脇貞心秀骨非待萬物而才者豈足下且暮遇聖賢乎世間青白兩眼兢兢逐人要其極至則吳干必飛卞玉必剖足下誠持此格掌取功名使天下自此不遂瓦棄黃鐘則斯文尚在吾舌亦尚在也比有新作不近草一帙與曩刻小同異姑

籍手以報瓊瑤夏秋間且稟郢墨於函丈茲不
狀

張業師

自古偉人達士不家於官彭澤歸來不免鄰乞
今吾師解組未幾而有終歲之憂五味生涯四
壁圖史此可羨不可歎也若不敏日侍老親親
病而病親憂而憂朝於簪而夕於客乃真少味
耳陸明府係敝同年平日竿牘之間不遺境外
倘惠而相聞於齒頰豈有愛者第陸公下車已
歲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八
久計必能先式徐孺之間不待不敏爲之先容
矣

黃明宇縣尹

弟不佞生平局局墨守非能恬於世味蓋性實
畏之至今日而始知楮墨中有戈鋌衣冠中有
陷穽喟然而歎矍然而起則左足已先繫矣自
惟謏劣進而爭雄膏則不足退而棄腐鼠則有
餘故先去以藏拙而門下復橫相推許勗以丹
霄之價必欲使錐出囊而劍脫硯是非不肖之

福不敢聞命也竊惟門下實心實政古之孝廉
循良也以施於浙之慈疑於結繩不如製網而
究乃治行爲天下第一者則以吾丈仁心爲質
精神真而蘊籍厚也門下不握潁川璽則蹇長
安尚借譽人口執適待命高郵尊東已附郵
使從容自以報章上涓史茲不盡

華述齋都事

不肖於文章蓋未發醯鷄之覆而風波及之兩
載以來浮沉車馬間已發願作率爾人不意尚
歲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九
掛先生齒牙也鷄肋功名吾意已輕吾命不得
不重支干不靈其以是乎

李太瀛紀善

惟六年前不肖方爲竈下之爨而猥辱高山流
水之知攀附恩私前茅始試比時雖黃金築臺
不足爲重惟以孫陽一顧沾沾自奇不圖過情
之譽非分之福招毀而速謗至於今日也讒廢
以來不復見衣冠不復探除目獨胷中有一知
已不能忘間以問人始知門下輔賢王介左相

以出卽門下亦豈遽以楚醴爲薄耶然有遠心
其亦王之不忍私其股肱而獻諸天子也如楊
文貞周文襄自藩封爲名宰執此皆門下分內
事獨不知今之用人者謂何耳門下方授簡鬼
園而遂有雲中鷄犬之慕青青叢桂願與同仇
姑俟向子平婚嫁事畢謝安石蒼生事畢而後
相與把袂入山鹿不爲風塵之士所嫻笑耳不
肖自入長安濕灰稿木應酬都廢非張先生爲
書鄙白鴻願鯉且杳相望於咫尺之外矣惟白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十一

慈原而貫之

張無隅王政

場文新體讀者舉爲戲笑弟每感額不怡此卽
奔星流火之異何詎至此方今朝市譸張變怪
已極然以文運推之此直洪流之濫觴耳放而
決決必更有異此皆吾曹眼中事不可不慮也
鄉中試卷一至長安指而笑罵者不少然亦有
隨聲笑罵而陰薦爲上味者數月之後想笑罵
者皆讚嘆矣獨一何儀部銳然欲來論而今復

以事左遷可復奈何憂之我自用法男子心
腹腎腸若使爲采生妖人貿易駢使入慙妻子
卧慙夢寐寧死不可爲也今弟已爲門外漢何
敢復操雌黃此自兄等旗鼓場中事耳叔達滿
口粉黛乃弟今歲禁足則叔達亦禁足大類比
目魚也附聞一笑

黃葵陽座師

蓋聞卞和氏之所寶無慈石也故不難重繭而
獻之連城以酬之甚至泣血以明之若衡則碌
碌石耳而至勤吾夫子之泣又或因夫子之泣
而求多於衡則衡雖捐此身指拊膚髮皆不足
以償知己之一毛計惟買絲繡作平原君以肝
膽供養勿替耳真人東行大難遂解回首驚波
駭浪蕩爲清風已矣勿言之矣但吾師息肩道
園吐納靈氣而彼軟軟者方且鼓掌於黃埃黑
霧之中不知彼勝我負如來眼開真可憐慙以
我無諍破彼之諍是在吾師若家君病骨半蘇
鄉心如醉而終不得明主之憐視桑麻里如在

天上深恨造物者不極伎倆使之躡我踐我一
以爲病夫惜福而且期以其間從我師於滄浪
烟雨之間也匆匆附候不一

黃葵陽座師

大兄到道老師近履甚悉蒲團竹杖之暇邦人
晚生彬彬門牆間與闡悟性靈言之口甘不啻
農山問答亦官爲不肖衡留半席不也教中所
以爲家君籌出處者懇懇詳至老師稅駕清冷
之淵豈其不戒心於羊腸而顧以其苦難者相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勉乎固知老師慮事遠也雖然老師且以今之
從政者何如一人當關果可以拒眈眈之目當
競競之震乎且家君親老身病實有不終朝之
志不能則不如讓等讓則不如早彼之計得則
赤淺而怨輕不然角牙相并鬼矢搏人諸君子
欲爲今日之去而不可得熙寧元祐之禍且移
之國家矣吾師以爲何如人豈必盡爲韓范當
時不有邵堯夫乎承同病相憐發此浪語幸亮

張總戎

賴公之靈春汛幸且無警卧彪海上使旗假幟
而水偃波蓋東南百萬戶實利賴之祇恐廟堂
西顧正急北門鎖鑰非公不可或未免奪我長
城耳某遂行北上本無可避之嫌適誤聞家君
有特召之命恐以熱掇見疑故匆匆引退期
於處陰息影不圖又入人描畫也

申經峪孝廉

弟居長安兩月居則墻戶去則決蹕遂始末不
及與仁文相聞比時輦上君子眈眈我曹弟且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七

逆知之而至於紙上之字有可化無則奇而又
奇矣古云真玉火三日而見性今則不然火之
不得則碎之玉能自爲落落乎吁嗟可憐矣

張可庵給諫

先生此歸非幸非不幸但試觀春仲以來驕兵
悍虜一訐於邊而舉朝遂譁張紛紜五色無主
此何等景象也乃知壇場得失實喉舌之地遙
執其權若天祚國家則諸君子之牽復將不遠
矣某一介書生猶懷主辱先生一片熱心能盡

耗磨之澆花種藥間已乎日月之際當舟過貴城渴欲茶承未能卜刻先此附使爲謝

殷開美職方

適見月初報朔方如常倭奴大可慮然此等古常有之但廟堂以口擊賊以名使人易大將如小兒倚強虜爲心腹恐濫觴不止此耳當此時惟秣陵一片水可與共語此外皆洗耳提聳之所欲見開口處不得矣先生幸少安無躁行李當以何時西來積懷如帑鼓子望之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七

董青芝兵部

弟之至長安也守如處女槩不通戶外之問念我懷人欲梯航一字而不可得圍坐之中暗閱世變豈但技劒簪筆爲任不易卽馬少游亦何可易爲今自朝至野一種苛刻嚚訐之風無脛而走天下又豈有平路岐耶卽如吾丈家事聞之使人嚙指而驚裂背而怒又且捧腹而笑天地日月宛然而狎猶血人恬不爲怪此何以也今輪風劫火蕩薄已極混沌漸開而令弟世兄

又巍然首列想丈家自此入巖境矣頗聞此事起於吾丈苦心輪已而反爲刁民刻吏所乘本

旨盡失亂之至也豈有量哉其究吾丈所稱蘊崇燎原二語盡之而旣蘊崇則未有不燎原者但苦上無抽薪止沸之心而徒使火中人撥火事中人處事則強必爭弱必侮無一可者也吾丈欲知朝政所以紛然不平則丈家事其左驗矣今幸已俱脫火坑且請將從前冤親俱放下着但目前秬稻不天畢羅滿地王孝孫卽寄處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七

七

石楚陽太守

泱歲三得手書借箸而籌東師殆無遺策明公真天下才也倭之可慮人類能言之但愚者勝則喜敗則憂而智者勝不忘敗敗不忘勝此小異耳我師之陟凍西渡也乘其新寇之未集與朝鮮之未定先人奪人其筭未嘗不是今日鋒刃小挫人不售其姑之太緩與其後之太急而遽以遠討爲窮兵以收軍爲完策與兒童之見

何異旗鼓一動採指脫暮之慘將有不可言者
無論難進卽退亦豈容易耶且今日廟堂之事
足持手行矜掣肘見見秦王翦已難覓六十萬
人又難覓六十萬人食尤難之難者也衆寡不
敵勢必用間用奇先聲而後實庶幾有濟而今
不過以手搏手以力角力議論牽纏橫制而中
勢之如此則敗局已定又不若整師而遁足以
支目前矣恨明公不在輦下何事不可爲痛哭
豈暇用倒倉法耶家君仰籍嘉謨正欲次第獻
義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其

之當宁而入朝第一事便屬支離今已杜門乞
骸但不知一片採薇地落何所耳心苦而不濟
於用某不忍其汶汶謹以先後諸捐置密邇中
奉覽幸亮之

石楚陽太守

每讀手論未嘗不爲明臺咄咄彈指遂欲決青
天而呼白日也雖然姑蘇數千萬口上下二百
餘年孰不謂明臺寸絲不掛百尺無枝者則公
論亦安得不出吏議亦安得不更乃明臺顧憐

喘馬如履水集木羨冥鴻之高而賈蹄虎之勇
頤粧點眼前世界具黑河黃霧之景非所望於
明臺也竊意事所以淹久者不過上下兩難彼
此相仗故各洗耳欲自解免以避非必當事者
有意納之也聞當事者且悔而變兩說矣願臺
下姑待之請試觀此事結局如何鹿車方新鳳
巢無恙可使謂鼎鑪遂無耳乎卽欲拜餞行麾
而老親病甚比日不肖又病惟西望吳閭遙寄
數行淚於鄉父老而已統祈台亮幸甚

義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其

錢浩川知縣

昨晤見田兄始悉吾丈起居第不意如尊論之
甚耳驛傳旁午至妨卧治之適日執手扳折腰
貴人前亦未必非消融客氣之一端知非大雅
君子所羞薄也事旣如此只得且以忍辱爲上
乘以磨兕堅爲法門逢人道苦苦未必損而或
反以失前路之歡似不若冷煖自知姑且與分
別中尋無分別弟非敢以世俗巧宦相期而事
固有不得不然者吾丈耐心應之可也家君賴

庇甫出百病之中而遷歷羊腸孟門之險煩言塞耳已自難支而比者國本一着則尤百倍於邊事者只得顧利鈍以去就爭之疏已今日上矣若幸而得歸晤言有日重辱存問先此附謝不一

馮文所

門下雲卧良久斗牛間異彩理無久湮大君子出處自有意彼矜東山之高畏北山之笑者皆不免以蓬心分別知非高明所屑屑也若家君
蘇山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則衰病狎至委非劇場中人滿擬葛巾野服送故人出山而碌碌族羈中浮莽相揖於長安道上比來人情物態展布彌難待門下駟車榮路而後知謝安不能奈蒼生何耳不肖甥竅繩聲何足辱大方月旦而門下乃口之不已狼籍齒牙祇益其媿比僅於公車業一帙中有新作數首請教亦如嬾蚕作絲不可望以七襄也目肯草草不具

呂渭陽大尹

臺下之歲澤仁聲如飲醇醪彌緩彌醉如響雷鼓彌遠彌聞明公不在帝居有誰復當巢鳳阿游麟閣者內召在邇家君即採拾輿人之頌以贊公論如順風而呼豈敢貪天功哉衡春未當歸里中猶及見攀轅卧轍之盛臨楮無任欣躍

張總戎

方今邊烽未息正豪傑橫刀躍馬之時家君既知公深寧不藉一士以報明主而忍使卧虎耽耽自適長林豐草間耶今既建牙衝邊軍書
蘇山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戎政拮据良苦顧此迺丈夫所輕獨聞其地十羊九牧在噉噉者豎立稍難耳既具審麾下衷曲亦何忍不以相成也

韓念劬州尊

中朝口事日甚一日習奇為故習怪為常此豈可以理論勢禁者家君不幸悞入劇場嚼舌之辱已自甘之正恐自此上與下隔內與外持身不為砥柱而反為射招耳家君比日再疏引疾自為國本事重非肩與兒女子爭言其援之而

止蓋亦以 聖意稍移庶幾桑榆之望不然則此時已在春明門外矣

徐二府

方今朝陛之間稷稷如聞蟻百人與狐誰克舉之家君謬當衡軸責重於山權輕於羽遠志小草灼然已明披靡難返終當返吾初服耳

鍾文陸侍御

曾記善果寺中遇一匡一坐蓐牀蕭然如苦行頭陀者 之則賢侯之奉簡命來者也心大異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五

之庸知乃明公耶蓋衡讀明公文章仰明公之治行爲日已久第恨不及見光儀今遇李君而不得御奈之何哉樸樸鄙儒名先實後掛於謠詠之口爲知已羞何更辱寵借至此家祖毋買舟私下亮不敢與地主相聞而臺下顧追而覲之此非所以康老親則亦非飲水君子之所以惠不肖也日省錄置之座右羨牆見嚴師矣敬

謝敬謝

緱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太倉王衡辰一者

男時敏

婿李敬

顧涇陽選郎

不佞累辱先生以道義見知兩年以來不通片紙者避世嫌也今先生且脂車出國門敢致書稱登効其惓惓焉不肖竊觀天下之亂莫大於人心之不和不和始於相睽而成於相激激不已而門戶而戈矛朋起角立若有真是非真邪正者而其端十之九皆誤也蓋近年以來官府堂陛之交隔而百誤漸生大小臣工之不相能也閭部之不相通也不知自何日始也意其初不過薄物細故禮文體統之齟齬亦或一人一事小有異同而已也而不幸與事變會又不幸而與聖怒會天下有一種居奇獻新之徒隄耳

夢口遂飾無以爲有張小以爲大誇訛其言語描寫其笑貌以爲真而君子皆矚焉有外心於

是遠者高蹈近者前輝誠者嚙嚙者誦罵而當事之意不能無少望曰我何負於彼而棄我至是也而庸知彼之望我殆有甚焉者也於是其相與踈踈則居奇獻新之徒又各以請張煽惑者同耳而異入而心始大疑疑則謂人皆腹办也皆竊鉄也舉凡責難求備於我道聽塗說於外者視為借口訟詞索癡之隱計而不知其未必至此也彼愛之人我亦愛之覈其根源如焦子卸葉不盡不止是同可以不辨雖然人情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二

不大相遠也未有事不自心不平而不辨者也求白而反不自求平而反不平則勢不得不爭既爭矣此正則彼必邪此直則彼必曲以各誤之見持不服之心而挾樂成其誤之黨求勝不求是而爭不得不成蓋其間非無虛衷好善欲以口舌為調人者而常苦於壁堅而不得進列成而不可解以求盟為護以免胄為耻則有徘徊太息退守其誤而止耳此近年以來不和之大較也家君之至于是也此風舊矣無何遂有

趙之謫劉之閒一則偶有望而可疑之事一則先有望而見疑之心而其後實則皆洞然無疑以去去之後眉睫肘臆之變幻又不知凡幾安知悞不復化為真而要之終不可謂之不誤也幸遇先生掌銓事冲虎而高遠貞固而圓融不惟微其肺腑與家君相通而且敷歷其腎腸以告於百執事家君輒舉以告小子而輒自喜也曰奉交其為之兆乎今家君在告踰月而先生遽以謫去自此隔者愈隔爭者愈爭天下事尚可為耶雖然及今尚可謂之誤也惟天下真豪傑為國家慮深遠故不即誤以為真而且即真以為誤以待君子則如周公於召公以待小人則如郭子儀於魚朝恩彼豈以畏途而容之以為天下事誠不可以激也激則不自不平之極何所不至其究必下挾其同以為公上挾其獨以為勢所謂誤者將真而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家君受事兩年幸不得罪於公論且且暮隨先生去他何暇恤哉而恤吾兩人已去之後其

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三

爲世道憂者方大也不肖之抱隱慮久矣不知已者無所告庸衆人又不可告則先告於知己之君子而願請正焉外拙句五章詞多比興以申其嗟嗟之意云爾

顧冲庵總督

東事賴老叔一力擔當真社稷之衛柙筦之間又絕無異同將相調和事當可成今家君垂成而不能待以去非本心也雖然此事利害已共之矣分不得爾我去住不容不三思今紛紛爭

鐵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四

封貢有以體統者有以兵計者有謂倭必不退者有謂其俟兵撤卽來者又有謂當與戰者有謂當勒之歸而再易表者皆浮而無據了不足論吾曹從旁睥睨但其中貢事之不可保者有五中朝之必不信者有三而其必不可行者亦有三耳無論倭必非真畏我真求我款與不款槩柄必不在我卽真畏矣真求矣真能制其命矣而狡夷非孝子順孫又非有七縱七擒之震懾何以保其能十年不叛昔班定遠之於西域

諸國我成祖之於阿魯台豈不有德可懷有威可畏而轉眼卽叛况其下焉者乎蓋倭中亦一人一心一日一變其酋長不能必之部落而我能必之於倭乎不可保一縱曰夷性有常矣果盡如吾約束矣而贈送將迎之間主客參差之勢豈容久無釁端譬如井飲者之相掙也市之囂囂與候館之嘖嘖也此非爭地也而衆與利所聚其勢必至於爭此不可保二昔虜款之初成也王襄毅實以身始終之我所持惟一心

鐵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五

客所仰惟一主故耳目心志不捨攘雜亂而事可成今許貢者在此與之貢者在彼一理之一捐之少年代老成終事而老成必反代少年受殃矣其不可保三俺酋之與關酋強相等也然俺酋伎不過擄掠則貢事乃擄掠對症之藥也志實在那吉則封號乃那吉稱心之事也若關酋明乎非爲擄掠來矣明乎非有所甚愛矣以力疲而退退養其力而復來將必不免而欲以一丸泥東封釜山得乎其不可保四議者曰倭

通於中國將覘我虛實也將有奸民出而狎之
引而內之也獨不曰彼國有大唐街乎國初原
通海禁乎雖然居燕之吳人引燕至吳終不若
居吳引燕之爲易也沿海之盜徒私販私益終
不若公販私益之便也隄而防之猶恐其決苟
放而決之寧有極乎其必不可保五貢人貢船
貢期貢地著有明例而今日之貢與國初之貢
實則不同昔我御彼今我畏彼昔乘開創餘威
法明令行之日而今當承平積弊弛紐絕之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六

時有如倭以貢來能逐船搜檢多一人卽斬以
徇乎或以非時非地來能逆而拒之乎卽今日
能之而能必之後日乎卽我能之而能必之他
人乎江南數百里內能無處處防年年防乎民
不怨火而怨使之救火咎將誰執焉其不可保
六夫是六難保者制府旣保之矣吾曹真冥冥
決事耳而至於人之必不信必不行之勢則局
旁觀者甚清朝議初言必盡勒倭盡歸而後許
封繼言許之而後歸矣初言許封則倭必退今

言不許貢則封亦無益矣彼百求百行此一步
一縮當事者不能保前日之言不變而能使事
外之人保今日之言之不變乎此必不信一初
之請止於封以未聞沈惟敬之言也繼之請及
於貢以卽聞沈惟敬之言也受降受款軍中大
事今別無一腹心之間而專取於惟敬之片言
彼議者曰使沈惟敬而復有後言將亦從之乎
其詞近直無以應也必不信二倭之不欲無名
以退師也行長之不敢空手而見關酋也固也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七

然釜山對馬島之間相去幾何豈不暫退而待
命乎待而不至來亦未遲乃我肯退尋丈而彼
不肯退尺寸以是爲慕義爲向化卽三尺童子
知其不然其必不信三古稱違衆獨斷惟趙充
國裴度然實以兩帝爲之主謀經營卜度而後
敢任又其所任者皆上風之事也今許貢之說
通國以爲不可皇上又漫聽於無權之執政
屢憎之樞臣縱明旨昭然亦必不勝衆口卽如
近者小西飛明許入關而守吏閉關以請終依

達而不能奪其效可暗矣其必不行一往年之
歛虜也異同者直中朝之浮議耳至於邊方之
民與其地之官皆久苦虜患而微倖暫脫於湯
火故以爲便者什三不便者什一今兩浙方安
固如金甌誰肯出身嘗大害者乃將至頸寧逃
而不免無寧不逃而免此人情也其撫按必且
以危言恐喝其縉紳必且以浮辭喻張其或反
閉而敗之飾小爭爲大爭以嫁禍於人而自脫
其必不行二禮曹諸君喜其名之高言之中而

樂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樂吾事之壞此議果行是必有結族而拒者是
必有封印而辭者卽奉旨矣又必有故爲遲迴
其期迂難其路抑損其體以亂厥成者不成則
曰我固言之矣而因以爲許成者之罪其必不
行三至於必不信必不行勢不得不悔悔而復
更徒多此一番議論而於國何益矣故計之不
可不早也愚嘗歎今任事之難非難其人也亦
非任任事之難也譬之治屋榑榑梁柱必互相
撐持而後能任若一長一短一墜一脆則必并

其長者堅者而俱廢奈之何以豫章之材而輕
棄爲溝中之斷也故忠臣爲國苟真有一了百
了之計則死生以之如其暫了而終不了則又
當量已量物無從非救人之理今日東事愚意
莫若因人言而遂以委之第云封貢並許某所
信爲無事者也而今舉朝非之某亦豈能強行
則某有成言矣惟撤兵以守邊左耳若必欲不
棄朝鮮非司寇策不可司寇策非司寇用不可
請以某之任任之如此甚善愚觀司寇議雖互

樂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九

異然經緯井然非鹵莽滅裂如往年西督府比
一旦身見其難自不免退就吾之議而今之公
案可完蓋援異已者相助與同者之相助助力不
啻倍也不肖又伏而思之老叔明於事而熟於
計使有他繆巧可羈縻豈樂言封貢者一封而
可以完事豈好爲是更端者得非倭強我弱有
頃刻不能支者乎果爾宜且備揭其情狀以聞
之於朝毋徒虛張門面聲勇實怯翻使人厭疑
也又得非以前人之誤盡不可彌縫乎而前人

則又謂一封之外別無枝節矣是亦宜以實情實事明白言之毋徒以含糊爲忠厚補苴塞漏翻爲人擔禍也此東事之最要着也以頃所聞卽遼左一片空地殊未易守增兵請餉急修備禦寧可再遲如人已犯消渴病豈可以家無積困忍饑而待後日乎又遼陽積弊不徒在於東征之騷費校虜之蹂躪蓋惟去世將而易客將將皆傳舍其官而兵皆傳舍其將李氏盡籠一方之利遙執其權而禍不與焉議者反以是爲

隸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七

裁李氏而保遼陽也不亦償乎爲今之計宜亟還提督總兵使之自爲戰守庶尚有經營完整之日此雖小拂衆論而要於事理甚明非若貢市之不可保也書生之言知復無當但念此等雖國事而亦我兩家之事故率其固陋冒昧言之不知亦有可采與否

周二魯尚寶

衡至此月餘矣踰伏遠郊不敢入謁長者比聞家祖母病信殊迫踰踰而歸竟不及深談歎甚

歎甚衡之在家也每見先生與家君書以肺腑示我以藥石生我所不杜門墮戶以奉先生之教而復結束爲茲游者蓋亦有說凡謂衡不宜就試者非曰避嫌乎避嫌宜在前日不宜在今日縱謂以宰相子不就試將援祖宗例耶將援近代例耶將計其必得而避之耶抑自疑其不宜得而避之耶無垢自洗無風自波勢固不能夫既試矣得謫矣而後始逡巡以退彼有心有口者且將曰是其初掛於物議而不得不爾也

隸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又將曰是其爲身急而爲子不得不緩也是非避嫌乃避口耳衡之無愧非獨信心若以科場不足憑則硃墨卷見在若以墨卷不足憑則覆試卷見在若以黃座師不足信則盛座師鄰座師見在若以三座師不足信則同考官監臨覆試官及高郎中見在上不愧屋漏之天與衆多之指示而畏此悠悠訾訾之口則衡所必不甘也不然如衡縱不得甲乙第烏衣高駉亦足了此一生豈須此然後活者滿腔積懣久欲伸於

知已之前今匆匆引歸恐先生不察其意故悉布腹心以告所謂淮先生可與聞此言亦不可不聞此言也家君之被眷知極矣卽粉身碎骨當無所辭但以家君自度以不肖身度家君內不可者一外不可者九所謂內不可者家祖毋甓坐一冬命危如綫具在家君諸疏中知先生必爲分痛無俟衡言矣其外不可者則家君所不暇計卽他人又不及知請縷言之蓋有三難焉如屬者排闥紛紜雷霆猝下荃宰懸而不屬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七

主器虛而若搖時事尚可爲乎而家君乃儼然見召以苦爲甘勢既不能害生於恩悔且何及難一古之大臣進則行道退則行志近年以來朝廷忽以褒崇爲體而僚友忽以羈留爲協和卽伊傳生此時不能進又不能退無乃觸藩耶難二自往時當事者首鼠調停漫無別白以致激天下君子慷慨之氣而亦潛授策士以縱橫之權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不可分不分之則何以爲國分之則曹起而訟矣

難三然尤難在外也家君又有六病正與時尚相反今之居熱地者詬責叢集一切有注錯勢必存形迹以自解虛議論以俟人而家君信口言信心應胷中了無宿物而人已拾爲訟端矣一病也爲相先收人心收人心不免市恩亦不免避怨今家君薦人收人誓不使人聞人不聞而疑我夫何怪乃其疑我也復盛氣而爭之愈爭愈晦愈晦愈爭而怨從此積矣如兩年以來薦於上而久得請者鄉吏部三進士也其終不得請者姜給事孫主政諸君也其薦之閭部而久始得聽者趙吏部艾中丞黃少卿羅吏部羅給諫也其薦之上與下不卽行而托之後人者沈中丞高儀部饒比部也其薦之終不得不甘受人怨而劇受怨者管僉憲也其救之而得者馬侍御顧吏部也其救之而不得者李中丞饒比部也凡此類人盡不知欲以收人心得乎此二病也徐文貞奏成手中人至死不悟而家君一事受屈遽有變色追事過卽悔甚且厚施焉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七

常自云我生平輕罵人口不起害人心然心不可以示人而口則足以構樂此三病也今之論人者皆耳耳相授甚有疑已白勘已虛而尚因仍不止者故辨不容不亟而家君果於信已又果於信天下之信已如李公瑄言杖饒公伸之事決不肯置一辭無幾何而舉朝驚然以誤爲真矣此四病也一人失勢世每交手而擠之一人被指世每貸口而詈之如是者名利倖兼焉而家君顧偏於失勢之人存一分忠厚於衆

集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好衆惡之中加一分體察衆怒如水火其可犯乎此五病也智者逐世如圍射名如驚如人所薦而是何不攘之已已所樹而非何不委之人而家君尼分惡之小仁失爭先之捷徑過歸已善歸人此六病也大臣有所關說度其不必行似當姑暴之以脫已罪而苦心苦語什一在外什三在內人求多於我則唯然而應耳此七病也以七病際三難縱脫然無內顧憂亦當審已量物善守孳瓶之智而况以萬萬不可強出之

老親復提袂以相就耶惟先生知之憐之則幸相與全之今疏將三上也而勢似不能卽得允兩相公又身處嫌地尚欲待我季孟間愚謂三四疏以後必得臺諫中以疏請曰 皇上方孝事 兩宮何忍以三公而奪王某一日之養姑使得終事親而後圖報亦未晚如此 皇上當有所感動兩相公亦得有所據以上請此乃家君母子得完之日也先生獨無意乎夫排難解紛真豪傑事是攝是贊真師友事環視諸同志

集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中非先生莫與任此幸熟籌而一引手焉情切語長不覺娓娓死罪死罪

張可菴給諫

數日中兩投刺長者而不得見憫悅而歸爾時君子好遊未便應白駒之招則不肖捧席執經當自有待正不爭旦夕也家君竟蒙恩放庶幾考禁而復爲病魔所苦蓋天之忌盈如此今幸而稍勝杖履方擬與田夫野老頌橘嶺松修路公故事昔司馬公在茂節而諸公特借以領

袖老成門下倘有意乎

李修吾巡撫

關河一見比於景星慶雲次且北轅晚出早歸
不獲再奉光儀則惟病母之故事親無狀竟隔
中道棄哺哀殘毀瘁不屬爲人自分於台臺生
死絕矣弘慈隱篤莫唁遠臨華袞瓊茅枯樹生
色先慈而有知也尚當啣結地下況不肖雙淚
未斷何能不感而泣哉惟是家君白髮守閭誠
不敢以墨面見而荼蓼同苦憂不自支卽寔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法

大事尚爾嘒嘒在口則不孝情事可知矣厚其
出自尊者本無反命而恐反損先親冥福敬奉
家君之命以辭且別賜甚腆喪人無私以此敬
羞魚菽伏惟矜貴幸甚

翁見鵬知州

不孝中心介介惟晨昏之憂則已數年於茲客
冬勉奉慈命灑淚渡江則已恨多此一出矣俄
而先妣病信至場中賸眩幾死狼狽奔歸所得
侍湯藥者纔四閱月耳嗟乎尚忍言哉不孝今

日如失哺乳下兒直無所倚爲命雖析骨折肉
猶難爲報速貧速朽尚恨其餘百無以生爲矣
惟是老父白髮守閭摧傷已甚使有術可以破
涕卽損情抑禮無辭爲之而醒難解醒痛自知
痛朝朝荼蓼面而鐵圍不孝抑尚可苟活否也
承門下奠唁遠辱被枯樹以華袞嗟室以丹
青惟有叩心几筵呼天搶地蓋茫然不知所置
謝矣盛賻槩不敢當謹附返

馬肖乾憲副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法

憶前歲門下所以撫念窮子者輒感而泣下竊
冀稍附臨清守張溟池之便一展謝私而不意
遂遭大故又不意臨清守亦化爲異物也臨清
本奇士今聞其歸骨之時萬戶巷哭果然不負
所學門下倘旁采輿頌使之得沾俎豆此亦激
揚風紀之一盛舉也伏惟高明留意偶念忘友
灑筆及此萬罪萬罪

沈泰垣督學

弟自遭苦神志隕墜血氣萎枯菊苦無期蒲凋

可慮正未知何日得副尊望也承諭商公高明極亦願見而先親窀穸之事正于先一月告成又賤疾淹時度未有款門之日姑辭諸從者稍能自力當更與結青鞋之緣耳

于穀峯宗伯

不孝適從遠道歸忽拜長箋及辱奠先妣之命隨卽爲萎毛泐體哭告於先慈几筵而後敢鳴吾私竊惟先慈生平行應圖史澤及里閭以當明公大人之酬可以無慙而不孝罪逆豎子明

緣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公卽以世誼哀之亦何至枉明月而弔鰥鮒也不孝今日析骨析肉寸報無從速朽速貧萬緣已斷俯仰天地生趣盡矣忽不意蒙過情之譽重以折行之交甚至欲收馬泮於藥籠寵蛙鳴以鼓吹誠慙誠感不知所持竊惟不孝至愚極陋上不足以副著作之椽下不足以汗窮愁之簡志隨髮短憂與歲長卽將來未死之身亦不過爲守閭之雞犬守墓之松楸無復望見長者日矣惟是手抱瓊篇心追日誦山川靈氣杖屨

風流恍惚俱來第恐明公漱石雖甘需雲未雨縱極力描畫林泉唐突冠冕乃愈以見廉將軍之善飯識謝安石之同憂欲久鳴琴丘中豈易得也哀疚中本不欲他及不勝感衷遂爾媿媿伏惟台慈亮存

陳抱冲孝廉

弟不粘筆墨六年於茲非但意興懶散不能作愁冗追逼不暇作而俗趨世好日化日新八識田中初未貯得實有所不解作也倚君奇士文

緣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如雲興騰散名世不難弟生平不好爲人師而况爲是人之師乎必欲問道於瞽弟亦惟有一肚不合時宜見所見而去耳

程山人

乍從許太初所得詠佳篇懽然而驚以爲非今之人也乃知代固不乏異材苦爲游士之軼縱橫天下有志者寧處囊中不欲與之見短長耳茲復承郵書見寄并示扇頭諸作的的與少陵青蓮分其笑貌丈執此可以不朽矣弟才不及

中人而雅不滿於今之詩爲今人既不欲爲古人又不能遂兩置之今愁冗日增意趣日減且如是老矣弟欲以一時評目強自附於侯已而未知丈之許我否也

趙太室大尹

不佞於舉子業猶醺雞然若著作經濟之林則覆蔀而已承惠教雄文雖阻舌廢亦欣日飽明臺鳴琴運甕之理半得之言語文字之中千載而後壁真言先生間伯仲未可定也容卒業後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五

更抒頌詞先此謝教

續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婿吳鳴琪校

沈泰垣督學

弟自附驥以來十五年間浮沉驚憂疾苦中齒舌都弊皮骨僅存此番展禿筆赴公車糠粃再前真出意外望外弟因悟世間得失毀譽倚伏若環向惟叨冒小過以致紛紛今見償又過之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一

天意人情不知何以處我托在肉骨自當爲我分懼而冀借滿紙殊非所望於知己也當今文體怪謬釐正紛紛百無一効愚謂其根不在文體而在邪說其權不在主司而在督學今海內文運莫盛八閩時下且有巨子爲之倡而適值老年丈以青天白日之胷襟秉司文鐸此真千古一時弟所倦倦屬望非直九方之相馬匠石之取材而已伏惟傑然建立以迴倒瀾將粗獷腐儒亦有榮籍焉

趙寧宇撫臺

昨者簡授全楚事重程嚴不肖不敢以濁酒素
竿載迎道左僅一瞻馬首而已竊惟明公此行
楚民如脫湯火而見父母鎮器篤隱在台臺一
拊念間了不足難所難者腹心之嘆喜難測嬰
紳之毀譽難調蓋昔如郭汾陽李鄴侯之平亂
在堂簾之外而明公之平亂乃在不內不外之
間上下異指勢不能水火錯而左右袒此不其
較難乎哉今外議洶洶直欲明公梟獍倫以謝
縑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二

曹嗣山撫臺

郡中騷動賴台臺籌使而定家君部書來道之
詳矣其縉紳間所手額頌服者字字皆春字字
樂石實其言非獨三吳之慶也大矣八日奸民

少亂民多木亂也而托一公憤有謂宜且蓄藏
斤斧勿聲其辜俟沸羹已定蘊火已寒而徐申
朝廷之法是一說也又有謂用事之人畢竟新
不如故少不如老宜且容與其心以待其自悔
無使激而生他端又一說也此二說者既已盡
在臺下含吐操縱間夫復何言所甚憂者民已
隨竭亂且所剝矣而徵利之命日新今諸州縣
又以飲金花停俸使實有司必與窮民仇窮民
必與亂民比其禍何可勝道台臺一身既以爲
縑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三

保障又以爲繭絲調停水火錯中使之兩無敗
此非大豪傑不能末學所難贊一詞者也頃方
以思親之苦鬱鬱成疾丐歸事已有巴鼻陽月
初可填娑舊棠下矣某向以子弟之禮族見於
庭非素門平進者比雖蒙台慈折節萬不敢承
先此謝命之辱

吳對渠中翰

往者家君以一日之臭味得交於尊父老先生
不敏亦獲於趨庭之次伏觀偉人開時門下妙

齡高科聲華籍甚音塵相望而不一見私心
往如在雲霄焉蓋又五年而不敏始登第則
行且邈絕矣來箋何詞之盛何禮之恭也不敏
賁唐下駟雖參前茅然而蓬心已白竹汗不青
已矣今而後直乞此草木之年永奉桑榆之日
芸亭蓬室直以爲蘧廬一宿而去之耳如門下
春秋既富毛羽更豐叩囊底智應天下何事不
辦豈胥以千秋鐘羹金石而易曲江一日之春
哉聞尊駕非久當來不敏且丐沐子舍恐無緣
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復望絢履先此裁書布復統幸炤原

范長倩學道

弟冷廢憂虞僅存皮骨曲江花事久不夢見乃
頃者糠粃再前豈屈伸反覆之理卽尺蠖亦可
化爲龍蛇耶亦大不可解矣種種人間世浮榮
浮譽過眼如花到口成蟻都不足道所沾沾者
或籍是得以綵衣丐沐使平臺綠野間几杖不
倩人魚鳥不避客則已厚幸其他非所敢問命

笑

公孚來孝廉

孝與嘗謂我仲子將攻伯兄也僕竊謂蒙陰一
拳石何便有所孝與已見足下之玉貌則灑然
異之今又見足下之裏矣蒙山雖培塿亦何必
減眉山哉有才如此而反噬乾肉得味於不敏
復何可解不敏才如盆盎水不能蒸雲變虹自
顧獨於帖括之業若有微長心所自喻口不能
言人謂我渙忍爲陳紅僕聽然受其有以耳聵
相尊妄譽不敏爲雕龍繡虎者僕不受也足下

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記

所以獎借僕者百不敢當乃所云眼前覓光景
從口頭說聖賢此兩語者子非魚何以知魚之
樂乎然不敏亦有大苦才不能副識每咯咯喉
吻間而止而世之多才者又或雕空鑱影少中
規矩今足下既有才可使而又不爲才所使其
所就豈僕所能百一乎哉兄如孝與足下無賤
家雞貴野鷺第以足下方孝與淹博蘊藉顧誠
不知何如乃枝柯扶疎神華酣適孝與似難爲
兄也左券在彼困頓牢騷之况卽不敏能爲足

下輕之矣十月朔正與孝與作學子面孔握筆拈鈍如寒蟲繡壁不能成行豈江令筆花暗中爲有力者奪去耶孝與老手紛披似尚賴春草入夢耳附上一笑

樊崇軒大尹

王言不宿昨道貴邦同事者已先待於青浦遂忍心掠城而南不意執事之追覓之也敦命誠不敢辭抑明臺愛人之廉無乃不如自愛乎計往者別時屈指東歸僅與崑山片石語耳何意

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七

干旄之尚淹我土也明臺茹藥愈甘飲水愈肯無論不敏卽三尺童子能使人不歌謠不俎豆否聞之當事頗歎向來兩推位不稱德安知天不故留明公仍頴川賜墨爲後來者勸耶不然何其久也至後數日當執簡謁鈴下茲不一一

洪澗陽戶部

屬者震器既定大構安矣不敏父子以身爲燕雀業已幸甚若反以此分功則何敢入豈不自知三朝袍笏再世絲綸何德何福可以消此若

更勗之以旂常之業則有穴地而汗走矣謹謝

邵慕衡把總

某初叨第時書生之性不解世趨意有所蓄如舍物欲吐往往操公論之券并責當路已漸時局殊不其然蓋各衙門皆是而司馬氏爲甚門下試觀數年以來遠征功次大鎮薦書記賞記陞者曾有一二踐諾否耶而門下第執面皮之語以爲息壤在彼亦信古之過矣職方兄每見輒云爲主者所持種種不能如意似非歸詞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七

當此謫議橫生之時彼方避嫌如鳳誰敢橫開一口門下姑養望積資以待天定可也承言及不敢不以質對

賀道星文選

初辱翁丈惓惓借譽似謂以布衣之舊收之而徐窺尊旨不難以肺肝見委又有出於敘舊之外者弟果何長而可以致長者知也感激感激昨匆遽束裝遂不能西別所有未盡之語惟是澈父母太倉丁守與崑山樊尹兩公的的邵南

陽之撫循范萊蕪之廉惠久棲枳棘已自變常
若此番覃恩開休而復無趙等之擢何以勸後
弟輩之爲惓惓者非獨爲兩公也恃愛草草附
啓并以爲懇

俞州判

比者公費日窘交際日增卽如諸父母之於鄉
士夫自公賀外本無宴贈之例公臺雅意好士
間一行之豈不甚厚祇恐此後遂以爲例諸臺
迭爲賓主迎來送往憧憧無窮身在宇下壺簞
之獻闕如而數以授餐之愛勤我邦君此心蒼
其有不安者謹此循分控辭非但僕輩求免素
餐之譏亦欲仰承諸父母懸魚之美也伏惟鑒
亮幸甚

焦漪園翰撰

不肖居常謂人以國家二百年制科得台下而
始重不偶如此何忍遂以一網窮之不敢謂直
道之尚行人心之尚未死也么麼小子乃獲以
旣鍛之羽差池後塵名先實後一之爲甚以此

知慙亦以此知懼雖然懼其不能爲先生耳第
使能彷彿萬一雖丘壑甘之矣今幸而微命歸
省已分於晨昏陰下省警藏拙益此半生無足
爲知已道獨喜凍雷忽蘇萬象萌始異日者訪
舊學而左右焉則甘盤呂父尚未艾也無論蒼
生卽愚父子桑榆日月知托命之所矣時下東
山斃卧緒述必多尚當三薰三沐虔請緒言以
發蒙蔽

耿叔臺樞臺

時事亟矣世人皆咨風訟雨而台臺獨責歸於
反身捧誦三言一言一歎愚謂道法治法皆有
綱紀若不知綱紀爲何物而今欲爲所不能如
逆風上船直苦漩耳卽一旦能爲其所欲爲篙
舵縱橫於駭浪窮波之中憂未必不什百此也
伏承以令先兄恭簡公誌文見委家君恭簡公
人品政事家君則常提耳而訓不肖矣其蜚文
謠史顛倒黑白者則常戟指而罵之矣乃其妙
悟懸解渺然堂奧之間則槩乎未聞其風也古

人如明道之誌出於伊川子瞻之誌成於親演
彼時豈無大手筆人而兄弟間自爲知己其不
肯妄自非薄如此台臺自爲三思其可耳

于穀峯宗伯

客歲假道貴里伏謁鈴下遂獲親光儀奉談讌
玄言如屑不覺引膝至前伏惟老先生所處如
立雲亭之顛俯瞰日月而猶然賓徂狹弟鳬繹
則盛德之至自游大人以來未之覩也退自奮
發亦頗願尺寸豎立以副先達之知踐孺子之

藏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約而今已矣戀戀乳下不能再踏春明門矣自
茲以後但使絲永無恙課魚責鳥便足了一生
所爲嗟嗟未滿志者惟是先慈棄養已五閱春
秋逝者骨朽生者肉單非但釜鐘綸穉化爲冷
風卽馬鬣牛眠等歸蔓草計必海內名公鉅人
挾馬班之文樹夔龍之望且爲琬琰且爲著蔡
者寵貺數言而後可以不朽則無踰於老先生
已用是忍死修狀乞華袞於執事固不忍文亦
不忍溢恐以封黃漫木而受斤墨無地也惟白

下矜憐事人賜之一傳地下地上啣結無量
無任哀祈之至

耿叔臺操臺

每奉手翰諄篤委至使人肺肝自露恭簡公誌
文家君旣不獲命龜勉執筆管窺提撞不足以
發揚道德亦復何言中朝一夫裂眦遂使官府
之際疑城愈堅真可痛哭愚涉世未深頓覺忠
恕一貫曾氏並非誑語有宋大儒以爲借言似
猶未學忠恕在台臺以爲何如若不靳指南敢
藏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二

以草木之年請事斯語

鄭瀘水座師

衡伏子舍逾年始遣一介起居台下可謂甚淺
鮮而我師批札愈溫投惠愈腆使弟子分窮於
不敢辭而情誦於無可報其且奈何乃台論尚
自以爲偃蹇者則不敏且晚而請前負矣伏願
台庇乞養小疏旦暮且覆名采已辭親求仕豈
敢得仕而棄之正以曩歲別離滋味至於食爲
噎夢爲魔今髮已華矣不能強自禁持以忍而

山若教中所云亭也傾否者今其人方在也否
中悠悠蒼生望有所屬若其輩不過飛鳧旅鴈
何足爲重輕出處諒可自由矣別來十餘年止
辦磨敲門磚未及門以內事顧留中頗有私疑
焉則老師所云乞靈假唾摘取一二字以立門
戶者是矣千嘆萬徑總從作始孔子已曰述而
不作而今反人人自謂作者將求加於孔子耶
故不敏竊謂古人三去去言爲後若在今則言
無可言能排橫議卽是去言如吾師所云欲於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志一
未畫之前稍加思議更希微玄妙非淺識可窺
而愚又疑墮地之時已在畫後若思議可着便
非畫前與如周易亦止云立人之道陰與陽未
曾道畫前一語殆是濂溪堯夫諸大儒別有所
得而假借言之非孔氏初旨也今畢竟言詮之
外何所着力使畫與未畫打成一片望道茫然
幸吾師假津筏焉又所恨者身居劇地雖治實
難勢不免於紛擾中求清靜肥濃中覓淡泊而
精神枯憊疾病叢生從吾所好種種未獲言念

西林草木覓鬼亦飛我命不猶付之一慨而已
老師儘可追蹤向平一暢湮鬱倘有意與二三
勝引涉江而東不敏請激大海之潮奉迎從者
一日千古端在此時而非所敢必也伏惟台亮
幸甚

劉雲嶠祭酒

往承老先生忘分俯級雲霄邈然不圖幸步後
塵瞻邇伊邇乃返爲使翰所先百愆萬負總在
台下陶冶之內矣比雖久闊聞問及知老先生
晨昏之外於出世經世事業無不灑然今時亟
矣老先生尚欲乍進乍退虛蒼生之望寒兒女
子之疑乎愚竊謂出處二道本無低昂稍涉成
心總屬俗諦某頻歲日在愁涕中間一開卷總
是茫然無有會心古人三年通一經今欲以萬
陰中寸陰窮易不已踈乎易固不易解若必求
字字句句可解恐千載終隔一塵老先生何以
教之

商等軒同年

長安塵滾滾同籍兄弟多有不覿一面者而弟獨與丈比肩而立聯驪而游則幸中之至幸也後既分張誠出不意然以弟覲於石渠之賓經年簪筆實不過一帶俸書史吾丈綰百里符舍吐膏雨人望之爲神君而可言墮落乎如弟一染指而遽吐舍鵷鷺之伍而老農圃之是師是乃真墮落耳然此無實之名尚爾消受不起頻年災病狎至萬緒茫然丈羨我冥鴻之逸正不知我爰居之憂也

蔡中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蔡中山同年

弟以臘月廿二日抵舍以諸丈贈言張之堂前跪捧一觴真不減百步鼓吹也自此以往晨昏膝前萬事粗畢獨惜此一腔熱心盡付之木石鹿豕諸丈偉行弘文不可數視父子兄弟之間終未免得一失一以此小缺陷耳 冊立大慶既與普天同喜不圖意外又蒙特恩 存問鴻鴈稻梁轉覺消受不起吾丈何以報之齋疏人便草此布謝

溫封翁太老師

不肖門墻下走藥籠棄餘迄未奉几杖之光且并闕瑣瑣之問忽蒙寵命授衣授餐此皆卑所以獻於尊少所以獻長而倒施至此隕越如何惟有愧墨拜嘉踟躕思報而已衡今夢慚書蠹跡類壤蟲已長辭北海之風敢虛擁玉堂之月仰煩問道彌益悚慚別論直布鄙忱統惟鑒在 崇明縣尹

筐篚玄黃貴相望於海上辭曰優老揆之於分

蔡中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七

尚不敢當况不敏一介散吏壺簞之不前而偃然分邦大夫之俸恐訾食者之不肥體也雖得罪於將命所不敢辭更望此後以跡外見寬無令愚父子有爰居之懼耳伏惟原亮

陳抱冲國錄

別來五年弟已請長休而吾丈遽耽冷局回視少年鷄窓拈筆時真成一夢也南中江山雄勝亦吏亦隱無所不佳獨弟碌碌塵土報輸烏鳥跡類馬牛隱不成隱以此深自愧耳比來有生

蘭信不深所欲問弟比遭摧剝甚苦止存一齒
雖未角之續耳則愁至心輒舉陶柴桑語以自
解然亦未易破除也如何如何

耿叔臺操臺

昨敝親自南中歸風間台臺有分帷之痛尚在
疑信間今且信矣偕老碩人雖壯叟不能爲達
然年至逾六春屬滿前誰能保金甌之一無缺
者當且視爲變中之常稍以自寬可也大疏以
苦語蕪危詞計亦無復之矣但比來求去紛紛
縲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得請者僅百之一舍一覲百卽此似涉僥倖心
從僥倖得煩惱擾擾徒自苦耳江南民風軍政
儘費振刷猶勝今中書堂中噎噎不得吐者練
事亦可以遣情台臺倘有意乎教中三君子亦
望以此道相切劘北風雨雪之詩似亦未免太
早也時事時通時塞時躁時靜誠如台言但我
朝孝肅二廟號爲盛時而亦有甚不如人意
者只比時決壅潰疽較易而今化成一頑痺不
仁之局鍼石難爲施耳衆庶爲政良可深慨使

人心見以爲妖孽則妖孽止矣而士大夫間強半
以爲快心爽口之事推波助瀾則且奈之何哉
王豐典方伯

側耳明譽二十餘年老先生殆老氏所謂猶龍
人也搏弄猾夷於股掌之上不啻嬰兒而又不
廢騷吟談塵蓋間世異才駢植於金友玉昆之
間可謂奇矣丙戌獲通籍世講則已幸甚昨歲
又辱收令弟老師門牆得以世父事臺下則猶
幸之幸塵鞅碌碌未及果負笈之願而翰貺儼
縲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然辱之所以寵借過當且排詞儷句尤非以子
弟見畜之禮使人又感又驚不敏今踰伏子舍
已爲菰蘆中人矣私心戀戀欲以農圃爲箕裘
菽水爲鍾鼎而波臣之命泛泛不能自必赤城
霞氣遙起屬之卽桑榆久照蕭艾並榮所依籍
至厚不必又重之以頌禱矣適擬留令弟老師
作平原十日飲接詞奉報而家君病牀甚篤老
師行色甚遽醫藥擾擾遂不能以俳語奉酬矢
報不虔統惟台亮

任心葵同年

愚父子里居以鑿坏爲常於當道諸公少所通
訊况千里而遙自應闊疎弟謝朝籍久矣惟是
二三兄弟往來於懷鄭子瞻鬚髯陡健袁孝里
秀骨采采俱非久爲人下者丈左提右挈以爲
雲霄之游真不佞弟所掀眉而待也相見幸爲
致意

陳嵎陽太常

書生福心每見野史縱橫狐嘯鬼嘯生平棘心
橫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上

第一事而上不能窺著作之壇下不能汗窮愁
之簡志長髮短空有此心乃者先生獨欲創出
鴻裁訂其紕謬一代詞人克棟似不過以浮膏
俗艷供千古覆瓿未聞有念及此者此乃真不
朽矣兩朝錄家無全抄從瑯琊借得一半想尚
足供數月披玩也冉冉節至傷心燈火不見者
已數年華障忽頽且匝而藏之異日或與剡溪
佳客共煖冷腸今尚未忍自娛也

江續石公子

憶客歲名賢駢辱恨不舉平原故事相與講學
論藝忽使兩丈輒歸也僕自揣於章句之業紅
腐久矣乃猥承老馬之師而僭自附於他山之
石真可謂不類乃兩丈猶咨咨念之賢者之不
耻下人豈有既乎辱諭結合菰蘆且欲再尋舊
雅頗念敝地枯泉稿石誠不足以發枚叔之雄
辨倘以晨昏小間折六橋之烟觀八月之潮而
問道於下執事兩丈其聽然而許我否

橫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十九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姪黃翼聖校

吳藩幕

伏承箋貺遠臨專枉稱賀蕙帳山人乃爲風塵
解願非誼在彈冠不至是也今中書君已老上
不望銘太常之葬下不能汗承明之簡第遂欲
私此四肢之敏長侍嚴親於平臺綠野間不知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造化育佚我以太平不所苦東海一杯已落吾
掌三洞二九亦欲與五湖長共之門下其能割
半席以相容乎則舉世間嚼蠟功名覆瓿書卷
皆可置之齒牙外矣

曾崇甫大尹

伏惟鳳曆春新鴻仁雨施首投珍於遺老業已
過情復授粲於故人更慙踰例頓藉花封之暖
盡回黍谷之寒雖草木不謝榮於春風而麀鼠
且厭飽於河海腆顏以拜汗背奈何統容端謝

不盡

曾退如同年

弟幸就小差以歸晨昏膝下得在兄先塵鞅雜
還益不啻長安馬上者兄安巢阿閣而忽慕籠
外白鷗頗覺無謂御書不仰下或爲吾兄遠來
以春風相送不可謂非幸也

湯質齋同年

大本定矣計諸丈榮補之命必不出浹旬間而
至今尚爾弄印殊不知其說然我輩筆成塚紙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成蠹何者不淹日月非必長安米能困人也今
經此百忍異日者乃往牛解弦發鴈落天下無
難事矣丈可以此語置左右常緩歌否

樊崇軒弟

昨承委令先兄誌文寂寂數行心長腕短方負
冥愧蓋棺之論至於令先兄亦可以定矣而尚
有尼之者是何肺腸也以一毀當百讚所謂唾
不至天還從已墮此不足以灑仁人之涕發義
士之憤乎直望兩難弟早奮大業爲逝者作護

法神耳董思老風尚風義令先兄才品卓卓是所親覩不佞何嘗以語爲先容足下第靜以聽之渠定有格外標舉必不墮彼雲霧也

耿叔臺操臺

昨豎子妄言辱尊教獎借益深捫舌之愧不敏所爲慨然及此者非敢言一貫之易直是見忠恕之難耳自二十年以來朝寧參差議論駢駁何者不坐此病今當此同舟遇風之時而病發彌劇則吾不知其所終矣方伯公亦復波及可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歎台臺試觀近事幾見有不立一高名奇節而免於物議者乎使天下人置舟楫不問而惟風波之是求風波何自得乎此不忠不恕之粗者然于債事有餘矣

鄒瀕水座師

感知酬德之念慙焉攻中念老師向所脫膠解幕泣之鹽車下者何心比日一聞吉語所謂頓足起舞不啻身當之者又何心今轅未債而先迴絡已解而自縛使人盡某也卽南金竹箭累

累貢玉堂與太倉絀腐又異別乎倘執經之士不廢蓼莪有道之門不稱官閭則某之不負我師其在此舉矣伏惟老師暫卷經綸低回膝下承歡持後之道知且表儀一方某雖不敏亦未肯以五陵裘馬消損白日惟是爲子言子在鄉言鄉亦望先生長者以其緒餘振之若夫亨屯傾否之道是則我師異日之憂不敏惟有束身翹足以待耳江風渺然結涕如雨

公周庭同年

嶽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十年以前弟與兄離而合合而復離此番則離者其常矣亦復何能無慨然然弟之困憊原不作春明之夢其猶與兄同籍同館奉清誨飫高論者則猶假之歲月之緣而不可盡謂之不遇也每一念及以此自寬耳世之相者舉肥久矣使唐諸大家與時賢共逐柳州眉山或稍甲乙廬陵臨川彼直學究視之耳此中不必深求必深求或無意者轉爲有意而變態生焉秩宗師傳聞病狀甚可畏病跡屢陳豈是眼前世味尚

有芥蒂但恐中朝以故事見留必難得請到不如委身聽之免得五內擾擾耳弟市爲學子而精神枯憊已似老師塵鞅碌碌於讀書養身兩無所着未知稅駕之所而猶勤人未已真所謂蝙蝠不自見也一笑

申玄渚兵部

客冬曾致數行於記室不審入覓否愚父子情事大抵如夢蘊處夢無復回甘之時當事者亦可以兄亮矣而小疏未覆不審何解成總鎮竟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五

馮栗庵王政

竊惟尋常師友間傳經授鉢感恩則有之至如令兄先師之知愚父子非意氣非文字卽鍾期子牙未知孰多也千古難窮之念別無可以自酬止此隴頭一片石而家君老不任役某又鈍不能役撤天揭地之光采僅收拾之寂寥數語

中使人悲而欲泣媿而欲汗長以此負我師矣乃門下遂謂此朽毫禿穎足爲墮淚之碑齒謝勤倦又介以兩世兄之幣萬萬非愚父子所敢承也家君比者忽忽殊無聊賴不敏支持晨昏力憊神枯卽頃者於先師不能效生芻之奠於門下不能盡班荆之語種種坐此門下疼痛一體當有所以鍼頑砭惡定不津津俗艷爲矣初聞先師謚議未定意故事歲終類奏今聞主議者果有異同且以先師調停朝紳共濟國事爲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六

持兩端者然則必立幟分門日尋聞閤始爲君子耶士大夫議論如此心術如此當爲世道發大概非但塵點日月而已身既長隱不能申眉一言凡在門牆豈甘灰沒吾翁能以內舉不避之義爲二三子首唱否望之

于穀峰宗伯

伏承使翰重以華袞之章爲老親稱壽片言九鼎一字七襄此爲子孫者所爲重趺及門乞殘骨餘潘而不得者也而今一旦坐而致之亦何

福可消此何德可酬此哉但家君比日所遭殊無好懷一切頌禱之詞如爰居之鐘鼓塞耳不聞兩年於茲矣今幸得先生長者滌以鈞天之妙音發以枚叔之雄辨當遂爲渙然意解霍然體輕子墨引年正當不減昌陽耳不肖烏鳥私情實不能解震昏之戀前歲差竣之時已有小疏告覆况今膝前落落豈忍復言絕裾仰負深知寤寐爲人謹此草布不宜

樊棠軒弟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昨奉談晤已復卒業所爲令兄狀文而私心嚮往之羨見真令君且深幸樊令君有此難弟也恨比時窘於他客不及爲高士下榻負媿無已猶咨咨枉謝何耶令兄明府懿德美行不勝記撮其大都如千丈明光錦剪作襜褕窘束無生氣且不能滿鄰心豈能滿弟兄百姓之心耶以此長負明府矣承諭欲爲明府請謚請祠僕不諳朝典第見今世無法外事官不登三命非死忠死事者不謚不祠卽龔黃卓魯復生亦不過

祀鄉賢名宦而已今令兄明府既官有特祠鄉有私謚豈不足爲重耶兄幸與識者更商之

馬肖乾憲副

太老師名世大業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家君以燭武之年任載筆之役瞻天測海毛髮未償台下何譽之過也不敏巧養局面雖幸粗完然烏鳥向响其所以自保者未矣時世苟詘卽王孝孫車上且有滄海橫流之憂藿食者能獨甘乎哉三復德音愜然有感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李桃王親家

昨得丈高捷報踴忭無已旣得尊卷讀魁碩精神如百鍊刀如萬石弩無堅不摧無遠不洞此番逐逐鴈行似殊未滿衆望須來春攫取龍頭一伸往誦耳弟一病三時初擬力疾趨賀聞尊駕遄發而止過此便須待丈錦衣持節一望清光也

李念劬主政

弟賴台庇巧養事粗畢所差勝者中書堂催課

吏不到門惡風劇波不入耳如此而已老丈乃以此見祝乎惟是區區兒女家常尚犯鬼神之忌往年登籍之子四今僅其一年來賤體又善病蘭苗無期蒲荒可慮懺罪穰災吾輩當自有法老丈何以教之適又爲回祿所驚扶俵作答臨楮悵然

王霽宇總督

拜箋已竟而使者復有後命捧讀增慙第考古人自作自書如李北海趙吳興輩皆滿意之暴

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九

卿中書之毛穎相得而成章耳其不然者如村師課章句篆甫脫手而已屢屢然惡之拂塵掃葉惟恐其復至前矣尚能快顏揮灑作盤礴之客耶乃台臺孝思無已卽蟲書鳥跡必欲廣收俯拾則鄙拙亦無所辭命矣家君年至日昏間一作擘窠大書細書則不復能成行惟不肯比亦苦病入夏來痰熱交作執筆如杵欲稍消息賤體勉爾供役俟秋涼尤山人奉詣鈴下定不負此諾也

瞿洞觀運長

家君與少宰年伯直心慙口間有又牙究竟冥冥之中百無所負卽意氣諸公有指而見罾者亦必掩耳過之決不引絕不相關之事爲已詎厲况大作原不相及耶止以少宰公求去之時調停苦情見察者少此處須有道德者一爲點破然亦非今日所惡也草草附復不盡

許純齋太守

緬惟明德正如調餓忽奉教言增其愷結某無

嶽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十一

似於世間往來贈送之禮百所不解惟是好德感恩一念授皮皆真乃五年宇下忽忽不得申而所自展者止此乃煩明公齒及耶時事異矣使必盡厭矜紳之腹盡滿輿臺之口而後可以無咎卽墨大夫知且灑然去之猶幸而道路有天鼎鐺有耳終望衮衣再東爲我輩稽禱耳江流如便幸嗣好音

俞瞻白太尹

監讀來章琳瑯滿紙強半溢言使不敏口噤而

不能答則且奈此瓊瑤何也不敏未實而華未
老而倦此宇宙之蠹餘而尚可稱於閭閻之林
乎頃者乞養得請老瓦盆邊日月滋覺有味擬
遂於賓履之間父子相携歸向嬾殘門頭稍懣
悔半年以來所得浮榮浮譽而臺下復津津念
此嚼後之蠟祭畢之芻徒令人覓夢不安寤寐
自語耳知已實難卽常摠謝不盡

楊彝源同年

都門造次滾滾馬頭塵不能令疎者親而能令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七

親者疎同籍兄弟至有不識一面者獨幸附老
年丈梓末獲奉步趨穆穆化弦恢恢大器竊於
壑咳間一窺見之乃者素書赤鯉飛渡錢塘重
以瓊投增其感結弟生平所志原不越馬少游
今通籍甫耳而遽不勝乳下之戀竄迹菰蘆真
聖世之逋臣傳家之情子未滿而溢鬼神厭之
矣而老丈尚津津艷稱之乎居今之時莫邪爲
鈍差得自展者惟郡縣之長耳老丈含吐膏雨
披揚仁風卽腐毫螭下功行有百不相若者况

弟以已盡之才汗窮愁之簡其不足以與於三
立可知也屬有家兄不能作俳語奉酬草草謝
命伏惟慈亮

又

長安接晤時稍測吾丈底裏才如霜劒心湛氷
壺知百里不足以辱丈然亦知吾丈不難百里
也弟福過災生歸後遂失三子日圍圍老親膝
下無權可承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譬如蓮萼甚
華而葍甚苦丈無以貌見羨也家君衰病辱以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七
憲老之禮不勝感悚已有專啟報謝諸不盡

張業師

楚樹江天通訊不易乃老師歲一遣書重以華
詞玄論花繁雲起計老師春秋已高鼓毛穎之
餘勇猶能含古鏢今攀秦提宋難老之美卽此
可占若不肯則髮未化而先枯腕未脫而已倦
矣常念居老師之地從前所經斃枯得失之場
毀譽悲愉之境皆宜付之蕉鹿夢中而來諭似
尚介介不忘矍矍欲闢五嶽方寸坐此尚掛一

點微塵縱今日元體齊登喬松並壽而唾壺終
缺鼓缶不歡不敏尚爲老師惜之不敏通籍未
幾遽自竄於蒲岭之濱相知者亦有爲咄咄彈
指如老師所云者然鄙衷則已照破久矣家中
久不置仕籍不知淮上劉參軍爲何人鄙野可
笑然吾師觀此情景亦不必以世味中語強暖
冷腸也會送一親友赴任倚筆作答十不盡一
惟幸原亮

客友人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十五

伏承示令郎佳篇翩翩奕奕真所謂駒齒龍文
臺下微詘於彼而取償於此天所報長者不薄
矣靜而需之冲霄躡景自在足下正不以旦暮
爲遲速生平語澁口重不善居間矧督學以憲
職提衡非郡縣之比苟非甚不自愛者誰肯顯
通關節亦誰敢以關節通之使衡不察而以故
人爲托則董丈且唾而見絕不敏實不能具此
淡面也古今之事不同前朝開薦辟之門其途
自廣今日糊名就試本是散子選着不得一意

蘇長公云非分于求於定分無分毫之益而道
德有丘山之損有才如令子何患不早祭少年
初進第當養其器識使之進禮退義羽儀日新
乃更在文章科第之上耳台臺以爲何如

蹇理庵總督

四千里之外歲承爲家君陳詞戒備幾于禮過
而秦情過而溢非但甚感甚愧且矍然避席而
起矣家君劬勞之念老而若新僂僂之戒晚而
彌篤每當斯日雖然逃虛其不能拜長者之觴
有以也不敏依依膝前不過以襁褓爲舞衣葵
藿爲鼎食烏鳥一枝苟以自安而已敢煩以雲
霄聲價爲之嗟借乎悚又悚又

耿叔臺操江

適承札示始知台臺情事亦自有真不堪者小
臣之進與大臣之退稱兩難者已數年於茲矣
苟非坐索長安米添註政事堂者隨所任劇易
要亦可以公義奪私怨况我翁臺之以數千里
爲堂奧儘廢經營者乎比者中朝復來聚訟當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十六

事者甘苦自知非野人所能妄測要之此中乃水火交爭之場智勇兼困之地亦從來久矣台諭四君子者信是濟時之舟楫但尚未經天下第一惡灘不知所自信謂何耳邇來流言飛文譁於里中民心日生盜賊多有養疽固難決疽亦自不易此皆在翁臺寵駕調伏中隱人所恃以無恐者獨此而已伏惟留意

孫月峰尚書

不敏嘗竊歎福真有量器真有極自念此瘠材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七

散木無因而枉匠石之顧乃一顧而人損來再顧而天刑至名之不可妄徵如此今以老先生千古人物一字華袞而顧擊節盱衡于乳下之子此豈所以爲某福乎不敢當時事孔艱蒼生之望指所首屈者爲誰老先生直辦一力擔荷更無跋而望之他人矣

鄧虛舟大尹

數歲宇下管蒯之質得沐陽春今飄飄仙駕已入雲中視壤蟲萬里隔矣不虞箋寵之復見存

也屈指徵書又復徂暑徘徊香署旁局愈清旦夕當事山公之啟傅公之笏山中人已揚眉視之不知以何者爲第一籌也不肖丐養之志爲老親分勞破愁而已比來犬馬善病乃反以顰眉之事貽之老親嚙沫江湖尚爾頽尾况敢作釜中之游乎明臺愛我幸無過望

蘇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蘇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七

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姪黃翼聖校

莊赤雉同年

昨者敕廬欸對不能晷刻粗陳壘壘薄選絲竹
了不能自異于悠悠者以此媿知已矣屈指吾
丈版任忽復經時而中山川之雄秀禮樂之都
美大足以發枚叔之辨窮班張之辭于蕩背潞
縑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胸不甯已足何物二豎能病君子乎弟今所處
已是乳下小兒竈下老婢局而實不能為老親
分忙破愁直是倍忙伴愁耳常自笑生平好游
游之勝地最稱白下次吾郡及陽羨武陵諸山
揔角游白下時遂困佔俾不能記今老而歸來
東南半壁諸山不惟日窘不暇記亦苦才窘不
能記所謂知者僅是中年落莫所歷蕪湖諸山
一班耳其實彼之上駟不能當此下駟而弟偏
與彼有翰墨緣豈弟之枯皴拙繪與黃沙白草

差足相副耶山靈之嗤我久矣吾丈嘗貯五湖
筆搢十嶽登商作賦幸無讓人弟雖倦游猶能
卧而讀之昨數行附家叔奉訊江魚如便幸
嗣德音

吳山人

長兄之變千愁萬痛非可言既所最苦者家居
無片地着落爾真惟有方外有道之士沃以遐
觀超舉之談可稍解萬一然家君茶蓼已深纏
縛甚固愚謂此念不解即修年之彭木必賢于
縑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瘍于門下如有治心之法先為破除煩惱即是
無上菩提非必三轉九還而後為上道也芝馭
若有日東下當掃榻以待

耿叔瑩操江

亡兒自南中歸日侍祖父之側詫長者之遇居
無何忽病病未踰月遽死至今猶如在夢寐也
細察此兒生平真一處子得病之由與受譴之
故纖毫無之直是不肖業崇疊積中陰陽之罰
而移禍其子耳不肖初有四子決年來已失其

二皆嫫秀可念承歡爲重猶能以強笑遣之今
柰無歡可承何家若自獨處以來實倚此兒爲
命晨昏食息未嘗少離平日情深若此此番別
不深不得旬月以來聞風聲而悲見人影而懼
居家不可則逃之深山又不可則權牽小艇沿
蕪蘆上下以苟旦夕情景如此雖黃面老子復
生亦無術爲之破涕矣重辱台慈軫念齒及復
拜生翦之寵謹此附使控辭惟有哽塞

沈定菴僉憲

綠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三

歸後何日不在愁冗中今復遭奇慘不敢自比
于人苦海千夫弟拍浮其間不知尚有活理否
心腑結轡兩膝如攣正追趨家君於枯蓬斷葦
中苟度旦夕不敢望剡溪之棹也方寸如沸占
謝草草

馬肖乾憲剛

伏承專使遠存爲亡兒枉唁重以哀夢固知長
者之分痛也惟愚父子叨冒已極亦何敢有過
望如來箋所云第喜此兒循循孝謹庶幾有萬

石家風卽哺糜茹菽雅勝鐘釜而今已矣復何
言哉若天道有知不當令此兒殤死直是愚父
子誓積福過而移禍及之憫痛之餘惟有叩心
捨地私懺罪業耳猶幸乞身于舍長得充老親
弄兒但眉頭不伸鬚鬢已白求所以破涕爲笑
者而不可得也如何令先翁太師墓文家君亦
以愁緒如蒙久負前諾然終不免磨厲朽鈍以
報二天第無作者之法柰何草草奉復臨昏感
愴

綠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馬肖菴尚寶

伏承爲亡兒枉唁至以哀詞纍纍待以禮殤豎
子得此可不朽矣此兒雖頭角未成聲譽未起
而頗爲鄉黨所稱父子所守硜硜鄙人之緒私
欲挈而付之此子而今已矣世界缺陷日辰孤
虛愚父子亦何敢以再寶之木求多于造化乃
逝者何罪且家君自失此兒朝不朝夕不夕東
門之達亦第爲身遣耳若瞻前顧後載愁萬斛
如不肖者亦不知所以自處矣令先翁太老師

墓文亦以此久稽來命蓋憂虞之未間而又未敢倩筆他人故也茲草率請教惟兩翁自以尊見裁之

胡瑞芝巡撫

墓下愛我尚似曲江舊夢津津爲故人彈冠不知器忌已盈木忌再實坐此分量稍過遂中陰陽之罰天刑疊至生趣漸窮今不敏行徑直與家君闔閭相守共休歲寒如是而已絲綸事業竟已付之浮雲冷風惟欣附世籍快觀墓下高綠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五
揭日月之旂直逼星辰之履爲旅蘆子生色耳別具纖非伏惟亮存

上父書

竊觀古今以來未有人而無所寄其情者惟太上忘情爲能泯絕無寄然無寄之寄亦寄也惟父親自歸田以來毫無所寄竊謂今日非另換一副肺腸另開一篇局面易憂以樂不可而樂又非人之所能進也進以樂而不能受則愈悲悲則不可復進矣其道非自尋樂不可自尋樂

者於無味中求味於無情中求情而已古人之樂多端有好靜坐者有好園林者有好聲伎者有好讀書著述者裁以老人之所宜靜坐宜鍊心不宜鍊氣宜偶行不宜竟日蓋鍊心則穩而有益偶行則逸而不勞如晁文元之宴坐有時自謂真樂者可法也園林則宜專不宜雜宜任人不宜自任蓋專則精神聚任人則功罪明如張功甫之分地藝植無日不賞花者可法也聲伎則宜密坐不宜開筵宜短奏不宜竟日如韓綠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六
持國之手執紅牙卧而節曲自謂忘暑者可法也至於讀書則宜從容不宜疾讀宜節次不宜斷章蓋從容則緩而有味節次則引而愈長者述宜筆記不宜抽思宜警世不宜應世蓋筆記則近約而不繁警世則實而有用此則宋元歸田諸老無人無之風流議論掩映來襍絕非如今人五車四部一字不堪存者也此數者皆情之所甚便勢之所易辨或擇其性之所近則有順治之方或矯其性之所偏則有克己之法惟

加之意而已蓋老人自治之法與少年不同大抵熟處要生生處要熟真處要認假假處要認真人不可一口無朋友在老人尤不可無蓋人至于老骨肉自然零落朋友者所以濟骨肉之窮也種種諸樂各自有友饑飧飽臥非友不節更長日永非友不消今初畏生客重客漸而并密客畏之嘻亦甚矣度所畏者人事耳天下豈有人而能離人亦豈有人而能離事者夫人者天地之生氣也亦天地之吉祥氣也故屋得人

緣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七

則不腐器得人則不壞山林修道之士尚欲求近市塵况在市塵者哉且人亦非甚難處也彼非真能免我與有不可徇之求也一切悠悠之徒到門而已未必求見也有所慕而來者以得見爲幸耳非必求留欸與答拜也必不可已則見可已則謝誰敢強也願陪則陪不願陪則弟子陪誰敢責也年位至此自當別立一格昔范忠文致仕無貴賤槩以野服相見槩不報謝而史冊以爲美談今一日見一人則一日不樂一

處見一人則一處不安視之如毒猛不可嚮通也亦過矣年來閱世漸久覺得相人之法與相文同大都不論品格高卑氣韻雅俗惟得春夏氣者多吉得秋冬氣者多凶今吾父子潔淨收藏已是秋氣若更妝點出淒風苦雨迷霧嚴霜之景純是一團肅煞發生長養之氣何自而來甚且畏客不已而畏夢夢是心之影消子畏影古所傳以爲笑者也今骨肉無多不可不着忙不可不珍重若只視天下遂無一物可喜無一

緣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八

事可做無一處可住無一人可交則生趣窮矣就使從此疾病不干至百歲千歲而閱世已久其憂愈長可惜父親以蓋世之聰明高世之名壽謝人所不能謝之官絕人所不能絕之慾而究其受用歸宿雖世人忙勾當村快活皆不如也來日儘長回頭未晚不若就此十二時中使身心處處有着落飲食起居調停得不饑不飽不忙不閑使日有日事夜有夜事卽此是真靜功真道學只苦不加意耳男棄官歸舍少年三

不朽之癡念俱付東流只有承徽養志一事而今悶悶無歡可承無志可養對泣不可強笑不情相守無益相離不忍種種鬱結麗於胸臆間不酸卽痛過此以往男亦自謀之不暇矣伏幸豁然悟脫亟思所以延和氣娛永日者至望至望

耿叔臺操江

微傳台臺閉閣經旬謂他有托耳不虞其果困採薪也不敏丐養得請微念粗畢此亦會乘鳧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九

去來于自爲謀易耳若台臺而思稅駕豈不虛費此九迴腸耶楚宗事家君正爾榮懷辱示極感同憂之誼落落群不逞原如搏沙而朝野紛然不知人心何以不耐亂而復養亂思亂好言亂此滋不可解矣外寧內憂迂儒之言漸覺親切台臺旦暮當局幹旋次第亦可略聞否劉先生霖雨之望衆所共許今又與翁臺左提右挈幷幪之托匪獨故識也觀翁臺津津相告直有喜而不寐之意上臣用心至此爲之悚然海濱

寡陋聞省有私史號肅皇某者意所願見可爲一覓否恃愛附瀆不次

陸欽所憲副

城下一別忽復許時弟初歸碌碌無幾何而大愁狎至苦海中日月悶悶昏昏初不知翁丈之官何地任何日也弟決歲而失三子涼德罪積固無說之辭乃以丈之神明棐相而亦同此傷心之痛蒼蒼者亦何可料稔知荼苦敢相勸以東門之達第念吾丈游宦四方雖小小蹟挫然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十

輪蹄竿牘亦可以少遣煩愁若愚父子褻泣相對濡頭百丈愛河中無有出理吾丈何以爲弟解也老親數憂福過得寵若驚今一旦摧割至此此豈言賀之時方寸如沸不盡欲言

黃荆山縣尹

憶在京邸見老伯所居蓬門土銍充然有自得之色竊知老伯必辦爲吏人患不真耳真則乳虎可狎何有馴雉也某比所遭奇酷蓋決歲而失三兒愚父子生趣道盡百不自聊老伯何時

治成錦旋得奉濁酒車前一訴愁痛言及炫然
楊撫公詩亦未能於懊惱中草草成句拙筆塗
鴉塞責而已并惟台諒

鄒瀘水座師

往奉承東來之約神動色飛然太師毋春秋高
倚間之望想當介介以不肖之不能往而知吾
師之未必能來也茲承手諭知福門慶社聯集
甚慰甚慰不敏福過災生前者失兩幼兒尚可
以理譬遣曩歲所失則頭角已見之長子也老

線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十二

師以堂上見慰謂得損于此而收益于彼可謂
善寬然老親倚長孫爲命自遭變以後朝不朝
夕不夕卽不敏如東門吳亦不能自爲達矣老
師何以處我伏觀手教處江湖而憂廟廊卽不
敢繫坏已深何能無滄海橫流之感但治蠱之
策幹父蠱易幹母蠱難今日官府隔絕頻笑不
通訓燮殊未易言大抵此時勢自開闢創有
之局以特者國家亦有開闢未有之福運耳

夫學問彷彿顧晉人清談往時名教

陵夷喪亂已極直如饑渴之思飲食而今日太
平已甚如醉且飽者又欲惡食而逃之吾輩第
當留此真穀種以待後人之咀嚼在今則不可
以口舌爭也伏讀復古紀事使人憬然悟爽然
失人有此識見未必兼有此議論又有此才情
勝登堂說法者何啻百倍此足以警世垂訓矣
衡向所云筆札之役蓋影響間記老師以太師
母節行托爲闡揚而今不得其詳矣不知何以
効愚鄙幸終教之

線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十一

朱平涵祭酒

犬馬病日進正父子喁喁相顧間忽有此非常
之命太山壓骨大懼隕越奈何家君比年雖幸
少病顧獨善忘朝不及夕夕不及朝以此棲遲
園畝喜其漸復于嬰兒若使之坐政事堂押五
道黃昏文書老先生以爲可不可也老皮骨不
敢惜閒風月不敢愛獨念此最重地奈何不及
先朝史臣輪直之制今必借朽蠹以任棟梁深
爲此座惜耳

李太瀛紀善

病中忽承溫論如飲甘露自恨學道不早狼狽至此蒲柳之姿未知尚耐歲寒與否豈更言雲中鷄犬之事哉來教云云得未有儻須臾無死仰承談麈之餘請以異日家君於世外夙抱微尚而苦爲塵鞅所羈俟殘局一收卽爲白頭弟子亦所不辭門下幸傾筐以授我

卜戡甫文學

昨辱枉過造疾病之未前不獲篝燈布席仰飲

緣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七

清論至今恨之細讀尊作真瑩然冰壺最上一乘也今世文青白參嬾官商雜進而已曾有此文耶然究竟此輩文占便宜天下惟典確之文不能藏拙瑩潔之文不能藏疵兄文可謂瑩潔矣第使神來機湊表裏通明火候遂全熟矣非必更于鼎外覓丹也承愛輒効其愚幸恕唐突

蔣孝廉

得教人慙弟今冒中柴棘八斗許何得有烟霞

入海若少年時行脚帳豈堪與吾丈白門詩作奴耶所諭謹如命致之以此爲夜光之積幾于贅矣

李九我宗伯

不敏于先生雖僅覲面然居常于先生一步一趨莫不愧之師之蓋今世所號爲巨人君子不過麟儀鳳彩而已先生固時之麟鳳也而乃鑿鑿如五穀可以濟饑藥石可以伐病此豈徒今之巨人君子而已乎比探路尚虛帝心簡在卽

緣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七

兒童嬾女皆思君實而大疏若有所噤然欲避者何也世變日新陵谷有時易位惟是泰山喬岳巋然中流儻亦爲蚍蜉所撼動其如此蒼生何矣貴部事聞經大手整頓已盡清如洗平如截矣而私心尚有微介介者今之舞文亂法者尚掛吏議而舞經亂道者居然據臬比爲學子師直以私史充庭醜正亂真以至于此凡近年不脛而售者半是物也幸爲稍留意焉

潘見所主政

生平意念灰盡惟此不平之氣未消昨見商中
疏爲竊嘆者久之物議之消無影而射者多矣
今日凡詈人者必勝受詈者必負何論虛實吾
言所欲言而已家從誤蒙採擇入門單寒實難
攀仰聞吉期有二願從其後蓋貧家無論裝遣
卽小營針縷便須許時知老丈照其辛苦不見
罪耳

沈湛源知州

家君以年以力以時以勢萬萬無可出者來諭
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云強出二三年審勢布局畢而後圖歸似尚未
設身處地當今之時進既難言退亦未易爲臬
鳳尚可爲藩羊則不可復悔矣

張業師

屢辱翰教蓋不敏之語衰氣竭而尊師如鋸木
出屑汲井得泉津津汨汨而未有止也卽此見
神檢有餘南山不足爲祝矣一行歸隱雖迹類
冥鴻實同牛馬四支不敏未老而倦冬來一病
經時今尚不堪與客差喜老親粗健反爲子弟

代勢然不敏之近况可知矣令郎兄考作比更
道上自此拔茅而前爲尊師振未竟之緒豈徒
故人生色已哉德美德美

蔣養庵塩臺

不敏草木一蠹消受春風不過比勅命臨門
亦以病甚不能肅迎墜戶塞竇者五月於茲矣
老親代兒典客勞于夏畦台下猶津津艷其盛
乎捧教惟有悚懼耿年伯榮封上壽不敏托在
世誼宜亦以間修彤史之職而無奈犬馬之不
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任役何也丹青無容乃反乞靈于造化可謂顛
倒亦未知枯木朽株何以爲報耳賤銜謹如命
呈覽

耿籃陽縣尹

病中聞兄臺駐車江干垂念病弟欲手拊之而
病甚至足不能行一步口不能出一語忍心前
拒抱耿而已支離數日病狀愈深生機如髮未
知尚得仰沐雨露否然家君之命無論疲馬不
能離棧豆朽木不可任棟梁卽膝前病體亦豈

能以棄核吐之兄臺無以過望爲矣會刻碑文
一一領訖口占謝命不盡觀樓

陳囑陽太常

自尊府被事以來何日不在心其初駭雷劇雨
惟不肖亦怵怵焉俄而公論漸出無論親仇之
口皆爲翁家訟冤則大兄雖在桁楊中不肖亦
渙然心解矣目今當事誰無耳目誰無人心直是
爲體面異同所錮縛莫可柰何此正君子明夷
讀易之時着不得一分煩惱也不肖愁病淹纏
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至今不出戶庭而常虞顛躓人生何常亦未必
福堂之果爲福堂也

王聚洲給諫

問卿兄至接得手教病中如沃甘露跼足子舍
來教所云擠排之故毫不知之弟嘗與周庭兄
言今詞林白首悠悠如學宮攬貢揔其建立實
不如一州縣吏劉忠宣膏袂而出端亦有見卽
使見擠擠者未必非愛也教中所慨世變不如
意事八九從古已然而聖德容言較前此似有

應者天下事尚可爲惟老交積誠以孚而已弟
一病經年尚無起色正父子喁喁間乃忽有此
非常之舉犬馬命不足惜乃家君實衰實病則
有萬萬鞭策不前者天聽至高閣套未改必得
知已從傍解結庶上可以全國恩下可以救殘
喘弟頻月不近筆研專爲此一事搏頰以祈于
諸丈統幸憐察口占不盡

顧涇陽光祿

馳企日積自顧塵土面目不堪廁絃歌之堂踰
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踰而止比疾病纏歷疑于大賢聲咳絕矣不圖
敎命遽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爲之慨然居平謂
忠恕二字難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
爲家君勸駕卽此似亦體貼未盡處使出而如
姚崇十事應答如響則爲姚崇亦足矣如其不
然求復其十四年前伴食而孔尚不可得何論
伊周耶精神力量長短自知其次則知父者莫
若子某一身之外惟知爲老親營菟裘課魚鳥
而已此外非所敢聞命矣當今時事雖大紛然

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術濫觴不可復理初猶不肖者自占便宜耳今遂欲掀翻孔孟棋局以妖髡代之此何可長比時言伊言周總是盡餽於此下一砥柱乃真勲業要其道亦惟大聰明人守村學究蒙說如是而已蓋道本無不明談道者自晦之開門戶則自不免多生徒多生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卽南宋大儒吾未敢以爲不落窠臼也先生爲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占復惟亮之

緣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九

王岫雲學憲

當夏抄時執筆如杵猶堪自力今又作兩截人矣一切生趣起居眠食無所不廢止皮骨存耳至痛至苦恨不并皮骨而委之吾丈復何望乎平生于吾丈相與之契自謂不同世情此一番風雨多恐延捱不過歲寒之托虛抱此心丈無訝其言之不類也楚材甚富得丈爲之酌鑄大佳遙拜尊集歎息久之丈奔走藩服以其間修千古之業整暇乃爾弟無一字覆瓿而動已稱病

精神如此能望長久乎伏枕占對不盡依依

鄒蘆水座師

今日之病似尚在表裏之間非但不可攻療獨苦主人隔垣群醫滿座勢不免用不寒不熱非補非瀉之藥以獻酬群心循斯道也雖和扁亦應與衆同功老師無過望爲矣

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緱山集二十七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王衡撰衡有紀遊稿已著錄萬厯戊子衡舉順
天鄉試第一時其父錫爵在政府爲高桂饒仲所
劾遂不復會試錫爵罷相後始登萬厯辛丑進士
第二入翰林旋即歸養得以其間肆力於古學與
王世貞雖同里閭而不蹈其蹊徑然頗染陳繼儒
之俗格明史隱逸傳稱錫爵招繼儒與衡讀書支
硯山其所由來者漸矣

許鍾斗文集五卷

〔明〕許獬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洪夢錫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許鍾斗集

五卷》提要

許鍾斗文集叙

李光縉衷一撰

國朝元品自王守溪以來輒推
子遜爲超乘謂其屹若呂鼎湛
若冰壺能爲諸元而不爲諸元

敘一

也制舉義出方內奉之爲泰山
北斗獨古文詞不少概見今春
其弟菟枕中遺稿得若干首請
正於予予讀之不覺惻然悲又
欣然喜也悲之者何爲一代惜

九鼎之才也喜之者何爲千古
揭天球之寶也以彼其才使時
獲從心年能待力無論江東濟
南罔獲專美卽眉山昌黎咸陽
西京不足當一呷也雖然有子

叙二

遜之才則不能以年掩有子遜
之文則不能以世掩年與世遞
相謝也所不朽者獨此人心精
靈發而爲文耳有昌黎眉山則
不可無于鱗元美有于鱗元美

又安可無吾子遜哉子遜撰著
雖未富然試讀其序記精核哉
如泛太湖雲夢焉讀其館課魁
瑰雄麗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觀
玄造焉其爲文包羅左國吐納

叙三

莊騷出入楊馬鞭箠褒雄其爲
詩鍊格漢魏借材六朝同工沈
宋登壇李杜天府之高華人文
之鴻鉅觀止矣是子遜自足不
朽予何庸表章聊爲海內之賞

子遜企子遜思子遜而有遺憾
者未獲覩其全豹也故付諸剞
劂氏而詮叙之如此

叙

許鍾斗文集叙

蔡獻臣體國撰

於虛空之中有同於同之中有
渥渥之爲洲大海一漚耳洲中
有山曰大武石骨峻嶒蟠亘可

敘

十許里而其氣脈之所蜿蜒勃
發而爲人文故百年來起家甲
第者幾二十人而其魁南宮授
編修者則自許子遜始余知子
遜角卅時奇士也旣弁補邑諸

生徒步持所爲制義就余戴洋
山中余讀其千駟首陽篇至貧
賤非能重人人亦重貧賤富貴
非能累人人亦累富貴等語而
大賞識之因涉筆曰此題前有

敘六

濟之後有仲文得此稱鼎足矣
子遜大得意去其後公車之業
必授余彈射歲辛丑子遜果擢
南宮第一選讀中秘書其制舉
義天下士爭慕效之以爲唐應

德復生而子遜願謬推余爲知
已子遜授館職未幾而遭危疾
歸歸未幾而歿年纔三十七耳
故遺文若詩僅僅若干首而館
課居強半焉大抵陶鑄左國吐

敘七

吞韓蘇而快寫其胸中之所欲
言奇而達辨而裁今世操觚家
所蹈弁山大函之障與所謂館
閣體者舉不掛子遜筆端而覽
者躍如知其爲風行水上之文

也子遜嘗爲余言其生平讀書
不盡一卷不復他涉故能醞釀
致精如是惜乎吾見其進未見
其止以問於山靈其亦有不可
知者乎然是足以傳矣子遜性

叙八

耿介狷急不能少濡忍願獨喜
讀書及官翰林則折節爲恭謹
而其中若介然有以自得者杯
酒諧謔往往絕倒蓋其天機過
人殆數等彼蒼假年其所就詎

特古文詞而已集成而余爲序
以復其尊人封編修公者如此
子遜有知當復以余言爲知已
否

叙九

許鍾斗文集目次

卷一

序

賀整飭永平兵備山東右布政顧君課最

榮封序

壽外祖陳西樓公序

關中李年丈制義序

江左高使君詩序

中山蔡年丈制義序

許鍾斗文集 目次

周濂溪先生集序

賀朱太師母誕辰序

傳

王心齋先生傳

碑記

鄭拙我先生學政碑

擬奉勅作新修琉璃河橋碑 館課

遊清源山記

說

古硯說

與同館訂志

卷二

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會試

本朝忠賢文所尚安在

王者必世而後仁

惟事事乃其有脩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許鍾斗文集 目次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隱惡而揚善

陳善閉邪

格君心當自身始

評延篤仁孝 以上俱館課

羽翼已成

范增

孟嘗君

屈平

春秋

功人

山東得意者三

表

冊立暨冊封文武百官賀表 館課

擬恭遇恩詔徵還各畿省採權內使勅所
在撫按等官存恤百姓廷臣謝表 館課

疏

旱災示儆敬陳用人行政要道以助上下

許鍾斗文集 目次

交修疏

肅紀綱正風教以維治安疏 館課

議

建文皇帝祀典議 館課

修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館課

治河議 館課

元忠諸張議

辨

士品臣品辨 館課

卷三

祭文

祭李松汀

祭周復菴

公誄馮老師

誄曾老師

祭陳大行年丈乃祖

祭五十郎

祭家廟始祖

許鍾斗文集 目次

墓誌

葛母張孺人墓誌

卷四

書

荅朱中丞

復黃中丞

荅李按君

荅王荆老年伯

與王辰玉

與李芳瓊

擬上沈龍江先生

與王漂水

與李斗初

與劉公子

與劉太公

與李見羅

與陳公子

與鄭師尊

又

別李九我

與陳臨江

與吳按君

與汪雲陽老師

復洪父母

答劉凌蒼

復池明洲

答張及我

許鍾平文集

五

答蔡元履

與外祖

與伯

與肖浦叔祖

與陳惠疇

答洪父母

與徐老師

答張年丈

答呂龍溪

復陳中丞

答楊年丈

與程太守

復李芳瓊

答王清宛

與林京山

答鄭拙我

答王辰玉

與王司理年丈

許鍾平文集

六

荅孫黃縣

荅楊問卿

荅許明府

又

與林京山

荅盛太史

荅駱督學

荅李按君

與蔡元履

許鍾斗文集

荅吳按君

荅劉老師

荅施學博

與高年丈

荅徐宗師

再荅黃中丞

別館中諸前輩

荅葛屺瞻

荅楊衡曉

與林光碧

又

又

與徐老師

與尹父母

與陳年丈

荅王年丈

荅許熙臺

與李休寧

許鍾斗文集

又與洪父母

寄家書

啓

請曾老師

與徐匡嶽老師

與李年丈

與林光碧

復林扶蒼暗定

卷五

頌

萬壽無疆本支百世頌

疏河注海頌

贊

卷阿王多吉士 館課

薛文清先生

陳白沙先生

胡敬齋先生

王文成先生

許鍾文文集 目次

九

玉杵玄霜

鼎黃耳

仙居樓閣

石室觀書

異魚吐墨

夢人遺墨

銘

綠硯銘

銅雀硯銘

賦

鷹化為鳩賦

七月流火賦

歌行

洛沂風雪歌

孟夏陪祀太廟倣顏延年郊祀歌 二首

擬李太白深宮高樓入紫清行 館課

詩

賦得銀蟾花正開涼夜 館課

許鍾文文集 目次

十

和李白送賀秘監回 館課

秋夜憶早朝 館課

二月十六日夜恭誦皇上諭 內閣

御札志喜 館課

初夏郊遊

長至朝天宮習儀

春閨晴思

雨後與宋忠過日者 館課

清和微雨 閣試

送邵太史使東藩

被召躬謁仁德門館課

送夏都諫冊封琉球詩

聞清江口通志喜關試

龍起泰山寄訊五大夫松關試

送張太史使中州

送盛太史使秦藩

五月榴花二首關試

題曾封君冊葉

許鍾斗文集 目次

因風想玉珂關試

題瀛州亭二首

遊碧雲寺

遊香山寺

夏伏雨涼二首

遊清源洞

漫和清源一律

送南太史使秦藩

代芍藥喜牡丹盛開牡丹期芍藥早發各

一百

題畢封君冊葉

暮春郊遊四言五言蘭亭體各一首關試

觀播州山川圖

天街觀皇太子親迎關試

冊立分封禮成獻壽詩關試

讀雲漢詩

恭遇萬壽節誦天保詩至末章二語喜而

有述館課

許鍾斗文集 目次

題霖雨舟楫圖關試

皇太子初出文華門受百官箋賀恭紀館課

有懷

為客

目次全

許鍾斗文集卷一

同安許 獬子遜甫著

秀水洪夢錫嘉名甫校

序

賀整飭永平兵備山東布政顧君課最榮封

序

自

國家受虜款休兵革不用而近邊兵拱手坐哺不見鋒鏑矢石之事者垂四十年說者以爲款所以

許鍾斗文集卷一

弭兵也而兵亦卒不得撤兵卒不撤矣而卒亦未有所以用之上之人既以不戰而養無用之兵則勢不得而復豐其餼兵雖安坐而不戰顧亦不能枵腹而抗拳則勢不得而復責其技而其寃不得不漸頓而爲弱間有慮其弱而思所以起之如古者寓戰於守寓兵於農之意而大爲之備則計目前者又從而諉之曰非有事且勿喜噫亦孰知夫無事之害有甚於有事者乎夫無事而爲有事之微自非明智不能而苟非久於其任而責其有成

亦誰能以一日爲千百年之畫而代其憂永平負

山阻河南帶海當古長城胡虜出沒之衝實惟股

肱重地余年友顧君始以臬使來治茲土至之日

軍無見儲士不宿飽鋹離其刃矢敝於房君咄曰

是不可以無事不戒蚤夜綢繆罔懈益力刪蕪去

蠹礪鈍起羸有士超距有馬騰櫪邊政大修人有

振氣居一年議遷且議代

天子曰無如顧某仍命以方伯秩鎮其地如初又

二年

許鍾斗文集卷一

天子曰顧某居邊郡久勞績茂著具予四代誥命

以嘉乃勲余於是有所以知

國家任君之重知之深而寵之至不日且盡捐東

北地邊地畀君錫君以節鉞如周召公奭之主陝

以東唐韋忠武之帥蜀蓋君之戮力於

國家不輕而

國家之所以報君當亦不薄鐵券金章爰及苗裔

寧可旣也雖然君則胡慮及此君之心則惟以任

之重知之深寵之至未易克副爲耻而以無事之

害甚於有事爲憂夫君之用心而如是斯乃足賀也已夫不計一身之名寵與一時之又安而必欲爲

國家經長久以無虞蓋忠臣之用心誠宜如是請皆以爲賀賀於是乎始

壽外祖陳西樓公序

外祖西樓公今年春秋七十六老矣憶少從群兒嬉公側公輒指目謂是兒也可異日置膝上口授昔人所爲詩若文也者命之諷諷畢輒爲之說曰

許鍾斗文集

卷一

當日作者云何姓氏爵里何似此皆古先達人之有休聲芳跡傳於後不落莫者也孺子志之時雖穉不省爲何語然已能暗存其一二云於是公益以二子爲可與語間嘗攜出遊遇某水某阜輒名之曰此某水某阜遇景物則語以景物歲時鄉里歌鼓聚會優或叔放前代事則又與之語前代事蓋雖宴遊嬉笑中其不忘獎誨類若此稍長從家大人學四方其間或離或合不常然無歲時不相聞見必娓娓相慰勞或誦昔人文字相勸勉如初

蓋不肖獬之困州縣試也久居常負豪氣悒悒不能平公往撫之曰顯晦遇也淹速時也孺子勉矣良農能穡寧不逢年獬聞言稍自寬愈益朝夕淬無怠歲丁酉公從宦遊者於廣東之安定獬亦濫竽計偕有萬里役戒期取祖族戚咸在獨左右顧不見公爲恨中途惘惘如也風雪晦冥未嘗不在念卽時時對朋儕譚說平生未嘗不口公不置也無何獬罷公車抵家屬母命謳吟思公甚頗亦聞公所居海氛甚惡不可近將貽書速公歸公適至

許鍾斗文集

卷一

自廣母病亦良愈獬聞公至喜已又察公狀貌矍鑠如平時又尚健善飯則益大喜不自禁噫嘻公今春秋老矣卽獬幸而得博一官方且有職守羈他方安能復遊公膝下從容譚說平生如少時樂乎哉蓋公之煦濡不肖獬者三十年於茲勿論他也卽其識我於根荄堅吾志困而知其必遇也尤可謂骨肉間知己獬幸佩公教不敢自落莫卽今或後之人有識者知己當不乏然總之生平知己無先公者今歲業大輪公亦從獬於大輪二月之

吉爲公懸弧辰人謂解曰子何以壽公解蹙然曰
母尚食我貧也我則何以壽公維公晚益喜文墨
遇知交喜道不肖解益甚聊爲述其始末於斯志
耿耿焉是爲壽外祖母許吾宗也時亦年七十七
長公一歲稱偕老

關中李年丈制義序

關中古帝王之都昔人稱其水深地厚人多凝重
而質直有雄偉奇傑之氣文亦宜然然歷二百餘
年來其以古文辭有聲者後先相望而獨於舉業

許鍾斗文集

卷一

五

樂未有聞也豈學古之與趨時迥不同轍而作者
固於風氣莫能兼斯二道與余嘗謂趨時不工不
妨爲古然而既謂之時則生今者自不可廢今年
復與彼都人士遊如王蓋甫南思受諸君皆美秀
而文與西北人不類而文麗李君尤爲流麗嫻都
兼有江南之致竊讀而異之母亦風氣與時變遷
山川所不能域抑余所見皆間出實非由風氣致
然耶果其間出而非由風氣致然則是編也故自
足以傳矣其奚所俟余言余方欲爲古文未能而

獨喜君西北人之能爲今文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江左高使君詩序

明無詩涉濟南江左而詩道大振然亦用是弊余
觀今人能不爲濟南江左者蓋寡君江左人而所
爲詩超然自恣不類江左之習則又難古人有言
詩言志觀君之爲人與其生平慷慨所譚說而詩
可知已君數扼搥好譚世事而於武事尤豪異日
爲

許鍾斗文集

卷一

六

國家銘燕然揚威萬里之外二者俱用身爲政耳
更不借才于誰氏矣

中山蔡年丈制義序

當世以經術程士士顧于經術外稟受先秦兩漢
昌黎眉山諸君子若功令而于關閩濂洛之格言
邈如也夫豈以關閩濂洛之醇儒爲無當於作者
嘗試與論其世而叩其所欲爲則必曰寧爲此不
爲彼試與釐正得失參合同異而問其去聖人之
言孰爲近則必曰關閩濂洛爲近聖人之言斷於
平易正直使人易知而易從傳之萬世而無弊則

其所以示人者不過若此焉止矣故夫平易正直而爲言者皆欲其要之久而無弊者也而非靳於驚人之耳目爲論而靳於驚人之耳目其起於舉業之興乎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由此觀之聖人惟不爲舉業耳聖人而爲舉業則雖以吾仁義禮樂之譚而稍取夫馳騁辨博之才以自傳亦所不廢惟其辭止於達意而不幸於詭遇聽信之所爲而徐挽其所趨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人情甚拂其所好則不樂不因循其素習而漸引之至道則未易使之舍所好而從我余嘗上下古今謬意斯文每惜眉山之才之識而不軌經術遂入於縱橫伊川考亭道爲世儀而不嫻於婉孌雄麗之辭遂令後世以其言爲芻狗雖夫辭之不嫻未足爲伊川考亭病而世尚若此蓋亦可嘆已吾友中山蔡丈少有志於聖賢之學服其教而守其說者幾三十年而其文又足以發之余蓋讀其文而有感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許鍾文集卷一

七

周濂溪先生集序

聞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近得袁濂溪先生遺集凡若干卷前後無慮十數萬言其於窮理盡性之旨不啻詳矣而其要皆不出乎主靜靜者何也無極而太極之體也太極之體無聲無臭無有形象無有接搆是無極也無極者靜理也凡言靜者皆與動爲根而此獨不與之爲根亦皆與動爲仇而此獨不與之爲仇未嘗動未嘗不動未嘗不動而卒未嘗動所謂動而生陽乃時動之動而非如世情之膠擾靜而生陰乃時靜之靜而非此靜理之真詮也蓋此之爲靜乃立於動與靜之先如萬物之必本乎祖又參乎靜與動之會如百川萬壑之必會於歸墟必如世倍之見則人生有靜是人生有陰而無陽而所謂太極者本是純陰安事生陰本自無陽何處生陽既已爲陰矣而復生陰是枝指也本自無陽矣而忽生陽是附贅也先生之學無乃流於苦空寂滅而佛老之所以亂天下也乎是非知主靜亦非知先生者易曰時止則止時

許鍾文集卷一

八

行則行行止異時而皆歸於止先生亦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異時而皆歸於靜主靜者主其理也存天之性體極之理是即所以主靜而立人極者也學者能於靜理而有會焉則吾心自有大極而於是書思過半矣

賀朱太師母誕辰序

辛丑歲某始受知於金陵朱老師其冬家大人以家人至至則與初度之辰會某徬徨爲具召客勸集四方之知名士以壽吾親而吾師實辱臨之以

爲寵又一年癸卯吾父母以

覃恩得封而吾師適掌絲綸之寄不肖復惠微一言之重於是始喟然曰吾師之所以寵吾親者至矣而吾獨無一言以壽吾師之母也其可乎是其潛德壺內四十餘年太史公之母微音懿行綽有可述而吾乃無一言以揚也其何以稱於是謀諸同門兄弟若而人始克舉事而諸同門則咸責余言某則又蹙然曰吾師代天子言以榮吾親而吾欲以匹夫之言且不文

以榮吾師之母是何啻以瓦缶而酬圭瓚行潦而當江河之潤也其又何以稱然某嘗讀詩如采蘋采芣鵲巢小星之什其言皆不出里巷之歌謠而一經大聖人刪削遂傳之至今不衰又古所記賢婦人如雋不疑歐陽永叔程伯淳伊川之母之類古今稱爲賢母其人固自可傳抑亦取信於草茅疏賤狂慙無忌諱之口豈盡假寵於關廷而後重吾師握管入直維舊

寵褒故所自有而所藉以信諸人人以行諸後以令萬世永永有辭則匹夫之言固亦不可盡廢矧師之德業方新太夫人壽亦未艾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某適執筆從太史後安知異日萬幾之暇不觀採風謠特命史臣擬作爲列女傳附諸雋不疑歐陽永叔程伯淳伊川諸母之後以爲載籍光則是此匹夫之言又將憑藉夫天子之寵命以尊而微大而遠也又安知茲言不爲異日左契也乎而某又安可無言雖然二程醇儒聖道以宏歐陽文扶世運學士所宗雋不疑良

吏行能卓卓爲漢廷最匪有是母孰成是子匪有其子孰知其母蓋人子之所以壽其父若母亦不在乎匹夫之言與

天子之言而在乎其子之身則是吾師之所以爲太夫人壽者亦自有在也而又奚俟乎余言其自知不足以爲吾師之母與吾師壽而或可因以自勗則吾師當欣然命之矣

傳

王心齋先生傳

許鍾斗文集

卷一

上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陽明子之高足也少
有至性事父孝父豪放遊娼家艮幾諫百端終不
聽一日與群娼飲酒樂歌吹雜作艮長號隨之曰
大人柰何以不貲之軀博一小快乎群娼皆走匿
父怒曳之門外艮不爲動諫如初自後父每往群
娼皆拒不內曰去去勿復來而有譚子不可近自
是以孝聞長益潛心務學往往有悟入過人陽明
撫江西聚徒講學首揭良知之旨信者半人以
語良艮曰吾第往觀之彼語良知我語格物天以

我賜先生不可不往至則直署其刺曰泰州男子
王某見陽明愕然攝衣迎之軍門外艮直入抗禮
上坐一座盡驚辨論往復數次俱不服至明德親
民數語躍然曰真良之師也天以先生賜良敢不
敬承自是北面稱弟子陽明沒復聚徒講學如陽
明學者稱爲心齋先生或以配陽明稱二王良之
學以孝弟爲要以格物爲功不喜仕進及著述然
所著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俱爲學者所宗近有
與鄒守益俱欲議從祀云

許鍾斗文集

卷一

上

碑記

鄭拙我先生學政碑

隆古之世貴士貴士故尊師而其爲治則教化先
而政刑末今之司教者於世何如也秩卑而祿薄
不得視縣令乃與主簿丞等伍大率以其老於公
車而末有所就者鄉貢士歲貢爲之其能者力自
振礪始得取進士科受民事其不能與雖能而不
遇者則錄累其勞滿乃得去爲縣令受民如進士
噫是不亦吏貴而師賤與民貴而士賤與賢者材

者任政刑而庸者劣者尸教化與夫上之人既不
以賢且材者待若人若人亦安得以賢且材者待
其身故今之世稍稱仁義道德之士皆耻爲人師
而其真能師夫人不以賞勸不以毀沮慨然以作
興人材爲已任者則亦非仁義道德之士不能同
安夙多士鄭先生來乃益著先生少孤而貧其爲
教我同庶不取貧士一金所識拔皆知名士月朔
望聚士之有志行而能文者身角藝而課之文取
平易爾雅毋爲奇袤曰文袤者無端行不佞時困
詩鍾子文集卷一
爲齊民未得與庠士齒先生收而教之與庠士無
異民有訟士不法狀者往時學師多以此陰嚙所
訟士得厚賄否則爲民左袒而懲士以故士風益
肅民益刁至是先生悉諭而遣之民亦感悟遂不
復訟蓋先生去我同而不佞始得通仕籍其爲陝江也
不第得令陝江而不佞始得通仕籍其爲陝江也
江右有貢生劉鉉來京師則又盛道陝江之政能
得士士來者衆至捐所得俸構文昌閣以居之而
數臨視譚道藝不休嗟夫世之爲師者而盡如先

生固可以其作養贍序之餘而波及乎齊民而爲
之民者可以無良父母爲民父母者而盡如先生
亦可以其勾較簿書案牘之暇力而作興乎士類
而爲之士者可以無良師然而世之爲師爲父母
能如先生者有幾則如先生者亦可以風矣先生
閩縣人由乙酉舉人來署教諭事閩縣八閩都會
不佞嘗以鄉會試往來其家又知其於孝友廉讓
最著蓋自其爲士已自可貴如此所謂以身爲教
者先生有焉今爲教諭者施先生施先生先生同
詩鍾子文集卷一

里其必知余言爲不誣也已

擬奉勅作新修琉璃河橋碑記

琉璃河去

京師東南百餘里實惟孔道歲久橋圯不可行

冠蓋行李之往來病之事聞

上命修以大府金錢治其壞因民之欲百役不督

而力維月及日遂告竣事群臣謂

上功德及此不可無以示後

上以命臣某臣謹按周官考工記而舟車橋梁城

郭道路門關戶堠樓堞之制凡興作營繕之事皆領於司空不以關天子蓋以天子一日萬幾齊居祇事天地宗廟百祀神祇聽朝視學日延見元老大臣考問天下安危利病人情所苦樂爲舉罷事大以繁非至仁大德與天同健則無暇乎其他春秋時冬官職廢令不行於天下單子適陳至道弗不行旅無館澤無舟梁以憂王使雖有良大夫若國僑者僅以溱洧濟人爲盛事而徒枉輿梁之政終弗克舉由此觀之王政弛雖天子之諸侯大夫尚皆懷其安而忘所事王政行雖至尊如天子尚知垂意人瘼軫其行李往來之艱斯真至仁普物行健同天周官所不及載前古所希聞雖一橋之修不修無足爲朝政重輕而卽此可以視其細知其鉅其可以忘抑又聞之古者庶民之事天子先公而後其私固有太興役王事未減則退食私家不敢問安否今

三殿兩宮尚缺然

上朝夕弗遑啟居

天地

宗廟百祀神祇無所降監公孤岳牧大夫士無所接見論利害司農蓄積垂盡凜凜憂不繼其急且困若是而尚垂意於茲是古庶人所以急天子者今反以

天子之尊勤庶民而急其病於此益見我

皇上至仁大德卓越前古有加而爲庶民而得此於天子者其亦可以有所愧且有所感其又可

許鍾手文集卷一

上六

忘夫兢業不敢怠荒後其身而先天下者天子之德也不顧勞逸生死利害盡能力以報天子者庶民之分也奉揚休德以播諸人人以傳諸後以光千古使爲庶民者有所愧以感而爲天子者庶德不懈益懋儒臣之職也矧有成命在其敢不勉遂忘其愚陋而撰次始末以志

遊清源山記

余少而好遊其遊吾泉之清源洞訪紫澤君者不

嘗一再至是則與同年丈李君偕重陽之又二日也。以避俗客故獨後出北門至山麓可四里許。俞氏之先塋在焉。其上有堯鑒石望之儼然甚肖俞氏爲東南大帥有行伍功說者謂得地靈力不謬。而李君則津津譚堪輿矣。余素弗習堪輿家言第漫應之曰是固當耳。迤邐而上一里許至山腰之小亭憩焉。亭後故有泉香而冽俗傳能已病呼爲仙液。請而祠者盡吾閩之八郡或至廣之東西父老童穉連日夜往來汲取不絕蓋亦未久而遂涸。

許鍾平文集

卷一

七

今徒其扁在耳。豈山靈厭其驛騷當亦有以陰奪之與否耶。循是而上爲石關關而上有巨石鵠立道傍鐫君恩山重四大字。卽俞氏功成後所刻石也。又折而上至山頂爲郡守汪公祠祠當上下二洞門。據清源之勝頗宏爽於遊觀。憇息者不爲無助。余與李君憇息久連武而登至上洞洞有大士身右爲裴仙人之蛻室俗傳仙人尸解於此。余謂李君曰世所稱神仙黃白事信有之乎。李君曰然吾嘗遊漳之天柱峯有闢而禪者絕粒可二十餘

載矣。望之色膚若冰雪強之粒弗應是豈是侶與不然何以至是。余曰卽令有之非所願也。李君曰云何。余曰首山之鼎仙乎堯舜則否矣不謂不黃帝若也。騎青牛浮紫氣仙乎吾孔氏則否矣不謂不老氏若也。說跨箕尾烈不永於伊呂良遊赤松名不高於南陽凡世之行名能極其所至者皆仙也。其死而不朽者皆仙騷之屈賦若史之兩司馬文之賈韓歐蘓詩之李杜亦然假令是數者無一焉。白日飛昇何益於我。李君無以難第命之曰酌。

許鍾平文集

卷一

八

酌已復由祠右至下洞洞卽紫澤君所居處也。又有董仙人之遺蛻在橫而南爲南臺臺後石壁千尺嶙峋觀者目眩。李君則又津津譚牛首也。余北遊時未嘗道金陵不識牛首作何似。無以應臺賓紫冒拱溪流若帶其東爲大海海浸扶桑日月所出浴俯臨郡城萬雉錯綜在腋下城中有二浮圖最勝。李君則又譚金陵十二層浮圖也。余亦無以應。李君好奇其爲文善挾微則又操其勝於常聞習見之外其持論亦若是云。余曰是山之有名舊

矣唐宋以前至以名吾郡然山重郡平抑亦郡重
山也夫天下之爲奇山若水者豈少哉多遠棄於
荒僻寂寞之野樵夫牧豎之所嬉高士偉人過者
未嘗問則非其勝弗若所處地弗若也由此觀之
天下之爲山靈者亦有幸有不幸與李君領之遂
從臺之東攀緣石隙而下爲詹亭爲彌陀寺二所
雜客旁午不可以入山下有泉清美甃石爲井李
君再邀余酌石上酒數行笑謂李君曰泉不仙胡
久耶李君亦大笑而歸由他道薄暮抵我書齋中
許鍾手文集卷一
李君遂別去齋卽唐國子博士歐陽行周讀書處
也蓋是時與余數過從對壘譚藝者惟李君
說

古硯說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
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
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毀予聞斯言
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爲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
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

耳豈知其必不毀不損必至於今而爲古耶蓋至
於今而後知其爲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
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
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
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醉
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
足被僂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
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
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
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
效之於是士之射利求進者一窮極其所無以諂
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
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遂必盡效
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
人同好而已夫旣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嘵嘵然
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
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
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

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與同館訂志文

今夫志之在人。也猶志燕而燕志越。而越志一定。而終身之業從之。然燕之適者。誰能勿車越之適者。誰能勿舟欲適燕而南。其轍適越而北。其首必不得之數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志。真有志者。則必具舟車盛糗糧。問道於常所來往。而後可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非先民之言乎。而愚則以爲志與學。非二事也。伊與顏。非二學也。顏子卽簞瓢自給。理亂不知。而當其爲邦之問。慨然欲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虞韶。揖讓而治。天下則未嘗一日而忘伊尹之志。伊尹卽伐夏。救民功在牧野。而

乃其耕莘樂道。誦詩讀書。則未嘗不與顏氏之學互相印證。於千百世之下。學者學其所志。志者志其所學。志者長駕遠馭。萬里一息之胸襟。而學者其所由以致遠之具也。孟子之言。士曰尚志。而舉其實曰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惟備大人之事。而後稱士之志。則有志者。果不可以無事矣。三品之說。自古稱之。或志道德。或志功名。或志富貴。雖所志不同。而其不可以無事。則一世豈有踽踽而居介介而立。不能卑疵纖趨。陰陽窺瞰。乘人以闢捷而得爲志富貴者乎。則未有鞭之不動。笑之不前。柔如繞指。隨如轅駒。而得爲志功名者也。亦未有德性之不尊。問學之不道。聲色貨利之不能不邇。不殖富貴貧賤之不能不滯不移。而得爲志道德者也。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包德。德與仁與藝而爲道。其道乃大志。合據與依與游而爲志。其志乃真。彼世之棄焉而不學。學焉而弗要其成者。其志槩可知矣。陽明子有言。學莫先於立志。志立而學半。吾則以爲志莫要於植學。學植

而志全

許鍾斗文集卷一終

許鍾斗文集卷一

許鍾斗文集卷二

同安許 獬子遜甫著

秀水周應慶九真甫校

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論曰主德之最熾者莫如公最靈者莫如私而孰知卽私之可以爲公也最喜者莫如廣大最病者莫如狹小而孰知卽狹小之可以爲廣大也故善論治者論大小則不復論公私蓋以自私之心而

許鍾斗文集卷二

大用之雖私亦公矣論公私則不復論大小蓋以狹小之心而公用之雖小亦大矣今天下大物也而家爲小然以家爲家則小以家爲天下則小而大而以天下爲家則爲大於其小也天下公器也而家爲私然以家爲家則私以家爲天下則私而公而以天下爲家則爲公於其私也先民有言實獲我心請得而申論之夫家之說何昉乎天全以所覆付一人而號令之而受所付以續服者曰天子則天爲父君爲子也以子承父則有家王者

膚面受貢以撫方夏而爲所撫者曰如保赤子則民爲子君爲父也以父字子則有家君有冢子謂之家督督天下者督吾家者也君有輔弼謂之家相相天下者相吾家者也京師吾堂奧也諸夏吾庭戶也四夷吾藩籬也白叟黃童黔黎蒼生爲吾家衆蠕動喙息含齒戴髮爲吾家畜其含哺鼓腹有歡娛而無怨詈則吾之家事治其十室九空啼饑號寒岌岌然有土崩瓦解之患則吾之家道窮也故善爲天下者爲之於家善爲家者爲之於天

下大不可謂小故卽小可以爲大公不可謂私而卽私可以爲公何以明其然也今夫萌隸微也奔走禦侮竭力出賦稅以給公上不曰爲天下而曰赴公家之急自萌隸而上爲州牧侯伯百揆四岳亦微也受王之命分猷宣力苟利社稷知無不爲不曰爲天下而曰策勲於王家則是天下之爲家也不惟天實奉我且人實予我不惟以全家賴我且以富家屬我齊家責我賴之而不得屬之而不副責之而不效則又以無家尤我夫以天下之賴

我屬我責我者如此其切則我之爲所屬所賴所責者又烏可緩也是以一念之兢兢業業惓惓懇不敢先吾家後天下內吾家外天下逸吾身勞天下豐吾家悴天下而不敢以天下爲天下吾家爲吾家層臺曲房金櫺碧璫吾不言麗而曰吾家當有宵啼露處者何以庇之列鼎俎酒醢肉陵吾不言醢而曰吾家當有半菽拾橡者何以調之蛾眉皓齒爭妍取憐吾不言娛而曰吾家當有此離興歎者何以使偕老九彩七裏龍文霧縠吾

不言華而曰吾家當有鵲衣百結者何以使卒歲一事足以素舊章則曰吾家自有紀綱奈何當吾世而變亂一動足以傷雅道則曰吾家自有風化奈何當吾世而敗壞一獎一擢足以辱名器則曰吾家自有體統奈何當吾世而陵夷一推一酈足以竭脂膏則曰吾家自有積儲奈何當吾世而蕭條蓋以天下爲天下則我可宴笑人可向隅我可歌舞人可籲天而以家爲天下則吾老以及人老吾幼以及人幼矣以家爲家則平準可設閭閻可

稅封榛可藏手實可行而以天下爲家則獨樂不
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矣唐虞而下治以成周爲
盛武王克商除煩去苛與民休息鹿臺鉅橋與天
下剖分而食之施及成康奕世載德無忝前人故
後世稱周道之邈隆不云周天下而云忠厚立國
莫如周家蓋周惟見於家與天下之合故雖界以
九州劃以千八百國而愈分愈合治安數十世而
未央秦惟見於家與天下之分故多瘠民以自肥
薄民以自厚雖以千八百國之衆共事一人而愈
合愈分不二世而遂亡至於天下亡而家亦卒非
吾有矣言念及斯可爲永鑑然則後之有天下者
奈何以小而妨大還以大而妨小以私而害公還
以公而害私而使千百世之下且以我爲前車哉
抑伊尹有言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曰始曰終蓋言
本也其言本者何天下爲家者王度也度不廣則
偏眇施由親始者主術也術不精則倒置而亦卒
歸於偏眇蓋自古未有家亂而天下理者家攜而
天下附者亦未有不用情於家人而能推恩於天

下者本得末得本失末失如響應聲孟子曰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論治者又當
以是爲準

本朝忠質文所尚安在

自司馬氏爲忠質文之說曰夏之俗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宋人沿之遂爲定論而愚則以爲非定論也而尤不可以定夫千萬世之立國者夫所謂尚云者論世運乎論人心乎總論元會運世之終始乎抑專論一代之終始乎如以元會運世之終始論則大凡三代以前未有不忠質者而其後未有不文者夏商雖忠質諒不加於櫜楸土鼓汗樽桮飲之世周雖尚文諒亦不至如輓近之濫觴也如許鍾手文集卷二十

以一代之始終論則自其初爲禮樂法制之人未有不忠質者而其後未有不文者夏商雖忠質而峻宇雕牆敗度敗禮之傲已見於一再傳之後周雖尚文而康誥酒誥無逸君陳諸篇君臣上下動色咨嗟未嘗不以沉酗奢麗爲炯戒也此以知殷受夏周受殷未嘗不同受其敦龐醇固之遺周鑒殷殷鑒夏亦未嘗不同鑒其末流之弊知此而我朝之所尚有可得而論者矣我朝制禮立法上規黃虞下采唐宋兼忠質文之全

包夏商周之美固已彬彬無復遺議而

列聖相承恪守鴻規亦未有作聰明亂舊章遂如三代之季世然世既自初而盛氣既自歛而舒人心既自狹小而廣大則其間先後之節次亦略有可言者如官府之費昔也簡而今也繁縉紳編氓之習昔也朴而今也華文章之體昔也雅而今也浮諸如此類未可殫述大約洪宣以前服膺新去人習朴茂渾如鴻濛之初闢時則忠質多而文少正嘉以後風氣大開鉛華日暢如室加薨如玉就琢時則忠質少而文多收繁莫若以簡收華莫若以朴收浮莫若以雅此豈非今人公知之而公言之與乃今日則又有可言而不可知者繁之極而簡裁冗員矣省匪頒矣斬賚予矣則可謂已簡矣欲以收繁而繁乃彌甚華之極而朴甚至車敝馬羸斷革修齋幾於虎豹而犬羊則可謂已朴矣欲以收華而華乃彌甚浮之極而雅學兩漢矣學六經矣又學墳典矣則可謂已雅矣欲以收浮而浮乃彌甚其故何也則古人以文文其忠質而今人

以忠質文其文古人語忠質則真忠質語文則真
文今人則并其文與忠質而皆偽也真能忠質可
以從中而生文真能文亦可以返而之忠質此三
代之所以爲三代也偽爲文其文不足以爲飾不
獨忠質病而文亦病偽爲忠質其忠質不足以爲
基不獨文病而忠質亦病此今日之所以爲今日
也人謂救繁莫若簡救華莫若朴救浮莫若雅吾
則爲救偽莫若真夫使斯世皆能以真文而返之
真忠與真質則隆萬可以爲洪永而我

許鍾文集卷二
朝可以爲三代矣

王者必世而後仁

自古有以仁言心者矣亦有以仁言人者矣而未
有以仁言天下者以仁言天下自夫子之論王道
始然而知一人則知天下矣夫天下猶人身然人
之一身必自心而意而九竅四肢百骸無一毫一
髮之不協於理而後可以言仁故聖門論仁智廉
果毅富強禮樂皆可強取惟仁也不可強取類必
由積累之而後成涵泳之而後化而況於天下乎
天下大矣剛柔遲速殊稟奢儉隆朴殊習智愚賢

許鍾文集卷二

九

不肖殊品宮闈畿甸侯衛要荒殊勢王者之於天
下非能人人而戒諭之如心使意如意使體天下
之於王者亦非能人人而喻其神如九竅四肢百
骸之聽意意之聽心於此而欲使之聯合爲一氣
融通爲一脉雖有王者其勢不易而且夫所謂王
者非盡承積德累功之後重熙累洽之餘可以因
襲而易爲理也蓋亦有淳澆朴散改絃而更爲調
者彼其俗既薄矣而欲返之厚則難既異矣而欲
返之同則難既華矣而欲返之質則難既詐矣而

微遠之忠則難譬如安行利行勉行三人者而並
爲仁而在安行之士卽行卽仁畧無歲月漸次之
苦而利者未必能也勉者又未必能也而況於天
下天子存見於天下之難爲仁而仁之難以遍天
下也故隱括其數而斷之曰必世謂之曰必世後
仁吾因是而知王道之大也非若驩虞小補之易
爲功亦猶人心之難純也非若智廉果藝富強禮
樂之易爲取也後之人主而無志純王之治則已
人主而有志純王之治則見小而欲速其功者信
許鍾斗文集卷二

不可哉或曰夫子嘗有言矣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而傳命速於置郵不已速乎又何稱必世也曰
此卽微仁仁至之說也欲仁仁至可以名之曰日
月至而未可卽謂之仁人則夫朝施暮及之化亦
僅可謂之興於讓興於仁而視夫必世後仁之仁
必有間也夫仁無小大知一人則知天下矣

性事乃其有備

善爲國家計者必爲國家懷不必然之慮而後可
以貽之安夫所謂不必然之慮者備也備於事後
見謂不可緩備於事先見謂不可已備於無事鮮
不見爲迂矣不知所謂無事云者止可謂之曰不
必然而不可遂謂之曰必不然既未可謂之必不
然則容有時而或然矣吾方玩且忽之爲不必然
而乃容有時而或然則當其或然也而胡以救之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變故之興皆起於精神智慮
所不及檢之處蓋玩忽不已且爲恣睢恣睢不已
且爲彘孽而天下之事遂至於燎原而不可向邇
滔天而不可挽回則是向之所玩且忽爲不必然
者乃今之所謂必然而不易者也當其必然也而
又胡以救之且夫天下均是事也未事而備其力
半將事而備其力倍既事而備其力又倍惟備於
無事者乃終無事至於終無事而向之所謂必不
然者乃真必不然而備於不可備矣處不必然之
時而可以圖維譬畫爲國家貽必然之安此萬全

之策也亦萬世之計也人主亦何憚而不爲是故
蜚蜚見而備旱商羊見而備水則可謂已備矣而
非備之善也善爲備者不然乃當流金焦石而爲
水備當懷山稽天而爲旱備此之謂備則可謂已
善矣然而亦非其至也其至者乃當時和年豐雨
暘時若之時而遂爲水旱之備夫爲水旱之備於
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此所謂備於無事無事
而不備者也夫惟無事爲有事之備者乃真善備
而今之備於無事者幾何人事事乃其有備此非
傳說納誨之言乎然必始之曰有其善喪厥善矜
其能喪厥功人惟去一有矜之心則知備矣不
然吾未見夫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而農不喪
厥備者也而矧於國家

許鍾斗文集卷二

十二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聖人者變世而不變於世者也自吾夫子以無可
無不可之道一聽之於時而鄉愿之徒遂爲之說
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斯不亦無可不
可而與夫子之意不異乎哉然惟其與物無凝滯
而隨時變易所以爲聖人惟其必求無凝滯於物
而與世推移所以爲鄉愿何則時者天之爲也世
者人之爲也時有冬有夏夏葛而冬裘雖聖人有
所不能違世之所尚有忠有質而有文去文以存
質聖人每致意焉天下之所謂時吾不得而知也
所謂世吾亦不得而知也吾於冬夏言時而凡爲
時者莫不皆然以忠質文言世而凡爲世者莫不
皆然故古之君子有違世獨立者矣而未聞有違
時者有動靜不失其時者矣而未聞有不失其世
者時因天而成時世閱人而成世時出於天匪獨
聖人卽天亦不得不爲時用世出於人匪獨聖人
卽少知自好之士亦能不與世爲俛仰是故消息
盈虛時也而聖人尚之往來屈伸時也而聖人付

許鍾斗文集卷二

十三

之都無思慮仕止久速時也而聖人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非從其時從其道也若世則有升降汙隆之異運也厚薄醇漓之異習也奢儉淫朴之異向也吾從其升矣亦從其降乎從其隆矣亦從其汙乎從其醇且厚矣亦從其漓且薄乎卽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亦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淫也寧朴如必生斯世爲斯世則不過爲今世之人而止矣其何以爲聖人聖人者非特不隨世亦且不矯世且不玩世亦且不憤世非特不貶道以從世亦且必欲變世而從吾之道故自其始而觀之則見其不矯不玩且不憤也而以爲聖人之推移於世要其終而論之則其不爲崖異斬絕之行若乃所以俯就乎世而使世之人推移於我而不自知也昔者大舜嘗陶漁矣而人終不以大舜爲陶人漁人孔子嘗獵較矣而人終不以孔子爲獵人孟子嘗遊說矣而人終不以孟子爲遊說人彼舜與孔子者固能以道變世而孟子者亦不變於世者也烏必與世推移乃稱不

疑不滯如漁父之說耶然則漁父之說何居曰此非漁父之言亦非屈子之設爲言也戰國人習從橫朝秦暮楚俛仰慶吊而不知羞安知不設爲此論以誚屈子如莊周所稱漁父盜跖諸篇詆毀譏訕吾孔子者乎且夫設難者固求爲可解也卽令真出於屈子吾何信焉世豈有哺糟啜醢泥揚波混醅混濁而稱爲聖者聖者固若是乎吾之所取信者孔子也孔子之係易曰遯世無悶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益不從世而從時吾取以爲法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或問太古之治有法乎曰無法烏能防亂蓋法立而民便之不若後世之煩也書稱臨下以簡是已問帝者之治有心乎曰無心烏能運法特其心主於拊循天下與之爲休息而刻急者不與焉書稱御衆以寬是已以上臨下上下之勢懸多至於疑畏而不親故臨之莫若簡以寡御衆衆寡之形分多至於離披渙散而難爲屬故御之莫若寬天下不可以無法縱亦不可以多法擾不可以無心弛

許鍾平文集卷二

廿六

亦不可以有心束無心與無法者爲佛老之虛寂非特不可以治後世之天下亦不可以治鴻荒過用其心與法者爲申商之刻覈非特不可以治太古之天下亦不可以維輓近故惟簡與寬者帝王執世之要術也可以長久而無弊曰然則兩者道不同乎曰簡與寬一道也不寬何取於簡不簡則雖欲寬焉民有弗得寬者矣今夫樹木之性欲靜而數搖扞之則弗生馬之性欲逸而盡其力焉則致聖人則知夫民之好靜而惡動好逸而惡勞也

許鍾平文集卷二

廿七

無以異於樹與馬也是故爲之以簡其道一主於簡寬者帝王之大德也簡者所以其寬者也惟考其時以璇璣測天以封禪紀地以六府三事治人以五刑五流待有罪四凶之外無他罰也二十二人之外無他舉也官省則無事刑省則無寃令省則易達制省則易遵其民幸生寬大之世含哺鼓腹熙熙如登春臺而爲之上者亦恭已垂裳而天下治豈非行簡之明效與湯之代虐也以寬而說者曰反禹之舊反舊者反其煩而爲簡也夏政之衰王道中絕蓋有煩其刑法以毒天下者矣天下之人弗堪也是故成湯除之而民說由此觀之帝王之世始未嘗不簡而後乃煩也夫政未有簡而不寬亦未有煩而不急者也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三章與民更始其治號稱寬大下至唐宋之始造亦然後乃馴至於筭輶車稅間架陌錢青苗助役制置條例司苛冗百出紛如蠅毛抑何煩以急也夫豈不知民之好靜而故欲動之好逸而故欲勞之其不得不至於動與勞者法多而民擾故

也當其法之初行也固曰何以更化而善治曰乃一時權宜之計後不爲例又曰害少而利多而孰知其弊之至於此哉由是觀之帝王之立法其意固主於利民後世之立法其意亦非主於害民一則欲以利民而民利一則非以害民而民害此簡與不簡之明效也雖然簡爲寬而設也所以治天下而非所以治身所以恕人而非所以自恕夫太簡者亦叢蠹之階也故聖門之論曰居敬而行簡

隱惡而揚善

聖人之心有善而無惡者也有善而無惡故取天下以合於吾之心亦不見惡而見善今夫赭山燔林之烈也火爲政也投之火則益焰焉而投之水則消呂梁孟門之洶湧也水爲政也合之水則益浩以蕩焉而投之火則滅聖人之心亦若是而已矣孟氏之論舜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愚以爲江河之決不惟可以喻揚善亦可以喻隱惡故昔人之頌水德者曰善下又曰能藏垢與納汙不納汙不藏垢不見聖量之大而稍着一納之藏之之意亦不見聖心之純何也凡人之匿人善者恒懼其形已之惡舉人惡者亦欲其彰已之善而聖心惟純則本自無惡本自無惡安見有惡惟純則渾然是善渾然是善則惟知有善而且人所謂善與惡云者亦非真有一正一邪一忠一佞若水火寒熱之不相入也凡其應吾好問好察之誠而來告者皆其自負以爲忠言嘉謨而有裨於明聖之萬一者也對善而言有惡之名而自聖

人視之則不名爲惡但見其理與勢之或有未然對惡而言有善之名而自聖人視之亦不名爲善但見其理與勢之不得不然夫苟見以爲不得不然則雖欲匿之安敢而終匿之不特聖人以爲當揚雖吾人亦以爲當揚矣苟見以爲偶有未然則雖欲暴之安忍而遽暴之不特聖人以爲當隱雖吾人亦以爲當隱矣故古之治天下者有曰命與討曰賞與罰曰彰與瘡曰勸與懲皆爲用人設也而非爲聽言者設若夫聽言之道則自可有命而無討有賞而無罰有彰而無瘡有勸而無懲何也言之善惡與人之善惡不同用一善人利及天下容一惡人害及天下至於言則其善足以爲利其不善亦不足以爲害惟顧吾聽者之何如耳吾聽者而以爲不然則不然之而已矣以爲不可用則不用之而已矣出於彼之口入於吾之耳何預天下事而必切切然暴而揚之以露其短以阻豪傑効忠之志乎或曰如此則於善者得矣如惡者幸而不懲而復進何曰有隱有揚則既有分別矣有

分別則知愧矣今有兩人於此其一當吾意攜而與之千金其一則否否者耻不與賞將望望然去矣奚待徵之聲色而後知夫用無心之低昂與無形之予奪以鼓動天下使天下有所踴躍而樂告又有所愧耻而不敢盡此聖人之微權也孰謂聖人之心果不見善與惡哉

陳善閉邪

人臣欲責難於君則必先密觀其所難者何在而潛想其所以責之者何術夫天下亦何足以難吾君哉憑君之寵靈天下無不受令而惟是方寸之中最爲不可効力之處蓋雖無欲而不遂而惟其無欲不遂也邪乃乘所欲而生雖無求而不獲而惟其無求不獲也邪亦乘所求而至以滋蔓無已之邪而加之以無欲不遂無求不獲之勢則信乎其閉之難矣況乎君不自閉而臣能代之閉乎盜攻主人主人見盜而閉戶閉愈力盜愈至能保無害者百之一也至主人閉戶迎盜盜客能從旁止之使保無害者則萬之一矣人臣而欲閉邪於君豈可犯不可必得之勢以希冀於萬一乎所恃以救之者曰陳善而善之與邪戛乎如冰炭之不相容也蒼素之不相入也百貨陳於名都見者未必能知知者未必能售况欲使之舍所好而從我則豈非難之難哉乃其所難者則非繩君之難而自繩之難亦非以善自繩之難而君欲以善繩我則難

許鍾平文集

卷二

三

也今夫邪起於君其勢順邪起於臣其勢逆君爲不善其勢順臣爲不順其勢逆君有一善當臣之百臣有一邪當君之百臣不能去所逆以事君君安去所順以從臣傳說有言木從繩則正其從繩也則繩之自爲可從也繩之曲而求木之直者世未之有然已正矣而不積誠以動之則君不孚誠至矣而不相機以授之則君不納蓋聞之陳善於君者如陳水陸之珍而薦客水陸雖具珍羞雖善主人不嘗客不飽則吾先正已之說也又如陳犧牲玉帛柴燎而享神犧牲玉帛柴燎雖甚豐腴齋肅不至神不歆則吾先積誠之說也而善之與邪角也又如陳師而迎敵雖有百萬之師桓桓如林而無此亢擣虛形格勢禁之術則童子能操戈而逐之則吾先相機之說也要之機猶難矣機有似緩而實急又有似急而實緩有似利而實拂又有似拂而實利若可知也若不可知也若可知也若不可言也得此術者百進而百投失此術者百進而百不遇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又曰惟大

許鍾平文集

卷二

三

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能知格君之術者則可以
語陳善矣

格君心當自身始

孟子有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大人者
正己而物正者也夫天下亦烏有己不正而能正
君者乎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臣以下皆然而况君乎君之於臣勢相萬也左右
便辟之人逢迎而求中其歡亦相萬也臣有善君
得賞之臣有過君得罰之居君之上而操賞罰之
柄以震懾其非心者寧復誰人所恃以震且懾之
者不過曰天曰祖宗曰天下萬世之公議至有以
爲天變不足畏祖法不足循人言不足恤而人臣
之術窮矣是故君有一善當臣之百臣有一過當
君之百非君之可以無善而有過也則以臣之爲
善易而君之爲善難也臣欲遂過其勢拂而君欲
遂過其勢順也臣不能自勉以所易而欲勉君以
所難不能去所拂以自律而欲去所順以律君苟
君以此而詰我我其何辭臣之於君尊者乃稱師
保而其實不過與一命之士同委贄而爲臣徒言
之教雖師不能得之弟子而况名師保而實臣者

耶夫苟身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欲言投珠抵璧之風身無集衆廣忠之誼而欲言懸鐸設韜之美自身好矜伐而欲責君以持盈自身好佞幸而欲責君以去讒自身好慘刻而欲責君以大度自身好舞智而欲責君以推誠必不得之數也非徒不得且使君心我疑而我薄君之疑我薄我其害小君以疑我薄我之心而故爲不善以間執臣下之口其害大是故克勤於邦克儉於家禹之所以爲禹也而後可與大舜言克艱一介不取千駟不視伊尹之所以爲伊尹也而後可與太甲言一德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而後可與成王言無逸彼舜固生而聖者而太甲與成王則豈易格之主哉故人臣之於君幸而遇舜之聖不扶而自直不削而自正其用心易其成功逸不幸而遇太甲與成王則功勞而心苦然而其不可以空言效一世易者如此苦者何如逸者如此勞者何如而伊尹與周公又所稱顧命之元勲與懿親之叔父也其爲元勲與叔父者如此其非元勲與

懿親者何如故夫以草茅與漂之士而一旦欲任師保弼丞之責其事勢百難於伊周而其持身兢兢亦當百倍於伊周嗟夫爲臣至於伊周其亦可矣其愚以爲競業又當倍焉則信乎爲臣之不易也

評延篤仁孝

昔漢延子者論仁孝行於世原本後先參合同異
芻引曲譬援古證今可謂至詳且密無復瑕瑜然
愚竊以爲篤猶未離乎漢儒之見也漢之爲儒者
大抵工於註疏而疎於理解沿其流而忘其源習
之而不察將使後之學者知心而不知性知浮慕
爲仁孝而不知其所從入之端故不得不辯夫今
大河之流也渾渾浩浩潛積石倒孟門效呂梁疏
之爲伊洛渾渾濶導之爲汶泗濟潔何莫非河然苟
未嘗登崑崙汧于闐而窺其渾渾浩浩之所從出
終不可以言河源故夫沿其流而忘其源延子之
所以有遺論也延子之言曰孝在事親是也然孔
子不云乎孝也者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旣已塞天
地矣橫四海矣事親果足以盡孝乎曰仁施品物
是也然孟子不云乎仁之實事親以事親而爲仁
之實品物果足以盡仁乎事親不足以盡孝夫孝
也而僅可謂之德歸於己乎品物不足以盡仁夫
仁也而僅可謂之功濟於時乎自古仁人必爲孝

許鍾文文集卷上

五

子孝子必爲仁人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宰子
以食稻衣錦忘其親夫子深譏其不仁吾未見夫
仁之爲枝葉而孝之爲根本也仁之爲四體而孝
之爲腹心也且其言曰二致同源總率百行旣已
有二矣安得爲同且其所謂源者何在而所以率
之者又何物也吾以爲仁性也孝則吾性之發端
好生如傷子元元惠鰥寡施及昆蟲鳥獸草木則
吾性之芻蕘充塞譬如果之有核從核得芽從芽
得幹從幹得枝葉華實當其未也雖一核之微而
枝葉華實種種生意已包涵於其中然指枝葉華
實而謂此核之作用則可遂謂之核則不可夫以
果木之有枝有葉有華有實而遂謂之核猶以人
之能子元元惠鰥寡施及昆蟲鳥獸草木而遂謂
之仁也吾不知其所謂源者何在而所以率之者
何物也夫見道而不見其源者未始不爲支離汗
蔓之論以誤天下後世夫子之稱管仲曰如其仁
如其仁蓋有感之言而延子遂以是仁屬之仲也
若曰仲能如是是亦足以盡仁矣由是觀之延子

許鍾文文集卷二

完

之視仁同淺矣則其爲此論也何惑

羽翼已成

昔者留侯招四皓定漢太子盈人皆以爲脅余曰非脅也良蓋窺帝之欲而順以導之者也何以知之曰以帝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之愚戚氏也然而帝之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悟主固非一竇大都中其所病不可以得志叔孫腐儒也不通時變而漫以尋常書生之談爲帝道說此何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非爲戚氏也爲呂氏也非爲如意也爲太子盈也呂氏以鳴晨之資險巇之謀剝信刺越令功臣人人解體是撤太子之羽翼也太子柔脆中外稔聞其所爲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辱以鼓舞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是太子亦未能自生一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怨且忌之者多而羽翼之者少則中原之鹿幾何不爲他人羹此帝之所慮也淮南之變帝不自將而欲將太子豈帝平生之英風猛氣至此而蕭哉亦欲其破賊立威名而遺之羽翼且翼以成之也蓋至於太子不將帝卒往而帝之欲易太子之心

始決然帝沉幾者也樹子未易而輕播青衣逆鱗之規數陳而金珎之意益章蓋亦故爲此意以觀中外將相士大夫屬係太子之心謂何耳周昌諫帝心喜矣叔孫諫帝心又喜矣迨至四老人者松顏鶴髮翩翩左右追隨大爲太子張羽翼帝之心益喜太子之能得士益喜吾之有子爲可付天下事無憂矣故雖逆其父而翼其子帝不憾也雖輕士善罵之言近於顛願死太子之言近於劫帝不憾也帝之所憂者憂太子之聲控豪傑顛倒賢俊

許鍾子文集卷十

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攜心於太子非憂其死太子也故曰煩公幸卒調護此帝之肺腑也語戚氏曰彼羽翼已成不可動亦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四皓也以真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真此則帝之權數神機所以爲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諍者也或者謂帝晚年心蕩溺愛尤物大本旣搖佗僚不堪似爲迫於羽翼之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王也噫可作

喜太公之在鼎上也頗可作笑伏弩之中也傷胸可作捫足孰謂神機權數如帝而不能以幻言愚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禿翁也帝果惡其羽翼除之易耳卽令不除而彼以八十濱死之人欲爲太子張羽翼於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朽矣吾豈真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所以中帝心帝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房而後之論者亦曰留侯善藏其用嗚呼惟善藏其用此其所以爲子房也

許鍾子文集卷十

五

范增

昔蒯子瞻著論譏范增見機不明去不早以爲義帝增之所立也卿子冠軍義帝之所置也增之義當與義帝共存亡而當以卿子冠軍之死不死爲去就此可謂知大義矣而未可謂知范增者余曰禹之殺卿子冠軍也蓋范增之謀也何以知之曰於其欲殺沛公知之沛公與宋義俱北面受命懷王以救趙一以西入關而入關之命尤重沛公可殺義獨不可殺乎殺沛公也不知有義帝而殺

許鍾文文集卷二

范增

卿子冠軍時獨知有義帝乎增以爲能立義帝者項氏也能勸項氏立義帝者我也宋義以么麼豎子一朝據其上而指麾之若犬羊然非惟項羽不能堪增亦不能堪矣增人臣也而不能堪其君之所置之將而欲殺之謂義帝獨能堪一范增乎且殺卿子冠軍後增又何功而稱亞父也然則非帝殺增則增弑帝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余故曰義帝之弑亦增教之也增蓋以義帝爲項氏之芻狗始則借之以定天下旣則去之以定項氏而不知

項氏之亡實始於此愚以謂至此增益悔之晚矣爲增計者項氏可輔則羊氏必不可立羊氏可立則項氏必不可輔夫羽之標悍猾賊必非久在人下者項梁不死羽之弑不弑未可知也而何有於他人且項氏雖可以興楚而楚人不可以有天下懷王之死雖不以其罪而文武成莊之強實不以其正天下誰能思之增惟必立楚以令天下故爲燕者立燕爲齊者立齊爲韓趙魏者立韓趙魏蜂起紛紛未知其所一高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不知羽惟用增所以亡也嗚呼使范增不用義帝不立則當時之號令天下者獨一項氏子耳必不有救趙之命而令沛公先入關必不有繕素之舉而令沛公至彭城然則沛公之得以正名而蹙楚與天下諸侯之敢於叛楚而爲漢皆始於義帝之立與義帝之弑則其敗之者皆范增之謀也夫增何以稱人傑哉然則爲人傑者宜何如曰勸之以仁義而禁其詐力任賢使能據咸陽而天下此帝王之業也夫義帝雖不立可也

許鍾文文集卷二

范增

孟嘗君

古今論四君者率以田文無忌爲首稱然觀其爲人則猶之乎薰蕕也夫田文樹交以奪嫡舍垢以市恩希象牀於楚盜狐裘於秦諸種種醜行爲君子所羞者至不可縷數而究其罪則未有若不救齊之甚者也齊固文之宗國也文父子繼世席封三分全齊之地而取一焉彼其數十年間偃然握符食采撫其人民而利其後嗣者果誰之賜乎齊先王之賜也今雖嗣主不肖遠棄親賢而先王之遺澤猶在也文爲國宗臣田氏安則興之俱安田氏危則與之俱危勢不獨存也抑亦義之無所逃者方湣王之亡也故宮有忝離之悲孤嗣無城旅之寄大呂故鼎顛頓於燕郊宗社大臣獻俘於燕廟死者含百年之耻生者負九世之仇文不念齊先王則已文一念及先王其能恣然乎哉文於時爲魏相其權足以救齊其親幸用事又足以請師於魏王魏王不聽則宜縞素哭慟自言身爲臣子必不敢孤恩於齊偷安於魏以負先王先公之靈

許鍾手文集

卷二

五

以爲天下羞魏王果有人心者則無衣之賦其庶幾乎若又不聽則又以唇齒之勢令其賓客遊士反覆以開王心終必得當以報齊而後已耳顧乃雍容顧望坐視而不爲之所果何說耶將以昔日之見遂爲恨乎則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睨見黜而奔師踈逃且然何論懿親哉如以爲勢之不可爲也則樂毅以強弩之餘而羈縻於外田單以背水之勢而死守於內誠於此時併力合從內外應援破之如拉朽耳且謂田文能以顯名嚮用於魏而不能請師於魏王能以齊魏之師深入虎狼之秦而不能用以摧弱燕於羸億之後天下其孰能信之一旦安平君臣復齊國襄王卽位君齊吾不知田文將何面目以見新君將何祝辭以謁宗廟神靈又將何置喙以謝天下史稱蒙驁伐魏魏王請信陵君於趙信陵畏罪欲毋還毛公薛公立責其罪而歸之惜乎孟嘗君旣無宗國之恩當時又無毛薛二客爲之責其罪而歸之齊者故孟嘗君信有愧於信陵矣乃孟嘗君之得士不尤愧於信陵

許鍾手文集

卷二

五

之客耶

許鍾平文集卷二

手

屈平

論者以懷王棲秦責屈大夫之不死諫嗟乎此言忠臣與君存亡之義而教之以死塞責則可耳非所以工與謀楚而計其必無患也大夫苟有策可以存楚使社稷無廢主而吾身無廢忠則諫之可也不諫之亦可也何也大夫欲諫王無行則必以商君公子卬之故爲說於王然王之入秦直孽於藍田之禍而不敢絕秦歡也秦人之不可信則不惟大夫知之王亦知之也其知之而敢以往者則徂於黃棘之盟而未至以爲必無還也王之意以爲秦歡方講赴之未必有變而絕之適挑其怒大夫內自度既未能有以支秦之怒而又未能遙指武關之伏甲以摘秦之奸則何以禁王之行乎且大夫疏屬臣也能遽奪愛子之請乎故吾以爲諫雖也雖不諫可也然苟不諫而聽王之去則將黔中巫郡夏州海陽之甲募死士數百偕王武關以當秦人樽俎之變乎曰又非也此則內自虛而外無救於敗亡也吾計秦人之劫王非欲

得王也欲質王而求割地也不然則欲乘郢中無
主人心危疑而潛師以襲楚之虛也大夫爲王計
宜馳一介之使請太子橫於齊擇楚之大姓若昭
屈景氏之賢者輔之且與之約曰謹厲而士馬繕
而城池夙夜戒嚴以俟王還王卽還大善卽不還
也宜善撫國家卧薪雪憤吾祖宗風櫛雨沐之地
尺寸不可棄也以此聲言於秦使秦人知楚之有
備而又以身殉王單騎入關使秦人知王之不足
爲楚重此之謂先人伐謀秦必無意於襲王王必
許鍾文集卷二
脫然無患矣倘或戎心叵測變起倉卒則宜從容
言於秦曰秦亦何利吾王乎王留秦則咸陽一布
衣耳必不能使楚人割地而賂秦而地不入而殺
之楚人且稱君父之仇而與秦爲難秦亦何利乎
王乎夫秦方修桓文之業號令關東之諸侯柰何
執一空王而重疑天下心耶吾意豺狼之性雖嗜
利無恥未必不可以利害說也說之而得行是王
猶脫然無患也何也自懷王客死之後天下諸侯
痛心疾首惡秦之二三其德也咸會盟不敢親秦

秦蓋悔之晚矣使大夫當時以此說反覆開論於
秦王安知秦人不改館楚懷而致七牢之饋耶故
仲尼之歷階而卻萊人是以義動之也陰飴甥之
對秦穆是以人心挾之也趙卒之說燕是以勢禁
之也吾內之有守祀承祧之嗣君則人心可戢外
之有會盟同惡之友邦則大義可明而又藉之五
千里之侯封百萬之甲卒十年之積聚則左提右
挈之勢可立不知聲此以陰拆奸萌預消外侮而
欲區區掉三寸之舌以返北轍之駕吾知其無能
許鍾文集卷二
爲也故諫之而王聽則禍在國諫之而王不聽則
禍在王禍在王則楚辱禍在國則楚削大夫爲楚
宗臣亦何擇於二禍哉澠池之會有嚴將軍爲之
嚴備故趙王可以揚威於鼓缶鴻門之會有樊叅
乘爲之抗辭故沛公可以脫厄於示玦武關之會
惟不嚴備以重楚又不能抗辭以拆秦故以堂堂
荆楊之君而不免寄齒於西陲是非王聽之不聰
而大夫謀國之不智也憤鬱悲傷又誰尤焉雖然
入秦之駕雖不可返而嗣子猶在也構李重傷夫

差雪耻燕噲殂醢子平焦思自古君父之仇敵以
下無不報者大夫宜以此義激諫於王使之達咫尺之書偏告諸侯合縱締交叩關而攻秦事濟則
先君之恨可洗不濟亦可明吾志而伸大義於天下豈宜懟君怨國徒憤斯世之汶汶而默無一言
救耶故大夫者忠有餘而志不逮其罹貝錦之奸而卒葬江魚之腹中無惑也

蘇老泉春秋論辯

論春秋者曰夫子春秋以與魯魯周公之後也夫子思周公而不得見而與其子孫以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嗟夫魯周公之後也周非文武之後乎虞之陳夏之杞殷之宋夫非舜與禹與湯之後乎天子思周公矣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亦夫子之所宜嘉且樂而不能一日釋諸懷者而奚獨忘之耶至於文武以神聖之資承帝紐王綱綿綿幾絕之際監古酌今紹明闡聖制作煥然大成而又爲詩鍾季子集卷十一
周家八百年締造之祖則夫子之所宜致思又何如者今必奪周以與魯奪天子以與諸侯奪諸文武之正支以與文武之臣之孫子反倫悖訓莫甚於斯後世卽以專以妄罪孔子孔子何以置喙於天下周公雖聖不先文武平王雖不肖不下隱桓以後之公周公不敢以其聖加文武而隱桓以後之君乃得以其不肖加平王此又理之必不然者曾謂孔子爲之耶孔子而與魯以天子之權則魯之郊之禘之雉門之兩觀不當疑其僭而季氏者

亦周公之裔也魯可僭周季亦可僭魯八佾之舞不當譏其忍然而僭也忍也夫子且佗條而不堪焉則非與魯以天子明矣然則春秋之作將誰與乎曰天下無君天子之權魯不能有也周亦不能有也而有道者有之道非孔子之道而文武周公之道也亦非文武周公之道而天之道也以文武周公之道而賞罰文武周公之後人以天之道而賞罰乎天之子與夫天子之臣庶其理直其辭順奚病而不可如曰位公也道私也吾有道不勝位之說則舜禹之禪也湯武之放而弑也其初亦非有天子之位也然且爲之而不疑天下後世且安之而無譏者亦曰道在我故也道之所在舜可以擅唐禹可以擅虞湯武可以擅夏商孔子亦可以空言擅周家之賞罰夫空言之與實事也相去則亦遠矣誰謂舜禹湯武以實事得孔子以空言失與舜禹湯武孔子之所爲皆以天下古今所有之理行天下古今所無之事故知者以爲常不知者以爲怪以爲常則求諸道矣以爲怪則求諸詭矣

夫智者信道不信詭

功人

昔者鹿走秦郊瞻烏爰止勝廣之儔斬木揭竿群
噪逐之列卒滿澤罟網彌山高祖與蕭相國實從
鞭弭於中原然而強不羽力不布彼不耳餘會鴻
門獵滎陽京索間卒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幾
危者數矣而中原之鹿卒爲劉氏羹冊勲行賞論
者以爲何之功居多而帝亦曰丞相何吾功人也
維考其時從定咸陽蕩窠穴也收圖秦府寤秋駕
也數漕轉關中粟給山東軍興用不乏具糗糧飽

許鍾平文集

卷二

信猗而搏兔狡也厥功楚楚翼翼巍巍哉哉西
京之紀錄而大者乃在舉淮陰侯信一事夫信漢
氏之韓盧也超軼絕塵若亡其一方其弭耳城下
搖尾漂門僉曰是狸德也執飽而止歸楚楚人操
戈就漢漢人械足何獨持而獻之於王王就相之
大奇其質解其纓縻飽之藟黍俾得馳逸卒於郊
關林麓塏起百武齊奔或群或友伏榛翳莽魏趙
者叩叩距虛也齊者駒駘也楚者蠅蜋窮奇也龍
且者龜豹也成安君者東郭饒也鼻口相呀蹄爪

交峙耽耽焉思以肆其搏且噬之毒王乃命盧駕
宋鵠東下爲之賦盧今而遣之擊靈鼓舉烽燧儵
狎淩淵雷動燦至蒐大梁而徼郤安邑薙井徑而
割鮮泝水狩瀝下而強田之宗亦奔觸鬣伏俛首
而就羈射中獲多掩草蔽地此一發之功也而掩
兎麟鹿射麋貉麟者何人發縱指示者又何人也
若垓下之獵以必闕之獸負嶠而處全躍則噴吼
震動嗥咆則風雲變色硠硠棱棱若華岳不周之
將崩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辟易而莫之敢撓卒乃

許鍾平文集

卷三

伎伎斯奔授首江涘洞胸達腋將割輪淬江以東
無不饜其肉而寢處其皮者此再發之功也不知
其轉蠅蜋而軼窮奇者何人而發縱之指示之者
又何人也蒐苗既終獵人獻功取其血管與彼脾
臑以享列祖以洽百醴主人乃召獵人而賜之五
鼎之調曰今日之事獲若兩獸惟爾之功獵人亦
飫而詫曰今日之事惟余之功爲最蓋其識韓盧
者獵人也能用獵人者主人也韓盧不遇獵人終
困檻餘之糠粃獵人不遇主人亦技窮而無所施

宜乎何與高帝卒相保以成功終劒屢斯煌帶礪
無驚寵冠群臣而澤流苗裔也雖然信之奇何顯
之何之功亦信成之楚漢五年之獵忤心猶不悛
高祖獵雲夢而良子斯橐呂氏獵關中而走狗乃
鏖漢固少恩何亦匪厚五鼎之調何獨飫之何能
無惡心乎昔會稽之棲蠡舉種治內拮据二十年
越用以冒沼吳之後蠡遺種書使去越而自身歸
江湖當世知之噫使何與信終始如是吾無間然
矣

山東得意者三

昔劉友益稱山東之得意有三夷考其故孟嘗一
戰而復河東之地信陵再戰而解邯鄲之圍三戰
而走蒙驁於河外此山東最得意之勝事也然以
予觀之秦自孝公以來稍稍蠶食山東山東之君
小戰則小劒大戰則大劒非遷徙而遠禍則割壤
而求和也山東之士民自曾祖至於玄孫世非靡
靡而膏秦之鋒鏑函首而登秦之几俎則相與累
累然而匍伏爲秦俘也夫以數千百戰之敗劒而

僅得三得意焉固非山東之幸也然予嘗檄其曲
折則山東之人人實未嘗得意也何也邯鄲之却
秦軍未償長平之敗也河外之戰雖稱追奔敗北
而伊闕之耻未復也且秦地半天下而東與趙魏
接壤秦人戰勝則席捲長驅藉其土宇以爲郡縣
編其人民以爲黔首不勝則閉關而守之不見反
噬之虞趙魏雖戰勝秦然而東支西傾竭天下之
精銳僅乃紓門庭之憂宜以爲吊不宜以爲喜也
今有盜劫主人者主人顛頓倉皇號召鄰里出死

力以拒盜盜去主人幸無事矣然而鄰人必吹笙
奏鼓漣酒再拜以相賀則主人必且愀然而不樂
何則功因禍而生則功禍自不相掩也且山東必
得意於邯鄲之戰則趙奢之救闕與非與必得意
於河外之戰則李牧之戰宜安走桓騎連却秦師
於番吾非與得意則俱得意不得意則俱不得意
又何舉此而遣彼與孟嘗君以三國之師含憤入
秦秦人狼狽失險而不守亦庶幾一時之雄也而
河東一城既得之後卽捲甲頓戈而反之何也不

許鍾文文集

卷二

五

知此河東三城者果出於秦地乎抑故山東之地
乎秦人予我河東者果愛我乎抑直畏我乎爲三
國計者和秦而止受河東利乎抑毋和而取咸陽
利乎是秦人取三國之地以與三國三國亦自取
其地以和秦在三國之人徂小勝而忘大計者固
得意於三城之旣復而秦人內計亦未始不彈冠
鼓踵得意於三國之易餌而自必以爲無虞也故
近則蜚芻輓粟疲師遠鬪內自虛而外無損於敵
人之毫末遠則一日縱敵而遺數世之患若此者

以爲得意耶不得意耶故嘗論之信陵有取秦之
才而無取秦之勢孟嘗有取秦之勢而無取秦之
志故雖少售一時而迄無成功何也趙魏固積衰
之國也其王則孱主也邯鄲之舉欲借趙以攻秦
則趙人方新爲秦孽其勢必不能河外之舉欲用
魏以攻秦則魏王之爲人也多忌而卽讒可與共
危而不可與共安其勢必不信若夫孟嘗君入秦
破殺函絕河渭關中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夫秦人
平日所恃者獨此秦關百二之勢虎視狼顧以凌

許鍾文文集

卷二

五

厲乎天下今日窠穴已破戰不足以爲威守不足
以爲固其氣必奪而計必窮若然一掃而俘之猶
制嬰兒於孟賁之手騁千里之逸足而馳康莊也
豈不易哉豈不快哉咄咄鄙夫雞狗爲群氣薄而
易怠量淺而易盈彼以爲吾齊國一公千耳一旦
駕三國之師深入虎狼之秦而反連獲三城以歸
於此之時振旅凱旋揚揚入國已足雪耻秦庭誇
耀山東之豪傑而奚暇論大計哉卒之三國之師
甫出秦關而秦人金城之險如故也秦人卷土重

來而三城之地復轉而爲秦如故也此有志之士
所爲拊髀而歎息也故愚嘗爲之說曰山東有大
耻者三長平之坑卒也懷王之柩武關也赧王之
叩首於秦而獻地也有大得意者一趙客不韋之
以呂易羸也不韋隱計陰助六國亡秦六國未亡
而秦亡此其所以爲得意也若劉友益之說則吾
不知其然也

表

冊立暨冊封文武百官賀表

伏以

天開昌運前星映日月於重霄帝錫周親綏旒壯
藩宣於下國分辨而志乃定名正則事攸成茲
豈人謀允由宸斷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竊
以元良者一人係萬邦之本分均則以年寵均
則以賢封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心親之欲其貴
愛之欲其富往牒所載三代有道之長其福皆
由長君祖訓有言親王在國無事其樂過於天
子故大禹雖割愛塗山而迨其王也必傳敬承
之胤武王非忘情唐叔而比其長也謹啟汾晉
之封蓋朝覲謳歌訟獄之歸當自識主而天地
宗廟山川之托必須擇人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受命仁孝格天當春秋鼎盛之年
思宗社靈長之計謂父之有子如天之有元一
元成其大而天道益昌宗之有支如地之有瀆
四瀆安其常而地維乃奠不由當軸盡屏屬垣

事在不疑官占無枚卜之舉謀自神授卿佐無
定策之功非渙德音適當良月謁天地以及祖
宗辨號名而定封域瑤山雲繞祥無叶於桃夭
鬼苑風和慶預開乎燕喜克明克類快覩龍鳳
之翩翩宜第宜兄行占華鄂之鞞鞞蓋安太子
亦所以安諸王正東宮乃所以正天下典禮雖
有獨重恩澤原非偏枯遠綏烈祖在天之靈神
心與人心而胥悅近慰聖母獨居之念子道以
父道而益光臣等將順聖謨欣逢昌會德非周
太保忝廁弼丞才愧漢長卿濫竽遊從幸吾君
之有子世德作求知四國之是儀爲善最樂伏
願益思盡倫脩求全美就身爲教教之爲君爲
父爲子而前後罔非正人法祖爲箴箴及乃心
乃德乃猷而夙夜無忝休命庶幾本支百世永
奠運祚於金甌壽考萬年長享泰寧於玉燭臣
等無任瞻

天仰

聖躬躍懼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許鍾文集卷二

擬恭遇

詔恩徵還各畿省採權內使勅所在撫按等官
存恤百姓廷臣謝表

伏以

宸衷日起興除曾不崇朝

聖政日新恩光覃及下國朝端動色野外傾心臣
等永懷承忭稽首頓首竊惟大造以至仁爲心
雖收藏弗廢生長人君以不貪爲寶行撫字卽
在催科王政之行也以休以助爲諸侯度賦法

許鍾文文集卷五

五十六

之壞也用二用三而父子離防於未然是爲唐
宗之黜萬紀復於未遠亦爲漢武之止輪臺然
皆未能使一念不得已之情昭然見諒於權宜
之始而百凡不忍人之政斷然必行於更新之
餘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握符慈祥普物遇災而懼因父母
心以知天心視民如傷思百姓足卽吾君足謂
夫宇宙之秘藏在山海秘藏之弗固安能興雲
布雨以潤群生間閭之脉理在關梁脉理之不

通安能酌盈注虛以濟萬姓求魚而竭澤胡以
繼之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爰宣

綸綍遍飭筦樞任萬物之生期並育而不害如日
月之食雖有過而必更黑衣還掃除之班誰云
豺狼當道黔首荷解推之

賜豈曰杼軸其空碩鼠適彼樂郊翩其反矣鴻雁
集於中澤胡不歸與彼山川之有靈固欣欣以
相告卽草木之無識亦慕慕而向榮孰謂造化
不仁始占天平有象臣等職司糾繩愧乏回天

許鍾文文集卷五

五十六

之力道在將順幸叨補袞之功四國于宜敬當
奉以夙夜

一人有慶豈暇計及身家伏願

居逸思艱厚終善始出令不惟反惟行爲國不
以利以義使黃童白叟欣享舜日之長而海濱
山陬永頌堯天之大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疏

旱災示儆敬陳用行政要道以助上下交
修疏

臣聞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夏其喘息呼吸嘖
笑喜怒無一而不通於天天之仁愛人主也善
則降祥示之勸否則降殃示之罰其失未甚則
有恠異以儆戒之如日食星飛山崩地震大禍
虫孽之類無害於天下而有關於人主其失既
甚帝用不臧而猶慮其不返也則有沴厲以譴
謫之如水旱凶荒之類大不利於人主而大有
害於天下然則水旱凶荒者乃天之所以譴謫
人主而非特薄懲以示儆已也人主處此尚可
視爲細故而晏然莫之省憂乎伏見比年以來
旱魃爲災農民失職三輔之間野無青草民多
易子而食京師故仰給東南漕輓今水涸且盡
大爲運道梗主計者持籌而莫知所措夫京師
天下之腹心運道又京師之咽喉也腹心不充
何以令四體而咽喉一斷則腹心將何所托命

天變若此臣實畏之自古變故之興未有無故而來亦未有無故而去其轉移旋幹於人主之一念如金在範如響應聲臣經術儒也請旁引以經術証以時事無有所諱庶幾少裨救禳之助於萬一謹按京氏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夫人主所與共天下者惟是三公九列百執事耳公孤可疑誰復不疑者卿執不任誰復可任者而今伏蒲之請槩意爲市恩折檻

許鍾斗文集

卷二

左

之舉槩目爲沽名上不能以實情與下下亦不敢以實情與上堂陛既懸於九閭門庭遂遠於萬里則所謂張與隔者今或有之而又甚也洪範言僭則恒暘解之者曰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故其咎僭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乃今之號令可知已刑罰又可知已無名之征無藝之求日甚一日始曰聊以佐軍興軍興罷而亦且復然始曰聊以助大工大工就而亦且復然械繫遍於

簪紳贊序鞠爲囹圄弱者有覆盆之悲強者爲揭竿之謀馬窮則逸獸窮則攫人情皆然其何能久則所謂號令不順與刑罰妄加者今或有之而又甚也救張之弊莫若崇虛受救隔之弊莫若廣忠益救僭之弊莫若與民同欲而毋犯其所惡自昔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臣以爲王省則卿士師尹莫敢不省歲和則月日亦無不和今欲反災爲祥易歉爲豐其責端有所在伏願

許鍾斗文集

卷二

左

陛下頒發德音嘉與海內更始疏其壅無復釜鬯之虞搜其蠹無復竭澤之憂以此照臨百官百官誰不象指以此煦濡萬國萬國誰不仰流蓋聞地天爲泰泰則陰陽和而雨澤降一人比天下爲比比則人心親附其象爲地上有水其應亦如之成湯六事自責而桑林之禱立應宋神宗覽鄭俠流民圖罷新政一時澍雨沾足前事之效可見於此矣

陛下幸不以臣言爲狂畧賜採擇則天下幸甚

肅紀綱正風教以維治安疏

臣聞紀綱者上之操也風教者自上出者也不可使下之人有所借而下之人亦非徒然而能借也借起有所失失之而後下得借之借之者有辭而失之者不知其所以收失之者益甚而借之者益牢乎其不可奪故夫今之壞我紀綱者非其名爲壞紀綱者也亂我風教者非其名爲亂風教者也其說固曰吾不忍其陵遲漸盡而代爲作之而代爲修之匹夫而假天子之

許鍾手文集卷二

六二

權古有行之者而吾猶可以幸無罪而不知其弊乃甚於不作與不修何則大權不可以下借也今夫戍卒之譁也貂鎗之橫也青衿之持長吏而長吏之傲其上也當官者之習爲墨也競也媚也許也俗之習爲靡也偷也詭也文之習爲浮也人以是爲紀綱風教之憂乎哉而臣猶以爲未也是數者其害有形而救之有方是烏足爲天下之大患天下之大患乃在於幸其小快而忘其大禍炫名而無實使夫有志之士識

微之臣知之而不敢言之而不敢盡言及之則以爲過計而不言之則莫知其所終此臣所以謂大患也曩者荆襄之變憫然逐稅使沉官校出萬死以抗

至尊當事者慮其爲亂因循置不問事亦隨息然而不知此稅使與官校者誰之使耶既已被詔書而出卽名爲天子之人矣天子之人有罪天子以法誅之則可耳豈庶人所敢議哉卽甚憐其長上之無罪而欲理其冤伏闕可耳請劍可

許鍾手文集卷二

三

耳私爲尸祝俎豆之勿絕可耳亦何至於執干戈而與天子爲仇匹夫而敢於仇天子此其漸必有不可言者矣且其所謂長上者與天子孰尊而孰親也

天子旣爲刑餘而辱縉紳小民復爲長上而仇天子然而淺見者猶曰藉是可以儆上心曰是固不可激噫勿激之誠是也而誰爲之使狼戾至此極也後有效尤而動者其將何以堪之將一切置之乎抑株連而寘之法乎抑首惡誅而餘

者貸乎而上之所名爲首惡者乃下所稱爲好義負氣不顧生死利害剛正發憤之人也法安得加誅誅一人則環視而起如此而尚謂有紀綱乎令天下人懷是心而尚謂有風教乎然猶曰彼口實者礦稅耳礦稅已當不復然此可朝更而夕定也今又有沿習而不察其來有自其執有名欲非之而莫得其端欲返之而未易爲力者曰講學夫講學之習非戾也而在今世則爲甚戾蓋今之世與春秋戰國之世異矣與漢唐宋五代之世則又異其在春秋戰國時有道德家有楊墨家有陰陽家有法術家有從橫家各爲教而後不可無孔孟之學漢唐宋以來有遊言有遊俠有釋老而上之所以羅士者又以博學以宏詞以詩賦以對策射策不盡以明經故不可無周程張朱之學乃今之爲周程張朱與爲孔孟者遍天下皆是矣師以是教士以是習隸之學官升之司徒貢之天子組織而爲文章彪炳而爲事業軒揭而爲節義何莫非

學而乃必於文章事業節義之外別立一理學之名於傳註之外別標一宗旨於學校之外別尋一師門果何說也不過曰上之所以教我者糟粕耳羔雉耳是皆無當於身心性命真有意於身心性命者必如是而後可不知其舍累朝列聖之所表章而逞臆說是無上也因之以爲名是行私也童而習焉壯以是進已乃盡忘其故是背本也以膚見眇說而欲駕之古先聖人之上以自爲尊又何無忌憚也以明盛熙洽之世而乃有無上行私背本無忌憚之徒肆行而莫之懲則風教安得而不頽紀綱亦安得而不廢然而固不可禁也禁之則曰吾以翼聖道夫未有名爲翼聖道而可禁者也欲反其本而漸正之不過曰嚴考校之條重科目之選使入吾網者皆真儒而無所慕乎其外然而司考校者安必皆良主司而科目所得安必皆碩士也蓋亦有之而間有不然則好異者遂以恣其喙此臣所謂沿習而難變者此也昔東漢之末有

君俊顧及諸賢而世道始衰有董卓袁紹之徒
相繼與宦豎爲難而國始危彼君俊諸賢其意
固未嘗不善而董卓袁紹之徒其初心亦豈遂
敢於爲惡特其居紀綱風教之地者不知所以
馭之之道遂使移風易俗之權下聽於士君子
誅亂討逆之權下聽於悍卒與武夫則其勢必
至於此而無惟也然則當今之世有可以亟去
之亂萌而去之不蚤有可以漸返之士習而返
之無其具雖堯舜復生未易爲理草莽愚臣不

許鍾平文集卷二

七

勝私憂獻其狂瞽惟

陛下採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議

建文皇帝祀典議

謹按

建文皇帝乃

高皇帝嫡長孫嗣世數年優禮儒臣子惠黎庶無
大失道於天下祇因當時任事者爲謀不臧至
爲漢景削七國之計自取禍亂遂喪天祿雖然

天之所興必有所廢天方開我

成祖億萬載之丕基以昨明德而建文適當其阨
其勢不得不亡後來拘於忌諱廟祀至今未定
議者惜之夫以嫡以長則序順以嗣世之日久
則名正以一脉相承無易姓改物之變廟社無
故鍾簠不移則系明序順也名正也而系又明
也是皆不可以無祀而淺見之士猶以爲其生
也既稱兵而夷之死也乃同室而享之享又偃
然而據其上恐非我後世子孫所以妥我

許鍾平文集卷二

七

列祖意也且於禮不宜不知建文雖不永君也

成祖雖神武得天然當其天命一日未至則亦臣
也以君賊臣何罪之有我國家之有

建文帝也猶天時之有閏也善曆者不以閏于時
亦不以時廢閏閏而春將不繫於夏之前閏而
夏將使居於秋與冬之後乎愚未有以知其安
也曰然則其祀也何據曰昔者晉惠懷嘗欲殺
重耳矣晉人未聞不祀惠懷也曰何以知之以
其謚知之有謚則必有祀祀則必在重耳之上

不在其下此可以逆而推也曰此霸國之事也
奚法曰惠公之稱晉侯見於春秋者不啻一再
則是春秋予其立也予其立則必予其祀寧獨
晉人嗚呼商人之不祀桀周不祀紂爲異姓也
東遷之不祀子頹與子朝爲奸位也建文之在
當時以易姓則非桀紂以奸位則非頹朝以淫
昏而棄禮則未若子圉與夷吾當時之事幸而
濟則爲漢景之誅七國不幸而不濟則爲

建文帝漢景幸而成爲漢賢主得以漢文景比周

許鍾學文集卷五

六

成康而建文曾不得以數載南面之尊歆一朝
之血食安在其爲人情與天道哉且我國家於
死事諸臣旣已旌褒而俎豆之矣安有祀其臣
而獨遺其主死而有靈其誰能歆之愚以爲建
文之爲君也苟非序順而名正則諸臣之死爲
汚僞命而殉私人不得爲忠諸臣之死苟非汚
僞命而殉私人則建文不可以無祀謹議

修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軍政之有屯也國初以此給軍興且脩非常其來

已久而西北邊之有莽蒼之野卽古先王井田地
也天下原無不可爲之事而況此二事皆已行之
規而已試之效亦何爲而不可第屯田漁於豪右
其仗在吏法荒野翳於草萊其仗在人力仗吏法
莫如必罰仗人力莫如信賞罰誠必矣而又懼其
有勾稽追呼之擾以爲平民殃也則莫如擇而付
之良有司賞誠信矣而又懼其糜費而久無成勞
也則莫如簡而付之材將帥今誠得良有司而命
之曰爾毋過求毋濫及其有舊爲侵漁而自首者
許鍾學文集卷五

六

也市之之始爲值必賤而收之既久爲人必多今誠無追償其所入亦已幸矣又何爲而故縱之且吾之罰非罰其始之不知而誤受乃罰其今之扞網而故匿者也庸何傷至爲開墾之難者則曰邊軍荷戈非荷鋤也責之戰復責之耕彼謂我何不
知自國家受虜款而邊軍坐食不知兵革四十年上之人以其不戰而勿豐其餼雖食亦且不飽夫與其坐食而不飽孰若起而作之無殺敵而有殺敵之賞以私其贏餘也且夫雖名爲開墾非必舉軍而盡役之也以其十之三貢耒耜十之七守烽堠更番而迭休之均其逸勞而無耗其筋力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又何傷嗟夫天下事患不爲不患不成誠以開墾之役而開荒以徵稅之令而徵屯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而盡心力以赴之其成功益有必然而無惑者然愚又以爲必墾稅罷而後二事可興方今天下所在側目人懷異心此之不圖而復以生事騷之吾恐奸民之有以藉口也

治河議

孟子有言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無事者非無事也順水之性而已矣水在宇宙間河爲大自于闐發源行萬里入中國又數千里而入海德政之不修旱潦之不時旱則竭而潦則決以數萬里浸淫汎濫無涯涘之水而獨注之於一方爲力蓋誠不易書稱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後乃使禹禹復居外者八年而後水患始息則通計其時蓋不止有九年之水而已水之爲性本乍盈乍涸隨長隨消遷徙無常之物其時震蕩爲孽者十數年則勢亦將殺以故禹因之能爲功向使禹而當鯀之時以一人之力而欲挽方張之勢愚蓋有以知其難也已惟鯀不務順之而務障之玩天地之變而汨五行之理是以其患益深而難治故夫天下之難治未有如水者也不知順之以求其成功而務逆之以爲可久則治之而益以不治誠無足怪爲今之計者慎無與地爭水亦無與水爭地決而東則

順而之東決而西則順而之西去其甚害而毋求其全利可扞者扞之可築者築之不可扞且築者徙以避之其必不可不爭如

祖陵與運道者則又隨方擁護以求其無恙而後已彼不害吾事而吾事畢矣至於行水之地則又宜寬而不宜窄寬之則有以殺其怒而迫之則必衝決而爲災亦其勢然也自古盈虛迭變高下相傾原無不移之地脉亦無可以預料之天數吾今日悉力於此所費不知幾何而異日

許鍾文文集卷二

又未足爲賴蓋其數十年間風沙之所播壓悍流之所擊突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天地尚不能以自主而何有於人力之經營愚嘗舟過淮上問之舟人云自彭城至淮安從來建瓴而下舟不一二日至而今不復然矣隆慶中遭大水汨城郭包陵阜泥滓半之而高下之勢遂易呂梁夙稱至險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而今其遺迹無復在者蓋

朝廷因其勢而稍刻之遂迄今爲安流云然則名

爲治水而欲逆水之勢以一日便宜之計而欲長保數百年後之無他蓋亦必無之理也世傳禹傷父功不成登委宛山得金簡玉字之書以知治水之要其說惟誕固不足信然其實荒度八年身乘四載相其山川原隰高下委注之宜足跡幾遍天下今愚局處一室以紙上當之不敢逞臆說以誤大計則所議不過如此至於廟堂之上宵旰憂勤以回氣數以紓民患則有舜禹交儆之成規在無俟余議矣

許鍾文文集卷二

元忠諸張議

初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恃太后之寵其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長史元忠曰雍州重地昌期不經事少年鼎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今不可使太后默然而止太后女主易之其私人也尚能抑其所好以從元忠之議矧夫明主居首出之地所宜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以弘蕩平正直之化而可爲女主之不若乎傳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夫舉而不能先則衆賢喪
氣退而不能遠則群小無復顧忌其弊非止於不
見而已太后既知易之兄弟之奸而狎其淫邪使
居宮掖宜乎任賢之美不終而元忠有嶺南之禍
也元忠既爲相又嘗面奏臣承乏端揆不能盡忠
致命使君側肅清而坐視小人橫邪不禁臣之罪
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以爲不去元忠終
爲已患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旦暮之人耳不
若蚤自貳於太子可以長享富貴太后怒下元忠
許鍾平文集卷三
七四

獲罪流竄其榮多矣事有不測當叩閣力爭與子
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入太后問
之說未對昌宗從傍迫趣說使辱言說曰陛下視
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
忠有是言語云伐國不問仁人張說以文章名世
素所自待何如乃至來二張之賂其人可知矣然
宋璟既明知元忠之枉不面陳其無罪而激說使
證之蓋亦知太后之信讒難以口舌爭也說既陰
受其賂而許其情則已身入二張之黨使其黨自
相攻發則不攻而自破解紛者不抗拳救關者不
荷戟宋璟於是乎得其術矣於是易之昌宗計倉
皇無所出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
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
位二者俱非純臣也說以此待元忠非欲反而何
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
周爲臣至忠古今共仰陛下用宰相得盡如伊尹
周公其亦可矣不使學伊周當使誰學太后曰說
反覆宜并繫治之予常恨伊周以至忠之心而令

天下後世以爲口實夷考其事伊尹蓋未嘗放周公亦未嘗攝也天子諒闇百官總已蓋古人之制伊尹不過倣而行之特其當時桐宮往返之跡爲稍異周公如果攝王則其陳訓於王也必不復曰拜首稽首曰嗣天子王是放非所以語伊尹攝亦非所以誣周公也以爲放與攝者蓋出於後世好事者之口而聖賢之論亦遂原其心不復白其跡使後之臣子若王莽曹操之倫則借伊尹以自文若易之昌宗之輩則借伊尹以陷人其禍可勝道哉

許鍾手文集卷十

辨

士品臣品辨

今夫一人之身而已當其未仕則爲士已仕則爲臣臣與士一人而已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此以臣而士者也行義以達其道此以士而臣者也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此士而未嘗不可爲臣臣而未嘗不可爲士者也其原俱本於道德其用俱可致於事功其心俱不濡染於富貴而其

要俱務實而不求名故士有品臣亦有品品俱欲高而不欲下下則其品不足稱也俱欲真而不欲僞僞則其品不足稱也然則其品則同其地則異不究其異不可以反其同不辨其地不可以定其品今夫士者曰吾高尚其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臣則不然朝廷之分尊尊而卑卑士者曰吾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不入亂不居而臣則不然不避艱險扶顛而持危士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吾上嘉唐虞而下樂商周而臣則不然爲下不倍不敢生今而反古士者曰吾大道不器言俎豆不言軍旅而臣則不然巨細精粗內外勞逸惟命之從士者曰吾有高世之行則不憚負俗之累而臣則不然專欲無成而疑事無功士者曰吾是是非非見善如不及而見不善如探湯而臣則不然爲谿爲谷藏垢而納污不以能絕小人爲賢而以能容小人爲大大抵士在事之外而臣在事之中士之守已欲峻而臣之效功欲實士直以行其志而臣曲以行其權真能爲士未始不可以爲臣而

許鍾手文集卷十

七

不可卽士以爲臣真能爲臣未始不可以爲士而不可卽臣以爲士遲學稼圃孔子賤之而及其仕於魯也魯人獵較亦與之爲獵較樂克適齊而從子敖孟子耻之而其事於滕乃自爲輔行而不羞伊尹樂道有莘之野雖以成湯之賢尚不肯事之而却其聘及其從湯乃受命而事桀子思不肯以一介友千乘之君曰事我則可友我則不可及衛人之難乃得屈之以臣節守死而不敢去此爲士與爲臣之別也亦士品與臣品之所由定也

許鍾斗文集卷二

子兼愛不惜頂踵以利天下王通隱居亂世而獻太平之策此士而疑乎臣者也吾不知其所爲士也黨錮諸賢與群小共國而好詭激以相高江左名流當華夷雜處中國多事之秋而祖清虛以自廢此臣而疑乎士者也吾不知其所爲臣也然則爲士與臣者宜何如曰定其品以待其遇處則樂顏子之樂而出則憂禹稷之憂

許鍾斗文集卷二全

許鍾斗文集卷三

同安許 獅子遜甫著

秀水周宇春彥和甫校

祭文

祭李松汀文

嗚呼人之生世無所不可知而有所不可知所知者朝端有公論閭閻有是非雖匹夫匹婦之愚而莫之或欺所不可知者一人之喜怒弗夷弗時而尤不可知者天道之與善人乃有豐有嗇有異

許鍾斗文集卷三

有遺斯弗盡施囊者先生抗疏青瑣凜然弗避流宸之辱不厭之殃亦惟是爲天下大本計是隱是圖夫豈無當於皇衷而先生無祿一片弗庸邇來主上加意元良遂正東宮諸所缺失漸反故常豈異人議亦惟是先生疇昔之畫是聽是從並時以半士者方且彈冠相慶連袂升朝而先生無祿乃以疾終愚不知國家之於先生胡爲乎用其言而棄其人造物之於先生胡爲乎厚與之以名而薄與之以榮雖然其言行而先王之所造於天下

不輕其名成而造物之所以寵先生者雖不有九
列六事之貴而其榮已過於三旌名者豪傑之所
競而造物之所忌故彼蒼之於先生不惟不盡與
之以高位重祿而且不盡與之以修齡然苟名之
既成而使海內士屈指而數曰吾鄉之以直諫顯
者肇自李先生則雖不獲盡享其位與其齡而先
生其何媿於九京先生尚饗

祭周復菴

萬曆辛丑仲秋既望周復菴先生以疾卒於家計

詩鍾才藻

聞仲先乃就邸中爲位哭奠如常禮而其同年友
許某乃得以清酌之奠拜且哭於先生之靈而告
之曰嗚呼自先生以經學節行師吾閩而閩人士
無不知有周復菴先生者自仲先以文章雄海內
而海內士無不知有周仲先其知先生者則自仲
先未第時而已知先生之有後其知仲先者則又
因仲先而知仲先之有祖如木有根如水有源然
而約而論之皆非真知真知者則謂以仲先之才
之養卽不有積累猶顯而以廼祖之生平卓卓所

自堅立卽不有後猶傳蓋仲先少也而孤外子旣
旣惟先生是以先生日夕撫摩而教督之俾其母
以完節終子以文鳴仲先之視先生在孫猶子在
祖猶父孫之身卽祖之身仲先之以功名嚮用於
時則乃祖爲不沒也豈非以其後之人乎而愚以
爲苟無可知奚必有後苟有可知奚必無後無可
知者卽有賢子孫人爲祖父幸之而已有可知者
卽子孫而賢人反以其不售於身而售於子若孫
爲祖父惜夫使天下之人不以爲幸而以爲惜則
詩鍾才藻

是天下之知先生也尤甚於因仲先以知先生先
生其又奚藉於仲先仲尼有言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仲先如有志於善繼與善述則所
以益顯厥祖使今有知者當亦必有在矣死如有
靈仲先歸以吾言誄先生先生其必不以吾言爲
不然尚饗

公誄馮老師

嗚呼先生生以何自逝以何爲其生也竊疑彼蒼
之有意而其逝也則莫不怪夫造化者之杳冥顛

倒而不可推胡付畀之獨異湓一去而莫追豈斯
文之不幸與生民之無祿抑亦祿位名壽之不可
以兼享今此有所盈者彼有所虧然以先生之位
晉三旌不爲不榮而人猶以爲未售其志名滿方
夏不爲不盛而人猶以爲未竟其施荷天之眷無
間終始不爲不遇而生前之石畫與死後之忠謨
未行其十一若猶不能盡副乎主知祿秩上卿不
爲不厚而屬續之際蕭然無擔石之貯與椎刀之
遺胡天於其所謂盈者尚未厭乎人望而於其所

許鍾平文集

四

謂虧者乃使人歎息而齋咨信乃生民之無祿與
斯文之不幸先生雖有意於當世亦安能回職馭
於嶮巇嗚呼琅瑯海岱之秀自昔所稱爲賢聖豪
傑之輿區然羊叔子房文昭有王霸之畧而詞藻
未優左丘明東方生禰正平左太冲之詞藻富矣
而本來之德性問學抑亦未之或修雖以力行所
學如管幼安孫明復之敦篤而守僅止於一終與
一丘孰有如先生之備善全美今用世志姬呂之
事業而文章邇洙泗之源流蓋所謂虧者曾能有

幾而所謂盈者已洋洋乎萬世與千秋信得天之
既厚更此外以何求矧以先生之達襟朗識已視
形骸爲委蛻死生爲宵書方競競以得正而斃爲
無憾亦遑恤乎身世之去留某等樗櫟下乘偶辱
兼收痛儀刑之既遠欲步趨而無由敬陳於永
決明幽進以伸知己之私慟而退則抱世道之隱
憂尚饗

誄曾老師

嗚呼人之生世患弗聞道聞道矣忠弗遭時先生
許鍾平文集

五

於茲可謂兼之人之生世有盛位者不必有令名
有令名者不必有修齡先生於茲實兼有之人之
生世有利有鈍有得有喪當其得時誰能及
其不得誰能勿悲先生於茲可謂一之人之生世
有同有異有怨有德同我者爲斷金異我者爲矛
戟先生於茲實云忘之嗚呼先生之心風光月露
先生之量海濶天高先生之言和風甘雨先生之
學繭絲牛毛明明我后先生啟之赫赫皇儲先生
奠之濟濟多士先生擢之多士成才先生育之凡

百狂淵先生障之大雅云亡先生復之誰爲異端
先生闢之誰爲先正先生翼之先生而存誰不儀
之先生而沒誰能似之爲文以誅涕斯隕之魂而
有靈庶幾享之尚饗

祭陳大行年丈乃祖

嗚呼人莫不願以其身顯而公之所謂顯者不於
其身於其子不於其子於其子之子雖然子父一
也與其顯於厥身孰若安坐而享其子之爲逸與
其顯於厥子亦止於厥子又孰若留未竟以遺其
許鍾平

子之後人之爲大且遠也父有父而弗克父而子
以代之父子有子而弗克子而父以代之子代之
父矣而所謂顯揚光大者反有加於其父之爲子
代之子矣而所謂長育成就者反有加於其子之
爲父是公始能教其子以及其孫終能成其孫以
及其子而公之子雖弗壽猶爲壽弗養猶爲養公
之身雖弗顯猶爲顯也公又何憾尚饗

祭五十郎

維我祖宗積德流光代有顯人至於今十二世而

多才輩出益昌熾以光大其父子先沾國寵遂有
爵命嗣是者彬彬踵起益又未艾夙夜追惟我祖
宗所以培植積累之功信鉅且厚夫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某父子不敢忘天地生成之恩其敢忘
我祖宗之大庇是用陳辭以薦伏祈尚饗

祭家始祖

維我祖考世有文行抱璞弗售俟後之人某父子
並沾國恩以有命服技弗效於當年澤竟流於孫
子噫嘻祖孫一脉子父一體神而有靈亦何啻於
許鍾平

身親見之尚饗

墓誌

葛母張孺人墓誌銘

錢塘葛水鑑喪祖母如母在京邸爲位晨夕哭奠
如在家一日手一編泣謂余曰此吾祖母孺人實
錄子其爲我誌之不有祖母不有寅亮兄弟至於
今蓋寅亮實有母而弗克子我有父而壯年銳意
進取治外事子我不如母亦有嫡母而祖母弗令
之子甫五歲歸自母家母子不相見者若而年矣

焚惟祖母是以祖母撫之曲至得所願怡然若不知有母且不知有母而嫡者母以子故憂思疾且死矣祖母以寅亮至與訣曰而母慮吾必能成而子報汝母地下往歲寅亮舉於鄉而祖母病今年微一第以子有莫逆之雅將求子一言為祖母壽而祖母亡嗚呼痛哉何忍道雖然壽死與壽生等壽子其勿忘謹按孺人張姓生於錢塘安吉里父鑰母俞氏俱望族有家範孺人少而貞靜寡言笑年十七歸於葛氏之先君子曰東橋公有子曰大成遊成均受山東高密縣丞即水鑑父也東橋公性至孝孺人爲事舅姑謹鷄鳴起中饋視二尊人膳卽丙夜舅姑不就寢不休東橋公善治生以四壁起家孺人佐以勤且蓄一切斤華彩手自執女紅治絲枲窮日夜東橋公好施孺人善體其意有所欲與無吝色東橋公有妹適孫者早寡孺人憐其獨居歲時問饋不絕姑病革囑以所遺財物盡畀孫氏女孺人卽如命畀之無有所餘東橋公病孺人割臂羹以進病遂瘳又病又如如是者再卒無

許鍾文集

有害人以爲積誠所感云承公始知學孺人課之嚴疑北上必躬爲治行臨行撫其背口勉之而母幸無恙男子固自志幸勿以我爲憂旣而數奇歸則又勞且慰之曰命也將有人吾門者不在汝必汝之子指水鑑曰是兄也必成汝志歲庚辛水鑑以鄉試第一人成進士承公亦謁選得高密丞公念孺人老迂途歸家省之孺人曰而今官矣而小高密乎哉吾慮汝負承不慮承負汝已而疾作遂不起性慈悲歲齋食者之一卽弗齋食弗兼味

許鍾文集

許鍾文集卷三全

許鍾斗文集卷四

同安許 獬子遜甫著

秀水周宇春彥和甫校

書

荅朱中丞

朝廷以閩海重地斬不妄與節鉞者三四載於茲
頃特詔起公田間與所甚惜弗惜所以寵公甚大
所以造我閩亦甚大公宜不得辭閩故羸國也邇
又特甚民不寇自殘帑藏不兵自耗吏承風競爲

許鍾斗文集卷四

貪墨卽不墨不免此明公所親見亦賴明公極力
維持始幸無事今者微天之靈當大壞極弊之後
遂有更化傾否之人如明公者改絃而代之理蓋
信所以大造我閩我閩安可一日無公世謂名下
不足以得人實未始不足以得人晉雖得之殷深
源竟得之謝安石蓋東山之志與有意爲名者原
別故公之去也民失怙恃國失藩宣比其來也知
與不知無不仰公如膏雨倚公如長城此其故可
思已不佞閩人而抱民慮旣喜朝廷能用公又知

公必能用閩故於使歸之日特勒數語爲公賀其
餘縷縷惟祈炤亮不宣

復黃中丞

山東提衡兩都當四方舟車輻輳之衝邇來凋敝
特甚易騷以變非公宜莫能爲公處茲土久習知
利病有文武壯猷爲吏民所畏愛聖明簡在而畀
之節鉞蓋真得人知克有功公其畢力以奉揚天
子之新命日者天心降康特舉曠典天下事駸駸
可爲曠稅宜不久報罷此正公綢繆善後之時也

許鍾斗文集卷四

否則就中調停以蘇民困俾不至大壞極敝在知
大計者宜有權宜何意筴及儒生不佞於國家無
能爲役惟冀明公卽日功成治定遂登台鼎更樹
鴻駿使執筆札者有以藉手爲吏籍光則不佞幸
甚餘惟炤亮不宣

荅李按君

入我明聲教大開而粵東遂稱重地以明公才名
持斧於茲蓋信聖明簡在權匪輕假此地夙稱肥
衍多寶貨吏茲土者不泉自貪明公攬轡之餘固

宜望風回面惟是稅使橫嶠海內騷動禍連章掖
正賢者所宜用心不佞與有杞人之憂輟僭言及
計非明公莫能調停旋幹以善其後故敢苟肩未
同之戒以效其區區伏惟炤存曷任瞻注

荅王荊老

某之於翁也甫數歲始知學卽已誦其言又數歲
而翁爲天子之宰日贊廟謨施及方內被其澤今
又十餘年而獲與翁之象賢爲同榜兄弟有握手
之歡於翁得稱年家子分其煥耀誦其言矣被其

詩鍾斗本集

澤矣又分其煥耀矣夫以某之於翁旣受其大庇
如此而未嘗片紙隻字自通左右非固仍習踈懶
苟自棄絕蓋以天子之宰嚴重疑非後進之士所
敢輕望其下風而又翁之所謂言若澤煥耀及人
者乃天下人人所共沾亦非區區所攘爲私德忽
辱先賜勞問過自挹損獎借有加焚香莊誦且喜
且愧且以翁守道太峻去太蚤恨不得出翁之門
下親受其長養培植以成其材雖然斯乃生平之
無祿亦豈一人之私恨方今天下事蓋可知廟廊

王安可一日無翁亦安能一日有翁使翁當日而
不去所謂愛君必防其漸者當自有方必不至有
今日之天下翁而不去以至今日見天下之所爲
愁苦無聊者至於如此道不行而言不用亦必不
能一日安其身然與其不合而去而去而孤主之恩
絕民之望以遺其憂於後之人孰若蚤釋重負於
朝政清明天下無事之日蕭然物外之爲安且樂
耶雖然翁之心其真能安樂乎此否耶謂真能安
樂乎此者非知翁心翁之心蓋終以吾君不堯舜
爲耻而以天下有一夫之不得其所爲憂若曰責
不在我而釋然遂其安且樂於物之外者竊恐仁
人之繫心於天下國家當不如是某愚無似何足
知翁蓋誦其言久庶幾有見焉是以敢道其一二
不知我翁以爲可教否炎蒸日上萬祈珍攝爲國
自愛餘惟台炤不宣

與王辰玉

去年春貽書所知曰此行不喜一第喜識一王辰
玉今辰玉去矣去又不果來迴而思之向所謂企

慕十餘年不得見今又未知幾何年而復得叙促
膝之歡人生離易合難如此撫今追昔能不累歎
去冬有歸志擬便道從虎丘山下走快艇一日夜
抵太倉先謁相國老年伯挹其議論丰采以徘徊
想像乎古之所謂名公卿賢士大夫者而後退與
彥玉遊舟州園搜奇剔怪盡東南之美庶幾少償
夙願而今似未能也則所謂離合不常者非獨辰
玉卽在吾許子遜亦未能自必雖然此心未已終
須一遂謹藏斗酒菰蓴俟我母謂戲言年侄來弟
許鍾十一本

與李芳瓊

別後有楚豪購上客百金不佞自計力能得之飛
騎龍福寺中云已促裝去矣人生離合固自有數
人力亦可奈何老丈才固自豪調自古加以沉頓
之餘養當益厚庶幾後發先至者惟以古人神情

肖以今人肌膚色澤使弗謂世眼所駭惟則可矣
非固欲老丈舍所好從人旣名爲時文自宜與時
上下如十翼雖古終不能復追典謨蝌斗變而篆
隸篆隸變而爲鍾王顏柳諸法詩則三百篇有蘇
李五言又有建安有江左有盛唐五七言律排律
時代固然其無足怪橫桴土鼓不可以薦清廟汗
樽杯飲不可以羞王公商彝周鼎不可陳於百戲
之場封建井田肉刑兵車不可治後世之天下試
使古之能文之士如左丘屈原司馬遷相如楊雄
許鍾十一本

韓退之之徒復生今世未始不可以卽古文爲舉
業而卽今之善爲舉業者亦未始不可卽舉業之
中而復見左丘屈原司馬遷相如楊雄韓退之諸
作者之精神惟得其精神而遺其面目此直能學
古人者不古不可以爲今不今不可以爲古老丈
高明當自得之其又奚用予言余所論者蓋文體
耳拙稿初出頗有時名諸有識者以爲文體復歸
大雅此正吾丈得行其志之日也勉哉努力勿負
所期餘惟炤亮不一

擬上沈龍江

某自少時伏讀公爲宗伯時所爲舉業式頒行天下者則已知當朝有沈龍江先生銳意斯文以世教爲已責既壯守其轍不敢變遂叨一售官中秘未數月而公膺天子之新命入贊大政爲天下宰某私喜自語賢者固不負其位位宗伯也宗伯主文章風教卽以文章風教爲已責宰臣知天下政獨不以天下政爲已責乎而釋之乎文章雖係世道汗隆於天下之利病安危要不甚急若大政一

許鍾文

七

失則所關於天下甚大所關於公之出處亦甚大自古大臣以禮進退始終其節不汗者世多有之其去而復起而能厭人望者鮮矣其復起爲天子之宰而能厭人望使無憾者則又鮮蓋非獨任大責重者之未易爲力也亦以望方新則難塞一不意而苛論我者倍常時始爰立之命下人曰上以人望用公有曰非也利其疾且弱不爭事可以惟吾所欲爲又有非之曰否果若此曷若無之之爲愈也閣位關不修不久矣果若此曷爲獨畀公

蓋以公忠勤可屬又久居田間習知天下人情所苦樂行且視公所引當否爲舉罷及公之辭也人謂公必不來夫公嘗謂上卿致政功立名成年七十餘老矣復何求而來有應之曰然公功立名成又老矣復何求而來倘其來必不苟又有曰然來而苟不如不來有謂今天下有一事乃舉世所共毒而上心所甚其曩欲罷而不忍罷也公雖爭必不聽來何益有謂上久虛大位待公必有以異公且旣嘗欲罷之矣公爭之或聽其可以來嗟乎聽

許鍾文

八

與不聽於公何所重輕獨所謂爭不爭與爭之力不力則天下之所爲覘公而高下其議者盡在於是昔里革咎正也而斷魯公之屠屠蒯膳夫也而徹晉侯之膳張釋之公車令也追止太子梁王之車且劾治其大不敬狀至使人主爲屈已謝過而後得釋到鄆門尉也死拒車駕毋得夜入所轄門至移徙他門乃得入此皆卑官小吏能舉其職卒光史籍令名無窮矧上此什百者乎故職苟舉矣雖以畧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猶爲

道行職苟不舉雖貴爲公相而猶爲道不行也苟
足以行其道雖以畧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
寵薄而人猶願爲之苟不足以行其道雖貴爲公
相而人猶耻之而不爲若曰吾自有潛移默奪之
術無事乎悻悻決去就若小丈夫者之見則非庸
愚所能知也某淺陋無知識惟習聞孔子所謂大
臣以道事君之義謹拭目觀公之所爲惟公審所
處幸甚

與王漂水

許鍾文集卷之六

九

日者行色匆匆出都門方欲修一酌言別則已弗
及恨之恨之漂水大邑盤根者多簿書案牘之積
如山非我丈才名宜莫能治古人所稱寄命不小
百里我丈樹駿垂鴻於今伊始異日宰天下亦如
斯已不佞弟去書生還得一書生既做不得古人
文章又做不得今人事業悠悠歲月誰如捕風反
不若分符郡國遙借天子之寵臨猶足有所堅立
易言多譽乃利在遠勉哉我丈毋負所期令親典
史王敷前於京中曾已面囑諒無容贅餘情縷縷

惟炤亮不宣

與李斗初

不佞自髫齡時熟讀十八子制義已知足下之名
久惟是蟻伏海陬與通都大邑隔絕無絲荊識爲
慰忽奉手教重以大貺且喜且愧少暇讀海關之
約則又私喜足下留心世故大爲有用之學非復
經生倖取一時綠飾章句爲華彩者比使出海
內騷動江以西尚然安堵蓋足下之力也此後
位益崇造福益大不佞辱在詞林特採摭其尤表
表者藉手爲史籍光且示吾閩有人足下勉旃自
愛餘惟炤亮不宣

與劉公子

甲午歲辱知老師翁老師翁忘其愚且陋卽以第
一人相待於時卽未敢謂必然然心識之弗敢忘
今奉微一當未暇以得當爲喜而先以知己者不
及見爲恨蓋海內知己雖多然師翁識我於根荄
師翁已矣其功德在我閩聲名在宇內尚自耿耿
不沒從古所稱有盛德大業而不克享者當有後

且益大其在我諸昆諸昆幸努力昭前之光明不
忝弟屬在通家不勝翹跂厚貺謹領外具墨卷一
部拙稿六冊惟檢入老師祖安否何似統此候問
不悉

復劉太公

去歲荅令長孫世兄書未嘗敢以一札輕瀆長者
念七十老人息機日久感今追昔徒增累歎不意
乃辱長者先存之言則不肖爲得大踈懶之罪於
門下雖然長者卽不言不肖則豈敢忘令孫功名

許鍾斗文集卷四

上

事倘可自効豈敢有愛也自惟素寡合在貴處用
事者相識尤少獨有敝同年林君爲無錫差可與
語來書一封可自送去當有以相成也老師遺德
在聞閩人士嘔吟思慕不絕至今爲其後之人者
勿慮不顯餘惟珍攝以膺後祉令孫統此 不
悉

與李兄羅

一離門牆遂覺蓬心區區修証之念旣爲習氣所
累又爲伎倆所奪忽奉瑤函寵以教語茫若亡子

之見所親驚喜之餘愧汗不少某自佩服大教於
茲有年矣粗知自好不敢泯泯間嘗以語於人曰
取天下第一等名位不若幹天下第一等事業幹
天下第一等事業不若做天下第一等人品然言
則如是實或未然反而求之未能真見大罈瓢陋
巷所以可樂窮通順逆得喪寵辱所以可一聖賢
所以必可爲每一開卷而閱古人便如腰纏十萬
而人百貨之場語任俠則慕戰國四公子語悲歌
慷慨則慕燕趙諸少年語權謀則慕管樂語綜核
許鍾斗文集卷四

上

則慕申韓於莊周列禦寇東方朔之徒則喜其宏
放無碍於東漢獨行諸賢則喜其苦節江左則喜
其流麗司馬穰苴韓白之流則喜其善用兵戰必
勝攻必取左馬屈賈韓柳歐蘇諸作者則喜其善
紀事與屬詞出入衝突常爲心患眩亂反覆莫知
所歸旣而揆之於道以爲無益則又欲緊括是數
者而折衷於仁義中正之域以庶幾於孔子所謂
兼智廉勇藝之全而文之以禮樂者旣而復自笑
曰學問固自有源亦自有真世有神仙之徒能點

鐵成金終不若以金作金久乃無弊吾而習心盡忘烏用取徑於此苟其未忘則雖尺尺寸寸周規而折矩禹行而舜趨亦止可名爲智人庶人勇人藝人不可名爲禮樂所謂真能節禮樂致中和者乃不當如是然而牽於所嗜亦未能決然舍去如勞苦倦極者之求休息病者之求瘳嗟夫俯仰百年爲日有幾鷄鳴而駕日出而馳日之將中而尚徘徊參差臨岐路以於邑迨其日暮不知將安所稅駕也方今世道亦大可知其在老師進而商鼎

許鍾手書

七

鉉之業固不如退而明道淑人以俟後之君子卽其輩欲蹙蹙有所堅立亦不如反而求之身心性命庶幾不負此生奈何館事方殷未得遽去累欲具疏請告又爲主者所阻未便如志甲辰歲徑拂衣歸矣此時葛巾長嘯而來復逡巡法堂前北面稱弟子吾師尚曰此子可教否餘惟炤亮不宜

與陳公子

去秋計偕擬欲道南城祇謂老師翁領教言與有所益會不便徑去至淮乃聞音駭且慟若有所

失抵京邸聞楊年丈自南城來亟往問喪狀又聞身後囊橐蕭然僅能還櫬故里若而孤犢幾不能具飣粥爲朝夕計傷哉貧也益慟不自勝雖然竊喜我老師之遺我諸昆不貲也語云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如天不泯仁者後當有繼且益大諸昆幸勉哉毋怠不佞弟辱在通家當趨跣以觀厥成內有不腆之奠惟此入是荷

與鄭師尊

臨江命下華君則飛書促不肖亟以老師爲言不

許鍾手書

七

肖見臨江方欲有所陳請渠卽云傳華二君先之也因歎老師平生樹人今食其報卽言不言無能爲重輕然老師之能知人能得士與傳華二君之不肯本具見於斯矣乃不肖則又謂以老師今日刻苦所自堅立自足最上考受知當道安用先容先容者士伸於知己自當爲知己效耳京中風塵惱人懷抱日惡屢欲具疏請告庶幾道貴治再瞻光範領教言爲慰奈館事方殷今茲未便悠悠此心長托夢魂朔風日嚴願言珍攝餘惟炤亮不宜

又

貴里施君謁詮復得敝邑師不肖見施君則盛道
老師意氣慧眼不讓渠尊人龍江先生欲令立碑
學中示後之人有永渠當時已領諾想不虛矣老
師方策閭閻休爲時嚮用其亦何藉於此惟是受
知左右者當自不忘雖然爲文學則傳儒林試政
則傳循吏具是不負平生矣區區一第重輕亦安
足計貴省吳按君將出都門不肖勤以老師見屬
渠以乃孫及門故與不肖深相結納諒亦無不用
許鍾子本志卷四

別李九我

于鄉大老中遭遇台下最後而台下之屬望不肖
最深昔人所稱知已道義意氣爲上文章次之昔
人所稱爲有功世教每以教育天下英才誘掖造
就使不失其性爲急務而汲引又次之某何幸而
得此於左右某嘗誦翁之文慕翁之名今又見翁
之用心卽甚不敏豈敢荷自堅立以負台下惓惓

屬望之意以羞吾黨之士役還謹此布懇餘惟台
昭不宣

與陳臨江

行色匆匆弗敢屢瀆閣人然大意不過如前邂逅
所稱硤江惡地乙楊望輕日夕惴惴惟獲戾上下
是懼冠加扶樹使以最聞秋毫皆明公之賜也夫
傳華二君受知在不佞後而言乃在先不佞愧之
惟明公垂念使不佞有以藉手爲知己者効卽不
佞幸甚此老居家則孝友處鄉鄉人稱其廉直在
許鍾子本志卷四

答吳按君

曩方持斧出都門甚嚴不敢請問旣而自恨以小
嫻廢公誼終愧古人夫忘人之德掩人之能以成
己之高而使膺簡命舉刺人才愚欲得人同升如
明公者終有不能盡知之嘆蓋非古人所爲故敢

因鴻便遂陳左右硤江知縣鄭燿乃某之師曩作
敝邑教庶不取資士一金所識拔皆知名士如某
則尤所憫念其貧時分篋中金而佐之學者而某
時尚微爲齊民未得與庠士齒則尤難燿閩縣人
爲八閩都會某後以鄉會試往來其家又知其於
孝友最著今世爲人如此者有幾明公與某相知
無間不復疑其他其必知燿也無疑矣夫以燿之
爲人固自可知而區區猶以爲言蓋亦示天下有
知已之感云爾令孫岳自是遠器不知後來亦知
許鍾手文集卷四

與江雲陽老師

邇欲修尺一奉候則間已衰經北歸是用悵然太
師母以眉壽享令終生前寵命死後旌褒於人心
固亦無憾顧奈彼一方民何方今礦稅滿天下重
足側目彼方民怙恃仁人若父母顧一朝而棄之
其何以生老師去吾閩三載迄今尚謳思不絕想

今日江以西民情視閩當什百不啻也敝同年張
君初離鉛槧遂宰大邑命下之日徬徨向不肖問
策不肖對以無他惟法彼中鄉先生所以惠我溫
陵七邑者往惠彼中士民則彼中士民幸甚若夫
隨時相機度務使不詭於人情土俗以無獲戾於
上下則理人者當自面受策於左右其非經生所
能逆知外有不腆之莫惟檢入老師母安否何似
令婿方君統此致意餘惟燿亮不宣

復洪父母

曩日辱在甄陶今茲微一當伏庇爲多屢欲修尺
一奉候爲甚忙所奪忽接遠翰重以大貺驚喜且
以至語及家大人冠服事則更東南向頓首稱謝
不肖三十年攻苦食淡所營何事施及所生勝於
當身受之矣惟恩臺政績流聞英聲四達不日膺
璽書爲天子股肱耳目之臣竊恐敝邑之父老子
躬不獲終有我公而家大人亦不能終托二天之
庇以惠微於下執事耳令弟經寰年丈屬在通家
情義更倍其不得時時過從爲促膝歡則不肖踈

懶成癖亦猶昔日之事恩臺也山林如是在朝亦然嗟嗟許生畢竟無賴外具程墨數冊希叱入餘惟炤亮不宣

答劉凌蒼

我丈以古誼古文詞創起我邑中某從海陬私淑一二且以爲今人且以爲古人忽奉大教慙慙滿紙啟函讀之不意古人乃復面命我於今欣慰之餘更切注想粵西去天萬里民無覆盆繫誰之賜我丈樹德於今伊始嗣登台鼎更流鴻駿海內士

詩鍾斗文卷四

九

屈指吾聞又不意今人能幹古人事業不佞某辱在梓里其與有榮施使還聊布腹心并致謝悃餘惟炤亮不宣

復池明州

素未荆識遽辱教誨至稱引聖門相與告誡之旨懇懇款款欲其兼收智蘆勇藝之全終之以禮樂此爲真知我者如所稱文字之知益尤其小知我乃當如是走雖不敏敢不勉進成人之列苟蹈溫飽之戒以忝明公之誼今夫執不相識之人而卒

投以夜光之璧無不按劍相盼者其所投之人非也苟遇其人雖卒投何害走雖未敢遽謂其人固痛有志此心勿忘尚願請益伏惟始終修我使卒有立使天下稱明公爲不失人且不失言則其言與其人俱於當世有榮施餘惟炤亮不一

答張及我

不數月辱遠翰相聞問者三四重之以大貺知兄每飯未嘗忘弟也乃弟則亦每飯未嘗忘兄如兄矧兄以千里逸足碌碌槽枥中尤令人有憐才之嘆不佞弟則豈敢忘鉅鹿之戰項羽以九江布嘗秦軍俟其渡河戰少利然後沉船破釜示士卒無還意今弟已幸不爲壓澤此亦我兄沉船破釜時也甲辰歲散當掃室以待前驅外具領絹一端香墜二枚惟檢入不一

答蔡元履

杪冬辱手書甚忙且病未及裁答嗣後伏枕者彌月每以足下言當藥石則霍然自起念與足下促膝不數數乃遂能攻所不足於我此真古誼殊非

今世貌交可比南中僻靜有山水之致足下夷猶其中興自不淺竊怪今人書箋學晉魏詩學唐文學兩漢近則北地濟南江左不患面目不肖只患模擬太工愈工愈拙須於此外陶鑄百氏獨出匠心方能爲古人方能不爲古人所牢籠北地濟南江左能爲漢唐晉魏未能不爲漢唐晉魏此其所以終爲北地濟南與江左也足下才氣足可自雄故敢效其區區倘有鴻便勿吝嗣音餘惟炤亮不宣

許鍾手不釋卷

臣

與外祖

昔爲小兒戲公膝下語及作官則鼓掌而喜今已微幸得一官矣然纔入世途便受羈縻每日控馬貴門休沐不暇憂讒畏譏展轉纏糾反不若爲兒戲膝下之樂也昔時貧苦不能自食公云勉之勿憂不富貴今已遊乎富貴之途而貧尤甚人生安所不適亦安所能適玉堂美官人所同羨今已官玉堂稱美官矣而反不若一州一縣之得以行其志不肖以貧起家親戚多貧令得一州一縣而爲

之猶當令窮乏者待而舉火而今已似難公老矣婆又善病母未老亦善病向猶前得便還歸故里具冠服拜舞堂下奉觴上壽爲二老人及母氏歡而今已又難公素有遠志欲爲萬里遊遊萬里遠矣倘健善飯能保無恙則可否則非不肖孫所敢請也然私心眷戀我公則與爲小兒膝下時無異昨得鄭師書云三舅已於春季促裝去矣陝江故非善地似難久居然不知去此更出何策四姨故苦貧今又年荒前所謂待而舉火者不知將何所出餘惟炤亮不悉

許鍾手不釋卷

臣

與伯

接家信見兩弟書知子榮弟已受室稱成人家中雍睦有加甚喜堯弟即婚稍遲不害要當擇禮義之門而委禽焉乃稱吾家婦爲吾家造福不淺吾祖宗書香積累數世至於今始發發亦當數世未艾保而持之使有永在人諸伯叔兄弟貧困久素所悼念伯又老矣非敢盡望爲不肖食貧束手待斃如昔日但造化忌盈亦忌驟凡事俱當以漸如

古人所稱善居室者利以漸收家以漸殖饒人取
豐我獨取嗇非特遠怨全名亦是留不盡之福以
遺子孫祖喪暴露幾四十年此豈可緩緩之不過
欲待風水正恐風水不足甚憑耳且葬事亦不必
甚厚當此末世倘遇兵火悔之何及反不若苟成
事之猶足以塞責也朔風日嚴願加珍攝餘不盡

與肖浦叔祖

八十老人萬里貽書啟函讀之驚喜之餘更覺懷
愴惟不肖困而得發叔祖亦破而得全自非造物
詩鍾手不空卷
欲亢吾宗不有今日今幸無事宜益加珍攝以享
後福楚王失弓不病無弓塞翁失馬豈願有馬餘
情耿耿不悉

與陳惠疇

夙蒙知愛今茲伏庇爲多忸來接華翰洋洋數百
言過沐旌褒更自貶損此自足下盛德若虛甚非
所以待故人也平生相視莫逆能復有幾何至此
作邊幅相待讀之使人愧汗盈頰卽欲裁一札奉
復亦難爲辭昔人有言投我以木瓜者報之以瓊

瑤乃今瓊瑤之投更當如何爲報耶吾儕一繫青
衿如驛驢之就輕熟稍稍着鞭便足一日千里足
下雖處華腴謙抑若寒士更願刻苦亦復如是則
善矣弟越在萬里不勝瞻注勉哉自奮勿負所期
餘惟炤亮不一

荅洪父母

命世大賢久棲百里不佞深以敝邑之父老子弟
得久留賢父母爲喜而爲朝端憂乏材今者銓路
一清中外庶無薪積微黃之詔不日出國門不佞
詩鍾手不空卷
則又豫喜朝端之有人而以敝邑之不得久留賢
父母爲憂寒族人多得無獲戾於三尺蓋仁侯有
道之化抑亦曲庇多已敢不銘謝餘惟炤亮不宣

與徐老師

去春微一當未暇以得當爲喜而先以不負老師
知人之明爲幸蓋海內知己雖多然老師識我於
未遇且拔我於必不遇方家居時聞有三年之戚
卽欲走一札奉慰且致不腆之奠道遠未能也揭
榜後詢之來人又云台駕且至是以遲疑未果然

未嘗不日夜側耳鑒聲而望前驅之至止也近見金公祖乃云老師就道當在明歲之春私心悔且懼以爲緣疎得慢當得棄絕之罪於左右雖然知我愛我者固諒其無他方今國事已幾不放老師恐亦高枕不得不如蚤來猶有良圖至如不肯以區區章句而縻大官之俸不知知己者亦有以發其聾聵否秋風漸涼千祈珍攝爲國自愛不一

荅張年丈

襄接桐城阮節推盛道其鄰父母之新政以爲難得近得汪老師書又以其鄉之父老子弟得有良父母爲厚幸吾儕初在事卽有此等作用將來殆未可量辱在知愛喜可知也同年王廻溪謁詮得我邑首問邑中人才弟首以及我爲言吾丈便中可再噓之布衣之交昔人所重此兄得蚤得偶吾丈擔頭自是輕得幾分前者欲言吾丈於詹別駕數造謁弗獲一面以爲無甚得力乃止渠乃未免俗態頓以帕儀相餽雖不能却心甚愧之相見可爲弟致謝若丈之厚貺及弟則又蛇足矣庶吏也

安得有此得無虛其腹而實我乎哉想伯夷之所樹故自可食耳朔風漸厲萬祈珍攝餘惟台照不宣

荅呂龍溪

詢知來人知兄才鋒初試政聲奕奕亟往語朱老師以爲吾門有人甚幸退而思之命世真才如兄乃爲適用碌碌俛仰隨人徒費大官累百許子遜輩無益也喜溢常况愧亦如之後面之期意在觀歲然邊海重地兄宜不得來弟則無不可歸歸時許鍾才不來弟亦不來

復陳中丞

今之滇中非昔之滇中也徵求無時如鼓駭馬加以豺狼當道禍同殃魚非持大體爲調停烏能幸

以無事由此言之明公非止宜滇中而滇中則非明公不治自古與權璫共事而卒能潛機以濟者遠則郭汾陽韓忠獻近則王新建楊文襄心苦謗多理不盡無言念古昔足用自慰莊子有言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其殺者逆也欲爲逆寧欲爲殺耶正直所以遇君子艱貞所以防小人迹之判久矣雖有游言公論自在信而行之願勿爲意不佞末學偶微一當謬承褒獎愧何敢當惟是中間期許雖過不敢不勗從來諸薦紳及鄉

許鍾文

卷四

五

中長老相規勸未有及此者乃明公儼然辱而命之敢不拜賜方今以天下第一等人做天下第一等事非明公而誰惟明公勿以一時之心迹爲可虞而以終能安國家定元元爲實驗則不佞幸甚辱厚既未能報謝餘惟台炤不宣

答楊年丈

一沙石壁後先出都門親知寥落言念老丈古誼雅情令人注想有加辛丑之役不佞弟晉不盡以待後來其在老丈勉旃勉旃陳老師後事極不敢

忘顧彼間相知者少卽努力不過如此要以吾儕報効知已必先死者而後生者此不佞弟夙所自盟時未可耳弟素不善擬題又寡合卽他人無從得之承雅惠謝謝餘惟台炤不宣

與程太守

從中朝士大夫竊聞明府風猷標格甚盛以爲宜在左右侍從之列庶幾有所補益及是命下喟然悼屈以爲才大而小用之不宜雖然以溫陵而得明府則溫陵之七邑微天矣詢之來人俱云明府

許鍾文

卷四

五

善吏治老吏不能欺近得家弟輩書又云善校士所校不失尺寸泉士風稱多材口亦難調每一榜下輒譁不厭至是皆服毋敢譁者越人以禁方游列國所至分庭其人秦則爲小兒醫要以功見效至者爲賢安論大小哉不佞則不徒喜溫陵之能得明府且喜明府之能用溫陵小其心而大有所造也宋以兩府大臣居方州居常失望鞅鞅放蕩琴書山水自娛樂其能精勤不耻吏事者范文正韓忠獻數人耳然名聲卒用此起遂不久償所負

由此言之溫陵竟亦寧負明府明府勉矣邑父母
王君同年友也曩共觀政習知其才茲在宇下果
稱任使否渠自以年少不經事大懼血指不佞則
謂君第往矣大君子在上受成筵而展布之當有
成勞勿憂安溪之高亦年友也夙有才望守亦卓
然當自受知左右不佞其無容言矣所處冷局空
臆無侑知在炤原

復李芳瓊

別後親知益稀接手教恍如面譚喜可知也吾輩

詩鍾手不素書

卷四

方爲舉業時恨不得一操瓢古作者之壇今日臨
局方覺不易湏於十年中盡讀古人書而以十年
工夫陶揉之將來所就庶可自成一家而今全未
也要以學古而未至猶愈於爲今而有餘則疇昔
之語命之矣小女姻事家大人已有所主是以難
於報命年來多病獨自擁衾他事未遑也來翰云
云老丈蓋聞之誤然此情想亦不斷耳泉中古硯
京師視爲重寶明年計借可尋致絕美者一二枚
餘惟炤亮幸甚

荅王清宛

朝廷知丈治行不旬歲再試大邑清遠去帝都尤
邇名跡日夕公卿耳目中少有善狀毋慮不達矧
行能卓異如丈者能復有幾我丈勉旃清宛之不
能久棲大賢猶無極也辱大貺謹對使拜受賤名
得附大製假以不朽何幸如之餘惟炤亮不宣

與林京山

別後苦寒非肩輿擁火不能出戶外知途中淒楚
更倍也春闈矣想已抵任與掾吏百姓等相見得

詩鍾手不素書

卷四

毋謂此故浙中神君夙稱行能異等不可欺否甚
月雖近是亦爲政願使所在見德勿爲因循苟且
之治以抵塞一時則雖宰天下猶可何有於京山
永嘉更近以一事見托不佞素迂疎不能向權貴
人作軟語因謝置之然於心終不能不介介以爲
是門下之所屬也然門下當自有以知我矣周年
丈回特附數行奉候餘惟炤亮不宣

荅鄭拙我

辱大教養之厚貺知老師之惓惓不肖雖今猶昔

也不肖則豈敢忘邑士子爲老師立碑其文以屬
不肖自知不文不足以發揚盛美然以疇昔之誼
固不得辭今其草具在以嬖母而譽西施識者得
無掩口乎汪老師處奠儀前附張懷寧致之有報
命矣吳按君書則附報代之役餘惟珍攝以膺厚
祉不備

荅王辰玉

讀來翰心惘然不勝離索之感然此自是人間至
樂雖重念兄抑亦羨兄且愧兄也弟無似仕則不
能隱又不得中間委瑣蓋未易道亦不敢爲兄道
也昔夫子獨以出處語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夫既或用之矣雖欲勿行惡能勿行既或舍之
矣雖欲勿藏惡能勿藏必有所挾以善其行且藏
者是爲難耳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得志澤加於
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古之人惟孟子識得此意故夫真能隱者乃
真能仕者也而真能仕者亦未嘗不可以隱弟今
日偶廁仕路而適遭乎隱之時雖懷欲隱之志而

未得乎所以隱之具非吾兄其誰望焉異日抵兄
園中當爲問兄隱以何道出以何時曰辰玉不出
我何必仕辰玉出我又何必仕餘惟台炤不備

與王司理年丈

都下分袂者三載於茲矣而未嘗一札自通左右
蓋緣懶得踈習慣已久亦知台丈大度不以煩細
繩我也不佞覺楚風塵日無寧畧遙望鄉關時增
愁况惟每接南來人從容詢台狀治狀則大喜以
爲辱在宇下伏庇爲多言者皆曰呂龍溪尹扶風
之治辨王司理黃潁川之寬和群喙同然倘不爲
譽然愚獨以爲國家設官分職大小相制能不相
伺所患者非體統之不嚴法網之不密特慮東濕
大甚令人救過不贍雖有才者無所展布四體則
其害治甚大由此觀之龍溪君之得以治辨聞其
微福假靈於當路之大度君子者蓋亦不少夫理
天下者理一郡者也持是以往孟子所謂好善優
於天下者矣方今賢路漸開朝端方懸股肱耳目
之寄以待台丈台丈其厚自勉以需大用屢接家

報知家父及舍弟輩沐恩殊深此自台丈高誼非所敢望也然私心則豈敢忘散館後歸期不遠尚容面謝餘惟台炤不宣

荅孫黃縣

讀來翰拜命之辱惟文宏抱初試卽能使所在見德處爲醇儒出爲循吏異日殆未可量也預賀預賀百里雖小是亦爲政昔人所稱寄命蓋不過此善爲農者無硤地善爲治者豈易民乎勉而卒之以觀其成當事者必有以相待勿憂方今朝端需材甚急如丈方爲有用之學弟輩碌碌不足道也使還附謝餘惟台炤不宣

荅楊問卿

向於長安中未及奉芝宇而辱先存之以言其寵大已顧自惟謏陋何德以當之南都根本重地馬政益尤所急得明公爲之提衡足無可慮異日者功績茂著簡在帝心股肱耳目之地且引以自近伯益作虞終乃相禹司空后稷之烈未能或之先也明公勉旃使還聊布鄙私惟台炤不備

荅許明府

粵西去此中萬餘里而能使政聲赫然公卿齒牙間非明公威懷有術宜不及此不佞辱在梓里與有榮施多已自惟謏劣不敢遽修尺素候與居顧先辱長者儼然存之且重之以大脫其何德之敢承感之實愧之也方今獨斷自上廷臣唯唯受成筴惟分符專制一方者庶幾得行其志明公勉旃勿謂時之不易使還附謝餘惟台炤不宣

又

曩於令外甥攀霄君處卽已盛聞門下高誼日者家大人過貴治則又蒙欸渥且言念宗盟之雅惓惓有加中心藏之未之敢忘惟是御李未能未敢苟自依附屢欲修尺一奉候囁嚅而止不意問詢先及以大脫情溢格外愧何敢當獨念長者之賜所不敢辭則敬對使人拜受倘面晤有緣尚當布其區區書不盡言惟祈炤亮不宣

與林京山

周年丈去附尺一奉候想達矣近遭馮老師之喪

忽忽如忘諸事自不及一茲因陳章閣之行瞿然
念門下拮据風塵援筆欲寄數語乃臨牘又無可
言徒增離別之感而已此中人盤根如山信未易
治前人以不了事遺門下憂門下非深心安能善
其後要之彼我俱有公論苟真爲三尺之所必問
亦遑恤一家之是非李斗野在京邸數向不佞論
時義甚勤蓋以課兒故不佞則爲言門下此道甚
精果百許子遜不及也渠因托不佞先容一語於
門下渠長者議論常依先正言如其心倘其來請
許鍾文

卷四

五

幸勿以忠告爲諱餘惟台昭不宜

荅盛太史

不佞某謬徼天幸從諸君子後時奉芝宇拾珠玉
於咳唾之末足稱遭逢使車西馳日月以冀忽接
貴翰捧讀乃知門下尚爾高枕也然私心不勝瞻
注遙望藍關雙鳬庶幾倏然從空而下方今朝廟
山林人各爲政論思啓沃之地安可一日無門下
輩從容後先秦中風景雖佳恐未宜久卧也惟門
下圖之餘祈台昭不備

荅駱督學

向未奉尺素先賜問訊拜命之辱粵西僻在一隅
文物奚似上國門下以命世大儒振鐸於茲比及
三載風移俗易一變至道於是乎存曩謂門下制
義固已識其言今於彼都人士復識門下作用異
日樹駿垂鴻未可量也門下勉旃不佞辱在梓里
其與有榮施使還附謝餘惟台昭不宜

荅李按君

再奉大教拜命之辱惟門下以宏才雅望屢按大
藩攬轡之餘吏治民風自宜蒸然有變長安雖去
蜀中數千里不佞固願樂觀其成今夫得空群之
足者或試之一日千里或試之峻坂之蟻封而終
則收之天閑以備鳴鑾清節之用苟非其會固不
輕出今日門下之能見矣朝端自當有以收門下
門下厚自勉以需大用使還聊布腹心惟台昭不
備

與蔡元履

辱大教方再請益詢之來人則聞足下乃重疊在

衰經中知足下至性哀號思慕良苦其少自愛始足下去時二尊人尚健無恙耳不虞及此其得及此以終大事無憾不可謂非天也顧於以慰孝子之心則得已謂所生何既弗昌於厥身又弗享以厥子天道之報施何如哉然畢竟不沒以是矣曩於王父母之行盛道令先公孝友敦篤長者宜以殊禮禮之且可以風今卽無及已顧尚有可爲者諒不宜遂已內有不腆之奠少布鄙私惟叱入餘所炤亮不宜

許鍾才文集卷四

答吳梅君

睽違經載未及再通問訊知門下大度不以疎節罪我也吳干之劍雖陸斷水刺終是尚方近御中物門下今其時矣願望願望不佞迂朽無似近遭馮老師之喪數月忽忽如忘曩時識我於根荄者有武進之劉其在鄉場則有餘姚之陳俱後先凋謝不意臨胸公復疆年長往自念性既寡諧賦緣又薄慨然以寸豎未能不獲少酬知己報國士之遇爲恨陝江得藉鼎力不負鄙私分毫皆門下之

德也感何可言今孫學識殊長決科何疑中間無彈射論文耳辱厚貺敬謝餘惟台炤不宣

答劉老師

辛丑歲匆匆從稠衆中列名族候嗣後向無顯書私心益日夕望前驅之至止也日月如流忽以兩週自恨緣懶成慢當得棄絕之罪於左右邇者手翰有辱慰藉有加乃知仁人大度自不以形迹見罪然而不肖捫心自訟則愧歎多已方今元良日就海內欣欣有太平之想論思獻納之地安可一

許鍾才文集卷四

三八

日無老師輩從容後先南中風景雖佳恐未便久卧也至如不肖賦性狂疎涉世日淺孤立畏途屢虞瓦毀又安可無有道君子素負先知先覺之望與知己之雅者一起其沉痾敬因鴻便畧布腹心餘惟台慈炤亮無任瞻戀

答施學博

別來向未通尺素忽承遠翰聞問重之以大貺愧我良多里中士得冰大雅之型明春復揭旗鼓而先之應者宜衆語云善作不必善成先生之大有

造於吾黨則前人之美爲益彰已不佞區區俚鄙之言曾足爲鄭先生重乎哉相去各天願言努力外具香絹二事乞叱入餘惟台炤不備

與高年丈

別台丈者幾何時矣每聞行能有異輒用爲喜安溪雖小足稱劇縣能於此中著聲亦自不易第以台丈而爲安溪則真所謂牛鼎烹雞非其任也人情變態如風雲稍以形勢相君便自氣色可畏想今時人惟台丈及廻溪兄當不復爾風塵外人海

許鍾手不釋卷

卷四

內有幾言念同心足用永懷不佞弟落莫隨人無一善況加以年來多病桑梓之念轉深不日當促歸裝則把臂亦自不遠安溪有山水之致固願寓目弟以遊客而勤館人則似不便要以數千里歸來咫尺知已决不令對面參商也書不盡言伏惟崇炤不宣

答徐宗師

某自元旦卽已卧病近遭曾老師之喪伏枕不能走視展轉悲吟者累日此諸敝同年所共知共諒

也又自去秋八九月間忽得非常之症幸而不死至今精氣俱耗頂髮盡脫每一開卷便覺頽然不自聊賴蓋大病之後神情未復其理宜爾尊稿之刪與序當以屬之能者甚非病軀所敢任也老師以明道淑人爲心其欲引某而納之聖賢之域不可謂非知某且愛某者但某賦性椎魯原無學問之實安敢謬附學問之名夫無學問之實而居學問之名是以僞事老師而以虛聲欺天下也卽此一念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尚安論學且老師講學數十年高足幾遍海內何須取足於許某一一人而後言信而後道尊狂瞽之見如此幸在炤亮不宣

許鍾手不釋卷

卷四

再答黃中丞

士君子有遺大而才見遭訕而行愈明者於明公一人見之某嘗從鄉中諸薦紳而得明公之爲人詢之山以東諸老而惟明公之政得其大者是其除殘剔蠹爲人興利今在官者無貪吏境無窮民豈特一方之翰乎蓋社稷之鎮也方將樹功台鼎

流輝史籍爲八閩川岳增色某辱在粉榆與有榮
施多已當今獨斷自上廷臣唯唯受成策惟分符
仗鉞專制一方者庶幾得行其志明公勉旃勿謂
時之不易餘惟台炤不宣

別館中諸前輩

某無似於行輩中最爲驚下過承臺下睽注方力
自湔拔以副雅懷而麋鹿之性難馴林泉之恐實
深一離都門儀形日遠翹首清光可勝瞻企伏念
某疎謬種種自適無繇所恃臺下覆庇而扶植之
許鍾手文集卷四
使無大戾以爲清時羞則所造就於不肖者更厚
不肖則何敢忘役還肅此布謝餘惟炤原無任惓
惓之至謹啓

荅葛岷瞻

始弟在長安而老丈南歸益軒在閩今弟將歸閩
中擬取途錢塘與老丈爲吳山西湖之會而老丈
在留都益軒復留滯燕市中爲羈客人生離合有
數欲如曩時對榻劇譚白眼世上相視而笑可易
得也風土作惡疾病惱人弟已孟浪光陰之日久

矣不朽大業端有望於吾黨白下佳麗有山水之
致更無外事足可自力願言勉旃承諭云云其人
雖屬粉榆素不相識弟之寡合丈所知也近時益
軒事不過伏枕竊嘆而已其何能爲云云餘惟台
炤不宣

荅楊衡晚

驅馬南來舊疾復作伏枕不敢窺戶外者彌月於
茲是以不得修一香一帛之儀致奠于老年伯母
太夫人靈下而貴翰遠至兼之大貺儼然先之弟

許鍾手文集卷四

且感且愧何能致辭所恃寸肝相照諒我於形骸
之外斯乃古人所稱莫逆之知耳益軒事相知者
俱爲搢腕渠獨放浪西山山水間怡然得也在官
而能官處困而能逸此其所以爲益軒與吾丈大
器夙成兼以沉養讀禮之餘稍留神世故以需大
用則不世之業也勉旃自愛節哀是宜餘惟炤亮

與林光碧

某自屢伏海陬則已傾注高風之日久得締龍駒
肩勝雀躍去歲辱貴翰適卧病床辱至今蓬垢不

敢問戶外事者一載於茲是以弗獲遣一介之使
修尺素致慇懃於左右卽甚踈節豈宜至是然總
非敢爲慢大度者自宜諒其無他三輔股肱近地
俗稱饒愿易治要令吏法民懷旣富而教則有韓
馮翊尹扶風之遺規在門下肯多讓乎卽君岳岳
自是遠器幸加追琢以大其成病中不能多叙惟
台炤不宣

又

縣歸不數日卽聞門下以拂衣至又以咫尺弗獲
詩鍾手文集卷四
一面殊用駭恨秋深稍能自健擬從一二知交南
遊挹天柱夕陽之勝因過門下爲信宿之譚以慰
鄙私第恐病未能也東山隱卧大是高致但吾輩
遭遇聖朝公論久當自白卽欲丘壑是耽恐未便
如願辱厚耽敬對使拜嘉餘惟台炤不一

又

某杜門至今病魔猶未盡脫去冬之臘旬旬來遷
而諸親舊來往寒溫之節百不一備姻翁不以簡
傲見罪而儼然手札存之重之以大貺非肺腑之

愛何以及此某且感且愧無容致辭所恃高明稔
知其鄙朴而諒其無他則某幸甚家大人統此祇
候不既

與徐老師

丘大行至奉讀大教期念諄切知老師不我遐棄
雖數千里外無異左右感可知也病中得之踴躍
更倍特恨殘魔未脫未能卽至左右領面命據積
懷耳忽接尹海蟾丈聞老師有三年之感又且不
日抵家則又怵然望外殊自失也伏而思之曩者
不肖北上老師在越老師還朝不肖來閩今者不
肖方勉強計就道而老師復自薊而南一彼一此
如相規避有百年知遇之恩而不得一日聚會之
樂良可歎已要以離合有數此懷終當有待則老
師終有以命我矣海蟾丈行能卓然大是良吏聞
越不遠亦微聞其聲政否炎蒸日上南天更酷千
祈珍攝爲國自愛餘惟台炤不宣

與尹父母

三山去此咫尺耳而音問澗踈遂成燕越之隔及

是命下棄然喜躍曠然病已其在同民則失一父母而得一良父母在弟某則失一兄弟而得一兄弟之白眉而秀出者俱可喜也茲者前旌至止萬靈翹跂弟某辱在愛下固宜祗候道左爲闔邑士庶先而爲病魔所苦跬步不能自達心甚恨之謹遣舍弟輩來代布區區統祈炤亮幸甚

與陳年丈

弟初以病告謂爲故事果然一病兩年骨立日甚大惧弗克負荷以此事君稱不欺已弟不知守身

許鍾文先生集

卷四

四

事親謂何耳丈固愛我者亦憐其憔悴乎哉久聞南旋之音是用翹跂而病軀兼以僻處咫尺弗能自達心甚恨之人生離合有數脂車若在明歲之春庶幾或可一面否則當懸長安中榻相待耳輔吾丈畢力營一葬地乃爲惡成者所持進退維谷不知我丈能爲之地否海內同榜雖多如吾三人足稱一體老年伯母安否統此候問餘惟台炤不宣

荅王年丈

歸舟經淮泗遙聞政聲四浹噴噴爲同籍光家叔武成更冰大庇得幸無罪不肖弟私自慰藉多矣茲者人道化成報政在邇朝端方懸不次之擢以待老丈老丈宜自勉以需大用其武成辱在宇下惟終嘽嘽之使能有堅則不肖弟之戴德寧有既也弟抱病三年近稍平復燕市相逢再叙情款餘惟炤亮不宣

荅許熙臺

久不奉手教惟從學師錦雲君得聞福履清泰上

許鍾文先生集

卷四

四

下相安以爲大幸使至備問起居爰及作用更自慰藉深已抱病三載情緒缺然京中把臂尚當再悉惟炤亮不旣

與李休寧

貴治吳文軒與舍親楊子俱以東封事註誤留滯長安市中弟素從楊子遊因識其人慷慨吐往奇士與爲深交渠去家久于切近乃兄死子又幼渠以註誤勢未得歸奸人乘而爲利家事翻覆殊甚倘能扶植俾令勿墮則百世之德也夫以仁明父

母在上豈使下有苦而無告而以不佞弟之辱在同籍亦豈有數千里馳書而不能爲其故人微一盼之惠以鳴其不平是以過不自揣妄瀆清芬千惟留神

再荅洪父母

孟秋人去附尺一奉候想達矣爲敝邑之不足以久淹從者當事者擬以南銓相待然曾是爲恩臺重乎哉抑何來遲也不佞去書生還得一書生既做不得古人文章又做不得今人事業悠悠歲月

許鍾才不棄

卷四

茫如拾芥反不若分符郡國遙借天子之寵靈猶足有所豎立丈夫得志行道須自宰割安用碌碌隨人近得知友書云諸族姓子弟好生事凌人動開怨府人言若茲當不盡無此不佞素所側目檻腕不平者奈何尤而效之屢有書譙讓未審能有瘳否不佞謬得一前爲世指目諸舊怨槩置不問曰以志吾過如之何其舊之未去而復以新者益之乎衆怒難犯誰受其不祥理不可告當有法在後果不悛如人所言願悉論如法毋有所貸非特

以三尺衛民令小民有所憑依抑小懲大戒其所以保全我族姓子弟使勿陷於惡與所以保全不佞而完其令名爲德甚大豈不拜嘉不佞處此緩則厚毒急則傷恩惟有委之於官使執法者自爲懲治而有過者自爲創艾庶幾得策惟恩臺信而行之以必則不佞幸甚餘惟炤亮不宣

寄家書

散館後本擬請告今似未能也本院入場以科爲序今年前輩病起者多則新科未能多及不及尚

許鍾才不棄

卷四

當再需則歸期未可卜也微天之靈但使二人康寧安樂雖久去膝下可無離憂區區只爲祖塋一事未完時常展轉有如懷刃不知近來地理曾有下落否有下落便可舉事卽不觀美不妨宦而貧貧而葬不得厚苟無歉於此心亦何恤乎世眼葬而薄不猶愈於不葬乎夫爲貧故欲需厚葬日復一日以至於久雖非事親之理猶不失爲孝子之心若曰懸之以待風水是工於爲一身與子孫之計而忍於先祖父也以此爲心縱得吉地靈必不

妄天必不相天所不相地豈能祐吾祖喪暴露已
四十年正如饑渴之極不擇其美但得平穩地得
以安死者魂魄得便歲時祭掃無誤大事雖少後
福固所其心矧禍福惟人所召原來不繫乎此而
苟以此心見諒於祖考見知於天地鬼神則冥冥
之中所爲陰相我以無疆之福者又未始不繫乎
此亦何憚而不爲也今夫閭巷細人少知禮家尚
能勤勞筋骨減損衣食鬻賣田廬以終大事吾父
子幸荷先人之積累得今日而此事尚闕是名
爲縉紳先生而反不若閭巷細人之知義吾前人
名爲有後而反不若閭巷細人之祖父蚤得受其
子孫一奉石一坯土之封使吾後世子孫所以爲
其祖父者而皆苦此亦何若而積詩書以遺之擇
吉地以庇之也邇來海上漸有寇警倘有意外尤
不可言言念及此可爲寒心家中有文獻通考摘
要二本并祖遺集可因便寄來不悉

啓

請曾老師

伏以名世應五百載之昌期先達知已皇家奠億
萬年之長計莫急樹人故伯樂空冀北之群而造
父閑以銜轡卞和剖荆南之璞而昆吾重以磨磨
俱由共濟以成能未有燕總而奏績自非造化在
握安能曲成不遺恭惟大師相曾老師閣下五緯
凝晶九苞煥采滙雲夢洞庭之秀擷杜蘅蘭桂之
芳知性知天靜觀乎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氣象
言易言變直徹乎陰陽健順相生不已之機絨錦
雲遙應乎臚傳聖明簡在蓮燭近映乎禁草圖史
增輝知人能官人再擢棘院之秀先覺啓後覺重
造鱣堂之英採非葑豈遺下體化朽腐並效神奇
仰睇德星喜見連珠之入闕宏開丹府驚看群玉
之照人元氣貯崑崙揮灑巨靈之山水榮光攬河
洛錯綜五老之圖書豈直鏤月凌雲效刻骨雕虫
之小技將使通今學古收補天浴日之大猷東箭
貫犀鏃羽更資其深入西金耀虎淬磨尤利其發
矧某等共鼎丹心言光青史遠答二祖八宗之培
養仰酬聖君賢相之登延方今梧井澄煙桂輪浴

露北辰開斗極玉衡運而列宿盤旋東觀敞蓬萊
紫氣臨而群真舄奕黃姑佐勝斜垂萬里銀蟾素
妙多情推上一輪冰鏡謹啓三月某日列三旌之
筵秩陳九奏之清音魯酒樽開泛霞卮於三島燕
金臺迥來赤舄於重霄藉秦誓之休休妄希彥聖
挹姬公之几几潛抑峇嶠自隗爲基鑄顏有地身
休東觀肅臨師保之嚴酒近南山齊祝君王之壽
下情無任懼忭激切之至

與徐佳嶽老師

詩鍾手文集卷之六

恭惟老師門下道爲世儀言開聖篇明止修之絕
學邇孔曾之嫡傳某卽生隔千載尚勤私淑之恩
矧茲屬在門牆寧忘步趨之想惟是弱植渺修未
窺闢與瞻前忽後徒歎高堅昔者從事雕虫旣薰
心功名之路今則陸沉金馬復濡首詞賦之場悠
悠歲月幾負此生每一齊心而讀問辨之錄迥如
惺惺參禪坐馳千里卽欲修一札而覲下風茫如
亡子之謁所親輒捫心而自愧雖然生苟知學寧
能馳枳棘而舍康莊悟非昔賢終期由文章而見

性道所賴大匠妙隱括之能不棄枉木造化胥生
成之德無遺朽株庶幾先知先覺之徒行必著而
習必察已百已千之後愚者明而柔者強則鄙生
幸甚斯道幸甚書不盡言百惟炤亮不宣

與李年丈

恭惟台丈命世真儒救時良牧文誇班馬而上治
在趙張以前暫試牛刀於專城終空驥群於皇路
不佞某幸叨梓誼實竊隣光聞之採風者僉曰借
寇詢之掄材者急欲徵黃千里風清遙送琴聲於
單父一天月白近瞻烏影於洛陽始信吾黨有人
誰云文字無用顧惟方今政幾竭澤民急望雲中
涓橫而豺狼當道上供濫而杼軸其空所願弘施
汪穢之恩勿靳隨車甘雨更展經綸之手呼還合
浦明珠臨楮不勝瞻注之至謹啓

與林光碧

恭惟姻翁臺下七閩間氣一代名英時逢履端日
迓新社暫寄東山之卧終應北闕之徵名以退而
益高今日之司馬也德雖潛而必見門下其猶龍

平某自托肺腑實切美牆雖勤御李之恩未慰識
荆之願對瑤緘而踊躍奉瓊觥以周章謹勅數行
對使祇謝餘惟崇炤不宣

復林扶蒼暗定

恭承台命以令三公子約婚於不佞某之次女曰
潤者惟吾兩家以羈旅之交遂訂百年之盟茲固
氣求良亦天作道遠未獲躬齊洗告於宗公及二
尊人受其成命然以茲嘉典蕙獲德門揆於神人
且宜愉志矧余小子敢不承受以迓厥祥是日也
詩鍾斗文集卷四
旭陽當戶近分帝里之光淑氣盈庭遙祝蘭堦之
祉開緘有喜臨楮倍忻謹復

許鍾斗文集卷四全

許鍾斗文集卷五

同安許 卿子遜甫著

秀水周應慶九真甫校

頌

萬壽無疆本支百世

上以文武並用享太平東征西討無思不服受天
之祐莫不戡穀二十九年之八月

萬壽節諸元老更進厥謀爲 上祈天永命執王

來賀者遍海內外國咸集闕下颺言曰

詩鍾斗文集卷五

皇帝有大功德於天下三日者朝鮮有難且淪爲
倭議捐弗捐可以取弗取存亡繼絕德最厚先
則寧夏後則播州微上且爲虜爲戎爲徭教化
之外

上以德格天獲福其又可量屬 元子學成日就
遂正青宮餘各分封福瑞惠桂如制則又颺言
曰此之爲大順爲大慮雖千萬世其未央天下
用又邦用昌臣章句儒也不敢舍所學以事
上既聽畢則又拜手稽首颺言於末曰臣也少

而學詩則以爲歌詠明聖揚盛美者莫憚乎詩
受天百祿萬壽無疆天保之所以答君也而其
實必本於惠宗公懷百神神乃攸歆福乃攸同
故其詩曰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
先王又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無
不爾或承陳錫哉周本支百世周公之所以述
文德也而其實必本於衆多之賢士爲之助故
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
禎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

許鍾文集卷五

上既超然渙發德音特舉曠典如綱斯張天下事
其何事不可爲天下人其誰不引領而跂爲望
安見古之所稱惠宗公懷百神親多士者不繼
見於今而今之所稱萬壽無疆本支百世者不
更隆於古也乎臣惟國家無能爲役惟是崇在
筆札則效在筆札敢以普天臣庶所歡呼忭舞
交口揄揚者盛爲頌於今日而又以私心所願
望者預爲頌於將來頌曰

於皇烈祖受命于天篤生明聖以撫八埏維

此

明聖大德光前翁受如地行健體乾運紀春
秋八千云過其曆于萬斯年於赫我

皇受天眷命篤生元良宗社之慶克明克類克孝
克敬溫恭寬仁匪教繫性遂正儲貳以順天常
如海重潤如日重光濟濟藩服分茅四方各守
厥宇來享來王茲豈人謀曰由天只誰其將之
絲綸在耳無疆之休施于孫子惟宗及支咸膺
帝祉百世綿延于今伊始

許鍾文集卷五

疏河注海頌

聖人在上德格蒼穹雖有災沴終焉允功馮夷爲
孽靡我

宸衷咨爾臣庶疇作司空誰宣予力萬流其東爰
有帝臣在公夙夜戮力胼胝自冬徂夏東極滄
溟西抵太華萬艘順流大田旣稼

帝曰俞哉賴天之祉疏鑿旣成奠我疆理嗟我征
夫亦旣勞止來汝臣工誰勞予紀臣拜稽首天
矜下民事追堯烈篤生至仁拯彼昏墊平成再

新德厚如地澤流如川宜勒貞石於萬斯年續
我之績勿忘其先

贊

卷阿王多吉士贊

古之明王所稱無逸非盡無逸苟燕遊嬉笑流連
之中而不忘乎憂盛危明之警惓惓以奏多士佳
王國爲念則雖逸無逸雖進不害卷阿之詩召康
公從成王遊卷阿之所爲作也於時所稱引畧不
及於宴酣歌舞弋獵馳騁之娛金鼓鐃吹笙匏絲

許鍾平文集卷五

卷五

竹之聲旂旗羽旄之美獨繫心於國家天下曰惠
宗公懷百神綱四方其所寤寐而必得者亦不在
乎俳優侏儒奔走逢迎容悅之徒而獨屬意於憑
翼孝德之士曰王多吉士媚於天子於此見盛世
之君未嘗以逸樂忘天下忘賢才盛世之大臣亦
未嘗以陪後乘分日月之末光爲榮華而獨以典
賢育才集衆廣忠爲己責得士之力用能益篤前
烈保世以滋大說者又謂周道方隆符瑞見鳳凰
集召公感而作此詩益以多士比德於鳳云故其

詩曰鳳凰于飛亦集爰止又曰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夫鳳之爲靈誠信矣昔之爲遊觀之樂者卽有
奇花異草珍禽惟獸極天下之瑰瑋宏麗而苟不
見鳳而聞其鳴不名爲盛而是鳳也苟生不適時
不名至治之國亦不名爲靈然則當時明天子之
能得士與多士之能擇主而效忠乘時而展采比
隆唐虞而澤獨盛於千百世之下是皆可贊贊曰
天祚明德群髦如雲後先疏附絕類離倫維彼文
考壽考作人姬公吐握白屋是親初遊鄉校遂升

許鍾平文集卷五

卷五

於庠樂正擢秀司徒貢良太平無象鳳凰非祥孰
如得士得士者昌萬鎰拱壁爲王圭璋千尋名木
爲國棟梁懿彼後王緬想前烈後車千乘羅陳俊
傑休容在御師濟在列好樂無荒罔滯於逸猗彼
多士川岳貢禎來自陬滋廊廟是登乘時展錯星
朗霞蒸克稱心膺亦曰股肱一人多助四國咸寧
鍾鼎是勒旂常是銘我非用贊論我同升旣稱傑
士匪文猶典矧茲昌會聿觀厥成勉哉自奮遙駕
周京

本朝從祀四先生理學贊

薛文清

河汾倡道復性爲功居敬窮理異流同潔著述雖
眇實踐則工絕學有繼皎日當空

陳白沙

曾點旨趣孟子工天才誠合一號稱醇儒主靜爲
教詩章自娛跡疑佛老道則程朱

胡敬齋

餘干之學主敬爲先蚤年存省晚近自然謹獨功
許鍾子文卷五

切防微意玄不淄者俗不愧者天

王文成

文駕韓蘇功軼郭李大德不官棄如泥滓良知闢
途至道伊始後有聖人百世可埃

墨贊六首

玉杵玄霜

長卿方病渴劉伶欲解醒神僊如何接藍橋漿正
清

鼎黃耳

雖則有足其行以耳薦其馨香多受帝祉

僊居樓閣

山河大地本虛空空中何處安樓閣僊人樓閣杳
難尋遙見雲間雙白鶴

石室觀書

河洛事已遠圯橋跡亦虛誰人有玄契能解石中
書

異魚吐墨

取爾腹中墨寫爾腹中書但解相思意勿訝故人
許鍾子文卷五

疎

夢人遺墨

昔人夢得筆之子復得墨魑魅何處藏山川當失
色

銘

綠硯銘

明星點點老松姿滑似凝脂圓似璧萬丈文光映
紫宸蛟龍守此年三百

此宋少帝所遺硯也出海二十餘年今始得之

噫嘻在彼爲亡國之資在我爲清高之玩好醜
何常惟所用歟

銅雀硯銘

文人之珍上應東璧匪女則存雄圖安覓爲問九
錫功名何如荒臺瓦礫

賦

鷹化爲鳩賦

惟彼皇穹之至仁今乃惡殺而好生曾嚴威之未
幾今倏陽德之方亨氣氤氲以鬱勃今物芽茁而

詩鍾子文集卷五

向榮雖肖翹之無識今隨陽和而變更相彼鷺鳥
今名曰鷺鳩擁赤日而直上今凌浮雲而遠遊鷺
鴉鷺鳩遭之而脅息今鵬鷺鷺遇之而悲愁司
寇依之而信法今牧野之會惟師尚父效之而亮
鳳漢有都尉竊得乎此號今漠不窮胡望之而膽
落矧敢越之而長驅噫此大造今厭彼虔劉舍生
方欣欣以蘇息今爾胡獨轟轟搏擊而不休奚猛
不摧今奚剛不柔變厥喙距今爾又何求更爾名
曰鷺鳩今與羣翼而爲儔侶鷺鷺鷺鷺而並處今

鷺鷺鷺鷺而周流類三苗之叛逆過大禹而投
天爭以紛紛如虞芮今至周郊而迴車梁父之巨
盜冠假冠佩長劍令釋其服而聽洙泗之絃歌懿
太空之爐冶今何物不化胡不馴虎豹而麒麟改
枳棘而楠梓之柯蔓延窮奇不變而騁駟與綠耳
今蓬蒿稊稗不化而嘉禾豈天地之殊用今抑貞
方之異宜羗動植之二本今雖馮虛與躡實其異
智動者虛者猶可變今植者實者斷乎其不可移
唯彼衆生今何差池皇敷化今原何私向化有路

詩鍾子文集卷五

今格心有時堯舜在上不覺覺以從善今曾不如
飛鳥之無知

七月流火賦

大專布氣亭毒百昌爐鍾萬有呼吸陰陽既出震
而齊巽乃見離而役坤胡歲月之幾何今乃將來
者得令而成功者退藏時維孟秋少皞司晨祝融
退舍蟠取乃張其律夷則其音清商菊冉冉而將
秀今露沾沾而欲白隼怒目而欲擊今豺耽耽而
始揚壽星既見日馭漸移羗大火之昏見今倏乃

之世號先天寄跡鹿豕混魚鳶豈若吾在杏壇上
終日陶鑄聖人前人世功名信可羨遇合須待五
百年何如吾得此中樂行藏卷舒任自然自然之
樂樂無限笑傲千古美雲烟但得自然無物累便
是中和位育全

孟夏陪祀太廟做顏延平郊祀歌

於赫皇祖受命于天受天之命誕撫八埏寬仁勇
智厥德罔愆崛起濠泗掃彼腥羶金陵定鼎樹本
乃堅次取僞漢爰及幽燕變夷爲夏再闢坤乾遂
定禮樂以定太平澤覃萬類化格重玄施於孫子
精禋萬年

又

皇祖於昭賓于帝里昭臨萬方匪遠伊邇享祀苾
芬皇祖來止陟降飛揚孫子咸喜其祀維何大輅
玉几穆穆皇皇百辟卿士其德馨香升聞不已皇
祖居歆醉飽具起孝孫有顯報以繁祉報以繁祉
於今伊始

擬李太白深宮高樓入紫清 館課

樓臺重疊絕雲烟下瞰半空見飛鳶更有神人居
樓上大亨群帝奏鈞天鈞天一奏非人間上世龍
胡事杳然秦皇空望瀛洲島漢武何勞築甘泉自
古真僊惟堯舜鴻名日月億萬年但使萬年稱聖
主何必蓬萊學神僊真僊長存世何怙聖主恩光
照八埏假使真僊能度世漢武秦皇正乘乾秦皇
漢武留不住遺與君王致太平君王長享太平樂
功名還在軒轅前

詩

賦得銀蟾花正開涼夜 館課

澄空萬里絕浮埃中有異花霞外開誰道塵寰更
有種祇因靈藥點成菱香清玉宇冰輪冷影合霓
裳舞袖徊敢借巨靈真手段移來上苑和雲栽

和李白送賀秘監回 館課

羨君慷慨掛朝衣烏鳥江湖共息機已把金龜換
酒去留將明月送舟歸洞庭躍浪浮青渚天竺瞻
雲繞翠微此去途中詩滿載何時寄却塞鴻飛

秋夜憶早朝 館課

析靜城頭聽漏聲涼風颯颯入危旌鳳池魚醉露
初重麟殿香浮月正清夢裡乍疑金鑰動覺來只
見銀河明誰人借得回天力問夜如何朝未盈

二月十六日夜恭誦

皇上諭內閣 御札志喜 館課

汗渙雲邊雨露深螭頭月影向花陰門闕已盡蠲
周典包篚何勞貢禹金北闕欣逢遺駿入南冠不
繫纍臣心歡聲共效嵩呼舞斗酌遙從日下斟

初夏郊遊

許鍾手文集卷五

十三

忽聞郊外舊鶯聲喚轉東風不限情縱步始知天
地濶開樽更覺利名輕花飛水面初成子梅老枝
頭慣調羹誰道春芳收得盡葵心今已吐紅英

長至朝天宮習儀

皇居縹緲迂繁禧淑氣依稀下赤墀嘉節還同周
歲首儒宗應陋漢威儀環色冷侵朝雪銀燭光
融映曙曦人道仙居北斗近來朝借我作瑤卮

春閨晴思

茲辰自古號中和聖世中和取數多遠樹更濃烟

有色輕風不漾水無波花酣欲學鶯兒舞柳亂爭
迎燕子過人道上林春更好誰知淑景近如何

雨後與宋忠過日者 館課

閑來結駟禁城東曉望晴雲映遠空弱柳斜飛猶
帶濕輕烟不漾迂微風陰陽要渺目前近身世無
窮造化通却訝赤松遊已遠何如此地覓仙翁

清和微雨 閣試

微風吹雨動淪漪春去還如春在時巧透化工三
五點新添生意萬千枝冷將玉露零仙掌細和爐

許鍾手文集卷五

廿

烟出禁帷折柳初驚衣袖濕雲間彷彿見朝曦

送邵太史使東藩

四明才子舊群空濡轡馳驅濟漯東桐葉於今承
湛露馬蹄尚覺帶春風書繡古壁窺恭宅樂奏雅
音近獻宮此去寄聲吳季子謾誇上國姓名通

被召恭謁 仁德門 館課

白雲山色久樓遲忽逐絲綸到赤墀霞映金城天
語近漏催玉關伏陰移佳時十事從來道悟主卑
言遇自奇咫尺龍顏猶翹想丹心遠托日邊葵

送夏都諫開封琉球詩

絳節平明出上台使車暮宿越王臺魚龍夾纜雲
端靜琬琰盈函日下開關鑠光分麟服寵蟠桃欲
傷鳳池栽遙知帝德真天廣應有望風回面來

聞清江口通志喜

開試

滔滔河水正流漸一派原分太液池日映南隄窺
禹跡雲籠北關屬堯咨桃花浪裏遊絲靜瓠子宮
前弱柳遲地接岱宗鄒澤近莫誇紀績有秦碑

龍起泰山寄訊五大夫松

開試

許鍾才文集卷五

廿五

翠色蒼顏別洞天昂藏千載傲雲烟榮華已拜山
中詔寥落不隨海上仙黃石當年曾作伴赤松並
世問誰賢祖龍遺烈今存否神物莫驚五老眠

送張太史使中州

楊柳翩翩御使車此行何必問居諸長卿本是上
林客暫向梁園訪子虛

送盛太史使秦藩

春來楊柳正開花華鄂樓前花更葩臨別不須歌
四牡秦雲白處是君家

五月榴花

二首開試

一枝高出漢宮牆色賽牡丹獻艷陽更喜玉階方
寸近朱顏帶却御爐香

又

此日湘潭唱棹陰紅英照水色深深若非神女春
風面疑是靈均報國心

題曾封君冊葉

翩翩白髮照黃流楚楚軒裳恣遨遊却憶平生無
限恨當年獻策不曾收

許鍾才文集卷五

六

因風想玉珂

開試

退食從容後銀河靜夜清爐烟潛入幄漏箭暗傳
聲佩玉人何處隔簾月自明千條封事裏不寫此
中情

題瀛州亭

二首

誰將海外島駕一禁城東日月開窓牖雲霞映遠
空西山朝氣近北海暮烟通疑有靈鼉力非關土
木功

又

崢嶸仙島上濟濟盡名英桃李環堵擁琳瑯遠檻
明吹笙王子晉射覆東方生攜手同登眺覺來宇
宙清

遊碧雲寺

微雨垂楊道清風渡石梁泉清龍吐氣栢翠鳥爭
涼古洞盤雲伏名花和露芳可憐千面佛只爲一
爐香

遊香山寺

層巒遊不盡拍手上香山舉白浮天色來青識聖
許鍾子文集卷五

頽披雲亭渺渺漱石水潺潺日暮烟嵐合相看意
未還

夏伏雨涼

炎蒸方日上好雨四郊清鳥入雲間語風從腋下
生西湖蓮有色北闕漏無聲五斗休呼酒微涼正
解醒

又

翔雲驅暑色竹影倍陰森似有秋聲至渾忘潯暑
清亂山迷野鶴流水動鳴琴乘興凭欄嘯誰知夜

已深

遊清源洞

忽然到絕頂疑是飛來身隔海常爲客舉盃有故
人千年仙骨朽古壁舊詩塵維有清風在一時一
度新

漫和清源一律

久懷登望趣此度更難忘不見山花笑只留蒲徑
香披襟印海色停酌迎風光自是超凡路何須問
瀛蓬

許鍾子文集卷五

送南太史使秦藩

綸宣迎夏日轡沃榴花天雨灑南陵道車驅秦時
烟桐圭通漢節免苑屬秦川四壯曾歌否遭逢異
昔賢

代芍藥喜牡丹盛開牡丹期芍藥早發各一

首

亭前元異品令節倍陰森色醉楊妃子聲催李輪
林春風欣識面旭日好拋心得意君休語情歡我
解吟

翩翩紅葢客結我作芳隣共挹銀河露誰專上苑
春翻堦應有意和鼎獨超倫待子酣朝酒奪將
笑人

題畢封君冊葉

解組歸來久藤蘿歲月新驚看車馬到乃是過庭
人

暮春郊遊蘭亭韻四言五言各一首開試

今日何日維暮之春既有良侶亦有芳辰川流如
舊草木其新曲終永嘆念彼昔人

許鍾才文集卷五

縱步郊原外極目舊山川野曠鶯聲近泉清石髮
鮮林裏見山足雲外有人烟何須問久視此中是
神仙

觀播州山川圖七言古

千里輿圖實超然陰翳要荒入百年峰絕懸車常
帶雨水長妖氛墜飛鳶犬吠雲中因駭日豈知洞
外有青天圉吏告言此疆土向隸職方漢唐前元
戎千乘恢禹服旗旄央央雲漢邊央央旗旄非務
武拯彼群黎出腥膻昔爲椎髻今冠帶南東其旌

然旱魃方爲孽商書頌有年牲圭皆繡禮德政速
回天震恐猶無益勤修乃罔愆人歌雲漢什我愛
桑林篇

恭遇萬壽節誦天保詩至末章首二句喜而

有述五言律十二句館課

神符姜水授運際恭階平赤電堂空遠彤雲夾殿
生曦催千谷曙月映萬川清欲展陽鳥翼微開桂
樹英光天同廣大出地漸高明聖壽真天保登歌
峇鹿鳴

許鍾才文集卷五

題霖雨舟楫圖五言律十二句開試

聖主旁求世良臣入夢年彼蒼如有意版築豈無
賢遇早須霖雨有舟利涉川宸衷資啓沃國事屬
藩宣萬古中興業一時說命篇勤思嗣此畫踵跡
有商前

皇太子初出文華門受百官箋賀恭紀五言律

館課

旭陽初出地瑞氣藹鈞天海挹銀河潤星輝紫極
前重輪欣若月五色信非烟曠典空千古歡聲徹

八埏東方新得震南面擬承乾不借商山老寧須
鄴下賢驚看龍虎狀聳聽瓊瑤篇敢獻嵩呼酌齊
陳北斗邊

有懷

有懷留不住冒雨叩禪關芳徑無人掃閑吟自往
還

爲客

爲客還送客客歸客亦歸歸時回首望海上數鴻
飛

許鍾斗文集卷五

五

許鍾斗文集卷五全

許鍾斗集五卷 浙江孫仰
曾家藏本

明許辨撰辨有八經類集已著錄是集大抵應俗
之作館課又居其強半蓋明自正嘉以後甲科愈
重儒者率殫心制義而不復用意於古文詞洎登
第宦成善華已竭乃出餘力以爲之故根柢不深
去古日遠况辨之制義論者已有異議則漫爲古
調其所造可知矣

劉練江先生集八卷附離騷

經纂註一卷年譜一卷

〔明〕劉永澄撰 年譜 〔清〕劉穎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劉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練江集

七卷附錄一卷》提要

萬氏明史列傳稿

——鄭萬斯同季野

劉永澄字靜之寶應人八歲讀文信國正氣歌友帶贊卽爲位朝夕拜之舉萬厯二十九年進士不好吏事謁選爲順天教授勉諸生以聖賢嚴程課飭行檢束脩之餽不及於門學者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李廷機爲禮部具脩省事宜不及求言永澄上書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迄本朝未之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鄒汝愚疏論之炳烈千古然則塞謬譌之門務容容之福者可謂朝廷有人乎故爲公劉練江先生傳 萬氏明史稿二

報主計無如開言路爲永澄報公計亦無如請公開言路廷機永澄座主也得書默然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永澄將具疏有所糾彈適其父至京師焚其草而止滿三載當遷官永澄喟然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引疾歸家徒四壁立絕不干謁有司李三才雅敬永澄而憚其方介每見輒屏去服御疏布相對同年生爲揚州推官念其貧吏人有所求者令以金進永澄峻卻之曰所求當得何以金爲所求不當得又何以金爲君眞所謂不知故人者也居

寡交游惟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善以風節相期四十年起兵部職方主事病不能赴卒於家年三十七劉宗周曰靜之好論古人得失嘗曰古人往矣千載之下爲吾檢點安知千載之下更無檢點我者其刻厲自任如此

第百七十七卷

劉練江先生傳

萬氏明史稿二

二

徐氏明史列傳稿

秀水徐嘉炎勝九

劉永澄字靜之寶應人八歲讀文信國正氣歌贊卽立信國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時長洲文震孟亦以十九得舉二人生同年復同舉相善也永澄每同年會飲席有妓輒謝不往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爲順天儒學教授勉諸生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檢羔雉之質不及於門北方學者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時雷震郊壇詔具修省事例李廷機爲禮部永澄之座主也時條例不及求言永澄乃奏記廷機曰災異求直言自漢

劉練江先生傳

徐氏明史稿一

唐宋及吾祖宗未之有改也茲者一切報罷傳之中外有防口之禁甚非美談往者萬安劉吉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鄒汝愚疏論之炳烈千古然則察謬諤之門務容容之福者可謂朝廷有人乎故爲公報主計無如開言路者爲門生報公計亦無如請公開言路者廷機得書默然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永澄將具疏有所糾彈適其父至京師焚其草而止大學士沈鯉雅知永澄數諮以時事滿三載當遷官永澄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引

疾歸家徒四壁立絕不干謁有司李三才素敬永澄相友善然三才頗豪侈每見永澄至輒屏去服御疏布相對畏其議之也同年生有爲推官者念其貧吏人有所求者令以金進永澄永澄峻却之曰所求當得何以金爲所求不當得又何以金爲君真所謂不知故人者也其風尚如此永澄嘗至蘇州與震孟習靜竹塢研窮名理訪顧憲成高攀龍於東林訪劉宗周於西湖皆深相契合永澄望日隆朝野皆願其一出而永澄以疾不求仕進有終焉之志四十年忽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同志劉練江先生傳 徐氏明史稿二

相賀永澄以病不能赴竟卒年僅三十七永澄清修孤介爲湖內名流其卒也震孟誌其言行甚悉高攀龍曰靜之官不過七品而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我事劉宗周曰靜之尚論古人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而千載之下爲吾檢點安知千載之下更無檢點我者其刻勵自任如此

明儒學案

餘姚黃宗羲太冲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書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謬謬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吾前者若何揚揚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吾後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尚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槩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

劉練江先生傳

明儒學案一

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劉練江先生傳

明儒學案二

揚州府志

劉永澄字靜之寶應人年八歲讀文丞相天祥正氣歌設位晨夕拜登萬曆辛丑進士改順天教授遷國子監學正雖官閒曹日討論累朝典章名臣言行凡六曹九邊職事掌故形勢扼塞迨兵馬錢穀之數皆得其要領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友善座主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奉詔條弭災數事永澄規以閑言路語甚切直相國沈鯉數諍時事永澄引狄仁傑處張昌宗張九齡處李林甫故事權奸聞而惡之特督漕侍郎李三才雖與東

劉練江先生傳

揚州府志一

林諸正人親善然性豪侈供帳陳設甚盛聞永澄至盡撤之其見憚如此陞兵部職方司主事未任卒震孟爲之狀攀龍誌其墓宗周著淮南賦弔之

寶應縣志

劉永澄字靜之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善病改順天教授遷國子監學正以憂去免喪陞兵部職方司主事未任卒年三十七永澄爲人清嚴勵廉隅憂國家雖官間曹日討論累朝典章名臣言行凡六曹九邊職事掌故形勢扼塞迨兵馬錢穀之數皆得其要領是時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永澄從之游與高忠憲攀龍劉忠端宗周文肅震孟友善永澄卒震孟爲之狀攀龍誌其墓宗周著淮南賦弔之宗周又請於朝謚永澄又上疏有曰東林者劉練江先生傳 寶應縣志一

先臣顧憲成講學處也從之游者高攀龍劉永澄最著永澄所著緒言離騷註多散佚震孟蒐葺行世又嘗遺書永沁曰吳中近有周順昌乃靜之一輩入宜拭目俟焉永沁者永澄弟也永澄官庶僚早卒未及展藎抱什一觀諸賢推許永澄者則永澄爲人可知已永澄年八歲時讀文丞相正氣歌設位晨夕拜居母喪三年獨處於外座主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奉詔條死災數事永澄規以開言路語切直相國沈鯉器永澄數諮時事因引狄仁傑處張昌宗張九齡處李林甫故事明君子決小人

之進奸聞而惡之督漕侍郎李三才雖與東林諸正人親善然性豪侈供張陳設之具甚盛聞永澄來盡撤之其見憚如此永澄既卒久之宗周官左都御史震孟官大學士過其廬必召弟永沁子心學嗟嘆慰勉留數日乃去

劉練江先生傳

寶應縣志二

東林書院志

無錫華希閔豫原

先生姓劉氏諱永澄字靜之號練江揚之寶應人萬曆辛丑進士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未任卒年三十有七既卒而山陰劉忠端公宗周具揭請諡於朝格於例私諡爲貞修先生先生幼有志操八歲時得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卽私爲位朝夕拜之曰丈夫當如是甲午舉於鄉年十九諸同年公謫以妓侑錫謝不往越明年受室衣履敝母氏謀易以新者謝毋庸兒意中自新耳益刻苦奮勵斷然以古聖賢自期就舍旁築土室讀書其中三年足劉練江先生傳 東林書院志一

不踰限凡古今人物及朝廷典章兵農錢穀九邊要害無不詳究原委既成進士自以善病不任簿書告授順天府學教授訓士先行檢後文藝意者作之屈者伸之饑寒者食且衣之多士尊曰范南夫子遷國子監學正訓士如順天諸生有越次乞滿者雖臨以司成命卒持不可會需震郊壇詔有司具修省事例進時晉江李廷機攝宗伯事實先生座師也上言請開言路李默然亡何楚宗妖書獄起繼以京察事朝譏沸騰先生將具疏有所料彈而父春宇公適至止之歸德相素重先生諮以

出處答書數百言反覆推明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大臣去就勇決之義旋請告歸乃蒞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於錫之東林精舍相與談性命微言更後先往來於文文起之竹塢高景逸之水居訪劉念臺丁長璠浙東西琢磨鉅矱履茲實歸而獨坐大江之焦山至忘寢食孝養父母及大父母冬爐夏扇未御弗敢御寢處未安未敢卽安居喪壘面柴骨苦塊三年不內寢辨義利嚴取與家徒壁立有同年生爲司理潤之以金峻却不受嘗書薛西原語於座右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

劉練江先生傳

東林書院志二

自損廉恥質甚臞長不滿六尺而刻刻以生民爲念愛君憂國發於至誠官止散曹而傑然身任天下之重臨卒披衣起坐襟稍偏顧其弟曰吾生平無敢不正徐整其襟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乃其所著有甲乙志邸中雜記離騷集桂練江詩文集

卷

崇祀鄉賢祠錄

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王有容潘煜如成明義等呈爲公舉鄉賢從祀先哲以協清議以振頌風事本縣鄉宦劉永澄由辛丑進士歷任順天府儒學教授國子監學正甫轉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臥病以終竊見本官矢志暮年砥行筮仕就一遺之冷局仰泰山北斗於儒生居六館之間曹甘茹藥飲水於旅邸瓜期指日乞歸而菽水承歡苦次三年獨宿而衾裯不愧絕有司之請託非公事不入公門謝無處之餽遺雖私交不以私受者書盈篋崇祀鄉賢祠錄

一

無一字不植綱常覓句驚人卽隻句可珍珠玉群海內正人君子誰不諒其劍借上方之忠盡里閭白叟黃童皆能知其銖視軒冕之概天性孝友素著族黨并無間言日新理學更深性命卓有真悟與人爲善能自得師雖弱不勝衣而凜乎挺松栢之秀卽位未滿望而悠然挹蘭芷之芳倘及孔門可稱冉閔之流亞如生宋代何慚伊洛之淵源蓋棺已及十年輿論歸於一口伏乞具申院道見地方篤生偉人列祀諸賢台泉壤不掩懿德本縣鄉宦李茂英胡光世喬可聘等貢生趙維藩

等監生陳三重等呈爲公舉鄉賢以崇祀典事竊見本縣已故鄉官劉永澄由辛丑進士歷任兵部職方司主事一代偉人兩間正氣生有至性長卽不群志行以先哲爲期文章以名世爲範蚤年高第不因紛華改韋布之常十載間曹更於清貧味淡薄之趣裴葛而更數年之寒暑衣德甚於衣華簞豆而奉兩世之歡娛養善美於養祿浮沉冷局雖一命亦懷杞憂纂述前修卽片語已堪枉砥杜門家食八行絕跡於公庭秉禮居憂一苦獨寢於別室介然嫉邪守正塵間炎涼嚼乎茹藥飲水何崇祀鄉賢祠錄

二

心溫飽清貞超曠綽有廉頑起懦之風直諒諫恭尤見易事難說之度覲之心醉聞者神馳英等請行芳模歎典刑之徒在拮據遺事嗟隱德之未彰伏乞採善之好有同心崇祀之典爲允協幽潛立耀觀法彌宏

本縣鄉約徐應奎等里書唐庫等隣人王坦等呈爲公舉鄉賢以厲世風事竊見本縣已故鄉官劉永澄由辛丑進士歷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幼有大志長更苦修方弱冠而中鄉科遂已絕聲色貨利之好旣入戟而成進士未嘗萌富貴利達之思在

家不說人情日誦詩讀書而以求田問舍為可耻
任秩不趨權勢甘卑官冷局而以巧宦善仕為非
人革門褻服以終身菲食布袍如一日雖畢生事
業非奎等之所盡知而超世襟懷則邑人之所共
信者也理合公舉以勵後人亟請允行用關潛德
寶應縣儒學教諭華訓導李看得故宦劉永澄操修刻
厲識學淵凝少年而心涵性命之真無慚屋漏簷
仕而身肩朝野之任何愧先民雖生前未竟其丰
猷而歿世益彰其模範貞修不忝私謚崇祀允協
公評

崇祀鄉賢祠錄

三

寶應縣知縣向 看得故宦劉永澄生鍾間氣上
作偉人方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及登科第更
深世道之隱憂當官不走權門共仰如泰山北斗
居鄉絕無請託胥指為威鳳祥麟倘竟其所施迨
將伯仲伊呂雖齋之於壽然且與起懦頑具江北
望以為鵠之典刑亦海內指不數屈之人物式閭
方切崇祀允符

揚州府知府楊 泰看得故宦劉永澄端方正直
望已著於耆年孝友真醇德愈隆於中歲經傳首
善甘心冷局閒曹化播辟雍益礪清操卓行丁艱

惟守苦山居鄉絕不請求種種行實可嘉稟稟孤
貞足表誠當代之偉人熙朝之名世也輿情允協
覆核相同祀典宜崇嘉香不愧

巡按兩淮監察御史周 泰看得故宦劉職方學
有淵源行操方正當服官冷局而菁莪棫樸之化
無愧先民即伏處散曹而愛君憂國之忠常周海
宇居家四壁惟有半卷圖書通籍十年止剩一簞
風月迨司馬之命方新干城倚重豈玉樓之召頓
促泰岱為摧迄今桑梓之邦在在思其德範朝野
之內人人秉厥儀型允協公評宜膺祀典

崇祀鄉賢祠錄

四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戶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僉都御史呂 批劉宦懿行著於生前冷譽
騰於歿後輿情允愜祀典宜崇准入鄉賢仍候學
院詳繳

欽差提督蘇松等府學政監察御史孫 批劉宦
孝根天性學有真傳清湛水壺情超富貴利達之
外評高月旦人稱剛方正直之操可勵貪頑用光
俎豆准行該縣置主擇日迎入鄉賢祠繳

天啟四年正月十四日

崇祀道南祠錄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廩膳生員劉世璣劉世璣
爲懇恩轉詳表揚祖德請祀道南以明學脉事
就五世祖職方公諱永澄字靜之號練江前明
曆辛丑科進士歷官兵部職方司主事卒年三
七歲於天啟四年崇祀鄉賢祠府縣志俱有傳
生與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文文肅公
孟劉忠端公宗周爲性命交講學東林諸君子
相引重惜早逝未竟厥用文文肅爲行狀高忠
作墓誌丁長興撰神道碑劉忠端請建於朝又
崇祀道南祠錄

淮南賦以詠而顧公之病中倒屣以世道寄公見
於端文年譜者尤詳後忠端公門人黃黎洲宗憲
立明儒學案敘東林以公次顧高兩先生後即引
忠端之言爲據忠端嘗上疏曰東林者先臣顧憲
成倡道處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劉永澄爲最賢顧
高俱已列祀道南而公則至今未與將淵源學脉
日久就湮爲子孫者實愧且懼幸逢我 學憲大
宗師大闡理學宗風宏啟斯文統緒伏乞 老師
臺俯念實情恩准詳請送主道南祠內俾公生與
顧高諸君子講習一堂者殺復與顧高諸君子祖

豆一室較之廟食鄉賢尤爲不朽矣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廩增附生員喬其繩朱宗贊
喬渠劉仰桂喬樞朱宗光王希韓喬大椿等呈爲
懇恩轉詳表揚前哲請祀道南以慰輿情事竊見
有明鄉賢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公永澄賢秉椒蘭
氣凌霄漢祀文山於朝夕垂聲職成仁取義之尊
祠威婦於沉淪韋布抱激濁揚清之志蚤年甲第
恒甘夤緣繩樞十載官常不離寒席冷局却兼金
於暮夜同年挹楊震清操宏化雨於細帷多士服
胡璣善教郊壇雷火再陳涕泣之書朝宁沸騰三
崇祀道南祠錄

上治安之策已而情殷返哺勃還南國以承歡兼
之念切傳薪亟入東林而講學析微言而明大義
師事端文扶世教而植人心締交忠憲養疴歲行
力辭當軸之招守道衡茅數避要津之刺固已許
高月旦抑且譽重鄉邦亡何時事蒼黃方憤李綱
不入詎意典刑零落成悲郭泰早亡以故淮水汪
洋溯洄者製斷腸之賦孤墳寂寞憑弔者留紀德
之碑洵乎當代之楷模允矣千秋之師範 等共
懷仰企素切哀章雖鄉賢久與燕嘗已足增光於
梓里然道南未經俎豆終難厭望於儒林用敢敬

獻芻蕘緣是合詞具請伏乞 老師臺俯從獎好
博採公評申詳 學憲大宗師送主入祠庶祀典
攸崇而幽光彌耀矣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儒學訓導陸為懇恩轉詳等
事到學據此該 卑職查得寶應縣前明鄉賢劉公
永澄稟性剛方賦姿清介矢忠矢孝實無忝於倫
常立德立言大有功於名教淵源學脉倡道在顧
高之間峻厲丰裁抗志為鄉羅之亞洵是東林領
袖堪膺南國丞管理合取具事實備文申送仰祈
憲臺查核施行

崇祀道南祠錄

三

欽命提督江蘇等處學政兵部右侍郎莊 批據
詳劉靜之先生少能立志見義必為忠孝本於天
成言行卓為世範雖年摧短景見其進未見其止
抑職困散僚愛其君不愛其身講學東林既與諸
君子共有淵源之合垂芳奕世應附一先生同享
俎豆之馨眾論同宜從所請仰卽牒縣令本家
製主從祀道南祠繳

乾隆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劉職方公年譜

五世孫穎編

六世孫若蓮校

公姓劉氏諱永澄字靜之別號練江先世由姑
蘇遷寶應曰二公二公生北海公北海公生逸
溪公逸溪公生德齋公德齋公諱憲舉鄉飲賓
有德行生公父春字公諱繼善以歲進士官鎮
江府儒學訓導配王太夫人

明神宗顯皇帝萬歷四年丙子六月初三日卯時
公生

劉職方公年譜

一

五年丁丑二歲

六年戊寅三歲

七年己卯四歲

七月二十五日公弟曲江公生

曲江公諱永施字清之
天啓元年恩選貢生

八年庚辰五歲

九年辛巳六歲

十年壬午七歲

十一年癸未八歲

公就外傳誦文信國正氣歌初帶贊其為
人設位朝夕拜私語羣兒曰丈夫當如是也

十二年甲申九歲

十三年乙酉十歲

十四年丙戌十一歲

十五年丁亥十二歲

十六年戊子十三歲

十七年己丑十四歲補邑庠生

公試有司及應舉使君血指關風諸試冠軍
時敵盧不敵風雨夜臥處枕軍書溫春字公令
公請所作文一通日
有兄如此雖貧何病

十九年辛卯十六歲應天鄉試

被落益攻若刺創
經書稿至千餘首

劉職方公年譜

二

二十年壬辰十七歲

二十一年癸巳十八歲著劉氏譜略

公舉先代之可考者作世系統紀并大傳而
傳外傳諸論凡五篇計四千餘言藏之家司

二十二年甲午十九歲八月中應天鄉試第一百

一十名

座師諭德李公名廷機字爾張福建晉江人
允周公名應賓字嘉甫浙江鄞縣人房師黃州
府京山縣教諭劉公名儒字君卓湖廣黃岡人
時同年諸公每多公燕或以技術解公力議不
往文文肅公名穀之與與訂
終身交文公名穀之與與訂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歲二月會試中乙榜

十二月娶韓安人

邑處士韓公宗文女時家貧六禮不能備
衣履盡敝母王大夫人欲更新公笑辭之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一歲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二歲與文文肅公會于虎邱

冬同上公車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三歲二月會試不第

公歸就舍旁築土室以居足不踰戶限蓋知洋
厲窮日夜不休每一構思端坐瞑目詳究古今
人物多有評論凡朝廷典章兵農錢
穀九邊要害無不洞悉其源委焉

十二月初五日公子兼山公生

兼山公諱心學字近
思邑康生縣志有傳

二十七年己亥二十四歲

劉職方公年譜

三

二十八年庚子二十五歲會試北上復與文公同

公車

二十九年辛丑二十六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二十一

九名

座師少宰張公名琦字琢吾山東臨朐人少宗
伯付公名朝節字植齋湖廣武昌人房師黃州
周公名如砥字爾

三月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觀政都察院改順天府儒學教授

公先擬館選會為有力者所奪旁觀咸為不平
而公無氣微見顏色請選當得郡邑自謂非病
身所宜改順天府儒學教授往任是官者期片
輒遲以故皆傳舍視之公獨以典起人材為任

聖廟餼餼課程飭行檢仲寬抑鬱汚濁奮動憤
日見行事蓋費之資一切屏絕諸生中寒者衣
之飢者食之士風遂為淮南夫子焉

三十年壬寅二十七歲正月覃恩授登仕佐郎

春宇公舉歲進士廷試至京

十二月公大父德齋公八十誕辰

公從京師市一襦為壽德齋公却曰非吾布
衣心也寄周太史廷侍文為祝亦不許製錦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八歲遷國子監學正

時選司某猶子入太學越次乞滿年廣至公
堅持不可最後以祭酒命臨之公應曰下官若
有此例豈聽明公彈劾明公若有此

例竟判允可也何必下官卒不能奪

上晉江李公書

劉職方公年譜

四

時帝震郊壇詔令禮部條奏修省事例予公速
居宗伯公上書畧曰災異下詔必求直言自漢
唐未及我祖宗未有改也茲則一切報罷中外
傳之史冊載之謂清時有防口之禁非其然
昔憲宗皇帝即位下詔求言之意稍未釋切
時輔導非人議者乘有遺議後萬安劉吉為相
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鄉汝愚疏論之
病烈千古前轍可見於此矣然則塞諂諂之門
務容容之福豈盡人主規過之臣下或不無
遇耳叔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
不敢言此國家之大患也若已不極諫而又惡
人之敢言為患尤大故為老師計母如以此
如請下詔求言者為門生報老師計母如以此
畫獄者越日復上一書論自治與用人甚悉
之默然

作邱中雜記

時楚平獄妖書獄起舉朝沸騰公具疏將有所
糾彈適春宇公至京尼之不果上公泣而焚其

草邑邑不得志爰賦時事引古昔以証之書成
見者咸謂日焉附錄書懷一絕云憂時撫計料
天閭諫草低徊且自獻不畏九

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九歲

劉忠端公方以服闋起補與公一見
即稱莫逆劉公名宗周浙江山陰人

三十三年乙巳三十歲

春送劉忠端公歸養

臨行贈詩有云暇時有懷面北望浮雲一片
鄉深又云時事只今難著眼扁舟客爾寄清
公蓋亦懷諸

告之志矣

三上相國沈公書

時京察事起聚訟盈廷大學士沈公欲歸田里
雅知公正人前以出處之義公計書畧曰近日

劉職方公年譜

五

時事非獨與古之治世異即亂世亦異蓋亂世
不正則邪邪不用君子則小人也焉有君子小
各為家而不用混濁而無別可以成其志乎
太阿之柄操之上則治弱於下則亂今既不正
上而下又無顯竊之迹彈射之既無其有不
之莫得其悅則齊有蕭嵩引韓休為相而心惡
其虛虛紀引開播同升而目極其言然休不以
嫌通而挫謗謗之鋒播竟以避禍而甘靡靡之
節此二人者所操之鋒播竟以避禍而甘靡靡之
之道可見於此矣又曰君子處小人而徐圖其
於易之夫有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
之若滿是也從前子驥斥小人而徐圖其
害者象之協庭是也從前子驥斥小人而徐圖其
係行之於林甫不乘渾厚包容以成無裁之風
夫君子豈不乘渾厚包容以成無裁之風
可耳故君子不乘渾厚包容以成無裁之風
人之奸雖不屑屑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沉溺
以將已志清議直筆雖有俟於將來心術隱微

自萬白於天下若徒泥用嘯之智期微果之行
即乞休未必得而天下萬世安能盡遺其迹而
諒其心哉然此時又非不欲去之慮不得去之
劉文靖謝文正及近日王山陰皆侃侃焉諍退
不踰時趙南溪則病或果數十上而不獲請豈
前子能言口見如之淺而南溪結主之深哉三
可見其大矣矣顧大臣去就又非可毛舉項細
舉其大者急者昔孫覺呂獻可當宋治平朝言
不用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為去大臣之
爭漢王事不聽遂兩決去是不為去大臣之
準則也又曰自古豪傑作事正於觸地挂閣之
中兄新釘鐵之勇若上無迂為所飲焉又
何難焉於時權貴聞而益怒沈公名經河南歸德人

秋予告歸里

公在京師數夢王太夫人病三上大司成書乞
中馬島之私情詞懇切或謂公瓜期及矣查少

劉職方公年譜

六

需公曰昔陽城為國子師諸生中有三年不省
親者亟斥去之京兆李壽宜遊久不歸省李卓
勤於訓無親之子豈可與事君吾今免於斥且
孫公慎行題白雲秋水卷送之

三十四年丙午三十一歲

春雪殷恨冤

湖西民殷法饒於積有蒼頭病死警者誣僕杖
楚徑陷大辟不數年家業殆盡公先知其冤至
是力言於司獄者得釋詳見范君悅

夏之吳門

訪父文肅公於竹塲
相與扶杖命之旨

還過梁谿

事之顯公名憲成無錫人

六月生日作書懷詩

詩曰去年臥病鳳城東上書不報心為忤今年
却掃蓬蒿裏小結松軒坐業几雖然泉石偃幽
情獨覺柔風愧始生男兒三十修名立況我行
年復加一只小出處兩家寂寥馬笑人堪備課
作吾心亦涼

公於海暑中搜輯古人之放懷山水寄情
閑逸者凡三十八則自為跋語以識之

三十五年丁未三十二歲養靜焦山

時相國葉公自南而北冠蓋集于維揚
相國曰今朝正自南而北冠蓋集于維揚
或以輕舸送公公謝以河魚腹疾不往

三十六年戊申三十三歲入京候補作離騷經集

劉職方公年譜

七

注

公見王太夫人體王無恙會太后覃恩思博
於要津片羽亦入京傳候補原官經年不授一
見蕭然邸中註離騷以見志

補戶部主事

喬大慶一年始推是
職命未下旋丁內艱

十一月初二日王太夫人卒

公聞訃輿歸里廬苦枕
塊一室獨處凡三年焉

十二月二十五日得謫公卒

三十七年己酉三十四歲

三十八年庚戌三十五歲

十九年辛亥三十六歲二月服闋

三月迎丁公長孺於邦江

丁公北上公慕其賢進迎之丁公復至公室
談果日皆從娣社稷憂及身心密禱丁公名
元萬浙江
長興人

四月晤顧端文公於東林

按端文年譜載辛亥四月顧公方抱恙聞劉永
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實應人與吳門文
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以世道寄之者也他日
不果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遂
自恨鞭策之不逮以負知已渠
竊山陰學脉靜之實為聯合焉

五月訪文肅公於山中

劉職方公年譜

八

宿文公竹塢數夕公留題曰濟勝元無具尋幽
祇為君千峯天半起一榻竹邊分密樹傳詩韻
虛堂宿野雲廿年稱
道義不在細論文

同文肅公之錫山過高忠憲公水居

復託信宿公本留題曰烟水浮天澗圖書小閣
開碧涵嘉樹清翠送遙山來九死身猶在三年
放不同何病奉明詔重起濟
川才高公名攀龍無錫人

六月訪劉忠端公西湖

公與忠端公論交際則曰餓死其小失節甚大
論出處則曰立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又
共究求仁之言析主帝之說辨修德之具
同忠端公言所發持公聞之忻然拜服

還臥焦山

公素多病自訪東林諸公後遂
卧焦山確乎有終焉之志

冬暮歸里

公聞邸抄見南中一疏有戚時事
撫膺扼腕嘔血不止而病因益劇

四十年壬子三十七歲

二月劉忠端公訪公於家

忠端公應召北上將否公以當世之務聞公病
甚出片紙相同答越宿相見公瘡息不能出聲
嗟嘆前問
昔君父之念

補兵部職方司主事

命甫下中朝賢者咸慶得朋且有李綱
不入不成朝廷等語而公以病不能行

五月初七日丑時公卒於家

是日晡下二十刻公忽汗出如雨遽拔衣起坐
恭肅不正顧弟曲江公曰吾生平欲正而今忘

劉職方公年譜

九

之耶徐整襟曰死生之際
可以觀人遂瞑目而逝
頌謹按先職方公善行林立其可得而詳者百

不及一如雪死友桑君於仇恨桑名維審
家所中死公為髮立表烈婦戚氏於沉淪不知
何代人誌載其子歸之夕未及合香而夫逝家

人營殮婦秘其子歸之夕未及合香而夫逝家
大夫置殯紀之以水沔沉沒後文肅公宿公
齋中夢婦乞覓其神文公覺問其故公曰此必

威烈婦之靈也因感其事而祠之為題一却推
聯曰詩同湘水千秋響池與江潭萬古清再
官暮夜之金有得金人差之例命清金叩請再

三公曰公某應差何以金為如不應差而以金
情語又可辨耶君其所謂不知故人也公峻
拒避清撫要津之刺林肅正人每遇賈必誦公

門公範韓諸之又其性剛傲俠慨憤無年月
設甚盛聞公至盡撤去其見憐如此
可稽難以意爲臚列公逝之後山陰劉公爲之
誄又具揭請諡於朝卒格於例不果遂撫國公
私諡貞修先生長洲文公爲之狀梁谿高公第
其墓長興丁公爲神道碑以天啓四年崇祀鄉
賢祠

大清乾隆十五年崇祀無錫道南祠

劉職方公年譜

十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弟永沁輯錄

五世孫賴重編

卷一

雜著

程朱藥言序

王者以天下爲家論高麗辛丑會試

族譜論

恕齋說

舉劾說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聞說

雜說

天下本無事辨

刻宋文丞相像傳引

宋文信國公紀年跋

題胡時臣先生傳後

題邱中雜記前

題吾心亦涼前

書座右

書弟清之齋壁

公舉汪學博名宦呈

卷二

雜著

策一 萬歷辛丑會試

策二

策三

策四

策五

朝政

清謹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二

巧宦

王道

習心

愛惡

君子小人

交道

舉業

論文

廷對

學校

卷三

雜著

讀史

卷四

書

上歸德沈公

再上歸德沈公

三上歸德沈公

上晉江李公

再上晉江李公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三

上大司成李公

再上大司成李公

三上大司成李公

與孫醴泉戶部

與湯質齋侍御

與孫拱陽公祖

與吳纘敬署令

與王敬字巡按

與蔣令

寄仲廣文

與祁茂才

與王茂才

卷五

書

答顧涇陽先生

上顧涇陽先生

答高景逸先生

答文文起

與文文起

答文文起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與劉念臺

與丁長孺

與馮茂岡

寄馮茂岡

又寄馮茂岡

與何玉現

與某

與田平野

寄蔣笠澤

答蔣笠澤

四

與笱我輩

答笱我輩

與田東明

卷六

書

與范泰蒙

與成生洲

與朱繹田

答劉去非

答趙念義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與王聚洲

與裴心裁進士

與喬進士

與方孝廉

寄同年某

與同年某

與同年潘某

與同年某

與桑明楨

與某茂才

五

寄弟

與某

與鄭父老

卷七

詩

新河曉望

送沈江津

古風

憂旱有感

生日書懷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六

薛愚之比部約過湖頭爲十日飲復以尚

書期迫不肯暫留悵然賦別

寄弟清之

寄文文起

懷文文起

入吳

宿文起竹塢齋中

客虎邱吳因之師至月下共談時事

別文起

過高存之水居

客嘲

移寓

蔣笠澤攜酒見過

時余杜門請告

立秋

時請告今久未下

送曾環江刑部

楊村

天津

濟寧

偶成

贈倪上達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七

新河舟阻

感事四首

釋褐

春興四首

偶興

游西湖

贈顧涇陽先生

雨

哭馮可大先生

汶上贈龐堯峯武庫

憶舊

三聖菴眺望

送睦太史使魯藩

送張太史使楚

送楊健齋之階州

除夕

臘月四日 家大父生辰

送劉啓東行人歸養

送蔣笠澤歸養 時余亦病免

贈劉楚蟠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八

贈劉江餘

江餘原請全椒以便迎養後調江都

憶京中同游

問訊鄭狄老

清江浦

送弟清之應試

入京

得弟書却寄

有感

除夕憶弟

春日憶家雜咏

春日憶湖上

文起嘗與余守歲京邸賦憶昔童時喜歲

遷十絕句志鄉思也依韻和之感今懷往

情見乎辭

都門送人

送李嗣宗北上

贈刁蘆江

劉全言以病阻試詩以憫之

東孫京兆

同龍薛二寅友遊般若菴途中口占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九

嘲梅

代梅答

與人乞松栽

送何學博

寄成尉

新豐

除夕雪中得友人書

書懷二絕

卷八

附錄

行狀

墓誌銘

墓碑

請諡揭

淮南賦

祭文 四則

先職方公著述甚夥如禮記刪註兩漢人物纂見文文肅公與公書甲乙雜志見高忠憲公墓誌皆散佚無徵舊刻所存者凡四種其一卷二卷三卷四卷則

劉練江先生集目錄

十

雜著與寄答書札也統名家塾緒言其五卷六卷則古今體五七言詩也統名詩簡遺草又有邸中雜記吾心亦涼二編但陸續刪削未免失序且多漏遺竊不揣僭陋敬將先後所刊畧爲詮次復從家乘及房卷搜得數篇彙入集中分爲七卷附錄一卷共八卷云外離騷集註文文肅公代梓傳世已久曩原單行惜板多漫漶茲復翻刻列集後焉五世孫穎謹識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弟永沁輯錄

五世孫穎重編

雜著

程朱藥言序

大梁肉者養生之需也藥石者攻病之物也人情苦藥石而甘梁肉雖當有病猶然屬厭不休迫沈痼日深而攻無及矣嗟乎孔孟之書家尸戶祝自非弱喪誰不引心然樹頤皆歸而反躬則謬甚者假道託宿詐僞無窮祇取獻酬羣心不問回面汚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行將使鄉原冒時中之似而狂狷遺賁俗之譏茅靡波流長此安極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噫發藥此其時矣程朱二氏冠冕儒林方折羣言之再豈固偏至之見而意存矯枉時切引繩蓋取其奇鍼砭於齒牙庶足破膏肓於末世余既採錄銘諸左右矣清之家仲增葺成編客有縱臆輒昇諸梓余詰之曰何良藥不自醫而顧吐之客曰世不乏志士何忍自私卽不然而藉彼反唇益我自治猶愈夫諱疾忌醫者爾余曰然遂書此以引其簡

王者以天下爲家論

萬曆辛丑會試

人主必不有其私而後可以覆天下亦必善用其所私而後能無所私於天下何也天下者人主與天下公共之器也與天下公共者謂之公非天下公共而爲主上獨有者謂之私置其公共若附贅懸旒而專恤其私則天下將安所托卽以爲公共而公共爲之則又不若恤其私者之盡知索能而無所愛也故君莫患於有所私私而私用之則私矣尤莫患於不善用其私私而公用之則公矣毋纒柵於私之藩而不廣毋留遺於私之情而不盡有私之用無私之障所謂以天下爲家之王者非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二

耶請筌蹄其說夫家者士庶人之有也天下者天子之有也天下分之天子家分之士庶則疑王者無家而易又有王假有家之說則王者未始無家也藉令王者有家而不有其家第不敢先家而後天下厚家而薄天下肥家而瘠天下斯足明德意矣奈何家而以天下爲之家而以天下爲者果且戚疎無等官府無別而混之亙同之域也乎果且有無相貸子母相權饒乏相濟屈萬乘於馮浪而有布衣昆弟之心乎噫是不然家者以有合而成者也而其分異則其所以爲之者異有士庶人之

家有王者之家士庶人之家修房闔治堂與扃門戶輯垣墉握算則家督治其內倚市則家相治其外生聚營繕則家之子姓支庶持籌於中外之間帷墻之外里閭之內非其有也卽非其所得預也此非蓄縮而不廣士庶之爲家止此耳王者則不然以朝廷爲房闔以國都爲堂與以諸夏爲門戶以四夷爲垣墉家子謂之家督宰執謂之家相黔黎蒼赤謂之家之子姓支庶天下庾盈廩羨粟紅貫朽不曰天下富而曰家富天下磬懸壁立十室九空不曰天下瘠而曰家瘠天下歸之不曰君聞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三

而曰父母父母者家之父母也王者之保天下不曰保民而曰保赤子赤子者家之赤子也使王者知有家不知有天下是以天下歸之而不受也是有家而不能保也其毋乃戾家人之心而自閤于墻乎顧托家之說者曰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爲家故也家不徵而至不求而獲雖曰有征月有貢人不訾其無藝而吾不嫌於非分不知家之蓋藏傾而吾不得獨贏餘家之物力盡而吾不得獨充贍家之愁苦怨歎方劇而吾不得獨逸樂獨恬愉雖有廣侈厭縱之夫未

有不量家之有以爲出入者量家之有以爲出入則其殖之也寧有餘其用之也寧不足其纖膏彌甚其生聚彌多其會計彌悉其積累彌盛不底其家於充溢露積以比於封君之富不止則以天下爲家者而異是乎是故非惟不私其家且不知有家非惟不知有家且不知有天下蓋知有家不知有天下固專用之私而不知有家猶知有天下則猶有未盡用之私也故輕重厚薄之見不得分有餘不足之形不得設內外遠近豐悴盈縮之意不得域膳可減衣可澣而平準間架之稅必不可開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四

帷可集馬可却而算舟楫酤之法必不可行椽可采宮室可卑而壘漁市虎斷肌刻骨之奸必不可用天下之倉箱庾廩卽吾家之筐筥天下之阡陌井牧卽吾家之瓶罍天下之農桑五穀卽吾家之府寶天下之銅山金穴卽吾家之鍾釜秦之陶豫章之材吳越之繭絲真粵之瑇瑁珠璣卽吾家之緡緼何必貯之篋笥斂之囊橐而後爲吾有哉由是窮天之產罄地之毛東被扶桑西沮疏勒南及暹羅北窮突厥奇珍異物如粟如羊而要其不出於天下也卽其不出於吾家也以一家而承翼一

人則高天泰山之尊以一家而供給一人則山海陵谷之積藏之不竭之府酌之不涸之淵采之不貸之圃究之上而乾父下而坤母感家道之寢昌順和樂之且耽亦且不愛其苞苴靈應祥麟神雀芝房蓂莢之類以昇我家之宗子人見王者之世規彌遠絜彌宏萬靈承役造化在柄若曰其享有大奉也如此而孰知其皆家人之貺也哉向令斤斤焉斤屑焉盡地而守之擇人而親之則悉九重六宮十二等之地不足以當天下之一隅萃左右近侍同牀在旁之人不足以當天下之一族雖有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五

瓊林大盈洛口敖倉之蓄而以天下計之豆區幾何釜鍾幾何支費幾何此其爲家亦藐乎小矣况人主一有其家則必瘠天下以自肥絀天下以自擅骨肉之誼既絕衆庶之和不修垣墉失守門戶立破堂與不保而房閨之中且爲他人所睡矣豈非見之不廣而自局其天下爲家之量哉故曰天子不言有無一家之中不得偏有偏無也又曰得臣無家無家也者正其以天下爲家也世主不諳於家之義以其朝夕晏處之家室爲家室則鏡有毀而劍有匣矣以其頭指氣使之家人爲家人則

社有鼠而城有狐矣夫割家之爪髮肌膚以充食飲仁者不忍也縱家之悍僕豪奴以陵子姓智者不爲也然而卒甘心也者則有家之說誤之也使廓其有家之見安忍置輕重厚薄於其間哉雖然桑孔不柄漢毒不烈商賈安石不柄宋禍不慘雞豚故柄家政者君也贊家政者相也君長于深宮之中生于阿保之手何知天下何知民艱自非相臣以天下一家之說進欲其擴胞與而施閭澤也難矣鄧侯治未央過于泰侈而爲之說曰王居非壯麗無以示威夫必壯麗而後威則猶有家之心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六

族譜論

按世族肇自唐堯其裔受封於劉累事夏孔甲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後爲士氏俱載左傳可攷漢興枝葉滿天下更歷晉唐宋以來其派益繁家世邈遠不敢接華胄之謬識此以著其概云

余讀往牒竊未嘗不歎嗣守之重也語有之何論根株幹大枝斜是故譬繇見稱杜房貽笑其他榮辱近是者不可勝數有識之士鯁鯁然慮後至於

屏風示諭石硯志思而著紹訓傳縣譜集禪儀述六世者亦惟是祖烈播揚用垂鴻譽蓋均有所見非苟焉而已也嘗觀今人願其子弟之賢不異古人乃其子弟反病先世不閱閱余甚惑焉夫人之所樹不在貴賤公侯將相未始有種有如忠孝廉潔擇地而蹈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則一命之士而韋布之夫亦有以榮其所先况其上乎卽令資寵席蔭服冕乘軒而顧驕溢淫嬖食飲馳驅不飭名檢不辨菽麥此詎可同日而語耶且李廣隴西右族豪傑之士樂居門下及陵降匈奴遂耻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七

而引去陳仲弓荀季和皆漢民譽其孫背而仕魏令學者有嗣守爲難之歎由此觀之過豈在先世也余家世隱不階仕進逸溪公篤祐後人乃有以儒顯者余懼廢公盛德不載滅先後名實之紀墮後人覽觀因爲之論著其凡若夫章先烈昌遺統如傅琰姚班諸人所謂鴻號榮施是在觀者不然儻蕩自恣玷點名節則丙顯可以不敬高廟此軼特贅疣耳余不敢自謂石硯之思願以廣屏風之諭云

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摸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人久矣尙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挾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緒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八

道學之世而不至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已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已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已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已及物亦必不得其當夫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

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達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余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永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已之菲薄而無足以進於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九

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舉劾說

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余竊異焉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

不肖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必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得而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十

勸懲公道奚得而不塞也雖然固亦有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効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與故也然則人心又奚得

而勸懲公道又奚得而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能爲可懼矣

聞說

吾邑雖濱湖然遇旱魃則需水尤艱蓋漕涸則開閘溢則啟閘其啟其閉總之漕爲政而非民之利也今年春杪迨朱明不雨官河漸涸當事者檄諸郡邑毋得輕啟閘且間使使偵焉邑人則數請于令啟閘也或問余曰啟閘則病漕閉閘則病民其若之何予曰啟之當夫轉漕爲民戍也灌田爲民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十一

養也二者缺一不可焉見彼之重而此之輕且邑雖小獨非上之赤子乎其忍之也或曰諸當事者乃以爲大討奈何余曰觀過可以知仁當事者必鑒之曰漕涸亦將不利于邑曰不然湖水之高也尺餘酌此以濟彼水流而不盈何膠舟之有今湖閘亦未啟耳曰然則令何憚而不啟曰非令之過也場竈者之過也今欲啟閘必詢左右與津吏左右與津吏必先計賄賄入則與賄不入則撓田塍各分釐金難合人之賄之者少而不賄者多則與之也少而撓之也多又不有怯者乎恐人之疑其

賄則陽格之不有悍者乎忿人之獨受賄則陰擠之甚至開者無幾假仗公義潛報當事當事之誚讓一至則下邑奉行愈謹雖有百喙安能轉之嗟呼令與當事實共民而治也民苟利矣違恤其他故能燭淺官之私則甲乙之說不惑能實抱惠民之志則上公之誠可通而又酌其盈虛時其啟閉不拘一法以從事則漕不涸而民亦沾其餘潤矣此良吏之苦心非借箸所能贊也

雜說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三

方不虛生

韓持國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此精於治心者方遜志曰善用人者當激發其喜功好名之心此巧於勵世者

凡人德業不可自足官爵不可不知足自足則造位不遠不知足則缺望易生父兄之於子弟雖貴望無窮而一服官之後便不可有貴顯之心一有此心得之祇滋驕溢之端失之卽損欣樂之趣炎涼起於家庭怨尤生於骨肉不祥之事紛紛起矣楊子器爲縣官卽曰得做此足矣爲部屬官則曰

得此足矣父兄以此爲教何患無佳子弟子弟以此爲率何患無好人品

文文起曰清介一欵今人之究竟實古人之發軔脚根一定便當進步寧可以此自畫此爲上上人語有識者當自賞之

人之冠而戴鬚眉者類稱丈夫乃孟子品題有四曰大丈夫曰小丈夫曰賤丈夫曰不丈夫大丈夫尙矣小丈夫能諫能去爵祿不以其心第涵養功少不能平悻悻之氣著脚名節律以大人之學而小之然不失爲丈夫也乃以朝爲市罔彼富貴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三

不知止足以公卿躬商賈之行則丈夫而賤之矣負昂藏軀不自樹立挨排權勢之門陰取富貴烜赫鄉人以鬚眉甘妾婦之行不恥則丈夫而不丈夫之矣夫小丈夫學可大也賤丈夫卽貴不足貴也至冠而妾婦何以施鬚眉於人世貞士羞與爲友異代子孫羞以爲祖人國豈有賴焉而世之蹈其轍者不少嗟嗟百年不可久之身欲賸無從百世不能改之名欲掩無計士大夫何可不蚤自決擇

余嘗謂江北山曰黨禍之慘甚矣宗親殄滅郡縣

殘破人情誰不愛生畏死而人人慕義若此此其根原當在何處汪曰爾時家家講義如今人家講利義之所在無不趨猶利之所在無不盡也

天下本無事辨

天下本無事謂事各有義吾特肖象以伐不必添設智故以自擾耳如三苗當伐則伐之共工當流則流之舜亦因其可伐可流耳而舜不擾也飛廉宜戮則戮之戎狄宜膺則膺之周公亦因其可戮可膺耳而周公不擾也若厭煩而偷安養奸而避禍遇有先憂之士未然之謀輒引天下本無事之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古

語以折之迨其有事其及圖乎所謂物來順應者安在耶蓋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情也歐陽修薦范仲淹當爲宰相時拜命固以爲辭曰執政可由臺諫而得乎此似逆物情而實順乎理順應之道非一於順之謂也

刻文丞相像傳引

傳稱文丞相少謁鄉校五君子祠像卽慨然有俎豆志識者已知其不羣此故丞相之天性也然不無感而後與人情類然凡人忠義之性雖各具于彝好而不時有所提撕則易忘故執人而語以丞

相之名無不津津慕也已徐察其行事則大戾又奚必臨大節值利害生死之際乃頽焉繞指哉久矣夫無以丞相之面目感發于其前者則茲刻也不可謂非典刑之資已

宋文信國公紀年跋

嗟呼此故宋文丞相紀年之書也丞相之得年儉矣而其生平炳炳者已堪禿穎卽復過歷當何以加其有漫無短長虛成皓首者求一字之旌于冊不可得也晉人曰人不可以無年豈其然乎夫彭殤并盡芝棘共隕誰短誰修誰先誰後所不與干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古

秋俱磨者獨此耿耿者在耳如以年則其人與骨俱朽矣何以令人至今慕說不衰也故諸丞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爲可譜者身後之年也生前之年年之小身後之年年之大人其無以小年終大年哉

題胡時臣先生傳後

以世觀胡先生其愚人之心也哉人莫不金注其官稍反顧孰肯以不貲冒不測者而先生冒之則愚既蚤覺矣何妨挫銳以博晚收而先生彌堅則愚修短雖曰天數而世眼如豆將無曰曷不爲容

容之多福也而自令見放乎則又愚嗟呼先生愚矣然世之不愚者能瓦全乎能如意珠乎能百年不化乎是未可必也與其延岡之焚何如當門之鋤隴蜀不必兼收身名不必兩泰天道固然自古有之矣藉曰善無近名而惡無近刑無災無難坐取公卿人生適志耳何自苦乃爾則有孔光張禹一流人在任君爲之

題邱中雜記前

孤齋病客久廢焚膏隨意一編聊以遣興會心處不能自釋亟捉筆錄之間翼已意雖事類無多故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夫

亦一斑之窺也昔人聽黃鸝聲謂俗耳鍼砭夫鳥能砭人而况先民之言乎余從此病霍然矣

題吾心亦涼前

風懷游覽苦乏勝具玉壺棲逸諸編聊當少文之壁昕夕賞之不倦也今年夏避暑北窗復得其近似者三十八則大抵情關山水片語卽奇不必塞裳蹠展乃佳耳讀者能如韓持國之賞常穎士乎亦何羨乎層水

書座右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假善

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着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

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如游雞羣鶴骨自在此居鄉之利也而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微逐之行以不分白黑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如入鮑魚久與俱化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故鄉人等之塗炭清者非苛古人過之旦莫狂者非矯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七

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睚也君子所圖者大而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怨耳又借口春秋責備賢者之說不知春秋之責備非若今人之責備也討賊大義舍賢者奚望焉此而不行非懼禍卽比邪不可謂之賢矣若繩其細行掩以一眚是使君子無自先之策而反助小人之觥可乎

利是蠱塵名是細塵斷利根却說斷名根是入細路若利根不斷漫說斷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轉活

箇中包藏不可勝言不好名三字是恣情縱慾引
子王塘翁比諸猛獸洪水非過也

書弟清之齋壁

入吾座者上之論道講德根極性命次之程古量
今旌別淑慝又次之論文史品高下旁及經術制
藝一談一咏莫非芝蘭斯羣居之至樂三徑之寵
光也若市井子母之談居室猥雜之事或稱量往
來或雌黃酒食或誇服飾之艷奇或侈田廬之豐
茂辟諸糞土何堪充吾之幃吾寧倩黃州人說鬼
耳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太

梁鴻管寧雖貧賤覺芳蘭竟體孔光張禹雖貴顯
如糞壤充幃寧爲玉折東漢諸賢千載爭光日月
無若蕭敷西園諸子一時低首權奸

頌王莽者漢之大儒誰謂讀書有益刺秦檜者宋
之下將豈非殺身成仁非奸而碑石人恥列其名
姓以篡爲禪華歆親草其制詞

公舉汪學博名宦呈

爲公舉正學篤行儒官堪祀名宦懇乞舉行以裨
風化事竊見本縣儒學已故教諭汪文盛天賦清
貞養成剛大早年聞道親受周都峯先生之傳晚

歲橫經力追胡安定夫子之法教人先德行而後
文藝程士尙志節而戒浮沈一月之中半會課半
會講多方善誘人人濡化雨之沾函丈之間或談
經或談史有叩必鳴在在飽飲河之腹清若玉壺
寒露雖束修常贊而毫髮必辭盡如喬嶽泰山卽
啟口動容而壇宇必峻居恒無一事不以古人自
待臨訣無片語及妻子之私書卷半囊入其室者
何異水天雪窖衣衾百結觀其斂者惟不淚灑心
酸德化洽刑于矢不受一錢以傷夫子之志義方
篤身後曾不需少日以乞當道之周此尤自古所

劉練江先生集卷一

尤

希足証齊家之學某等竊惟名宦鉅典所以崇德
報功苟其功德被于菁莪何論官階厄于卑冗况
表揚不遺於下位則觀者易興人心尙切于去思
則存者益勵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弟永沁輯錄

五世孫賴重編

雜著

策一 萬曆辛丑會試

人主之患莫大乎喜總攬之名而其實以政與人夫總攬矣而實以政與人則非不能總之患也總而不得其所以總之患也夫總之云者杓自我旋而杓不化而爲旋也穀自我轉而穀不化而爲轉也有所分于其事而并分其權則不總有所撻于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其權而并撻其事則不總吾人而任之而遂以叢借以御委則不總吾人而代之而慮昏於聽計形微於程書則不總使人狎主之不能任而陽奪之則不總使人意主之不能任而陰困之則亦不總故人主非必萎然不自挾持而後失其總撻失其要則雖總而未嘗不分非必鑠然獨運而後得其總撻得其要則雖分而未嘗不總故總攬者兼聽之反也事固有逆而相成忤而相合者則兼之未始非總而總之未始非兼也高皇帝罷中書省分任六卿疑于分矣然機務可參而操柄卒不可移

則安見其有戾于總今上神明獨斷公卿受成疑于總矣然聞聽漸壅而綱紀漸不可振則安知其不究于分且皇上之不兼聽也豈非以杜臣下之紛拏抑庶司之專擅而毅然收太阿于既倒哉然臣下紛拏猶然臣下也偏信之極白簡辱于閣監矣庶司專擅猶然庶司也偏任之極朱綬竊于中涓矣人不惟其賢不肖也而疑之左右因疑而中之則益疑官不惟其鉅細也而吝之左右因吝而之則益吝吝者彈劾所以肅百僚也招賄者假傷之羽則寢而不下矣薦揚所以風有位也修隙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二

者剪冲天之翼則抑而不出矣公卿知之而不敢言臺省言之而不敢盡股肱之臣代持代行而上不用其持行耳目之臣代視代聽而上不用其視聽毋亦上之腹心有所蓋而不清上之膏肓有所錮而不瘳乎夫權也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一人用之則治外假之則亂天下公之則治內秘之則亂假于外則內不得而收之秘于內則外不得而爭之攬權者至使外不得爭則語言傳奉之際悉屬弊端威福賞罰之用悉爲奸藪蓋不特臣釜鬯而君亦孤立矣語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又曰所

傷在外賊乃在內總攬之主多出於聰明強毅之主然聰明強毅者能見遠而不能見邇能持外而不能持內則何怪乎寵之煬而蔽之豐哉皇上遠追咨岳命官之鴻休近守分職率屬之燕翼茲于持權而不靳于委權不自私其權而又不受私人以權聽之兼斷之獨續熙于學士大夫之分猷而衡定于威福禮樂之自擅所謂秉乾綱而御大寶之道在斯乎若夫版法楊權則上握爪而下指鹿之轍也總而有不總者也

策二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三

人臣有大分守官是也人主有大柄分官是也欲守官則勿以職業爲名高而旁溢之旁溢則侵欲分官則勿以名器爲吝惜而衆攝之衆攝則曠侵者人美于其所有餘而矯以自爲則精曠者人敝于其所不足而并其所兼亦廢侵之弊軼越止于一官其害小曠之弊叢脞關乎百職其害大要之攝以成侵侵以成曠則咎不專在侵而失不專在下也蓋孔子稱守道不如守官而及其論政又曰先有司舉賢才豈非以所守者嚴侵官之防而又以所先所舉者寓攝官之戒耶唐虞之際四臣成

命不謂齟齬一變典樂不謂專聽之數聖者豈不能奮長駕遠馭之畧而爲之君者亦豈不習其才足兼人集衆而照斤斤約結使之毋亦謂左畫方右畫員雖聖人有所不能而與其市合併之虛名不若精專至之美業也後世若宰相不對錢穀執法不稽案牘中書不敢兼樞密之謀議大將不敢對官吏之善否雖其臣之兢職守哉亦其君察能而授備員而使自有以消臣下躍冶之思而無所用其曉耳當今號稱備官已秉圭之彥濟濟于闕廷分符之臣躊躇於郡國大吏法小吏廉曷敢有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四

不令不類以貽庶官羞而問者廷推動至留中當事輒苦代攝甚至以一人兼數事而卒不能治一事以一事擬數人而卒不克獲一人豈主上慎別賢奸體如不得已之心而刻印未決乎夫以如不得已之心蓄刻印未決之志則未任者多負塗之見既任者多代庖之令官愈省事愈多職愈叢矣夫人臣致身事主東西南北唯上所命卽一身而全界之敢不竭其股肱之力哉獨計精神有限伎倆有涯器用有適疲有限以大用則顏閭之馬也責有涯以無窮則黔中之驢也離所適以計効用

則梁麗衝城而驥捕鼠也使人知官之不可侵而
不得不侵使人知職之不可不守而不得守使人
不以侵爲諱而以侵爲常則難乎其爲名使人不
以侵爲展采見奇之資而以爲困敗顛折之地則
難乎其爲實臣力竭矣何補于國哉故有所執于
職之內而攘人以爲功者臣也有所求于職之外
而強人以不能爲之功者君也有所共于職之內
而自不敢踰者臣也有所備于職之內而使人無
得而踰者君也君令而臣行之報績則擢否則黜
君分而臣守之事治則任否則去何患乎侵官何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五

策三

上下之相喻以言上下之所以相喻以心上不諒
下所以爲心則言入而成拒下不能自靖其所以
爲心則言出而成欺下憤于上之拒而益爭于言
則言愈激而愈怒上懲乎下之欺而槩罪夫言則
言雖公而亦私夫臣人者至使主上不信其言而
以一人壅國家之言路則豈得謂聽言者之罪耶
今天下益多言矣言當途則借劍比烈言宮闈則

解衣遜忠言黼展則引裾讓節伏蒲叩閣固非骨
鯁露章敗事靡匪詢謨豈不亦清時之亮節太古
之遺直哉然余嘗披奏對之牘而竊不能無疑也
陶唐之治建旌設鼓招號寓內猶厯厯伏今固不
乏以言罪者而懲直之疏遞相望於南北果且不
避斧鑕而然耶抑有所激有所覲而陰以爲利耶
夫昔之言者出于奮不顧身之士而今之言者出
於敗績壓覆之士奮不顧身者以逆鱗之批遂磨
厲之志而敗績壓覆者以國狗之瘕爲破甑之全
至謀及破甑而名高又其贏餘矣然則激之途一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六

覲之途百激之心無爲覲之心有爲以激而成覲
則無爲而亦有爲以覲而成激則有爲而若無爲
無爲而亦有爲則以君子入小人特起于一念一
事之私有爲而若無爲則以小人混君子而令秉
丹傾葵者亦避托徑之同而不欲申其所欲言故
糾君以繩補君以闕者言者之責也而借君以詰
訐之口者言者之罪也使君有所畏而不敢不從
者言者之責也而使君有所疑而不欲從者言者
之罪也使天下蒙言之利而以言爲美談者言者
之責也使天下窺言之心而以言爲壅斷者言者

之罪也要之皆病于心之欺故也故愚爲言者計
精白欲虔神明欲湛開導宜漸察會宜乘反諸心
而欺何所恃而有言反諸心而勿欺何所畏而不
言巷可遇牖可納何所激而直言麻可裂檻可扳
何所忌而不直言直與諷有所操之以爲用而總
歸于一湛然無欲之心斯忠誠之士所由與絞切
者異乎不然君尊如天威如雷霆而吾欲以不腆
之言叩九閭而上逮雖積誠未必能通况操之以
二心矣此亦回天悟主之說也執事肯進而教之
否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七

策四

人臣之患莫大乎喜同之名而不究其實有同名
則朋黨之迹分無同實則寅恭之績廢故同非人
臣所諱也而所諱者在不同心而同迹不同心而
同迹則專一之意見于國家無尺寸補而異同之
辨黑白之分反有以借小人之口修君子之隙而
國家坐收其紛紛嗷嗷之禍然則同之道可易言
耶夫子嘗稱君子和而不同而易又有同人于野
之亨非同有適有不適也同心之同于野之同也
同迹之同和而不同之同也同之說昉于此矣故

善爲同者時乎人愉人拂而非依阿時乎一可一
否而非角立不善用者時乎相背之戾固見其乖
卽時乎相慕用之誠而亦難久精察長厚不一其
情而治有並適善謀善斷不一其技而理有並嫻
尙通尙法不一其道而猷有共暢之數者豈非心
精內洽貌象外遺以一心一德之雅成善始善終
之治哉末世道術愈分門戶各立怯孤立之寡援
也則盛羽翼以張其幟而桃李植矣覲青雲之聲
施也則附意旨以市其交而槐柳列矣厠足龍門
之阪高議月旦之評命曰同名枉駕夷門之客投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八

轄孟公之座命曰同俠揮玉塵于清言流羽觴于
曲水命曰同談倒屣伸宣之門摘藻蘭臺之聚命
曰同調褒衣博帶以爲修道德性命以爲借命曰
同學同之初貢禹以之彈冠馮驩以之鳴鋏同之
久張陳以之凶終蕭朱以之隙末同而同則不難
挾君子以排小人而顧厨俊及之名立同而不同
則不難以君子排君子而牛李朔洛之聲生夫不
爭國是而爭議論不爭獨行而爭黨與不爭擔當
樹立而爭黑白是非上搖主心下淆清議中墮小
人之奸使有所持其長短斯亦何當于同也哉愚

以爲斯向可同而意見不必同臭味可同而操論不必同氣類可同而名高不必同以其不必同者濟甘苦藥石之味而以其可同者聯精神命脉之交以其可同者合正人君子之黨而以其不必同者融清濁黑白之辨斯韓范之誼同寅協恭之真乎雖弗言同可矣

策五

嘗聞治亂安危之機燭未燃者難知燭將然者易知圖將然者易返圖已然者難返今天下之危亂未然耶將然耶已然耶謂其已然而土崩瓦解之

劉練江先生集卷十一

九

象茫若無覩謂其將然未然而人心業已机隍國勢業已震盪語曰未事嘗苦不信有事嘗苦無及以今之事籌今之時雖欲不信亦不可得矣執事以今何如時耶太阿竊于僕御名器濫于私人荼毒遍于縉紳撫字艱于牧伯言開採則揭竿之呼起言稅權則反戈之變聞凌儒紳則青衿露刃殺逋逃則亡命作使紀綱陵而不振法律縱而不操中外岌岌有異志矣皇上得徵以西夏之變朝鮮之警播酋之覺隨發隨滅爲威靈之遐暢耶姑無論吳蜀淮蔡之事卽之三者皆發端于域外借力

于全盛猶然朽甲頓兵散士馬而虛海內設難起蕭牆何以備之禍生肘腋何以應之夫閹豎之播虐蕭牆之難也庶官之私置肘腋之禍也人患無以奪之柄而吾深患其柄之奪也人患無以覆之官而吾尤患其官之覆也苟奪其柄覆其官而彼內不容于鄉閭外不容于官府前有所迫後無所資其勢將無乎不爲而能駢首就小吏之縛耶故閹豎之權擅之早則變速而小摧之晚則變遲而大變之速特起于牙僧椎埋之徒而獨力易制變之遲乃釐發乎積怨深怒之民而分裂難挽其去

劉練江先生集卷十二

十

周之列國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夷狄不啻矣賈生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夫未然之火輒不勝痛哭流涕之情矧其焚焚將燎于原者耶嗟夫治有始基亂有始兆當夫脚憲握符之初主意未決渙汗未頒卽二三小人抑且潛伺執政之意以爲左右袒是時誰爲首肯誰爲縱與誰爲禍階夫今日雖善者毋以施其力矣愚生操過計于徙薪抱隱憂于竭澤管見止此執事其進而教之否

朝政

明體適用原非兩事其認以爲兩者學術不正之故也管晏申韓偏于用沮溺荷蕢偏于體畢竟不成體用不成用耳豈有明體矣而天地萬物置之度外乎豈有適用矣而身心意知不能照管乎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非必講求天下之務乃爲任也慎獨克己正其所以任耳卽講求天下之務非闢捷也設身處地精義窮理之資耳前袁星白屢問講論朝政莫是出位此亦有兩項有講朝政而以爲齒舌之利者是出位也有講朝政而以爲致知之用者非出位也如實心致知豈惟朝政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十一

當講千古之治亂興衰人才政事吾猶從典墳中一一研窮而求其要豈若然儒僅記故事已乎且處處求益若此則必不肯閒過一時放過一事而淫朋燕友羣居終日之病言知免矣

清謹

或有問于余曰世之貪且肆者比比得一清謹之士難矣公論猶或非之何耶曰是君子小人所共冒之名也奚以辨曰小人貪君子清小人肆君子謹薰蕕較然何謂無辨余曰子知其貌未知其裏夫國是明則人才可辨人才辨則進退可公進退

公則吏治民生各得所此天下之大計也今有人焉一切置之不問而徒矜矜焉于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于撻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罔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撻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夫不愛財而愛官不可謂之無所愛也不趨利而趨勢不可謂之無所趨也世有大奸欲掀翻一世之局以行己意則必假似君子者以爲用蓋真小人不可用真君子不爲之用唯似君子者用之其外無貪穢敗常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十二

之迹而內又有柔弱易制之情故大奸藉之以陽小人言而陰適已便彼爲之用矣當其私滅公邪害正之日良心豈不慄慄而旣已受恩而不可反則不得不與俱上下此馬融湯雄之所以不振也或曰此輩大任覆餗置之州郡奉職循理爲民禔福不亦善乎余曰如子所言利害亦半苟無大權要脅之皆此輩長樹名之時也

巧宦

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以取罪耳至近日巧宦則又入細入微矣雖已之吏胥亦

不肯稍失其意以取怨蓋知吏胥筆能賣訪舌能
雌黃故也如此則惟吏胥爲政足矣安用我爲哉
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縱使瓦全有何顏
面歸鄉里對父兄親戚耶或曰父兄親戚鄉里抵
望其善宦受高官大祿耳不必察其心也况體貼
世情自討分曉正父兄親戚鄉里所謂伶俐之子
乖巧之人豈若癡頑者之直道忤時居官不達者
哉余曰誠然誠然病根在家鄉不在任所

王道

三代而上黑白自非自明賢者在位能者在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十三

職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尊賢有等人心自服
故各安其位而無騷競傾軋之患書曰王道蕩蕩
王道平平言輕重長短不爽毫末之謂也後世以
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安得平蕩正人君子
欲救其弊不得不矯其枉嗶嗶別白未免抑揚低
昂之分蓋以不平求平正深于平者也淺識之士
浮引蕩平曰天下一家何必分黨其勢必至小人
獨擅其利君子蒙塗炭之羞其本意非不欲蕩蕩
平平失其蕩蕩平平之指矣

習心

勦襲成語習而不察多有悞人學問害人家國者
大抵所襲之語必各得其性之所近或借以自文
或用以詆世而不知其迹似是其真實非也知言
君子不可不辨且如有一等白是人動曰吾求信
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

愛惡

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加諸膝今人刺譏語也
其實愛惡之道無二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
啻隕淵乎聖賢之
不在好惡時

劉練江先生集

十四

持兩端如慮
不敢到十分惡
善耳

君子小人

小人之拙者早遲而攻者三君子之純者無疵
而偏者有疵以其無過而遂貸之以其有疵而遂
棄之豈有識者之爲哉

交道

與君子交者君子也與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
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
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甚

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

舉業

舉業雖小道舍此無由進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孔孟無設施之地矣故使孔孟生于今日其爲之也必然十分勇猛十分精刻必然矻矻孜孜如問禮學琴之類就正請益而不敢自用自是何者求爲可知故也古之知以道德今之知以文藝古人以道明德備爲可知今人以文藝精工爲可知得知不同其爲可知均也有求知之心便是人欲有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五

可知之具便是天理人欲天理個中已自判然豈必脫却時尚乃尋天理哉如謂孔孟薄時藝而不爲則孔孟爲忘世之人矣當日之轍環歷聘何爲者也今有人修身正行頗稱自好而本業不修進取不前功業不表于時德澤不加于世畢竟是自暴自棄所謂修身亦不過小小家數耳非能識天地萬物一體之義者也韓子曰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論文

文雖經緯萬端途轍惟兩一屬詞一抉理屬詞者

字櫛句比標美色聲抉理者節解卻批傳神固象兩者各具堂奧功均頓漸而造極登峯莫勝于理故屬詞者剪春華之綵抉理者逞秋駕之技竊驚者振月露之音深思者奏山水之響淺深異質究竟亦殊迥世務華者多窮神者寡眴渙易悅已吟易諸盡意銘刻終日不成一字汎濫補綴下筆不能自休於是謂聖賢之意如魑魅不可測知千局思緯之府不一涉窈窕之場而文益滔滔理不勝詞久矣吾所以貴抉理者非屠龍之嗜乃解牛之技也吾所以賤屬詞者非殘璞之憂乃逐日之慮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六

也蓋人徒知藻卉之悅目而不虞其零落徒知絲竹之悅耳而不虞其錯亂句調之新故猶物情之貴賤神奇臭腐本自相尋齊系鄒縵非有定制揅觚者橫其目於四通委其志于三謁元黃青紫之變日代乎前追趨逐嗜之軌終無時定摩天之影偶落于庭失劍之夫刻舟求得至有青鬃橋下丹鉛而白髮不念紅粉男異于仰藥自殺終不罪藥者已使其構思之始盡黜紛華之慕捐翠羽而不顧惟驪頰之是探本來生機動而愈有辟如擲瓦郊之腎吐李賀之肝千載詩名性靈實啟之而况

經桃小道有不窮其姿盡其理蜚雕龍之聲焚枯
魚之賦哉雖然陽春悲其寡和夜光忌于暗投士
方窮時人朱我元世競聲悅吾獨幽深人誇利巧
吾甘劇賦賦未交雲譽非吐鳳而欲以窮理盡微
之談勝其剪綵鏤水之好幾何不爲蜀之雪越之
日乎嗟乎翠蚪將登聳身蒼梧之淵斥鷃騰躍翔
迹蓬蒿之圃故蟻封騁于驥足康衢曳于駑駘一
羽仆于嬰孩百鈞勝于烏獲丈夫屈首受讀將執
詞壇之牛耳豈謂世多巴郢而舍難就易落人間
第二流哉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七

作文先須會理猶相人必觀其神局陣關鎗身之
筋骨也經緯藻飾貌之色澤也神有餘故筋骨不
膠而固色澤不藻而華神不足則筋萎骨枯色乾
澤涸雖善爲矯飾莫匿其真夫文亦然文雖小技
枝節萬端要使我爲主文爲僕我司倡文司隨然
豈強文從我之謂哉批其郤握其珠入之愈難出
之愈易莊子曰視而可見考形與色也聽而可聞
者名與聲也有不視不聽者而後視且聽出焉世
以形色名聲探人之情其于視聽也遠矣嗟夫制
科以來作者非一其确然宇宙于今不朽者大都

神傳于意意傳于理神傳于意故天藻逸流意傳
于理故神情淵著至其編貫成局鍾鑄成響乃理
暢而機自聯情至而采自絢所謂與時新故非關
匠心卑卑者不挾其深苟安其易同已是悅異已
是憎艷心剪綵絕意探珠每一得科場新文遞相
駭詫掀拾唾餘鏗競音響詰以前輩譏著固塵飯
煨燼矣未數年而新者復故後者更新輒又易步
改絃如前追逐歲日以逝文日以變而逢年者騁
千里於一日駭詫追逐者嘆顛毛之種種矣予嘗
譬文之藻采猶仕進者之幘服通籍之後絳衣大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六

冠巖巖鏤鏤可驚市童而所以通籍者不與焉今
人于科場之文徒見其幘服而不尋其本領毋惑
乎人紫亦紫人白亦白變態愈多而倣效愈不給
也嗟乎昔之光錦今之敝袴今之犧牛後之芻狗
神累世而常爽理億載而不磨服氣尊生之人詎
有華顏澤髮之術其和至者其形不凋如前筋骨
色澤之說是也吾澄有方神理自現然後秉異義
於諸家剖名詮于衆議則苞籀不虛識知更卓如
巨魚縱壑飛兔躡雲時或標一語吐一素使卑卑
者仰天四顧更相描倣乃爲圖黍戲小兒哉

廷對

廷對士人第一步必如董仲舒之學皇甫規劉蕡之直方稱有用文章方為真正人才近日勦襲舊套掇拾腐詞實心實政紀綱精神等語蔓衍成篇如太倉之粟磨爛而不可食向來閣臣取其肖已輒用進呈猥博上第試觀邇年以來有忠孝大節爭光日月如羅倫舒芬其人乎有潛心理學剛介絕俗如呂柟羅洪先其人乎此豈獨士習之千古亦上之所取者以魚目而混珠遂相倣倣成風耳似宜預行申飭嚴戒諸士毋得沿往日掇拾勦襲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九

學校

儒官造士以行為本但知程士而不程所以師士者非端本清源之道也近日督學亦嘗考校師儒不過第其藝文而已至于考語僅憑有司有司不論其人品之邪正而徒視其逢迎之工拙即有戒飭何足示懲似宜預行咨訪分別品類其方正清

苦超然絕俗者為上品其謹飭自持勤劬課士者為中品其不修廉隅多方索賈比昵傾邪顛倒是非者為下品咨訪既真類輯成案按臨之日上品超薦中品優賞下品褫斥無容少貸至于諸生亦寓先行後文之意其有品格卓越志趣高明者亦時時察舉增附許給廩餼廩生許充貢額間一舉行以示激勵其濟惡不才志淪污下者雖文居上等亦從黜革而又勅有司門簿必以季報學官省試必以月聞加意督責務正士風士未有不蒸蒸思奮者

劉練江先生集卷二

三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弟永沁輯錄

五世孫穎重編

雜著

讀史

今人傷時動曰此古未有庸知天地間何一非已有之事偶未寓目耳余每讀書於古今相似議論相發者輒札記之以代已談

漢成哀間匡衡張禹孔光董賢之徒皆尊寵榮顯無比而後世目爲小人朱雲爲梗且令梅福爲南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昌尉鮑宣以髡鉗歸龔勝以解綬去何其坎壈而後世目爲君子語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聖賢之學千磨萬折始成器用必得氣骨強硬之人方可爲質如磨杵爲鍼而勁骨自在如操竹爲弓而強力自殊三代而下朱雲龔勝之徒使入聖人之門皆大賢矣若孔光張禹本是柔骨又加世故愈難矜持故以輭熟之人而講中庸之道祇自賊而已矣

漢末丞相詔獄者固多未有如王蠡之侵辱備至者蓋直道故也直之自害如此哉張禹孔光偏無

此禍曲如鉤作公侯信然信然

漢士明經術者不少至元成之間帝喜經術文學章京成匡衡孔光張禹之徒遂獲尊顯寵極異數當時無識者見之豈不斂心寧知其貽臭萬年與莽操等乎仲翁之喟抱關桓榮之誇稽古千古鄙人

漢以經術爲丞相者自公孫弘始而千古宰相浮沉陰賊之局亦自公孫弘始傳至張禹孔光愈入巧妙大抵以脂韋爲涵養以模稜爲渾厚本畏禍而托之乎明哲本保奸而托之乎謙讓其貌假中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二

庸無可非刺而行真鄉原貽害國家彼時柄不在丞相故未得大肆其奸耳若擅大將軍之柄得專行事唐之林甫宋之秦檜不待輪迴後世矣

皇甫規求退不得故越境迎友人之喪與爲刺史舉奏以申其志胡芳爲并州刺史曰吾當爲朝廷愛才何得中此子計耶卒不舉奏王甫矯制誅殺實武千古大變張奐正人也以新還朝不知本謀誤與合兵旣而悔之噬臍無及嗟嗟士人初入仕途黑白未分本無邪心誤一失足如張奐者可勝道哉則講求可不預也故愛才當法胡芳庶不苛

於君子助邪常鑒張奐庶不誤於小人

光武之徵周黨盛典也周黨之伏而不謁高志也博士范升奏其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虛名庶幾三公之位不亦妒乎范史雲狷介絕俗而鄙郭林宗之爲人豈以林宗未絕貴游乎其偏也

姚元之初相度明皇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云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言之對云云皆切時弊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叩頭謝自後世爲相者觀之似乎要君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三

盧懷慎不營貲產雖位至卿相所得俸賜盡散親戚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避風雨旣歿之後惟老蒼頭自鬻以辦喪事此其清之過人者也然不恥伴食之名不妒姚崇之才與崇同心共濟始終無間又知宋璟之賢遺表特薦之此豈徒以硯礪擅名者乎於其待崇也見大臣休容之量於其知璟也有大臣知人之哲當世名曰伴食可謂無識之甚者矣

宋真宗朝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大怒収之家有朝士往還書牘上欲盡付御史獄案劾王文

正公爭之乃已繼有大臣力言乞行上令中使再取文正公曰早得旨已焚之矣此事最得大體若本朝魏璋之許湯鴛路楷之誣沈鍊皆以私書使王文正居政府豈有此嗟乎不能爲文正亦已矣乃有因以修睡毗者

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文靖公對使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後有狂生乘文靖出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後肆言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於馬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四

上跋踏謝不已終亦不較由前一節膽太大由後一節跡太怯文靖之爲文靖也以此若他人權勢專在寒士身上使謙順專在中使面上用一移易間便自霄壤

以筆塗詔封還詞頭固非臣子得已之事然必如此乃見無爲而爲之忠自格心大人而下惟此一著可勉耳若旣非格心又難力諍必侃侃甘忍辱以俟徐悟者古惟箕子爲然所謂同姓之卿也異姓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矣行藏之外無可着脚不行不藏之間無可施面目

仁宗論相王仲義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後竟得富鄭公後世宰相交通宦豎探人主之意旨然後所請必得故以素無私交之富鄭公居之將一無所濟乎曰不然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人言王安石不愛官爵聞召惠卿諷人投匭留之而喜何也大抵喜同已惡異已喜腴言惡直言非直天性固然亦是愛官之心所充耳

司馬溫公除樞密具表懇辭韓魏公寓書勸駕亦不從曰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五

矣及辭翰林學士雖上面諭亦不從內臣強納告於懷中拜而不受此固宋朝遇臣有禮亦溫公自待不輕也故當時人主重之如景星卿雲雖以蒲宗孟之巧譖而有所不行後世戀權如趙嗜官如炙一段麤鼠心事人君覷破已久何怪其言不聽而計不從哉即使豕交獸畜非無衾影之慚漏盡鐘鳴亦有首邱之願而主上利於臣教臣子怯於撓鱗有乞去而不能欲留而無味者至若陽飾求退陰圖撓止則又九尾三窟不足汗人齒頰矣錢若水曰賁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

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此語洞見千古嗚呼安得起若水於九原而一洗麤鼠之污哉

溫公入相首改差役法范忠宣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且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詬諛得以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蘇東坡與溫公論免役不當改溫公不悅蘇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執盡言耶嗟乎賢如溫公而二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六

君子不憚逆耳况萬不逮公者

歐陽修余靖論范仲淹有相才帝以爲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臺諫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歐余之論公論也范亦辭者謂臺諫不可與執政雷同耳

薛奎爲參知擬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問之公曰吾慙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自今人觀薛公未免有情癡然大臣

如此設心何患相衆不高

韓絳論市易官不可留上意未決絳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茲小事何爾耶絳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此是穆生醴酒之意若俟大者不行而後去自辱多矣絳豈不知委曲以俟悟主裁義不可耳絳黨介甫素細清議此一節故自凌凌

趙清獻言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劉器之除諫官數日卽論章惇十九章蔡確雖貶猶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七

極論其謗詩疏十餘上必令遠竄後已論者不以爲激蓋別白君子小人臺諫之職宜然耳若宰相須如韓魏公不分別黑白潛移默奪乃得體然不可如呂范調停之說一調停則小人進而君子退矣易卦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成否未有參用君子小人而可成治者况君子難進而易退與小人同列不免塗炭之羞小人易進而難退與君子不合尤工羅網之計禍人家國豈淺妙者

慶歷中尹師魯坐范希文黨下獄劉湜按之欲陷

以死竟不得後尹知隨州孫甫過之二人對榻語幾日無所不道而尹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湜曰湜與湜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湜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湜何恨於湜乎甫深服其識量劉元城貶梅州有土人持厚貲入京求仕謂章惇吾能殺劉某惇卽除之本路轉運判官將至郡家人治公後事各號泣不食公飲食起居自若次日則其人夜半嘔血死矣有客信元城曰若人不死公未可知也劉亦無喜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八

色余謂爲君子者當法師魯以捐其已甚之疾爲小人者當鑒轉運以消其不肖之心小人謀害君子無所不至只謂柄在已耳豈知彼蒼故自有權蕭望之之上書自訟不可謂非過也而攻望之者必恭顯也望之敖慢不遜不可謂非過也而攻望之者必蘇軾也望之到壽之請買公田不可謂非過也而陷之者必竇憲也劉摯之答邢恕書不可謂非過也而攻摯者必楊畏也大臣不好賢雖他有千萬之賢不足觀也公孫弘之儉王安石之廉而皆謂之奸大臣能好賢他雖有不賢猶足蓋也

故胡廣之中庸而薦陳蕃李膺盧懷慎之伴食而薦宋璟猶有足取

劉忠爲吏部尙書有王主事者其父致政家居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之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就耶此二事似乎姑息之愛然中人因是砥礪則成就之功爲大宰相爲天下育才道當如此若士人自樹又不可以此致謏宋潛溪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九

而生

王安石之子雱性敏甚年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由此觀之文學之才未足爲子弟喜也

范淳夫謂子弟曰立朝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高瓊戒子弟曰毋曲事要執以斯進身二公皆以立身行道之事望子弟不惟子弟他日高門亢宗而朝廷卽得收正人之用今人惟恐子弟不善結納以逐榮進那顧敗名毀節悲夫

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秦檜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側足此趙鼎之明也張浚與檜共政方

知檜之奸臨去不復薦檜而檜事趙鼎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且言其可大任此趙鼎之闇也鼎明於前而闇於後浚闇於前而明於後總之一秦檜播弄耳小人之機不至深而君子之識不至淺乎卽此見張趙皆不可爲相

秦檜主和志在自利不顧中國稱臣之辱當其時者抗疏當如李綱胡銓遺書當如范如圭僅僅辯難稍立異同仍居其位而食其祿者雖素號君子吾不取也

徽宗時章惇貶矣任伯雨陳瓘諸君子布列臺諫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十

慷慨論事庶幾有轉旋之望而一曾布媒孽其間伯雨諸君子不移時相繼罷去復引蔡京入相以助已卒成靖康之禍乃知一小人去未足幸而一小人留卽大害也爲君子者豈可幸揚庭之偶遂而遂忘包魚之戒哉

紹興中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夫官官擇無利害之事以塞責誰非鵝鴨類哉直令後人復笑後人耳雖然與爲鵝鴨寧爲鵝鴨

興滅振頽復土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實德以充之言其下者子產相鄭孔明立蜀王朴與周皆功運帷闢而効收還荒宋之季世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議制也今是昨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罔陳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疎其他末乎無足賴也奸人賊相甫罷卽作譬之延藹叢棘蔓引根滋莫克剪伐蓋大臣君之冢子也羣臣衆子也若冢子懷奸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知恤則國家必敗矣

徐誼謂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奸則奸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士

忠奸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與今之賢者遇事掣肘多犯此病恨無徐誼激發之耳

石顯既譖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因薦貢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韓侂胄罪惡既著乃以勢利壘天下士夫之心薛叔似辛弃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小人性雖醜正當其欲有所爲必藉名士以收人心士君子當淹抑坎壈之後一朝顯庸自非矯哉之強鮮不嚮利易曰鼎有實慎所之也白圭一玷不可更磨雖噬臍其何及矣

韓侂胄自矜定策之功欲得節鉞趙汝愚阻之葉適等諫汝愚宜飽其欲俱不聽朱子亦間言其不宜與政亦不聽始而罷留正旣而逐黃度奸謀見矣汝愚曾無一言此與趙鼎之於秦檜何異語曰君子之待小人常疎信哉然皆未講於夫婦之旨宋神宗時欲用陳升之司馬溫公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帝論相謂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士

李空同致楊遂菴書云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此等議論關係風教執政用人者不可不知王安石用事時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而是劉道原獨奮勵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王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安石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

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
不爲意魏莊渠在正德朝凶閹擅政士大夫得
灌苟仕高者留意詩史夸示矜重次者圍棋酌酒
而已魏獨留意經濟初試刑曹殫精法理既而卑
之尙友天下之士凡邱氏衍義所載經世之業必
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
心大抵無慮三變故其居江湖則思其君處臺省
則憂其民不獨敷納論思卽其寄懷贈答書命所
以忠告善道弼翼匡救靡所不用其極此二公者
可不謂實心愛國者哉不然彼豈不能藉口明哲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三

之咏以苟祿者何必侃侃若此今人動稱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却不思此乃爲隱居不仕者言旣仕
矣則有寧武子之愚在則有邦無道殺之耻在豈
有食人之食而不愛人之憂者哉孔子曰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必如是乃可默耳故有危行言遜之
道當知不俟終日之幾無不入不居之智當勵見
危受命之節

劉元城舊從溫公遊及公位政府獨無書相問訊
薛敬軒家居時執政李賢屢以詩訊之終無一字
相報此是善學柳下惠者若他人以不磷不淄自

許翻成墮落

王晦叔爲留守御史如東溫謝希深歐陽永叔每
出遊王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尙坐驕奢
取禍况其下者乎希深以下莫敢對永叔取手板
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王
已年高若爲之動然卒薦永叔入館章德懋庶吉
士時聞老劉定之爲教習一日以玉堂蔬圃詩試
諸士德懋結語曰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劉以
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德懋云天下之人
有罹悲愁羈患貧窮孤寡者見月則不樂唯高官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古

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
之後章以諫烟火詞得貶斥而劉遂不救斥王公
何啻千里

鄭公瑩爲陝西副使嘗以俸易一紅褐寄獻其父
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
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卽封還以書責之劉公
瑛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寄夏葛一端瑛卽日却之
書戒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世之父兄皆如此子弟豈有贖貨之敗

楊子器論諸子曰若能孝弟勝於擢高科否則雖

中三元亦何用羅一峯上諸父書曰爲人祖崇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謂有好名飾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雲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莫蒼生足以垂後世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語意激切非時人所能道凡誨子弟者當書一通布之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五

丙庭

毛吉爲廣東副使死賊難時家童不辦喪具委官余文以軍餉數百兩密授之其夜家童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付我家奴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馬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久之婦廷夫毛公故未嘗死也他人生前納汗不須余文

授業矣

鄒汝愚髫年充四川解首聞某省解元某甚有時名往訪之甫坐定其人問貴省解元坊牌額幾何鄒遽拂然不答而去國子官魏齡對李時勉曰昨聽選部中見羣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開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李聞之喜曰新堂官有識能言諸人不能言也夫舉子問坊牌選人問美缺世態固然何足怪者但彰二君子確然之志耳然以世俗人斥二君子不免迂濶之謂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六

鄒汝愚髫年舉四川鄉試第一人皆驚美之鄒作詩曰龍泉山下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讀此則知士不當以科名自喜鄒志先以直言獲罪見友人田承君遂出涕田並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士所當爲未止此也讀此則知士不可以節概自矜從來金閨鼎甲烜赫一時者多矣今垂休青史者幾何人生無三立死卽猶貉豕盡科名何益人毛髮事耶

會泉由御史謫汜水尉歷任三年善政藉藉死後民有餘思何塘以翰林謫倅開州爲三審法以平徭役立分程法以築河堤小民稱便此不以一節自滿者真正英雄何處不可勉

况鍾知蘇州時上言御史與在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闕冗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置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云云是當宣宗有道之時郡國吏逢迎之風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七

已盛矣然使郡吏敢於有言所以爲宣宗也風會日趨俛仰成習繞指者譽強項者擯卽有况蘇州幾何免於白簡哉雖然芝蘭不以無人而不芳世有志士故當挺疾風之節耳

王忠肅翺自兩廣召入吏部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問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王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劉忠宣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令吳獻臣不來迎久之始至曰時爲郭智屬續故迎遲耳劉了無怪意夫王劉古人也都水新會豈逆知其不罪而反見知哉

直亦置官於度外耳今人未到壞官預爲遠罪之地此事寥寥遂成千古可爲浩嘆

項襄毅忠爲兵部時有中貴持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頃命一都吏於庫下檢之時劉忠宣爲郎中卽先入覓得藏之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終莫能得劉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呼都吏曰庫中卷案安得失去劉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寶于國家何益此一時榮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八

雖在亦當毀之以杜其根尙足追究其有無哉項遽登然降位對劉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尙書觀此劉忠宣之遠識與項襄毅之虛已皆人傑也然堂官折節相下又不難自彰其短項公尤不可及哉

謝文正初入翰林有御史某驟遷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呂涇野有故交爲權貴持三百金乞公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烏

獸故交慚而退由此觀之詞筆亦非佞人之具也
鍾同章綸以諫易儲下獄朝士遂無一人敢言兵
部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
以迎合土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
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
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予不能用出爲安州知州
吁唯于少保乃可以此言進且不能用况其下乎
天順初王振之變已萌而未著諸君子在講筵鮮
有發者獨考功郎李茂宏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
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朕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九

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乞致仕去後
果有土木之難李君可謂先見矣當時楊士奇號
稱賢相反不識王振之奸而甘俛仰果何意且言
路豈無一人哉嘆息嘆息

李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宏璧同舉
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宏璧延于家屬題畫鳩
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等常事莫把天
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置
惟與鄒智湯萬王恕等數人往來高自標榜值詔
開言路卽上書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

語極切直上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
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時安票旨除
文祥縣丞後用薦起爲兵部主事未幾復貶竟天
死李公可謂時命不偶者矣然當時位卽三事壽
卽百齡今日亦須謝去何如千萬年生氣長稟稟
耶

萬安尹直相繼罷劉吉恐科道及已因建言當超
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庶子張公昇上言吉知今
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
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十

道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蜜口腹
劍買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
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不報御史魏璋阿吉劾張
左遷南工部郎是時言路絕矣張不言誰當發吉
之奸者然魏璋一疏亦不能已所以報劉之超遷
耳嗟乎吮舐之輩何代無之賴張公數語一吐干
古之氣

馬士權泰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學
士先生多下之與徐有貞尤厚善石亨旣排有貞
會有投匭各封事誹朝政者石亨謂有貞使士權

爲之逮士權下獄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一言或摘有貞誥券續禹神功之語出自譏實謀作逆馬大笑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耶錦衣不能折後有貞出獄感士權之義以女許婚其子久更負盟士權亦無言時人皆重士權之高而薄有貞云其後張聚白陳士賢之寃藍道行暴戾世蕃之惡皆具鐵石心者使諸子得居環闥之秋豈肯呶呶嗾需如兒女子輩哉宋人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三

石亨曹吉祥橫甚御史楊暉將劾之兵科給事王鉉聞其謀輒潛告之楊由是得罪既都御史耿九疇將率諸御史論列未發而鉉卽先疏九疇阿附徐有貞李賢遂致詔獄若鉉者可謂忠於曹石者矣不知石人示兆之時禁門操戈之日鉉於何處生活

李襄敏爲冢宰公廉執法給事蕭彥莊以私憾劾之遂致仕後蕭亦以他事遷謫貪戾被殺說者謂有天道云

何觀之劾王直胡濙郭希顏之論嚴嵩其人雖未

可知其言故皆有據而一則給事毛玉劾之廷杖外遷一則臺省合疏劾之論斬于市不知此諸人者謂其簧鼓亂政而力攻之耶抑承順指炙手之勢而爲之驅耶夫何與郭小臣也翼大臣以助小臣如捕殺飼鷹羽毛立盡政復何難但傷國體壞而士氣消耳

永嘉宣諭內閣曰內閣例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故皆終身伴食旅進旅退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三

而已此亦習爲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如吏部行取其官必其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卽選科道引爲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爲取討爲國求賢之心絕無也兵部將軍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債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遍來鑽求爲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于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于人者特以代宣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

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朱子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請卽加誅斥如此廢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王陽明寄楊遠菴閣老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然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其致之甚難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重

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義照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

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有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說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合此二論可爲宰臣千古著鑑大抵權重則小人借叢權去則君子掣肘惟視其人何如耳

胡端敏論士風疏極中時弊其詞曰竊惟士風之邪正關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

劉練江先生集卷三

雷

安於養養徂於因循以通達爲高致以康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家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論有司逢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語元不待說直爲大家習慣莫知其非政藉胡公喚醒一番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弟禾必輯錄

五世孫賴重編

書

上歸德沈公

伏觀閣下几几之忠休休之度直超越三代以下
諸名相而上之海內之士思望見丰采以卜太平
久矣澄雖伏散曹尺五台斗豈不願奉鞭弭特以
株守硜硜妄附先元城不通政府之義何意姓名
誤點閣下之耳以爲齒牙辱有聞以來昕多戰兢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一

惟思身名不類毋以副稱知己而力短心長才微
助寡間嘗有所發憤思剖衷局以告之天子而竟
未酬鬱鬱之懷以日爲歲者屢矣頃見閣下累疏
乞歸力引大義可謂識高千古第不知旒旌之上
肯卽遂許如疏傳故事否若不得請尙當一出以
答主恩回天意計將安出耶澄觀近日時事非特
與古之治世異卽亂世亦異蓋亂世不正則邪不
用君子則小人也焉有君子小人各韜蒙而不露
混擾而無別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之柄操之士
則治竊於下則亂若既不在上而下又無顯竊之

迹彈射之既無其的尋求之莫得其倪則膏肓無
可施之功而叢神有不還之勢矣嗟呼亂天下者
未必身當天下之亂而異世之亂恒必由之此忠
臣志士所爲扼腕飲恨而不忍載胥也澄今乞身
歸矣仰念閣下特達之知涓埃未効義不忍嘿嘿
以去輒敢僭布腹心自通左右若肆大惠而賜之
訓詞使澄得守以爲邱園獨善之資是閣下終始
造澄也其爲厚幸何啻百朋澄又讀唐史蕭嵩引
韓休爲相而心惡其直盧杞引關播同升而目攝
其言然休不以嫌逼而挫謗謗之鋒播竟以避禍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二

而甘靡靡之節此二人者所操旣殊就名亦異自
古君子處小人之道可見於此矣閣下爲韓休自
不屑爲關播彼小人者亦且奈之何哉草野之談
實出肝胆唯閣下矜其愚憇而惠教之幸甚澄悚
息

再上歸德沈公

澄結髮受書嘗聞古人三握三吐以貴下賤之風
而未敢信今乃於閣下見之矣閣下可不謂有王
佐之心哉設當路皆同此心相與上佐天子加意
人才何患不進君子而退小人天下太平之治直

指日需之耳雖然自古進君子退小人之世幾何見也則閣下今日之含章未吐實氣運關之非獨人事然矣澄聞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於易之夫有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顯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象之惕庭是也大都形迹未彰則我何樂於先泄故有所隱忍而非阿猜嫌已成則我何可以坐待故有所發憤而非激從前之道爲曲爲隱狄仁傑行之於昌宗輩已從後之道爲直爲顯韓休行之於蕭嵩張九齡行之於李林甫已二者撿術不同其爲君子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三

同也夫君子豈不樂渾厚包容以成無競之風哉勢不可耳故君子雖不逆小人之詐而必不肯墮小人之奸雖不屑倖倖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已志清議直筆雖俟於將來心術隱微自當白於天下此澄芻蕘之見自知無當而不敢隱于知己之前者也至于時勢貼危杞憂緯恤澄向欲瀝膽以叩九闕而今不獲矣草莽之間惟日夜瞻矚台垣祝黃髮于罔極隆棟之下庇翼實多澄雖長伏林泉歌擊壤而終身何恨焉瀕行不敢遺請念閣下折節之隆推食之渥五內注溢不能自己

輒齋沐勒狀代布下悃伏惟閣下鑒察幸甚澄臨書無任悚息惶恐之至

三上歸德沈公

澄竅啟無似罔通世務不自意荷閣下特達之知寵禮之渥意氣感激故屢貢其芻蕘閣下不以爲無當而謬獎許之又慙慙懇懇密語誨咨且譽澄爲高世之品冀澄有救時之論澄心慙面熱懼無以承乃竭日夜之思極肝膽之致圖所以報効知己者而黔技已竭似無加于前書所陳然又不忍終虛明問故復吐其未盡之愚惟閣下財督焉澄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四

髫歲受書稍窺見前史所載公卿閥閱之榮文章翰墨之業都不關意唯德義節行振絕今古者則心艷而神往之恨不得執鞭弭以從通籍以來雖碌碌駸駒矢不變其初志居恒念百年有盡榮名不朽眼前朱黻身後青蠅富厚貴勢於人何毛髮之加而未得攘攘已得戀戀如是是亦重可悲矣然此意未易與庸衆人言可爲知者道也竊窺閣下真其人矣故澄輒不復避忌而直言其概澄皇恐皇恐澄聞自古君子小人未有兩立于朝者也故君子在上小人紵臂而奪之李林甫之于張九

辭裴延齡之于陸贄是已君子在下小人扼吭而排之元載之間李泌韓侂胄之竄趙汝愚是已爲君子者自立品地自成不朽豈非以難進易退不俟終日之識高之哉乃有進退不得去住兩難如葉夢鼎之于賈似道者是時也上之不獲宣調燮之猷下之不獲遂江湖之志將若之何則惟有忘身以報主而已蓋大臣事君唯求其義之安不顧其迹之激也唯求其心之無愧不必其嫌之避也故李林甫巧伺上意而張曲江事無細大皆力爭無隱裴延齡邪諂媚君而陸敬輿譏陳時病論諫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五

至數十百篇爾時忠佞相形邪正相反不惟人主決其從違而天下後世之左右袒亦定使二君子者徒泥用晦之智期微罪之行卽乞身未必得而天下萬世安能遺其迹而盡諒其心哉惟是閣下先憂如范希文至誠如司馬君實謝絕饋遺如陸敬輿咨問人才如呂文穆蓋當今海內第一流也此見時事乖危義不合而乞去豈不亦古大臣不可則止之遺風哉然此時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難退而不失其道之難也我朝劉文靖謝文正及王山西皆侃侃諍諍退不喪時

而近日蘭谿則病疏果數十上而不獲請豈前三君子結知之淺蘭谿得主之深哉三君子能苦口犯顏而蘭谿不能也故進退之機可見于此矣然大臣去就又非可毛舉細瑣當舉其大者急者昔孫莘老呂獻可處宋治平朝言不行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後果如其言是不爲苟去大臣之準則也今日朝政其可憂可涕可痛可哭者非一端然執急于補言官起放廢罷採權之三者言官不補則立仗之鳴不開放廢不起則連茹之氣不奮採權不罷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六

則弄戈之勢將與此雖已陳之言尤有難忘之義小人藉以塞責聊畧舉而已窮君子用以潔身雖再三其何害幸而感悟則旋轉之積有歸卽其不然而冰炭之勢必遠德望著于華夷芳懿標于竹帛詎不美哉澄非不知叩閣之難也又非不知儕輩之掣肘也自古豪傑作事正于觸地挂闕之中見其斬釘截鐵之勇若上下無迂爲所欲爲又何難焉且持天下以貞濟天下以權權雖不離名節道義之藩而實能破世俗拘攣之障權輔正而行君子所以冒大嫌而不恤也否則卽已之名節道

義亦有所顧忌而不成矣澄前書所陳韓休關播二事正與今日同符閣下爲韓休則不爲關播可不早自決哉機會難乘居諸不再萬代瞻仰惟茲一時閣下實重圖之澄臨書曷任激切汗皇之至

上晉江李公

竊聞郊壇雷火示異聖心儆惕詔條具修省事例以聞此乾坤旋轉一大機會也老師救時幹運之畧旦夕施諸寓內門生曷任加額惟是災異下詔求直言自漢唐宋以來逮我祖宗朝無代無之至近日一切報罷未識其由中外傳之史官載之謂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七

清時有防口之禁似非美談且主上從未罪言者因而導之上臣之極忠也老師豈無意乎嘗聞先皇帝憲宗卽位之詔求言之意稍未懇切當時輔導非人識者業有遺議後萬安劉吉爲相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鄒汝愚疏論之炳烈千古前轍可見于此矣然則塞謬之門務容容之福豈盡人主瑣規哉臣下或不能無過耳故司馬君實最稱敦篤長者彼且乘新法騷騷之後補救之策非一而其對宣仁之詔陳行政之先曰請開言路而已使人言果無益司馬公豈釣虛名以悞天

下者哉叔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國家之大患也若已不極諫而又惡人之敢言爲忠尤大故爲老師今日報主計毋如請下詔求言者爲門生報老師計毋如以此畫獻者若夫越俎妄言唐突威重則門生自知其罪矣門生曷任悚息皇恐之至

再上晉江李公

門生屢承師訓退而三復有所未安不欲蓄疑輒敢再啟伏惟開示所謂觀人不於所勉于所忽者固細行當矜之說也不又有小事糊塗大事不糊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八

塗者乎觀其小事則大者掩矣儻以細行之偶虧而令國家不得收宏鉅之用不亦過與且敝車瓦器之王良無補于漢窮奢極慾之郭子儀轉能興唐觀其所忽則郭不如王觀其所勉則王不如郭由是推之細行亦安足盡人也夫廣大精微不漏毫髮自治之學也舍短取長瑕不掩瑜用人之方也如以其用人者自治固非醇備之修儻以其自治者律人亦豈器使之道且令敝車瓦器之僞儒獲收而眞才反詘則何以恢遠譽撐宇宙哉大學平天下章其于賢不賢之進退欲其勇決固也第

賢者同心固多而意見之異亦不少如韓魏公作相而司馬君實諫垣則不合司馬君實作相而蘇子瞻爲臺諫則不合當此之時賞罰果行則賢者必有一傷是勇決亦何可易言也晚近全才難得取節爲先且如方正者爲賢乎委曲者爲賢乎審諤者爲賢乎承諛者爲賢乎杜欽谷永爲賢乎朱雲梅福爲賢乎賢不賢之辨未真則進退之際必不當雖其進退之時不出于私心而進退之人或拂乎公論又何貴乎勇決也哉天下固有中正和平之君子亦有意氣未融之君子固有百行皆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九

備之君子亦有行不掩言之君子一一欲其合已則迨已者退矣一一欲其似已則異已者退矣其勢至蔡京以奉行見售而嚴挺之以素負氣見疎豈不可畏也哉門生每讀書至斯不勝疑感今喜得間惟老師一發其覆非敢及時事也臨楮戰栗

上大司成李公

伏念職一介樗散濫廁賢關糜餼有年傳經無補雖生平期許不忍沒落以負時而名位卑微未有短長之可見卽今瓜期已及樾庇在前豈不思遁勉奮庸以圖後效奈職離母日久定省愆期曩以

道里之遙勢難迎養兼之事例之阻未獲言歸朝夕憂思肺腸如割每見家書之至及送里人之還未嘗不塊斷心煎涕流嗚咽因此元氣日耗脾胃損傷飲食無多夢寐乖錯入夏以後更增怔忡火痰諸症藥餌百投未見衰止醫家謂職心情不展旦夕未易有廖卽職自以疾痛在躬呼親更不能已職念陽城爲國子師時諸生久不省親者卽亟遣歸所以教人孝之職身叨師席義在率先苟其戀官而離母將操何道以淑人爲此激切具啟仰

劉練江先生集

十

解顏烏鳥之情因奉母而怡志狗馬之病亦痊感戴生成之子俱爲罔極

再上大司成李公

澄頃蒙恩代題病疏未奉明旨固知催請有待但懇迤邐日久聖節將臨彼時請乞既格于例而註籍又且愆期去住觸藩無之而可且是月復爲母氏誕辰尙冀微萬一之幸歸奉卮酒之歡若留滯目前必無及矣澄之苦情計台臺素所憐憫敢不避塵瀆再爲籲鳴乞速賜催請以終大惠澄早歸一日卽台臺一日生成之恩也感頌明德高厚何

窮

三上大司成李公

伏承台諭慰勞懇懇雖澄之至戚爲澄殫精計畫者未必逮此澄心非木石敢不篆銘但澄此時第知親之可慕而不復知官之可榮第覺不歸之逆心而不知序遷之可待是以一飯三嘆一夕十起無一念不思親無一刻不思親雖百懇天恩累月待命所不辭也若以請乞不得而遽中止豈澄當日堅意杜門之初心乎澄讀陽城傳國子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亟斥去之京兆李錡兄弟宦游久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士

不還鄉養親李臯劾奏之曰二子豈可與事君乎哉夫三年非久而陽城以爲斥不歸非罪而李臯以爲劾古人篤倫章化往往如此澄今獲免于斥且効倖矣况可覲顏諸生之上而藉中宦遊之未遂耶且人莫重于天親而浮榮爲末境莫真于聚樂而遠遊非情卽澄幾幸部曹之遷榮親何幾而抱病千里之外憂親實深更聞母氏在家居常聲感既不欲子爲親而棄職又不忍子久病而相離每讀家書五內如割迺遷至于今日負倚閭之望道墜指之嗟澄之罪已莫大矣忍復戀戀而不去

耶澄生平讀書期于盡節報主苟其愛官而離母安能移孝以爲忠卽在台臺亦當愛澄以德而不可終貽陽城李臯之笑也狂直之談字字肝膽惟台臺鑒其愚而矜宥之幸甚

與孫醴泉戶部

特達相知千古一邁不謂不肖子明公邁之幸矣幸矣別後無便寄音僅從仕籍中得明公姓字于縉雲之署不勝忭舞不知邇來肝膽更得何人亦有命世豪傑能一掃京洛之塵者而與之游處乎僕不知近事何狀遙度情形似猶然故態掃門人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三

幕之輩浸長而立仗借劍之士動斥其若之何昨讀姜大參疏及宋直指疏一片朝陽之聲而皆不免矣慟哉慟哉憂時如明公赤膽如明公何計以除壅蔽之奸乎僕久無出山之志又感觸兩公之事憂心如海所不割者往歲軍恩併及散曹或得微一命于小人之母也春初勉理北轅把握計不遙矣屬有便羽先此布懷并請教長者不肖當出乎抑仍止乎知我好我毋如明公知不作套語相誘僕洗耳願聞也

與湯質齋侍御

澄向遊長安雖鹿鹿散曹顧問當世有正人君子
撐拄國是者未嘗不私識而嚮往之如老先生又
其所首屈指者也惟是黨議暴起人方側目柄臣
莫敢左右分袒老先生獨明目張膽以剖之後來
羣小以漸敗露柄臣稍受衆吻迄被劾以去而老
先生曲突之識早已著于中外矣是何見之高出
之勇也敬服敬服目今枚卜雖當遺奸尙自負隅
且官府之間一段牢籠局面猶然舊輔遺孽不知
兩君子宅揆之後當用何計破之臺下雖讀禮時
四海東山之仰不淺若不肖澄櫛散無當僅可與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三

木石鹿豕朝夕游處而已安能復有所表見如台
論過望云云哉前者邂逅令弟造次不敢以書通
訊反辱札教肝膈累紙讀之感悚兼至令弟敬簡
兄品高志遠非復塵界中人僕所夙領教自恨相
見之晚亦僕微宿緣于德門獲游賢昆季間也何
幸何幸執御未卜何日諸惟爲朝廷爲吾黨自珍
五以迓天庥爲祝行人其促百不一盡

與孫拱陽公祖

澄叨芘宇下承流飲沫之日久矣夏中特枉台輪
光賁銜必國士之感殊不可言惟是海內人倫之

望無逾我公龍門多士豈乏譽髦而顧謬采及未
嘗識面之人澄于此窺見我公一片憂時惜才之
心真有超越尋常者令今之執政秉銓皆以此心
推之延攬則岩藪抱奇之英當有萬倍澄者豈令
終沉空谷歌白駒乎嘆之痛之頃接宋直指釋田
書聞台體違和未能渡江躬訊專此代布并祝台
臺加意珍攝早賜佳音以慰中外人士之望求去
一節斷乎不可想秣陵諸君子當極陳之不佳澄
喋喋也夫時事之敵極矣批答之音獨艱于福唐
東阿中道維谷計將安出考選已行而中寢又何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四

說也一尙璽耶何足爲諸奸人難而輒已含沙及
之安望拔茅乎說者謂從來更端必有變局今更
不然乃護法有人之過而澄以爲未盡也凡變局
者變急激之局易變飢餓之局難昔分宜江陵其
情形暴著于天下故人得乘其瑕而亟反之今則
陽設陰施乍明乍滅攻之則善逃執之則無迹雖
有勁矢不能穿絮非此之謂乎嘗觀宋末章蔡諸
奸猶易敗露而秦檜史彌遠之流綿綿相續卒以
善息非所謂百足不殫者耶今之事勢不幸類此
矣尙賴衆正戮力拯溺救焚

與吳續敬署令

澄之北也使者及諸河渚則拜舟中之賜爾時勃
率裁謝未瀉鄙懷萬一既入都鄉音寂寞攝邑者
政不知何許人其撫我乎否耶而老公祖且辱臨
之矣快哉何敝邑徼天之靈至斯也惟是前人之
疵雖多胥嫌瓜李建峯作士未嘗不佳此法盡罷
未免懲羹吹糠毋亦去其太甚與民更始者可耳
雖然老公祖飭法者也非奉法者也蕞爾小邑幾
見上公泣之也者則釐風蠹以垂後規豈異人任
而老公祖又何讓焉應召且不遠而敝邑得卧將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十五

與王敬宇巡按

年丈待命西臺時不肖弟請急而歸比弟再入都
門則驄馬南發久矣瞥眼三秋未獲以尺鯉通忱
居恒讀向來贈句以擬心神而已年丈攬轡之暇
胸中尙有故人劉生否乎年丈埋輪聲華久騰栢
府是役也當更有一段澄清事業以震東南顧其
中有巨室焉實憑城而伏社者地方人才之薦前
直指猶以弁首何哉刊落之功勝于白簡海內人
士不能不重有望于年丈矣學道陳大受湖守陳

幼學兩君才猷風節卓冠一時年丈定當采入藥
籠者然不善惡之肆口鑠金聞當事者頗有所惑
僞被中傷豈惟士論抱屈卽恐正人喪氣非年丈
孰與栽植之而保護之耶此弟聞諸南中大賢之
口非于兩君嘗有傾蓋爲之居閒也年丈鑒之照
之近日朝事擁蔽如昨上而九閭難窺下而百足
難斷伐大樹者先伐其枝似是當今第一義不識
高明者謂之何耶弟潦倒散署且及六年持檄再
出圖爲母氏丐一字之絲綸此願果畢一官直敝
屣擲之不能逐逐馬蹄間也年丈何所鞭策俾有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十六

與蔣令

寸豎以毋貽同籍羞乎望之望之更有良友于玉
立舊爲比部想丈夙知之其家雖在金壇距浙不
遠吾丈有所商確不妨時通一字此君肝膽激烈
才識高遠吾丈不可不往來者弟敢効貢芹之義
統希采納幸甚弟曷勝惓惓

苦旱極矣明公步禱郊壇當卽有甘霖之應而雲
霓之衆猶切嗷嗷則其勢誠急故耳放聞固有明
禁獨不曰濟變以權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汲長孺
之矯詔發粟是也淺夫以索貨不厭之故輒敢私

報水部賣主珍民罪莫大矣似宜設他辭以重治之而湖隄之開與裏河之開又宜酌量盈虛時閉時啟以通萬民一線之生路大抵主漕者禁不得不嚴長民者情不得不通以民之故弛禁非私也而當事者觀過知仁且當於格外體之矣進阻撓之說者乃秦越吾民而不善承老父母之德意者也桑梓間情義難緘默惟明公垂亮

寄仲廣文

齋舍杯酒投壺之樂倏焉隔歲天涯相望羈旅同懷但不知何日重奉笑語耳書來聞京事落莫故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七

是廣文之常然赤城一片霞自足朝夕餐餌眎苜蓿味相萬也又何須問字釀耶勝地閑曹雖宦海無減仙都願先生開吟弄風襟以自瀟灑毋齷齪隨措大作愁衣愁食態也狂浪之譚非高明未易聞此想先生能賞之耳海濱品沁人齒牙清人肺腑數載風塵况味一洗都盡矣載德何以敬謝敬謝羽還敬布區區近刻一冊附覽

與祁茂才

不佞竟就廣文舍矣客歲奉書勗我以生平砥我以勳伐則猶不遐遺我也作此寂寂重愧良箴奈

何哉然非不佞敢于自棄如此也家大人命之敝房師縱臾之矣棘闈之役拙卷嘗謬當主者意欲首舉之而房師固持不可既出而稍自悔也乃以金閨之選相屬力言之諸大老無何又陰爲有力者所竊卷中已程輒棄去敝房師大失望則謂澄曰郡國吏非子任吾爲子乞廣文館可乎而會僕有雅志家大人復諄諄焉故不再計而上陳情牘也友人文生移文相誚謂生平之謂何而辭吟就逸若此夫僕雖鄙鄙豈不講于致身之誼哉且士業已蒙主上擢拔離疏釋屬一命足以自効三尺足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七

以自操九開足以自叩有何掣肘有何顧慮而顧選擇爲之無亦濫竿之愆重于引避左次之咎小子喪師擇禍莫若輕故寧自諒耳雖幽蘭不以深林而不芳僕亦不敢變其雅志願於此中有小樹竊沾沾也他日相見足供三日抵掌耳聞學前事幾破斧然已返我汶陽之田矣論定叙蹟功其在蕭曹之間乎奉去拙卷一冊

與王茂才

得書除夕雪中也省家大人平安一紙輒及諸憾而恐其盡窮之而更發焉距躍之極更闌不寐

卽不遑貼宜春釀九醞矣遂得一絕云誰家列炬
映窗虛老樹空庭雪片餘孤客不知殘臘去春風
吹到故人書一噓一噓學前公論旣白水關似不
容已縱之資費何可一飯忘耶土城已決者不可
令復累之非特前工足惜故自後來之因也大抵
豪傑作事能不任受德無能不任受怨怨付于不
知已而是非伸于知己何恤哉故僕嘗謂行已在
清濁之間者非能行已也任事在恩怨之外者非
能任事也老伯今之元龍故當首肯此言耳聞張
學師相得甚歡譬如見西子何必知姓名而乃以
劉練江先生集卷四

九

歸德曹卽乎奉命當裁謝之此中甌塵而席穿猶
不廢我笑歌第不知何日是歸年耳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弟永沁輯錄

五世孫頤重編

書

答顧涇陽先生

澄不孝捧檄一出抱慟終天跣奔廿有餘日始就
苦次而先生之德音明貺儼然筵几間矣哀毀綏
息久不克裁謝左右罪狀萬千偶因羽便先此代
鳴未寫之私尙當崙一介行李以請茲未敢草草
也嗟呼母氏已矣微寵大君子之賜九原不朽澄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一

一日未填溝壑敢一日忘德義耶別勒統希台鑒
可任荒隕

上顧涇陽先生

先生之有新命社稷之靈海內之願也維時澄猶
未出京朝士見者無不彈冠相慶不必嘗奉教於
先生者矣歸來塊伏草土久不得邸報讀之謂旌
麾已入金陵豈圖出山之期猶遲遲耶毋乃近日
言路淆亂之故乎竊計先生不出亂終不解卽不
敢如世俗勸駕之情然終不敢以先生之不出爲
是耳南北水火起於兩詞林及池之殃王掌科遂

被之其說頗長未易更僕第念諸君子何不先國家之急而徒徇有我之私致令小人藉口豪傑喪氣將來有大力奸邪起而收漁人之利紹聖之禍不旋踵矣總之人心變幻才品難真始乘順風之呼繼操入室之戈世事到此砥柱何筴爭不可以息爭堂下之人不可以斷堂上之曲直一人定國語非欺我前所謂先生不出亂終不解者恐亦非澄一人之私願也如何如何台教嘗有書囑高景逸先生見寄竟未至范戶部所刻諸疏因澄跌宕亦未携出另日索得報命耳別悵客崑山人代布茲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二

不能悉臨楮神馳

答高景逸先生

本與兄自焦山還附數字想徹台記矣嗣後兩奉翰教皆從省表丈所得之所遺如菴丈見寄者竟未至也謨言種種大都憂時惜才之深念良用佩服徐溧陽事向故疑之今始釋然當力辨之於諸相知必不令受無端之垢也便中亦乞轉致此意令勿自疑俾小人無從窺其隙可耳省中陳汪邪正素別構尙璽君者陳也而非汪也觀尙璽辨疏中語自見向非曹貞老一牘直斥汪黃之躁益無

所忌憚矣陳氏之不終曉曉其懼爲錢夢舉之續乎近日局面又異往時山陰借某以叢彈射而寬已之攻亦即借某以行搏擊而伐已之異某不悟甘受驅使諸正類又不悟坐虎之尾而逸其首以反噬如宋繹老上言德政交章保舉等語可謂直破膏肓矣而竟不斥其名俾羣小暗行其下石之計豈不重可惜哉不肖爲是食不甘寢不安者累日非惜宋君也惜朝廷也姜大參剖三沈之忠佞大有功於名教臺省合救似不可望於時人然此時君子似亦不必出頭伸救與其戴胄及溺而無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三

濟于事不若留爲後圖可耳大抵今日樹幟非難轉旋實難彙征之路未通正人之交未合獨喙孤羽誰爲應求一鳴而去善類漸空國事不可爲矣故通君子之氣脉厚君子之應援應機而動動罔不臧者策之上也度人定之不勝而徒存大義於天地之間以標青史以報皇朝者策之中也兩策皆善而著有先後顧用之何如耳要之皆未易言也不肖弟林居二載學力了無所進二三知己趣之復出責抱隕越之懼尊丈何以教之使弗迷於往乎執御未期尚遲德音以當贈行

答文文起

日欽丈來奉兄手書弟兄中草草作報期數日後
卽有南鴻不謂至今不獲也得毋勞兄望目否兄
前書所以誨弟者無乎不至弟私心亦自訟之但
散曹小吏進退不能自主兼以老親責望之過勢
難直遂其心而回顧生平名實兩負則不能不鬱
鬱竟日耳近來朝事敝極矣其病源唯在言路之
不開士氣之不振而其不振之由又不在于主
上而在臣下臣下之大患有二大臣持祿妒賢唯
恐人之訖其短小臣養交避事唯恐害之及其身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四

間有伉直自好小露鋒穎者不過偶語密室非有
明目張膽之勇而已遂落人齒頰間矣或因事而
擠之或乘瑕而搆之不唯不得長有其位而且不
令潔其名高天蒼蒼何由叩九閭而自白哉古來
小人害人家國者必先摧折言路排斥忠良然昔
也摧折于既言之後而今也杜塞于未言之先昔
也排斥于用事之時而今也消磨于未用之日如
曩時建言諸君子其中豈皆真俊傑然其意氣可
鼓也其品望可風也其虎豹在山之勢可使藜藿
不採也買駿骨以爲招采荊菲之下體豈非救時

一大關紐哉其如當事者之嫉媚何也然又有媚
嫉之實而無其名謂上實播棄之我何有也或有
所薦稱曰彼非安靜人來則生事矣夫仗節死難
之士必於平居犯顏敢諫中求之以爲生事則脂
韋唯諾者反賢乎若諉播棄之責于不有又何貴
于扶顛持危爲也想其衷唯欲藉不鳴之利以藏
其負乘之非苟且慮堂之安以延其旦暮之日而
國事之傾危民生之疾痛一切付之不問耳上之
樹幟如此下之草偃因之伉直之覆轍在前脂韋
之捷徑在後辟若蓬中之一麻衆裘之一褐雖肝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五

而不相入孤危而莫可倚也始而目笑之既而唇
譏之矣又旣而肘掣之矣其賢者勇退自全而不
肖者久與俱化又安克有終乎弟從旁逆覩其景
象大似西漢末季杜欽谷永之流而南昌尉槐里
令之節干不一見也痛哉痛哉此事未可向時人
說唯吾兄默識之他日入官當知救焚拯溺之所
宜先耳兄近來况味何似猶然舊時杜門下帷乎
抑稍稍有所往還乎吳中士夫及弟所見海內名
流無不與之極口高義則無不人人賞慕者兄脚
根已定品格已成不患不遠到但患中變耳願兄

鍛煉一副鉄心腸始終不磨不磷非特無負我兩人期許亦冀他日國家得真才耳弟嘗檢有宋諸君子言行錄當時人才之盛十倍於今大段好處只在能輕官爵今人早早碌碌實是宦情太濃一遇利害得喪之關裁割不斷浩然之氣一朝盡矣乃其病種又在應舉時求第之心太急弟與兄平時皆坐此病者其賢于里巷悠悠之于者唯斯其不能追蹤古之真正豪傑者亦惟斯兄此時或未必能悟異日當自曉也前言清介一歎今人之究竟實古人之發軔的的確論弟業已書諸冊非兄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六

安得聞斯語袁稿一首官香墜一枚附奉希鑒入不盡

與文文起

趙念義行後弟病勢轉劇幾乎岱嶽之游夏杪日食不能二甌入秋始增一甌稍過則不恬矣人情怨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而弟遠離父母于數千里之外托命于妻孥之手運命不測羈旅靡依當此之時雖壯志素存而百感交集未免有情寧能遣此兄聞之亦當爲一愴然矣頃者元氣粗復形體未充五湖烟月之思與白雁俱南但俟部推一

耗卽促歸騎卽不然亦當稱病自免放志江湖以全殘喘蓋非弟果於自弃所謂微軀此外復何求耳不諒弟者謂高年在堂樂事未備宜借纓綬之榮佐綵衣之樂不思視膳之誼既疎卽捧檄之心總謬區區散秩何毛髮益人家國而違膝下之怡顏戀身外之泡影乎況時事顛危豺狼載道尙方之劍未請梅福之書屢成見機不早腰領難知恐爲張季鷹請人所笑也周亮所慷慨一疏頗爲朝士所推雖未中時之病而英氣勃然渠時時恨兄不在無人填篋也兄近日况味如何便中詳示一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七

字以慰遠懷望望汪年兄行促百不及一惟兄亮原

答文文起

入春一二日間先後三奉手書如對面語離懷少慰但書中怪弟久無南魚自知其罪獨秋間文毅齋一書并貴鄉茶客一書兄皆不之及豈俱作石頭城流水耶縱有之已不免濶疎之譽况不至焉毋怪兄之歎望也弟近來病狀已減于舊鷄肋尋常藥物未嘗敢廢所邑邑者老祖八十有餘曠隔三千里外榆景在念寤寐徒勞慈母鍾情倚閭懸

切間從來使潛叩及瓜之日以下返舍之期一聞
弟病寢食俱廢自昏達曙涕淚不休家弟竊書相
聞弟爲之五內如崩寸腸欲割是以有客歲請告
之謀旣爲長官所尼踴躍邸舍佳節思親妻其萬
狀謬冀春初量移曹署自乞一南部以歸而又未
可得不得不望秋音矣居常自惟人臣辭親奉秩
惟國家有萬不得已之事官守有萬不可委之責
君恩爲重內顧爲輕或在軍旅之中或寄干城之
命然後可割愛就義長驅不返如弟曹散秩漫
無短長乞身而去不足比太倉之一稊何故戀戀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八

腐鼠不能釋卽兄甚愛弟設身而處不能爲弟置
一辭矣弟嘗惡世俗巧宦之輩一通仕籍輒津津
慕江湖而薄軒冕其究又不能卽謝簪紳徒令人
以爲口實倘弟不肖蹈此惡習于世俗人前道之
其忍謾語于吾兄之前況吾兄視弟平生其志豈
素忘功名者耶弟實愧無表見之奇而又有負茲
之累疾痛則呼父母情故自至是耳然弟又不卽
去者家大人亟督之且冀其有一命之沾以爲寒
族寵故聊自俯仰于此而至其灰心槁志則固已
落五湖之烟而酣三徑之月矣春光百媚天池虎

卽之間樂境應自無窮兄當開豁心懷領畧其趣
莫放著進士二字與眉額作苦使好境對而錯過
也兄他日通籍料不似弟之蹇拙萬一遭此邑轡
却不悔當日行樂未盡耶時事駭人不能殫述所
委先伯謚議不敢辭弟恐陋筆有點名德奈何乞
寬時日以盡其愚惠來茶在此地真如蓬山玉液
不待七盃而清風生矣垂囊無以爲報翻思在家
時尚有土產可寄耳悵然悵然

與劉念臺

吾丈及弟先後去國凡三年迄未一字相聞也吾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九

丈持年相之服弟坐不知失於弔唁今知之則丈
且從吉矣罪何可言罪何可言弟實無意復出奉
兩親之命不得不然期博一封章以了俗心待次
累月無所稅駕時人故重先談而弟依舊墨守安
得不爾弟亦無所怨尤也直悔此出之輕耳令叔
先生道丈所處之約令人惻然非此不足見丈
問學之深操持之固自此當求之伯鸞幼安以上
弟亦不敢復以雁行進矣此時不憂內顧可携家
而北亦已束裝否乎弟方悔出而爲丈勸駕者則
丈一片先憂後樂之心堯舜君民之學必當濟世

救時非若弟之堅瓠無用者不必以林壑爲高也
世病經術不足經世願丈以身雪之時事種種措
墨不宜佇望紫氛有懷如渴丈過無錫定須晤顧
涇陽高景逸兩先生

與丁長孺

不佞澄少而讀先生之文如飲仙露稍長通籍每
見海內賢士大夫商確當今人物則首屈指先生
如景星慶雲澄方心願執鞭末由也何圖先生亦
已知海內有一么麼之劉生耶澄于先生未有貌
又未嘗借齒牙于左右爲蟠木容也而先生輒心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十

可而臭味之不虞傷知人之明乎雖然微先生宏
能愛士如是此以隄爲始也先生取善之周也此
龐士元謝宣城之遺意也先生與善之大也先生
一齒及澄而澄有以窺先生之心矣澄雖驚敢不
益砥策以副特達之知顧近日士氣微矣同心希
矣雖有志者如獨秀于顛風之中持之愈堅而折
愈速耳安能有成澄思從來濁亂之世賢人君子
不獲伸于朝則相與聚于野澄求友于長安中數
年無所遇今且以念母歸矣聞錫山諸君子有講
德之會其今之龍門德星乎願以明春棹扁舟往

從之不識仙鄉相邇否若得當併奉紫芝眉宇則
尤爲歡于志矣知己之感雖未通而神已馳唯先
生俯照焉茲因曹令親先署姓名上之典謁有便
乞無金玉其音

與馮茂岡

城外招提一晤請益之心政自無窮而戶外之屢
滿矣倉遽告別懷抱鬱然悵悵如何尊教尋皇祖
舊章以挽時弊真藥石之論間爲相知中有識者
道之無不嘆服但草昧之世患無法中葉之後患
無人今之人才如此雖欲舉之誰規誰隨徒付之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十一

長太息耳僕冗吏也於廟堂機務無所窺其萬一
第從旁竊觀今日之風教人心大要揉直作曲挫
剛爲柔而已大老非調停不能免過小臣非軟美
不能取容而當事者一味取圓熟巧妙之人以充
任使專務摧折正氣使之不得少舒其尺寸風行
草偃之機日變月化之勢極重而不可返牢固而
不可破久矣人非金石節非松筠軒冕之榮在前
虜斥之辱在後去此就彼忍辱自全何所不至而
名教之凌夷紀綱之頹敗又何關其胸臆哉先生
正人也江湖懸關亦頗一動念否吾鄉士氣久衰

二百年來與開國諸勳爭竹帛之光者殊寥今日得先生一人地靈不孤矣維風善俗迪啟後人如漢之李元禮郭林宗唐之陽諫議朱之程明道胡安定皆先生能事也先生豈無意乎敝年友潘丈絳帳之地最邇仙都輒因郵簡以請中所欲語百不盡一惟先生惠教之幸甚

寄馮茂岡

僕碌碌散曹無尺寸自表見惟日夜私祝聖明同照早脫高賢于縲紲而躋之大位以爲旋乾轉坤之助蓋不勝五內之惓惓矣所恨秩猥力綿叫關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五

無路當事二三大老又夙契交識邪奚乘驛之見蓋難言之賢者在錮小人得與不知後世渣孤書法如何而生同其時具有良心如僕輩者尙戀冠組以爲榮坐塗炭而罔覺亦汗顏甚矣淫雨累月到處崩垣敗壁圓扉景象悽愴可知此時非有大見解大涵養者不能脫離苦惱之障想先生當有一段匡坐弦歌之樂如孔子居陳蔡時也本朝薛敬軒李空同之類皆嘗詔獄則今日先生所憇之地乃正人君子甄鑄陶成之地彼九棘三槐衣紫拖金者二百年來不知幾許湮滅無聞之輩又不

知幾許遺與萬年之輩則槐棘之位未必不辱于縲紲而縲紲之中未必不榮于槐棘也且先生境地雖苦而心事則安居處雖幽而襟期則朗俯仰無愧衾影兩適何不樂之有彼蠅營狗苟背公逞私者雖身居崇臚之上口享大烹之養而飲食有所不甘夢寐有所不怡僕甚苦其生趣之少也曹貞老行時遺書戒僕嘗宜通訊于馮茂老僕斯須未敢忘之以多病僻居未能乘便代致日者氣候鬱蒸深以先生之起居爲憂謹此專訊乞教爲慰僕愚懇無補旦夕圖南擺侍何時言之神蹟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五

又寄馮茂岡

僕屢裁書奉唁而屢不得投蓋自奸書發後緹騎之戒嚴故也頃偶有狗馬之病邸報稀聞忽有傳先生出獄之耗者牀蓐間踰躍不自勝先此代候小愈卽圖躬謁以罄肝膽不旣

與何玉現

弟雖居長安城中而官舍僻遠兼之多病謝客人事潤疎不奉吾兄起居久矣積雨煩蒸念吾兄園土之苦真令人腸胃欲割心長力短無一隙可効和奚之誼愧憤交併但日夜私祝聖主同光賢輔

勸念早開祝網之心以啟覆盆之照而已時事莽然未知所底弟以小吏碌碌無所表見又不堪同塵之辱旦夕將圖南恐臨時無便奉聞勸此代唁願吾兄覽明夷之正志請素位之真修逍遙灑樂以度此境未必非進德之資也吾兄今日之事已不能掩千秋之名進而求之地位愈高雖大聖大賢不難爾馮茂老一代偉人旦夕相劇必有所益吾兄何以教我

與某

夜來事喜而不寐報主球時在此一舉我輩生平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十四

期許亦於此觀若涉三思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也千載一時之會歟焉坐失百世流芳之義甘心遂人稍有識者不爲况豪傑自負者乎人生幾何宜味幾何畧起計較之心百端俱集一鼓道義之勇七尺可輕後世有口史官有筆莫以眼前拋却不朽也區區之愚聊報知己非敢効田承君之義鑒亮不宣

與田平野

仁兄行後久無尺書奉唁想讀禮竣矣老伯杖屨健甚豈肯以萊綵私一子而不令爲朝廷用乎此

時丈卽捧檄不苦絕裾何必戀戀南陔爲也弟觀諸兄弟中咸奮節義能擔當國家大事者惟丈一人丈苟堅東山之志世終無朝陽之響矣非弟所望于仁丈也但近日言路已絕而當塗所最忌者人言善類甚少而當塗所欲盡鋤者善類賢者三緘避禍不肖者百口吠堯主煬龜而不自知下肝銜而莫敢發紀綱日壞一日壅蔽年復一年漆柱接緯痛心何極竊恐蜜口藍面之奸不獨生於唐而荆棘銅駝之變將卽見於今矣弟散吏也爲折檻之槐里不能爲抱關之梅福不能擬之省母以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十五

歸丈卽入京恐無由接鄰同年中有冀周庭宋繹田者人傑也丈幸勿失之便羽德音勿吝數數

寄蔣笠澤

弟未出時嘗有一函托薛信余轉寄未諭已徹左右否以弟之拙遜世宜也迫于親命情同捧檄豈獲已哉一謁選人此身便非我有待次則無可補之缺式微又無求歸之路逡巡半載繞樹三匝不俟北山見移愧悔無地矣拙咏有云漢省有薪俸舊積京都無樹不新栽可發知已一笑也朝議漸清中局未轉中堪丈歸當詳道之弟方悔出豈肯

復爲丈勸駕政恐如靖節先生饑寒所迫一慚不忍之說耳俯仰無繫移家不難今朝端收正人之用吾輩獲同氣之求實大快也跂望跂望湯敬簡兄常會否此兄天資真實常在弟臆間希寄聲勉之此時好人難得吾丈亦不可不曲成之也草率布懷側耳德音不一

答蔣笠澤

弟既叨籍末又共祇事西臺者二月餘惟是於仁丈獨屬耳目焉蓋不徒索之形骸內矣率爾離合迄未嘗促膝効肝膽一語河梁以後雲樹茫茫弟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七

也甥棲兄也驥展安所從問隴頭枝哉歸林之明年則史玉池黃黃石二先生見訪極口漂令公之品與才殊爲色動惟今郡國諸侯裹橐而走千里使者必長安要人焉誰其足音空谷者鮑金范綈久矣千古不謂于我丈復見之也教云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快哉今人幾能信此二語知丈且爲海內第一等人物不徒以治行顯也弟蒲姿樗散大非京塵中人獨好善求友一念敢處不遑每聞當世賢者不憚以身執鞭况辱在同氣之好者乎山陰之棹豈不有心直此時赤帝威赫貪領焦處士

一段清涼耳後得當定圖了此非獨傾聆玉屑且看河陽花樹也山中無一物將芹具去韻譜一套家刻二種呈覽即刻弟所自輯乞笑而置之錫山顧涇老高景老劉楚老皆當世人望不知吾兄曾過而問否并以聞家君荷辱垂念敬謝餘情嗣布不一

與笠我真

山居三月烟雲水石之勝領畧不盡然識韓之幸尤其大者且添我金蘭簿中一人所得更不貲耳京口撮土一省裹丈已自山斗吾丈更復鼎立三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七

山靈秀其復有贏餘哉弟何幸兩承之弟平生一段探湯不及之念嘗謬自信直切劇寡良友策勵不前耳下學患不聞過顧非日就有道正人遇不得聞卽所糾繩或非其過而其真過反相率安之此鄉人之所以爲塗炭也孟子曰我由未免爲鄉人今乃曰與鄉人處而求免之不亦難乎井里非小區寰非大有一二真正君子實意尙行自然至誠動物其有不動者乃火候未到之時耳苟有意求動勢又必至色取行違而卒成閹然媚世者之品此又豪釐千里之辨我輩所當格致者也弟嘗

嘆講學立壇與其課性命不若課義利與其修威儀不若修行誼藉令趨利之心與世人同而持論之超欲古人邁誰其信之此耿黃州王山陰輩之所以卒難欺世也然近日假道于此者亦復不少奈何奈何種種之私未由面請揣此代布伏惟憫其愚而教之幸甚見敬寰繼堂諸丈各叱賤名更荷

答筴我真

焦山別後曾一奉手教娓娓藥石之論爾時弟未出山也一出絕裾遂成千古罪人豈惟負生我之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六

恩且甚慚知已之教矣仁丈不以爲絕而以爲卹已章高義猥損生芻之貺何德以堪歿者存者均罔極矣向知丈在長安久未裁謝近聞榮除還里豈未取道湖上耶何靳一枉過也悵甚悵甚青鵲何足屈丈然自有素位之道非可視爲蓬廬薄爲措大者且官豈有大小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耳丈今日傳經之人卽它日天子共平天下之人也天下人才宰相得而用之學官得而造之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賢不肖混淆則宰相非矣學官以舉善教不能爲職善與不能混淆則學官非

矣然諸生之中辨別甚難非有破俗之見照膽之識未易明也有貌若重厚禮意殷勤而志節實卑污者有外若踴涼與俗齟齬而氣格實軒卓者以其殷勤而匿之則邪士進矣以其齟齬而遠之則志士絀矣嗟嗟世無中行全憑一種高世抗俗之人砥柱積波而當事者多爲假中庸所惑何怪乎世風之日下也波靡已極卽氣格軒卓之人諸生中亦未易得大要擇其性之近者而誘掖之第一以立志爲先士不立志如樹無根如舟無舵將從何處發生何處把柄乎管見如此不識高明謂之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九

何儻荷采擇未必非他山之石也把臂末期各矢寸心不諼有便毋金玉其音

與田東明

都門傾蓋之歡輒成莫逆吾曹肝膽冥冥中若有作之合者非獨縞帶相私已也翁丈既中貝錦以去不肖亦不自聊謝病三年何意簪組不圖情迫捧檄前度重來京都花事已非長安巷局如昨章之繼蔡紹述依然湯之後秦和議轉固英雄一腔熱血灑向何地付之長太息而已會雲浦丈聞近持太夫人之服千里隻絮無由以申奈何服闋後

復有與一問京塵否道固委蛇賢者欲用其所未
足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况清議元自朗朗
哉丈可以不問謗書而出矣昨過宋州訪龍江翁
其倦倦于丈更甚此老一片憐才心貫徹千古唯
恐當世不獲竟丈之用老丈督此又不俟弟勸駕
矣江夏公久未通訊便中希道區區不宣

劉練江先生集卷五

辛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弟永沁輯錄

五世孫穎重編

書

與范泰蒙

三年之別一席之談殊不盡中懷之耿耿也既晤
信余亦以不克久淹從者爲恨情之所鍾故在我
輩語不虛耳手教至知春明館舍已定且朝夕侍
老伯籃筍何其快也第喬擢未卜何時當事者仍
欲拘補例否時事三款具見吾丈籌畫之細羣奸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一

如指諸掌凡我族類能盡心盡智如此未有不伐
奸謀而成大勲者此廟社之靈也可幸可幸東阿
云弟尚欲探之所知當有的據所深痛者宋直
指一鳴而斥實坐上言德政諸語犯羣小之忌而
竟未指名復爲陳思固之續耳看此景象大段似
難力爭未卜天意何屬也考選諸賢者實有九鼎
之繫從中綰結不可無人李堂翁果傾吐肝膽者
乎弟獻歲擬北轅矣感丈知念之深中心藏之顧
何以副鞭弭効尺寸也舍親人便先此報命餘俟
尊价行時另裁見曹真老諸君子爲弟致意

與成生洲

台從將行未盡請益之私歉歎時局究竟如何起廢一節不肖嘗病其濫故不能專其力于賢者近得彭掌科一疏稍有甄別矣啟事之中謂宜相機相時度所易得於上及當軸所不疑之事而夾一以入未有不能得者然又不可多多則其跡著其勢難非便計也鄒顧趙錢之下則高攀龍匹休彭疏處之牘末豈確論哉高以縣令推宜從每月推陞中入之庶乎得旨而必單題如云起廢事例宜爾則用去歲之某某獨非起廢者耶高之品格豈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二

某某所可望萬一者乃權宜之術不用之君子而用之中材亦甚難解矣大抵當事者鑑別精則推轂之力不分機會投則遇巷之術必易辱在同心聊以請教幸勿示人何如

與宋繹田

弟去長安二年時事大都不甚悉惟是元奸既去繼之者當有翻然一新之象庶幾海內復覩太平而詎意其猶然故轍也幸賴我年丈及王聚洲丈各吐奇抱一洗數年之雲霧而我丈近日二疏尤稱破的搗巢昨見之邸報已覩大畧復辱台教更

已其以珪璧自持者不過跳脫于是非之外居無得無喪之地此其指直懲夫好名喜事者耳而不知聖賢無兩處著脚之道也夫聖賢只冷世味不冷世務只冷富貴利達之心不冷親賢慕義之心宜冷而熱固是不肖宜熱而冷亦非君子天下豈有不爲小人又不爲君子而中立一格者乎恐無此理矣弟世外之人旁觀稍清迂腐之言非知己前不敢輒吐惟進而教之

答趙念義

長安中朝夕晤談幾成一部語錄非吾兩人不逮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四

此也弟哭母之日兄惻惻有分痛之誼歸來每一興念泣感無已文起兄來言兄理大名果苦心苦節不負吾黨期許也振漢兄又言此郡名邑皆甲科兄獨鄉科他日得薦非易此言亦中世情一片齷齪世界只解較量兩等而已此外何所鑒別哉雖然猶不若朝歌賊之難處也老虞入朝歌時何等心腸何等手段兄以老虞之治朝歌者治大名亦難事矣沈湛源治裕州做得神出鬼沒今擢比部郎去矣真是菩薩心僧子手也當世自有知之者而等又何足以拘豪傑哉世界較量兩等卽是

命吾人盡心盡職卽是性性命二宗個中便有較勘便有工夫此日做好官是盡性俟命它日官聲顯達是盡性立命不必舍大名別求蒲團不必舍案牘別求功課不必舍園囿枵枵別求慈悲救渡也兄以爲何如千古治法不出孔門富教二字其先後緩急在識時務者因之耳貴治既經水旱不得不先求民間之急而亟拯之民無死亡之患而後可議修築可議征輸可議教化修築自以隄防爲先而文廟公所次之或借興作以食貧民亦救荒中一權宜無不可也征輸以修輓爲正而設法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五

所以濟其窮況設法之害甚于加賦尤不得不襲前人之陋所謂知其非義則速已者也然條輓設法二者猶是虛位顧行之之人何如耳天下無必可行之法亦無必不可行之法苟心乎利民無論條輓卽設法亦仁術也苟心乎自利無論設法卽條輓亦貪泉也數千里外風土各殊弟焉知大名人情何似俗尚何似利害何似又焉能借箸爲兄畫刻舟求劍之策是在兄而已是在兄而已教云知現在身家爲已而不知他年遺澤他年聲望皆已也快哉斯言弟從旁一字加一圈兄已無膏肓

之疾何須更向人間買秋石哉教又云自省姑息尚多文起相規有仁至義不至之語嗟呼愚兄仁不至耳仁義豈有兩哉兄以姑息爲仁乎此婦人之仁耳不可謂仁安可謂至也又以俗尚剛勇下車斃之杖下者爲義乎此殺無罪也不仁之甚正不義之甚也周紆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間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賈輩其能知此賈菜傭乎教所謂斃之杖下者無乃賈菜傭耶以此爲義吾不知其義矣敝鄉太守自命仁厚輓扑不輕施監禁不過防有犯職罪于先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六

者白五指云小民犯罪有應得之罪名足矣何必多責其贓使其家之妻子斃于貲累乎直指然而釋之於是大奸鼓掌阮人肥已之事益無所懲矣夫宥一奸贓而使奸人有恃以無恐小民弱肉而強食豈奸人之罪哉太守之罪也以此爲仁吾不知其仁矣故語之爲義則法行于菜傭語之爲仁則澤加于稂莠仁義豈不美哉認之者差耳每有邑令問政于弟者弟不敢下一語亦謂開口卽是病也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不問子游與利者何除害者何而曰得人若謂得人則與

除定不錯也不必問也子游舉滄臺二事亦不更
言所咨訪之者何所告語我者何若曰其人如此
則其所咨訪所告語者定不錯也不必述也汝南
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
引農成瑨但坐嘯夫謂功曹爲太守謂太守爲畫
諾坐嘯非顛倒之事乎然易之所謂顛顛拂經者
正如此

與上聚洲

入都幸接晤言雲霧如濯何時請問更究未盡之
指乎前奉演彰德別駕孟師文武宗朝死諫行人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七

孟陽之孫也世廟錄忠臣裔始蒙恩蔭師文實承
之弟向在成均與之交頗有國士之風今在馮桂
海年兄之宇下托弟先容弟自顧人微言輕敢丐
九鼎于老年丈倘蒙噓植他日獲列薦剡豈惟孟
氏寢恩且不孤國家報忠之典矣孟君願出老年
丈之門下未敢唐突尚圖異日不宣書成希速賜
更感

與裴心裁進士

秋風話別滿眼春光報柳矣計畫錦後奉親讀書
足自愉快但此時預普謝筵蹄而尚實際古今事

故國章典章似當一一究心他日受除卽無暇及
此耳近偶讀吾學編名臣紀多失是非之實未免
鴟鳳雜處薰蕕共藏謬欲搜采諸史正其紕繆汰
其濫冗而見聞寡渺商確乏人未敢遽擬如掾之
筆然吾儒上下千古正爲自鏡之資此段妍媸自
不可忽也况今日仕途溷濁清議絕無不於此時
別白臧否使胸中有一定之見安能無臨歧之眩
哉吾丈勉之勉之敝衙門積薪滋甚及瓜已逾而
僕更多病浩然有江湖之志春花後幸免吏議決
計南矣因喬兄之便勒此代訊并布區區問家君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八

過黃里時曾留一信得當乞卽見寄以慰懸邑并
想

與喬進士

時政疏正可發抒生平足下當有一段議論新火
耳目也脫稿後可見教否方今言事之人不過以
採權未停興作未止員缺未補章疏未下等項爲
諄諄其實非切中膏肓之論大約以前諸項譬諸
病人感受內外之邪逐節攻治未必有瘳法當理
其正氣而邪自散所謂正氣者引用賢人君子是
也自古國家正人少邪人多至于今日而劇矣今

望二三大老愛惜人才加意甄別賢者破格庸之勿以其異己而生猜不肖者劣處之勿以其黨己而曲庇則正人得盡其用而缺失可以徐補顛危可以共持今也不然喜軟熟惡剛介喜姁媮惡譽諤間有一二慷慨任事抗直敢言之輩非得罪于朝廷而褫斥卽得罪于大老而排去至數年間建言被黜之士岩穴既深賜環無日固皆付之東流而莫之問矣此豈盡主上播弄之過毋亦當事者實不憐才莫肯以去就廷爭而聽其草木同腐耳嗟夫史大夫以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至死不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九

安其正寢况生而享大位曳金紫稱天子股肱腹心之臣乎夫豈獨無秉彜好德之性亦自料其德業聞望負乘翰音而一有明目張膽者出將不得藏其短故假上之堅拒以自爲地耳不然大老之建白非盡釜鬯也諸司奏請十不得一至大老有溫旨焉上之遇大臣有禮矣令其朝進一人焉拔其尤夕進一人焉拔其尤凡襲昔忠讜賈罪之倫時爲補牘時爲納牘縱不敢必其全俞能無一二之獲哉其如念不及此何也豈惟念不及此而已且破之以喜事浮躁之名謂此輩皆無實用徒鈞

虛譽不當令一日在朝廷之上不思自古仗節死難之士皆于平時犯顏敢諫中得之歷驗往牒在在可數如士必收美噤絨而後爲有養則滿朝皆有養士也皆大聖大賢也而何紀綱日以頹政事日以蠹災異層見而迭出時勢極重而難挽乎卽近者不公不平之事非不發賢者之憤增世俗人之慨然不過偶語竊歎額蹙而不敢吐則士氣之沮喪言路之廢弛極矣大老何嘗以爲憂臺省何嘗以爲言看此景象其究竟不至盡化爲譏諂面諛不止設有元惡大慝謀害忠貞結植黨與憑壟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十

伏社而起斷無一人敢借劍矣此段病痛實爲腹心之憂少有言及之者足下不可不首發也

與方孝廉

與丈未竟欲吐輒有離析之感悵悵丈道味甚深學力更勇他日爲真儒大賢無疑但今之講學者多不免于圓通浮沉之病一墜此曰雖盡喪其名飾道義不顧而反以爲時中之軌誤人生平不淺矣願丈力還此輩超然流俗之外寧爲狂狷勿爲鄉愿寧矯矯而過中勿和同而比俗是弟一段蠱惑之見而願比他山之石者也弟以爲說心說性

說玄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于心處事事檢點則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塞於天地之間者鮮矣中庸曰素其位而行此是養成的君子今欲修持到他地位亦不離素位二字蓋天地間除却見在總非我有見在之中自有無限責成如弟今日爲廣文官則有廣文官之職業矣陵援忽尤人情都不能免須於此中克治此中淘洗方稱此官丈爲孝廉雖無官守言責而家庭之內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士

鄉間之間徇俗則悖聖賢之道脫俗則起庸衆之驚非自有執持自有把柄安能不隨波逐流而入世俗之羣乎大抵入道關頭不外于富貴貧賤兩途之較勘所以顏子高出七十子之上是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耳孔子言君子終食不違仁只是個富貴非道不處貧賤非道不去到了造次顚沛全不苟且如微服過宋而主司城貞子是也若今之道學一味圓通縱苟處以救一時之難何妨而且以爲處權應變之妙術矣某學業聞望鼓吹海內人士多出其門下尊爲孔孟正傳孰知嚴分宜

殺郭希顏時某方爲臺諫亦附名于劾論希顏之疏此時良心何在浩然之氣何在孔子聞趙殺賢士而不渡河此何心也卽此一端便壞了終身人品何論其他嗟呼世之稱大賢者如此世尚有真道學哉狂謬之譚以丈肺腑至愛輒傾瀉如此幸賜覽教焉

寄同年某

弟之獲暱於丈也雖以同門之好亦有臭味之契特以鷄肋螳臂不任鞭策更噬指迫之方寸督亂不得不竭蹶歸耳雖然天下事自有真英雄如丈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士

輩在何須弟也弟雖邱壑足以自娛矣鄉中賢者唯馮茂岡于起菴居差近而書易聞不謂茂岡丈倏以上元之次日病腹輒死使弟寸腸欲裂世事可懼非獨小人媚嫉君子天亦若爲之助矣慟哉慟哉金雞一詔畧見太平之象弟不識朝著間光景若何釋田諸丈得路定當各吐其奇更有主清議如丈者持衡其間所培國是不小矣何時奉使節暫遊錦里或有渡江之興弟以單艇相陪甚易也燧火倏改離索與懷偶有便鴻代申悃欵至數年友于之情臨歧纏綿之愛雖弟頂踵未足用報

矧能以寸楮宣其萬一耶餘種種具別紙統希照
答

與同年某

惟老年丈赤縣分符青萍發硯仁風惠露湛濊西
江歌來暮而咏雙岐者想藉藉彭蠡間矣朝會屆
期擬從諸郎宿中一瞻德宇而冠轍見留王鳧暫
止使數年雲樹中感不克把臂一伸悵結何似然
因此益徵西江之氓不能須臾去老年丈卽老年
丈孔邇之德篆人肺腑也民戴既深天聽浸微行
且有璽書褒勞之錫召入掖垣備侍從之選豈特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三

如漢臣所誇賜金增秩已耶弟碌碌冷曹誼隔
霄壤惟有割榮分寵以自舉手加額而已庭實遠
貽實出格外謹遵佳命對使拜登附布謝悃餘惟
鑒原不一

與同年潘某 南海人安福縣令

聽車發時曾一奉邸中禁鳥忽忽榆燧兩改金烏
不爲愁人少駐矣豫章使稀又動有浮沉之患無
從覓雙錦鱗奉寄唯是執玉之便幾一望鳧舄焉
未幾有處守之命殊快然迫使來而華牘儼然至
也然後知年丈之未嘗忘故履也書曰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卽此而年丈之起化維風概可窺一
二何怪乎大江以西聲實崇茂民遮道而願借寇
雖述職之典天子有所不能得之于民哉夫拯災
振急奇邁也遇九折坂而始見良馬則展布利器
在茲一時惟年丈實重圖之若不佞弟碌碌散曹
一籌莫効甘作轅下駒而已曷足辱高賢齒頰哉
懸魚廉吏不廢私覲之儀實逾涯際共命重拜并
附謝餘惟台照不宣

與同年某

不肖弟初叨附驥不過奉年丈之貌而已昨歲入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四

都始接殷勤銜杯酒而見年丈之心年丈真人傑
哉弟何幸而托臭味之好也先茲之變辱年丈賜
弔賜賻誼深骨肉不肖謹五內鐫之歸來閱歲未
有尺楮修謝左右坐乏鴻便故也乃耿耿之私未
嘗不終夕望三台耳頃接邸報則年丈儼然拜西
臺之命矣向之促膝感慨者今其一杼宿抱乎弟
雖焚草土中得不爲世道爲吾黨一慶快也耶
弟近日是非殺亂戈矛雜出昔之小人顯然清議
之外今之小人混入清議之中一或不辨將聚邸
似其真子而入室反至操戈禍人家國不淺矣弟

思了了個中者長安應無多人如徐檢老曹真老馬六老鮑中老范泰老皆歲寒之栢年丈試過而問焉可乎鏡予年兄不知何日報命新取諸兄如徐十洲周綿貞皆異品也願年丈亦勿失之時事可虞人才難得年丈報主匡世應以拔茅爲第一義弟惟矯首鼎鐘之業分末光于寸壤已耳何時驄馬出按郡國倘取道敝邑令弟得一望清塵尤至願也展下沍寒希爲天下自玉臨紙可任拳拳

與桑明楨

弟作客以來不知春風幾度新草幾回綠矣年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五

華如駛倏屈傳柑瞥眼花朝又前指日黃鸝弄語碧玉垂陰處處求友聲處處羈人淚耳嗟呼白日不歸青陽時暮古人有咏今獨何心矧弟以屏焉百藥之軀浪跡千里之外望鄉關而不見悵雲影于太行豈置韓公寸草之悲杜甫黃花之感齒長知非旦暮且圖南矣小山叢桂發時文可炊菰米摘蓮房遲我弟於是稱金陵省曹耶操單艇而入里門請尚書期一月傾盡君家綠醕然後問桃葉渡就任也邑中往事尚堪裂樊侯目皆得之京州兄口吻更悉鴟音雖徙鷹眼可憎俗論悠悠河清

更何日哉弟每與劉海與道之渠囊臂而欲借題館甚高遠得當決不惜魯連一矢以雪彭衙憤也火姑俟之尊大父忽游岱嶽官之涕零然蓬萊崑崙之人焉能滯塵土度索洲邊盡尊大父笙鶴翩躚地也足下勿過哀以重逝者之戚束躬執紼行且躬致之幸諒外曩者殷生之諾願勿忘

與某茂才

虎邱一晤大快生平時雖片語未交而相視莫逆同心臭味若有作之合者固不在交情新故間也奉手教洋洋累幅無論高識宏議亦尋常可窺而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六

才藻之豐縟思理之博奧令人且讀且快不忍釋手門下未脫逢掖而留心當世若此則他日之爲邦家楨可卜也敬服敬羨顧不佞所病于今人者其指與門下殊既辱緒言不敢終隱請共商之門下謂今人悞認清介廉潔四字以爲極詣不知有中行通變之道鄙意中行通變未可輕議所患者今人正不識清介廉潔四字耳夫清介廉潔之人天資極高世情極淡其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何者惡害而唯欲孤行其志故幸而逢時能使功勳爛然而不然則節概獨見若今之君子直藉爲

名高地耳直舍此弋彼取美秩要津耳不然亦置其身于無非刺之域長守其位耳稍不便其私必且趨而避之矣此等見地實以中行通變將以其博大委蛇者爲逢迎世路之資而以其僞爲清介者爲遁逃指摘之地近日政有一二大老工此術以煽鼓人心潛移士習而人不覺知而又可助之焰藉之兵哉且門下此論乃後世儒者責備東漢諸賢之論使東漢諸賢能進于此則時中矣今日人心何等氣習也而可以東漢諸賢律之哉僕諸生時尚論往哲見功伐蓋世澤流累代者則心悅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七

之恨不得爲之執鞭其空抱咫尺斤斤一節自見者雖古今所共欣賞而私心微致不滿迨通籍後見世路百千狀態出人意表乃思昔人遠寄所聞近忽所見真中拘儒膏肓之病苦之所致不滿者乃今之所夢想而不可避者也又何暇論其功伐云哉大抵中行通變乃聖人精義後自然之作用不可以意見勸合欲變今俗挽今弊必先行已有恥有廉耻後有風俗而經世之用方可徐議耳如立脚處講求不定而遽談功業其勢將有負夫之無所不至者此近日負時名之大老立標建幟

而不知其身爲盜夷也狂慙無次實恃知我倘不鄙斥希進而教之

寄弟 戊申

近日士習愈壞國是愈紛大難將興可爲流涕往日操鉛槧而評今古尚致憾于東漢諸賢謂不能耦時觀變以若濡解羣邪致大厦傾積之釁由今觀之安得一二賢出于斯時同心立節比肩翊運以挽波靡而振汚俗乎蓋彼雖然球於一時之興亡猶足以維萬世之名節其身可殺其志不殞所補于名教者大耳如今人喪廉恥家習比周二三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六

大老躬市井之行而操無非刺之心名教掃地極矣一朝亂起南朝之李侍郎誰六人哉朝衣而坐塗炭我輩且不免矣此等景象雖杜門那堪見聞有流涕太息而已我心視此地如湯火唯恐一刻不脫離昨已央考功司上覆疏一二日後待命即行矣生之不辰遭此運會千古以上唾罵憤懣之事不幸而身親見之茫茫宇宙未知究竟若何痛哉痛哉相見不遠餘情不縷悉

與某

僕鷄肋僅存宦况如蠟且精神潰于藥食泉石之

興勃然徒爲親識所尼不得卽遂其請告之謀欲
堅意引退恐一旦上傷老祖老親之志故躊躇而
不決若論其所處則萬無不乞歸之理也蓋君子
之仕其上者匡世翊運展布生平之蘊其次不過
干祿以養親今日時事如何僕之秩業如何可謂
展布乎離家千里違親數年當其疾痛呻吟悽楚
自憐時思一奉慈顏而想若辛肺腸可斷也舊有
書懷二絕云諉草黃時憶板輿夢羹蘭膳已多虛
不知判薦真何意落莫三年獨倚閭又云憂時無
計叫天閭諫草低回且自藏不貳九閩多虎豹應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九

憐華髮在高堂語自不工情堪涕耳辱在通家不
自覺其媿媿也門下亦猶是苜蓿意味耳錦鱗數
字已足百朋何當損兼金之橐毋乃傷門下之惠
耶恐違遠意九頓拜嘉玉案難酬敬篆五內矣風
便肅此附謝餘不盡馳仰

與鄉父老

永澄四載京華碌碌輪蹄間送日又數有狗馬之
病不能時奉起居下執事有懷缺如惟是榆社好
音間得諸鄉人之吻豚蹄協祝鼠壤餘糧百年沮
洳之鄉一朝而更沃壤酌醴醪而醉豐熙想見綠

坐陶陶之樂矣第不知聽鳥看雲之餘曾一興念
游子否耳燧火屢新征衫半垢而十二衢之飯糗
麟麟未已可供達人捧腹若以下執事之靈圖南
得請早問金陵之棹叩龍門而驟李御未遙也天
不違人此願定當酬耳羽便聊布積悰并候籃輿
芳祉春寒仍厲伏惟良食自珍

劉練江先生集卷六

三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弟永沁輯錄

五世孫頴重編

詩

新河曉望

沙嶼瀉平湖混茫白光曉人家依木末岡巒疊盤
繞伐鼓向津頭一瞬過溪鳥初旭出瞳矓霜風何
叫篠蟋蟀泣幽巖岸上秋莎老

送沈江津

驪駒唱已闕蟋蟀鳴不歇兩兩天際鳧化作仙郎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一

烏仙郎三十未離鄉一日搏風萬里長會向峨眉
看雪色好揮玉軫奏瑤章

古風

兩月去京華河流千萬盤修坂方委折野風生峭
寒沽酒復何處梁王臺下路呼童莫惜杖頭錢一
醉中山千日眠

憂旱有感

扶桑拂曙烟迷空官街賽鼓聲震騰朱官貝闕渺
何許紙錢窸窣鳴飄風大河清淺小見底疇昔滿
隍今可履桔槔高置老農傷澗萊塘蒲竭欲死黃

童顓天天不聞竹枝楊葉徒紛紛蜥蜴無靈翻赤
日蟬螻往往阻油雲官人豈知閭閻苦不責厥躬
責屠酤安得引罪格穹蒼千里崇朝被霖雨

生日書懷

去年臥病鳳城東上書不報心爲忡今年却掃蓬
蒿裏小結松軒坐斐几雖然泉石愜幽情翻覺柔
弧愧始生男兒三十修名立況我行年復加一只
今出處兩寂寂鄧禹笑人堪惴惴

薛愚之比部約過湖頭爲十日飲復以尙書
期迫不肯暫留悵然賦別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二

平原十日相期久君胡爲乎叱馭走大風吹鶴疾
如雲十里河梁重攜手踟躕官道旁一杯未
盡各分張千山萬壑倏頃色飛鴻一叫聲淒涼

寄弟清之

洛陽空有東西屋長日看雲淚盈掬雲飛更見太
行連千里亭亭如一幅豈無黃耳數傳書勸我加
餐那忍讀尋常離別重相思況是同根共與菽當
時携手上河梁駟馬歸來爲予祝豈知留滯動年
年何如共隱齋東竹往事經心腸欲絞義輪六轡
流何速棠梨又見帝鄉開叢桂應憐故山足縱使

鶯聲滿上林春令一過摧心目

寄文文起

肝胆千秋共容華百病衰
呂安過欲駕范式故相期
意慙途寧阻情殷夢屢隨
登高迷匹練伏闕愧牽絲
漢室薪常積齊門瑟未宜
劍存餘氣紫裘敝盡塵緇
虎豹蹲丹陛鵝鵝集碧池
叢深神或借部重沫咸窺
當轍螳螂小娛堂燕雀危
浮沉空踣躅去住總蕭離
憶昔金臺會方春玉樹垂
果曾潘令擲琴共伯牙知
不見無三日相違倏五期
已驚花勢折況抱夢我悲
想像靈巖遍神魂竹塢馳
倘多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三

江鯉便莫惜寄新詩

懷文文起

一折金門柳頻驚玉瑄
葭書來魂欲斷夢去路仍
賒林竹同誰醉簾梅空自
花傷心淚滿掬不獨爲思
家鷄骨君堪念鶴原況可
悲難成池草夢自掩蓼莪
詩竹塢新開徑松風獨下
帷行當稱重器佇看振天
墀

入吳

出門無兩月浪跡已三吳
幾著山中屐頻親水

鬼繞身嵐氣遍入夢浦雲俱一仿宗家壁歸來作畫圖

宿文起竹塢齋中

濟勝元無具尋幽祇爲君
千峯天半起一榻竹邊分
密樹傳清籟虛堂宿野雲
廿年稱道義不在細論文

客虎邱吳因之師至月下共談時事

跌坐看山月層厝石磴陰
梵聲雲裏度玄厝酒邊深
強半憂天淚相同避世心
長吁忘夜暮驚起宿枝禽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四

別文起

數年纔握手信宿更分襟
聚散浮雲似踟躕溝水深
連牀終夜語莫逆曩時心
自是前期遠河梁應共吟

過高存之水居

煙水浮天濶圖書小閣開
碧涵嘉樹滿翠送遠山來
九死身猶在三年放不回
何特奉明詔重起濟川才

客嘲

客嘲何足解世事且青尊
已見瓜期及誰憐李不

言圖書供襪被休沐向文圖莫笑東方餓清時愧主恩

移寓

小車徐出巷移具又城東自笑浮家似何妨旅橐空槐雲供晚翠榴火試新紅最喜村酤近壺觴一徑通

蔣笠澤攜酒見過時余杜門請告

地偏仍却掃寥落似深山若箇攜匏具相尋叩竹關清言花下劇散吏雨餘閒不爲衝泥苦銀鞍許遽還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五

立秋時請告命久未下

謝病翻無病辭官勝服官休嗟梧葉落猶及桂叢看客館青衫薄星河白露寒主恩終得請不是叩閣難

送曾環江刑部

門與心俱水官將隱共論兩京無長檠三至有煩言落落燕山騎蕭蕭楚澤猿武陵花滿眼何處不青尊

楊村

樹裏橫查出沙間蔓草斜秋聲高入鴈河勢曲盤

蛇場稼億千東溪茅三兩家望中無限意數點寬林鴉

天津

岸轉風帘出蒼茫暮景開片帆將鳥去遠樹逐人來雜沓新漁市荒涼古戍臺大瑤何處所樓櫓劇崔嵬

濟寧

鷄鳴津鼓動稍稍樂人行被冷楓霜落窗虛水月明不眠喧早市漸近喜歸程藥餌扶吾慣宵來病亦輕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六

偶成

天風妒歸興無日不倭遲遶樹烏三匝當窗月半規客衣秋未授村鼓夜何其賴有杯中物陶然自解頤

贈倪上達

夢裏三山草叢中五岳圖憐君多遠韻及我話長途酒豈因齋斷狂非漸老無何時婚嫁畢一笠向江湖

新河舟阻

絕壁簷根出奔流竹箭馳河盤成萬折水宿已多

時淡日圍秋浦輕烟起夕炊近鄉心轉急幾許易前期

感事四首

菖葦方載路屈軼敢當庭轉自憎多口何人解獨醒九關千里隔一指萬山真歎息樊姬語推賢照汗青

豈謂休明代仍多放逐臣後車空入夢前席竟何因澤畔朱顏老刀頭拭目頻細思當日罪原不爲批鱗

折檻丹青少含沙白晝昏荷寧堪作柱蘭故忌生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七

門傲吏淮陽老虛名東閣存一從轅固沒若箇識公孫

貝錦無停織緇衣詎可陳絕憐駒皎皎無那大信猶漆室休長嘯明河未有津王恩元不薄舟楫獨何人

釋褐

花踏長安馬欲飛春衣試著動恩暉彈冠幸屬休明代開宴榮看錦繡圍柳色散晴搖壁水鶯聲送曉出彤閣承恩既醉歡無極許國當年意肯違

春興四首

鳳凰城北槐花市幾度春風送馬蹄鐘鼓放衙清晝午湖山載酒白雲低窺人野鳥如相識得句林僧許共題一著薜蘿天際遠御溝明月夢中迷

漸殘花事雨氤氳冒雨看花未厭勤同病最憐林鶴瘦新知已訂海鷗羣相如立壁猶耽酒潘岳間居懶著文最喜朝陽新氣色莫愁西北有浮雲

如綸漢詔出瑤京四牡駢駢十道行坐令憑城銷跋扈仍聞空谷賁弓旌山齊聖壽猶惜少日比宸旒未是明江海小臣甘自放也因錫類竊餘榮

三竿日上客未起一枕春酣鳥亂鳴小石疎花齊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八

几淨烏巾白袷道衣輕新醅屢愧隣人贈及席何妨野老爭莫訝白鷗添喜色舍南春水夜新生

偶興

春明門外遂初衣夢裡江湖意不違隱吏向來休沐少清時自覺絕裾非山中蘿薜秋雲駐水國魚蝦歲晚肥只有梅生書未上寸心牽柳重依依

游西湖

遙人盡說西湖好初夏荷香景倍奇山抹淡烟成翠帶柳分濃綠濯晴漪誰家池館舟頻繫到處笙歌夜未疲獨向水簾樓上坐晚風吹送笛參差

贈顧涇陽先生

芙蓉千片俯吳門，總讓君家玉樹尊。
水鏡清光懸鳳闕，德星寒耀照鵲原。
漢庭謠爾應相待，魯殿鐘然幸獨存。
客到漫須求月旦，松風聽徹欲忘言。

雨

曾勞短簿祠邊送，又向丹陽郭外逢。
樹裏暫停青翰舫，案頭半出白雲峯。
溪園草色迷前渚，潮落江聲雜晚春。
寄語黃鸝休作苦，田家春望正嗚呼。

哭馮可大先生

漢江江上祠君久，此日看碑淚更頻。
三宿已憐垂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九

死日百年猶作暫，歸人書成美里千。
絲短家本淩梁四壁貧，何事貂璫氣頓盡。
知君遺節足埋輪。

汶上贈龐堯峯武庫

淚盡天閭不可呼，蕭森襖被便長途。
朝陽唱後憑誰和，縛虎歸來僅有軀。
雲霧一時昏白晝，肝腸千古照青蒲。
懸知聖主環將賜，未許滄浪問釣徒。

憶舊

年年春色鳳城偏，馬首垂楊半作鞭。
十里車塵黃蔽日，千行宮樹綠縹緲。
煙提壺，草榼穿花坐水寺，山樓借榻眠。
自著薜蘿天際遠，夢回涼月照幽燕。

三聖菴眺望

宮北田塍枕御溝，倚欄山翠望中浮。
一春行樂憑花信，千里鄉心墮酒樓。
饒有松杉環野浦，恨無舟楫泛漪流。
和風澹蕩吹烟起，斜日芳尊興未休。

送睦太史使魯藩

仙郎綵筆四方聞，帝寵親藩絳節分。
東壁一星新作使，西園千蓋共迎君。
風陳大國知雄業，勝覽天門紀禪文。
秀草更攜歸獻壽，蘭蓀階下競清芬。

送張太史使楚

漢江佳氣接荆門，赤社千秋帶礪存。
長日旌旗雲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十

夢徧陽春歌調郢，中繁仙郎詔奉雙龍闕。
使者帷開四牡軒，畫錦自君冠蓋里。
好尋耆舊倒芳尊。

送楊健齋之階州

三魚舊紀名家瑞，五馬今承漢闕恩。
暮夜四知應不忝，長風萬里任孤鶩。
雪消隴水通巴峽，雲暗陰山接塞垣。
莫訝刀州天際遠，古人曾此識盤根。

除夕

病裏風光客裏身，何勞椒酒共盤辛。
迎年未覺童心遠，起俗翻憐旅地親。
豈有伏雌供內子，更無鸚鵡報家人。
薄游汗漫如桃梗，明日愁看戶戶新。

臘月四日 家大父生辰

湖鄉臘月轉春姿。繞膝斑衣映壽眉。帝寵漫論車
後載。家貧差給杖頭資。定開竹徑延諸老。笑對梅
花遣一卮。客散酒闌燈下坐。分甘心應對天涯。

送劉啓東行人歸養

陳情草罷意難禁。僕馬蕭蕭帶劍琴。身為報劉旋
解綬。官如使粵不齎金。南枝繞處看還哺。東郭歸
來好助吟。暇日有懷西北望。浮雲一片帝鄉深。

風塵求友若為情。肝膽逢君許盡傾。自是千秋看
鮑叔。那能三口隔黃生。驪駒忽唱飛花候。谷鳥何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七

堪伐木聲時事只今難。著眼扁舟容爾獨南征。

送蔣笠澤歸養

時余亦病免

分攜何必怨河梁。游子斑衣願得償。鷄肋幾人輕
棄置。鴻冥與爾共迴翔。一官落拓費如水。三秀氣
盈徑未荒。俱得江魚供膳罷。相尋那日不求羊。

贈劉楚蟠

萬里投荒也自寬。竭來襖被滯長安。休言聖主懸
輅少。自古忠臣立仗難。吟葉滿庭僧磬晚。飛鴻成
陣客衣寒。尚方縱逸心仍切。話到憂時淚欲彈。

贈劉江餘

江餘原請全和以便迎養後調江

都

潘輿自喜傍江鄉。底事飛鳧又蜀岡。驥到康衢初
踴足。劍臨斗野倍生光。獨攜野鶴隨青蓋。不少冰
鱗奉北堂。東閣梅花剛此日。可無佳句續何郎。

憶京中同遊

鳳凰城北盡招提。常日春游款段齊。十里黃塵遮
柳岸。南畦新水浸花泥。談深禪榻眠皆穩。飲罷清
齋句各題。一別五雲天際渺。追尋夜夜夢中迷。

問訊鄭秋老

蓬蒿喜接康成里。咫尺何當會面稀。陶令荀與懸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七

已久戴顓斗酒願多違。戎戎春薤齋頭發恰新。
鴛鴦谷口飛欲向。京亭時問字好憑猿鶴一開扉。

清江浦

千家燈火映漁磯。畫舫笙簫夜不稀。天為到鄉新
吐霽。月因臨水倍生輝。漸多舊好趨相訪。況復長
風送若飛。此際蓑頭休惜醉。人間何事抵將歸。

送弟清之應試

蒲帆竹纜渚風輕。白下青山盡繞城。定有新篇酬
勝覽。與誰秋夜聽濤聲。文章江夏無雙譽。花萼淮
南第五名。袖裏吳都休浪擲。春來遲雨奏西京。

入京

五柳毵毵傍水新久無客夢到京塵驅車何意忽
今夕芳草其如負此春自笑蛾眉難入世更慚鷄
肋尚牽人京都處處桃花發愧殺劉郎再問津
里門無處不鷗羣棋局文尊坐日曛浪跡儘堪消
百病虛名誰遣托青雲清時宦薄同飄梗聖主恩
深愧獻芹出岫無心歸亦易相嘲休擬北山文

得弟書却寄

花城柳暗結春愁乍喜家書自故邱愧我久無臨
海句憐君猶抱下堂憂窮來藥價誰相給讀借蔡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三

燈背還休莫聽鴝鵒紛墮淚鄉心計日大刀頭

有感

浮雲黯黯鳳城西欲問青天望轉迷百舌巧當枝
上語五花應傍仗邊嘶由來鹿角真難折豈是龍
鱗未可批世事卽今堪涕淚春風回首故山藜

除夕憶弟

鴿原一別千餘里棣萼相望五閱年藉在若憐多
病後迎新翻覺得愁先屢追康樂池塘夢誰和平
原洛下篇堪惜歲時饒物態孔懷無地寄蠻箋

春日憶家雜咏

鷓鴣旣已空欸段亦何有一片榆莢錢請沽燕市
酒

不乞蟠木容憑他後薪上蕭蕭槐市中緩步時來
往

吾祖八十餘鳩筇不肯執當時送我行惻惻河邊
立

昨日南來人來時見吾祖寄聲老益強莫爲羈離
苦

南望北固雲北望西山與北固水盈盈西山路莽
莽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四

送兒因捧檄憶兒長倚閭江鱗非不美留寄腹中
書

天涯書帶青湖上荆花好吾弟似瓊枝阿兄真小
草

薔薇四月開小妹或來折若見柳絮飛何如謝家
雪

當時植藥欄天棘蔓相錯別後幾多辰春風久零
落

板橋橫仄徑小艇不須帆隔浦天桃樹枝枝亞水
南

吾家涇水上涇水日東流何處捕魚客垂楊繫小
舟
歸期不可知夢魂常獨注城北碧霞宮城南青草
路

春日憶湖上

花城美日恣行春湖水鵲鵲暖白蘋醉上碧霞高
閣望風鳶處處小兒塵

文起嘗與余守歲京邸賦憶昔童時喜歲遷
十絕句志鄉思也依韻和之感今懷往情見
乎辭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五

借昔童時喜歲遷花光爛爛賽神筵屠蘇未報中
堂宴預寫宜春擘錦箋

烟催暝色上靈樵桃梗松枝戶戶垂莫怪兒童深
作意眼前溪壑已迴姿

徹夜嚴聲爆竹傳迎神簫鼓劇喧闐明朝試向街
頭看處處王家埒地錢

山翁但話竹平安諸子諸孫膝下看柏葉滿斟銀
鑿落菜絲新剪玉琅玕

金鴨沉檀護玉清夜來齋供是餽羹燭煤箇箇花
如鳳莫道王郎手琢成

絳蠟燒殘曙色新金花綵縷闌芳辰遷迤一幅段
朝日次第堂前拜舞人

北里南隣態不窮茅檐各各闔春工土風未必諳
前典贏得韶光滿眼中

翠織華裾紫角巾條風巷陌儂行人只因未下懷
中刺事負東君竹葉春

香幢賽鼓擁饒吹半是吳儂半里兒梵唄一聲驚
似寢碧霞宮裏祝新釐

回首白雲千餘里春風漸綠春汀芷詩成客淚墮
紛紛一滴誰將渡淮水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六

都門送人

與君作客共天涯又向天涯惜別離莫怪尊前重
惆悵故園音問久愆期

帝鄉消息見新秋竟夜蛩聲引客愁賴得故人陪
語笑無端送別又城頭

送李嗣宗北上

鳳凰池北辟雍開御柳毵毵繞柏臺賦就不須楊
意薦君家桃李接蓬萊

少年結客佩吳鉤意氣橫生湖海樓此去浮名何
足羨男兒別自有千秋

贈刁蘆江

半逐雞壇半酒人向來花月總怡神
儒冠縱老休輕擲六十平津始致身

劉全言以病阻試詩以謝之

經術詞華總絕倫偶因伏枕倦風塵
卽今芳草愁中客他日青藜閣上人

東孫京兆

庭前靡草踏不死何用東風作意吹
願乞天宮新雨露長將屈軼護形埏

同龍薛二寅友遊般若菴途中口占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七

朝驅遊騎到禪關日落青原見鳥還
野水平田春泯泯不知身在市朝間

嘲梅

臘前已見含紅蕊春至緣何未放花
驛使若教須爾寄應將春信誤天涯

代梅答

隴頭歲歲未愆期約畧今春較少遲
二月天桃積似錦可無水骨傲芳時

與人乞松栽

旖旎翻嫌五柳枝青葱却憶石門奇
北窓枕簟堪

逃暑只少松風謾謔吹

素脂成飽葉成陰散髮青天恣獨吟
莫道熱時須偃蓋主人實有歲寒心

送何學博

憐君氣味雅如醇若個升堂不見親
此去京經都草盡囊頭長醉問奇人

寄成尉

一拋黃綬卧青山野艇溪雲鎮日閒
獨念故人千里隔雙魚時復到燕關

春來遊眺足湖光不上漁航卽酒航
笑殺仙人梅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六

外史猶將升斗戀南昌

新豐

青溪翠竹花園裏傍有石橋橫澗起
裊裊春風颺酒帘行人遙指新豐市

除夕雪中得友人書

誰家列炬映窓虛老樹空庭雪片餘
孤客不知殘臘去春風吹到故人書

書懷二絕

護草黃時憶板輿
筍羹蘭膳已多虛不知劉蕡眞何意落莫三年獨倚閭

憂時無計叫天闔諫草低回且自藏不畏九關多
虎豹應憐華髮在高堂

劉練江先生集卷七

九

江先生集卷八

附錄

明故兵部職方司主事劉靜之先生行狀

萬曆壬子夏五月寶應劉子靜之卒友人長洲文
雲孟渡江哭之慟既與其弟永沁經紀其遺書已
與海內諸同志君子謀所以傳靜之者越三年
仲某月某日靜之且葬矣宜有名公鉅筆銘其
遺孤孱然未能匍匐請命則不肖敢以
代爲懇於錫山高先生而先之以狀狀
宋也然灑淚成篇無敢溢焉抑先生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一

之知靜之也深正不以其狀也靜之者各永澄其
字靜之別號練江世爲揚之寶應人先世皆以淳
厚稱至其大父德齋公憲益務隱德年至八十餘
操履不衰父司訓公繼善以學行選爲鎮江司訓
娶王氏舉二子靜之其長也幼有至性不爲常兒
嬉遊八歲誦先信國正氣歌衣帶贊慨然慕其爲
人私語羣兒曰丈夫故當如是矣遂手製信國位
於篋中朝夕焚香謁焉觀者異之稍長就外塾與
塾中師友論刺經義今古是非得失之林莫能難
也又自言自期其生平所欲爲慷慨獨往不徇世

俗一語則又或指爲狂十四試有司連冠已應學使者直指觀風諸試輒冠又三年舉賢書年十九矣不肖謬忝同籍于百衆中見靜之舉止凝定瞻視沉遠遂立談定交時每多公燕或以嬾媚佐飲者靜之力謝不就酬應之隙與余一燈相對而已乙未中乙榜南歸甫娶六禮不能備衣履盡敝母氏欲新之靜之笑曰我豈更作穉子態哉戊戌復下第乃就舍旁築土室以居足不踰限益淬勵攻苦讀書身又多病藥裹滿前且藥且讀窮日夜不休手所刺削經義幾數千首每一構思端坐瞑目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二

百無人色遂以辛丑登上第赴館選已擬真高等會爲有力者所奪旁觀者咸爲不平而靜之一笑安之無幾微見顏色謁選當得郡邑自謂非病身所宜改順天教授先是居是官者期月輒遷以故皆傳舍視之靜之獨以興起人士爲任豐稟餼嚴程課飭行檢伸冤抑懲汙濁審勤情整鑒日見行事羔雉之贊一切屏絕諸生中寒者衣飢者食士風遂蒸蒸變以爲安定復起或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留意國朝典章及名臣言行六曹職掌九邊阨塞形勝兵農錢穀之數靡所不究下帷讀至丙

夜以爲常稍遷國子學正時選司某猶子入太學欲越次乞滿竿牘至再靜之不可最後以祭酒命臨之靜之應曰下官若曾有此例豈聽明公彈劾明公若有此例竟判允可也何必下官而會是時震雷郊壇火下詔具修省事劄晉江公攝宗伯事條例以聞靜之故晉江所取士也因奏記公其畧曰文異下詔必求直言自漢唐宋以及我祖宗未有改也茲則一切報罷中外傳之史冊載之謂清時有防口之禁甚非美談昔憲宗皇帝卽位下詔求言之意稍未懇切當時輔導非人識者業有遺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三

議後萬安劉吉爲相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鄒汝愚疏論之炳烈千古前轍可見於此矣然則塞謬謬之門務容容之福豈盡人主規瑣職臣下或不能無過耳叔向曰大臣待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國之大患也若已不極諫而又禁人之敢言爲患尤大故爲老師報主計無如請開言路者爲門生報老師計無如請老師開言路者晉江公得書嘿然而旁或咋之曰此散僚剛許乃爾耶亡何楚宗事起又亡何妖書獄起最後京察事起靜之業具疏有所糾彈且上矣適司訓

公至京師泣而焚其草靜之邑邑不得志作甲乙
雜志爲異時信史已作邸中雜記援引古昔以証
時事見者皆側目惟歸德相國雅知靜之嘗咨以
出處之際靜之答曰近日時事非特與古之治世
異卽亂世亦異蓋亂世不正則邪不用君子則小
人也焉有君子小人各韞業而不露混擾而無別
尚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之柄操之上則治竊于
下則亂若旣不在上而下又無顯竊之迹彈射之
旣無其的尋求之莫得其倪則膏肓無可施之功
叢神有不還之勢矣某嘗讀唐史蕭嵩引韓休爲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相而心惡其直盧杞引關播同升而目攝其言然
休不以嫌逼而挫謬謬之鋒播竟以避禍而甘靡
靡之節此二人者所操旣殊就名亦異君子待小
人之道可見於此矣又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
于易之夬夬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
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顯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
彖之揚庭是也從前之道爲曲爲隱狄仁傑行之
於昌宗輩從後之道爲直爲顯張九齡行之於李
林甫二者操術不同其爲君子一也夫君子豈不
樂渾厚包容以成無競之風勢不可耳故君子雖

不逆小人之詐而必不肯墮小人之奸雖不屑悻
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已志清議直筆
雖有俟於將來心術隱微自當暴於天下若徒泥
用晦之智期微罪之行卽乞身未必得而天下萬
世安能遺其迹而盡諒其心哉然此時又非不欲
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難退而不失其
道之難也我朝劉文靖謝文正及近日王山陰皆
侃侃諤諤退不踰時趙蘭溪則病號累數十上而
不獲請豈前三君子見知之淺而蘭溪結主之深
三君子能苦口犯顏而蘭溪不能故也進退之機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五

亦可見於此矣顧大臣去就又非可毛舉項尾當
舉其大者急者昔孫覺呂獻可當宋治平年言不
用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決去就因共爭濮
王事不聽遂兩決去是不爲苟去大臣之準則也
又曰自古豪傑作事正于觸地挂闕之中見斬釘
截鐵之勇若上下無迂爲所欲爲抑何難焉於是
權貴益怒遷司與大僚又比而思所以中傷之滿
三歲竟不遷遂以念母乞歸或謂靜之瓜期及矣
盡稍需靜之曰昔陽城爲國子師諸生有三年不
省覲者亟斥去京兆李諤宦遊久不歸省李臯劾

奏謂無親之子豈可與事君吾今免於斥且劾倖矣尚可覲顏諸生之上而藉口宦遊之未遂耶亟跪請歸歸三載杜戶究心實學動必以古人自師必以無愧屋漏自矢必以裨益身心世道自驗時大父母健之箸司訓公與王夫人年俱未艾會皇太后覃恩當錫恩命咸強靜之北行靜之不得已以戊申入都仍候原官幾年始推戶曹郎命未下而以內艱訃矣奔波歸哭不絕聲凡三年獨處不一入內哀毀迫怛非僅飾衰經之容而已居家徒壁立同年生有爲司理者憫其清貧會幕官有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六

得金入差之劍命齋金叩謝再三益峻却曰如某應差何以金爲如不應差而以金構吾又可構耶君眞所謂不知故人者其他事每類此嘗書薛西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自損廉恥當銘之于心誓之以死而及里中有冤抑不平事必扼腕告之有司邑人某以慙得罪於令令必欲寘之死閻境不知所措靜之終夕不寢旦爲令白某寃狀令嚴重靜之曰吾泣事以來未嘗奉劉公隻字此何可拂也某得無死爲孝廉時村氓殷法以誣殺人頌繁靜之拊髀歎曰嗟乎使劉生得冠

進賢冠入里門者此輩豈終寃死乎旣舉進士力言於御史恤刑使者事在郡則謁諸郡在旁邑則謁諸旁邑必白其誣乃已孝廉桑明慎爲豪家所中死靜之憤之爲髮立抗言旁觀嚙指曰如蟲百足何不虞肆螫耶靜之不動後靜之卒邑宰入豪重賄所以毒劉氏者備至幾褫其弟青衿幸當事有賢者力持之乃免而四方賢士大夫乃益頌靜之峻節高誼不衰靜之居恒慨然稱百年易盡榮名不朽眼前朱轂身後青蠅富貴顯於人何繫毫髮以故生平誓不倚勢近利嘗請告時養靜焦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七

山時幸有自南而北者群賢並集於維揚時宰曰今日良會坐中獨少一人僉曰其劉練江乎或以輕舸逆之靜之復東曰河魚腹疾咫尺不能前奈何而入都候補經年不投一刺於要津每月朔亦不肯隨衆旅見蕭然邸中惟註離騷經見志而已以故司教者三年國學三年請告三年以冷曹待命又復經年皆他人所未有則亦方正之效也靜之讀書根極底奧絕不爲浮沉涉獵尚友今古考遺精密余嘗入其室兩壁拈古今人名姓林林也一行一言得失旁加評註甲之乙之抉精洞隱兩

漢人物咸有定品惜未成書其於國朝名臣言行尤爲詳審每觀往事如身臨其際反覆精思故其學日深識日超骨力日堅材日警敏真如川至河決未見其止戊申以後國是清議多所維持於海內賢不肖洞析無遺原心脫迹稽笑防微無弗先幾曲中胸中經緯八面玲瓏卽邊徼亭障江海豪猾盜賊咸具得其主名與其根株巢窟使天假之年展布鴻烈當爲一代偉人令千百世想聞丰采而今皆已矣靜之清質羸形弱不能勝衣然善於持論談壺壺能徹日夜不倦語及寡會所繫沉潛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八

英毅動中機肯至臨利害當禍福雖自謂實獲弗能奪也孝友純至本於天植事大父母父母備極色養冬鑪夏扇司訓公未御弗敢御居室寢處司訓公未安弗敢卽安群從中耕讀異業教誨啟迪弗若於訓弗能自己嘗言人有子弟不類者非子弟之過乃父兄鑪鑪不具火力不熾不能使入鑪鑄中耳憶余初識靜之習氣種種未除一見而愧再而悔三見而熏蒸融液如冰之見日使人自消故余始以弟視靜之既而以爲畏友既而以爲嚴師至辛亥之夏流連聚首於竺塢梁谿者旬餘靜

之所造遂如龍遊鵬擊鸞鸞虎變莫能測其涯涘矣靜之是時訪顧光祿高大行兩先生於東林晤劉念臺大行於西湖相與忝性命微言反而驗諸身心融融如也歸卧焦山確乎有終焉之志沉疴亦稍向瘳至冬暮忽視南中一疏有感時政撫膺扼腕遂嘔血不止壬子之春職方命下中朝賢者鼓掌相慶以酒爵地有李綱不入不成朝廷等語咸以靜之行藏卜正入亨否世道消長而靜之病矣然病實靜之常不虞大故五月七日漏下二十刻忽汗出如雨遽披衣起坐襟稍不正顧其弟曰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九

吾生平欲正而今忘之耶徐整襟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遂瞑目而逝於是同志之士聞之若墮肝膽奔走告訃相與震悼至於今年有餘泣也嗚呼此豈獨爲靜之一人痛哉靜之時時語余曰吾自幼讀書見前史所載公卿閥閱之榮文章翰墨之業都不關意惟名節行誼振絕古今則心艷神往恨不執鞭弭以從未第時嘗與余誓曰余輩若幸入仕版四三年無稍建立碌碌猶夫人者便須割席絕交按其平生蓋真不負所自許矣靜之又嘗題先信國年譜云彭殤並盡芝棘共殞所不與

千秋俱磨者獨此耿耿者在耳故諸丞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爲可譜者身後之年也生前之年之小身後之年年之大嗚呼靜之之年又孰得謂之夭哉則夫不肖之所以狀靜之者亦豈靜之之小年也夫靜之生於萬曆丙子六月三日卒於壬子五月七日享年僅三十有七娶韓孺人相莊如賓子心學甫垂髫而有成人之度弟永沁力繼兄志稱肖子難弟也靜之卒年友山陰劉宗周撫遺事按國論而私謚爲貞修先生君子以爲允惟先生以同調之雅同盟之誼采而賜之銘靜之死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十

且不朽其子若弟亦死且不朽不肖孟他日得藉手報良友于九京則亦惟先生之賜敢擊額長跪以請年友弟文震孟拭淚謹狀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曾皙季路顏淵之徒侍則曰盍各言爾志如或知爾以此往矣孟子亦曰士之志在尚志故士平居辨途慎術擇乎中庸蓋兢兢毫釐千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矢死靡他焉卽功業文章不少概見於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災祥蓄

之吉凶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誠之不可揜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於家靜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爲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賻者人百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誠不可揜者也靜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爲揚之寶應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鎮江母曰王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卽立信國位朝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召靜之飲酒有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十一

娼佐觴靜之卽謝不往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讀及善病室中書籤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讀中秘書爲有力者所奪人爲不平靜之無幾微見顏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進諸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檢伸寬抑懲汙濁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費不及於門北方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國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錢

穀之歟屹屹如居士室時已遷國子學正權要爲子弟居間一切格不行會雷震郊壇有詔令禮部具修省事靜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謬謬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當事者爲靜之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獄及京察事繼起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上靜之作甲乙雜志邸中雜記又爲歸德相國所器重咨對出處之道時人愈側目滿三載不遷靜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三

之曰昔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覲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臯謂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訓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奈何不以一命賁兩尊人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訃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苦塊外寢壬子春補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獨目炯炯然英采逼人善談論其於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某時有某事惜放過彼寧知千載而下有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然吾輩在今日寧知千

載而下無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乎而靜之內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訓迪子弟出于至誠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兄鍾鞠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嘗書薛西原語於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自損廉恥故竿牘不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爲快靜之卽尸居蠖伏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內於世道民生所關下至夷虜情僞江海盜賊咨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也然往往飭治象貌不爲世譽詎而已至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三

神理血脉與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何如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於天下卽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於天下卽死有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卽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種衰

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媿樂誤皇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之註離騷於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靜之以萬曆丙子六月三日生得年三十有七以乙卯年某月某日塋於塢西配韓儒人弟永沁子心學山陰劉起東按國論私諡曰貞修先生長洲文文起撫遺事爲貞修狀攀龍知靜之深矣得文起狀爲誌其大者人言靜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宅憂世曾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爲靜之不以用不用也銘曰自昔賢聖與時衰盛盛時所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古

駕衰世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巖游理情繕性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靜之天之所命憫此道微似是亂正俾示正見爲千秋鏡世所取正是謂爲政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賜同進士出身廣東揭陽縣典史前行人司行人錫山友弟高攀龍頓首拜譔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靜之劉公墓碑

萬曆中葉士砥柱江淮者吾友二人焉一爲觀察馮公可大一爲職方劉公靜之觀察奮臂楚臬直以氣吞充宗五鹿而折其角不勝中奇禍以死職

方深夢在邪正消長之幾力學苦行思以其道掃霧翳而揭日月一旦已焉哉愛靜之者幸其不爲觀察乃靜之所不取以不得一當報天子爲恨雖然靜之不卽死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靜之諱永澄揚之寶應人代有長者大父憲以眉壽稱社祭酒父繼善司訓南徐母王氏生二子靜之其長也次永沁字清之父子兄弟杜門相師友靜之幼穎敏十四冠童子試十九登賢書二十六成辛丑進士館選提高等爲力者擯去不色慍以善病改教授順天府學故事傳舍爾靜之毅然師道自任易諸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五

生以聖賢之學羔雉不及門振孤寒伸冤抑而汰其無良者學者稱淮南夫子課士之暇覃精六曹掌故及名臣言行屹屹如孝廉時蓋乙未後靜之築土室舍旁下帷三年午夜目不交睫後習以爲常歲餘遷國子學正諸生有挾要津勢越次乞滿者靜之持之堅臨以司成命卒不可群小目攝曰散僚強項乃爾耶既滿請告歸或謂瓜期及矣蓋稍需靜之曰陽城爲國子師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亟黜之京兆李諤宦遊久不歸觀李舉奏諤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能覲顏諸生上乎靜之誠

孝天植色志曲盡躬帥群從以立身大義訓督如
嚴師嘗曰子弟不類父兄爐鞴未具火力不熾不
能使入陶鎔中門內外雖肅如也會慈聖覃恩例
有錫命親知爲靜之勸駕不得已以戊申候補原
官杜門註離騷咄咄株守幾一年而王夫人訃至
矣靜之盡焉自傷三年泣血禪除歲餘不入內軌
近行古喪禮者寥寥靜之其尤華云靜之少有至
性八歲誦文丞相正氣歌衣帶贊嘔然願執鞭私
爲位朝夕謁拜歌鹿鳴後朋儕宴會不一厠足非
禮逾年娶韓孺人敝衣履婚焉曰七尺且非吾有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六

而他可知也癸卯雷震郊壇火詔具修省事例靜
之奏記晉江公以開言路爲請亡何楚宗妖書大
計事紛起靜之具疏請劍司訓公適至邸泣而焚
其草邑邑不得志作甲乙志邸中雜記歸德公詢
以出處靜之上書數百言大指謂太阿之柄操之
上則治竊於下則亂今既不在上而下無顯竊之
跡則膏肓無可施之功神叢有不返之勢矣君子
處小人之道備於易之夫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
圖其後者父之若濡是也狄仁傑行於昌宗輩以
君子顯黜小人而不避其害者象之揚庭是也張

九齡行於李林甫自古豪傑當觸地挂闕之時見
斬釘截鐵之勇氣蓋以劉文靖謝文正王文端厚
望歸德亡何歸德行矣福清公大拜諸交游祖道
江泮福清四顧徘徊曰此會獨少劉耶知之者以
旌旆迂靜之於金焦以病辭靜之眇小丈夫胸中
具武庫入其門簞瓢陋巷義不受人憐及遇不平
攘臂裂眦不待其請徧白之當塗必直乃已至爲
死友桑孝廉發憤貽禍身後小人有言桑氏安而
劉氏危矣清之曰固也令吾兄可作必不以此前
却世方以好名抹殺一切靜之銘座右曰利是粗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十七

塵名是細塵斷利根却說斷名根是入細路若利
根不斷漫說斷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轉活箇中包
藏不可勝言不好名三字是恣情縱慾引子王塘
翁比諸洪水猛獸非過也戊申以後國是淆亂靜
之斷斷力持至不惜以嚼然之身抵鑠金之口熱
腸苦心歲寒愈篤近世惟梁溪先生及靜之兩人
而已余庚辛間會靜之廣陵已登其堂望而以爲
循者劇談久之蒿目千古拊心時局每至元黃之
戰治亂興衰之際未嘗不鯁鯁過計娓娓乎深言
之也十年冷曹強半伏枕然諸司利弊各省重要

害邊徼亭障兵馬錢穀江海豪猾寇盜根株窟穴
并井燭照其神理血脉直與宇宙通洽余又以靜
之爲狂南北往返論心十日臨別誠曰君氣太猛
志太銳中夜披衣起臨食竊歎無乃非尊生之道
乎靜之唯唯壬子春職方命下識者方以靜之爲
吾道前矛而靜之病矣其咯血以感觸時事至五
月七日夜將半汗如雨注急起坐顧其襟稍不正
呼清之曰吾平生欲正而今忘之乎徐爲整襟曰
死生之際可以觀人年三十七而君瞑矣吾不知
可大易箕時何若然天生兩君子兩不竟其用均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六

之不可以死可以不死而死說者謂趙中丞忠烈
祠宜改祠觀察惜楚人未有昌言於朝者靜之之
葬子心學甫勝衣友人文文起爲具狀高存之誌
其墓山陰劉起東採國論私諡曰貞修先生而予
因廣其說以附于麗牲之石而系以銘銘曰射陂
白馬一泓水光搖日月孕靈寶中有異人君崛起
冰肌玉骨不可滓挺挺孤芳紛內美震撼狂飈屹
然砥淮南夫子正皐比安定先生有遐軌十歲寒
穗久不徙菽水關情謝青紫韋編子夜亦勞只鏤
畫千秋有真是冷眼世局幻如彼杞憂養恤心曷

已壯哉馮生齋志死疏罷離騷悲屈子腸九迴今
向誰矢天乎天乎君已矣問君浩氣歸何所荒邱
宿草寒江汜古來賢聖盡如此君死不死視吾諫
萬曆戊午夏季

賜同進士出身禮部主客司主事前中書舍人故
鄣友人丁元薦頓首撰

請諡揭

太僕寺少卿劉宗周揭爲請諡理學真品名臣以
淑世教事職惟諡典之爲重於天下也爲其錄一
人而千百人知所勸錄一時而千百世知所勸故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九

也夫孰有以一人勸千百人一世勸千百世而非
天下之至真者乎真品之難也或節義而真或事
功而真或文章而真莫非真也而真理學尤難理
學無三者之長名甚辱而托足反捷故尤難也明
興萬曆間有故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永澄庶幾其
人乎永澄字靜之直隸寶應人自少英挺不群年
入歲聞塾師誦說文信國之爲人卽欣然慕之設
位禮拜識者已覩其趨操十四補弟子員十九舉
於鄉自是刻苦奮勵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再上公
車不第築土室讀書三年不窺戶遂成萬曆辛丑

進士體羸不任簿書告授順天府學教授友人嘲之曰以子雅負用世才而俯首一經欲何爲乎永澄咲曰此中豎立正自不少行當有以報卿耳至則訓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型範備至怠者作之抑者伸之饑寒者衣且食之雉羔不及門多士翕正咸謂安定復出也未幾量移國子監學正訓士一如順天滿三載念大父年高請急歸是時四明相當國妖書楚獄京察事紛起正人短氣永澄固不樂仕也數欲上書論天下事輒以父命尼益憤惋不平作甲乙志邸中雜記其於君子小人進退消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三

長之際三致意焉嘗因災異修省奏記李宗伯請開言路尤屢奏記歸德相引狄仁傑處昌宗張九齡處林甫故事明君子決小人之道當事者頗聞而惡之永澄遂去國三年父復促之官待補原官一載不報而母訃至永澄躃踊痛絕讀禮竟三年不入內寢近世士大夫行三年喪者永澄一人而已服闋抱餘痛不置依依子舍又踰時病療朝命卽其家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而永澄死矣永澄生有狂者之質每不可當世流俗士而尚友千古嘗銘座右曰士勉不爲惡人尤願無爲庸人勉下

爲庸人尤願無爲鄉人故鄉人等之塗炭清者非苛古人遇之旦暮狂者非矯此其立志也每讀書又卽古人行事披瑜摘瑕窺見至隱以爲反身之地嘗曰千古而上有某人某事却被劉靜之指其空缺處焉知千載而下無指劉靜之空缺處者乎嗚嗚自任如此永澄之學從義利辨種而特嚴於取與書書薛西原屬托之戒於座右終其身不渝人不取以嗟來進至義所獨斷往往不避形迹或舉世非之不顧其於義利關可謂勘到至處永澄質甚癯長不滿六尺而神氣嘗周流宇宙急急以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三

王道爲心生民爲念於國朝掌故兵屯漕儲之類靡不諳練有條貫思以見之行事雖處散曹而傑然身任天下之重時有不可測抱道而嘆處愛君憂國之念發於至誠又若惟恐身之不遇於世者因註離騷以見志字字可涕也由今觀之永澄之於學與欲無一處可指空缺而後已而其心亦幾無一處之空缺其神苦其魄大其氣銳絕塵而往一日千里不勝髓竭力耗以死也屬續之日披衣起坐襟稍偏顧其弟曰吾生平無敢不出於正者死而邪之非正也徐整襟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

至是而靜之幾無空缺處矣其未抵於大且化命也昔人稱陳孝廉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陳白沙稱陳文毅以為君子心事如青天日日職謂近世士大夫惟永澄足以當之豈所謂理學而真者非耶遺文多散佚緒言數卷僅友人所輯云今天下以講學為詬矣其心曰吾殆未得真者而與之孰知彼之所為真者非佛老之影響則鄉愿之蹊徑猶葉公之好畫龍耳又安知世有永澄其人乎卒遇永澄其人鮮不望而去之久而嫉仇之不令其坎珂以死不已則其理學之不顯於世亦已久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三

矣職考國朝諡典其行自庶僚者非大賢不與二百餘年僅如晨星永澄名位甚微事業文章不多概見於世獨其一片真精神之所豎立卓然不愧聖人之徒值茲世衰道微理學不明之日而苟借永澄一人以為世嚆矢使天下曉然知理學自有真不必談性命如佛老飾邊幅如鄉愿且使後人之繼永澄而起者不至以講學取損為世大禁是所謂錄一人而勸及千百人錄一時而勸及千百世者乎自有當世大君子主張之而已議論在邇伏惟查照施行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天啟二年九

月十六日

淮南賦

淮南誅亡友也亡友劉靜之氏稟獨特之操鎮清明之氣苦心慕古矢志匡時其大節辨辭受出處之機而躬行篤父子君臣之教筮仕京學量移辟雍孤鳳縱橫振衣冠于塗炭桑榆晚遇慰朝暮之門閭時沈四明錢給舍等朋邪亂政朝遂謝病會先生益決歸寧云處江湖而懸廊廟之憂懷瑜瑾而奮塵埃之跡慨方正之不容諛謂清流可濁會護邪之交構幾令白日無光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三

去餘氣未淨會東林顧先生以清議自任不於宵小遂被護中而先生于顧先生固忘年友也嗚呼靜之氏者運一翮自是海內分門戶先生于顧先生固忘年友也不繫尾見申屠蟠之先幾曉不違免郭有道之黨彙徒使憔悴行吟托離騷以見志先生于顧先生固忘年友也蘇庶幾優游素業玩河洛而終身先生于顧先生固忘年友也蘇因東聚古今易說推啟手足以全歸先生于顧先生固忘年友也弟扶掖起坐稍側衡令正之曰吾平恨頂踵之生鮮不出于正者死而倚之非正也先生于顧先生固忘年友也未報淵源學問不忝紫陽之傳風節行誼抑亦羅一峰鄒吏目之流亞也先生于顧先生固忘年友也嗚呼靜之氏英年登第服官一考前後家居凡

八年乃召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朝命及門面
卒年三十有七大用未試君子惜之嗚呼餘以
哀死名以著實何朝野之殊焉文中貞雖古有
之矣敬質公評擬上私諡曰貞修先生嗚呼
哉清標振俗彌堅不二之操學古好修無忝所
生之義允孚旣往庶愧將來千秋有托意在斯
乎而爲之賦者爾孤友山陰劉宗周也皆萬曆
癸丑清明後二日高郵舟次

淮之南兮淮角樓孤城倚兮落暉愁我來行役兮
宿草已抽鴻雁飛去兮杜鵑啼留大江沈沈兮信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語

宿扁舟慷慨悲歌兮清流在眸緬懷古之人兮泪
羅沉而鴟夷浮悼賈傳之痛哭流涕兮擊祖楫之
中流亦有處濁世而不滓兮若著帽與披裘越曠
世而相感兮有美人兮同儔迥風塵以蟬蛻兮振
奇服而逾適映冰壺之寒玉兮驚孤鶴於芳洲溯
淵源于閩洛兮駕長轡于魯鄒篤忠孝于君親兮
履信義于朋遊爰委費于明王兮托藟藟以薦羞
慨容容之多福兮訝白璧之招尤秉介石以先難
兮謝冥鴻于丹邱張網羅於蒼澤兮惕震鄰以躬
憂履尤地而踟躕兮戴皇天之罔醉既人道之反

復兮亦陰陽之愆時何回躋之仁戾兮易彭殤之
短修夢彼蒼蒼兮上下千秋神聖不作兮麟泣鳳
謳蘭蕙先摧兮荆棘栽收柱維缺折兮泛泛神州
怨復怨兮我何求行復行兮歸休昔也肝腸涕淚
合併一人兮今徒使我托魂夢以悠悠將雙飛以
雙翮兮忽離群以分投望天末而相思兮悵往來
之綢繆聽廣陵之杳渺兮和山陰之淒歌腸一日
而九迴兮淚汪洋以交流乃瞻几筵載哭載醺梁
塵委積庭草荒稠論心叙故月暗風颭自我不見
于今已週北堂浩歎雅子低頭獨東玉人劍掛松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孟

祭劉靜之年兄文

歲壬子五月之晦訪金沙于丈於閩關舟次遽聞
靜之兄訃驚絕淚湧不能出聲倉皇歸臥竟日不
食思靜之兄血不華色疑死懼不能勝衣疑死苦
心刻志精氣不副疑死靜之其身死耶一思一痛
已復念靜之清苦甚不多享天地間一物不肖死

雖羸能竟日談論不少倦不宜死骨力堅勁不宜死年僅逾三十而絕慾累年不宜死間氣所鍾精光不及稍露天必不生虛此人不宜死乃強自慰曰傳言得無訛乎姑進飲食急走使偵之使甫治裝而鄰人有自寶應來者曰信矣以五月七日逝矣今且匝月矣廼爲位于竺塢草廬而哭之已告諸同人而共哭之已復追憶曩昔相與之雅相許之誼相期之志而朝夕慟哭之即擬匍匐渡江而目疾大作廢梳櫛者幾半載至冬仲日辛亥乃始具雞酒奠几筵憑棺而慟曰悲夫悲夫吾靜之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哭

其舍我夫乎往歲之渡江而北也過邗溝而如接靜之之容色也過高郵而如聞靜之之聲咳也望淮角之樓而惟恐舟之不駛也進入寶之城而中心養養握手不能道睽離之情也今日竟何如耶入其門陰風慄然履其庭閭然登其堂寂然不見其人也悲夫悲夫吾靜之真舍我去耶憶不佞之與靜之定交也蓋在金陵張御史之門時不佞年二十有一靜之年十九耳于百家中兩具相屬而皆有異乎其人也靜之卽于是日訪吾寓縱談至夜分不佞洒然意謂當吾世乃有若而人乎自是

胸中常有一靜之目中常見一靜之而猶不能以渠盡靜之比乙未之歲與靜之聚首于長安丁酉聚首于武邱是歲之冬與戊戌之春及庚辛之交復兩同計偕之役昕夕相對臥起食飲必具凡靜之所以引我而督我而詒誠我而熏蒸我者無慮百千端不佞之自視靜之真如槌楹運庭之不相及也如玉山之在側而旌夏之在懸也迨丙午之夏靜之涉江訪我于空山其學益進其識益淵其器益恢宏其骨益勁其鍛鍊益精不佞益茫然不能測靜之涯涘蓋不佞之交靜之也始而以弟視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老

之既而進爲畏友既而事爲嚴師矣去歲仲夏靜之復相訪于山中劇談累日之不安送之錫山過高存之先生水居再托宿焉先後相從者幾十日而別其別也明月滿船河星映人榜人刺船欲發而靜之一似大不能爲情者固請予更留一日余以事欲歸則請更留斯須已留斯須度必且別矣顧謂不佞子無言別我我兩人各歸宿于舟次如晨起再相聚者然言已悽然幾不能收淚余則語靜之子何難別如此明冬當又過子可續未了之談且子行當入春明矣後來把臂爲日正長何戀

戀此須臾爲遂分袂解維而去去而靜之書來猶謂與子別者數矣未有若此番之黯然者悲夫悲夫孰意吾兩人永訣乃在茲夕也耶孰意此別也不一年而遽長往耶使余而前疑靜之之卒有不諱如今日者卽連牀接袂更餘旬日亦何所不可竟令忍情分手不盡繾綣之念如此夕也嗚呼痛哉痛哉念至此不佞亦幾不可爲生矣嗚呼靜之二十年來與我相許相期者言在耳字字盟心乃一旦遂先我去耶靜之逝矣使我倡而靜和使我行而誰侶使我疑而誰質使我迷而誰醒使我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宋

善而誰勸使我過而誰告使我心曲之微誰剖使我屋漏之隱誰易嗚呼痛哉痛哉吾靜之亡非一身之事也非一家之戚也非一世之不幸也平生志業百不一竟徒使精神不處浩然往來于天地間而天地間曾未收其毫末之緒嗚呼旻天旻天生靜之也竟何意耶竟何意耶靜之有弟佳士能繼兄志有子年十三儼然成人之度矣嗚呼靜之其以此瞑耶其不以此瞑耶寒雲淒淒悲風颯颯嗚呼靜之亦知今日之素車白馬望湖濱而長號涕淚哽咽而不能吐一詞者爲哭友文震孟耶嗚

呼痛哉尙饗

祭練江兄文

維萬歷壬子秋九月壬辰朔越初三日甲午友弟丁元薦敬具炙雞絮酒致祭於 職方郎亡友靜之劉兄之靈曰嗟嗟靜之如斯已乎靜之自負甚奇爲世心切耿耿一念當食輒投匕而歎夜半或攬衣而興未嘗須臾忘也嗟嗟靜之竟如是已乎薦與靜之神交十年矣辛亥春靜之逆乎邗江握手驩如平生登其堂圖書滿架芳草盈庭懣懣如也劇談數日娓娓社稷隱憂身心性命密諦薦嚴事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宋

靜之靜之謬兄視薦方期矢心僇力共濟艱難之一朝已矣嗟嗟悲夫靜之之品如千尺峩松靜之之氣如雙龍牛斗靜之之才如武庫甲仗靜之之心如峨嵋霽雪長安相知以其出處卜吾道興衰而如者久已側目十年老博士吾黨方爲靜之扼腕靜之笑曰固也職方命下薦以傳符再促之行不報薦固心疑之亡何訃至矣嗚呼悲夫人事巨測天亦難謹世有宜死不死天故留其餘年而窮其本來面目以爲天下笑其網似漏而刺又有不死雷霆反死鍊金之口天故老其骨而百罹以

淬礪其才卽或未罄厥用而精光照耀史冊其意以尊爲予之二者薦得叩彼蒼而問之若趙甘原憲之貧遘子淵之厄齊汨羅之志賦長沙之服肝胎京口而後并靜之三矣靜之幸免二君之禍其無年最甚天乎酷矣舉世汶汶難爲清舉世滔滔難爲貞舉世齷齪難爲名長安之不容而山林山林之不容而地下修文彼司命者亦若逢群小之怒何哉嗟嗟悲夫靜之已矣一片熱腸半生孤憤不能稍稍吐氣必且神游帝所痛哭流涕于九廟之靈力爲塵世蕩滌霧霧楊忠愍有言平生未報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辛

恩留作忠魂補薦固知靜之不能瞑也生芻一束清酒載酤哭兄几筵吊兄之孤喪親屏弟知對號呼愁腸幾絕老淚欲枯嗟嗟靜之其知之乎

祭練江兄文

維萬歷四十二年歲次甲寅十一月丙子朔越日錫山友弟高攀龍劉元珍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明故兵部職方司主事劉靜之先生之靈曰嗚呼靜子之受氣甚薄而稟賦正氣則磅礴裏廓足以落嫌邪之魄持見甚平而井井定見則毛析群情足以定今古之衡至清矣未嘗以清律物其人

苟有功於世道民生者見其尋丈之得不見其尺寸之失至剛矣未嘗以剛亢物其人苟無害于世道民生者錄其尺寸之得不責其尋丈之失尸居一室而四海精神若往來于匡牀幾几編纂數言而千古精神若上下於銛筆伸紙嗚呼靜之世之宵人害正如子之正誰容子之爲政世之庸人畏真如子之真誰容子之得伸同志之中恨子不用謂光天化日不得見子爲麟焉鳳而爲子之一慟吾謂不然幸子不用使卓犖白簡不得訴于爲臺爲鏡徒益人之一聞嗚呼靜之惟此人間有不能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辛

叩子之陟降在帝左右世途日疚何道以救是國是究爲斯人祐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靜之年兄文

惟我亡友職方徵士劉靜之年兄卒于里居時劉宗周以行人使事過淮南聞變入甫踰一旬拊棺而哭哭且慟越宿再哭之又三哭之酌酒几筵乃去明年還朝爲癸丑之春仲再上淮南訪其里重呼我靜之而哭之曰嗚呼靜之真不可作矣夫何使我嗚嗚嗚嗚塞日居月諸以至于今也日子之應召而北也將訪兄以當世之務而兄已在病病甚

屏謁者止于外坐出片紙相問答言言肝膈也此排闥而入見兄憂形于色喘息奔促不能出聲嗟齒吻間皆君父之念且若愛莫于助者子握手而寬之曰兄姑休矣既自叩所病子曰病在勝心用事蓋藥之也兄領之留于宿詰旦入視則神氣頓爽霍然有起色因相與究養心之旨兄不鄙予之道聽而津津焉謂病且起矣竟別去當是時予所爲世務之訪者終不開其端而兄亦不竟其說徒抱此耿耿以別今而後欲一傾兄之罄歎而不可得也子能無慟耶且子固謂兄之病病于無憂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重

既臻勿藥之効已而猶懼以臨歧之泣傷兄之心益兄之病遽爾忍于一別夫孰知不三月而兄捐館耶爲死別也使子得朝夕起居解兄之炎灼而沃之以清冷兄固可以無死乎古人有于其親而赴難死友者子何人哉子何人哉子猶記辛亥之夏子罹奇疾久兄不遠千里訪子于西湖之畔時相別久許又各先後免喪相持泣數行下不能仰視逡巡三日而後去瀕行勉子葆攝甚至使子而先死兄真不難爲巨卿之誼而子竟何人子能無追慟也耶兄嘗以陳思同王鏡子二兄死而子

又善病慨然謂子曰士生今之世不有人道之患則必有陰陽之患于聞而傷之越一歲而兄竟死又益之以兄之異友涇陽顧子而同志諸君子三五垂盡兄當日固以自況也乃獨使潦倒奄息偷生人世者子一病夫耶子獨不應死兄應死耶以天之生靜之也國家之育靜之也而死而死耶且予在而兄遽死耶子能無加慟也耶兄死矣一腔心事無從付託以兄之愛屈而同籍中最不遺一病夫者顧子最開拙無能軒輊于兄而兄十年許從士大夫推轂如一日未嘗不在劉生竟使以講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重

壑之餘勉事行役不遑啟處庶幾終兄之指乎顧乃心亦未嘗不在靜之也比聞職方之命而喜可知也子不難出而難于獨居兄不難處而難于獨處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心之誼一朝而盡矣子能無加慟也耶歲甲辰子始以家親起補與兄定交一見而心莫逆也維時廟堂多故子二人每以親老在堂難于一擲且前且却卒先後謝病以去乙巳春子先發兄慷慨而歎曰時事只今難著眼扁舟容爾獨南征又歎曰暇日有懷西北望浮雲一片帝鄉深一時孤臣去國之意宛然可掬于二

人每結遯世之盟而不忘憂世之志嗣後子懼憂兄輒繼之子懼病兄又繼之余拜除書兄又繼之殆子出而兄死矣挾扁舟而思共濟扶浮雲而歸帝鄉兄得無意乎四顧而發遺歌其響在其人亡子能無加慟也耶子每以兄一身之進退卜世道之消長而以一念之憂喜卜君子小人進退二三兄弟每奉兄爲著蔡罔敢失墜卽海內流品識不識無不望兄爲祥瑞瑞鳳欲 芾青蠅無由得焉身雖死而道彌尊後有作者必曰靜之云何正不必身試之而日見其大行于天下後世其有不行者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書

者天也此兄之所以悲也兄不悲其身之死而悲其道之不行于天下後世子亦不悲兄之死而悲天下後世無以副兄之望今日之事兄爲其始子等二三兄弟爲其卒天不可知乎人可必乎安得若人焉而令後之君子曰靜之不亡也子能無加慟也耶乃人固有可必者矣兄嘗邀子謁顧涇陽子子以病不果後托兄介紹將有日矣而兄亦病病且死涇陽亦死此一段師友因緣天若有以限子而子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爲知已蓋至今清夜而思發憤不知靜之之陶鑄我也子嘗與兄論

交際則曰餓死甚小失節甚大論出處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他日遺書勸駕又引漢李固逆黃瓊書所爲處士純盜虛聲願宏遠謨一雪恥之之語規責懇至令人毛悚論名寔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凡此皆以匡子之不逮也又嘗謂子曰子如連城崑壁倘蒙一點瑕便當壞盡憂我哉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子能無加慟也耶兄學宗朱子由踐履而証察存其要歸于持敬識定力沉真性昭著一洗異端衆惑之習與子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予聞嘗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書

以寸莛自效而虛見無當兄每謝予曰知子言吾學猶非乎由是精進獨苦去而悟道于六六之金山至忘寢食久之歸謂介弟曰靜坐甚有益兄至是已問道矣第之聖門抑亦有諸已之信矣而遽攫病以死死之日今介弟扶掖端坐曰吾得正而死已矣又曰生死之際可以觀人遂化嗚呼子但知前日之靜之而不知今日之靜之九原可作子將起而問兄曰靜中益在何處乎又將問之曰死生亦大矣其際可得而言乎而惜乎今莫子告也子則習靜之前日矣子嘗漫說靜漫說生死兄輒

白引以爲他山之石而還以攻予曰第險耳如躍懸崖幾試一武子通身得汗一字而中膏肓不覺其身之再造也由今思之靜之自是從戰兢危厲中來由寔以致虛而予自愧其倒行逆施永墮于望洋之見也而終莫予告也予能無終慟也耶嗚呼已矣金石可磨此情不朽古人有言士爲知己死而死矣徒以兄有不死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尙邀兄之靈以隔予衷乎今而後予也才惟兄之賜不才亦惟兄之棄徒乃何益徒涕何從與兄訣可矣盡之矣嗚呼哀哉兄其聽之

劉練江先生集卷八

美

離騷經纂註序

自晉人有狂談而几案頭不置離騷一編若以爲不韻然讀其書者徒以爲驚采絕艷比於揚馬之屬其於離騷不啻河漢合經術同詩雅庶幾近之矣而微悵婉孌猶若解若不解也自古忠臣去國其人多彊直自遂掛神武之冠至於黃馘而不可復殫裏尸鴟夷迹同比干乃欲挾其目以觀越兵之入吳何慙也若夫信見疑忠被謫已矣行且休矣而宛轉唏噓按惻惻如貞婦之見放隨無再適宵燈魂夢常婉孌於故夫之旁一讀一思令人

離騷經纂註

序

泣數行下但臣主恩義之間乖匪無門合亦有道譬相如賦則長門幸中涓奏而玉環召雖閭闔沈沈而宗卿貴戚又非疎遠小臣比豈微呼吸一糈可以代爲行媒而原之言曰何必用卽用亦惟其拙者徒恃夫芳澤雜深昭質未虧以待終風之徐悟而欲其謝繩墨附從巧則曰溘死流亡不忍爲此態也嗚呼此原之所以爲原也後世讀離騷者綺麗目之不得卽徒以慘怛勞苦目之不得惟太史公拊撫數家之旨而曰志潔行芳爭光日月差爲靈均吐氣入明而有劉子靜之者起淮揚間弱

寇升朝引天下之事爲己責又攻苦問學被服造次動以聖賢爲期神太勞志太果工力太猛卒以清羸不勝劇而之死之日海內豪傑恨不能百身贖而余伯舅文起先生知靜之最先於髫髻之年百數十人之中一把臂而成石交故其物也既詮次其遺事又檢錄遺笥得其離騷註一卷手自點定而顧謂希孟曰是書也存不當與屈左徒千古上下兩兩相印哉屈子所自矢者耿介卽許堯舜亦直曰耿介靜之生平磊落忠孝大節弗具論嘗有一柄人渡江而北冠蓋屬集折東要靜之靜之

離騷經纂註

序

二

方棲焦山以書報曰河魚腹疾奈何謝弗往卽此一事較之紉繆蒞而佩秋蘭其耿介有少媿耶否與靜之登仕版僅十一年世不能竟靜之用然亦不敢廢靜之靜之一飽首肯未嘗忘聖明恩而遐覽時事刺目悔心恥爲小夫之節固曰無若悻悻視就具臣之列又曰不可則止二者酌而衷之而得臣道之鵠焉於屈左徒氏所以手其書不忍讀讀又不忍去丹之鉛之而不覺借事以相發也然則靜之自有離騷何註之有然靜之有離騷而以示後之爲上官大夫者不曰考亭之裔言則曰長

沙之流憤又借以爲聖世學矣非吾舅氏誰任其傳者

吳郡姚希孟撰

離騷經纂註

序

三

離騷經纂註

寶應劉永澄靜之誤

長洲文震孟文起閱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
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五姓
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
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
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
屈原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

離騷經纂註

一

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
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
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
聽而往遂爲所脇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
於秦而頃襄王立復用譎言遷屈原於江南屈
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
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
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惟南王安
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
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蠅蛸於污穢之中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噉然泥而不滓推此
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
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
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
兮惟庚寅吾以降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頊之後有熊繇者
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生
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苗裔遠孫也朕我也
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

離騷經纂註

二

王逸註原自道本與君其祖世有令名以及於
已是恩深而義厚也余按閩宮詩美魯公曰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碩人詩美莊姜曰齊侯之子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然則離騷未作
之先已有鋪張貴族以美其人者矣味原自帝
高陽至靈均無非誇詡之辭安知非原自美以
感動其君乎觀總結紛紜有此內美可見劉知
幾曰離騷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
次顯名字自敘發迹實始於此攝提星名隨斗
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厥閏也正

月爲陬降下也攝提句看貞字庚寅句看惟字
貞有得氣之正之意惟有若或擇之之意

皇覽揆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
兮字余曰靈均

皇皇者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卽孟陬庚寅也
言月必孟陬日必庚寅誕生大非偶然故詫異
而錫之嘉名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謂也
正平可法者莫如天故名平以象天也養物均
調者莫神於地故字原以象地也劉向九嘆首
篇有云齊名字於天地兮可證

離騷經纂註

三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冠江離與辟
芷兮紛秋蘭以爲佩

紛盛貌帝室之胄名父之子生逢日月之良復
受嘉名之錫其美不一而足故曰紛脩長也能
才也能熊屬多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熊羆
彼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說文曰藟藟
也郭璞曰似水薺辟幽也芷亦香草生于幽僻
之處紛纒也蘭亦香草至秋乃芳佩飾也記曰
佩蘭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史記
云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應佩皆潔其他可知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
蘭兮夕搴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
代序

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好修之心其急如此也今
之語好修者敝車羸馬而已蓬蒿陋巷而已疏
食豆羹而已之數者豈不亦人之所難而非其
至也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從古聖賢
孳孳汲汲自強不息者豈徒有所不爲而已哉
如有所不爲而已則一恬淡之士能之安用好
學爲王良不仕莽朝可不謂介布被瓦器妻子

離騷經纂註

四

不入官舍可不謂廉而無忠言奇謀以取大位
往來屑屑致讎友人王良且然况其下乎然則
良猶不可謂之好修也故士有真能好修者必
如原之若將不及而後可察拔取也阰山名木
蘭狀如楠樹去皮不死搴采也草冬生不死者
楚人名曰宿莽原所搴而搴者在此朝搴夕搴
唯日不足之意取其與已合德也舉必木蘭搴
必宿莽取其至死不變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
兮何不改乎此度

草木零落尋常事耳何必思惟若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耳憂已曰恐年歲之不吾與憂君曰恐美人之遲暮愛君如己也改乎此度即棄穢也上不字抑詞下何字揚詞字書曰人氣向上則散去爲何

蔡騏驎以駝駟兮來吾道夫先路

乘騏驎喻任賢也來招呼詞路即遵道得路之路先路所謂司南車也下文三后純粹一節正其所道之道路先路者道之入三后之路耳治天下之大道未有不以任人爲第一義者原之

離騷經纂註

五

道君若此真識治道之綱領者矣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芷

三后禹湯文王也衆芳喻羣賢實言三王所以能純粹其德者以有羣賢輔之也維不一也申地名椒菌桂蕙芷皆香草言雜用衆賢以致治非專任一二人也孔子評列國之君獨賢衛靈公非其能任公子渠牟慶足史黼乎評列國之相獨賢鮑叔子皮非其能達管仲子產乎然則相不進賢雖才如管仲子產亦慙遠烈君能任賢

雖失道如靈公猶有足稱諸葛孔明云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後漢所以衰頹也古今興衰之大較若此申椒菌桂之咏原蓋有味乎其言之矣○此是平天下骨子上章道夫先路原爲倡也此言衆芳則有拔茅之義矣原其精心治體人哉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敝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媮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

離騷經纂註

六

說而齊怨

耿光也介大也路即吾道夫先路之路黨人下路字亦相應昌被衣不帶之貌捷徑邪路也窘急也媮苟且也幽昧險隘與耿介相反皇輿君之所乘喻國也由原之路爲純粹爲耿介由黨人之路爲幽昧爲險隘由原之路罔不與由黨人之路罔不敗原安得不恐哉恐社稷傾危耳非爲身也子產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猶爲自身憚殃忽忽也奔走先後輔君之貌前王指三后踵足踵也武迹也荃荃同香草也指君齊疾

也○自日月忽其至窘步原自述其中情而下
以不揆余之中情點之

余固知審審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
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審審難言之親切人之言人難聽而已亦難言
忍不能舍看忍字多少包涵靈脩靈慧而修飾
也指君九天爲正卽舜號泣於旻天之意耳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
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
數化

離騷經纂註

七

黃昏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發語
辭猶云何爲懷王始與屈平圖議政事後信上
官之譏遂踈之成言悔遁政謂此讀余旣不難
夫離別兮二語一字一淚去婦之怨本此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
車兮雜杜衡與芳芷藎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
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十二畝爲畹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衡似葵而香
前旣言扈江離紛秋蘭矣又言滋九畹樹百畝
兼以留夷揭車杜衡芳芷則樹德日滋樂善無

厭之喻也若此者豈以獨善其身哉將効之國
家耳衆芳過時而不刈則蕪穢矣君子過時而

不用則衰耄矣詩云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
士殆其吉兮傷哉滋蘭樹蕙卽上章扈離紛蘭
之說所以重復咏嘆者撫今追昔悵惘而不能
已也杜甫柟樹嘆叙到根斷泉源豈天意已矣
復有江波老樹性所愛一語非唯貌態憔悴情
詞悲惋宛轉一時涕淚千古而流風迴雪之韻
令人愛賞不盡詩家倒插之法莫妙于此○自
日月忽其至蕪穢怨其不得乎君也自衆皆競

離騷經纂註

八

進至未悔又明其所以不得乎君者由其爲衆
所妬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怨已以
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
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憑滿也以心揆心爲怨量度也貪婪貪位貪財
皆是卽下章馳騫追逐之人也鴟得腐鼠鷦鷯
嚇之蓋恐鷦鷯奪已之食也其知鷦鷯非梧桐
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者哉衆人之嫉
原何異于是君子小人同形異情貪婪求索衆

人之所嫉也奔走後先原之所急也君子惟日
不足小人亦惟日不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慮得毋謂原亦與已爭進爭利者乎而烏知原
之所急者固有在哉亦可見人之度量相遠矣
○名非君子所取對貪婪言非名不足以矯之
不然笑罵由人好官自我只緣不好名始修名
長名也有一世之名有萬世之名好一世之名
者寡矣况萬世之名乎舜爲法于天下可傳於
後世蓋好萬世之名也使原不爲修名亦泄泄
杳杳與世浮沉冒一恬退之似何至爲人嫉妬

離騷經纂註

九

恐修名之不立原不屑貪婪也飲露餐英原不
必貪婪矣彼貪婪者何勞嫉妬爲哉

朝飲木蘭之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
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領亦何傷

信實也姱美也練要精練而信要也願領長饑
之貌飲露餐落英何需世味長願領亦何傷
何藉貪婪而衆人之嫉妬何爲乎益見怨已量
人者之可笑矣

厚木根以結直兮貫薜荔之落藥嫋蘭桂以紉
兮索胡繩之纚纚餐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

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薜荔香草嫋舉也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
索纚纚素好貌既以木根結直又薜荔以貫之
則結愈固既以蘭桂紉蘭又胡繩以索之則紉
愈堅此四句非必實有是事祇寫其抱德不脫
之形容耳蓋飲餐可薄娒節必不可驟應領可
忘束脩必不可懈如是始爲法前脩如是始可
依彭咸如是始可舉世非之而不加阻不然寬
於自治厚於尤人非君子矣故曰聖賢無討便
宜的學問○每說到困窮處便加一倍精神寫

離騷經纂註

十

其不周之操如木根結直又申之以蘭薜非余
心之所懲雖九死其猶未悔等語忒似世之執
拗者方是百鍊之剛○及前王依前聖法前脩
自是不周于今之人安得今人與諸狂者嚶嚶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原類之今周如周至之周
劉元城曰周旋人事者費盡一身心力不過人
稱之曰周至其實仍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惟
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或曰人情好競
得一周至之人不亦熙然煬和也哉曰彼之周
至者直嘖笑語言揖讓餽遺之間耳其大利大

害所在未嘗不惟已是便也夫其大利大害所在只知有已又何取乎居平之謙讓未遑也哉推而言之堯舜之舉直錯枉仁者之能好能惡皆不周於今之人也然究竟乃無不周也故君子有所不周而其卒也無不周小人無所不周而其卒也無所周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承上文竊比彭咸心之傷矣那得不長太息那得不流涕穢馬口糧也羈馬絡頭也既曰修姱

離騷經纂註

士

又曰鞿羈喻已不敢自造也卽擊木根貫薜荔之意氣節之士憚於繩束自治不嚴何以能治人乎孟子曰在我者皆亡之制也用古制我然後能以我制人耳諝諫也替廢也朝諝夕替正民生多艱處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何樂乎一鳴輒斥然其勢有必不相容者則替替之爲害也蓋世間君子亦有兩種有一種煬和之君子從容諷議猶可需以歲月有一種粹直之君子鋒芒勁峭必難待之一朝秦檜謂張九成曰立朝須優游委曲果其優游委曲耶庶幾免乎然而

無所不至矣三代以下黷之惡何如孫弘之尊顯雲之直何如張禹之親幸其人甘則其遇亦甘其人苦則其遇亦苦理勢然也故坎壞跋蹇非君子之不幸不容然後見君子一言自是破的耳若無災無難坐取公卿不問而知其匪人矣千古巧宦衣鉢都自秦儉傳來

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攬篴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纁佩帶也申重也以蕙纁替以攬篴申不以替而改服有加無已也非有加於蕙纁祇明其至

離騷經纂註

士

死不變之志耳說到願領則以擊木根結之說到替余則以申蘭茝結之所謂每到困窮處卽加一倍精神是也豈惟志氣凜冽文章照應亦十分緊嚴謂之替僅失官爵耳九死未悔死且不顧何有官爵哉視長願領又深一層矣世人小小蹭蹬便思改玉讀此愧殺○自衆皆競進至此皆怨楚國之臣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浩蕩無思慮貌民謂衆人謠毀也諑譖也上言

又怨靈脩蓋怨衆口鑠金而上不之察是非終
未明耳且本嫉余之蛾眉而誣以善淫何其巧
乎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之謂矣又何怪乎靈
脩之不察也下章又描出時俗工巧一段尤爲
深至

固時俗之工巧兮側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
兮競周容以爲度怵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
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側背也錯置也追曲言舍直而隨曲也周合也

離騷經纂註

三

度法也言以苟合求容爲市法也工巧二字似
稱之實怪之也蓋天下何物無規矩而側之何
物不引繩墨而背之千奇萬怪出人意表可不
謂工且巧乎其害轉在與心嫉妒之上矣與
心嫉妒小人之愛財愛官者也嫉妬蛾眉小人
之工巧周容者也愛財愛官之小人以利而行
其惡顯人知而惡之工巧周容之小人無非無
刺其惡隱人惑而悅之顯者易攻隱者難破也
後世如元載楊國忠章惇蔡京之輩無論千載
唾罵當世已自側目如公孫弘張禹胡廣孔光

之流世則鮮有知者卽後世知之同時未必知
也君子知之衆人未必知也具眼之君子知之
不學無術之君子未必知也且如古之公孫則
咄之在今之公孫則服之在前之張孔胡廣則
詈之在今之張孔胡廣則附之抑何惡其名而
樂其實哉雖謂公孫輩之巧至今無人識破可
也說到此處不由人不鬱邑惓惓此種人能令
舉世墮其雲霧而直方者反病於孤立所以寧
溘死流亡而不忍同其汚也怵憂親侘傺失志
貌

離騷經纂註

四

驚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
夫孰異道而相安

自解之辭曰前世固然則非自今始矣余獨窮
困不亦宜乎所以有屈心抑志之語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
前聖之所厚

抑按也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與世已不同
矣則但可屈心而抑志雖見尤於人亦當隱忍
而不與之校雖遭耻辱亦當以理解道若攘除
然而不受於懷蓋不我知而取信於前聖差足

自慰遣耳○自怨靈脩至此又一段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悔追恨也相道相視事君之道也察審也延引頸也佇竚立也既云雖九死其猶未悔茲何以悔未悔者至死不變之心悔者不可則止之義吾將反者不得于朝則山林之意澤曲曰皋其中有所故曰蘭皋邱上有椒故曰椒邱初服卽下文芙蓉之衣芙蓉之裳也皋必蘭邱必椒居

離騷經纂註

五

之潔也衣必芙蓉裳必芙蓉服之潔也冠必岌岌佩必陸離冠佩之潔也無一而非好脩故曰好脩爲常女嬃亦曰紛纍有此好脩

製芙蓉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芙蓉也生水中葉浮水上荷蓮也芙蓉蓮花也取其泥而不滓也岌岌高貌陸離美好參差之貌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唯獨也昭明也言物之汶汶不能泥吾身之察察

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荒遠也朱註四荒謂四方絕遠之國余按陶元亮詩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則泛言荒遠之境耳非必指四國也蘭皋椒邱之傍豈無曠野可以游目者乎游目二字可玩繽紛盛貌繁衆也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一日苟余情其信芳再曰唯昭質其未虧又曰佩之繽紛芳之彌章政

離騷經纂註

六

如長門之婦引鏡銷魂自憐未已欲去徘徊蘭者腸可寸斷扈江離滋九畹擊木根申蘭茝等語皆原好脩處猶有所用至於身已退矣而芳澤猶故一步一止一衣裳一冠佩無往而不致其潔此其好脩豈尋常強勉之人所能哉士大夫儘有立朝侃侃自命豪傑而一朝罷退卽不免侈聲色居處之華或見簞食豆羹之色欲明快意則不得不需財賂欲豐積則不得不廣營殖可欲在前何暇辨義雖去清冷投泥淖所不顧矣夫朝諝夕替故是臣節向令既替之後較

若兩截亦安在其好脩也哉故原之難及不在於進而在於退不在於奔走後先之日而在於信義替余之後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體解支解也九死不已而溘死流亡溘死流亡不已而體解禍彌酷志彌堅原真鐵石心哉懲字極有味小人不懲而大戒不可不懲也君子至死而不變雖以直而賈禍爲善不變其度不可懲也小人而不懲則惡日積矣君子而懲則善不終矣末世不懲惡之小人固多過懲之君

離騷經纂註

七

予亦不少小人不懲害在一身君子而懲害在天下朱子曰有人少負能聲及少遭挫折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利方爲圖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長可畏可畏○自悔相道至此言其歸與之志如此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譽而好脩兮紛獨有此

好節養衆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女嬃原姊也嬋媛眷戀牽持之貌申申重也婞狠也原九死不悔剛直太過似婞直然故綴援

以相傲也姑息之愛只論禍福不論道義若此汝何四句亦女嬃之言博博綜也譽譽謬也養衆黎也衆玉芻也施衆耳也三者皆惡草喻說佞也判別也嗟夫傷於內而復窮於外君子將何之而可哉雖然謂原博譽謂好脩猶以原爲博譽好脩也謂世爲養衆施猶以小人爲小人也若在後世則原爲不近人情而小入爲善宦矣然娶猶爲慮患耳客子入門月皎皎則室人交謫矣室人猶婦子之見耳陳萬年教兒以誦則父子相夷矣世衰道微世人故應至此

離騷經纂註

太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獎獨而不予聽

姊至親也猶不察余之中情況衆人乎原故不辨女嬃之非而長嘆於衆之不可戶說也並舉好朋言人各有耦也獎獨而不子聽已獨向隅也爲下就舜辭章本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徵詞

節制也不敢自以爲中依前聖以制其中也依前聖以節中正是原之中情喟嘆也憑心信心

而行也信心而行以至於此歷至也茲謂就獨
既曰依前聖以節中矣又曰憑心者何原不自
云乎審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世人一
龍一蛇行已在清濁之間觀色察聲惟恐不當
原只見前脩之是而不顧俗情之忙認定先王
不顧方枘圓鑿所以謂之憑心重華舜號舜葬
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法前脩及前王原之本
心如此事君而君不聽且奈之何唯憑之重華
已耳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離騷經纂註

九

兮五子用失乎家衛

以下皆陳詞啟開也九辯九歌皆禹樂夏康不
續禹服盤游無度卒以失國家衛宮中之道言
國破而家亡也

羿濞遊以佚敗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辭終
兮淫又貪夫厥家

羿有窮之君封大也淫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
既伐夏不鑒覆轡濞遊佚敗不恤民事故復為
寒淫所殺貪取其妻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

厥首用夫顛隕

澆寒淫子強圉多力也言縱取羿妻而生澆強
梁多力放縱其欲不能自忍也顛隕墜也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
宗用之不長

違背也逢殃為湯所放也后辛紂也菹菜曰菹
肉醬曰醢紂嘗殺比干醢紂伯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
兮循繩墨而不頗

儼畏也祇亦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舉賢才而

離騷經纂註

十

授能正是繩墨堯舜所遵之路屈原所道之路
皆此也前云昔三后之克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豈不信然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
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貼余身而危
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
以菹醢

錯置也輔佐也言惟德是輔也茂盛也苟誠也
下土謂天下也前謂往之是非後謂終之成敗

初觀重言之也計治亂興亡之計也極窮也言
民生治亂興亡之計於此盡矣孰非義而可用
孰非善而可服畢竟無以逾此然則余之初心
有何差哉故雖危死而不悔也前脩以之蓋
其死幾死也鑿穿孔也
枘入鑿者也正方也

曾獻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肖攬茹惠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
中正翊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曾層也獻歎哀泣之聲哀時不當者哀不當

離騷經纂註

王

賢之時也茹柔粟也浪浪流貌前章彭咸之後
太息流涕此又攬茹掩涕且畏死哉原之心有
大不得已者矣敷布也衽衽際也敷辭即啟九
辨以下之辭耿明也長跪陳詞於舜正明其爲
中正之道而非姦直也然其如時之枘鑿何哉
於是不能無退舉之思焉遠遊篇云道沈濁而
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超氛埃而淑九兮終不
返其故都可作此註虬龍之無角者鸞鳳類山
海經云鸞身有五采文如鳳溘奄忽也埃塵也
上征離人羣而天遊也○余意君門遠於萬里

難於上天安知原非假以喻楚乎

朝發朝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瑱
兮日忽忘其將暮

朝捨車木也蒼梧原所就陳詞處縣圃在崑崙
之上靈神也瑱門鑲也言未得入門欲少留門
外也自翊玉虬以後皆憑虛御風之意然神雖
天遊心不忘君恐日月之不淹遍上下而求索
思所以自達於君者而不可得也○王逸註靈
瑱指楚王省閭至縣圃矣忽言省閭登聞風矣
忽顧高邱十步一回首之意

離騷經纂註

王

吾今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
近也曼曼遠貌○自翊玉虬以後總上下求索
一言盡之朱子註求索賢君余玗鸞皇鳳鳥帝
閭下女豐隆蹇脩鳩鳩等喻似是求迫於君者
觀其一則曰蔽美嫉妒一則曰蔽美稱惡意可
想矣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孰非近不相得之爲
患哉處處求媒處處離間原自度陳志無路故
重嘆夫閭中之遠耳若曰君心易寤行媒難得

也及對靈氛猶是此意故巫咸直應之曰何必用夫行媒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

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也也繫日使還以紆吾遊亦令羲和洱節之意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先驅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屬連也雷師未具王

離騷經集註

王

逸註以雷為諸侯言不聽鸞皇之戒怠情而自廢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屯聚御迎也鳳鳥辟明智之士言令飛騰日夜莫逢同志而飄風聚而離之且率雲霓來迎欲已與之同濁也飄風雲霓辟小人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總總聚貌斑亂貌言不獨飄風雲霓觸目皆然

伎也帝閭為帝司閭者闔闔天門吾欲見帝而問者倚天門而望之倨慢之態宛然可掬所以有蔽美嫉妬之嘆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曖曖昏昧貌罷極也問閭既不得入空結幽蘭而延佇天門亦復如此何況人間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

白水出崑崙山閼風山名縹係也女比賢君言

離騷經集註

王

于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

謚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相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謚奄忽也春宮青丘也瓊枝也相視也下女侍女也詒遺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

豐隆雷師處妃伏羲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蹇脩人名理即下章理弱媒拙之理朱註言雷

迅而威求無不獲故使之求處妃之所在而
蹇脩致佩纁以爲理亦通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繆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
兮朝濯髮乎消盤

緯繆乖戾也遷移也言蹇脩方持佩帶以通言
而讒人紛聚或離之或合之遂使之乖戾而見
絕也次舍也窮石山名消盤水名言處妃夕歸
朝濯無心見顧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
兮來違棄而改求

離騷經纂註

五

保厥美二句指處妃改求又棄之而他求也
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
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也呂氏春秋曰有娥
氏有美女爲之高臺以飲食之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
猶惡其佻巧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告予以不好者其性
讒賊不肯爲媒而反問我雄鳩似山鵲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佻輕也鳩性讒賊雄鳩佻巧其

爲小人一也陰賊之小人工于譖毀既有間離
之言佻巧之小人工于唯諾亦有可憎之態兩
者摸寫曲盡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
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有娥女嚳次妃也○欲
自適而不可又惡不由其道也

欲違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
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
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離騷經纂註

美

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以二女妻少康弱
劣也恐理劣於少康而媒又無巧辭也蓋不待
其不合而逆知其無成矣再言蔽美稱惡怨讒
人之罔極耳○以上索處妃求簡狄留有虞皆
喻賢君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也阻于帝閭緯
繆于下女問于鳩鳩拙于導言皆左右蔽明也
閭中既以遠違兮皆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閭中深遠蓋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終古猶言
常也皆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開墜蔽之

離騷經纂註

卷

側

索藁茅以筵簞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索取也藁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結草折竹以下名之曰筵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進退維谷故卜而質諸靈氛也兩美以下至故字皆靈氛之詞兩美喻君臣皆賢也世未有兩美而不合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理也今子有獨美耳楚之上下委厥美矣又烏能合信修信其好修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有女之女指賢君孰求美而釋女謂原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字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芳草即以荃喻君之意世幽昧以下又原自嘆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民指幽昧之民黨人楚國邪臣也天下有道則風俗一而好惡同天下無道則風尚殊而好惡

離騷經纂註

卷

異舉世皆然豈楚之黨人所獨乎惟此黨人其獨異與杜詩金谷銅駝非故鄉句法同似正而反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寔美之能當蘇糞壤曰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寔美玉也言時人觀草木且不能別其香臭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草木易別于禽獸禽獸

易別于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見知人尤難也蘇取也幃謂之騰即香囊也○艾與蘭已有貴賤之分然猶草木類也申椒糞壤何啻薰蕕類

倒一至此乎甚言之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巫咸古神巫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翳蔽也九疑山名舜葬處言巫咸既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也皇大也剡剡光貌

離騷經纂註

壬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槩變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攀咎繇而能調

勉陞降以下至不芳皆巫咸語陞降上下陞而上天下而至地也攀伊尹名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皆矩矱之所同故求而必合也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此言好脩指君君能如湯禹之求合則不介而親矣朱註言誠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較穩何用行媒

因原有理弱媒拙之嘆風雲龍虎各從其類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該備也該輔者用為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晏晚也鵲鳩以春分日鳴陰氣至則鵲鳩鳴百草漸以不芳巫咸言此喻時過則人事變而不可為也勉原速行之意

離騷經纂註

壬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夔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偃蹇眾盛貌夔亦蔽也折毀敗也諒信也巫咸何用行媒之語若謂好修足憑耳原嘆言瓊佩豈不盛奈眾共蔽之何眾人與時變易吾獨守其瓊芳蘭生門不得不鋤方且有毀折之恐豈直蔽抑之耶此段視蘇冀瓊更深一層不諒正指下文續紛變易

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茅惡草喻不肖也上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于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于蕝壤也今云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與之俱化矣奈之何哉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蕭艾賤草莫好修之害者言世間取禍之事非一而好修為甚也諺曰直如柱死道邊故亂世之君子不足為人之勸而反足為人之懲耳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豈直罪之蓋

離騷經纂註

三

反其詞以深悲之也飲鴆自殺之慘不及于恭顯而望之獨罹歐血詔獄之戮不及于禹光而王嘉獨受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卽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外貌耳一云蘭芬芳而不可種與無實同其高者四五尺故云容長委棄也前之衆芳真君子也今之衆芳假君子也以其嘗冒君子之名故猶稱衆芳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蘭既列于有位矣

非從俗其焉能乎仲翁謂蕭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嗟呼望之而錄錄也亦苟列乎衆芳矣朱註云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

椒專佞以慢得兮椒又欲充夫佩褱既于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惛惛也椒茱萸也言椒本芳烈之物變為邪佞又欲援引不肖之人使居親近如以椒充褱也

祇敬也朱註云子椒楚大夫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離騷經纂註

三

揭車江離雖香草不若椒蘭之盛椒蘭如此況其下焉者乎原之望至此孤矣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沫昏暗也言瓊佩有可貴之寶而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于此然其芬芳不可得而減損昏暗也上章譏蘭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亦以為言者蓋彼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棄其美之利以殉道事固不同也故彼雖微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一時之利而芬

芳久存二者之間有志者之所宜大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
兮周流觀乎上下

朱註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王逸註調卽和也
和調已之行度以自娛樂也按悲回風有云心
調度而弗去兮則謝字宜從逸註求女卽前所
言宓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于求君也余飾
謂瓊佩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
周流上下卽靈氛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降陟上
下也

離騷經纂註

重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
以爲羞兮精瑱麋以爲糧

精細米也糧糧也麋屑也瓊枝瓊麋皆謂物之
珍者羞進也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象象牙也雜用象玉以飾其車也離心謂賢愚
異心何可合同自疏則禍患不能及矣

邇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旖旎
兮鳴玉鸞之啾啾

迴轉也揚披也啾啾鳴聲言已從崑崙將遂陞
天披雲霓之翳翳排謗佞之黨羣以鳴我和鸞
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旅
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
輿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天津萬物所生西
極萬物所成朝發夕至言已動順陰陽之道且
亟疾也輿敬也翼翼和也流沙西海居延澤是
也見禹貢赤水出崑崙山客與遊嬉貌以手教

離騷經纂註

重

日麾以蛟龍爲梁于津上而乘之以度猶言比
龍輿爲梁也詔告也西皇天帝少暉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
兮指西海以爲期

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
令衆車先過使從小徑以相待也言已所行高

遠莫能及耳不周山名指語也言已從不周山
而左行指語衆車俱會西海之上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蜒
兮載雲旗之委蛇

屯聚也戰車輅也言從已者衆皆有至德駐蹕
龍貌雲旗以雲爲旗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遑遑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愉樂

言雖接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遑遑然不可得而
制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九韶舜樂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
兮蜷局顧而不行

皇皇天也赫曦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
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曲不行貌屈原托爲此

離騷經集註

墨

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卒反于楚仁之至義
之盡也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樂節之名已矣絕望之詞○讀驚鳥不羣
一語知落落難合者之未必非讀苟列衆芳一

語知容容多福者之未足艷篇中稱蘭者十稱
江離者二稱芷者三申椒二菌桂二蕙蓀分見

七揭車二瓊枝二衆芳草二鳳皇三好修四蔽
美二靈修三信謠齋怒窮于君也謠詠善淫窮

于友也申申晉子窮于家也內外窮矣計無復
之不得已而微詞重華不得已而上下求索
以寫其憤懣抒其延結耳乃孔雀東南十里一
回首至靈氛既告而猶豫皇皇既陟而懷思舊
鄉則無解之情終天罔極矣

離騷經集註

美

劉練江集七卷附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劉永澄撰永澄字靜之寶應人萬厯辛丑進士官國子監學正乞歸省親起兵部職方司主事未上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文六卷詩一卷附錄一卷乃永澄歿後其友劉宗周等共爲哀輯其文章平正通達而大致謹嚴篇首程朱藥言序尤爲深切蓋永澄雖與東林諸人遊而操履篤實故詞采不足而持論不詭於正無門戶標榜之習云

陳元凱集五卷

〔明〕陳勳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呂純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凱集五卷》提要

三山陳元凱集序



物之可近者不貴可貴者不近
其大凡耳吾友元凱今世所謂
濯濯者其持身如處子不欲毫
汙壯年失妻終不復娶雖魁而
榜歷文學博士纔得戶部即謝
病歸終日扃門謝客嘗一至烏
石山看予聞客聲即走聞佳山
水心輒動畏客輒不往予嘗嘲
元凱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為

天地即日月山川皆為空設矣
元凱大笈指庭間花石瓦水盆
此非吾之五岳江湖耶其為趣
如此元凱多材善畫妙有詞翰
雖不出戶日搦搦筆硯間有以

序二

自遣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為
近語其詩入唐人室其字與畫
皆精妙人寶貴之讀其所作如
入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
于艤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

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
失尺寸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
慮亦似其為人予私評元凱盛
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嘿
坐寄懷清遠似韋蘓州然右丞

序三

有朝川差足樂元凱貧無一林
亭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
之蘓州猶為不遭然其出處語
嘿蕭然韻致則二子莫之先習
之藝也佻達之俗興各師心自

恣放于繩墨澆不知其所底蓋
識者憂之如吾元凱矩矩自將
豈不誠可貴哉今督學使者岳
公纔下車即敕郡邑俎豆元凱
于學宮以示風趨可謂盛舉其

序四

集則其同年呂益軒梓之以傳
因名之曰元凱集亦從其可貴
者也

友人董應舉撰

刻陳元凱集序

三山陳元凱予同年友也予
所善三山士大夫名氏俱生吳
豪間然方予宦閩諸公俱官四
不扣值其以休沐至居裨予

陳元凱

得時式廬諸耆耄崇耜及
元凱耳崇耜面冷弱熱於桑梓
予知學不言之學不學即忘在
從旁柳榆之不高但元凱則古之
一言謝院冠冕除若系楮題也

外毫不與世作緣真所謂其名
可得聞其人不可得見者雖以
予之知者能批闢不得入祿毫
子造膝終不得平片語及字
友吾友也二公清苦淡泊少私
所寄於世之少自為涉行既陀
之崇相見于大梵寺後顧便有
不復世之生捨不成佛道之意元
凱則精心戒律高閑禪誦直以
以堅忍二字自證如來而已然自

二公造品雖別其相得乃甚深
余時伏緇父酒相從常相飛乞
凱不飲之凱能崇相不適也予
從吏子之暇周旋二公之間則如
如品性其是言更收于言者
者杜密劉縉必以較取歸其鄉
杜獨守其多所傳托言對則杜
門掃執之而干及一日太守王
星語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
多譽之杜曰季陵位為大夫見

禮上賓而報善不唐聞惡望主
臣情惜已自同堂時中事人乎
今志蒙力行之矣而密達之
違違步節之士而密料之使
而當利得中今聞休揚不亦
善乎於是太守慚歎由之知之
太守從世俗親見因爲之言之
之立論亦未免自執其是若予
其崇相則不作也知如之可
以覽吾三人相與之樂乎元凱

諸君又崇相氏已評之剗剗已就
知之國門必者當之機之者
所修乎評修修予昔年親元
凱詩多踰踰世曾疎又寧身後
審之句是之所以評也

天聖二年夏五月松陵年節

呂仲如題於石湖之梅山隱

陳元凱先生集目錄

卷一

序

送康元龍南歸序

寄贈齊守卿序

贈王相如序

贈運副張公解官還蜀序

贈芮中翰序

不覲集

八什錄

贈卓君楚府典儀序

送董崇相博士考績小序

贈典籍李君考績序

送朱先生序

贈臧儼部序

林太翁偕配孺人六十壽序

壽袁母林孺人序

徐邑侯母壽序

壽吳翁嶧序

壽林隱君序

吳翁壽序

歐陽君暨配許孺人壽序

莊母太安人及其子封公壽序

封太孺人陳母八十壽序

倪母壽序

西湖黃翁壽序

元凱集

八什錄

陳母鄭太君壽序

名姝圖小序

閩中八景圖小序

卷二

序

倪以忠先生詩序

郭海嶽先生詩集序

還青亭詩序

吳君奇詩序

楓野圖詩并序

蛩吟草序

波餘集序

鄭翰卿半生行小序

景于樓集序

華水部詩序

茹藥詩序

柳塘彙稿序

鴈字詩序

二賦小序

西塘先生集後序

閩中會藝序

十子制義序

丹赤山房制義序

見山樓稿序

秋濤社義序

鯢合篇序

俞東情制義序

劉無美無垢行卷序

陳戴之太學六義小序

洪爾還制義序

洛如齋稿序

六六樓稿序

戴生文稿序

武舉鄉試題名錄後序

南昌高氏族譜序

蔣氏族譜序

墓志

方伯魏公墓志銘

貞節周母墓碣銘

張孺人墓志銘

封南京工部主事徐公墓志銘	鴻臚馬君墓志銘	潘宜人墓志銘	益都令吳君墓志銘	貞節楊母墓志銘	贈大理寺司務先祖次塘府君偕祖妣鄭孺人遷葬墓志銘	墓表	按察使鴻川許公墓表	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鳴宇薛公行狀	行畧	先府君行畧	先母張孺人行畧	卷三
--------------	---------	--------	----------	---------	-------------------------	----	-----------	----	--------------------	----	-------	---------	----

傳	少司馬余公傳	朱松崗先生傳	王長年傳	記	羅平州學記	顏神鎮魏公生祠記	游溪源山記	寄菴記	西山游記	西軒後記	天長縣新建石梁橋碑記	關侯祠碑記	論	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論	策
---	--------	--------	------	---	-------	----------	-------	-----	------	------	------------	-------	---	-----------	---

和衷策	兵制策	賦	江月軒賦	贊	閔王像贊	鍾勉贊	倪鍾齋先生遺像贊	不凱集	耿昆明像贊	林仲雷小像贊	鄭延年小像贊	鄭士嘉像贊	江仲譽像贊	曾生小像贊	竹筴贊	祭文
								五								

同郡莫林澹玄戶部文	王司徒莫文	張大司徒莫文	祭李祠部文	林封君莫文	沈光祿莫文	祭鄭孺人文	祭考氏姑文	不凱集	雜著	石岩男壽圖小引	題戴女奮詩	題陸羽烹茶圖	跋長夏江村圖	瑞庭叔所藏諸公帖跋	黃庭帖跋	書蘭亭黃庭帖後
								八								

書金粟園詩稿後

讀徐渭集

奇術篇

驅癘鬼文

澹言

卷四

詩

春宵宴集

一軌集

承武漱芳亭

贈陳司訓歸巴州二首

夏夜喜雨

七夕

青樓詞七首

湖上飲二首

送人之南都省親

代贈鄧從事

九

登凌霄臺

新月

七夕

乙酉閏九月作

東勝亭小集二首

送鄭士賢之清流

紫簫

與承武登平遠臺次韵

一軌集

擬閨中聽百舌二首

病起

巫山圖

送林英麓師之官嵯縣三十二韵

贈諸上春官者四首

觀武試作二首

歲除

明妃曲二首

十

咏史五首

華林禪寺

郊行見梅

亭中桂樹深秋不着一花予方索居不能無

仲文孤樹之感戲作問之

代桂答

送陳邑侯入覲二首

石研嘆

元龍集

讀外曾祖鄭少谷詩

十一

游王氏園承武采花歸遺細君戲作嘲之二

首

咏王穎州牡丹用諸公韵

雨中東承武

花鳥画

游烏石山

送客

西湖

壽陳君詩

春閨怨二首

秋閨怨

送馬君之樵川

方山山人歌

讀孫太初詩

剪綵梅花

落第後送客之吳門

元龍集

游山作

十二

代送張先生之官惠州

明妃曲二首

送耿文宗叅河南藩

送徐先生之華亭二首

壽梅溪孫大尹代李生作

春日溪行次鄭士嘉韵二首

九日

題畫美人

佳客携酒見過

永陽平冠凱歌四章

月夜有懷

重九前數日東友人

送人之汀州

西湖秋後思

西湖竹枝詞二首戲嘲張武

倪伯大別墅小飲

飲友人別墅

送江都公

懷林壑

代家君贈族叔良醫

贈舊師

題逸德龍光冊

咏金橘

月夕

題王生冊子

方山草堂歌贈林隱君

烏石山紀勝八首

鰓桃塢見小鬟

金剛跡

送承武游山東

無競過飲環碧亭因懷君弼承武

懷君弼同無競限韵作

和許開府喜雨詩代諸公作

又和許開府喜雨二首

初八夜月

中秋懷承武

福清新城詩代吳禎卿作

史州守考績詩

送友人之海上讀書

送趙先生還山歌

暮春山居懷詩二首

送高先生之官保寧三首

送朱使君歌代承武作

送程叔之昭武

送馬元閣客樵川二首

同鄭君弼夜集袁無競開美堂分得無字

無競君弼集齊頭分得林字

本集

咏花影

十五

全無競君弼集承武宅分韵作

代壽王懋復先生

除夜

送秀才從軍

代送車先生還東粵

代題陳忠諫卷思以大學生諫 世皇南巡

狩

魏貞女行

登烏石全無競作

陳叔傳亭上觀伎次無競

集東禪草堂和友人韵

和林山人游西作

別筵贈李儀卿

北上留別徐惟和惟起用原韵

夜渡錢塘

本集

曉泊錢塘江口

十六

錢唐贈王先輩舊夢來尹

過信州故相夏公宅

吳山伍大夫祠

西湖雜詩三首

舟次北新關未獲燕之微雨悵悵竟日即事

遣懷漫書六首

泊潯墅即事戲題

毘陵舟夜

登揚州文峯寺浮屠

三月三日宴集淮河舟中

淮河舟中贈薛山人二首

山東道中

長安曉望

早秋聞砧和友人韻

送方伯書南還日遊廬山

平凱集

送客還閩二首

寺夜聞鐘

城山歌為比部易大夫賦易之先曾隱此山

有諸葛武侯遺跡

薄游

壽陳曦樵

送方山人

寒食郊游

送人還滇中

送人南還兼懷舊游諸君子

送客還閩三首

送康元龍南還

送蔡廷密從魯還隄

贈張恭叔出鎮海上

送劉無黨歸姑還豫章

代題譚中丞壽母冊

平凱集

題画三首

偶題

和友人書懷

三月三日極樂寺宴集分得明字

與珠上人

題画四首

病酒戲呈同舍

長安春思

壽朱封君

送張大行還蜀壽親

題徐貞節卷

代送張泰戎出鎮海上

代壽萬觀察

新城王司徒忠勤錄詩

送鄒子胤入閩成婚并還江右應試

題畫二首

元凱集

題畫黃菊

紫菊

擬古十二首

歲晏病懷八首

三月晦日送人之安南三首

桃符吟

漂母廟

擬過古戰場

雨中元夕三首

老将行

王融道中

宿鳳山寺柬友人

齋居用柳柳州韵

雨

別友人

別莆陽

元凱集

金伯明自鏡齋

畫鷄

湘夫人祠

秋日經少谷舊廬感而有作

賀徐匡嶽老師榮滿壽

贈白雲山和尚

贈楊少尹

送董崇相進士赴關四首

挽薛君

張廣文齋竹二首

題友人山居四首

贈鄭博士之官曹州

贈汪兵憲

贈金開府

無題為林子真賦四首

代贈陳觀察

代贈屠田叔二首

贈永陽錢尹

贈齊守卿

崇安道中望武夷用壁間韻

寄福田忍上人三首

福田寺別二劉

宿忍公禪房

寶珠洞用忍公韻留贈西川長老

自平坡下山暮歸福田途中作

置酒香山方丈作醉歌

戲贈常上座

歷西山諸峯口占六言二首

香山望幸

耒耜軒

香山即事二首

贈別歌者四首

碧雲竹下流觴作

碧雲山前留別忍公二首

寄贈寶珠長老

涇溪別友人

紉潭詩

題劉將軍廟用壁間韻

題瀛洲圖

雲璈閣

廖觀吾孝廉以長律留別依韵答之并以爲贈

客中答友人問病

鄭四棠先生邀集常園

過康孝廉山亭五首

答康汝易問病

遊朝斗巖

送友人

元覽集

卷八

五

五

秋夕

游龍孫洞和郝範疇

過友人山亭二首

和郝孺孟

答孺孟見懷之作

元夕對雪和友人

都門春日雪霽

秦淮泛舟

春日即事二首

漢宮詞二首

送泉州司訓李君

送尤溪陳司訓

讀樂天詩有感

區太史使周府

趙太史使瀋府

高太史使永和王府

元覽集

卷八

十四

十四

溫太史使萬安王府

題畫

吳儀部冊封襄府

趙吏部母壽詩

送李君之官蜀中李有能詩聲

送方司訓之官嚴州

送周節推之官鎮遠

客裏

重九前一日

陳太始見示詩次韵奉答二首

計部楊公追思其先慈以詠言見屬事詞悲

愴殆不忍讀夫悲者不可為繁欵某方抱痛

因極觸緒哽塞目成斯篇

都門秋興四首

沿河舟中

登玉函山飲甘露泉呈陳明府時將有塞上

元凱集

卷中錄

二五

役并以為別

同年陳華石使至山東亡其愛僕代作絕句

悼之二首

途經西山有懷忍公

桑乾道中

題新嘉驛松風亭

過孟嘗君墓三首

毛遂塚

宿州道中

春日

嚴州道中

賦得姑蘇臺送人游吳門

送劉侍御還朝

送沈明府之官湖州

贈永陽徐明府

送王永啓游武林

元凱集

卷中錄

二六

送承武游九鯉湖

贈家叔明府二首

憶登鷄鳴山寺題画扇頭

夏日齋居

送陳太始之官四會二首

和李伯韓苦雨

入分水關

題斯圖上人萬山飛錫卷上人舊為參政

山行宿道觀

題美人画蘭

塔影園

贈轉運傅君

送潘德見入京

夏日過承武齋頭

酬友人送別之作

杉關和鄧汝高先生壁間韵

元凱集

目錄

二十七

九江道中望廬山

黃州道中

淇上公署和壁間詩二首

過銅雀臺

呂公黃梁祠

叢臺

同年施慶徵廷對紀事

晚春客懷

晚春游城西僧舍

送人還閩

送客遊晉

送春作

卷五

詩

春京詞四首

晚春即事

元凱集

目錄

未

城西看花

暮春送友人南還

偶書

送陳大行冊封益藩

送李大行冊封虜藩

送楊大行冊封之豫章便道還閩

送王大行冊封之琉球

題高隱圖

送施慶徵權閩之吳門

送同年熊君之魯城

送吳瘦生宰句容

王杵玄霜

送王元甫節推之開封

送人之官粵中

送人之官楚中時將赴金陵

署中茅亭成書懷

元凱集

入目錄

元一

題顧君耕烟閣

和楊戶曹課園詩

夏夜作

友人陳君過訪即有宛陵之行賦此贈之

題畫

偶書

贈道人還武當山

題署中井泉酬董崇相曹能始

咏雉

董崇相宅同莊徵甫看菊

送潘穉恭遊閩

青陽吳熊二君各以詩見訪依韵和之二首

冬日過能始廷尉署中談執竟日

揚州夜泊送客之桂林

人日送張博士之官海上

春曉

元凱集

入目錄

廿

署中雜咏二首

寄荅羅元甫二首

贈相工陳生二首

題潘穉恭像

夏日齋居雜咏六首

同年田公雨過齋頭話舊

送人為賓縣尉

送董崇相之京考績六首

贈同年周比部左卿二首

偕諸人游燕子磯

三月晦日送客還閩

題樹芸齋

陳節母詩

謝公墩和徐興公韻

和少宰司成兩公游牛首山

和少宰游栖霞遇雨却歸

元凱集

月錄

三

挽繆隱君

再過余中臺宅看晚菊

至日 孝陵即事

夏日書齋即事

朱翁行

楊中丞平皮林詩

署中夏晚即事

夏至齋宿同舍宴集病不興呈諸公

齋居同楊元重曹能始對月得松字

送謝在杭比部入賀 徽號

偶過晉文學山樓

歲晏病懷

送同年張司理之漳州二首

送錢駕部請告暫還二首

贈鄢復初二首

九日元重徵甫同登雨花臺分登高二韵余

元凱集

月錄

廿

病不與倚和一首

題画

首春將之廣陵留別楊元重

苔莊徵甫見懷依韵作

送陳太始之官嘉定

南思受使江南便還秦中賦贈

友人馬儵中丙午秋試第矣會有竊其名者

不果錄詔賜金暫歸亦異數也贈以此詩

廣陵留別南比部和原韵二首

觀漲和友人韵

送夏給諫使琉球

蕭封公壽詩

趙母節詩

蔣母壽詩

又壽蔣母

世懿堂詩

元凱集

本月錄

五

六

代送曾太宰

孫封君壽詩

代壽程封君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為商比部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為商比部

題萱柏圖

丁母輓詩

代壽于谷峰宗伯三首

壽蔣翁

代壽余先生

景陽閣燕集

代送朱侍御還豫章

栩栩園歌

張母詩

王贈君詩

題大椿圖壽張封公

元凱集

本月錄

五

六

史侍御怡怡堂詩

代送王給事謫貴州

同年高立之尊公壽詩

壽湯封君

送劉吏部先生請告歸豫章

憂旱

代贈蜀中王觀察

戲贈友人二首

趙太翁壽詩

送柯太學還永陽為母壽

送馬參藩之官貴州

林孝女詩

贈朱參軍

壽玄陽老人

送董履恒南歸

自廣陵歸元夕偕里中諸君集曹能始署中

元凱集

目錄

三五

賦得新柳二首

柬比隣周晉明儀部

周晉明示銅井菴詩和韵

春夜集石天城齋頭和彭景從韵

佛誕日城南小菴集同葛震甫郭聖僕

曹能始新宅移竹

兩夜答呂繕部餉新茗

曹能始移居

古勝園詩五首為李叔操民部賦

王子衡先生讀書草堂

草徑

凝翠亭

櫻幽

柳池二首

群芳亭

端午前三日雨集石民部水亭期周儀部不

元凱集

目錄

三五

至二首

午日秦淮即事

秦淮雨泛震甫邀同能始聖僕得明字

和震甫觀漲

楊大行過訪即別同呂文賦此用安字

同呂益軒年兄咏鶴

夏日假中聖僕孟和相過

題彭民部所藏梅花道人山水

初秋新雨景從携具同鳳南天城過談竟日
時在病假中

新秋雨集再和彭民部韵

懷賢七咏為孫文學賦

贈友人二首

送人游廬山

題画

送俞仲茅入山二首

元凱集

卷八

三五

暑中雜述二十五首

元夕石民部寄燈酒

承武至偕游珠泉平山諸處

送承武入京二首

鶴病

鶴愈

春感

春日泉上得呂益軒繕部書却寄

春日珠泉用鄭翰卿韵

吸江亭和翰卿韵

呂益軒虞部餉新茗

和彭正休郡伯集江亭韵時彭將赴滇任

送彭正休郡伯之官雲南

夏日西林寺

暑中六言四首

咏桂

元凱集

卷八

三六

題王氏山莊二首

擬田園雜和二十二首

黃給諫南山精舍四首

慈節詩

莊翁壽詩

画松石壽新都鄭君

送吳心客入京

送滕太常

喻郡侯陟岵圖詩二首

題畫

壽齊守卿

壽陳觀察母夫人九十

壽薛翁

宿天界寺時歸自江北將謁告還閩

天界寺僧房即事時將南歸

林泰軍索題秋山卜築詩諾之久矣庚戌春

元觀集

目錄

三九

一百三十五

過武林復邀遊湖上為作此歌

送僧還金陵

鄭仲恒過山齋坐月偶作

題畫

武夷采茗作

送陳汝通謁選入都兼懷一二知己二首

春日二首

送孫子長之官湖州

送吳當時還朝

賦得剡溪雪送陳振狂訪施明府二首

挽蔣居寔孝廉

賦得驄馬有贈

夏日田間

呂益軒觀察見過

贈石觀察二首

海市圖歌贈福寧州守王公入覲

元觀集

目錄

四十一

一百四十五

送王永啓之官南都

題張叔弢南山敝廬

為呂觀察題花鳥畫二首

寄林司理

杜鵑花五首

林君移居

漫遊篇送鄭仲恒入粵

送曹用晦新會令

祖洲圖歌贈潮陽令吳興沈君

送潘君令瑞金

東林克武

廣陵晏生來訪次韵為答

送陳以弼同年

山居和韵詩四十八首

送葉省傳入京省觀

贈痘醫

送王永啓之弟游海澄

題枯木竹石與蔣生

送侄維墀客松江

挽鄭士嘉四首

送許令君之官象山二首

和陳長源竹驛詩四首

贈劉廣乘八首

送吳瘦生還南康二首

又參字疊韵六首

題城東普光塔寺

送林金粟入南國學

送蕭右轄入覲

送胡叅軍入覲并為女壽

送馬閩縣

送袁開府予告還里二首

頒曆四首

陳元凱集卷一

三山陳

勳著

送康元龍南歸序

今天下患苦西北邊嘗竊歎四海甚廣謀夫計士甚衆然未有卓然建畫犁庭繫頸策萬世之安者語曰百聞不如一見趙營平老將也其議平羗方略乃不敢踰度至金城而後圖上之今經生株守緒論抱空牘而取富貴即射策談虜剿言之或臆言之耳間有先龍集

遠慮深計然終不能身踐沙塞亭障之間故言之不詳及其在事則已扭乎成畫競競乎支吾于戰而息肩于市賞蓋談者既苦其不真而至焉者又逼于目前之利害而未能徐為之計如晁雨謂大漢無上策豈可哉康元龍善談兵偶未得志手經生即去家西入秦出塞至賀蘭山下東涉雲中鴈門上谷所出入塞垣將萬里長劍截雲虬聲著燕市為予言山川阨塞城堡堅瑕士馬強弱與夫羗虜情形戰

守攻圍之略芻輓之宜甚具而晰蓋所歷既真又在利害之外得以徐觀而深究其便後數年有卓然建策如營平而不為勦臆之言支吾息肩之計者必元龍也醜虜不足滅矣元龍豪于詩及是游益豪其塞上諸作皆古饒歌鼓吹之遺聲風高月明據胡床劍舞而奏之如聽代馬之夜嘶朔管之秋引也蓋其游嘗出豫章浮湘漢幽探遐歷而塞上為獨雄游所至皆有歌咏錯落可喜而塞上詩尤悲慨用壯予故先龍集

具論之今南歸里中里中之豪則馬季聲鄭承武孫子長袁無競諸君皆善詩喜方略元龍為談其籌畫出其詩質以予之言以為何如也

寄贈齊守卿序

齊守卿之為方理嬰兒蓋自其先世有閔授云而守卿磊落豪長者善持論嶽嶽諸公貴人間其處方精甚然不自喜也嘗稱曰吾得日從知己文酒拍浮足快一生矣以故絕與予兄弟暱相過必驩已亥予諸侄患痘恃守卿而全予季謂予為文壽守卿業具絹素矣而予適治入都裝舍意連詞毫不得泚既驅而北投牒無不忘所以贈守卿者冬日寺居無事客有先凱集

過予而談者感時俯仰憂憤有恤緯意語不云乎和氣壯而攻中又慙如火邪快而佐之元和內鑠毒且四流忠謀智計之士仰屋不知所出或投以金石異劑則勃發決裂愈不可以終日矣吾意世有精手得其理而善調之庶其可濟惜乎予未見其人也其事與守卿所治病絕相類守卿之為方察機握竅病去而兒不傷夫以病辟國以治辟醫古人蓋雅言之藿食不可以謀肉也然予竊其私意以為守卿贈是歲

京師不雨雪米麥少市酤益踊貴予父客獨無與娛者床頭乏沽直掩關面壁孤坐而已念此時守卿方過我仲季左手持觴白眼睨青天咽中作汨又響脫帽呼鼉頰足起舞剖柑蝦蟇香氣如霧念此使人神越因削薄疏書其意附南鴈去使季登諸絹素懸守卿齋中客或指曰夫酒人爾三日不飲形神不相親乃妄言天下大計且史守卿為此非知言者為我識之俟歸日浮以大白

先凱集

卷一

四

贈王相如序

閩上游萬山蹴沓清溪注之東以峻屋巨石鯨躍
駭是為九龍之淵怪奇絕特名天下吾友林子真游
其地論士定交而得王君夫山川之魁奇秀偉必發
于其人而奇士之興也必以類吾以此徵王君矣是
歲秋杪予自臨汀歸于三山過子真所王君因子真
以交予執轡北面甚謹予何足以辱王君又殆緣子
真以謬徵予也予既引車東二君累三日糧追送于
元凱集
明溪因與游王虛之洞緼火入飛龍門觀仙人床丹
竈瑞華諸石出于鴻濛之戶踞鼉石倚三天柱以瓢
酌天漿而飲之考擊石鐘鼓聲殷又出寥廓如洞庭
釣天焉予從客程中乃得挾二奇士而觀于此有僂
又乎馮虛羽化之意是時王君約予再晤于三山也
予歸休無何而王君來又則徧交予友徐君十餘嘗
皆一時知名士蓋王君雅慕好之而子真為之介諸
君無不人又奇王君而稱子真不失士也王君居三

山却欲從諸君登海上諸山觀日所出洪波無際
嶼如髮會滄雨蕪句不果而予間與登平臺上見
道山樓觀出沒雲氣中萬家烟靄若無而有江流白
練繚繞天外君以為佳顧無若雨色何不及王虛縱
游也予謂君既徧交諸君則地之奇不蕪有之而可
矣然觀君之意非盡友天下之士則猶不止非歷覽
方輿之勝則猶不愜也夫奇士之游與觀皆非于方
之域彼有符于內者也予將以是益徵王君焉王君
元凱集
勉乎哉君又喜詩歌慕回路之贈尤喜繪事慕少文
臥游諸君皆出所能以投之奚豪盡滿夫詩者賢人
之心英而畫者山川之臨摹也君亦以為是奇之屬
而不厭之與予無能亦頗弄翰袖思內君橐中并叙
其大都以贈君且諭于子真云爾

贈運副張公解官還蜀序

蜀義菴張公解閬驪副之組將西歸關中縉紳大夫重其別也走使重趼屬不佞言納公行李既發書則公宦履與為人之概副墨具焉不佞蓋三復而歎也曰夫升沉得失之際豈不足觀君子哉世亦有以治辨名翫辭聲者矣沮之易急也挫之易晦也所謂君子者不擇官而任事故其澤流不因撓而改度故其操貞升沉得失其中無所入焉張公則真其入哉公

元凱集

卷八

七

七

嘗三為守令而楚國為之畏墨匪利不興匪強不摧猶呼順風也刃之無留行也一不得志于權豪而遷於嶺海崎阻之間蓋筭瑣務副運或職黃崎僻暇此宜豪傑之所不樂而公固殫心焉署關而風肅署篆而事理要以其治不便于胥吏與皂而便于商不便于奸私豪敎而便于課緇約糾察無弗嚴也供帳贏羨無弗裁也寧獨如此而已其慈惠之澤至于窮民與罪累而其精神勞綜至于開隘陲梁之細惟其居

于是則任吾事焉以究其力之所詣而已豈復有遷謫不適之意哉以公才具當為守令時稍膏澤自媚崇撫豈足道及當權豪第令脂常其間亦自不斥惟其才又無所屈以辱於此也其無亦摧剛削亢而游于世乃公之為轡運有以異其為令若守者乎如工媚嫵事窺覷由是而可以覲免弗為也遵軌而趨無改厥度歸不亦可哉公之貞操不以撓于豪而悔昔之遷則其不以厄於計吏而悔今之去也明矣故曰

元凱集

卷八

八

八

升沉得失之際足以觀君子矣而予抑有說焉比者海上多故當事者不虞兵而虞餉財賦之地用人宜亟也第令強幹清貞之臣奉職當有以稱顧如張公者又使釋事而去臨濟而置楫維剝犀之利瑩以鵠膏使臣而藏之可乎哉余處遠不當聞廟議聊次縉紳先生之意書以贈公且致私慨云

贈芮中翰序八

夫原隰歌于周詩結軌侈於漢使從王之事乘轡
榮况乎禁省之考青春賤其組綬荆吳之道白日
其綺繡既嘉游遨抑蕙盛美者哉為君世秉文武之
節門勒鐘鼎之業風流遠紹于江左聲華仍甲于河
朔爾其雅姿玉溫藻思雲謁英妙則齒齋終賈倜儻
則游傾燕趙是用雋選幸在秘府鳴珮像鳳之治邁
羽漸鴻之地標被入直暎華月于徽署珥筆次對携
元凱集 卷十 九

是斯役也美有四馬勤王之事則忠之傷畢
則孝之經洽族里則厚之倫爰馳驅則游之壯昔
原楚使徒誇其剋劍相如臨邛但耀其車騎方斯盛
事何足以云離杯既傾青山行暮群公惜別瑤華溢
于簡冊王子懿親心情結于雲樹爰為叙次以殷群
玉不足增光四牡亦附于古者贈言之義也

元凱集

卷十

十

贈卓君楚府典儀序

卓君既倦游將歸而息則之楚。王雅重客授君官典儀君拜命趣歸郡大夫聞之賀于堂表于門宗姍知交更進而迭賀也君為之肆筵肅客又有執琖而屬君者曰仕宦則至卿相居積則致不貲此非范少伯之指與曰然。則使游而殫心計操奇贏走利如鶩借氣勢為樞機無一日之愉泊。又白首如是者君以為適乎曰否使仕而卑疵纖趨陰陽裨閭而或慶元凱集

尊據危蒙上下之責外伺而內慄日夜不休如是而卿相則君以為逍遙乎曰否然則君之游也已遠矣吾聞君之出與其偶曹異也文藻以將之聲名以載之所好佳山水無不探也所慕賢士長者無不接也壯而游未崦嵫而善息即君之意亦奚以游而過王門王界之秩于。而受之其得也不漸而其至也不卻豈其典禮之冠裳足重君。則自有為逍遙者也鵲摩霄而鵲游藩亦各任其適而已由此言之雖有

王贊令尹執珪之貴君豈異之與卓君鄰席曰主臣敬謝客不佞故習儒不逮棄而游倦而思歸其章服者偶然耳何敢當客言客乃相顧而稱曰賢哉卓君其出也游而儒其歸也隱而章而坐中有習卓君之世者曰諸公之稱甚善抑未知其二也且公亦聞漢有褒德侯茂家廣利侯祐之者乎是卓之大宗也代章顯矣今日而諸卓鮮有聞者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君有子冲穎而能文君又誨之勤其將用儒起而光兩侯之躅矧君以德讓始基之哉卿相將焉辟之然則君之出而游而歸而章服靡所不超然也意其將有所待于是卓君避席曰客寵不佞又施及孺子不佞何敢承抑諸君之耽隆矣不佞嘗走吳楚燕趙之都幸而歸休今日之讌念無以佐客驩者若下宜城崑崙之觴遠莫致之惟是不腆楚國之醴在敢以為上客壽乃浮大白而徧屬客

送董崇相博士考績小序

崇相工古之文而志于其道余嘗問於崇相曰文宜何法曰必古之法古之為文者衆矣一一仰而摹之與曰取其精而變化之不變不足以盡法吾讀崇相文不泥不襲而能盡操古人之勝者工于變也雖然崇相法古之道不如其文之法之工也其文也以不法入之其于道也競又乎歟法惟古之循余波流之也竊又然惑之其門人蓋翁如也曰吾師真能道元凱集

古者群而暱就焉係之而不能去也夫服而待論堅且公者士也余無以難之崇相滿博士考士皆為詩以別余謂滿考且擢其入于世也滋溪是得操故趣耶亦少易焉而以為文之法恭用之耶宜達榮利生人所不約劑而共欲者也從子之道懼非其媒崇何崇相不答也門人進曰吾師法古之道既定既堅上下既孚矣欲勿顯庸得乎我以世易其非吾師之所存余又無以難也載其語于篇首

贈典籍李君考績序

夫制世興理非天下賢士莫可與共功者皇祖建辟雍儲士詳為之規範而萃聖賢群籍使讀之故大司成屬有典籍之官主掌六籍子史及制書等蓋太學天下之士所繇出而六籍子史士人經濟之所繇出也重經術所以重士且重國而掌故之官亦隨以重抑其時學術盛于宇內微獨太學而已逮其末也士不務尊經而工於摯悅苟以應剝取名甚而離畔元凱集

剝剝目不睹古人之書而浮游其說蓋經術謬鑿而所以應世國功之具亦因以簡陋踏駁皇祖訓士之隆旨寢用不章余嘗與李君陟鍾阜以觀舊京定鼎之基規模弘遠既足以慨然遠想出入橋門考覽典制周詳纖悉退而觀于藏書之府簡冊具存及稽今昔風尚汗隆盛衰之際則為之爽然以歎而君亦不能無散局聞寥之感比者天子注意右文來蒞成均者皆名世鴻碩經術醇粹嘉與師儒生徒聞繹

聖真明經世之遺秘其浮靡太學之盛復在今日而君為是官左圖右書叅稽計訂既以優于其職君又質學端凝溫文而理望而知其為君子蓋有以為是官重不獨僅守藏史而已今考績入對上幸臨軒問君又第稱今日南雍學者之盛咸樸薪慙皆足與共功者為天下賀上嘉君文學掌故之美必顯擢君或錫車服如漢桓榮故事皆無俟余言而獨叙夫經籍關于天下盛衰之大者以重君且以論太學之先勲集

奏

十五

士馬

送朱先生序代

少司成朱公與余同年同官相與如兄弟也宴語每及家庭間事蓋公有叔直齋先生年七十老矣念之未嘗不黯然曰先大夫鮮兄弟惟叔一人耳叔少才雋能為新語屈同學生為薛方山公所器嘗應省試侂收矣而罷後困于徭業中廢與先大夫備歷辛楚而友愛特甚及不佞登第為史官為先大夫見背叔且老謝諸生叔為人慈仁好為佛事故生飯僧間持杯酒意思超然飭家人慎無與外事而已不佞仕有祿入不逮親猶幸而致之吾叔又雖老然能飲啖談諧不衰叔所喜佳山水具勝情健游陟秣陵饒古名勝今遣迎叔是當來蓋少司成嘗為余言如此無何先生來而舍少司成署司成每旦為治榻具小奚負樽酒先生偕一老友策蹇之山水間暮而返旦日復然數月而秣陵之名勝徧為先生謂司成公是游足娛吾意吾今去若歸若所善二三公名文章家誠得

先勲集

奏

十六

其篇章長為我娛不亦可乎司成固索予言予蓋于
宴語時得先生深矣其昆弟叔姪間慈愛孝敬交伸
而並至既足以羨慕太息先生中歲苦為生晚而托
于飲醇絕不聞外事識乃過絕人遠甚世間貴重人
其父兄氣勢亦略可觀笑以觀於先生何如哉司成
公寧靜澹泊亭又萬物之表而先生托寄滿遠家庭
之間自為知己夫道之要恬淡而已得之者可以經
世可以持家可以長生斯至人之學非世俗所解也
元凱集 卷一 十七 下九卷
先生聞之謂司成公曰子之游多賢然深知吾兩人
者劉公也其亟書持以歸

贈臧儀部序代

某無似嘗好言天下大計與吏治所以得失以為地
無劇易時勢無便不便旋幹者才真任事審心具是
焉蔑弗濟者矣反之未有能濟者矣平生游士大夫
間嘗以此兩者陰觀當世之士蓋僅有合者戊戌南
宮之役與吳興臧公為同年或告予曰夫臧公者天
下才也則又曰臧公真心為質是能任當世者也予
於儔衆中望而識公接其風儀聆其議論果誠有所
元凱集 卷一 十八 下九卷
不可及其後臧公去為金谿令更之鹽城不相見十
年矣予聞金谿人言臧公之在邑如神君其去之如
去怙恃蓋於今甘棠在焉而其為鹽城自大江以北
長淮以南墨綬長吏無慮數十人未有出臧公右者
也上幕介閩粵山谷之間瘠磽荒訟而淮之下邑斥
鹵擅煮海之饒俗走私利如鷄鶩難治臧公各因其
方調劑變化伸縮中節納于太和而以三年為百世
德何其盛也夫南北俗異腴瘠地異投而輒效焉者

才也然非真切懇至徒以一切取名則常淺近而無
味臧公治狀如此所長為德于兩地如此公信天下
才也真心為質能任當世者也臧公既有海內重望
又奏績異等當入居銓諫會上旨多中格乃僅綴
公南蔡官需後命余遷居計曹聞公當來喜甚吾近
者蓋有當世之慨今南北遠徼情形叵測其已然未
然皆不可謂無事所謂幹濟之才與真實之心皆必
不可無其人公異日為銓曹當官人居言路當畫策
元凱集 卷下 十九
進而秉鉞執樞當身任事才如公真心如公必有聚
于中俟公來將與公促膝極談究匡世之大略耳驗
今世之果有其人也余聞公來而喜以此而余所親
鄭君元麟為鹽城幕公卯而翼之德公不已公整駕
將發適當按辰請余言為公壽且為公贈故具道所
嚮往公者如此

林太翁偕配孺人六十壽序

庚子之役林君尚瓊舉于閩晤余京師講同年權尚
瓊之為人也藹乎其若春渾乎其若璞其于文烟霏
流而虎鳳躍矣是且名世且禎國乎乃其伯氏允卓
雋著聲膠序余聞之千尋之材不產于步仞之丘導
祥蘊和不有自其烏能有于是太翁與吾先生偕
配陳孺人六十春秋矣尚瓊畢成均業歸而稱觥屬
小子脩祝詞而其從子同年聲甫數從旁誦說太翁
元凱集 卷下 二十
孺人事也余因問太翁何業曰翁嘗業舉子也或勸
之賈矣翁曰貪賈三之蕪賈五之余則烏能蕪雖
贏金之遺與詩書何若寧舍彼取此然則太翁之訓
其子也可得聞乎曰甚矣翁之于二子勤也夫日計
而誨之曰余惟不竟業以辱于閩左孺子其無從於
佚不愛厚稱重幣延博聞藝能之士與二子處翁
日夜為具不告饒或有所盛氣譙呵外聞剝啄為二
子客也者即室寂無聲漿酒藿肉出矣余曰有自也

夫又二子者信嘉穀也太翁孺人實饒養之欲無賴
粟得乎因進而詢之曰翁之履得微有可誦者乎聲
甫曰夫太翁者寬然和德人也孺人婉而佐焉於事
親也著于懷于族戚里間著于厚環堵之室聚而居
者四世矣貧者鮮依者需之翁猶外府也此太翁孺
人之德也然則更有難者乎曰翁嘗從父宦遠粵受
寄數金橐它日客至發之石也而封識宛若蓋盜
者前易之耳翁默償之類直生之無愠此為處柔不
元凱集
二十二
競以游于世而已矣余起拜賀曰太翁孺人之福履
其可量乎夫休祥嘉美之事有可以勤勦勉植得者
然其無意迎之而和德參會迂社也滋厚翁與孺人
之期其子也汲又乎如農之望歲惟獲是視于是乎
大者鵬立小者鵬奮此勤植之効也若夫抱德煬和
處厚無爭出緣于任真而行幾于天游翁與孺人寧
自知之乎易言祥則徵順信老言德則稱重積行其
自然謂順衆善輻輳謂積如是者神將相之喬松彭

佖不足喻其永高門結駟不足究其榮夫何故彼曰
于無心而酌于無涯也且翁與孺人以此貽燕視訓
之成名不啻厚矣尚瓊昆弟行將用世其益勉樹稱
二人意悅豫康寧斯無疆哉聲甫謂是善頌祝請授
子墨侑千秋觥

元凱集

卷

二十二

壽表母林孺人序

蓋吾郡以清貞大雅著稱當代則有表景從先生當先生之道明而望尊天下之士跂其人如朱霞之在絳霄振松之秀蒼嶺誦其聲詩又如黃鍾大鏞之縣乎東序調希聲以諧正始蓋先生非近世之士而古之人也先生所以砥行脩詞一意獨往而靡顧于內則元配林孺人有贊助功孺人荆左相士元女也既歸而先生承教授公青蓮之遺家四壁耳俛而治經術且以養母堂上以音室中以編則孺人攻苦為甚先生在公車與海內士揚花風雅汪伯玉徐子與六七大雅慕好之名益高客日益進相與引商刻羽窮日落月極詞人之致襟佩是微斗酒是謀則不戒而具及夫直秘省典內制任職清華孺人以婉美蒙褒載歷司農之署秉麾貴竹萬里之外先生不以官之膏潤易其羔羊之節孺人亦不以辛苦相從而有幾微偏謫之意澹然而已先生政成而歸以遊雖卓

元龜集

卷之四

十三

序

然吾不朽聲而昔之四壁依然在諸子元徽明經熙競文學僅守環堵奉其貳岳以養孺人曰嘻先公無以遺若然予之享視先姑侈矣而元徽兄弟皆味道秉禮介然絕俗孺人喜曰先公之砥節也孺子式穀是似予何憂焉其為經術之學茹古涵今皆足以經世為風雅之學寓于情而嫻于采脩古者遊席焉孺人則又喜曰先公嘗有意乎當世矣然而未究也不沒乎後世矣然而難乎繼也究且繼之在孺子矣予元龜集
又何憂焉諸孫又復徽又長者王立少者蘭茁孺人今年六十有八齒髮神明不減盛壯大略孺人之德敬共勤儉而天性澹素泊如也于是無競爾某言侑千秋觴某謂孺人佐表先生以成其千秋諸子者又以千秋之業壽其母矣矣備矣乃孺人之德固合道之經而執壽之要亦復自有其千秋介壽之觴豈有極乎是時無競得雄甫浹月班嬾在堂孤矢在戶兜駝旅進慈顏愷豫斯庭闈之極娛而里黨之嘉事也

十四

序

其母家則諸表棖孺人德無競又辱與某深交二
以得為論著不然末學小子何敢與於斯文

徐邑侯母壽序代

戊戌之歲徐公用名進士拜福唐令晤予長安邸中
其容溫如而度淵如具開濟器余心偉之私喜得良
司牧為父兄子弟賀徐侯視事未幾政譽流布日與
輜軒至都下及余居留京邑子多候余而過長千里
者而侯之譽且日月至凡侯之條布要以因于俗而
不能不束以法視民之利否為罷行而務躬帥之彰
孰貞教矜佩向風矣已條便宜有所興發邑無虞飢
比什伍為保奸靡所藪脩廢舉墜靡利不與其治涂
道陂梁至身視畚鍤而以養庶佐之大都惠利子愛
如古循良吏余益聞則愈益喜為吾邑賀而信吾向
者度之又謬而會邑博士某君詒余書曰吾儕獲
庇徐侯宇下奉令承教寘于罪戾徐侯吾師表也徐
侯有母姚太夫人年六十餘徐侯御而入官舍竊聞
太夫人賢與侯所以志養太夫人者侯旦坐堂皇以
朝其吏民有所施設入而播笏垂魚上食太夫人前

從容問所條布侯具言狀夫人色喜為之加膳必後
以為常蓋侍于闈而樂融融然視于庭而政肅然問於
四境而民熙々然太夫人之居於斯也甚適茲七月
某日為設悅辰吾儕視太夫人猶諸母也敢徵先生
一言稱千秋觴余茲書而嘆曰善乎余嚮睹徐侯容
知其政矣既而聞侯譽知其實矣今觀諸君言而知
徐侯之政善也其以為志養也者抑又知太夫人之
為母與其所以壽也蓋古之成其子之賢於官者莫

元龜集

卷一

二七

三

如陶雋二母然士行為吏以鮮遺母又移書熊讓之
不疑行縣母必問平反幾何或鮮有所出為廢七著
母則誠賢者矣二君所為承志或未盡也今徐侯怡
奉太夫人之教以惠利子愛其民太夫人嬉怡々愉
安徐侯之為政無所不色喜母子之間各伸其至而
民用禔福此殆逾昔人矣且夫慈仁而志樂莫非其
壽基也嚮有歌間有頌又莫非其壽祝也日升川至
又奚疑焉余聞太夫人早佐贈君甚敬治內勤服御

澹諸美不踰闕余故不著又其德及於邦人者後博
士君使獻焉附于闕宮壽母之頌

壽吳碧峰序代

人之所謂壽者余窺其故矣彼其道各自為方而亦自有以為遠山澤之體翕精內視予以永年漆園所稱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田畯給背衛歌壤擊婦子燕喜則曰以介眉壽豪家貴人長筵艷舞千金壽而萬年酬此所為各致其樂以適乎性者也而余以謂仁人君子之為壽抑有進焉夫其沉湎于仁義禮樂之際而游乎名理之區粵既取其精者脩之躬而斧无凱集
藻其德矣而淵源瀚演以世其學至乎燕翼之教成而吾之所以為用亦遂顯及于當世若然者強固不以吐納而緣乎學明德立于精彌完懽娛不以歌侑而得之光大顯庸於神彌達余按是說而求其人則于吳以玉徵焉以玉名卿之諸孫余之甥也自舞象時用易著膠庠中士推以為鋒其于名理深矣久之年益進養益完充乎其躬而冲々若不盈也粹乎其履瑩而靡有瑩也樸質而溫文秉道以樂義蓋其德

之尊鄉國稱之翕然而其書滿家則以迪二子煒燭殖學而軌之乎正二子之文于是益昌丁酉煒燭登賢書矣夫太丘名德元季競爽明允以文章之法授軾轍蘇氏學遂鳴天下今觀以玉父子間宣異也哉茲以玉年方耆元配陳孺人與齊年有淑懿之德肅內政贊庭訓于功為多宗戚賓朋賀其教之成且福履之並也將進雙壽觴屬余言余觀以玉雖容髮蒼然而餘勇足賈無亦寬然有渭濱平津之遇豈其引无凱集
觴稱老時也而煒方進而禎王家仲與諸孫且接翼奮文章道術之用行效于當世矣夫歌舞頌祝修于外而無與于德時人野老內足自適矣顧私以逸其身而用世無與焉以玉之躬脩如彼詒燕又如此种情愷豫功用宣壘真仁人君子之所為壽鳩鵲歌萬年南山祝黃耆則以玉與陳孺人咸宜之他所謂達皆弗取也以玉其謂有當乎抑有一焉世論行業名壽則靡不推轂余家者余何敢修言之要其人則皆

君子仁人福履所綏者以玉吾林之自出也庶幾哉
所謂宅相者余重以為祝焉無煩遠稱蘇陳父子間
矣

壽林隱君序代

是歲某月某日家兄少軒先生六十初度蓋與元配
朱孺人稱雙壽云某時守在罔鄉諸昆弟子侄移書
燕邸屬某脩酌者之詞某以為是家庭之慶而兄之
德履詢可書也敬再拜擇言以授使者竊聞之壽蓋
有二義焉夫壽者厚也言積德累仁厚于培植宜壽
考者也又受也世又餘慶儲祉蒙庥而吾冲然有所
以受之必得其壽者哉我先祖太保文安公之德博
元凱集
大沒遠子孫守其家法其湛而有列于朝者既已並
篤忠勤著在王室即修章布之行亦莫不恂又質厚
稱為長者如吾少軒兄蓋其一人也譬之乎徂徠新
甫之材登于明堂楨棟不乏其或抱幽巖而蔭深谷
亦且碩茂凝固氷雪之姿蒼鬱相望故當世重吾林
以德則隱顯兼之蓋厚于詒而善于受非宜旂常鐘
鼎之烈而已夫世胄之英隱約砥行比于它人其難
更甚則何也處沃則溢志易滋閱高則衆望難塞也

吾兄丘園是資軒冕若遺如少游下澤款段見稱伏
波次道高情不減驃騎豈惟削其華腴之習乃其意
遠矣至乎立然信喜施與勇于為義而篤于為禮使
饗利者頌覲德者醉合于老氏重積大易謙身之旨
所以稱長者如此蓋其為行不必緣吾家以重而世
德乃藉以益光豈不尤難能哉且夫先世之慶諸父
兄既已酌而受之亮天工而蒞國華矣然夙夜在事
則不能無瘁于躬蒿日憂世則不能無役于神大臣
先凱集
之職誠宜如是如兄者業受其祉而獨審用之心不
櫻於世務而益閒形不縲于珪組而益康抱真守璞
而益完某以此為壽基也聚順履祥伉儷競爽孫子
統膝皆為名駒于又然衍又然神怡而爵適某又以
為此壽徵也夫受之量各有極也虛而未盈則多者
必注之某故稱引先世之厚詒與兄所以受者侑無
筭酌兄其益進七箸惟是瞞然黃髮為子弟之式鄉
邪之光喬松僅餘亦惟兄進焉夫山林之事兄為政

某未能越牧圉職而窺之矣

先凱集

三四

吳翁壽序

昔在乙未予游京師取友于海內與會稽吳萬伯結
社相好也萬伯當時之文清便茂美其為人質樸沉
雅粹然如玉璞朋輩無不意傾焉者因萬伯以知其
尊人石叢翁則又無不稱吳翁長者也翁所以為長
者其行不踰乎閭其為德不出族黨里閭其自牧迨
又非有豪舉之節然自翁之善事父母植其同室小
弱弟而成之也則遂著孝友聲矣孤焚必卹緩急之
叩必應非意干之不校也必還而自循省世日降而
趨矣薄所厚則本削纖細凌競則俗敝如吳翁信長
者也良于詒也而賢固足象宜有萬伯者也是歲癸
卯余復來京師萬伯為出文數篇向者清美而今者
湛溪矣翻又乎多致矣問翁之履益淳以邵為德于
人又者益決矣問其年耆與肥偕矣次君亦復穎出
諸孫如蘭芽矣賓朋酬而壽翁不能却也其壽之
詞惟本福履之所以然以為德積則必厚而應緣于

所因如瞿曇之說余與萬伯皆誦法孔氏孔氏固云
仁者靜壽凡性孝友與惠利人之事避讓之節皆仁
屬也諸福之物從乎仁之類者也蓋儒者因應之說
如是酌兕觥而致之詞凡以為仁者祝也是故宜歌
南山蓋六十於千支為一週是謂始壽引而之于廣
成錢籛也其尚猶嬰孩乎于是翁需次以當拜官拜
官而臨民必行其仁又行必壽民壽民必益壽身萬
伯之于文也如日至而川湧也是必駿發又必光大
融顯益壽其親南山之歌其自今歲始子將繼見而
屢祝也

歐陽君暨配許孺人壽序

夫尊生養壽不出于人倫之常而世自不知也夫位與名于身至疎也役又而趨之終身乎失得憂畏之途至滑和也世常取盈焉母子兄弟夫婦之倫所謂天真者也田廬食飲所以奉親養生之具幸而給足至厚身也而或不能取適于其間何也且夫神驚則弗寧矣物與性逆弗恬矣韃內獲外而弗惟矣姑無論壽類其亦無乃勞弊而足憐矣乎達于生之理者元龜集

三七

不祈乎身之所無用明乎適不達之數者能足於己之所有餘吾讀仲長統樂志之篇與潘生閒居之作未嘗不灑然而嘆人生而長有此則住世不羨喬佺仙真不必蓬閣矣歐陽愧初翁者閩莆人也寓于滁少在名場有文譽官大官丞有潔廉稱未幾而謝去之曰親老矣乃與其配許媼隱于全椒之野而養其親園有栗篋有帛饌有筍魚凡使令供給左右以娛其親者無不備也母今年八十餘翁媼亦六耋而皆

有嬰兒之色馬子賢而才諸孫玉立蓋庭闈之間藹如也五柳東臯之達也能展脫一官以自快而養非及親債春挽鹿夫婦是偕而資生者薄焉乃若分甘割味以娛目前亦微有林園自娛之感始知生人最適事雖古之賢者有不盡兼而翁媼皆有之且夫獲取于名位則餘必厚自足於天真則性命之精必固吾知其將饒于年也壽之日其外姪許君乞予言我翁媼能自壽矣而又奚祝焉全椒有桑根之山其下有南隱北隱中隱石室窅窅古之有道者多往來其間而其近縣有八石淮南八公蓋嘗憩焉歐陽翁宣有所遇乎何其近道也而許君又言歐陽氏之先為唐四門助教行周先生嘻是聞人之胄也然詹用文詞著而翁善逃名豈所謂德過其祖者歟

元龜集

卷八

三八

莊母太安人及其子封公壽序

某倖第時與莊徵甫名相次及國官南成均再轉司
徒屬差肩出入五六年所心遜徵甫非一端其人也
彌覺不可及非獨其文章之淵詣政術之精敏也迨
世之風尚習俗中于人心卑者固以湛溺而高者
亦遽不能自脫于其間吾惟覺徵甫之超然也議論
步趨無一弗軌於古人無一儕於時人非惟不佞某
即今所稱正人君子操衡量以察當世賢者則無不
元龜集 三九

首徵甫矣某間從徵甫聞其祖母太安人及尊翁封
承德公質行則仰而竊歎夫徵甫信賢者乃其庭間
尊老皆天下偉人有高世俗之識一何盛也太安人
蚤儼方伯公固尊貴今年九十餘四十十八孫十三
曾孫榮盛無與比然恭儉如壯歲猶早起紡績嘗手
成一布寄徵甫留曹示勸與澹所以訓也豈尋常差
老人能耶封公抱用世器既謝諸生以養太安人然
自方伯在位已絕公府跡及徵甫第益自匿郊居間

日入視太安人膳而已每談農桑晚玩泉石用勤謹
節儉自箴誨於世泊如也今之貴介人能耶矧所謂
貴人父者耶夫寵榮福澤常有而高人之識不常有
俗故益下耳封公母子間視世之美好無一足介于
中而各自有其超然故曰皆偉人也徵甫蓋稱其家
兒者也宋楊誠齋羅夫人耄而儉勤嘗早起種苧紡
績撫恤僮婢其子東山先生世其清德太安人極似
之燕明允叙其父評事公力為退藏之行求不聞于
老龜集 四十

世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彼布衣自晦而已如封公不
尤稱高尚乎哉徵甫之業今自長沙起衡岳惟南山
醴湘江為酒以祝難老人代之福咸集莊氏矣而某
不佞竊以為頌莊氏者當以其人之品與識為第一
義錄壽功業則魚稱焉可也

封太孺人陳母八十壽序

不佞歟之與君簡締昆弟誼則自甲午都試之役也時君簡隸事廷尉署先大夫奇重之命歟定交焉歟讀君簡應制文微獨俛視一世也乃更無復前人間請君簡何從修業而淵詣若是曰吾私其緒于家大人雖然亦吾母之縣也大人負絕人資感母之一言竟學為名士吾髫而知學大人則躬課我居山庄者八年母勤劬以給我藝術又悉環珎寶我之溫陵從元凱集

四

工文者游也某始知君簡學淵源如是而心善夫孺人能成其子庚子再入都而大宗伯臨胸馮先生試士吏部拔君簡以為無雙某亦在收馬先生一代宗工其知君簡不徒應制文謂其著作古詞足千秋也至集英一第登金門玉堂直芥拾耳雖天下爭進之士無不以為當然又時君簡已慈侍念母老有祿任意逾年得恭城令奉母行邑遠在昭州萬里小而僻且瘠太孺人謂兒無薄是邑又無小惟職之共惟無

元凱集

四

六

沃腴足明澹泊之志君簡謹奉教治五年為百粵魁奉璽書贈父如其官封太君為太孺人褒顯矣太孺人捧制詞獨憶贈公泮沾衣也君簡進為宿州守宿雄州也而當天下衝罷敵甲於畿內君簡所以為州大指如古循吏而欲百倍太孺人所從中慰勉如恭城時而加勳譽方四馳績且成以守職不能事權重人見中太孺人謂兒勞苦休矣與汝偕隱遂御而歸長溪云君簡守宿時某在留曹知其善政甚賢又時元凱集

贈公施德者屢矣遇人無卑小必敬叱咤之聲不及
僮婢膳有特牲弗食也雖貴且老然蔬食布衣素帶
意常澹如平生無遽言疾色賦發堂廡間不即得毋
謂我曰徐之夫父當將自暴且賊發而毋我子孫幸
俱完此豈非天道耶其定鎮有度常情不及也吾嘗
艱子母為我三娶嬪今男三人女一人統母膝前矣
我又幸解鬻羈得娛侍母溪之流足以為酒山之藪
可以茹近海之美惟錯吾不得志于崇臚之途而得
元龜集
志于事吾母吾竊自快也而某則謂太孺人之於子
一勗之學而為天下名文章家再勗之仕而為良二
千石為人母如是亦偉矣夫子與孟宗仲郢永叔以
母之訓成其學者也不疑士行玄暉以母而善其官
者也君簡可謂兼之然諸君子其學成宦達後亦歸
而隱否即隱而母與俱否皆不見於史豈略不書歟
將所謂與子偕隱者必其母之純淑長算而後能之
雖慈與孝不能自必盛哉君簡乃能兼古人所難得

若于其親以自快也蓋坤元稱無疆矣而動剛而資
生而靜方乃所以壽者今太孺人能勞而不息則壽
仁則壽澹則壽凝定則壽長溪蓋有太姥之山堯時
有老姬得丹砂九轉法乘龍騎雲後天地老太孺人
豈其儔侶耶於是長至月之二日為誕期兩張君來
徵壽文而重以叔弢先生之書叔弢詞匠也即君簡
不自詡叔弢宜文之顧以屬某又何敢稱文君簡前
祀第以平生昆弟誼頌述若家人言則猶可也敬拜
元龜集
書以授酌者
四四

倪母壽序

予妹天倪伯大氏奉其壽母李太君常珍則有魚荀之共膝前則有含飴之娛融々然也其壽日則肆筵徵歌召姻族賓客進履堂上祝焉既而曰吾母之誕以二月十九日寔大士降生日也大士之宗旨在慈而吾母慈其為道潛吾母亦潛將無其夙因乎則常以其日齋潔持經祝無量壽云今年甲寅太君春秋七十有一于是再舉曾孫矣姻族賓客相與謀稱觴曰太君樹教於庭闈而功於倪之祚其德不獨慈與澹也是宜載于文詞以屬余不獲辭蓋太君御史貞菴公女倪鳳臺公之元配也獨舉丈夫子伯大氏先大夫許女焉伯大醫失怙先大夫力護其家而時々撫之曰婿也才雖孱必立時伯大少已能奉其母訓不越軼矣先大人聞則益喜曰婿才也又幸有母儀焉其教必肅而成世將益大吾不憂吾女矣某謹識其言及妹既歸而太君之德範余耳熟焉蓋讀魯語

至敬姜沃瘠勞佚之論迪其子以無忘先人孔子志之竊謂太君事甚似之也倪自大恭公而下光顯于朝奕世矣鈍翁充翁及鳳臺公世受華廬鳴鍾列鼎稱沃於郡中而咸有長者重德夫德盛則難乎繼也而習見沃將不知所為勞而伯大方失怙于日則中曷也其德則隆污升降之介也故太君之處其時極難也太君所迪成伯大非一端其大指曰必無廢而先人其於家政無巨細必慎畫之而耳目營之而手元龜集

妹又言姑視我如女未嘗少厲聲色姑所喜茹澹飯
素自奉菲薄年七十老矣發起晏息嘗先後家中人
烹飪調脯躬執刀匕不稱倦焉余謂慈與渥自太君
性成耳老而能勞其永年之時與坤惟健行是以能
為無疆敬姜之猶續也未必其耄及之年也天以太
厚倪氏之祚而以康寧強固厚太君之身由此推
之眉壽純嘏豈有量乎今稱壽之文未有不病浮者
至稱及閨閣益虛詞辭事實余屬在至戚誦所習耳
元凱集
目乃遂無一語飾而太君先期謂伯大曰老人素依
大士去華葆真壽之日兇慎無侈大之且吾不受綺
語雖然讀余言必且欣然舉手秋觴矣

壽西湖黃翁序

江以西風尚質樸建昌居上游俗尤近古黃其著姓
也其秀者出而仕於朝名於鄉校嘗數十人其老而
隱者多大年船背稱長者豈被風土之厚黃又鍾其
美與而西湖翁壯年則從其兄來居閩之南臺受四
方客為居停貿易取什一閩東南一都會也南臺江
海之所委輸萬物輻輳五方雜處其人仰機利乘會
逐便多市里之雄而亦多萬金之家黃翁居其間獨
元凱集
恂然躬信義不侵然諾能致千里客慕尚其人
事趨歸之居久之亦累千金今年八十一老矣配鄭
亦七十有六怡然與偕子孫滿膝前于是謝罷諸賈
人日與隣翁談噉野飲課教子孫皆謹饒好學名與
位可他日俟也人謂黃翁去尚質近古之鄉而游紛
華之域而執貿遷之事機智無以踰人而福澤老壽
世所難必者獨享獨厚雄豪夸飾者之所不敢望焉
何哉夫物無傷其根人無斷其真全者昌根培者

長黃翁之為信義不欺其意也雖涉乎波靡猶足山
谿之昨樸質古老之心其真存其根不傷今夫世儒
負意氣高睨自許至于市道直卑訾之耳及勢利在
前而面謾背欺轉而相攻有偏販之所不為而塵市
中乃有人焉誠心為質立然諾人又欣附如黃翁其
賢否相去何如哉翁嘗出數百金勸宗祠治途道又
喜施不溪刻敦本而惠皆昌道也而長久之券也翁
兄今亦八十八健甚諸黃著於閩者亦復數人美之
先觀集
所鍾信矣嘉平之月翁媼舉雙壽觴吾從弟照者館
翁所來徵文具為余言又言黃氏之世亦宗涪翁涪
翁名世士文章妙天下而竄迹顛路於福何如哉若
夫質素不雕無藻采足耀世福乃集矣蓋壽且昌者
嘗如此

陳母鄭太君壽序

今之壽親者吾知之行道際時致身通貴耄白在侍
翟芾煒耀有王者之制詞焉酌上尊而祝介福最盛
事也若乃昂食之家素封之室堂有尊老侍粥含飴
壽之日必廣賓筵徵歌選舞進擊悅之詞而觴焉人
子曰吾謹致此于吾親矣親亦曰子能致此于我又
膺受之榮且驩矣然古有不必致此而足以壽其親
者介子推辭祿為龍蛇之歌逃于綿山其母曰與子
偕隱此以奇節獨行壽其親者也陶士行送客百里
不返客范逵曰卿去矣至洛當相為美談楊仲珍白
母請客無賢者母責之珍遂交友賢人為名士此以
致客廣譽說其親為壽者也李長吉出游挾錦囊暮
歸詞賦皆滿母曰兒吐出心肝乃已乎此又以不朽
壽者也是微獨子能也母之識蓋高于天下不必子
以世俗奉我而以異節尊名且千秋奉我不爵而崇
不炫而光故是述也如長源母子間近之矣長源之

才不難用帖括顯一旦履其業而逃于詩太君不恚
曰兒有托而隱也且兒豈以一不得意於逢掖而掩
無涯之知于是長源辭母游又而之二都之江淮之
楚之越盡交其偉人韵士客嘗滿座相與楊花大業
分投義合相親就無厭長源名沸于燕越南北之間
其游也累年太君無仇離之憂歸而解其裝盡詩矣
又時又吟其聲出金石窮愁懽愉之音異曲同工聞
之善吟者皆伏焉太君喜甚曰兒著作紹其世矣又

先觀集

五

何求蓋長源祖女大先生老于詩為壇坫長父仲見
君工文蚤世故太君云使太君無曠朗超然之觀徒
以世俗望子期不過名第願不過鼎釜溫清不過在
母膝前長源以獨子奉養母當夙夜不自寧雖游雖
善詩能暢遂恣意如此哉長源以千秋事母志希古
人太君賢遂與古諸母埒蓋其識良有以異非偶然
爾也太君按察使慕塘公長女事父事繼母歸而事
尊章皆極孝奉諸尊屬謹于禮取與不輕言笑不苟

家不繼不苛蓋節居三十年如一日稱女師云是
歲嘉平太君六十始壽海內名士皆稱詩夜光朝采
并集陳氏長源奉觴一奏母前兒平生游于詞人
所致于母者如此矣視擊解歌舞奚若太君益喜甚
太君既愉以康百十歲不啻長源有三男又復抱孫
卜其世必復有興者焉

先觀集

卷

五

名姝圖小序

友人陳克端文采風流翰墨精絕暇日圖古名姝合為一卷雲鬟翠黛靚麗鮮妍幽怨閨情體狀宛至月籠薄霧堪同掩映之容花墜危樓差擬輕盈之韻雖復紅粉黃泥寥邈千祀按圖而觀則已冉々嫋々乍陰乍陽蘭思縈紆于繡素佩聲隱約于薰櫳矣昔宋玉神女之篇陳思洛妃之作窮情極思飛神動魄陳君毫端樊與角妙所謂畫中有賦者乎衆姬芳蹟具

元凱集

卷一

五

諸紀錄或奇士鍾情或萬乘垂盼傾城判于一顧剛腸化為繞指亦莫不香消紅歇歌斷舞絕徒寄斯圖使人嘆息達士流覽亦可以識其空幻破此一關繪事之助不既弘乎

八景園小序

七閩陰連山而陽拒海諸挾山城邑氣阻塞不舒陽則宣泄近露洪遠溪秀為一都會惟閩中登望嬉游之美具焉無諸霸氣之餘烈與歷世之所以廢興陳跡斯在既足以俛仰嘆息志稱八景郭中者五出郭者三其混于闌闌而能凌軼塵壙之外至於襟江帶海敢日月有招羨門翹扶桑超出六合之意圖與詩

八能悉也考風覽勝亦或有取於此焉

五四

元一 卷 五十四

陳元凱集卷二

倪以忠先生詩序

予稍知書時則聞里中倪以忠先生者高才為制舉業精甚數試為諸生冠其同時有王先生鄭先生輩六七公皆負才自豪相與上下切磨縱酒佚宕下視里中士亦目屬之推為才傑無敢與均齒倪先生又旁工詩歌古文詞有貴公子豪雋善詩負重名嘗與先生論詩一再不勝憤甚乃酒中窘先生先生目攝之終不為屈當是時倪先生藉公卿間集英一第不足俯拾取也久之六七公者相次中第為郡縣官或早歿而先生屢試有司倭錄者數矣輒報罷乃應里選之宿之真州之壽張三為官師先生既以束其高曠邁往之氣俯而就學官功令然時又占囁為詩不休其制舉業滿家皆湛浸濃粹自以為石田無所用之獨手錄其詩若干卷諸體甚備藏巾笥中先生歿二十年仲子過予官署出以相示大略先生詩

青衿與青氈參半之情緣境生時涉理趣當其意偉金石相宣風調具美琅然可誦也今談詩者蹈藉盛中凌出魏晉持論務為高遠于前輩無所不睥睨矣出而示里中得無又有迂視而不肯下如曩公子者乎於乎才如先生純業精至如先生既已不待志于過矣所賴自見于後者僅此而已夫才人之生世其湮洩無聲者蓋不可勝道也豈不重可嗟惜也哉故叙先生詩而論其世無使其泯焉

郭海嶽先生詩集序

詩與文異政自刪述以還不能易也而通儒偉人為用世之學見乎文章者則尤沈浸古初周于當世之故揣稱當否極形勢利害之變所以保邦制勝者其原出乎書禮春秋歷代之史官及戰國兵家名法之著昭代典章方域圖志罔不畢舉為功博而効用實若詩則主感發風刺託于山川雲物草木虫魚其源出乎風雅騷人之義蓋萬物之精華而情性之靈蘊也虛實不相權神用不兩工晁董賈生之論事陶謝王孟之詩使古人兼業之自不能相為者矣郭先生所論著蓋通儒偉人之業用世之書也而先生顧善詩其旨自鄭繼之上遡國初諸家以合於盛唐漢魏之際與七子者身相及而無所阿之讀先生書者驟不知為詩人乃其詩自當獨傳不必因書見也夫先生者異致而兼至者也嘗疑史達論詩謂出于幾憤乃若蘭兮之什侮玩不恭被殆深于怨者世有如先

生而縫掖老顧其詩幽思而不為身旅愁而不為名其登覽山林淋漓極興固以曠遠閒逸歸于麋則至于邊塞之什佚宕激昂其或羽聲變徵指剋欲涕皆閑時觸事關于世故惻微幽滯之感靡所介于其中何其沉壯而不怨也夫奇士之於功也與藻士之於名也汲々矣功不當身而空言俟後豈用世者所急哉先生益矻々著書蓋曰當世之故不能出吾書吾身賤而言立世但用吾書足矣故先生之書有以為者也其于詩則若其無以為者也藉成其積而藏之隆萬以來未有名先生詩即吾里此業代興好相甲乙然亦未有舉郭氏詩者蓋通者全集擇而詩始出品始定壇坫始尊操觚者始歛衽也今海嶽集方垂于世如天球拱璧不可復讀愚竊窺其超然而無悶與夫不用之功賓名之意在文詞外者如此蓋先生之道遠矣

還青亭詩序代

世未有無恃而傳者一丘一壑非必瑰麗偉特也賢者嘗游焉後賢名人所嘗詠思而頌歎焉使人寤寐想見其處欣然欲往此非丘壑之能為勝也不然世之崇臺曲沼芳林邃閣具勝觀而快游娛者豈少哉東谷先生之為園也堂前後五楹以奉燕嘗而已亭一區名以還青時又手一編耳古松千章竹千箇荷千相鳴鳥千群所以寓目悅心之具皆林壑之所常

先凱集

卷二

五十一

有而其遠未嘗不在焉豈有瑰麗偉特者哉家孫侍御公脩其墜廢而朝之聞人與四方之能為文詞者咏歌其事聯為鉅冊而還青之名遂聞海內蓋惟其人則重有為之後則彰託于文詞則傳何其盛也昔者宛洛廊社之間名園連屬金谷平泉窮幽極侈絲肉遊代車馬填咽其時墨卿駿客豈不亦袖毫投簡光寵巖谷由今而觀華詞雅什要與景物俱往若乃陶之園謝之墅王氏之槐堂司馬公之獨樂彼高賢

遠邇名世偉人之所盤桓而寄情者讀為詩為記亦能潤摹曲寫使讀者徘徊想歎仰其不可幾及而編什亦垂于無窮蓋文詞之妙尤必托其人以傳焉先生脫屣名利似淵明植德務澹似王祐侍御公諫議諤又身任蒼生東山洛下之業在今日矣斯園斯亭比于前四者無愧色焉諸人咏歌托茲編以垂世不其盛與某以及門之士見屬為序得廁名不朽非其尤幸者與

先凱集

卷二

六

吳君奇詩序

古里巷婦子田畝皆有詩可以絃歌可以咏歎余行天下所見荐紳大夫衿常之士及山人禪衲無不出一篇詩悲歡感歎游覽寄託酬贈讚頌無不詩且宜及古人然其格律能唐色澤能漢魏晉宋便謂高翔絕出不乃刺畫金錦去古滋遠何耶余嘗以謂是物之妙常存天地間吾勞歌寤歎倘然而與之遇必能動魄造心片語不減故粹而遇之為里巷田畝婦子

先觀集

卷二

七

八

攬筆注思而或遇之為漢魏晉宋及唐世諸能人不是是而至焉者希矣今世名詩人太易詩太儻然亦何可廢夫作者衆而不止則其妙或終不得適而時遇焉遽竟不及古人耶鹽官吳君奇衿常稱詩之一人也詩一編清新麗美具有其致而君聰悟于妙理當道即萬物之情亦當屈于君之猛力深思而不能適吾知其與精者遇不遠矣故具為道此于君何如

楓野園詩并序

淺陽朱君以楓野園索詩三年而不倦曰吾先子之志也余披其圖有高士之廬焉丹林頽整皆樹楓也既而讀其傳論其遺事則意夫園之若弗備者夫其內美信芳敷郁發越斯握椒與蘭並與持籌轉徙觀百物之變而以致不貲此有楓柟杞梓之材而小用之者與周急釋紛善施而不德人之所庇也是桃李之夏蔭也豈無他人不如兄弟匪其賄是為而孔懷

先觀集

卷二

八

九

是敦宜歌棠棣式穀以貽嗣人康又德謙是其將大庭之瑤樹與倚桐之雛鳳孰可弗備而園諸而惟楓之園朱君曰不然夫楓林者先壠在焉先子以自命志不忘先也祚不幸遇而孤不及其咳貌圖焉詩焉春秋霜露如將見焉余曰不亦善乎夫孝子之思其親也其居其嗜無弗存也况生平以自命者乎抑因以遯厥平生茲備矣茲備矣乃系以楓野之詩湛又江水其上有楓不植華園獨秀山中青又者楓樹于

中興天風吹林鳳凰來下天秋雨霜何草不黃離
其實有聞楓香蕭蕭白楊單通鳴悲我歌楓林以慰
永思

元凱集

卷二

九

蛩吟草序

昔余在鄧水從康君汝易游君有書屋依龍山之麓
林壑幽遠日飲余梧竹間出詩相示山雨忽來石泉
競响擊竹歌之與相應有奇音焉予時氣志尚壯妄
意為詩見汝易之作益慕效欲為之自謂若得一意
其間當復不遠忽又去之十餘年已謝帖括亦無大
鞅掌而爾時興意在苒苒道盡乃至無片語可存而汝
易之詩則已棄而成集諸體粲然霞鋪貝綴各極其
致其旨乃在畫齋諸名家之雋雖宗少陵而不甚沿
其跡要之悠然有獨詣者頃余過烏石山齋因得拊
節而奏之如朱絃之鳴海潮之音視向日山泉雨竹
間聲踈越而洪遠矣汝易猶謂非其專業聊託馬以
寄其無聊者而自況于蛩吟夫以余之窮年妄意而
竟無所成君玩易著書之際兼擅並工乃至于此文
章之才信有總萃一鳴千秋非君而誰君無多讓君
今且出山應制闕下若承明著作固其勝場設在馳

无凱集

卷二

4

1-455

庚戌春予自秣陵移病南還經途入武夷于時風日
清美巖壑競秀泝洄歷覽再宿乃出山風雨走建溪
道江仲譽來訪剪燭讀筆花樓詩客途病骨乃連日
得看好山水又得讀佳詩殊以為適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武夷仙事渺邈空函遺蛻撐拄巖窞間隱屏之
麓紫陽夫子所嘗講業陳跡翳如使人遠想慨然獨
其剞劂倣說雲水吐吞萬變之容隱億劫斯存日月
光華集
卷十
彌新蓋石有哲匠焉控之臺端離奇輪囷波譎霞起
與靈秀之氣相蔕乃稱其山川耳作者足徵來秀不
乏仲譽勉乎哉仲譽導人禹瀾先生治行文來有聞
于世仲譽夙稟家學敏秀絕人業舉暇益治聲詩筆
花之外復有波餘集所以名波餘者蓋仲譽嘗溪行
覆舟書劍盡沒僅而自免他日建溪大水仲譽之居
沉窳生魚徙居南郭幾不具飡粥蓋侮于波臣者再
矣獨其集在焉昔人有渡江而風七日不得濟者投

光緒

卷之六

100

5

以書直簾書西澗詩一餉而度今仲譽集復為此水
所睥睨水之怪龍固象乃亦知書且好事足異也然
予又聞宋趙子固得五字不損本蘭亭樂舟至弁山
而覆子固持卷立淺水中謂其僕曰蘭亭在此餘無
足問者仲譽所為喜自負其意亦近于此歟是集也
波臣不能有也武夷之君又焉能藏之故刺焉而屬
予為之序

鄭翰卿半生行小叙

世自有奇士奇士亦不必盡遭困也至其文來傑然
感憤而能發其所欲言以必不可滅于世者古今人
蓋亦可數已然則文詞豈易言耶余讀翰卿半生行
遷之游騷之悲國風之好色靡所不有而離合變幻
極七言長篇之致自駱丞王子安外近古鮮有臻斯
境者使其逢年其才何不可致而落又如士安能
與數爭哉然使翰卿遇合有氣勢為貴富人而無片
言半詞之幾乎是氓又汶又翰卿豈與易之翰卿有
當世名其文詞佚宕傲睨一世足以自老昔杜甫常
稱文章有神而或者曰能窮人豈數之權文顧反操
之耶翰卿半生坐文窮矣若其神也亦能達人其更
有半生翰卿勉之予所以行其詩喜駱丞王子安近
出吾里耳非謂感憤窮愁之詞足盡翰卿也

景于樓集序

女大先生藏山之業既成徐惟起袁無競為選其古風歌行近體詩而先生亦手自叅校簡其上駢列為八卷于全稿裁十之三四蓋其精如此先生之學無不窺自六籍造于百家之言多所賅總而尤注意于丹元內景神脩又在道山絳闕間嘗著書言大道之要顧自深秘世莫得而窺也徒知其詩而已愚嘗觀閩中先進之詩其聲必出于唐鮮或離而為他蓋風氣實然繼之先生始以異才絕力遵軌杜陵逼其神髓嗣響彬又指匠不乏景從諸鉅公間作斟酌盛唐名家而冲融雄渾殆得其宗邇日群公起乘而興雙甄所指開元大曆之壘無所不劇於是閩中之詩雄海內矣卓然與有唐同風而女大先生年稍尊早與袁先生上下切劘工力悉敵晚在諸君社中稱蔡酒然則先生之為詩可知已而愚竊謂先生既已栖志玄寂而猶摘心擢腎與脩詞者角其工拙於分寸符

超然與太初為隣而名編文士之籍何也豈以是為游戲者與抑心之聲發于天機而與情性符合非有二也使奪者為恬言咽者為高言雖摹臨極似而機神有不流靈溜澁之合精于味者別之矣常蘓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歡所至焚香宴坐其詩閒澹簡遠稱其為人王右丞篤志內典去華茹素詩亦澄澹出於常境性習近道故其于聲也亦然先生妙契玄理人不得而窺也而神明澡練胸柄清氣觀于其詩有晶潤而流澹流蕭冷而天籟發者則所謂出于機先生亦有不得秘者乎讀者嘗試以是觀之

華水部詩序

華孺抑以易第辛丑與余同出邵太史先生門其時
孺抑應制義名獨高而余與周旋許日見其落月有
遠情無京塵新得意之色意其詩人耶既出宰松溪
睢陽皆吾鄉旁近邑其政吾耳熟之其因謠俗與張
弛而調于民之情性此用詩矣居身乎萬物之表物
不得滓焉其品與韻又詩矣久之政成民和有頌有
歌風人來之太史獻之無之而不為詩矣顧余獨未
睹其所著詩今冬來秣陵始讀之而三歎曰深于詩
哉向者吾固意之也夫詩最近政所措施無不出其
中此真詩也使人望其神情眉宇而知其為詩人此
真詩人也若夫能行撤拾與其人不和印此不真之
過而世士大夫又率諱詩以為此狂誕招尤具相戒
不為余謂此物政自有益亦何足諱姑無論其與政
近即吾儕日為纓綬之所虞東寵辱之所驅役而稍
涉此道則必吟想霞外談討松桂忽而在事物之表

不即脫離亦足以釋其沉酣膠固之意而濯之清
冷其於品格政術不為無助及其散也夸逞傲睨時
輩無節詬亦隨之此不善詩之病非詩罪也如孺抑
者雖日課一詩惟有其益不見其病今世主張風雅
使天下有真詩必孺抑哉余不能詩顧心慕好之又
慕好孺抑孺抑來而余適以病去不得日相就問句
法如何惜哉余之不得與於言詩也則勢此集田間
誦讀自快而已

元龜集

卷二

十八

茹藥詩序

士窮居而約處艱心利祿意其甘甚也既涉焉而甘之嘗矣而又能茹苦耶仕宦之途鞅掌折屈其愁困或反甚于窮賤而恒情安焉者以為不失吾所甚甘也其或宦游不遂無罪而廢處去濃麗而返枯寂恒情固有所不堪而猶營々焉役々焉則益自苦而已其大者貴顯握權顧盈而欲遂及涉乎憂畏之塗當震撼撞擊而無所避之求為尋常一介而不可得則元龜集 卷二 十 又不勝大苦矣夫苦樂之域亦豈有常在人自處耳顯貴者既以酣沉于大甘而忘其大苦即一命之士溺其甘則若不可釋厭其苦則若不可生決性命以徇此區々者非知道不惑誰能超然而無累哉春陽先生少苦貧嘗仕為蓬萊令著聲矣然潔廉祿入不足以飽其孥未幾而去之人為之不堪先生豁如也方徜徉乎吳楚燕趙之間以游自廣以詩自雄歸而蓬戶蕭然晏處衍々神宇凝靖無々聊可憐之色焉

先生不以入之甘而溺之故仕而貧不苦之最而思去之故隱而遠處此兩境可謂能超然者矣先生嘗為茹藥之詩和者盈篇或疑先生殆不能忘情於所謂苦者愚謂淵明詠貧士引古人以自況與先生之肯何異至于十旬遇食扣門拙詞殆尤甚焉夫陶公之胸次品地何如哉文詞託寄聊以自嘲聊以玩世益明其高王摩詰舉以為譏不為嘆知陶公者先生今開九竅矣而神明炯如步履仙々蓋王喬葛洪之元龜集 卷二 十 流何必陶公先生所茹其商嶺之三秀華陰之九粒乎

柳塘彙稿序

仲聲之詩出于其尊人子修先生少年時已自工矣
向在秣陵即讀其踈景齋集歎其不凡別十餘年仲
聲才氣益老所造詣益淵遠公車徃來南北山川佳
處無不觀勝人韵士無不游奇書無不讀歡娛窮愁
之境無不涉畢弋既廣奇情異采鬱勃不可禁而瀟
以湛思符于性術得詩人之法故此游南還既吳九
滌因水無不有編無不備無不妙今年入燕且行以

壬凱集

卷二

十一

柳塘稿序屬予柳塘之美婉諧編抑妙于諸篇在贈
炙之口無俟言第仲聲入燕必第且仕詩之于仕也
益損蓋有兩端仕之途局曲其味墮入世者之所溺
而善詩者必有高世俗之心矯然出塵外軒冕而有
林壑烟霞之氣曠可以解拘澹可以洗賦節以之立
氣以之雄品以之超故詩益也其敝也務澹與遠見
以吏道為苦意若不屑、而墮廢之病乘之而又有
高名之忌概徒游談之累傲世觸諱之讐焉近其益

其揆深于詩者能之客曰子之言近代詩耳國
風二雅陳民俗關王政卿大夫憂勤閔恤不遑寢處
豈其游世之外以自為高雅歟詠洋洋頌聲在廊
廟之間明良之際夫非詩之極盛者與仲聲之業方
在于是子何近代之稱予謝不敏乙卯長至日

壬凱集

卷二

十一

鴈字詩序

人世貴富可艷之物真宰若不甚惜恣人之所取之
仕者名尊賈者貲高皆極意而去滿足而無患時人
韵士持寸管于山川蟲鳴月露間擬微拾渺以為篇
章其事甚細然非精思有過人之才則不能以為而
為之者必多困踴顛預鮮得意於世何哉吾竊意之
凡人于常物亦不甚惜也所獨靳而必爭者決非常
物造物之精英美妙匪孕兩間奇閱既多寶愛必甚
元凱集 卷二 二十
人無故以私智挾簇摹畫使情貌畢出而後已至若
必不悅矣取之彌工仇之彌甚秦皇帝使工以圖
海神之貌神怒而去之牛渚然犀竟為殃祟鬼亦憎
人之窮其狀也任夫鴈字詩役思太勞鴈物太巧鴈
飛天際何預人事命之一字已幻矣又襍喻旁引不
極工尚不止乎復有奇詭於此天公是司鬼伯是守
亦將挾而取之彼且謂何其不以貴富快意相酬明
矣雖然西域賈得珠無所藏而剖其腹夫窮愁傷人

不如剖腹甚也而工文自喜者快于挾不覺其寶然
則吾不能奪君之快以伸吾說矣鄭士嘉德秦此序
尋應修文之召序成而無與商之益為惋歎

元凱集

卷二

五

二賦小序

白門秋雨讀茂之九龍孟呈赤虹兩賦其刻刻繞入神出天攬之如披千尺雲錦瑰麗之觀無以復喻因使鐫刻傳示人人嘗觀古人之作其苞絡天地神化所至將謂人代永絕今茂之余里人孟呈者友人彭舉子也不意一時頓生淵雲無復不與同世之恨矣夫詩騷尚矣相如子雲主于諷諫歸本節儉至乎三都折以王者制度則斯事體大俳優之詞斯以末矣今代二京之事寥々無聲作者當任其責夫輜軒筆札度在兩君腹笥耳敢問何時遂脩班張之業

西塘先生文集序

先生所昭揭千古者獨流民圖疏耳既已放斥流離功業不著老于官師學術文章榮然足以名世又無能道說之者後五百餘年福唐先生在綸扉始發其集于秘府俾校讐刊布而後家有其書先生與濂洛同時其學不相襲跡高步獨詣一稟于倫常以聖賢為必可至困阨排擯不懼不悶嚴毅實踐弗為空言晚乃歛盡究二氏之藏抽其精微而去夫悖謬者以衷于聖人蓋其志大矣文章根本理性委致百折必極其所欲言而氣渾然而色凜然使人不敢逼視廬陵眉山而下備二家言而亦無愧焉憂國嫉邪主持世道名甚尊及讀所集然後知其素定于道力而顯行于浩氣其幾也研一節也安夫非矜激乎一奮者澹澹累代始大暴于今豈惟文獻是徵使學者沿詞而漫得其所存乃知圖疏未足緊先生抑使慷慨忠

謹匡扶當世之君子體然有慕于先生則斯集也其裨助尤大矣

元龜集

卷二

七

閩中會藝序

蓋古者列國各以其政俗為風而不能相入太史以時采其謠誦而獻之天子得以攬觀焉夫子所叙列國之風是也去古遠而里歌不升于廊廟而經術興夫使郡國之秀民皆以生之所習心所明者藻其詞以自靖獻是亦古者陳風之遺焉雖制統于一尊而質文迥易其風之所域隱見于毫楮之外若淄渢然矣余聞人習閩中風夫其負大山以俯蒼海故其文蒼鬱而挾奇氣有遺南諸儒之遺烈故其文渾粹而澤於理其人之於履正成務能也而於以多艱達世不能也故其文精實夷衍一切詭誕之言詘焉先正先生風範具存來秀遵軌而趨不遷于異物攬閩中之風者則于是籍乎觀或曰列國之風可得聞乎曰余未之習也然常窺其畦畛矣大江以北博大而不離于樸吳越沉雅而多風楚大國也其文麗而雄豫章閩暢而傳于理庸蜀百粵俗随地殊然往往多

奇士矣

元凱集

卷二

十九

十子制義序

義者蓋古筌疏訓語之流緣聖人之情道微挾隱以
發其所以云者微獨六藝即晉人之談旁及釋老亦
莫不恭証微言疏毫滯義多至百千語或片詞得解
則四座擊節以為名通其義遂立而不廢然則義主
于解古今不能易也今制義以論士絕度森然人知
絕度起于制而不知其生于解又者如禪和觀空了
道孤超直詣自不失于律儀如舞劍器騰躍震凌萬
變而節奏無與解即不能無絕度無即不得謂解往
者文嘗敵矣士束于制而不務得解及厭而更調之
則荒唐謬悠之思狂急怒張之態汗漫次寥之格空
然百出于聖人所以云者索之愈速或惜謂大奇或
嘗以素法吾直以為政緣不解耳不察其故而拘
辨體論格句摘而字訶之不已末乎余讀十子制義
撰與挾微殆無剩旨按之則無非法也使墨守之見
無所措其絕削而神想者吟然得之于筆墨蹊徑

元凱集

卷二

三十

三十

之外尊王則合制談理則名通蓋妙于解者也蘇子有云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與手之間而文不可勝用矣然則十子之義其立於六藝也奚疑余于是道屹又無解蓋窮且廢矣十子華年富才力又方握柄其何取于斯言

元凱集

卷二

三

六

丹赤山房制義序

不佞之獲與左卿稱兄弟誼也則以業舉文偕舉南宮故然某間過從左卿為獲讀出其古文詞若詩歌殆數萬言驟讀之氣懾舌橋索何從業舉間而構千秋事徐而循玩又若縱目三湘七澤而置身于倚相左徒之側墳索在前騷辨間作蘭風郢雪斐亹毫間偉哉左卿之昌於詞也蓋左卿擅道古之譽有日矣而其為應制言蓋深詣所以規恢千秋與售知一日

元凱集

卷二

三

六

者異而同工合而雙美波浮稱雅騷士名為不屑而實不能至與夫帖括之儒白首不染一鬢者左卿綽乎兩名其業豈不風又大觀哉愚嘗竊嘆世俗醜鷄一經不敢稍窺作者之藩曰殆妨本業嗟乎是未睹其精耳夫文之精可意致而不可言得其解者法由冥生藻采由是流故敘論詩歌異撰而無兩法古詞今執異體而無兩神自左馬騷選下逮杜李格無不賅備理無不精入而古宕沉快渺流行經生家有

能得此解者則寧有不工之詞不售之業者乎左卿
嘯又道古其筆端之所凌厲乃欲蹈藉秦漢奴隸魏
晉今讀其丹赤山房義有片語不中律程否有一不
挾簇聖真極其旨之所謂詞賦經義復相妨害否
此非關蕙才原屬一法顧學者不察耳左卿諸文詞
別有副梓余所序制舉業也聊拈此義以發經士之
覆

元凱集

卷二

三

四

見山樓稿序

往予業舉時受先輩成說尋摘章句粗窺聖賢語意
即欣然快心矣其操筆為文頗斐支蔓從順不詰屈
已自謂成篇間出已見作一二語即以為創獲津津
自詫矣其於遇也謂是倘然不可知之物亦不措意
頃幸謝去觚翰視故業如殘瀋敗葉隨其颺棄都不
復記憶蓋于此道鹵莽可嗤如此邇年以來談藝家
盡撤陳腐而標玄奧文章之道灑然一變而吾杜兄
周維全之脩業寂久寂澗妙解精言香人齒頰既倦
收輒落蓋肆力于探討湛心性理之際超又淵詣又
復數年頃者歌鹿鳴雖閭巷婦孺亦慶快其始遭而
訝其晚如君之遇真足伸文章之權使當世收真儒
之用又使學人不敢有鹵莽心然亦良苦矣君撰著
滿家無非夜光索者多而不勝應乃付別人予養疴
烏石之麓從君受一編殘雨空齋涼生几榻正襟誦
一再過琅然發于金石使予心氣清明洒滌沉痾如

元凱集

卷二

三四

主體而當其宵渺造微之會名言都絕則予亦
惺惺眙徘徊吟咀彌覺玄遠而不能窺既自疑已復
自笑夫誦之而若可愈疾此予宿習未除適與之遇
至還其深者而驚則不知君之幾鍊幾變以至于斯
而予猶執舊見也昔白香山為詩成必問老姬解乎
曰解乃出之故白公雖名家而傷于流易非其至也
今君之精理玄致予方有所不能窺此其所為獨至
與客問文章已造爾地應復何事曰請一切置之第
先亂集
卷二
三
游戲不作意當無不以第一理推君矣客謂予不溪
于文而頗知論文遂次其語

秋濤社義序

予束裝且北發薛君直持一編曰秋濤社義者屬為
之叙予讀其文擊節馬顧行迫不及叩其編之所以
名秋濤者既而出豫章涉潯陽而西至于武昌樊口
觀于赤壁之下于時霜降水殺江東乎兩崖之間清
風行乎其生濤焉其聲若鐘磬其文若綺縠予
悠然有會于心夫其萬里洶湧挾東赴之勢宜其狂
悍怒突以為奇怪然至舒徐循軌而自然之文與聲
未嘗不在焉而水之觀止矣今夫人之所以為文者
氣與才也少年輕俊之士挾是二者叫囂凌厲為謫
詭不可詰之言而反卑訾法度士此夫狂瀾蕩涌而
蛟蜃出沒為幻祟者也豈復有文章也哉夫惟大雅
有龍一世之才微而潛乎理有控萬物之氣俛而就
乎濤聲生于所觸而非疾呼以致响故不怒文生于
所運而非騰凌以見奇故不厭是編也駸々乎具有
之此予所以擊節也吾邦固盛文事薛氏昆季風票

家學與諸同社琳瑯映發其為文宜爾第予固陋不及格世所尤卑訾者今為若言人得毋曰是拘于墟而不可語水者乎

先範集

卷二

三

創合篇序

刻創合篇者俞君東情豫章人氣醇而詞昌蓋公車之雋予嘗叙其制義語具叙中蔡君鵷雛清漳人其家方伯公與先大夫同年予與鵷雛兄弟行也為人脩飭文章清麗多致而江君者予未識之讀其文燦如矣侈于篇饒于思矣蓋予于江君得其文于二君兼得其人如此四君者之合則在南雍時也篇以創命者託于神物之相遭以自況也刻之成也蔡君索予言夫斯文無藉言而重矣予又無能重君有創于此徒譽之以步光承景湛盧豪曹無為也出于室而神若秋水千里無留行斯其為名創無疑矣今諸君之文布于萬目其莫不顧觀而顧得之則固自重矣有如主者得若文而驚且歎于是乎齋七日而荐之神芝陸離萬乘是服則相見者寔能重君予謏者也釋不業此有間矣安從得華陰赤土照發其光怪哉故曰無能重君蔡君曰雖然必有以教我予茲與

先範集

卷二

三

謝今有劍術於此美九距躍騰迅赴節神王而意得
觀者如堵一夫從旁目攝之曰善是可教刺劍矣人
其有不笑之者乎斯編也既錄而既有之予猶囁嚅
其間何異于是然則何以益君無已則為謝諸君光
氣業在牛斗間矣其尚益磨厲以須也哉蔡君唯
時予方職芻秣所治猥瑣筆研廢閣勉為書如此人
其謂君有良劍飾其首不以轆轤玉具乃有荆綬則
予言之謂也

元凱集

卷二

三九

俞東情制義序

某昔年嘗肄業北雍見諸孝廉來游者皆郡國茂異
意氣壯快自以業脫鱗介生羽毛其所以來為挂名
籍滿三月即去歸耳其于藝業殊不措意也亦無所
請益于諸先生汎然而已今年在南雍得友俞東情
東情英年負瑋才新得意于南國其于文如風雲淳
蕤驚鳥乍舉宜高視揭膺俛睨一世然君意殊下也
矧又好自劬其業寒天木落研水盡結君捉管據席
元凱集 卷二 四十一 三十一
日就館下試繚思出塊北吟聲若金石文成而名益
張顧意下自如以余之昧也亦數過而問焉夫精
凝神虛集道予安能測君之所至哉君益哀所業付
梓商于予且屬之序昔昌黎韓子好為同時士指畫
文章當否坐是得師稱時蓋有訕且笑者今世舉業
先進猶嚴于法邇者詞勝湏又自運耳此亦風尚之
一降也吾友莊徵甫亦好譏彈文章多裁而少可予
嘗嘲之 又雅待論欲效退之當能信於

今之世乎相與一喙然文章寔有法千古一軌不可
易也東情之為文其情與才足以獨運而求而不止
滋進于所謂法是編也業為微甫所賞奚僕予讚焉
聊志其說以諗于當世之士

先嚴集

卷二

四十

劉無美無垢行卷序

昔余在都門與汪調甫輩數人為文會顧宏伏自喜
已劉無美無垢兄弟偕郭汝承來其後益至十餘曹
皆四方名工時業者無美兄弟在其尊大人卯為文
本庭授有法而深沉造理每篇出異于人又吾曹皆
尊尚之當是時日夕談文不休而以其間走馬入西
山臨俯絕塞游目燕代發其豪逸邁往之氣一時意
甚得無何別去不相聞今者臘月無美從豫章偕計
元軌集 卷二 四十
而北訪余秣陵卯出其兄弟行卷相示酒間相與遡
燕市論文時正十年余因以歎此十年中日月人事
遡易當時十餘曹者蓋有離有合余亦頗墮意氣非
昔獨無美兄弟之為文方日劇月煉積久以至于斯
極騁于度內而有餘技神全而有餘采世自有文章
家其如是不足恠吾獨有今昔離合之感也又因以
感于論文時特謙鑒今更十年體一大變今世才
具不乏而不能無出入於法縱橫幻變無窮矣而真

理反不可尋夫文以精理為樞而以不詭於法為
至惟命世士挽時趨而障其流其文章獨能泰輔世
運吾觀無美真是辨此無美至都門汝承調甫趙太
符諸君皆在公車昔日之游且復合矣其相聚而談
文亦復如吾所聞乎抑更有超焉者耶登對之後宴
游把臂至昔所臨眺游目處亦慨然有感于今曩否
夫諸君復合於十年之後皆以文章遭時競爽何其
快哉余雖頽墮少意氣然亦嘿又心豔之

老凱集

卷二

四

陳戴之太學六義小序

余讀戴之六義夫非詞人之雄與其塵又焉者貴精
也是脩詞之道也今士業制舉似唐之為詩唐人之
于詩也片語之雋至被之歌管達乎宮禁一代傳誦
不休鄭谷趙嘏之徒遂以一篇為終身之目由此推
之義之雋者雖六馬傳也本朝先進作者數公其名
篇亦無幾何學者往往又尊習之今則不然南山之竹
簡有盡而殺青未已吾度其盡善者亦不過數人數

老凱集

卷二

四

篇而已其凌襍猥濫轉枉摹擬益多益厭耳有能精
而出之如六義者乎然則曷其系太學也太學之所
試藝也售璫寶者無不之五都之市者也蘓子叙其
入都所歷黃河嵩華觀帝王宮闕之盛及見歐陽子
而知天下文章萃于是也今南雍文人之都市而是
六義者遠為兩司成公所賞其遇不後蘓氏矣此其
所以志也君今且奉大對焉天人治安春容周詳上
林長楊網羅馳騁文亦有以多貴者矣惟君之所為

之耳夫重三都者皇甫謐而足也今群公之言足張
六義而猶燕詞之索則予所未解也

元凱集

卷二

田中

洪爾還制義序

不佞與爾還同舉庚子畿闈時甚懼其後爾還以上
公車余以薄宦數相遇達業廣陵之間酒中握手懷
慨念爾還養益粹浚而遇合何其晚也今年爾還擢
上第需選人次請急乘傳歸壽其尊人遁出晉安訪
我道山之廬而余病自廢蕭然一榻兀兀枯寂耳起
與坐語爾還時又憤悒有當世之慨余嗒然不能應
間及文章今昔淳漓之變與其法度得失余益憤然
元凱集
卷二
田中
不能對也蓋世間一切日新日奇而余之為田野人
無所知久矣時適臘霽梅盛發又有佳月則相與躡
烏石之麓倚高松坐磐石壺薰茗椀縱談世外有客
出古詩品彙之屬爾還摩挲品目皆有精理此時
相對不似在塵凡間蓋爾還素心人其中清冷若巖
泉古雪即涉世新得意常自超然故與無所用人相
遇于寂寞之濱猶依又有味如此因出所刻公車文
屬予言余謂爾還之於此業耀美粹矣正如古鼎彝

法物入地千祀滲漉融結綠永赤砂光采爛發望而知為三代之寶也抑其為人亦復如是矣夫世之可慨噫者豈非真質混哉真品所以為真用也爾還有焉雖然田野人何與談此余多言余過矣

元凱集

卷十

四十七

洛如齋稿序

善長既以三禮冠閨士其文雄博精深伏天下頃復梓其洛如齋稿行焉天下士庶相與詫曰異哉世未始有也余私論之曰夫今日安得不有善長文哉蓋文于今炤爛已極無復之矣而又極于閭閻豚管而脩業者至不可以數樹幟而命令乎制作之場者相望也夫當其蘊積而致隆之會則必有尤之尤者時使然也而讀善長文者或駭其太奇而畏其難攀余獨以為不然夫有物有則文亦有之惟溪造縣解達得其所當然而不勝變夫奚以奇為哉識近則難窮力淺則難詣懸絕迴遠何啻千里善長之文蓋主而多變者未嘗窺未嘗詣而駭且畏焉過已余之于善長乃獨心析焉而非其文之謂也頃者南歸過于武林逆旅中談十日而名理益深也與之載酒入湖山窮陟巖岫嘯弄烟水終日玄對而無厭也英年有大名而色不盈高才偉詞傾服一世而淡泊凝定以

人未嘗之然有或張焉而不能翁有或入焉而不能
澄則品流政術因之而世亦遂受其散非細故也如
善長者寧獨當以文章名世哉吾將徵之異日

元凱集

卷二

四九

六六樓稿序

客有示予六六樓制義者予閱其標題報曰此奇作
也客曰子未覽其文何由知之曰以其所為名樓知
之吾語子文之所由生夫心之清機與外物之奇變
相入而文成焉懷曠者調尤適趣幽者味尤遠覽奇
者語尤麗窮節之憂不足以極視湫底之思不足以
發藻善乎劉勰氏之論也曰山林皋壤實文思之興
府焉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故文
不可勝用也道山三十六峯海邦之神秀者也張君
為樓適當其麓其雄傑之氣蒼翠可餐之色日來拂
於簾戶而五君之奇襟渺思時興之接既以凌軼超
絕與塵壘遠而當其實會獨得則伸紙操管以畢收
之安得不為奇作哉已盡披其牘其文之道拔愛出
則其峻光景而表海甸者也其竄竊以入而宛轉以
出則巖實洞壑吐雲含風者也翕忽幻詭倏仰百變
則其夕霏朝暉異晴晦而移涼燠者也余蓋為之興

山亭記極言吾閩川陸多阻而邑屋宏麗亭當閩山
嶽峯之際足以抗思塵外此予道家所謂方丈瀛洲
者蓋其時閩人文苞塞未昌故其說云然未為吾邦
榮寵也今海內文事推閩中冠而復有五君六之
峯光怪起而屬天則其牘在焉使袖奇搥勝者得而
讀之不必陟望三山固已飄然臨雲海而窺蓬瀛
矣滋張吾閩是在諸君演成重陽日

老龍集

卷十

五

戴生文稿序

上索士。以文售古今不易也唐以詩明以經義索
士同士之極意致精同然唐有不必制舉如贊皇公
諸人不妨其為卿相也如供奉工部諸人不妨其為
千古也經義然乎哉唐之途廣于今而詩之體又善
于制義故為今之士難所居物又易朽故求售急唐
之士歲一收場屋有聲稱者無不行卷輒通轉相延
譽竟亦緣其聲得之是不惟廣于途又寬于途售尤
易也今之法然乎哉戴生于經義所謂極意而能精
者也貧而堅屢困而不挫此固其行卷也為今之士
且束于今之法生持此安之乎雖然物未有致精而
不售者聊以是編卜之

元龜集

卷十

五

武舉鄉試題名錄後序

某昔嘗過秣陵臨石頭以望大江俛仰今古竊惟
皇祖肇基茲焉定鼎一時桓桓鷹揚之佐皆近出千
里間功名塞乎宇宙於今二百餘年徒見大山長川
而雄武之氣接于文藻即古所云江東豪俊豈不代
有恍然想見其人顧天下之偃兵久矣今年乞得南
京武學官隸司馬署始至瞻謁孔子廟廷延見衛官
弟子考覽典故得所以建學之意維時元宰攝夏官
元凱集 卷二 五三

政文武憲邦而督茲學事惟命世之英表率訓勵既
專且久會十月大比士諸在收者微獨挽勁洞札其
籌畫當世辭義甚偉某從旁竊觀之乃始矍然歎也
曰斯非所謂豪傑子弟而舊京產者耶
國家固已儲而肆之薪餼而進之是亦向者桓桓之
傳也豈得謂無其人惟是世方晏熙有其人矣亦復
抱技墨々無所試以老而其久者乃或聊自解曰世
遠不用武我姑浮湛不失富貴耳屬在疆場或務溫

其家而饒其師或自恣而不戰士或嬖媚脂膏飾他
術以媒進有一於此雖有超距之雄千人自廢之氣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猝而有事此屬豈有足賴者雖
謂之無人亦可且夫事幾之來何常之有士即自命
豪俊安所決策學官暨儒耳不習孫吳獨墨守孔氏
孔氏之與行師曰懼曰成謀夫謀固士所嘗深講也
此以機斷不可以豫成獨所謂懼則臨事與無事兩
有之而無事猶亟惟忘懼也故苟幸即安而不慮其
元凱集 卷二 五四

職惟忘懼也故韜鈴不閑而武備頽弛夫懼之氣栗
以肅懼之心深以善思氣肅故不懈深思故多為之
備而無瑕蓋破債帥之積媮而警發雄心莫善乎懼
々以臨事即成謀易耳古人功大而心轉小不兢惕
不足為英雄諸士倘有意乎在事鉅公待爾意不薄
學官雖係猶將解劍贈鞭送子而北 天子既輯寧
方夏不忘將帥之臣建牙秉鉞當不難致若乃勉思
鷹揚之遺烈不自菲薄勢力戎行無事而戒懼若事

又臨事而整暇者無事于以權絕茅蕪永秉至寧是
必將有人焉舊京山川之靈氣豈有歇哉題名錄既
成識諸末簡以徵異日

元凱集

卷二

五

南昌高氏族譜序代

南昌高君承其先大夫之志著高氏族譜為圖者二
志者四考者二年表二外傳一內傳一而自叙以見
志蓋詳而不誣法而嚴華而有體譜之善物具矣問
序於予不能辭乃為之序又曰君子親必本所自
始知本始而後能收族故世系明倫序正矣乃能聯
之以愛敬而束之以禮義故譜者所以追遠華渙是
一家之書也雖然助宣教化有補于當世則其用寧
獨一家之書也昔者先王之盛也曰惇睦九族易稱
君子以類族辨物行葦伐木之詩其於人倫之際深
矣故五服有經於是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周恤
慶唁之文使人又知親其親則教行而化易決周衰
道廢凌夷至於末世勃蹊併踞操戈而不相容者起
於一室之內矧其親盡而夷於途之人者乎於是君
子尊祖收族之法不得不行于其間其教僅以範吾
族人而緣以補助王化表率民俗者似微而實深今

有望姓於此祖德既明倫物既經祭享以時平居惺然相親婚喪窮乏者有以相收恤雍々如也以此風於鄉人悍者或以思忤者或以愧矣使天下之為望姓者治其族而咸能若是則夫黨爭凌詐之俗其亦少衰止矣乎吾鄉俗尚淳古風氣實然亦其故家望族譜牒具存自唐宋以迄于茲其君子守其家法蹈道秉禮薰而成俗非一日也高氏譜自端六公至今歷世二十約五百餘歲若指掌然其為望姓尤著君先凱集 卷二 五

所論次訓來彰往成一家書矣而余以為是親々之教關於俗化為益不細固序其意俾世得以觀焉昔李獻吉論譜謂歐有遠宵之謬蘇詳丹自出二者皆譏然世獨尚此二家何哉茲譜義訓精乃其文固歐蘇法也雖家乘足傳世矣

蔣氏族譜序

自秦漢以還聖人之法制無不放失廢墜其關於人道為最大而湮不可復者宗法是也後之君子尋繹脩明僅而得其遺意及夸者為之而舛謬益甚者近世之譜牒是也人之有親也親之有所從出與其出之必有支庶派別也天寔叙之未有不篤于此而為孝子仁人者也先人遠矣欲彷彿其咳貌此至情也江河之行於地也必有源今有語江而出于積石河而出于嶓冢岷山其有不昧之者乎畫師之寫形也顧頰毛髮有一不似即非其人之質也譜之牽合傳會與為夸詞以飾其先之所無有者何以異此乎所謂舛甚者也然且為之蓋其意出于為觀美而不出于仁孝之心仁者重本而孝親其親吾方原々本々微事考寔以惟吾敬愛之心之不暇而暇為觀乎哉其惟蔣氏譜乎是司空大夫恪箴公侍養之暇所脩輯也公嘗謂長君孝廉曰宗譜佚久矣吾將整齊其

世次爾其論述以佐我々家世々禮法詩書重于焉
中而顯者僅常山公故大其宗者非赫々之謂也孝
庶亦好稱說先世盛德隱約而厭夫俗之為誦者蓋
草具而公秉裁焉質而核詳而不煩系不必遠引本
所自出而已其述事行肖而已脫乎獲于親々之意
于以尊祖于以訓其族人蓋蔣公仁孝人也官留曹
署廟廊之望且擢矣一日念太夫人老御而歸吳航
山中終養焉公之篤于親也崇牕在前猶趨然旋脫
而去之也無取于赫々不亦宜乎公之孝思且為世
則况族人乎楚茨之詩稱公卿苾芬孝祀報之景福
至于子々孫々勿替引之惟令德孝恭施于有政君
陳所以尹東郊也今公之德光于宗祏矣苾芬莫盛焉
令莫大焉吾是以卜公之胤祚昌也公其將大顯焉
也孝庶古心潛詞叙述有史法視昔歐蘇之作不知
何似今代其獻吉乎某子壽庶同年也公以世誼屬
之序故得論讚之如此

方伯魏公墓誌銘代

魏方伯瀛江公既歿餘十年所嗣君尚賢等將奉公
窆于塘頭之兆以某公所為狀屬予誌且銘之子惟
表章先臣之遺烈以詔來者史氏職也予又里中晚
進先進先生之盛美不可以不誌也其奚敢辭按狀
公諱體明字用晦先世居篤山自遷融之後瀛至公
父贈中憲公德祥十世矣中憲與林太恭人皆以公
貴中憲倣儻多奇節喜施賑任里族人恒以為重無
不嚴事焉者禱于神見夢遇老父石室與之白羊遂
生公有紫胎之祥奇穎讀書尤溪研博極試數高等
既而失中憲公々侍疾衣不解帶居喪毀甚既除領
乙卯薦書乙丑第進士推擇為吳令吳劇甲諸郡直
指使常數人冠蓋出吳聞日夜相望人吏黷如鬼上
擊下伺令困不得展故仕無樂令吳者公卑作晏休
聽決如流水出東帶謁貴人無所失禮顧不飾廚傳
然令潔煮雖噍之無以難也裁決成于手中培擊豪

強繩獨點之吏賦入雖鉅兩得輸民便其寬亦不失
額然惟公精敏強力能耳嘗白林元明謝守禮之寬
有神君稱居三年荐者章十三上于是以吳令為刑
科給事中歷兵工二科給事居省中益發舒數言事
條上謹天戒慎刑獄與戎政防守所宜急者又陳時
政十二事及兩廣六事積皇帝悉嘉納見謂洞達而
便于國相國趙公議更營制于是近甸有虜警給事
疏謂輕變兵制非祖宗法夫致戎者相國也上尋罷
相國內暨李進殺人都市以醉死聞給事劾之卒正
法大錯螫王印等且戍邊矣竟救釋之嘗糾恭順侯
違命之事勦臣股栗會太夫人憂歸既除服當遷為
都給事矣于是江陵東國重其才要與相結給事不
屈也相國怒出給事為副使備九江兵部陽彭蠡間
固蔽盜且數發乃增戈船游徼勒兵守要害渠率就
縛所綢繆防禦練習之法為後事師而以其間國民
所便利者築堤百餘里水不害稼又清軍屯以萬數

于是九江治為諸道冠將中丞特疏聞相國心恚格
不行因勅天下兩臺臣毋特薦士及大計副使當以
清廉蒙異數海內與是選者兩人耳以相國憾故仍
格不行而循資秦山東藩分守青萊調停河運之法
除進鮮千餘戶東人甦息進按察雲南多疏雪滯獄
嘗策襍夷噤喇必叛宜勿受貢恐墜其詐中當事
卒受之尋以叛聞上怒盡逐督臣而下而按察以先
見任職如故并攝諸道乃益畫策廣儲峙用計謀警
治夷又益畏滇以無事居三載矣始轉滇右使則猶
以相國憾故已遷蜀左使蜀所供採木文錦宮扇諸
物費以數萬計詔責旁午左使為區畫民不知疲而
上亡乏供會當上計有仲子之喪慟甚欲往度不可
乃強往畢觀事徑歸卧矣公為令已著繁蕪聲既久
居位益自將偃又居滇蜀所積贖銀羨金至數百千
悉封識而去之其歸也圖書蕭然又平生喜行其德
益甚貧人無以償債予之數十金從弟暗倭為破產

贖之嘗營海壇田百畝以贍族之貧者其介堅不能
纖趨天性也高相國有愛女而塲臺省亡不亟走
者公獨否曰奈何以相塲女奔走天下長者乎其居
漢沔國前驅來弗避也既廢家居公府絕通問守令
無得見其面者是其氣宜相公所不得加然高公能
愛重公去江陵遠矣公負人倫鑑所獎掖皆名人繼
載豫章尤得士公所著文若詩藏稿于家歿前之夕
有星隕于故居之東其年辛卯其月夏五距生癸未
先軫集 卷二 五
得六十有八年元配楊恭人繼林恭人是生六子尚
賢尚友尚義尚切皆楊恭人出登仕尚霖皆林恭人
出女一人孫十人孫女五人曾孫五人曾孫女三人
公諸子皆為諸生承家有父風諸孫嶽穎出獨尚
友尚義已前卒云史氏曰自予得交郡中賢士大夫
蓋有三方伯焉三山則鄭公卿用吾邑則魏公及陳
公道良三公者皆剛正不嬖媚人也以其才令少
貶隨世要津豈足道哉鄭公不徇張相國卒偃蹇甚

似魏公陳公比亦物故典刑淪謝悲夫耿中丞嘗為
蜀守極慕稱魏公學使者徐公下所司祠學宮春秋
勿絕也是宜銘曰
材之良而德孔仁守之堅而氣愈振是維邦之司直
而天子藩宣之臣彼權者忤而我益伸而遂其初而
遂其真維卒用弗盡寃以昌其後人

先軫集

卷二

六

貞節周母墓碣銘

嘉隆間吾邑周母阮以節顯會修郡乘大宗伯林公屬載筆著在應旌有司循令甲樹旌表宅及母以天年終孤孫肇興上其事藩大夫朱公學使者沈公邑侯劉公皆下牒有褒詞予金佐棄事勒石隧道之右煌々乎烈矣肇興將以八月某日敦葬事惟茲貞珉所以垂示幽顯某謹列其大者附于彤史之義母歐姓并而歸周詔無何詔卒母時年五十一夫志靡他

元凱集

卷之六

六

志

使徐公召賜初責曰而坤涉百罹以有而甥而忍斂之氣不饜汝餘矣痛簪賜和得免和娶陳氏生肇興肇興肇基父之和卒而母用高年著節有司致餼矣肇興篤行雅善文詞籍邑弟子母撫之曰小子志之爾曾祖諸兄鄧都柳州靖州用儒顯者三矣爾祖若未有致身者老身忍死為周氏以迨今日及見爾也爾勉之肇興泣受誠母德元不已而元已前卒使肇興收葬其夫婦焉母以丁酉八月八日卒享年七十有九寔杜武山背乾趾巽合詔之兆以和及陳氏祔禮也肇興言祖母守節困厄事親又未嘗不泣人皆曰難哉予周母備諸苦以完其志君子曰雖然吾以母為易之者也當矢志時無其身矣雖易鑊可也臣又流離困侮足入心哉武之抗節也雪窖冰天何難焉夫見苦則慕甘志將不立生有棄歿有卹史有名後有肇興此天與人所以交報母也雖然母葬報者耶楚之何足以為母其銘曰

元凱集

卷之六

六

志

其惟貞節周母歐氏之塋深谷可陵茲塋不傾動不
琢詞為世女程

元龜集

卷二

志

子

張孺人墓誌銘

鄭母張孺人歿且暮某自京師來歸承武兄弟墓某
執服出孺人事狀以銘章見屬惟先大理與司理公
同里同社稱莫逆某與承武習而相友某視孺人猶
諸母也吾兒維城受室于承武兒之視孺人猶大母
也屬在肺腑又熟聞其芳懿銘其敢辭按狀張系出
宋龍圖學士居山君孺人父處士炯也母林媼孺人
生夙惠閑于內訓處士奇愛之期不與凡子張故司
理公母家司理習而補郡弟子間過母家處士未之
奇也林媼奇之曰必予女于是孺人歸司理公司理
博學雄文多大節事父母孝友于兄弟然為諸生貧
甚稍資餽康束脩之奉為父母養間以給諸兄弟孺
人富家女既歸能遠辭去媼珥之飾盡以佐司理益
治滿隨實伯氏什一司理乃大喜若能如吾意所出
司理嘗有提姪沒為婢傾貲贖歸長而嫁之孺人為
栴沐縫紉衣履具嫁時衿褄如其女也朱大司空重

司理請授公子經自洛中轉之濟上而海寇大入
聞道阻不聞問孺人適奉姑君山倉卒踰江越嶺聖
姑避地姑念離亂家益貧子乃在萬里外日夜涕泣
孺人譬之百方姑性嚴喜潔孺人治食必潔一飯當
數起晚病中溫廢孺人躬浣廁踰扶持床第者數年
于是司理荐于鄉矣孺人益節縮自將而中更二尊
人之喪從中拮据以佐司理卒成其孝司理自海寧
擢惠州理既貴然骸髀秉節淡然貧乃如諸生時孺
人隨之卯常蔬蔬續芋助其清苦及司理病甚將顧
請身代其歿也卯中至不能留一錢受贈乃得歸孺
人乃身減所服御半年之中嫁三女子終身無靡衣
媮食之奉顧又善病藥輒經旬然病之間未嘗不課
僮婢操作不輟也晚好佛家言常持齋素見人有惡
苦若饑寒者惻怛動于色雖居約必有以卯之族戚
無戚疏素粟之問不輟無不曰鄭氏賢母也貴而能
勞貧而喜施鄭母有焉司理之喪久而靡中顧也二

元凱集

卷十

十九

子

嗣之習于訓以有譽聞也不亦宜乎孺人卒以辛丑
六月二十六日距生乙未得年六十有七子二女三
孫男三孫女二其一則遠余兗城也承武嘗泣謂予
母氏勞苦矣吾惟拓落不能以昂釜養也今庸詎及
矣某聞君言傷心焉小人有親勞瘁亦若斯已而臯
魚之痛均焉奈何乎奈何乎往司理之窆魯國于大
宗伯志之徵信史昭不朽也今窆孺人而小子是銘
闡內美徵肺腑也不文奚辭焉墓在西園山紉司理
元凱集 卷十 十九 子
之兆窆以某月日銘曰
維司理迪仁蹈義矯節是砥厥有內美佐之以慈濟
亦君子是履西園之丘雙壁藏止問慶所餘微爾孫
子

封南京工部主事徐公墓誌銘

予備貢陪京得從公卿間游諸公皆當世名德品流物望冠絕一時顧無不稱光祿卿徐公之為人也予數過從徐公具廟堂器而清標嶙峋實能獨出埃壘予深歎以為不可及而徐公歆如也顧數法然而稱其先封公曰凡吾所以就業官名行自砥以無棄于君子之林者繫先子之教寔使然先子沒而無所聞庭訓矣出一編謂予曰斯先君子之事行也墓

先凱集

卷二

七

墓

先墓視于豪聚族與豪訟豪中公為一至郡庭守劉公見而大異之曰此福人也立遣歸封公既肆其力于治田而王太安人更以儉勤與共作若以此生計饒裕而次第舉光祿兄弟封公乃稱曰吾以養親從業耳吾終不使兒子為庸衆人于是力田所出既以治大人甘旨極孝養之節而其贏餘盡斥以供光祿兄弟讀書費戊辰光祿公舉進士客皆賀公又笑曰此何足賀使兒子他日能不負斯舉始當賀乃公耳

先凱集

卷二

七

墓

于是光祿公初為建寧理官封公謂曰傳稱不變塞為強若知其義乎夫塞塞之謂也虞典數舜德曰允塞皋陶論九德曰剛而塞又者德之基而易變于仕路非至強不能持也兒素心學道茲惟窮達之閑可不勉乎夫不變而後可為君子且兒亦知所以為理乎寬則慢難乎其為上矣猛則殘難乎其為下矣寬而有制則刑平而民悅兒必慎之光祿公跪受教因就卹養所見平反無害即喜色後三十年而為萬曆

戊戌季君大望復舉進士得番禹令乃復訓曰夫令
與理異理者糾處之司以法守者也令則撫循之任
以德行者也而兄善理而必當復善令勉之勿忝爾
兄勿愧科名番禹君亦詎受教當是時封公近九十
矣猶勤于誨如是封公為人剛直好義重然諾雖伏
處田間而文采燁然器性宏恕真心質行有猷詎樂
道之風既貴錫冠服而絕不喜世俗貴人父者之為
常支節徐步間井間洽然若野叟里人目之南州孺
先凱集 卷二 七三
子云至問以古今成敗時務得失則覺其快談洞悉
竅會聽者忘倦矣見里中篤老尤尊事之常推食于
貧寒人緩急扣門無弗應者焉三為鄉大賓于本郡
皆謝不獲乃強往公論重之公醇厚大類靜菴公故
里人又有世長者之目也公之封蓋以光祿公前為
南工部主事滿考推恩而其老也光祿公嘗以晉臬
副投劾歸侍云庄于正德壬申四月二十七日卒于
萬曆戊戌十一月初三日壽八十有八子七人女一

人孫男十三人孫女七人史氏曰自古道衰世之不
以利祿期其子者鮮矣徐封公之訓引古義辨官方
不啻凜凜有如易塞毀常立致崇黜我知其不與易
也豈不超然俗慮之表哉大澤之淵生龍威鳳之子
摩霄其兩出固與凡殊也封公布衣著節不雜垢氛
而光祿清德照世蔚為國寶是父是子豈不信乎乃
為之銘曰
維古所重孝弟力田傳著高士抗懷林泉我儀伊人
先凱集 卷二 七四
厥美婉孌餐嘽至和保其大年詒穀訓忠古義炯然
寵光幽壙龍書玉鐫藏斯安斯高人之吁

鴻臚馬君墓誌銘

嘉靖中光祿少卿馬公從譙抗疏言 上日事齋禱
亡益而糜費不貲因劾中貴人侵漁乾沒狀語頗侵
宰執坐誹謗逮杖置獄且不測後得減死論成顧創
甚未出獄而卒天下聞而傷之當是時鴻臚君以十
歲兒從之獄扶持食飲備茹苦痛竟以公骸骨歸而
時仰天號曰嗚呼忠而蒙辜何時白乎度時未可言
則退而養母慶曆之際先朝蒙誣諸臣以次昭雪君
元凱集 卷十 年五

乃辭其母夫人曰此兒所為日夜飲泣椎心者也乃
今其時矣會以成均久次當署職乃上書訟少卿冤
伏泣闕下諸公聞而哀之更為條奏蓋三疏乃得請
詔贈故光祿為太常少卿予恤典視楊忠愍云君
既拜恩歸致墓上則移官南都就養母無何母病亟
告歸視及卒既除服君又曰有驛單士餘生不自意
金而忍死視息者徒以父未白也荷 天子明聖錄
父之忠死且不朽且驛所以竊祿欲以娛母今母用

天年終予何所復觀于世乎遂終身不仕君子悲少
卿以身殉忠而鴻臚君純孝能顯白其父予故著之
以為世勸及按君事狀多孝友篤行之事蓋君之從
喪歸諸兄已中析其產君受其下瘠而與仲兄爭養
曰予不違父矣予欲以致之母侍母病廢寢與食
予極毀瘠光祿之見昭洗當大治隧道君前後所
費千金不謀于諸昆嘗母事寡姊又養外大父母
禮所御敝袍襦餐教子弟不得為靡侈獨心好
孝弟節義事遇其人禮之加等其所振活收恤遠邇
賴之無論宗戚矣嘗飲邑博某相浙友人某焚三百
金券以與友某于是著義俠聲然君為人端謹出入
城市未嘗妄顧養皇自好非公事不見邑令嘗以野
服一赴賓飲之筵而已入以此益重君其議築皇甫
圩邑受其利君所飭諸子必以立身砥行依于忠孝
詞音凜然曰予昔從獄中先公嘗教戒之云爾晚舉
弱息惟弗終于誨是憂嗚呼可謂操行凜然象賢之

君子矣馬之先河南人晉時有南海守訓始家溧陽
宋之南也廷鸞為宰相生富又生裕元時隱不仕裕
生賢又生忠又即少卿公父也贈如少卿官少卿六
子君其第五云君配徐孺人有令德男六人孫男七
人孫女五人其姻婭具載行實中君之卒以萬曆癸
卯距生嘉靖壬寅得年六十有二諸子將以甲辰之
冬窆君于東山而來請銘予謂君以孝銘又者不愧
矣矧多賢行乃不辭而銘之曰

元凱集

卷二

七

七

天聰蓋高華有據盤孰排帝閭為國賢奸懷忠就冥
碧色晶瑩孰回帝恩馳輝丹青國有馬卿而卿有子
維忠與孝維天地紀忠無不酬孝無不伸事父與君
視此銘文

潘宜人墓誌銘代

予貳天官留都而徐君為考功大夫貳卿與大夫日
相接也于議論政術間知徐君賢徐君間持所自為
母潘宜人狀絮泣以銘請予覽其情淒然讀其狀縷
又然知徐君有賢母蓋宜人之教徐君自少小以至
于仕為官自行坐飲食談語以至於誦讀之間蒞政
之始皆有教其教尤以正必湛以勤以無所取為蕪
以惠愛不傷民為德徐君服而行之動尤曰有吾母

元凱集

卷二

七

七

之訓在予又以知君之賢之所由然既受狀不忍遽
孝子之意且思以塞其悲乃為之志又曰宜人父南
溪居士母曰鮑媼宜人生端凝幼知禮讓甚婉媼徐
潘兩姓鉅宗相望嘉定公娶而才雋善誦書居士許
婚焉宜人所以歸嘉定公也婚之夕隣燬于火徐以
居免之是以卜媼之福與徐之昌也鸛鳴寢門聞矣
從姑受事又身操井甕漏盡不能休上食舅姑候旨
否為憂喜片其奩以佐家費曰婦何以私藏為姑嘗

有怒于潘故操婦急煩益恭姑意益解益勞而不怨
老而不憊喪而哀此宜人之純孝也未貴時以織像
嘉定公于讀及公為州所以佐之益勤常從中調過
客厨傳所犒諸番布皆出手梭而時又從史公省刑
出繫無算故雖遠州襟夷而公德淪浹人其去也民
乃為兩主以祀公斥毀之公常病露禱請代

此宜人所以相嘉定公也仲如病不能乳子以乳又
之李叔游學資于嫂氏手給其于妯娌也事則我任
老戴集 卷十 十一

之不逮則我助之咸無間然此以知宜人之睦也潘
居士之逝也迎其繼母以養而奮田奪于外舍不問
也此其于財賄輕而所親厚也所茹羈茹子亦以半
菽身衣縵布衣子亦弗帛既封矣被服常如里媼見
者不辨為貴人勉其婦則曰母廢織也勉諸孫則曰
勿鮮衣梁肉效俗兒態也蓋垂絕之訓猶然此宜人
之以儉勤約素終其身也凡宜人之所躬操皆貴富
者之所難而能安之若性其所調劑俛仰于庭闈之

際或賢者之所難而能精心委至以盡于道然而偕
老之弗諧昂養之弗率享此徐君所以沉痛凄楚不
忍其泯然而欲托于文以無朽而予亦憫其志悉載
其事以藏諸幽以垂于世以塞夫孝子之悲也子二
行遠光祿署丞次即考功君必達士辰進士女三孫
男四孫女三說又振又皆自宜人所謂歛福而昌者
也生某年卒某年所謂壽也某山某其兩藏地也乃
為之銘又曰

老戴集

卷十

十一

古有內美則諫之我賢考功悲其辭母德懿哉實女
師太史作志慰汝思有握彤管徵銘詩

益都令譙菴吳君墓誌銘代

採權之役興中使者四出而陳增主山以東貪醵情
毒出僣偶上既訖福山令勢益張于是歛吳君宗亮
以進士令益都未數月增下令籍民日入入洞株
金益都實不產金直欲攫民而責令代輸督趣迫切
而先是增巡行他邑以嚴刑燬人所糜爛殺傷甚衆
吳君度且急民旦夕魚肉即具疏五千餘言列增違
旨營私剝官毒民諸大罪上之上覽奏徘徊中疑

元龜集

卷十

八

十八

詔飭約增寬令勿詒增自以見重劾惧且恨遂上書
誣令徵輸時有所科歛藏匿而言者皆右令詆增觸
上怒乃削令籍逮繫司寇獄增因根株淮歛數十百
家籍其貲會所司按驗增所誣令無毫分實上亦
察令無罪乃赦吳君君令益都未久然已勸農樹藝
禁游文化俗興學賈民車轉餉海上軍獨先諸縣條
舉田十一事身倡行之招徠復業廉廩有緒矣會有
增之禍初他令詣增率庭拜君不諂增衡王使兩寺

人美與往遂用鉤禮增由此怨君及逮人情皇遽君
固卧自如青齊民數萬擁送君洵洵言殺增為令報
仇有司譬解數月乃定然增自是懼不敢居益都徙
之彭城邑稍甦息矣君性篤孝初第歸念親老不欲
仕強之乃出繫時間母喪慟幾絕及歸奉父養致乎
力喪致乎哀焉為人大度慷慨常割賞與人及陰
脫人于厄者屢矣難之作也族有比于增昨君者君
不仇卒善遇之平居大布之衣在官清峻不私邑一

元龜集

卷十

八

十八

錢去之日身償官幣之糜于查者薪奉衣帶皆盡邑
人尤悲之史劉子曰予嘗一面益都文弱人耳及讀
勅雖而知強項折檻不獨活之人也益都倡之而荆
楚淮秦間逮者踵接皆觸抵雷震爭民命于虎豺之
吻以畢志盡節而已詎不知其必不勝耶究以民尚
有時上終有省則賢者功烈豈可掩哉益都没二
年李大中丞裁增陰事增以憂死黨與皆繫治上
亦益悟悉赦諸累臣罷礦弗株庶幾乎益都之積志

不可復作矣悲夫悲夫子故脩載其事俾世
有考焉君之歸也李中丞嘗檄旌其廬既沒益都歎
皆祠春秋云銘曰

屹然儒生而奪數百萬人之命于席之牙在官不
滿三百餘日而名垂無涯嗟咨乎吳君使君倪他
下看靡短長坐致將相而無稱于世較今所豎立
則君豈易之耶已乎吳君其亦何嗟

元凱集

卷十

七

貞節楊母袁孺人墓志銘

嘉靖中給事中楊公允繩疏劾督撫交通執政為奸
利狀權相怒會公覈光祿上供物乃共為惡語激怒
上取旨付獄文致論大辟公有子應祈因首垢面晝
夜哭長安市再疏請代父死不報庚辰夏當讞奏應
祈乃變服雜傭保闌入權相所偵之無寬給事意乃
憤發扼掣絕食七日死人哀之皆曰孝子孝子其秋
給事竟赴西市當是時孝子之室袁孺人年二十四

元凱集

卷十

七

獨與姑黃翠襟中數月兒狼狽出潞河從兩喪南哀
踴徹天途之人無弗泣者適遇盜欲赴河水已得免
歸及家環堵蕭然袁孺人乃益自奮佐姑拮据既治
藁葬畢乃葺廬居一以全孤為事蓋姑黃莊而賢袁
孺人婉孌婦姑相依相憐愛也兒稍長知書晝出受
書夜則兩人共一几坐兒其傍課之讀而黃孺人更
為兒談說古今間及患難未嘗不泣泣罷各就織兒
間問母曩事則為道說給事直諫死權及孝子囚服

哭泣立稿長安狀益哽塞不自勝明日問兒頗能記
憶否兒嘗病母夜不交睫于是兒益長感奮自立工
文章世其家即今孝廉君忠裕也蓋給事喪歸之八
年而權相敗朝廷更始詔錄以忠蒙誣者予給事贈
祭又十年而孝廉壯受室更若干年而舉鄉書已而
而請孝子以孝孺人以節並下詔旌矣人皆曰
天道遠哉盡觀乎楊氏于是孺人既老病甚先
身病輒殆是所閱勞苦哀傷之際備矣結轡
應滯殆以此終孝廉君痛母之長勤而弗逮于祿也
君子尚論楊氏事蓋撫卷潛纓焉已而歎也夫給事
烈矣孝子之先父死非其盡無復之也欲以死感動
上下庶幾父之無死也使哀孺人哭泣悲哀而從與
俱死藐孤謂何此與匹婦之經濟瀆何異易稱蒙難
正志困而不失其所孺人以之寃白名立孤成即
顯天也不如是世之忠孝節烈其何以勸焉狀稱孺
人素勤力外和內莊而慈愛喜予不纖畜生孝廉時

家難急哭泣委頓然顧自乳子及歸悉力持門戶姑
之喪棄事如禮所嘗皆殫心力而以機杼佐焉對兒
曹言笑不假曰母道慈而父嚴我乃兼之上下內外
疏戚之黨僕婢之屬靡所不煦妯也人有急常貸予
之既有姑弟之女為女又嫁其未字者族人某有護
孤恩孺人事其母猶姑焉在諸姑伯姊間以德行見
莊然其卓然天壤稱其為楊家婦則固以大節諸美
盡細小云袁出谷陽里自刺史世濟儒行封刑部與
光凱集 卷十
山公孺人父也母唐太宜人為刑部郎左長史世稱
太冲先生與給事偕舉進士者孺人兄也與山公嘗
與給事父贈公同庠贈公才高氣豪中蜚語與山公
白之詞甚壯蓋剛毅人也篤愛孺人不虛耳楊之系
具給事志中不悉錄銘曰
惟忠孝節天地之紀一門而三世豈有此偉哉貞
魄附于孝子我銘其藏副在惇史

贈大理寺司務先祖次塘府君偕祖妣鄭孺人遷
塋墓志銘

我父雲門府君之塋我祖暨祖妣于孝義里水頭山
也測景揆方諏于龜筮乃躬負土既哭既殯歷若而
載矣彤家言斯土也溫虞弗安于魄我父痛焉日夜
念改卜守官棘寺遂捐館京師用是以不米遷而堪
輿王君曰此無庸更卜他山也墳之右趾下徙十武
氣翕聚于墓法合負甲抱庚燕卯酉惟習吉從之叔
奉凱集

卷十

年

三

及諸弟謀僉同以甲寅四月三日午時啓舊域奉祖
暨妣宅于新龜鳴呼是我父未竟之鬱志也豈孤孫
輩之敗禮惟先靈寔詔之曩父之棄事也手述祖及
妣事行錢之石勲謹錄如左其文曰我陳遠有代序
先曾祖諱珪始遷藤山生先祖諱銑弘治乙丑進士
知太倉州祖妣王宜人先君其第三子也諱道沂字
繼魯號次塘少凝靜長而力學然不求仕至性孝謹
兄弟俱前卒獨順事父母曲得歡心相繼以高年終

金既而盡傾之無系毫芥蒂意晚益貧淡泊自如常
曰貧富天也禍福命也予何心哉第強為善耳課兄
果及樂讀書曰夫學猶治田也弗力胡畬弗勤胡成
樂舉于鄉不色喜誠以服官勤慎先祖德答主恩而
已先妣鄭氏父吏部郎中諱善夫海內所稱少谷先
生者也母袁安人先妣幼失恃吏部公教以壹儀歸
先君佐事二人盡孝治家整肅有法生三男七女訓
之謹而督學輩學嚴于先君享祀崇盛極涓潔婢僕
凜畏尼媼之屬無敢至門者識大義善處事當否史
書典故皆淹熟常指授諸孫婢媼間範禮則法稱女
師云右具錄父所述不敢有所增飾而勲竊有感焉
我祖歿五十年于今矣里人相與語及必曰厚德厚
德繩武者宜何修哉祖妣之教家節儉勤勞至老不
慙後之來者目不及睹前人之懿矣此勲所以感也

奉凱集

卷十

年

三

先是父考績移贈祖為登仕佐郎大理寺司務故事
無贈者父偕同官疏允著令司務父之有贈典自我
祖始也祖生正德丙寅十一月廿四日卒隆慶戊辰
九月廿一日享年六十有三祖妣生正德丁卯正月
廿七日卒萬曆丙戌十一月廿四日享年八十男三
人果庠生娶藍樂丁卯舉人大理寺司務以子勲贈
南京戶部主事娶林繼張俱贈安人集壽官出繼伯
氏娶楊繼王孫七人樂出者勲辛丑進士南京戶部
主事

卷二

五

即中娶詹贈安人烈庠生出繼果娶林杰娶葉然娶
何集出者煦娶林燕娶盧釐娶鄭曾孫十七人女七
人孫女四人銘曰

藏四紀矣更卜而宅之以妥魂也積百年矣後人
其食之惟祖德也魂既安只我則寧只永固億斯
齡只若有福利我弗敢聞得存德矣不繫于墳元
孫刻銘敢告來雲

按察使鴻川許公墓表

是歲秋昌平按察使許公調官將解綬歸還捐館舟
次其孫某扶服詣不佞拜且哭因咽不能語手狀乞
予言將歸而襲事以文其隧道之石予悲按察良臣
著績久何遽歸即歸何遽溘然也又先大夫同年友
抑其孤孝而閑于禮是皆不可以辭按狀殆萬餘言
彼欲不泯其親不厭詳也表用史法宜簡而裁曰約
著其事以示永永公諱應達字伯漸號鴻川嘉禾感

卷二

五

五

化里人稍遷郡城始祖實甫四傳而為東岡司訓司
訓生少山是為公父兩公皆以公貴贈參政妣皆贈
淑人公少孤穎卓司訓奇愛之稍工文章善書為何
令公所器戊辰登進士第出守東平州始至即裁里
胥供應手定役法酌經費蠲通租以息民力擒盜魁
杜邦雍按娶婦之誣其叔者得其情有神明稱而以
水田事忤郡守調遼州開水田議守所建白也它邑
唯唯公獨曰北土故宜麥也聽民麥便守謂撓公事

急甚行求公陰事無所得猶計調公公治遼如東平
前守用繕城蒙詒公白之而均力役惜民費所洗雪
冤獄推擊豪猾甚衆權刑部負外郎萬人號留至數
百里居亡何謝病起補虞衡督治主第山陵兵仗治
鑄等役既廉稱事中貴人莫能撓也往視清江舟稅
稍寬漏行之禁罷四尺以下不復征議河堤忤督漕
者而河竟復故如公指及為都水即行河首開寶應
城河賜金增秩約歲修之費磚康濟堤築高郵王家
嘴州人賴之為塢屈曲避風濤以護漕舟之泊江渚
者河決范家口公塞之瘁甚若有神來翼遂塞之腴
地當收入者悉捐以業貧人而支河開堰之屬益治
進太僕卿調副使備兵井陘持憲用輕典未幾江南
之水患興公故用行水著功遂進叅藩兼臬憲專治
水首開吳淞江達其咽喉而四郡之支河以次濬多
修園岸石塘橋梁水有所瀦洩不復災費帑金十萬
功倍之事在三吳水利集中公患上海李家洪囓于

海欲為石塘禦海為當事所格公憲曰今猶可及圖
也異日者兩岬蕩然海將噬城臍可噬乎公行水事
竣移病歸起按察昌平行葦城堡延見將吏校騎射
議用衛官補列校不得廁遊客條其便三遂著令馬
新入而斃責市者養卒不獨償既撥而損罪主者本
路不代償亦著令常先期餉士使宿飽卒罪謫者戍
士當番休者撫之皆有恩以護東征士功賜鉅虜酋
伯牙兒窺市賞感公威信解去擒巨盜于葫蘆谷又
採山陵火皆著方略所治獄大小必以情全活甚衆
踰年擢中州臬吏民詣闕上書留得毋徙俄以大計
調復號不得乃醵金為行資公悉謝卻之行至潞河
而卒公內行淳至事後母至孝在官洗手奉職告居
里環堵蕭然有司或不識面其子餽遺若將晚焉然
嘗割紫以周故人子不少恡惜吏事精敏至慷慨引
當否大吏不避也雅負知人鑒前後所舉士孫琬王
明馬洙趙永忠皆偉人于書無不窺為文貫穿馳騁

乾澗川粹篇又精出世學其逝也儵然殆有得者
史氏曰予按許公事甚夥然所最著績在治河次治
邊二者閔國事至大公治之皆有碩畫可經久非沿
緣成事而已今河患方殷安得置公數輩為滄水使
豈憂河淮哉予聞公行水時公錢不足至自具糗糒
夫人臣一意公不私何不可為公往矣壠樹蕭然顯
曰有明賢勞臣許公之阡過者式之其視予斯文哉

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鳴宇薛公行狀
層丁未雲南武定雷阿克反薄會城武定守逃入
城置印藩司賊索印曰不予且屠城城無兵又虞內
應鎮守諸司議姑予印而後以兵取之巡撫陳公曰
然予之權取之武時薛公為左方伯調兵食守北城
不預議議定以告公曰不可吾高城深池足以守第
慎防而靜鎮之俟援兵曰脫不測如生靈何曰守苑
正也違計其它有一腔血報國耳且爭且目鎮臣聲
色俱厲時士庶聚以數萬皆乞與印緩禍見公爭益
恐右伯進曰議決矣勿聽妄言沮事陳公曰然乃予
之賊退事聞詔速撫鎮以下命公代領節鉞撫滇矣
而言者顧并論公朝使從滇來少師葉公詢知公力
爭狀以語首揆朱公朱公請旨勸欽以明公御史具
言公爭時義憤激烈且事非薛某所得主也于是朝
論乃更歸公事大白矣而公以疾卒於家海內賢士
大夫無不咨嗟悼歎為天下惜云故某某將以某年

月日葬公于文山屬某狀請少師銘公諱夢雷字汝奮號鳴宇贈方伯公第三子也少負奇為郡守吳公所重督學金公姜公蔡公校皆第一選入北雍庚午辛未聯第進士授江山令當括田復畝而籍之悉蠲浮賦乃緩徵輸講荒政剔蠹清獄興學作人有廢舉有投匿誣人者嘿不發它日閱訟牒字良是訊之立伏豪侵民山以葬力至介直指言公謝曰令知有法耳守韓公黃公皆重公公初至例不薦韓公告直指薛令治第一不薦守為蔽賢請并守勿薦乃并薦公之親若徵幾無以為裝行前令邵公潔廉余公才公蕙之江山民之稱令明以來三人而已入為御史視盛廠劾巨璫冒破政府庇璫取旨詰責蓋公第時江陵相為主司及門爭趨之公獨否或謂相君稱公賢不可不一謁謝公不往協院某相私人有所屬又不從嘆甚故公按蜀甫二月出為廣東僉事遷恭議皆治海北兵番入瓊崖督兵賊之孽賊龍珠池剿之

而省其黨討葉宗權等三戰三勝招撫八千人三賜帑金珠池之法峻得吏蓋點速真盜而賊脅從為功公令獲盜以俘勿以級遂無濫殺擊剿盜李茂又擒殺權璫張誠之弟橫海上者法必行不撓臺使嗟服大城廉州自為記兩部皆全樹榕鑿井濟道喝者權削便內艱歸起補淮揚復外艱再補浙江出遇倭倭二十七人訝其貌非也俘言本琉球貢人失道官兵俘我匿貢物殺溺八十人矣公曰貢道閩寧識閩乎倭言地曲折皆是白撫院護遣歸王咨部頒公兵憲初自功及被劾乃蜚公公曰吾活人足矣復自為計乎大姓董范家奴橫恣中丞直指操之急公曰寬之急且變生會范祭酒卒其家詣關訴上怒罷中丞逮直指及令公入賀宣言于朝曰憲吏按事職耳且范自物故奈何罪執法臣乎于是得輕比要人怒而無以罪也海塘之役周視節縮築四千丈省金錢鉅萬以其羨隄唐樓若干里復賜帑金又濬壕奪還侵

於勢而為汙池者攝諸司十一篆迎辦理解與蕭公
雍范公涑稱三大賢皆監司也而公積憲副資十二
年無留滯色劉中丞尤嚴重公礦瑄出發發睦間故
勛貴與結連民駭恐劉特疏進公叅政監浙東三郡
鎮定周防絕其芽孽遂以無事大侵平糴蠲賑全活
無算俗多溺女下令禁焉東征募兵二萬皆簡練後
遣久之進雲南按察使權右布政轉左瑄楊榮暴恣
告密搏噬人公下令許人于監法無貴掾某奴詣榮

九觀集

卷十

七

言掾富可籍也公收案奴奴常擊仆掾母當奴律死
榜諸市曰無若奴之叛主而抵極典也榮欲入署縛
一掾又欲鑿朱方伯墓皆懼而止撫鎮諸公與榮飲
挈鐫自隨公引滿謂榮人言若置醢我不信也天子
藩臬大吏圖之欲以何為一日傳榮將害公從者皆
哀甲公咲曰訛耳已而寂然久旱禱弗應公曰此冤
氣干和當清獄時榮所安逮繫數千百人郡縣獄皆
滿公悉縱遣之大兩三日黔國公謂閫帥曰薛公誠

通于天矣因請見公與講釣禮而後見之而榮積愆
以稽稅誣奏公其黨環泣曰薛公得全漢心可奈何
榮懼追焚奏順大猛奉之俘也幼穉數人吏議且盡
殺公生之曰是尚有生法吾不忍其孩咲而就屠割
也李叅藩繫詔獄公勘功力為申理語在牘中公以
平允再賜帑金常白二孝廉之冤直指欲斃一州幕
力解免之公居滇久所惠利極救不可殫紀民德公
入骨酋亂之日拮据調度以餽戰士畫城守十策議

九觀集

卷二

九

發帑賑又議罷無名稅三十六處皆極慮以佐主者
撫臣既得罪滇人守關又得公制下歡呼動地公承
賊蹂躪之餘民莫忍旦夕奸宄睚眦欲逞既命將吏
俘獻諸達而芟珍其餘孽益撫瘡傷討軍實綏靖制
馭懲前毖後獻慮深遠先在藩司疏言亂後貢金五
千難辦請蠲停不報至是更為罷稅蠲金兩疏詞益
悲會代不果上告新撫周公曰吾負滇不能為民請
命今付公矣公之歸萬人依依如去怙恃云自公為

監司憂渙深又言之屢而狃于熙晏無能信公者賊
乘危在呼吸公獨抗萬衆排成議持之凜然非中有
定畫決不能從公則印與城當俱存謀適不用悲夫
公慈愛惻怛平易親民興利剝弊嗜若饑渴所至歌
舞所去慕思浙粵渙雲家頌戶祝江山之民祠祀春
秋鏡石詠詩興言滂下夫其周練物情通變成務節
錯絲棼當幾立斷所謂開濟之略綜統之才至于法
所不可屹乎山立所抗執弗阿唯自要權地以至臨

一覽集

卷上

九

制之貴重人其所攝伏摧靡戢其距牙則鍾噓鴟張
之奄豎而精誠凜然正已物格中如淵水泓渟自遠
有古大人之度參之近代名臣無所讓焉國家贈卹
之典于清貞勞烈之臣未嘗靳也公行治粹然章灼
如是及當大變義色正詞足以暴于天下臺省之論
多以廉仁澹靜歸公歿未邀恩光烈猶鬱宣論必久
而後寔歟公具人倫鑒而入浙蘭得陸公可教輩十
餘人少宰楊端密公諸人物公所舉旋並推用公有

至性贈公微時窘于官獲侍辛瘁迎養令舍日誦所
行佳事為贈公娛在維揚方閱兵忽心悸疾作尋聞
贈公訃兩遭喪皆毀甚勺水不入口哀感行路病革
遇諱日猶歔歔與兄伯孝蕪仲文學友愛特至撫教
其孤與子埒為具田宅每事心盡事叔父尤謹而遇
族戚甚恩輯宗譜初祠置田皆極周悉人懷其惠下
逮田畯與人交披露胸懷無不傾盡故僚屬親知樂
親就公然性介堅久淹荒微終無朝貴尺書及歸並

一覽集

卷上

十

深居高簡罕與當路接亦不復談當世之故中朝有
欲推轂者不答作詩喻志焉學本經世不以詞章自
雄而涵茹古今盎然出之名言鑒鑒奏疏書牘皆足
傳世旁涉流略詩晚成即超詣與黃太僕鄧學憲諸
公酬唱有彩雲集城西有山池竹樹之屬間往觴咏
或抱几繙書常得冊府元龜鑿校不輟厭俗侈靡務
為約節宴會絕聲伎服御淡素家庭之訓常以飭躬
惜福為言兩嗣君敬承厥緒稱象賢云

先府君行略

萬曆丙申冬十一月二十五日丑時先君登仕佐郎大理寺司務雲門府君卒于京師之私第時先母張孺人喪纔三月餘耳孤某惶遽籲天請代弗得既歛又觸地頓下從弗得則時時搢吭呼曰天乎天乎依積僭不死而使二人至此極乎于時吾師臺翁葉太史數臨唁且撫之某間蒲伏請曰某雖萬其身無以贖先君矣若以天之靈與夫子之訖得歸萬里之櫬

凱集

卷二

百一

子故立又幸而得窆窆旁之事惟是志若銘所以垂信幽顯者惟夫子憐而賜之言先君逝且不朽某即溘然畢命草土亦且不朽夫子幸而許之曰余于若翁無所愛余言也若第具事行異我某時震裂崩潰未能泐筆也廣柳南遷艱虞萬里蓋六閱月七易舟楫而後抵閩暫停萬安山之原某廬而苦焉乃始收召殘魄掇拾遺言行草其大都不章不次惟無所敢飾將以丐鄧計部先生狀而請葉夫子銘會卜地高

蓋山之陽形家言是冬宜葬事迫矣乃遂緘書付急足入京而請焉其事略曰陳先世光州固始人從王氏入閩宋有為成紀令者家臺江是為始遷之祖成紀若干傳為壽官公珪遷江南藤山壽官生銑弘治乙丑進士為太倉州守蚤謝簪紱林居五十年時稱名德長者太倉生封登仕公道沂有隱德配鄭孺人吏部郎善夫女吏部郎海內所稱少谷先生者也登仕公三子七女先君其第二子諱字九成雲門別

凱集

卷二

百一

號也生而警穎幼即耽書占文動止若成人太倉公奇焉十一在外塾師與其長年生講易先後天之說而授先君它書先君私念曰師少予耳先後天予自解之何師授為則取蒙引通典諸家言參究洞徹解乃出師說上而為它文論益奇敏盡屈其長年生太倉公逾益大喜二十為閩諸生于時學成矣顧屢試不售太倉公乃曰孺子必有立顧弗及予見爾太倉公老且病諸孫林立獨手其袍笏與登名之籍授先

先曰予之緒業盡屬若君必勉之此所以志也先君受而藏之益勵學登仕君饒財以長者弗虞歎故數折閱及太倉公沒室燬于夷家中落諸子出分先君獨奉父母居盡出其私奩以嫁而小弱妹侍養辛勤不足則出授徒以佐朝夕而其易學益沉浸醲郁奇文蔚起遂領丁卯荐書省宴之日私簌簌涕下曰嗟乎吾祖不睹予有今日也戊辰罷春官歸而登仕公下世先君毀幾絕棄事勞費一出乎已不以煩兄弟

凱集 卷上 百五

年未嘗偕計以營庀未卜弗行及得卜徒步來往經宮勤瘁甚蓋先君之于孝天性也登仕公嘗得奇疾先君日夜侍不解帶嘗見床舉離地者三若有物然先君不怪也登仕公渴甚則含水以啣登仕公既而疾良已所居委巷林木深翳登仕公好早出而晏歸先君必迎于路至里餘扶掖抵舍以為常及夫登仕公而鄭孺人老思養以祿庾辰謁選乞閩缺人曰文夫業低頭就此何及故鄉則應曰非若所知既得南

靖博士殊色喜鄭孺人病不之卻先君乃獨身赴官留張孺人具甘旨而時時取公事入省視鄭孺人飲膳臥起低回旬月謂人曰此吾之所以迫得閩缺者也乙酉進留雍學正次且難于行鄭孺人強之乃仍獨身往逾年鄭孺人卒甫歸而號曰恨吾不及謁告還以終吾母也及葬復徒步勤瘁如喪登仕時居常言及父母无流涕歎歎最後以司務滿考疏移所得恩命贈登仕公如其官蓋前此所無 詔特許之著

凱集 卷上 百四

為令先君于是捧勅流涕曰嗟乎吾父不及身拜董加也因為二詩語甚痛云先君居官雅操修潔與人極和易而持大體不阿私南靖尹某公嚴刻人也故事博士謁尹入中門分庭見先君謁入尹不憚示意門者欲有所降禮先君曰吾豈其以一官故而廢成憲何以為諸士觀卒不許尹好辭訖諸生俾先君弗敢也公車之役佐署學事尹乃復辭訖諸生及聞先君當還即歛手弗敢尹故日伺先君弗得間久之乃

而荐譽之矣靖新進生贄具而後敢廟見前師
常持之至昏夜不具不得見沿習為例矣先君駭曰
有賢謂何而效市道賈兒乎立命廟見其貧而贄者
盡謝卻之矣先君遇諸生不設町畦濁醪蔬食相對
而談藝文豁如也談又洞括破的人人滿意其才者
質行者久次而坎壈者無不翼而植之學使間以劣
行徵則謝曰平原幸自無無敢毛舉傷執事明也以
故靖諸生鐫德入骨先後部使疏荐行業文章高第
入為南雍其遇南雍士不設町畦有恩意如靖士復
除北雍視北雍士如南雍西都士歸如雲烏兩雍長
皆館閣名世僚亦天下妙選竟君以庠行姻文處其
間亡不人人推轂先君者先君在西雍久當選時有
它部缺不當得大理大理者冷局衆共厭薄者也次
者撓得它部以大理屬先君先君曰吾寧擇官乎且
是官閒吾甚宜之僚相謂曰陳君得大理宜憲而歡
咲意甚得何也其居大理事長執常儀不阿趨持論

侃侃其於僚坦然被豁矣然明職守不致相踰越有
辦吏通貼錢堂付兵司繫追之其人貧病會雨雪寒
先君言于堂卿某公曰吏貧甚雖繫追終不能具辦
錢也而寒苦絕衣食卒有物故奈何不如遂釋之公
悟曰吾殊念不及此君所持大體君言是立為放免
故事五年恤獄大司寇中執法率屬集廷尉署上
命司禮大璫稱制臨決之司禮固貴倨又奉使從緹
騎列校甚盛故常盛供帳饌羞以順適其意先期檄
西邑五城治具費皆出里甲恣所需取奸猾因漁獵
其中先君覈舊籍豐約裁中取成禮而止而亟制其
漏溢無稽者或曰彼權貴人也省約懼觸怒奈何先
君曰禮如是足也吾安能溢常品以媚權貴人且費
將安出及事竣所減署中公費十之三省里甲之費
十之五欲刻成式示來者會病不果先君居大理六
載敝衣羸馬麤糲之食甚遠而人為之不堪或以事
顧居間則謝曰已矣乃公不能向人低眉或勸求善

則又曰已矣娶也老而倚門乎且此官冷猶日食
大者五斗從僮騎不愈鄉老校書乎行雍容而得曹
郎何汲汲也會有驟進而敗于賄者銓司二三名相
語曰多積而傾孰如陳公之無營先君聞而咲曰有
是哉先君持身有矩矱不與尺寸與人交敦質素不
能為奇縉之容其言論開示底裏盡而不飾自奉薄
無邊幅被服如寒士世以此知先君以為清慎樸質
古之長者所歷皆閒曹無用自見故有不能盡知先

元集

卷五

百七

名者先君實抱通濟具有志當世既無所遇墨墨不
欲向人言耳少時嘗輯古今通變應平恢奇雄偉之
蹟為一書曰經世要畧而于當代賢最喜王伯安以
其伸縮龍變不為拘儒空言譚也嘉靖末夷窺閩先
君度必大入常先徙家入城人共咲之及寇蹂鄉中
甚慘我家人獨完嘗言勉入業不能職之海則宜扼
諸嶺之險要者百夫當關彼豈易得志吾以險予之
令得肆毒近郊當事者何憤憤也居京師日東首以

到悉我每閱報嘆曰天下大事而付一市井無賴能
無變乎今獨如 肅皇帝按劍坐西宮時有所震聳
易置而後戰守可徐議也嘗具疏言兵事既而焚草
曰廷議紛矣無所庸吾言矣每見微歛多方正邪糾
錯則喑然憂曰天下從此多故乎其端見矣又言今
日無如吏治弊也令吾得館銅墨當不至齷齪負國
蓋某侍邸中常所聞如此先君為人簡寂于事若無
預然義所激常投袂往為孝廉常脫婢子於厄有同

元集

卷五

百八

年死子為有力所構乃白有司脫同年子太學僚某
乃名中浮言衆欲因大計去之先君從臺中故人為
解得免終不言功邑子某為吏忤銓司置法而非其
罪也為力救于刑曹其人泣謝曰予恨不能終為若
地何謝為其急人之困多此類也先君為學勤敏然
務得天趣故公車業琅琅象外其品士論文賞奇核
新不執故常曰聖人不能違時也古文詞尚辭要無
取鈎棘詩貴興致麗逸雅好書法宗聖教間沿

文待詔行草遒勁更部骨法丹青游戲學沈啓南幾
闢其室矣顧皆以為小技不足竟學故遺蹟存者殊
鮮而生平精力獨萃于易集諸家析衷以已意為說
六卷皆楷書蠅頭字詩文亦有小集藏于家先君居
京師久日夜思南歸歿之年嘗大書避俗廬及擬歸
田四詩以見志素強力善談笑通者覺羸瘠飲啖少
矣猶日過從諸公治具對客為歡而每自謂曰吾今
者其辟穀邪寢疾數日尚間處家務某日夜勸進藥
物則曰調攝吾自能餌必自酌處又不肯多服及且
年矣猶口占長箋答故人有所親在側曰公心定乎
應之曰吾素能定心益不亂如此嗚呼痛哉

先集

卷二

百九

先母張孺人行略

某罪孽叢積延于吾母張孺人以丙申八月廿九日
申時卒于燕京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九嗟天乎天乎
某即積罪累戾于神明胡不以其躬為殛而及吾母
為也私念母平生懿德具矣惟是苔塊餘息憊憊不
自保懼終闕焉罔述抑古有之相內之美非諫不彰
一日某事亦將有所記載以藏諸幽則何可以不
其年而家君亦謂小子志之于是披血擲大都焉
外系出澤橋張氏閩著姓也世有聞人一泉翁以行
文學顯配陳孺人母其最少女也以戊戌十月十
五日午時生靜慈勤儉出天性筭而歸家君猶及事
太翁奉訓公太母王宜人皆曰孫婦賢必宜其家翁
贈登仕公治家勤而姑鄭孺人性嚴喜潔母佐家君
以事二人無不得當焉嘉靖末室燬于夷而食貧薪
絮僅給費下栽一婢耳母力操作并臼紉織無所不
勤家君之得一意脩業以迨偕計所無仰俛之虞者

示

卷三

百十

以母為之理于內也庚辰家君起家南靖博士稍遷
番雍時登仕公已捐世而鄭孺人年高多病家君以
祿養不得已嘗獨身之官而吾母留事姑母之事姑
也卧起扶掖審寒溫之節調甘脆而進之至于治蠶
蠶斡帛綸曉夜不懈如是十年而鄭孺人終母哭極
哀治喪纖悉如禮所遺珠珠衣物悉以畀諸姑伯叔
使分之曰予無所需此也母居妯娌中退然恬和或
悍而有違言母嘿若不聞者往往愧謝而去故戚屬

集

卷二

五

三

咸服其度謂不可及也平生無綺縞珠璣之好所服
簪珥四十年利敝矣然卒不易宗戚之會珠綺盈坐
母以荆布處其間淡如也家君三徙皆冷曹介然不
營奉入薄資用或不給母處之不異向日食貧時蓋
安而忘之矣然中外親有乏者亦時量有無有所推
手雖不能勝而中要非有恠惜意視諸子婦均一無
所偏私又煦濡慈愛不以笞督也顧時有訓勅語約
而義正誦之凜然生平拮据勞瘁雖稍貴且老矣中

頗常躬視之迨病甚少間猶起行視醢醢鹽豉及宿
客般酒督婢浣濯縫補云家君前娶林孺人早卒母
為之繼聞林賢慕而敬焉忌日必饋而躬薦之終身
不廢里中女婦事佛尚祝釐母獨雅不喜晚乃若有
孫子觀音大士者時時作禮或持齋素遂斷牛鰾
魚及鱉蓋慈濟之性良有冥合非偶然而已先是癸
巳母居閩疾病某夢若群真輜輶幢節迎母而昇者
輶而心恐焉俄疾良已會某領薦上京師而家君官
轉寄書來迎與母俱時病新愈某意難之及侍奉而
孔所歷道途撼頓風波驚駭幸至邸無恙矣然北地
寒苦又心憶諸兒女居常悒悒丙申春病臂入夏而
寒肱有積塊乍熱且寒某夢復不吉憂殊甚醫曰雖
然肱不病不害也日進湯劑有間矣及秋痢大作日
夜以數十起易醫竟罔効嗟天乎母亦豈自意癸巳
之別而遂永訣諸兒女也前夢遂徵矣抑母靜慈恭
無所非遐壽徵顧不徵而獨此之徵耶痛哉痛哉

而某也尤有大恨焉某亡室八年于今矣有二弱息
緊母是依衣之哺之膏勞母心母勞苦且衰矣不能
養而又貽之累年又母病時戒某曰汝之齒長矣功
名不建而詩畫是耽將無虞妨業耶某泣受教嗚呼
光顯謂何也而猶以無成貽之憂此某所為日夜飲
一椎心者也今亦可如何矣荒迷之言無復倫次顧
則誣飾托于名世論次以圖不朽則俟之異

陳元凱集卷三

少司馬余公傳

夫大人龍變柔剛互用有所會以樹于世此濟世之
士所慕尚也若夫秉心廉貞守道不惑屹然獨行其
意世蜚蜮而不受而用亦有所不必盡然所稱大臣
凡表世正俗者必以是為鵠予讀余公事狀則廢焉
而悲蓋予髫髻而辱余公國士遇也及同井在列未能
有所推轂若漢儒所以事丁恭者而公且引去未幾
元凱集
而溘然逝蓋不勝興嘆于殄瘁非獨羊曇西州之感
也乃稍次其事而傳之公諱立字季禮別稱樂吾先
生先世楚孝感也有思誠者為知事註誤戍柳遂為
柳人三傳而為鄉進士幹幹生合州守崇鳳崇鳳生
按察使勉學是為公父按察五子其三人皆以文章
起家而公季也豐幹軒偉負英聲受業于次兄玄名
理淹通舉廣西者試第一當計偕遣按察公喪不果
上壬戌登進士高第授主事權閼許墅調禮部貢外

即出為廣東督學僉事進山東叅議轉副督學如故
稍遷叅閩藩長貴州臬內艱去位起按察江西遷山
東右轄進浙左伯入為副都御史巡撫應天以大理
卿謝病還里用薦者起為兵部右侍郎五年屢疏乞
休乃賜歸道病卒于桐城初公權濬墾閩凜凜特開
法門庭如水黠商吏人相戒是少年也乃不可犯者
社國王荆石先生過而賢之稍延譽諸公間其為禮
曹即以物望當得銓東華亭相國按司同年友也公

先戴集

卷一

三

歲時從衆人入一刺耳未嘗脩私謁相國不能無噤
及為僉事而南鄭秉國好引諸不比華亭者或以為
言公為若不聞也者江陵相而公系出孝感為楚鄉
故欲引與臚公不能從嘗稱曰吾所生遠絕機智黨
援于世不能百一也吾所恃忠實心信于士大夫柰
何輦之效而喪吾故乎且彼炎炎者吾無所與其榮
誠慙失計然其權之去也吾亦不與其惠吾豈為不
得哉為督學試諸生一切裁以獨鑒而以惠文法行

之畢署名而後召有司入或聽請欲有所易置終竟
不肯紕繆及長年生遭絀落不能無望而所拔皆一
時穎雋士故公兩執文柄當世稱能知人而用法堅
強以威嚴見憚屢遷藩臬長所至舉其賊吏民畏服
然以資望深數上數遷不得久居位及撫應天其治
務持大體不苛小為樽節休息歲祲所賑貸而全活
者以數萬計奏增設行水使者松江專治堰旱溢遂
不為三吳患市猾株結為曹巨奸茹其中乃嚴什伍

先戴集

卷一

三

連坐法大破散其黨畿甸肅清勢家子縱恣不法事
連諸生千餘人詣公訴公直諸生而絕勢家子言事
者有所指使遂中公時公已遷大理輒移病歸八年
而有右司馬之命即家召公當是時西夏牧寧邊吏
士數奏戰勝上思惟惺功屢賜爵秩加等公念上恩
厚惟一意奉公不顧私圖萬一報塞于是請謁皆絕
柳有萬戶長以罪削釐旁支子貢緣請代襲公婿故
其族也為閑說百端公曰吾柰何以若故廢司馬法

身竟判弗予諱其不可私干皆此類公在貳樞久
勸公稍為委蛇以合于世者公曰某公遇人嘻怡無
忤可謂委蛇而官上卿某公嚴厲殆冷于鉄可謂不
委蛇而官亦上卿且大臣進退有命與義干時何為
蓋公自度于世多迕其思歸日益甚會大計疏乞身
至一升乃得旨歸天下方以老成去國為惜而天亦遽
不慙遺悲夫悲夫公生平蓋慕臨桂屠恭簡公之為人
恭簡者故為大司馬清貞簡賁人也公剛正不阿
元凱集 卷一 四
大類屠公名位亦相亞然予聞公之在山東嘗過別
殷文莊公而請益也文莊故重公因稍推權剛持後
之旨具言之公稱謝而已其後涉世久時時思文莊
言欲刺張弛之道而恭用之而天性介堅牢不可易
云公孝友內行淳至居鄉黨恂恂所御簞糲之飯漸
敵之衣澹如也口絕不道人之過于私謁者直曰法
不可耳或謂公不虞怨乎蓋為詭詞謝之公曰吾故
不能為違心之言且詭孰與直使人無煩更慮乎故

難行出乎高峻見為難狎而儻蕩無他衆亦樂就之
馬史氏曰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以予所觀余公行
殆楊綰趙清獻之流亞焉世蓋不乏功能之士矣正
國表俗則于誰乎取之公不佞合三相國然其始發
聲也實自王先生士固有臭味焉者殷文莊之為公
言殆濟世之理公惟不能盡用以畸于世雖然寧踈
蹕而行不欲失故步夫余公者清貞不阿為屠恭簡
者也

元凱集

卷一

五

朱松岡先生傳

蓋嘉隆間高安有萬行君子朱松岡先生云予不及識先生嘗讀教太史所為志若銘及先生子諧卿侍御所狀先生事慨然想慕其為人乃稍來次其尤著者蓋先生之行不出乎家庭里黨而獲于天真慷慨為聲動與道合世喪淳淳而士行紕其能循天性執倫物真誠足動人者吾見亦罕矣若先生則安可閤非章也先生父某為嘉興丞任俠不問家人產先生

元凱集

卷一

本

以家督任政而縱其母弟某使專于學母膳前卒其繼為舅母即有弱小女愛之甚會當出適先生割棠重裝累金為資遣以順適母意母為大懽樂先生少有三性十歲失怙已能哀怛如成人後失嘉興失大母最後失舅皆柴毀馮而能起為喪誠信而比于禮母弟某夫先生號慟欲絕所以護其廢而植其諸孤予不遺餘力群從兄弟六人相好白首門以內忻如也于是先生至行大信于其里族人里族人顧化推

為祭酒先是族人貧相雄漸用崖異起大釁乃為兩祠別主為祀先生曰嗟乎豈其一人之身而今胡越乎當吾世而不令祀合者吾不可以見吾先人乃倡合祠衆翕而趨割藩為通先生乃手條其規約旬朔必聚聚必禮讓以洽去怙怙而明同牝族以大和而先生又推其翼子之訓延明師置塾以教其群從之秀而文者于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有為不淑者先生面責之則俛焉而悔里人有競往往解于先生元凱集

卷一

七

生封文林郎益貴然不一以私干郡縣權趙直指按部素嚴重先生顧終不得一見道過章江必匿跡不與臺使監司相聞曰予布衣也奈何以兒子故抗類諸貴人前乎諸公聞之乃益重先生先生既淡于榮利然顧嗜客常滿坐卜城南宅與賢士大夫談道為結社游意翛然也一日將從諸卿于留都繫舟南浦暴病一夕卒事聞侍御葉公及諸監司相顧駭嘆曰是高人也而天竟不憖遺乎則相與走舟次哭絕有司為具則猶以素嚴重先生故而先生治命業戒無妄受賄極蓋終始秉節如此史氏曰予不識朱先生而諧卿官南臺與予善數為予言其大人之訓以慎為宛司理必問所平亭出入狀一再與試必戒以慎詳母略及問所得士狀至為臺史則尤惓惓所以致身報上恩者其大指乃在正直忠厚無愧古人而已諧卿奉以無墜則先生色喜及按先生事狀要以真懇薦至發于性而符于道蓋先生行于家庭里族而

侍御以行諸國父子間豈異軌哉先生至行不事求暴然家稱其孝族黨漸其化監司守令仰其高枕夢不言下自成蹊世之豪舉而要虛聲者視先生何如哉予故稍為論次無使其汶汶焉

王長年傳

古謂蒿師為長年王長年予里人也忘其名少年慕
點有膽勇操舟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男
女金帛去予里中賊尤酷長年為賊得挾入舟舟中
賊五十餘人同執者少年十餘嬾女數人財物珍奇
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颶汎海去歸其國長年既
被執時時陽為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
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為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
元凱集

卷一

十一

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
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
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挾舵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
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
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為媚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
飲大醉卧相枕藉嬾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諸
少年執刀盡斫五十餘賊斷纜獲舟旁舟賊覺追之
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首長年故善舟追不

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剗
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嬾登岸將歸官軍見之
盡奪其級與金長年充而黃鰭類夷人并縛詣鎮將
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
鎮將大喜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
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惜累曰若言斬賊
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
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公召至軍門
元凱集

卷一

十一

覆按皆實用長年為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
繚示諸營三日予金帛甚厚罷遣歸并遣諸男嬾而
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陳生曰予讀書山中數問長
老牛未聞寇亂事得長年始末而傳之長年今尚在
老矣益充貧甚猶操舟漁也夫手刃數十賊拔衆人
之命絕海歸豈不壯哉倭入吾里焚掠慘矣無有能
格之者茲足少紓憤矣官軍冒級要功固其恒態長
年非持賊舌幾不免可謂識微有深美者予度其權

殆可將也誰謂屠釣間無奇士乎

元凱集

卷一

十一

十一

羅平州學記

皇明全覆四海廣厲學官自中州以迄窮僻莫不有學稱功令一票于孔子惟羅雄古梁州之荒徼是為西南夷上世弗賓唐宋迄元羈縻而已國朝為州隸曲靖事柄顧屬土酋酋濬榮相繼倡亂奄東等踵起甲申乙酉再勤王師兇渠剋滅當事者上言臣等奉揚天威諸夷底定請改州名羅平置吏城守用漢法又曰夫庠序王政之首也夷俗樸鄙請為建學立師元凱集

卷一

十一

漸東以禮義 詔皆報可于是曲靖同知黃公假羅平守始立社學集其秀子弟以碩儒劉某李某為之師訓飭磨揉需之五年漸有端緒遂以辛卯秋經始學事卜地城東建明倫堂左為敬一亭為先師廟啓聖名宦鄉賢祠前為博文約禮二齋為躋舍右為司訓之居門廡堂寢纖悉如制明冬落成奏設學官一員社學諸生即補弟子列絃誦成群進趨雍容儒風文業寢嚮上國夫此地固封豕長蛇向所蟠踞以提

其毒器銘鏤之衆馳逐搏噬以恣為橫者一朝出聞
沔被冠帶創見日月非朝廷威德所變化曷以臻茲
今守某屬某為記某惟孔氏之教行寓內二千 百
餘年而明興右文殆二百三十載浸灌衍溢浹穹壤
矣羅平獨隔絕深阻歷祀綿邈始有今日誠徵厚幸
而不能無嘆其晚遭雖然昔孔子讀易無取于賁至
他日則嘗欲居九夷殆非寓言也夫賁者文極亨而
殆盡不可復益若夫椎樸鄙野之俗本質不斷其教
元凱集 卷上 十四
之易行而治之易成固聖人之所弗棄也今夫五岳
神州之墟吳越荆揚之域帝霸所更都聲名所融浹
可謂盛矣而既雕既琢奇衰淫僻之風亦或間出于
其間羅平新去夷即華真性蘊結其猶有吹匏擊壤
之遺穠華靡麗無所接于耳目且夫學校所為設豈
以張文具為利祿梯夫亦緣人本性修明輔翊令無
失真如是而已羅士幸有今日嚮學伊始夫精不滑
于機智則有餘蓄而于晰道也明氣不奪于誘慕則

有餘力而于敦倫也固兢兢遵聖執守功令涇濡砥
礪漸積以往其賢者鴻龐博大足以致遠次亦薦中
自信不失為君子是羅以其遭逢之晚而于之道乃
獨亟也若其浮慕文物日銷月鑠出乎荒陋樸鄙而
入于淫僻奇衰使人謂荒裔之性終不可與幾道毋
乃非 聖天子賢有司所以化誨誘進之意語曰樹
聖在始故於其請記也為頌其新造之美而重之以
規

元凱集

卷上

十五

顏神鎮魏公生祠記代

吾郡顏神鎮有通守魏公生祠與范文正公祠並民
思魏公德祠以報也祠比于范公者其德埒也公去
鎮蓋五十餘禩而民思之若新當事者更拓地為堂
三楹門廡嚴翼祀事如法脩葺以時用協衆志垂永
永也藩臬諸公屬予為之記予考覽今昔吏治隆污
之際則慨然以嘆而遠想夫先輩長者之風夫其奉
職無擇官拊循其民無擇地精心壹意而無所為于

元龜集

卷三

七

其間故感人深而流風遠予蓋聞于故老稱說魏公
之所為顏神者一何豈弟淳至也顏鎮蒼莽迥絕居
其地者如投乎廣漠之野魏公以判府來蒞于茲與
置散無異而公乃不鄙夷之治官如家訓誨其民如
其子弟農有勸蚕績有賞弭盜有法其大指乃在教
安利之無取赫赫治辦者久之而民大和氓歌于
畝訟息于庭老稚嬉于室公雅行潔修一絲不以自
潤其得代也羨金四百置之而去蕭然空橐而已大

畧魏公之治如古循吏之所勉暨而不自功公之節

如古廉吏之所檢鎔而不自名然予聞公之去顏神
也萬人號咷枳車不得發家繪公像飲食必祝也其
祠宇之存者日飭月闢五十祀而若新是何修何營
哉判府之庫顏神之僻宜賢者所不樂而公卒以其
官為游及而以其民為畏壘此公所以為長者也世
蓋有矯厲于職者矣乃其官與地足以階榮藉聲者
也然刻飭塗澤精意不偕而味亦不潤永其實地無
所復與則不渙其民而以身為堅已稱為賢者矣何
暇論于尸祝間哉予故樂道公之事而為之記非獨
致景行也且欲以風世焉公之伯子中丞公與予同
朝相善其博大沉毅有大臣風蓋公積慶之澤將滿
宇內祠不足重公也抑以繫邦人之思云爾

元龜集

卷三

七

游溪源山記

出無諸城西涉江百餘里有山曰溪源山其地竄竊深絕仙靈所栖有宮以祀真人好事者乞靈其中往往得奇驗而予雅聞其山水奇秀可游云是歲八月幾晦承武約諸君游而來邀予予幸甚與偕出西關而馬元閣康元龍孫子長陳德祖孫子厚皆衣短後襟被支筇遲于鳳凰亭之麓遂循荔陰行三四里抵江樹林仲雷宅在焉舍前瞰白龍江竹木森爽主人元凱集
卷三
大
兄弟揖客驩甚解衣憇水竹軒中網魚漉酒大為客具元龍所善馬姬微知狀使平頭來候曰公子能夜過狹邪乎請為竟夕惟元龍色動遽往予倚微醉從往觀之還宿軒中江聲竹韻秋意淒絕賔明買舟治糗脯探游具沂江而上風清日暄水天如鏡擊柝而歌滄浪真若侶魚蝦混鷗鳥不知天地之為一粟身世之為漚沫歟諸君縱談世外難以諧謔歌嘯之聲往往破香靄而上日斜倚棹待潮散步墟落間數十

家為小市予等皆短衣椎結操吳音行歌市中居人不知誰何相聚而嘻田父有識子長者操羶肩鳧子來餉遂以佐酒明發鼓棹沿山行露濕青皋松杉如拭木夫客一株俯映江水客誦高蟾秋江之句有太息者既而抵石門而元龍有所思欲還留之不可則附漁舡去入石門則巖益奇林益秀溪流益駛瀨淺不可舟則捨而陸循溪堤行時得平野茅屋數家漁戶績芋科陽在樹牛羊下來相謂此何必減武陵源哉如世累可謝誅茅結伴耕釣其間足以忘老矣且行且問父老黍禾豐歉何如蹲鴟可飽否路轉谿迴出入灌莽山高谷窈四無人聲流泉喧湮怪石林立稍倦即溪亭小憇覓所謂石龜蛇者蛇蜿蜒草間尾拂石上隔溪石如龜戴履甲跗皆具若相向然而山上石如屏如几如秤如胡床如劍戟如神人如犀象熊羆龍虎者累累孳孳莫能究其狀也稍上數百武復下數十武為溪源行宮又上為正殿祀真人焉旁小

閣曰溪洞別天俯臨澄潭潭有神魚黃紫色大者二尺許扣檻輒躍出如欲親人相傳是神之使不可網餌取也潭之深不測龍螭蟠之歲旱禱雨輒應云又坐閣中暮色蒼然群峰盡作紫翠狀暝鐘既斂萬籟寂獨溪流瀟瀟間落葉聲若風雨耳諸君禱神前皆有私祝而予本以游至意不在夢夢膏肓不甚了了蓋神所不鑒耳晨起別去欲留姓名而墻牖無著第夢歌以酬山靈風鳴谷應若響答焉先是舍舟來忘攜尊酒問牧豎沽處曰涉溪至十四橋有酒家矣衆賈勇涉溪褰裳沒脰灘石磊磊水寒苔滑時或失足稍穿林薄望橋頭青帘出樹杪入林把臂亦復短衣椎結吳語如曩時而浮白大嚼益豪歌呼慨慷聲振林木溪女野花髣髴映竹窺人既醉復沿堤扶携行數里入舟更信宿乃歸茲游凡五日三宿舟中一宿溪洞游者共八人得詩歌若干章云或問陳生曰游溪洞者多以乞靈故子獨否何也曰夫夢幻

人凱集

卷三

二十一

也夫微獨夢幻也世之升沉榮辱好醜得喪都幻也真人幻而覺者也視營營攘攘者螻蟻也變觸也夫變盡之間蚊睫之間披烏知其孰是孰非故予之游以游不以夢夫游之觀至矣汎清流眺平野有江湖隱淪之思焉奇服雄飲混于屠釣之間悲壯哉酒人之流乎至于逃虛眺寂萬念俱息又冥然若與道合列禦寇曰予之游也觀其所變夫此亦不勝變矣變即幻也夢也予又烏知游之夢歟非夢歟異日躡芒元凱集

卷三

二十二

百九

日記

寄菴記

予居恒坐一小閣廣不數武東向而賓日名之曰延
曦顧獨宜寒夏則炎光從簷罅間蒸蒸來鏤人不可
上矣從弟某有館三楹荆扉重掩矮垣繚之顧常虛
無人予書謂曰鵲鵲靡所息顧從子借一枝矣報曰
諾遂以扁鑰來闢扉以入蒼鼠迸竄蛛系藤蓐稍剪
拂而芟薙之啓明窗而布几席焉繩床一木榻一棊
漆几二几上賓周易左史離騷南華楞嚴諸書筆床
元凱集
茶竈爐香楮墨臚列左右壁上懸長劍一馮先生所
歌削緱者也戶外隙地可竹可蕉春雨潤瀟灑子移
他植而蒔焉粉筠新綠日夜肥長而予故善漱芳生
所居小亭屋隔一短牆階梯可登濁醪可過也予日
岸噴坐軒中讀易或誦佛子書一兩過有得輒取蕉
葉書之倦則啜茗焚香瞑坐內視或叩劍首而歌風
竹時作鸞鳳音與相應和落日微月間呼漱芳生倚
牆作世外語雜以諧浪去則攬床勦勦睡矣一宿氣

和再宿神怡久之遽然超然不知其所以然自說甚
適也以其居之借也名之曰寄菴客笑之曰夫既云
寄矣何適也應之曰予之寄也所以為適也方其適
也不知其為寄也客烏知夫寄之非適乎烏知若之
所謂適者非寄乎神寄于形形寄于大塊大塊寄于
太室奚不寄也條而寄之欣然條而還之適然而久
矣不遠也且夫大塊猶寄况名寵好毀來去得失之
迹乎又况于此軒乎且客不知寄之為寄而又烏知
元凱集
適之為適客且休矣

西山游記

西山去都城三十里而北護諸陵東拱京邑佳氣所鍾自定鼎燕都而茲山遂為五陵鄴社翠華幸臨冠蓋之游日至而山之勝遂為長楊樂游至于累世貂璫之藏往往托于山足列侯貴主亦多在焉累累然者若北印矣其輦珎積鏹盡歸于佛而妄意于所謂淨土者蓋以梵宇為祠園而以闍黎為主守其大者則將官所營天章賁之南朝四百八十豈足稱鉅麗元氣集 卷五 寺 寺

哉予客燕且三年聞山中諸勝甚具時引領西望爽氣栩栩拂眉宇也友人襄陽汪調甫昔嘗讀書山中因調甫以善福田沙門通忍忍公良鄉良家子有戒行善詩工筆札篆刻調甫稱其意致幽寂而喜客急人又類俠蓋實錄云予故與調甫及會稽吳萬卿約為游嘗為四詩寄忍公檄山靈四月朔日報曰山花且發已為公等掃片石矣予三人欣然遂以四日往載酒脯游具攜歌者且行而廬陵劉無美無垢來曰

予昨游西山而未入皇姑今與子偕且為若畫八斗遂相與騎出西門至八里庄摩訶菴小憩菴雖田間而幽致楚楚塵襟為之一浣既而行柳陰中十餘里馬頭紫翠撲人衣矣萬卿生長都中故未嘗遠游若忽據鞍喜曰吾向不知山之狀也乃今知之夫遠之天色而近之地色豈不亦奇哉語類態而殊有會眾皆大噱于是福田之樓閣出于林表良久抵寺忍公肅客于息心處室極幽閒多圖書器顧四壁則畫名人詩帖也自非篤好何能致多如是則忍公謂乎然予觀帖中山人名僧作元勝此道固貴方之外耳已飯伊蒲供出寺行二里許至皇姑寺皇姑寺者尼寺也皇姑之神在土木時護 駕于達胡叢鋪之間故建寺報焉門有庵人守之時方作佛事寺無大奇觀一登高樓望黃沙莽莽耳其迴廊皆画已巳年事可為寒心豎髮而逆牙齋夫在萬乘為烟戒而于圖繪豈彭美哉還及福田菴門三劉君欲歸固挽不肯

但所謂八斗者未嘗一瀝飲也乃絕馳數十里僅入
西寺而去其好奇如此然予聞二君前游時有僧精
禪理三問之而未答意其此來欲竟前問遣此僧不
在故興盡返耳若然不滋奇歟別二劉而宿忍公齋
則浮大白歌者佐以清曲香積時出佳蔬多予所未
嘗似萬卿山色也酒間縱觀忍公詩才情溢發浪仙
靈澈之流而最警者如鐘磬林端落香灯鏡裏縣等
語大類初唐云忍公弟子曰真常者頗佳予戲作偈

元龜集

卷三

未

語贈之抵夜分而寢晨起繞寺覓花此寺牡丹獨冠
西山而西方丈尤欲惜也輕寒勒之獨二朶稍放所
謂嘗一嚮耳調甫謂予何不袖綺思當三郎漁陽慘
過乎予唯唯然方擬賦未成政恐予負花而花亦負
予也調甫行覓舊讀書處徘徊良久飯後上馬行數
里始入山經善應寺觀阿羅漢像出則逶迤陂陀間
入翠微寺寺後有望倚山巔臺之傍洞焉壘石為門
刻石為床古藤縈之萬木蔭而幽鳥鳴予三人解衣

而醉二參忍公脫帽臂藤膝甚遠也已留詩與寺僧
而去行里許登圓通寺寺故新建極雄麗嘗駐清蹕
其碑甃皆擬尚方今廢矣龍象凋落僧伽蕭瑟顧安
得重布黃金乎左登鐘樓其高可望而檜枯陰森稱
清涼界亟呼酒領之仰觀寶珠洞正冠寺頂石磴盤
紆可二里予倦不欲往三君者強之乃蹣跚行既登
而忘其疲焉蓋洞之勝有嵌岩突出石壁作蓓蕾狀
此所為寶珠者其為洞為臺不盡出天成而砌石佐

元龜集

卷三

未

之然登樓開窗則下視十里曠然大觀矣其東南紫
氣繚繞若護飛龍者都城乎南望隱隱橫一帶者蘆
溝橋也近山之左有波演漾者則所謂西湖玉河所
從出也茲蓋山勝處高者稱寶珠而調甫言其尊大
人寓山中時更就其絕頂而結茆焉前輩耽奇乃爾
調甫又言幼時嘗至此洞所記樹木室廬頗非曠昔
蓋咨咨有仲文之歎焉洞之僧益亭居此繡藏經不
出山十年矣掛客出清供意極深至予觀其瀟灑有

勸應外人也樓既大觀而主復高雅徘徊至日西余
有群璫來鼓吹振山谷亟留詩別而下過龍王堂入
獅雲菴坐柏樹下進餘酒予與調甫奕勝焉此地雖
乏遠觀而紫翠迴環故是佳處酒盡出山回首晴嵐
依依似送人而雜花香氣馥勸令人有江南想抵暮
復投福田宿予憊甚欲卧矣二君興益豪藏鋤呼盧
挫飲調甫自負其勝而萬卿醉焉忍公故多病坐每
至夜分益治具偕游不厭也此其所謂喜客者歟明
元凱集 卷五 二九

陵歸奉 聖母及 中宮幸此進膳軒中顧謂從
官曰惟香山獨有翠色嗚呼聖人之言豈獨寵光岩
谷哉西山定品不易此片語矣 今上御書來青軒
三大字照耀日月再拜乃散仰視因歎茲山遭遇乃
至于此而山之叢青飛翠與夫樓臺金碧爭奇効技
於茲軒之下者亦良不負其遭徙倚軒中酒數行既
領其絕勝則不復歷諸方丈而遂下走碧雲行里許
而至碧雲則聞碧雲之勝在洞與泉水故不復歷寺
而上而亟走其左之洞與水顧其所謂洞則嵌石門之
若睥睨然中三間鑿以白堊若穹廡然殊無奇而所
謂水則引山泉如屋雷注于方池出以螭首自上而
下如是者三四耳亦似無絕奇者其上有亭僂父來
游之酒肉雜遝茅在嘈聒予方躊躇缺望而亭前小
園翠篠出籬間意有異焉開戶入則琅玕蔚蔚可一
泓清風洒洒泉經其下屈曲可流觴予謂此何必減
蘭亭哉試觴而流之焉知非奇然因流觴遂得一奇

事可書也流觴者列坐其次使童子接取以飲不接則流而過耳忍公戲謂吾所坐處當不過于是忍公坐予三人布席列其上以三杯盤流之三人以次取盃飲盤至忍公前即不過其行若旋其傳若留又若有呵止之而不敢去者如是者十百巡終不過嗚呼豈浮屠善幻呪禁之耶細察之則盤之大正碍忍公坐處不差毫厘予俛而思之使盤差大則不至差小亦必差之水差溢則不至差漲即過之坐差下則不至

元凱集

卷五

三

三

三人恍若有悟焉酒酣出寺行里許留三詩與忍公別乃循河堤綠陰中行入西門至舍日在濛汜矣陳生曰以予所聞西山之勝不可窮今所歷百一耳然亦足以覘大觀矣竊疑其宮殿極華飭而野意少泉石極人工而天造少山僧多鮮衣華屋雍容為大之意致少雖然香山翠色碧雲竹林寶珠之前樓福山之通忍足以冠絕斯游矣蓋亭息心壯丹古藤亦次焉若夫天語龍章宇宙之寶非茲山所獨擅然

元凱集

卷五

三

三

一切皆妄然則誰者真耶二劉所訪高僧不知其解此乎顧目恐公而問之

元凱集

卷三

三

三

西軒後記

維揚南北之會也留曹郎主權閑閑以時而寬其舟之征可使物貨之行如流水東南之粟自吳越荆楚入于漕以輸灌京師者日夕待渡閑下舳艫相銜冠蓋往來無所不得謁大賢偉人平生慕向若不可企有不期而與之接蓋所處地扼要據會具天下偉觀如此然即之職當旦暮出臨閑檣櫓塞目咿嘍亂耳又客至之無時罄折迎勞卒若有所失蓋退且

元凱集

卷三

三

疲矣署居湫隘池帶而無所於休予至越月始即西軒因蔣公之舊葺之廣不能布四筵而達以疏飾之丹堊堦前盈丈移石狀小山雜植梅花玉蘭桃竹桂菊玫瑰蕙草之屬軒中頗列圖史爐香茗椀暇則偃仰咏嘯其間蓋出而蒞閑之寧而兼攬其勝入而有以寧神息機雖疲而不病則西軒之為也客咲之曰嘻是遽廬也子無亦其政是務而居之懷對曰然向者吾念之夫人我一也我圖休其躬人亦欲休

予方以此思政不亦可乎我則陋矣謀旦晚之安而
不能究思夫是以有關政雖然遽廬在也以俟後之
君子客唯目記其說軒所以期具蔣公記中故不
著

元凱集

卷三

三四

天長縣新建石梁橋碑記

萬曆丁未春天長石梁鎮新橋成予適奉使廣陵聞
諸道路無不稱美雷君父子者太學君鵬霄子成均
時門人求記其事攷圖志鎮去邑三十里古石梁城
也有河受巫冶覆釜諸水入于射陽霖淫則溢縮則
淖寒則涸而當中都維揚所經道燕趙秦吳輪鞅四
出至則航以常招招待之晨暮雨風不遑即處行旅
患苦邑人謀梁之以屬僧人性真顧費鉅募鮮應者
元凱集 卷三 三五
數年無所成雷君商廣陵過而徘徊已慨曰吾力足
辦此苟利于衆而斥吾贏何愛焉即大鳩工積聚以
戊戌孟冬經始蓋倭成而病亟謂其子曰勉之無廢
爾功以畢吾志諸子奉誠惟謹又五年橋始成縱二
十七丈廣二丈二尺為洞者五役徒數萬人費六千
金而槽施不煩縣官不與焉役之興也當致石覆釜
山中道迴遠雷君患之或夢神告曰去橋數武下有
伏石可材也發之石矣墓華在水水忽涸彌旬悉取

之盈數百艘稍稍省採石費此豈即故石梁址耶然
其事奇矣古有司隄氏通川澤之阻單襄公譏川不
梁斯有土之職雷君何為者凡賈俯拾仰取以有其
資聚不輕棄財雷君徒以義奮至肩重鉅不可了之
費躬之弗竟則屬其子若乃神詔其物川効其靈豈
偶然者哉世未有無貽于子者也雷公獨貽之義其
子者遂殫累年之勤而益勵糜數千金之貲而無幾
微動乎色夫非有督趣逼迫而勸為之曰吾父之志

未凱集

卷三

三

不可以不成也北山愚公欲移二山屬之子若孫焉
乃使夸娥氏負之而趨此言誠一之必致也雷公誠
乎義太學諸君誠乎孝以能就是鉅工而人歌舞之
天下患不誠不忠不立誠忠則爵祿不可為勸勉誠
愛則摩頂踵可以為天下誠信友則相印可捐千金
之劍可解彼夫濡忍顧惜不能蹈義伸志者皆不誠
不一故也雷君秦人也有古豪傑獨行之風若在紀
傳不當與白圭倚頓同列即俎豆其地得忠勤事亦

應縣人君名濠字進夫陝西涇陽人子鵬舉
茂鵬霄鵬南茂邑諸生其三人太學生材器俱偉然
佳士也嘻市義者天將厚售之矣

未凱集

卷三

三

關侯祠碑記

萬曆甲寅春憲使呂公視師海上至小埕寨寨故有
關侯祠且圯矣公顧謂帥劉君曰新諸劉君敬諾乃
充材鳩工躬自將事輟奉入之羨以給費海防陳公
連江尹公皆致餞來佐工不踰時而新之金碧飛聲
照映天海鐘鼓鏗鉤與波濤競吹相答當是時主
上感神之寐勅增帝號海內祠宇皆進袞冕羽幢極
尊崇之典詔下祠遠成事偶有兩值者劉君請予紀
之

卷三

三

事予惟侯義烈合乎孔子大勇孟氏浩然之氣其長
存天地間如日月之有光耀雷霆之有聲響也通祀
天下亦幾乎埒先聖之官而光英靈與不可度思乃
至偏窮裔走童豎警疎疎冥頑穢奸懲惡蓋人之心古
今不死即侯之精神在焉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與侯
生時噓垂盡之劉氏與一世之梟雄對誠矣威有以
壓服而崎嶇經營于荆襄一隅之地功卒不就千秋
之下故壘烟滅雲車風馬過而俯其墟必有慨噫傷

世際

明聖燕撫華夷日月所出入天山之

滄海之波皆有侯之矜矜焉夷虜震懼魄氣稷息
而六合清而又為萬乘所嚴事將天之威佑我皇
極此真侯快意之日也小埕要害地寨帥舟師截海
而守侯祠其可不虔呂公命世具文武才而劉君英
偉有將畧見重于公是歲也聞有閩之變呂公身入
白刃中叱服之倭乘釁挾屬國以貢嘗我公使劉君
設策斥使立去皆不愧侯風烈也上既用開府公
元凱集

卷三

三

奏逮治關海亦晏然事又偶有兩快者故竝書之俾
他日海陬故事

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論

人主必知兵之道而後能重將臣必豫審天下之勢而後能用持重之臣夫兵之道呼吸百變迅疾若風雨幻化若神鬼然動之為用而靜之為樞輕之為變而重之為主也藏于九地非重不深守如處女非重不固君命有所不受非重不威故得百戰將不如得一謀將持重以濟其謀則大將之略也略城邑捕虜上首功戰將能之據天下之勢觀釁承敝為不可勝元凱集 卷三 四十一

蓋是時漢無事久矣然帝且誠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是明以吳楚之事屬亞夫也諸侯王封國過大而皆有慮削之心賈生體解斤斧之策遠未及用帝亦知夫易世之後天下之亂必發于吳楚而吳楚者剽輕之國也此可與持久而不可與爭鋒吾以天下之全力付之持重之臣按兵觀變彼之輕銳慄悍盡于堅城之下而無所用之將摧衄奔潰之不暇帝蓋籌之審矣且是時高帝之謀臣猛士既已略盡矣衣絲黼錯之屬反覆不足倚灌嬰弓高侯等僅僅偏裨之任深中沉毅獨有一亞夫耳彼其臨以天子之尊而不改其度此固七國之所不能驚帳下擾亂攻殺之所不能動者也予觀亞夫之成功要在以梁委楚堅壁昌邑絕其饋道待其饑而引去而後追擊之雍容整暇不震不竦而敵卒不出其彀中真大將才也彼方奮其武怒連衡而起使驟而與之戰勢先不格漢之為凜其未可知帝蓋度夫七國之事

惟亞夫能牧之彼知之于細柳也故曰善審勢蓋帝知略頗類高帝高帝知呂氏之必為漢患也乃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然絳侯賴曲達而後成功至左袒之令幾之成筭亞夫之持重善謀殆過其父哉李廣亦漢代名將然不用古兵法恃其趨捷耳晚乃辱于衛青此輕動之過也武帝名善用入然至于李陵之事而失之也夫飲飛輕佻之士無深謀遠策而令其五千人橫行匈奴哉故文帝亞夫可為萬世將兵將將之法

先凱集

卷三

四

五

和衷策

夫國家之治亂安危造于人臣之心臣者人主所以寄天下然而神識之有該與偏也才諳之有脩與短也寄任之有兼與專也即一二臣中而意見錯出則議論不能無相齟齬職守互參則事權不能無相格難一也格難調也然則烏乎調而一之曰在乎為國之一心夫一心之與兩心也國謀之與身謀也君子小人所由分岐路世之所明知者也見以為一心矣時而乘于氣而無以柔之則于機張也而于心岐也是心以氣挾而為兩也見以為國謀矣時而爭于名而無以平之夫名之于身近也而于國事遠也是終為身而不及國也如是者往往出於賢人君子夫賢人君子世之所倚以為鎮而小人之所旁睨而伺其釁乃至以氣使而岐心以名競而不恤國而國受其大患則亦何貴君子焉蓋自協恭和衷之義微而國事之以小人壞而以君子釀者不絕書于冊矣嘗試

先凱集

卷三

四

辟之人臣之相與任國事也如引舟而凌陽侯之波也維者揖者篙者柁者各奏其功乃可以濟一有前却而覆溺立見矣藥之于病也衆劑調而後睹効焉如其寒與熱相搏補與利並投攻擊之害元氣受之則病方無苦而藥已足以殺人蓋不能和之害如此和之說蓋在晏子之論梁丘據也曰和如和羹然五味相濟而後和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夫不相濟而相比此小人之所謂同非和衷之謂也而相濟亦難元凱集 卷三 四四

言矣人情知見其見而不知破封畛達昭曠之為大見也知是其是而不知忘彼已集衆思之為公是也均之弊國也我何必任我何必不任任與讓而生避就心則人已解焉而不能濟均之底績也我何必獨受名人何必薄受功功與名而生較計心則績業勢焉而不能濟均之苗策也我見謂利而人見謂害則審其利而度其害我見謂利與害而人見謂大利大害 舍其小見而就其大計利與害而生推諉心則

亦危與焉而不能濟蓋所謂君子業不能為澳滌則或不能不出于矜激此有所憤盈彼亦有所淳嘯是過于相抗之途也業不能為聞汶則或不能不出于標樹此欲見其嗾吠彼亦無樂乎齟齬是驚于必爭之物也蓋不和之端起于欲獨為君子寬且以君子自相軋抑自恃為君子寬且為君子而示小人隙若其心同為國豈其有此虞廷之臣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有都有俞有吁有咈相濟而益成其和也召公之老也周公稱引先王相期共濟東郊周公之所治也成王以命君陳則亦惟是若周公不訓以允升于大猷夫數公所以弼王室而康成周者其心豈有間焉故說者謂宇宙之太和在虞周間也漢唐以還名碩不乏其卓然尤著者魏相精察兩吉長厚並効于綜覈之朝玄齡善謀如晦善斷皆俾于貞觀之理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咸底于開元之盛夫其寬嚴則殊性也精敏則殊用也操縱則殊機也然六臣者迴翔廊

廟無纖芥之嫌翊贊隆平有萬世之譽無亦以其心
之同也故薑桂不同味而相調宮羽不同音而相應
和衷之風殆不減古人矣姜師德荐狄仁傑仁傑不
知王旦荐寇準準亦不知及其君言之乃始愧其知
已而服其包容也夫數公皆賢豪豈其知與不知相
懸若是吾以為荐人而不必其人之知惟其有益於
國故齒類不惜也此足明其不要美也為人荐而不
自知惟其志專奉公而底衷可見也此足明其不下
元凱集 卷三 四十七
比也大臣用心而皆若是必不比周黨立而忝有位
矣必不爭事爭名以關國事矣故四公著以不同為
和者也可以為萬世法也宋之紹興天下何如日進
虜席眺其前奸邪蟻伺其側惟昂與浚負天下之望
承側席之眷不以此時同心戮力共獎王室乃譽成
于呂社議左于臨幸闕相慕之驩睽兄弟之義何其
不思甚也方其竝相也喻樗固已憂其且貳以為兩
賢相繼而後氣脉始長如是則五臣中亂黨同堂乎

丙魏房杜之倫不比肩于漢唐之廷乎要之君子惟
無相睽也無其睽心則或規或隨異世而畫一守之
而同朝可知也有其睽心則一被一比同室而胡越
視之而異日又可知也如相並而不治則必獨為政
而後可古贊襄之義謂何矣相繼而後治則必用一
置一而後可古並建之義謂何矣故當論其和與乖
不當論其並與繼喻樗之言非達論也愚嘗曰是推
之凡君子所以睽而不和者持意見以立門戶而無
元凱集 卷三 四十七
以調之也宋洛蜀皆稱儒者而徒眾相攻各不相下
而宋之元氣索然故有君子相並而不治者洛蜀是
也君子所以亢而不能和者尚意氣以自標榜而無
以柔之也東漢黨人皆民之譽而流波蔓延析楊相
接而漢之命脉立盡故有君子相繼而不治者黨人
是也夫君子者小人之所隱伺而思乘者也我無藥
彼猶將媒之我無藥彼猶將張之況示之間而開之
隙耶蓋不務和而遠足為小人乘者其端有三而世

之君子不察焉凡人不出于相濟必出于自異自異
人或附之則近于樹其私夫下有曹黨最人主之所
不喜也小人緣是以入讒辭不投諸吾自以為衆之
標而適入于羿之彀矣故弗和則彼可以私讎也凡
盛于氣者術必踈競于事者謀必洩雖命為君子而
不能無自見瑕也小人者方弭耳而潛窺鵬擊而狙
中彼有所執吾瑕而吾無以自解免矣故弗和則彼
可以事誣也凡理之所以伸者正也氣之所以張者
元凱集 卷三 四八
合也軋則勝而未必正也睽則孤而不能合也夫使
人謂君子之朋猶不能坦平其心以佐國家而何以
責夫營其私者則 近于不直而君子之援漸以解
小人者且摧其隆而挽其絕必剝正而後已故弗和
則彼可以形乘也夫使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則可
以恣意而無患吾方與之機鋒相當輕重相衡盛衰
相仍君子失勢則三才為之否塞百昌因而不蕃夫
不講于和衷之理者將無以人之國戲乎則倖者乎

之君子不察焉凡人不出于相濟必出于自異自異
人或附之則近于樹其私夫下有曹黨最人主之所
不喜也小人緣是以入讒辭不投諸吾自以為衆之
標而適入于羿之彀矣故弗和則彼可以私讎也凡
盛于氣者術必踈競于事者謀必洩雖命為君子而
不能無自見瑕也小人者方弭耳而潛窺鵬擊而狙
中彼有所執吾瑕而吾無以自解免矣故弗和則彼
可以事誣也凡理之所以伸者正也氣之所以張者
元凱集 卷三 四九
於衆美之會以此博悅鴻鈞宰割大理此荃宰之上
遂美也
摹師濟之弘度世道將終賴之丙魏房杜之烈豈足
遂美也

兵制策

今天下之所為有名而鮮實以千百年之所蓄養訓練而未必當一日緩急之用者非兵乎蓋其初亦嘗泰酌今昔權度利害計萬世而為之制所以懲不若脩非常示天下強者非不威神嗾而不能必其後之不耗廢驕窳也則何也承平久而法不足以束其制則制壞沿習成而人不足以行其法則法亦壞議者不咎法之不用不咎人之不能用法而惟制之議

先凱集

本卷三

五十一

五十二

制不善也不能用法而人得以竊其權也列國相軋各自為兵齊有內政楚有荆尸秦有銳士魏有武卒趙為胡服越有君子皆通相雄長戰勝攻克所以權使其民者豈盡準周制哉乘富強之力而法有必行收謀勇之略而人足行法耳漢京師置南北軍衛尉中尉主之郡國置材官騎士守尉主之此以勢相制者也然至建武而不能無變也唐置十六衛于京師兵則分散諸府置六百三十四府于天下將則內隸京師此以權相統也然至天寶而不能無變也宋京師置禁軍曰廂軍分散郡國者鄉軍或選軍寔內或輪禁旅成邊環為出入也然至天禧以後而不能無弱也較之唐府兵分番耕直去古近于制為得宋聚兵而食于農去古遠于制為拙乃既變而敵則略相等焉彼受其既壞之勢不得不出于變變而無加于初則滋敝而已矣使三季之主尋初制之意而剔其蠹因已敝之覆而並其漏伸于法以振其

先凱集

卷三

五十一

五十二

情責成于人以為之雖雖不敵可也我太祖一統
函夏成祖定鼎幽燕經武之制宏廓深遠置五軍都
督府分符而將設三大營兵分曹而練宿重兵于九
邊間衛所于州縣畫地而守牙錯棋布臂指相使而
二祖之鍾鼓鈇鉞寔式臨之其威斷足以使人其精
神足以行法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寧
獨其制善哉時運而往兵革不用玩愒無震之餘勢
不能不稍變景泰中嘗為十二團營練京兵矣其後

元凱集

卷三

五三

三

設而官廳矣至嘉靖中復為三大營矣沿邊列郡亦
間以召募矣振刷一時兵亦稍稍厲而尋易易朽
于今日而敵又甚也總而言之其敵有五夫聞烽火
而色喪語合刃而股栗則其敵怯也夕弛擔而坐市
門旦樹羽而鼓之若兒戲耳間之攻殺擊刺所以然
不知也則其敵踰也衣庫不能時給主者又役屬而
駭削之于是饑寒逃亡之莫詰而藉為虛則其敵耗
也責以投石超距弗工也至作奸譎幻甚工也有一

人二籍而利其精者矣有割殘卒撥平民而冒為功
者矣則其敵詭也平居未嘗得一當以報上而習于
養養見謂當然耳給精稍緩則脫巾紅于市法稍厲
則諱而起也猛悍虓厲之氣不用于敵而用于主將
與命吏則其敵驕也蓋國家歲捐數百萬養虜固謂
可以其間而脩吾軍寔茲二十餘年而兵政廢壞乃
至於此今島夷播酋跳梁日甚而東西大虜方敗盟
求逞則款無足恃明矣此其計必出于戰與守而愚

元凱集

卷三

五三

四

竊謂以今之人用今之法則未見戰守之足賴也議
者思振刷而不得其解遂欲求于制之外慮京軍則
欲籍丁壯以固三輔慮邊鎮則欲募土著而撤客兵
慮郡國則欲編民兵而廢勾稽夫民不知兵之日久
矣管編之令下能無驚擾乎教肄能遂如法乎即客
兵既撤衛所不補而新集烏合之眾足支緩急乎夫
置羽林綬騎而無益漢變潰騎而無益唐刺義勇更
保捷保毅而無益宋故愚以為今日獨患用衆之無

法不必它求兵也獨患用法之非人不必更議制也
夫用法者欲有所覈寔于法內又欲有所鼓舞于法
外也人之在事內者不可不務責成而其在事外者
不可有所牽掣也夫士有餽以宿飽也而需索為當
例有清勾以寔伍也而吏尉以為市去留廩食必以
校力以致精也而不能無濫等亂行者戮不用命者
戮以致威也而不能無佚罰先登者未火錄也或冒
功而幾優叙失律者未火問也或聚創而就吏議咄
訕而恣要挾未火討也反除所忌而徇所請如此而
何法之難行凡是數者宜皆髮擲而苗穉之使食必
可飽兵必可戰而賞罰功罪無一不出于紀律此所
謂覈寔于法之內者也夫兵者以氣用也狃于習則
怠而不能振也故善師者常得其無窮之機而用之
今挑選之法有選鋒有正兵有備兵而竊謂不必有
常籍也時簡後而進退之則競于奮矣京營之將有
賢而閑于略者乎時命一人以訓遠軍邊將之入亦

新觀集

卷三

五

新觀集

卷三

五

如之久之而教相習矣邊營之兵有練而精於技者
乎時抽一軍以習京營京兵之出亦如之久之而能
相若矣以不測之賞動之以不測之罰警之而又以
非時之按劾律之則恩不襲而威不玩矣不詭于法
亦不倚于法權有兼濟用有宜遠此所謂鼓舞于法
之外者也夫將三軍所屬命也今置將已輕矣自叅
總游佐以上間以賄遷彼方剝其下以自為地而何
能用衆故計莫如懲債帥也統轄肉食未火可當于
城而天下雄武方略之士或奮于徒步起于列校故
計莫如廣推擇也一事而衆為監督視煩而愈亂一
軍而屢易帥耳目眩而愈禁故不如專任而收其効
也法有用正用奇兵有使貪使詐或投餌而可以致
敵或少挫而反為勝端故不如從容而展其技也巡
視監察憲臣也其大將主于裨臺不必毛瑣而侵之
協理提督重臣也其治兵宜久而練不必傳舍而去
之所謂事內之人不可不責成者此也事方殷而議

集既遣帥而議未已彼方外憂泄內憂撓尤不能堅
任事矣易者責人以事責事以功而姑息此繁言也
夫武士取激昂感慨身捍國耳烏用齷齪苛禮為而
文墨論議之士必欲凌躡而據其上稍不惟從旁沮
之矣甚者齷齪之矣彼安所優其四骸哉此甚非共
濟之義也所謂事外之人不可有所牽掣者此也夫
法誠行則女子可兵市人可戰出一令而可當挾纊
誅一人而旌旗壁壘可改色也將誠得人則壇可登
元凱集 卷三 五十六
劍可賜市租之出入可勿問而中山盈篋可勿視也
即今日之兵何患不可戰今日之制何患不可制而
以更議為然愚猶慮今日之守法難而執法易也又
慮今之設法多而議法衆也慮今之取人隘而待人
輕也又慮今之責人深而報人薄也夫有用法之法
欲畫一又欲簡易也有得將之法欲有所操縱于法
而不盡繩以法也此非威斷不能行非精神不能運
也 皇上神武同符二祖用三尺若風霆然誠得起

剪頗牧置之行間盡洗營伍之弊習而一新之即
守大計指麾定也何憂島酋東西虜哉

元凱集

卷三

五十七

江月軒賦

石大夫嘗以清秋之夕與客登金陵諸山以望江渚
露橫波兮如練兔秋臺兮可數瑤為笙兮曼為鼓江
妃歌兮素娥舞聊一尊兮容與獨懷思年繁何迢迢
兮乃存乎定水之曲虹崖之阿若有屋兮蔽之間被
青桂兮垂女蘿壁龍從以矗立兮流琤琮其在下虹
梁覆兮縹之參差兮車馬溘溘兮石坎澗汨兮龍山
盤渦噴瀑不知其幾萬轉兮波光迴而洲渚出湛深
未凱集 卷三 五九

碧之澄淵浴鳧兮飛鸞素鱗兮紫蘭舟縱橫而網集
倚漁笛于風湍忽東山之翠嶺隣望舒兮南端馮
舞于波上捧明珠兮登玉盤于是空水相鮮素彩浮
溢委鑒乎羅幌汎灩乎湘帙殷霜鍾兮初霄絃鳴琴
兮橫膝既而朋好集親懿展羽爵曹飛玉繩徐轉歌
淥水兮思長挹露華兮香遠斯固已婆娑畢景偃仰
館年爰馳驅之靡息夢故蹊兮依然客曰昔賢不嘗
感夫水與月乎惟觀乎物之外也悟彼藏之不盡知

其馬窮今吾未能泝峽浮川過子之軒而問焉
而當其遠則無之而非水與月者何光一壑之美數
畝之宮哉乃歌曰滄海一粟寄太空兮水流月明杳
無窮兮將子汗湧游鴻濛兮挾飛仙人御長風兮馬
蹄一區勞忡懍兮大夫曰唯唯誠如客言雖然予益
有思也昔先祖大夫有廉惠之德施于方州政成乃
老于焉以休予時稚齒從釣游焉亦猶此月色此江
流也昔人詠思祖德至或捧遺研而泫然况乎庭戶
元凱集 卷三 五九

陟降跡往神留者哉客乃爽然肝衡西瞻若有遐企
然更為歌曰山月蒼蒼江涓涓兮長松樛木枝連嫫
兮蘭堂桂牖薛蕙楊兮有偉若人邈而仙兮詒厥繁
何簡與編兮俯仰瞻眺懷斯賢兮大夫敬拜舉酒相
屬進牘抽毫以殿羣玉

關王像贊

古人生為世英歿為鬼雄累累汗簡何獨惟公轟隱
天地垂聲無窮夷考公之義勇固矢志于昭烈而報
曹明皎皎之意秉燭伸冥冥之節山可移而心在江
允東于百折仁者有勇豈獨義俠大才如雪美髯若
虬風馬雲車神游九州壯夫駭豎無不稽首瞻敬曰
我君侯嗚呼休哉

元凱集

卷三

六

趙元發

昔也應制巾而白袍今惟鬼伯誅韜帶刃試而不售
帝命治鬼萬鬼為餐鬼其餘幾餓試而售生而治人
人歟鬼歟將無辨歟噫嘻君不其然而世有然我鑄
君傍以告司銓

元凱集

卷三

六

倪鉅齋先生遺像贊并序

國家太和熙洽至于成弘之際可謂極盛氣之龐厚積而未散其時士大夫皆寬洪博大致事議論依乎忠厚布衣隱處之士亦恂恂質行卓乎有先民之風譬如崇山大林合抱千章豈一日之積哉鉅齋先生生於成化之代而游乎弘治正德之間而老乎嘉隆之日貴游公子而鞠躬退讓未嘗以言色忤物華謹類萬石睦族善施類希文身際五朝之盛優游咏歌

元凱集

卷三

本

百歲而觀化又若華封擊壤之在堯年者蓋機智變幻無所入其胸中一時醇和龐厚之氣得之多而用之不盡蓋觀其人可以論其世也其後撲散而離世風不能如昔即素稱名家者後亦夷于硤確無能守其先世之烈而獨先生子孫滋務好脩為德不怠讀書續行益懋以隆故今郡中世德首倪氏雖其嗣人之皆賢蓋以見忠厚之澤長而詒謀遠也今之人欲考古風之遺者于先生之後足以觀之其從先生曾

伯大所得瞻画像碩膚渥顏嘻怡慈煦斯其為長者之容為之起敬焉則又為之喟然嗟焉嗚呼成弘之隆際今可復還也哉伯大初年猶及先生撫而愛之故其懷思不忘睹遺像心常依依夫能念爾祖此所以象賢而世其德者也為之贊云世趨江河滔滔既東我瞻斯人穆如醇風醇風伊何尚論其世身游太和汾穆之際噍噍為讓孳孳為仁機械不入胥庭氏民源深而長流慶于後宜爾繩繩濟其長厚

元凱集

卷三

本

系詞斯圖其永無朽

取昆明像贊

襜帷裳綬若若覲丹廷步朱閣皎如玉樹之枝來映
芙蓉之幕冲然自挹者其捧盈之心迎而立解者其
刺裁之錫勿以鵞栖是將龍躍蓋數其績以為從事
之獨賢邇其源則有名臣之矩矱也

元凱集

卷三

六四

松竹雷像贊

是而顙窈而目松間之風何謖謖新桐法露月映竹
經筭磊砢柱其腹文如泉流辨炙穀居白龍江而魚
服未升天行且沉陸它時躡電風雲蹴按圖索之視
此幅

元凱集

卷三

六五

郭延年小像贊

年早歲識延年閣開其時如璧人玉樹標金麟妍既而延年出游久不相見它日過于吳閫之下醉花迷月裘馬翩翩似五陵之劍俠狎三河之少年及來金陵久與游處非復昔日延年也蓋凝乎若木鷄之養而止于鯢桓之淵是其人蓋三變而幾于道矣其於文也亦然其將斂其穠華都麗之容而探于冥極韜其凌厲壯決之氣而出於自然者乎

元凱集

卷三

六六

郭延年小像贊

清曠玉骨爾形之癯含芳漱潤何文之腴其游神飛思或出莽渺而凌天地之外而其凝于寂也乃若似乎板株拘時雲蒸而龍變亦規行而矩趨是數者予欲執而名之而不得也強而擬之曰清真之士博大之儒行試倚天之錚獨抱玄水之珠莫不善画是馬能圖

元凱集

卷三

六七

江仲譽像贊

神清以癯貧也乃宜骨秀而峻詩亦以之學則道古
人寔大畸雕鏤激滌發其潛思潺潺溪流上有武夷
爐香橫琴仰而支頤是中真賞不在画師

元凱集

卷三

六八

魯生小像贊

葛巾芒屨以為隱耶胡為乎君卿之籍馮公之魚短
小精悍以為俠耶胡為乎容之閒閒而神之遽遽時
下莊平之簾閒袖長桑之書跡混京洛心栖衡廬徬
俛玩世游物之初親君之真在阿堵歟

元凱集

卷三

六九

竹筴贊

昔聞班姬執素裁雪茲惟湘竹編為貝葉婉委玉人
提携素手如揚惠風濯此春柳永簾疎簾隱映雲樹
明月自生微涼不去願言炎州永無霜色出入懷袖
惠我靡極

元凱集

卷三

又六九

同郡莫林潛玄戶部文

嗚呼生亦寄耳吾亦知夫人壽之難恃與美好之不
必全而獨于公感愴悼惜不能自己者蓋痛國之失
寶而疑天之何故而生賢若將有意乎用之而忽取
以去則誠何為其然惟公偉姿玉立而髯長才如神
阿之倚空粹抱則明珠之媚淵鬱青霞之奇文拂絳
霄而高騫然仕而得太末之岩邑當吏道窘束之際
戴星而焦思者殆六七年既已調其政俗而大造于
元凱集

卷三

七十

治使民懷其仁而吏服其廉三衢之間口碑在焉程
功論勩則宜且何為矣南曹即名為優優務簡然在
公則豈為榮遷而惟其優與簡也吾儕得以過從杯
酒道鄉曲之故為愉快而公沒矣豐吳以才而遇若
不偶稍處以逸而生復不延彼造物之宵嘿將安呼
而問旃吾儕調公斂具僅而後給廉吏信可為也安
所得蔽風雨之廬與軒粥之田雖然循良之名足以
不沒矧繫令子若群鳳之翩翩蓋以積餘之慶為食

報而以無窮之聞為大年公終以此責券于天耳嗚呼哀哉

老凱集

卷三

七一

王司徒墓文

岱山滄海厥惟大風元氣磅礴齊州之東是開新城
是篤鉅公世其貞亮佐我熙隆鉅公翳何時惟司徒
識洞前古胸韜遠謨當其始任已著稜觚身嬰悍王
挫彼狂圖竹書既謝悟彼新趨乃矢昌言以弼有虞
內籌邦本外飭邊政圖勗聖功錄言基命凡此石畫
婉于金鏡鈞揆之地互有長短引使佐我左右其袒
而君屹然持論侃侃炎熱之柄舉世所趨公持讓人
老凱集

卷三

七二

自處于于徘徊而都洛以自娛翼翼京邑公為內史
民既勞止惠我赤子及填全楚德威萬里瘴罪雪枉
惟法之視乃晉司徒 帝曰佐予爾泰戎桓爾典國
儲方茲側席遽已懸車望隆高傳跡追漢疏爰在遠
年喜奉潘與荀氏群龍羅于庭下冠纓翕非世無兩
者偉歎家嗣今左司馬躬櫟夷戎以靖諸夏握兵上
谷治虜北邊左右穹廬旦夕戈鋌氣凌驃姚公曰慎
旃第固而團毋勒燕然牂牁甫定 帝眷西顧司馬

我故伯既名世仲復偉人季也英英通籍方新公既
髦矣自稱老臣有子馳驅豈必臣身公惟元臣秉心
逾冲野老爭席頽然一翁吹噓引年晚契素同忽而
騎箕歸神太空伯也萬里季奉公終無已太悲既孝
既忠惟公舊德太史所錄錫惠易名天眷方篤某忝
世誼官守是局酌奠莫躬附此一束詞以侑之少展
心曲

元凱集

卷三

七三

張大司徒英文

嗚呼中岳其類列星夜賈公驟雲軿不復還軫國失
老成世喪標準傾都縉紳相向涕隕曰公云沒我何
楷模自初服官以至司徒秉貞履道屹乎不渝炎災
者權寧詘弗趨我道竟伸游躋卿孤公所紆籌咸國
遠謨在周豐邑今則陪都惟茲積貯為天下樞民力
殫竭曷不究圖惟公焦勞十載于茲國脈是培豈惟
度支易簣一疏鬱有餘思公之忠誠帝所鑒知太史
元凱集 卷三 下南
志之大常紀之吾亦何悲吾悲吾私公我推轂時在
句曲曰子也才我筆不辱大賢之門櫟邀見錄備員
留都步武相屬大官常伯以迨胄子賓祭供張乃頌
邑里我稽典制思反其始盡厘宿弊以告于公公下
所司爾莫弗衷予蓋攝官惟公予同有如輔車敵尸
厥功相知不易相成寔難鍾期逝矣誰與操縵感往
撫今涕零莫酸俛仰宇宙一何漫漫尚享

祭李祠部文

恒岳之靈淮海之精儲休凝祥偉人是生家積其慶
世載其名岳伯惟父中丞惟兄代推舊德天篤忠貞
爰及二季後先蜚鳴鯉庭鴈序淵源潯泓燁煜其光
鏗鉤其聲振翼濯鱗以像盛明尹茲赤縣惟古北平
恢乎牛刀勞矣鮮烹遂冠三輔為循吏程 帝曰良
哉爾佐寅清丹地弘敬蘭省蕙菁風像肅穆論議崇
宏鉅典鴻章屢贊厥成積望攸歸駐武公卿釋位以
元凱集
卷三
七五

祭封君奠文

世稱鉅宗蓋多偉人豈惟龍躍亦有鴻冥惟林之隆
公卿麟殿翁則超然抱德而隱其隱伊何泉涯林阿
其德伊何嘉模孔多孝薦于親慎終益令燕及弟昆
式和且敬世祿者夸而翁澹然治生者劬而翁安焉
彼以其綺我以其素下澤特羸足以代步惟其不斷
以葆其真惟其不耀以開嗣人一經惟麟羣羽皆鳳
蔚其庭趨先鳴者仲仲君傑立振羽蜚聲辟雍講席
先凱集
卷三
七六

造士舊京翁謂仲君彼佳山水我懷昔游今喜從子
我尚良食爾爾無我虞天闕花臺遲我游娛云何不來
計云仙馭仲君哀號徒跣南去勿謂七十人生定歸
勿謂遺榮寵光嗣輝惟是故鄉老者日謝閱世悠悠
令人悲咤矧叨戚末醑奠莫船臨風拭詞亦以慰翁
尚享

沈光祿墓文

嗚呼沈公少而勤行壯不競時仕隱之間聊以遨嬉
惟厚于修以豐于貽於世弗耀而不祈知繫沈之世
綬何累累藩維陳臬太史繼之而公偉然不減驃騎
既善為筭亦善吹簫仲容自達處冲寧痴方其始髫
哇坐垂幃治業應詔冀以見奇俄而自恣殆無不窺
爰自古初放乎無涯口不輟吟手無停披撥華擷菁
窮源導委萬象羅前以供指麾惟德之蓄而躬之提
元凱集下 卷三 七七
我父兄我友我師奉以周旋庶其無虧坊表壇宇
應繩中規集是衆芳焉遠匪宜我道之充而與物濟
還徊玩世大官是治金門可隱執戟寧疲孰不謂公
德優處卑儲祥凝休乃有瓊枝長君嶽嶽名流咸推
穠郁沉湮大放厥詞次君傑立彩毫陸離是與其伯
復建鼓旗平輿二龍游嬉天池惟雷奮翼振鬣
匪訓易成繫公寔為公既積慶惟子之遺將休天均
以脫帛羈掃却社門人莫能窺嗒然南郭隱几者誰

息機內觀冲恬希夷少微失次哲人告萎乘化何速
年纔踰耆離世溷濁拍肩洪厓余叨舊雅夙欽羽像
從孫洪夏萬籬高施惟公孫女許之結褵姻好之祝
公其期願自游白門不睹紫芝何期臨風乃酌此卮
公尚歆諸遽無駭靖尚享

元凱集

卷三

六

祭鄭孺人文

鄉稱昂族白湖之鄭宜獨門閭厥有壹政是誕和煖
質惟淑令習禮明詩而幽以靜儷于朝石士林之英
粵學凋文蔚有駿聲敬其繁藻傲則鷄鳴以勸其衷
以發其名豈繫相夫亦克翼子雖則思勤不忘提耳
雖在韶冲期以趾美內則既脩芳徽可程宜永厥齡
宜觀厥成云何倏然遽茲怛化莊岳方悲鴻案已罷
月臨虛幌塵生遺桂令子銜哀直杖以泣嘉禮道成
元凱集
卷三
七九

慶弔相及厥祉未涯以俟異日光爾幽墟尚有帝錫
某等咸屬親懿風欽令儀薄筵一奠詞以侑之

祭唐氏姑文代叔作

嗚呼吾同產兄弟姊妹凡十人數十年中相次淪謝
至吾姊沒而十人者垂盡矣獨予孑然在耳骨肉凋
零痛可言哉姊為女愛于父母為嬾宜于夫順于舅
姑譽于䟽戚之人于女德為最賢生七十五年於吾
同產中為最壽顧其始榮末悴于人生為最不達意
也何故哉姊又最奉佛謹晨夜膜拜誦之聲不離
口終年蔬素精心苦行優婆夷不逮也凡世人之作

元凱集

卷三

八十

佛事者為福利耳佛言人能信受其法令身心安樂
永離諸苦姊獨不然殘年末路脩極苦趣何也豈所
稱佛道悉皆虛妄無足信憑耶將所謂宿生之業今
應受之以了前緣耶抑姊所謂乃西歸之津梁離此
惡趣証彼極樂蓮華上品凡諸佛子皆我眷屬寶幢
繒路衆香珍味皆我供養而人世所為血屬所為受
享如海中漚如石中燭無足控揣于其間耶果爾則
吾姊去世乃証佛法吾亦何悲若論世法吾亦何能

不孝舅壽圖小引

不孝舅壽圖小引

某嘗為舅顯画像備言吾舅高隱厚德具壽者相歡
喜讚詠不能已于時壬寅夏日也距今且十年而舅
春秋八十有三某自金陵歸舅涉江來看五官之用
逾益精明強矯畧如四五十許人始知壽者于天地
真有特稟如栢如松如海中山如仙都鶴自然閱世
長存舅又未嘗他有攝延術然則世之勤吐納導氣
丹鼎合煉以祈得之者反未必然也舅所居方山之
光觀集 卷三 八二
陽江流環之白雲幽泉清賞不乏而表弟皆能力耕
養志秣田足以為酒魚蔬旨蓄足給腠臘舅閒居無
營時時咏小詩負暄弄孫與隣農談稼穡圖事族里之
會蒼顏寢髮頽然其間後生皆愛且敬度舅居常未
嘗一日弗歡雖非有攝延術而順真葆壽有此數端
若夫塵網馳驅真足累性某偶涉世雖不深溺而纔
踰服政瞻然已翁矣世言甥多似舅如某則何敢望
也夫非靜與禁之效與讚咏之不足輒為舅寫石菴

圖古列仙之儒多岩居而最壽者莫如石難老之視此圖矣某既自免歸丘壑之間方學舅極隱廬或似焉從今每十年輒復為圖讚叙述以銷春酒廬有已時舅必欣然許之矣

先凱集

卷三

八

題戴女奮詩

予癖好詩既多病屏居益晚閒寂幽愁無聊時時有之此境入他事悉不佳獨入詩佳耳然予未嘗有詩夫情來而才不副故不能以能佳之境而足乎其甚好也戴君意氣盛壯方務進取治經生之業凡予謂佳境君豈有之哉然詩顧能多而益工予方甚愧君何能定君詩君嘗餉予海錯因為喻夫其品逾異味逾雋得之逾難則逾厭夫常所嗜者矣君詩如江瑤永膾芳鮮特異而尚益求之龍宮海藏其可盡乎予初喜君經義不圖其詩又如此才士于親常燕請而趣亦相發故謂詩妨經生業者非真能為經生業者也

先凱集

卷三

八

題陸羽烹茶圖

蘇長公云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適若飲之適在世間鮮肥醲醖之外豈徒肯于味哉陸山入經可謂解物精研然它日又為毀茶論何耶豈其猶涉伎倆有時而不自適歟今吳越間人沿其風尚往往爭凡名香品嘗細啜豈必盡闕妙理正之君侯玉壺冰心迥出塵表雖廊廟鍾鼎之間而超超有天際真人想其愛此圖蓋以寓其淡泊蕭遠之意真得此中三昧

元凱

太卷三

八五

非必綠雲香乳習習風生而後為適也敬閱此卷輒作如是觀他日以論在杭水部當為解頤耳

跋長夏江村圖

予素多疾絕畏炎暑邇日自免來歸佳坐斗室無林樹虧蔽門徑宵窺之適會時酷旱每亭午如在甑中念欲扁舟自放于山顛水涯未能也又念此時賢臺貴游高臺曲澗陰井碧樹調冰雪藕其人常在玉壺中吸沆瀣而倚歸風豈復知有暑色嘗願為其老廝養竊餘蔭以息焉而不可得則顧而自嘆士嘉兄以素卷索畫為作長夏江村圖水墨淋漓恍恍有涼思焉禪有觀脩養家有存想豈必寔境蓋意之所至而已胥靡昔夢為國君則南面甚快也夢境與畫境不差別乎聊發士嘉一咲其母謂我以梅止渴作老瞿校繪也

元凱

卷三

八六

瑞庭叔所藏諸公帖跋

書小技也工妙存乎臨做神逸裁于天趣塵容無介乎心胸乃得高品叔氏夙擅才藻興寄蕭遠為今有去後思歸來撫松蘿菊外儵然臨池而已書法道逸別自成家嘗薈萃名筆如張比部袁太守鄭方伯鄧學憲沈嘉則顧聖之諸公為一卷硃貝錯落龍蛇競發方伯尤嚴重少可其書臨摹極精得二王意常自琢秘不妄與人于叔氏乃遂不復恡惜其交得之際元凱集 卷三 八七

殆可思已叔氏間出此卷見示肯庾翼謂子弟輩成家鷄效野雉皆學逸少書然庾書寔未有加于右也叔氏書善矣顧于群公之蹟寶惜特至且示僕有法式曠懷過庾公遠矣管墨之見豈敢僭附評聊識末簡以歸于叔氏

瑞庭帖跋

瑞庭自逸少書世稱換鵝經遂為古今書法之冠余觀伯茂孝廉先生行書三卷筆法斟酌吳興長洲之間而上達于聖教其邁逸圓美自復精出奕奕有出藍之致是帖也行使大道養生脩真之旨大暢於世又使翰翰之士知山陰寫後世自不乏黃庭豈不偉哉孝廉談道証性與伯兄大卿先生相師友其品格文章皆重于世不獨翰墨之工也

元凱集

卷三

八八

黃庭帖後

予書不學古法信手塗染而已以故且老無所成
同年黃季主精臨池尤刻意摹古於二王下迨吳興
無所不入書成而妙天下茲出其蘭亭黃庭帖使
予品之安平君之于兵何如顧繚問一字乎然是帖
自晉迄今不知幾更摹勒吾意獨其形似耳神骨略
已銷亡矣存其神而遺其跡季主能之予何足以辱
問

元凱

卷五

八九

書金粟園詩稿後

先君與王先生以風義襟期相友善垂五十年中間
出處嘿語不必盡符而金石誼靡間也戊子己丑間
先生謝穎事歸會先君禪除赴闕文酒過從無多日
其後某見先生于金粟園酒間語未嘗不念而翁也
及某入京邸侍先君則時時懷思王先生而嘆羨其
鴻冥蓋別王先生且八年先君捐館京師某以喪歸
先生亦歿既葬而墓碑出嗚呼通家骨肉死生契濶
先

元凱

卷五

九十

之際某于是感泣下沾襟焉蓋痛吾先君而傷夫父
親之載育以謝也間窺金粟園稿寄懷先君之作空
然具在則又為之廢卷而嗚咽嗟夫人生如石火倏
忽遽變所可傳世無後獨有品格文章差久遠耳先
君常言王子孝友質直有曾閔之行其慷慨纒纒談
當世事類賈生陸贄其用而不盡究其用卷懷以老
而自足于園池魚鳥之間有淵明之逸而不為平子
之愁揮灑淋漓嗚嗚自快其興致在香山而其真率

人各無愧色獨所謂退居觴咏之適先君稱後亦國
鮮組南還撰杖履以與之游而相繼下世夫豈不痛
乎某故敬識簡末寓無窮之哀并示永啓允與之相
向垂涕云

元凱集

卷三

九

讀徐渭集

胡少保雄傑人有踞洗慢罵之風顧獨知徐渭渭其
以意氣文章高視出其上李白蘇軾之流也張太史
出渭于厄與陸與繩盧構事何異韓文置破麓中數
百年歐陽子葬之一日復重天下袁中郎得渭文于
殘燈敗楮尚不及百年此三者皆快事也渭之捐軀
睡毗至殺數字數僧似忠于胡公然非山人事胡公
賊而渭伴狂數自戕豈其中亦有所不安與晚益積
元凱集 卷三 九
忌至殺妻幾不免文士披猖至此中郎傳渭獨盛稱
其詩渭詩得之中晚間沿長吉子瞻以工與趣勝耳
至其文章構意造語真得太史昌黎之法自歐蘇外
鮮有窺其陰者謂明一人可也渭生與七子昆陵晉
江相值都無交往詩牘見集中者獨罵于鱗一詩為
謝榛出氣耳豈渭視一世空無人意不屑屑抑東海
僻遠又諸生賤與或其人固難近也信陵君謂趙公
子好客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當諸公時失一徐渭殊

可惟讀渭文惟恐其盡惟恐其不多詩似不爾

元凱集

卷三

九三

奇術篇

科史氏曰學者束于所聞至談妙異希奇之事以為怪迂不能盡信然予聞古之有道術者往往托于方技佩壺賣藥遨嬉人間若費長房韓伯休之倫豈可盡云無有獨其藏名而混跡條見而輒隱非其人則不可得而遇以其不經過而遂謂無有豈可哉許先生為予言所遇客頗神異此自里中近事耳目所接豈誣也許君者予里人也少治易能文籍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歲之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斯其何乎是夏有客宿于蓬旅至舟次問渡將之海上其人癯而長身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屨耳蓬旅人頗疑怪其狀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為方治諸病至為眼方雖瞽可明也許君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許氏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君謝曰予之為廢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為費且

元凱集

卷三

九四

盡然効如捕風客且為司命能還予瞳而生予睛乎
烏頭白兔生角其若予何貧無以為客費敬謝客矣
而客固言可治不置許君之妻子列拜請處方客之
為方不執古書而間用諸奇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
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臭惡許君勉服之客居逆旅間
日一過許君家人奉客謹為具有酒肉客不食進飯
一盂而已又為製葛袍襪屨受之而不服也客雖衣
藍縷乎然微視其內衣皆精綺着膚潔白如雪當

元凱集

卷五

九

暑不汗汚以此異之許君既服藥久之覺上睫漸輕
鬆睡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日而左目劃然開右
亦漸豁觀物如薄霧中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
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君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
為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鮓可供也許君實無
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始進五人饌
盡酒數斗然不見其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
出袖中藥碧色樣之如脂几上微叩之爛然白金矣

因謂若取銅鉄錫之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
若若能離家乎予偕若游許君謝曰生幸有薄田頗
具飪粥盲人微先生惠復見天日予願足矣不願得
秘術亦不願出游也客咲頷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
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君拜
受之客因曰予將游海上還更過若于是遂去不復
見矣許君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
効者今且老能篝燈作蠅頭書自謂自力比年少

元凱集

卷五

九

時差健耳君既深德客意其神人為主祀于室動止
先視頗著驗云予觀客踪跡恢詭頗有異者夫五年
之盲一朝而若啓世豈嘗有此哉或謂許君不受黃
白術而傳醫方棄不訾之利取其銖銖何迂也予以
為不貧道家之寶夫黃白者愚而沒債者之所溺也
安知客不以是試之彼大利在前而不動倘予所謂
其人者耶此固客所欲得而授之方者也獨意客多
奇宜別有秘要惜乎不盡叩之然予觀許君恂恂守

有進之風而貌益少安知非有得于容而不以
告人者乎

元凱集

卷三

九七

驅瘡鬼文

汝爾瘡鬼爾來前爾固軒后之裔孫而顓頊氏之孽
子也豈不亦神明之胃墮厥德以避于江水之濱
爾不惟爾祖是念淫于非類而甘自沒焉惟厲及魍
魎之屬器昏肆毒是以有至醜之謚百世不改爾乃
與為耦而更稱雲何污而不慙也昔夏后氏光明其
德鑄九牧之貢金以為寶鼎者九用寫山川林澤奇
邪怪妖之形莫不畢具使民無逢其灾爾于其時滅
跡潛景靡所容處民用以康王德代衰九鼎淪化人
神糝雜載歷辟王日不遑給靡復有克提挈至寶照
于神奸爾丁其會跳擲咿嚶復用潛出乘民之不若
而播之灾害實繁有徒終不剋滅以迄于今日以彌
甚爾之乃至類信罔避類勇倏變類智忽去類果假
是四類以濟其凶德是生三辜四民或蒙燕閒或列
肆居或襍糞塗足或貿易遠涉各效其能以相資焉
先王之訓也惟爾之來莫不釋所執業抱衿與綢以

元凱集

卷三

九八

與爾處廢民之養閭國之經爾之舉一矣貧者蔡
不厭而為爾召巫與祝陳席鳴鼓具醪及肴爾醉爾
飽又為之針灼湯燂攻其骸膚爰耗竭其生資及歲
之不時于是有賄而殍者則職爾之由爾之舉二矣
凡疴中人于其身耳惟爾善變善染家傳戶入此呻
彼喑跨邑越國傳不云乎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爾惡
實蔓以滋圖爾者不亦難乎爾之舉三矣爾惟小醜
居其一足以為僚矧繁三歟抑其有甚天陰陽變化
元凱集 卷三 九九
天地之榛權鉅矣爾竊焉如凝如泣如爍如焚凝涸
如冬爍焚如夏是大鈞有職而爾敢私奸之也抑天
之序猶潛移也爾閃倏馳驟忽爾堅冰忽爾赤日挾
纁揮汗遑遽靡息爾之霍將無酷于陰陽之烈與帝
稔爾積累且不忍其柄或盜以使將下六丁震霆以
搜爾之類俾無遺育爾祖其不克爾庇爾尚悔禍自
新乎其肩跡以返爾水濱之居飲清嬉澣容與遊遨
無干人間舉其尚可以逕予室湫隘不足以游爾予

經傳羸不足以習爾爾之不從予亦將召祝者具
蒞其有明神將帝之威載旄列戟以與爾從事其毋
悔

元凱集

卷三

百

澹言

有小齋傍烏石之麓入夏以來未嘗不在其間桐
陰竹簟手卧游錄王壺冰諸編頓能愈疾間出已
意拈數十百語寫枯寂之思亦偶道其中之所欲
言者冬日無聊使兒曹錄一過客來夜坐擁爐暖
茗聊出觀之亦足為撫掌之資甲寅長至日

齋前須得怪松老樹槎枒突兀與山石瑰奇者雜立
相參有蒼鬱森疎之氣佳花美草作兒女態雖復妍

元凱集

卷三

百一

麗不堪位置也

廓落沈寂之境別自有味非役役者所知

懶不可習閒不可慣僻居日久高齋書長隱几瞑坐
或散髮輟履起步樹間汲澗煮茗吟古人詩欣然獨
咲因思赤日紅塵之場磬折馳走擁徒御披案牘汗
出如漿不得休息彼亦何人疎懶既慣妄謂我逸桓
宣武謂劉真長曰我若不如此卿輩亦那得坐談此
真經世人語不可不思

輕乎一介者乃可以輕千鈞若取與之際略不顧
惜將無所不至者矣

庾乘遊學宮為諸官傭常處下坐博士諸生反就憊
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王績求為大樂丞以府史
焦革善釀也大樂丞非士職績為之後遂為清流賢
者所居而重知此故知晨門抱關未必不尊于三公
至人于世何嘗不涉第入之澹然去之翛然視湛溺
不出者別也

元凱集

卷三

百二

東方朔戲萬乘若僚友嚴光加帝腹李白醉見天子
詩立成皆氣蓋一世惟無欲無求耳如有求焉不能
行于一尉况萬乘乎

讀右丞輞川詩子厚永州山水諸記真使人欲棄百
事往從之遊也

人生自知覺以後精氣智力日蹙日出日流日去如
水東去如葉秋下無有復回入時故衰白病老以至
乎盡老氏曰當孟曰寡欲雖終期乎盡亦延生益命

之道也

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此語足壯獨行之氣

城市非卜居之地古之隱者或入空山翳幽岩共婁
子草衣木食不與世接斯風趣矣今縱不能爾亦當
擇遠郊僻村浮樸之鄉林茂水深頗饒魚稻通舟楫
資生之具可不求于外而微給者于此種圃山樵水
漁有以自供教養子孫耳目不識靡麗使力作知稼
穡不作佳士即為良農斯隱居之適也予苦無山間
元凱集 卷三 百五

尺土屏居南郭雖寤寐雲壑而未離塵境朝夕薪蔬
之供無不易之于市非窶人所堪而兒曹亦漸靡俗
習不知所底此可嘆也

既以解殘墮泰為天之適民安能復從人間冠蓋寒
暄禮數簡牘聞問俱從謝斷間或惠其好我枉用相
存答其勤憐誠亦不能盡廢我必不先勒之山庭永
服斯戒

天下名山水無盡不能游書無盡不能讀此事可惜

元章之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後人作
潔癖摩挲拳石寫刷字畫矇矓雲山欲學其似去之
頗遠

大艫如山大帆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宴坐嘯歌千里
一息至快也俄而風雲改色天地黯慘檣柁傾摧舟
中無人色顛顛呼呌以脫蛟龍之吻而岼傍漁艇方
沿洄葦柳之間濁酒自勞醉卧蓬底看婦結網稚子
吹短笛亦自快也世途何莫不然可以一悟

元凱集

卷三

百四

百五

澹之為道至矣君子終身焉已耳

道莫善乎因事莫利乎因我之所值因而利之雖非
美竟之無弗美矣山農比常自觀覺于此有味略舉
數端五十為郎未合便休而疾病見嬰因之以自免
雖涓埃無効心事未了天冥刑之其特若之何吾因
得以離乎榮辱是非之場行而于于寢而安安古人
好稱隱適這民吾竊其似此一也病在足其行蹢躅
吾因以不出門鳥皮小几坐而繡書或時就枕不知

早晏游從還往一切謝罷而因以省與馬之煩息
折之勞獨微逐之費此二也又病消渴酒入將自焚
吾因是以不宴客亦遂不釀歲省秫數十斛麴藥種
是又省雞豚脯醢旨蓄所以為酒佐者經年不飲藏
益清神益恬此三也家本儒也罷歸既絕祿又無它
生殖宴自其分吾因以為儉禮可以裁省裁省之譽
祀用二簋米鹽薪蔬皆有程子孫蔬食病夫間日一
肉而已在事舊知間致酒資以是稍不甚乏而因以
元凱集 卷三 百五

少借貸絕請託求乞之事聊以過日終不為子孫遺
時計心以益閒此四也頗好吟咏又愛弄翰墨而病
忌思忌勞此事因廢類焚研塵側簪蠹睡起飯罷隨
几嗒然而已病亦時作時休不甚至劇此五也世希
炎炎赴隆隆聞罷免病貧以為不祥掩耳走耳由衆
數年于此彌自欣然故以為因之道善也聊復戲言
以誌達者

雨水寒氣搏之成雪慘慘然矣積為成水晶晶然矣

日則復為水疇昔之質者不可得虛合氣為人衆
骸屬萬營轉賢聖畢智而稽于微渺豪武畢力而
于原楚紛囂之變終無極已化至則復為虛其誰能
有之哉人欲以生之暫聚託于虛空之無窮此之謂
大惑

觀山農之居處可以知太古察嬰孺之嘻咲可以知
至人

盡焉而有餘用退焉而有餘地闡焉而有餘照故聖
元凱集 卷三 百五
人處後而天下莫之能先也

元凱集卷三終

陳元凱集卷四

春宵燕集

花鳥春將好，冰霜暖漸輕。
尊罍開北牖，斗柄挂東城。
浮白休辭醉，談玄且獨清。
平生有懷抱，潦倒若為傾。

承武漱芳亭

子雲亭子近新成，芳草閒雲對掩荆。
靜似禪關忘去住，僻非人境少逢迎。
藥欄雨過花千片，竹塢春深鶯幾聲。
除却著書無箇事，何時輩就太玄經。

老龍集

卷四

贈陳司訓歸巴州

越王臺下去帆飛，白帝城頭客旆歸。
三載及門今別遠，春風吹淚上征衣。

其二

載酒沙頭雙玉瓶，勞歌一曲送將行。
垂楊正好那堪折，拂拂東風到樹青。

夏夜喜雨

好雨來何暮，炎威盡日晴。
忽經高樹過，總作細泉聲。

江流琴書潤飄飄，枕簟清何當一傾注。
萬寶慶新成。

七夕

無聊經年別，其如此夜何不須啼。
玉筋聊復報金梭，絳節需風合紅橋。
暮雨多凌晨，又分袂脉脉隔明河。
青樓詞。

梅花笛裏墮綰紛，總被香風吹入雲。
何處飛仙將鳳管，人間天上杳難分。

其二

元凱集

卷四

清歌一曲奉新歡，結得同心背燭看。
春隔屏前雲母暗，月斜簾外水晶寒。

其三

盡向巴人歌下里，誰當國色豔名都。
烏啼只在城頭樹，鶴有青松鳳有梧。

其四

春鶯百轉柳枝柔，樓上佳人字莫愁。
但念卽時風動竹，殘歌不用錦纏頭。

其五

柳暗花明綺陌春
樓頭拾翠晚秋新
閒拈百和添金獸
暗解雙璫贈玉人

其六

小紉雲錦映春天
削作春衣不耐穿
咲殺陌頭諸女伴
共留嫩葉待春眠

其七

史郎舊恨與新愁
獨領東風住小樓
日上花枝春睡足
不知何處去

起水晶簾下按箏篴

湖上飲

商意落郊垌
開尊湖上亭
南山當壽酌
殊水照文星
竹靄朱欄濕
荷風畫閣清
徘徊愜心賞
落日醉還醒

其二

新秋西嶠路
粉堞帶平湖
曉露滋紅蓼
晴波墜紫蕪
目隨汀雁遠
心與浦雲孤
傾倒情何極
如渥在玉壺
送人之南都省親

伯魚行栗業司馬遠遊將去路
梅堪折離亭柳已秋

烟花迎鵲首
風雪滿貂裘
芳草山中綠
王孫莫滯留

代贈鄧從事

清秋江上別長路
渺雲濤使事賢能獨
王程行役勞

吳江楓葉落燕市
雪花高臺關求三語
夫君曾有連

登凌霄臺

層臺縹緲俯青霞
盡相將問落花
酒榼黃緣丹嶺

外巾袍瀟灑白雲涯
中天樓閣三千界
撲地閭闔十

萬家

覽勝賞心傾倒極
浩歌驚起暮栖鴉

新月

一片蛾眉月
流光下小樓
青天猶掩鏡
滄海且沈鉤

寂歷瑤臺晚
蕭疎桂樹秋
願言三五夕
圓景照皇州

七夕

莫恨情親只片時
年華此夕慙相思
人間何限南樓月
望斷龍沙無見期

乙酉閏九月

紫塞空聞旅鴈來再逢佳節怯登臺黃花似與愁相約共倚西風不放開

東勝亭小集

東郊幽絕處傳是古禪扉萬竹清三徑千峰碧四圍白雲留盡醉細雨送遲歸客有陽春調應憐和者稀其二

別墅青山麓孤亭芳桂叢談深醒鶴夢坐穩進松風片雨草增綠小池蓮欲紅何時三徑裏復此一尊同

元凱集

春中

送鄭士賢之清流

溪路九龍長仙舟雙鵠光絳紗初設帳綵袖正趨堂帆指秋雲白籬開南菊黃登高應兩地誰與醉重陽與承武登平遠臺次韻

仙臺俯南郭多暇一板躋井邑烟都合桑麻葉已齊山春馴燕雀海晏靜鯨鯢共醉薰風裡應歌解慍今擬閨中聽百舌

驚回殘夢別關西百轉千聲繞樹枝妾淚到春容易

落叮嚀莫學杜鵑啼

又

阿誰清曉上花叢一種嬌喉百鳥同最是此心傳不得憑君細說與春風

病起

門前苔徑綠於莎盡日無人到薜蘿不信病來春欲暮落花飛絮卷簾多

巫山圖

元凱集

春中

高唐香靄翠華開神女飄飄夢裡來雲雨一朝迷禁望江山千古見陽臺荒將更廣寰王意作賦空傳宋玉才麗藻雄風復寂寞斷猿幽鳥若為哀

送林英麓師尊之官嵎縣三十二韻

今代論才數溫陵獨大方于時登雅道夫子冠詞場通達才凌賈汪洋度擬黃楊休山嶽又吐論玉琅又急峽驅雄筆飛流赴大荒哀然秋擢桂藉甚賦長楊水擊終鵬起天飛輶蟻藏塵埃復劍外雲木九仙傍

白雪流堦潤和風入座香詞峰森武庫藻鑑儼文昌
腹以經為笥談疑物出囊猶如凌浩淼誰不藉津梁
歟也雕虫輩諸生在鴈行騰驤非汗血剪拂魏孫陽
泥土均埏埴批糠屨歎揚猶思肺病日慙以手書長
感激凌雲氣雕鐫何日忘迢迢淹歲月歷又變星霜
丹鳳來金殿三鱗下講堂輶煩廊廟略綰綬水雲鄉
游刃多餘地鳴琴自不妨剡溪春淡蕩素望曉蒼蒼
昇得清幽勝誰云簿領忙坐興周禮樂不數漢循良

元凱集

卷四

七

沾灑鴻恩洽蜚騰雅譽翔他年冠獬豸此去頌鸞皇
西嶠蟬聲急離亭柳色涼玉壺紛出祖金勒爛生光
惜別俱需袂臨岐各盡觴從茲隔函席祇有見羹牆
揮手日云暮征帆天一方重期五雲裏長得奉清揚
贈諸上春官者四首
京洛風雲引傳車臨岐分袂莫躊躇漢皇正佇賢良
策行矣徐生好上書

其二

十年結社細論文一榻青山共白雲今日雲飛去為
兩悠々何地更同君

其三

前林曉日尚嘉微為盡紅亭酒一杯別後揮鞭天際
去眼中應覺故人稀

其四

一曲勞歌送遠游五雲春映鵲鷗裘不知擊筑燕中
醉還憶高陽舊侶不

元凱集

卷四

八

觀武試作

牙旗高捲陣雲秋白羽雕弧去若流嘆息書生空老
大看渠躍馬取封侯

又

渥洼飛駟滿天閑萬輦金繒出漢關好在穿楊諸將
士于今未議斬樓蘭

歲除

虞氏窮愁李子貧五陵裘馬竟何人鶯花又促年華

去明日東風三十春

明妃曲

一曲琵琶出塞門
白龍堆畔月黃昏
不知今夜昭陽殿
若箇笙歌奉至尊

又

漢家中策豈無奇
薄命當行更恨誰
滿目沙場多白骨
漂零寧獨為蛾眉

咏史五首

元凱集

卷四

七

一

謾誇六印有輝光
妻嫂由來策較長
但倚鳴機堅不下
看他北去說燕王

其二

易水西風吹素衣
羽聲慷慨徵聲歎
可憐督亢圖中地
一入秦庭更不歸

其三

扶眼縣門君不悟
姑蘇臺草生秋露
當年不上五湖船
千載江湖為誰怒

其四

半夜悲歌力拔山
美人帳下泣潺湲
須臾楚國雄圖盡
猶自徘徊怨玉顏

其五

但鼓朱絃一再行
那知作賦冠西京
卓家養得寧馨女
不待凌雲識馬卿

華林禪寺

杖履來初地
風幡近法堂
青山依古剎
黃葉走長廊

元凱集

卷四

十一

二

寂寂窺僧定時
度佛香自憐嬰世網
何處覓慈航
郊行見梅

似為蚤春催
凌寒作意開
人烟迷雪徑
客思落瑤臺

小片隨流去
輕香逐吹來
商主須臾實
莫令委莓苔

亭中桂樹深
秋不着一花
子方索居不
能無仲文

孤樹之感戲作問之

秋深覽前除
嘆息此嘉木
婆婆依我廬
風露苦不足
而今菊有芳
不見花如粟
堪汝瑤臺根
小山空見尋

代桂答

扶桑拂東海萬劫以為期
蟠桃樹花開亦太遲
孤芳元負俗蔓草但華滋
稍待天香發無勞惜後時
送邑侯陳公入覲

冠蓋朝天曙色新
情隨驛樹送征塵
琴携單父堂前
月花似河陽郭裏春
三殿焚香開錦仗
千官委佩近
卅宸龍顏賜對多
溫語治狀于今第一人

其二

卷四

關河雲樹曉蒼蒼
茂宰雙旌指未央
雨露深春蘼草
木風流千古繼
循良禁鐘聲裡趨金殿
列宿班中拜
玉皇名在御屏人所羨
綸恩三錫有輝光

石研嘆

一片石綺窓前
金沙鵝眼膩且堅
涓涓一滴清冷泉
墨光入水色正玄
精華照耀生雲烟
似有虬龍騰幽
天主人相隨不記
年年来磨軋利將穿
羸得空文僅
幾錢短檠相對色
凄然玉堂螭吻何處
遼涼風吹窓

月照席臨池洗罷三嘆息

讀外曾祖鄭少谷詩

風騷久不作大雅日已歿
聖代儲元精含耀齋未吐
自從洪永來作者紛馳騁
體裁非正始色澤勞雕塑
皇皇成弘日輝輝奎壁聚
北地抗前旌信易繼高步
鄭公參其間同聲乃響赴
公也東南英道真風所悟
十星羅心胸明月間寶璐
古意逼昂彞正音發韶漢
二十登省郎蒿目籌世務
豈繫驚俗文緬懷濟時具
皇圖值中微國事方多故
機槍直紫清九土風塵暮
公時諫羽獵抗疏天為怒
且辭北闕雲歸卧南山霧
波沲憂國淚一一沾毫素
千秋杜陵老餘子不足數
性本愛名山靈境窮杖屨
萬一遇安期白日生毛羽
長卿苦抱疾尚平須畢娶
服食顧多違微書飛已晏
於懷子年戀敢忝南陽顧
病纏劍水舟劍瘞城西墓
文章滿穹壤鬼物亦呵噤
麒麟鳳凰有識誰不慕
如何埒埒者乃欲撼大樹
萬古江河流徒嗤爾曹誤

小孫抱微尚燥髮誦佳句懷公青野堂頻望南湖
斯人今代無天地莽迴互

游王氏園承武來花歸道細君戲作嘲之

問郎何處探春華袖有仙山數朶霞眉翠已勞京兆

觀茂陵花

又

芳蹤拍拍滿羅襦素手頻將貼髮鋪把鏡問郎還自
顧新妝勝似向來無

元龜集

卷四

咏王穎州牡丹次諸公韻

太守名花四十株春風領客錦雲鋪尊前郢曲聲俱
妙堂上楚姬容更殊蝶意總憐香粉潤燕泥莫觸
紅渝憑君覓取頻頻醉此物東南自古無

宋承武

春雨瀟瀟獨倚樓憶君擬上汎湖舟鏡光黛色空延
佇柳困花眠迥結愁無計開籠飛病鶴但餘伏枕聽
鳴鳩明朝日足穿雲嶠先向烏山典敝裘

花鳥畫

錦石出清漪紅英逗芳樹有鳥立東風懷春鳴不去

游烏石山

莽蒼開錦岫突兀冠朱堂萬象凭軒盡雙流繞郡長
天風悲急管海雨促飛觴為問同游侶何如簪葛疆

其二

眺奇緣性癖夙志景前脩擬就三都賦因之五嶽游
小山深藏月叢桂自春秋髮髮將蕭颯胡為淹此流

元龜集

卷四

西湖

湖山翠欲流湖水澹悠悠霞玉春相並烟波晴散愁
輕舸凌杳浦繁吹蕩芳洲不是逢雲將誰同汗漫游
壽陳君詩

銀燭華堂金屈卮憑君滿酌不須辭應憐春後鶯花
亂莫待秋深髮髮絲栗里先生元愛酒香山諸老善
稱詩野人更効東方朔願獻蟠桃樹一枝

春閨怨

一樹辛夷落又稀
漸看飛絮上人衣
瑣窓寂寞春未
暮燕子無情亦自歸

又

玉腕羅裙陌上桑
徘徊日暮不盈筐
春蚕漸向絲中
老何處金鞭游冶郎

秋閨怨

秋月臨階澹素光
井梧墜葉覆銀床
夢魂今夜遠西
道鴻鴈蕭蕭關塞長

元凱集

卷四

十五

送友人馬君之樵川

江皋夜來雨離離
碧草新故人欲有
過握別青樓春
青樓春深柳絲軟
胡姬壓酒金杯煖
坐愛鶯啼白日
闌預愁人去青山
遠故人有才還數
奇季長經術長
卿詞行年三十客
游倦袖有凌雲人
未知只今飄飄
渡劍水離歌未斷
孤帆起行色遙衝
鳥道遙客愁暝
入猿聲裡去去無
為離別顏丈夫豈
免風塵間送君
不折樓前柳但勸
佳人掌中酒

方山山人歌

方山高不可攀
翠突兀非塵寰
屏風五段雲錦
殷磬水泠然鳴佩
環四序花落常
斑斑山中草屋
青松間山人角巾
冰雪顏柴門無
事晝長閑卧把
新詩獨自刪
隣翁往往來追
扳樵青把酒雙
鬢興酣徙倚對
南山起望雲天
招白鷗夕陽欲
下鳥飛還香杳
漁唱歸前灣更
踏明月弄潺湲
此中樂事良不
慳吁嗟乎方山
山人高且閒何
尤大冠長劍登
朝班

元凱集

卷四

十六

讀孫太初詩

太初秦州士矯矯
人中龍高步躡五
嶽飄然來江東
言謝區中緣滅跡
湖上峰客星照
吳越賢豪趨下
風談詩名已動
說劍氣益雄肯
俗何足論矯首
視雲空妙契在
玄冥相期斗笠
翁畢娶乃玩世
營田非固窮終
焉凌倒景去去
游鴻濛

剪綠梅花

涼颼蕭瑟曉堂空
怪底芳華入鏡中
會是天孫勞玉

指坐令青帝失春工
簾前獨咲渾欺雪
笛裏頻吹不受風
翻勝春園競桃李
暫時開落委塙東

落第後送客之吳門

渺渺江潭帶白蘋
愁心何處不沾巾
自嗟搖落同秋葉
况倚西風別故人
離夢已懸吳苑樹
客衣又拂帝京塵
憐君踪跡浮名外
江海飄飄任此身

存山作

靈境不在多奇蹤
不在廣所貴會素心
隨緣愜幽賞

元凱集

卷四

十七

下

空江下木葉露氣何蕭爽
尊酒共諸賢緒風移五兩
秋山走蒼翠萬轉非一狀
忽忽沿源窮扶黎欣獨往
人烟隔林越鳥道出榛莽
霜重萬木丹巖空百泉響
愁心與塵目及此一開朗
遂依白雲宿併起紫霞想
幽期慰中願玄理非外獎
因謝區中客勞生徒攘攘
送張先生之官惠州代作

峰嶂振衣日微言
愜所聞徒慙國士意
未信子虛文
函席辭春雪銅章向海雲
離歌三奏裏疎樹復斜曛

明妃曲

邊聲四起雜胡笳
妾夢初回漢苑花
但使旃裘常款塞
不辭玉骨葬龍沙

又

校獵陰山伴後車
彎弓百萬擁單于
暗憐射殺南飛雁
不與愁人寄帛書

送耿文宗叅河南藩

海色曙曠曉旌旗擁玉驄
群公餞申甫冠蓋一何雄

元凱集

卷四

十八

下

七澤涵元氣三台麗祝融
明珠雙出海花萼迥含風
伯氏今盟主彤庭引上公
伊川惟介弟宇內復宗工
道契筌蹄外心將藻鏡同
鑪錘泰造物筆札補天工
不睹黃鐘震何由衆耳聽
文風回大雅末俗轉鴻濛
法從離閭嶠旬宣及洛中
春雲生二室紫氣繞高嵩
帝倚周之翰公分陝以東
及門勞仰止雲閣正穹窿
送徐先生之華亭

臘盡閨天見柳條
豈勝攀折上河橋
東南吾道青輶

在吳會浮雲飛蓋遙藉甚常長能著論哀然孺子獨
高標可堪六載樞承地恨別春風對寂寥

其二

驪歌聲裏輟踟躕西望雲間天一隅晉代文章傳二
陸舊京王氣擁三吳亭臯露濕晴聽鶴官舫風清夜
繪鱸官轍不妨懷古意還將健筆賦南都

壽梅溪孫大尹代李生作

溪春已入青陽節溪頭花發飛香雪家家吹管絃且

元凱集

卷四

十九

五

歌聲遙度千門月自言行樂此溪邊有女綠絲男
種田眼中不見追呼吏自得君侯今六年才名真繼
興公後為政還過筆父前公庭鳥下餘花落濕翠晴
雲映書閣綠毫時寄山陰興瑤篇直掩河陽作兩餘
陌上樹無窮桃李之華何灼灼昨夜風前青鳥歌海
天初日照懸弧蓬萊綠水傾為酒勾漏丹砂繪作圖
褒衣門士承恩者只頌永心在玉臺

春日溪行次韻

送客臨芳月清溪上小舟桃花明曉岬桂楫逐春流
句就玄堪賞狂來白可浮浪游君莫問身世本悠悠
又

九日

共載尊中酒更移溪上舟進帆低落照倚棹弄飛流
亂峽聲俱壯群峰勢欲浮獨憐汀際鳥無事日悠悠
時運條徂遷日月如轉轂九九此嘉名登臨亦風俗
瑞居感節換一眺疏遠目山寒霜露深秋高天地肅

元凱集

卷四

二十一

五

歸鴻稍依渚落葉漸辭木綴實已者更寥英猶未菊
念彼芳菲晚嗟此良會速美人天一方白駒繫空谷
但飲勿重陳芳醪湛新綠

題畫美人

瀟湘水滿九疑青采芷紉蘭澤畔行翠袖盈盈倚脩
竹應無人識是湘靈

嘉客携酒見過

日暮碧雲收霜前素月流聊開桑落酒共醉菊花秋

涉世猶彈鋏懷人正倚樓非君能好事誰解悶窮愁

永陽平寇凱歌四章

風吹鼓角煙塵起雲閃旌旗日月高海晏河清真此日憑山嘯峒欲何處

其二

為政風流繼昔聞佩懸龍劍七星文未論閣上麒麟

畫先破山中魍魎群

其三

禾藁集 卷四 二

落日青山畫角微永陽道上捷書飛春風歌舞千門

動茂宰新從破賊歸

其四

永陽風物近如何水綠山春瘴屬和吠犬無聲村巷

靜游人清夜聽絃歌

月夜有懷

花露滴消消夜涼人未眠坐隣松際月獨對草堂前

重九前數日東友入

朱顏明鏡惜容華莫遣登臨興復賒九月清霜催白

鴈百年佳節近黃花角巾漉酒思元亮烏帽迎風憶

孟嘉明發與君攜手去六鰲峰上弄青霞

送友人之汀州

離聲何太急斗酒不成醺舟楫慣為客溪山應識君

秋水澹搖月晚峰青入雲懸知歸棹日木葉漸紛紛

西湖秋泛

極目西陂上烟容秋淡寥言板瓊樹色重泛木蘭橈

元凱集 卷四 二

水漫蒹葭遠秋深菱芡凋晚風吹酒醒歸興轉蕭蕭

西湖竹枝詞戲嘲承武

儂意比如湖色濃湖中秋水比郎容並船正好唱歌

去白日下山愁殺儂

夕

日落沙明水有波和舡誰作越人歌鄂君正倚青翰

立翠被無緣奈爾何

倪伯大別墅小飲

名園新結構幽意似林丘移得千竿竹
翛然五月秋
濁醪花外至佳客夜深留坐待東山月何須秉燭遊
飲友人別墅次韻

劉雲移石敞朱堂隔葉穿花過羽觴落日游絲晴鳥
裏倚風脩竹晚蒼蒼不妨促席催紅燭且復徵歌出
畫廊懶慢嵇生惟愛酒憑君覓取醉為鄉

送江郡公

越王城外柳千條五馬駢駢驛路遙白日寨帷臨海

北叢集

卷四

二

向清秋建節上雲霄召公蔽芾留南國黃霸威名動
漢朝蓬萊謬叨門下士吳天極目送揚鏢

懷林生

念爾游何處心知久別離難憑雙鯉腹寄向九龍溪
遠道靡蕪綠齋盤苜蓿齊不知香閣裏紅顏幾行啼
中峰高隱冊為張隱君題

頗愛中峰老迹名與世遠早辭彭澤綬久息漢陰機
自飽青精飯深栽碧荔衣高山宴坐處閒看白雲歸

代家君贈族叔良醫

橘翁吾從叔襟散髻如銀街已推前輩貧猶似寒
白雲隨杖履丹竈自冬春莫以生涯薄臺中足隱淪
贈舊師

玄文早就五千言人世飛沉難具論楊意不逢時共
惜原思雖竄道逾尊春行溪路孤舟遠老向風塵短
劍存却憶垂髫趨絳幄廿年落魄愧師門

題逸德龍光冊

北叢集

卷四

二四

三

翳彼鳳凰山曲猶傳高隱名薜蘿仍谷口弓冶得康成
鶴馭煙霄遠龍章日月明長懷寸草戀想見蓼莪情

咏金橘

謾數緋桃與絳梅黃金錯落百花臺鳥疑挾彈窺還
避蝶為聞香去復回夏熟空傳秦苑樹霜催猶似洞庭
來凌風莫遣頻頻採留取繁星照玉杯

月夕

如何花底月空照淚闌干憶得憑肩處玲瓏玉釧寒

題王生冊子

秋風吹錦帶殘月委流黃奉情情何極安仁恨轉長
花辭連理木淚盡返魂香知爾悲無柰佳人不可忘

方山草堂歌贈林隱君

吁嗟乎方山之高壁立而崔嵬五丁羅列揮鬼斧削
成錦屏五片叅差開倚天拔地幾千丈深谷白日鳴
風雷大江浩蕩走其下遠勢欲倒滄溟迴蘿蔭冥冥
獨青壁飛瀑如珠濬相射巖前松檜叅天長石徑窈

希凱集

卷四

七

七

窈開茅堂堂中主人太古士巾服蒲酒眉鬚蒼向來
公府無微辟自言性有烟霞癖手把黃庭坐石床盡
日看山愛山碧山疏自摘蕨芽長山酒初澆松花香
北窓醉卧稱羲皇下視塵土空茫茫有時興逸發高
咏秀句往往窺初唐谷口雲深和樵叟洲前月白聞
滄浪古來靈岳多栖逸亦有終南與少室誰作移文
下草堂坐令猿鶴聲蕭瑟惟見漢陰蕪門之山清且
夷箕山商嶺爭秋毫吁嗟乎方山豈其渙然第

一寄新詩問叢桂

烏石山紀勝八首

鵝浴池

石池鎮長在群鵝自來去欲問昔游人蒼茫但烟樹

石天

片石如儻蓋置風吹其間我來發清嘯冷冷非人寰

天台橋

天台在何許石梁不可度願扶九節筇去採三花樹

元龜集

卷四

二

七

道山亭

道山亭前落日低道山亭下草離離欲將一曲荆高

淚洒向千年峴首碑

金蟾穴

巨蟒黃金蟠人傳此蟻屈何不去為龍泥蟠豈神物

宿猿洞

言尋宿猿洞洞古白雲迷谷口傳秋籟如聞天上啼

蟠桃塢見小鬟

仙路十洲三島蟠桃一熟千齡未見瑤池阿母

小玉雙成

金剛跡

至人無所住安得有遺跡真幻竟誰詮莓苔開幽石

送承武游山東

落日一尊酒悵然念將離立馬西郊道折柳東風時

俯觀江水流仰視浮雲馳關山杳無極行子暮何之

萬方正召募截海東防夷吳越飛白羽淮泗多紅旗

承武集

卷四

二

六

獨驅單于去往往經城隍時窺飲馬窟或擬從軍詩

壯士尚貧賤感激誰為知

無競過飲環碧亭因懷君弼承武

孤亭映竹掩柴扉鳥外微微見夕暉對酒聊為今日

醉懷人已似隔年遠踈林兩過蟬初咽獨樹風回葉

自飛每到秋時倍惆悵求羊底事往來稀

懷君弼同無競限韻作

經時不見寄瑤華杳杳飛鴻日自斜獨客虛堂聞蟋

美人秋水隔蕙葭踈鏗對酒憐今雨曲檻題詩倚
暮花憶女山中叢桂發祇將清夢繞烟霞

和許開府喜雨詩代諸公作

南天入秋熱不歇炎海雲生峯碑礪赤光照地地起

塵晚未未下虛農月水車軋軋無停聲馮夷亦訴洪

波竭何來油雲西南流駕驚天飛颼颼颼玄冥濛濛

翳白日豐隆隱隱行清秋金支翠旗走列缺黑蜧神

蚪拔古湫飛點白搖越王殿新漲綠回螺女洲水田

承武集

卷四

二

六

下上鳬哺子村舍西東農飯牛扶藜野老髮垂素昨

何憔悴今何裕自言生長承平代幾十年來逢此度

臺中執憲今殷霖作鎮南郭樹干羽已從樽俎靖邊

陲更憂耒耜勞農務就中調燮有妙理手挽天河使

東注閉陽縱陰事幽渺儒生莫漫稽繁露南國新晴

草木涼山青海碧映天光桂花吹落戟門靜鈴閣高

燕凝清香鬋冠一隻五色筆唱酬篇什何琅琅逼古

正音出金石驚人隻字挾風霜已見天心重涵育更

最百執同幾康野人家住龍江漢數畝畬田足秋
滄浪晞髮長風來吹下鈞天落人耳自識陽春和者
稀應慚曝日偏能美詩成虎拜祝吾皇三事需公
歌喜起

又和許開府喜雨

滄溟無浪寒無烟虎節熊車問俗年坐使山川出雲
氣莫愁星漢亘秋天仙人衣濕蒼鵝上野老心蘇白
鳥前自是為龍解為雨神功何必付重玄

元凱集

卷四

二十九

其二

真人旌節報郊行轉日回天走百靈驄馬登臺風
獵翠龍回駕雨冥冥蒼茫不散關雲黑需酒遙憐海
樹青隣舍田家聞咲語燕燕炊黍餉西垌

初入夜月

碧海青天轉半圭寒光偏度小樓西露華渺渺吹衣
濕河影悠悠向客低無數鴈將雲葉去一聲蛩在草
花啼清霄獨立誰人見恨別傷秋思欲迷

中秋懷承武

閒來偏自憶同游却恨春風吹去舟為覓斷碑登岱
岳幾時孤劍發青州寒花濕兔宮秋見碧草啼蛩此
夜愁應念君歸予又客塞鴻江燕重悠悠

福清新城詩代吳碩卿作

層城突兀壓邊陲截海雄於百萬師星漢低垂窺北
戶波濤颯沓渺東夷秋風粉蝶飄清角落日朱樓照
大旗更倚胡床俯南國絃歌當在月明時

元凱集

卷四

三十

史州守考績詩

守公之賢無與比手中提攜玉龍起皂蓋翩翩海雲
裏絃未絲兮蕢清徵冰玉臺今相見底三年成績績
嘉美拜跪題封獻天子太平天子正陶鈞日麗天
青見鳳麟會輯廷中千瑞玉獨推海上兩朱輪漢家
自合徵黃霸河內聊須借冠帽

送友人之海上讀書

幽栖不厭遠束帙復囊琴孤楫杳然去千峰何處尋

仙舟雲嶠盡門掩海濤深惟有寥天月應同靜者心

送趙先生還山歌

秣馬兮脂車挾騶奴兮束書雖微祿兮可飽終自愛
兮吾廬陰長松兮榆柳絃素琴兮尊酒憶別離兮日
久蒼苔積兮逾厚望越岫兮青山信歸潮兮獨還集
賓朋兮解榻話款款兮開顏竟何為兮形役聊逍遙
兮盤桓

莫春山居

元氣集

春四

三

三

野亭春欲暮小坐惜流光蔓艸無窮綠幽花只自香
飛龍驅白日啼鵲妬青陽百感茫然集將人入醉鄉
又

西日弄暉暉孤亭望翠微愁邊無酒醒夢裡有春歸
短策干時拙長鑱生計非江村獨游倦牢落掩荆扉
送高先生之官保寧先生滇人

千疊雲山向蜀中劍花晴拂紫芙蓉無嗟寂寞談經
地漢關人今已薦雄

其二

萬里南遷道路難移官近入碧鷄關年來馬首天涯
盡漸喜鶯聲似故山

其三

西蜀南滇共土風竹枝聲裡舞巴僮到時却憶經游
地萬里關天海氣東

送朱使君代承武作

今晨置酒臨高堂彈絃擊筑吹清商南天四月飛秋

元氣集

春四

三

三

霜核劍為君歌慨慷趙舞白日無晶光人情反覆竟
何常行路難行刺太行摧輶駟非羊腸衆女謠詠
生帷房蛾眉掩袂空自傷賈公已見滯江湘亭伯仍
聞放海陽交州意茲亦輕裝化為大貝雙明璫使君
意氣何昂藏出匣太阿不可當三年半刺惟空囊塵
埃忽起變蒼黃九關虎豹守天關巫陽何由達帝旁
別離把袂歸維桑吳江水綠越山蒼泉石釣竿烟霧
長是耶非耶無何鄉即郵客子吹黃梁將行未行且

三能變徵重歌一再行起者西月墜滄浪明朝山岳
各落茫

送從叔之昭武

林酣宴未從容又挂離帆白露中文筆題來花五
武陽別去樹千重山城獨宿濃霜夕野館微吟落
風客子蒯侯應自惜塵埃誰辨氣如虹

馬元開客樵川

青山紅樹葉飛頻落日扁舟復問津世上只今輕俠
元凱集 卷四 三

肯獨將肝膽向何人

又

短別無須復贈離祇關秋氣自成悲客中亦有登高
處獨采黃花好寄誰

同鄭君弼夜集乘無競開美堂分得無字

良夜琴尊二妙俱錦屏紅燭照趨馳南天雪意今如
此東閣梅花近有無聽汝醉操流水曲坐令香畫樓
山爐通來此事推袁甚校簡真漸見大巫

無競君弼集齋頭分得林字

仲冬柴門風雪深把臂何來聊入林張燈照客意脉
脉鳴柝入戶宵沉沉千秋詞賦爾逼古一寒綈袍予
至今萬事錯迕不可料且飲美酒開其襟

咏花影

拂雕闌印坐隅苔階幻出繡纓綸只涵芳沼猶空
暫綴微雲便有無別苑月明迷翠幃上陽春霽度
金鋪美人抱瑟不歸去貪看香魂濯玉壺

元凱集

卷四

三四

全無競君弼集承武宅分韻作

遙空素魄迥無塵影落庭梅散玉鱗裁晏焚香花底
月寒宵莫負瓊頭春藏鈎窗坐傳杯促起舞清歌度
曲新每到相逢即沉醉同心元是可憐人

代壽王懋復先生

青鳥傳春逼歲除瑤杯又汎錦屠蘇赤霄舊事驄猶
在碧海仙姿鶴不如問字人來多載酒名山天遣護
藏書即今華髮滄洲裡玉木玄芝手自鋤

除夜

旋折梅花媚綺筵柳梢漸見着春烟燈光酒氣隣蘇
夕海色鷄聲又隔年中歲物華聊自好昨來陳迹已
茫然誰知萬戶歌鍾底獨倚狂歌望曉天

送秀才從軍

少年負膽勇足智復知兵屈首受儒書願擅文章名
昨夜邊書至逆虜氣縱橫黃塵起海甸白羽飛神京
丈夫耻主辱慷慨悲填膺左脫逢掖衣右挂繯胡纓
元凱集 卷四 三平

代送車先生還東粵

匡衡儒術伏生文白首橫經衆所尊投壁古來逢按
劍曳裾今去向何門陽關三疊板衰柳庾嶺千峰入
故園從此相望隔雲海別離那得不消魂

代題陳忠諫卷陳以太學生諫 世皇南巡狩

麥隴青青宿草長沉吟往事對斜陽六龍豈為娛游

出孤鳳終憐毛羽傷燕市客衣塵漠漠渚宮行殿樹
蒼蒼惟餘一樹憂時淚千古猶沾楚客裳

魏貞女行

君不見玉融鬱蔥東海海波冥冥多烈風海邊新
塚儼空村中有亭亭少女魂貞魂悽愴海雨濕行路
過之猶掩泣金鈿流落玉花碎可憐二八雙眉黛春
華萎絕付朝霜妾身未字良人亡雄劍無光駕夢香
何由仰訴天蒼蒼未曾相見心相許生不同惟死同
元凱集 卷四 三平

所何物能如荼葉甘有情底似蓮心苦苦語聲聲誰
忍聞願隨冥漠逐夫君至精上格巫陽下玄雲紫氣
來氤氲紫氣玄雲丹鳳翳問誰須兮雲之際驂湘二
女驅宓妃歷天門兮覲上帝貞魂彷彿挾靈脩帝所
雙雙弭節游人間仰望不可及但紀烈節垂千秋君
不見世上鬚眉稱丈夫臨難往往思全軀低頭覲面
何事無豈汝閨門能良圖玉融之山何崔嵬崔嵬高
於青陵臺東海有水流可盡烈節之名應不泯

登烏石同無競作

南國鴻飛天雨霜登臺雲木俯蒼蒼江聲東去過螺
女山色西來遠越王濁酒尚留萸菊意秋衣新換菱
荷裳更須峯頂邀明月遮莫山前下夕陽

陳叔傳亭上觀妓次無競韻

南國佳人媚舞筵驚魂宛轉鶴翩翩自將豔曲歌明
月不管飛花落翠鈿洛浦乍疑鳴佩至楚雲多在陽
簾前何須送客留情處歎凝眸即可憐

元凱集

卷四

三七

集東禪草堂和友人韻

落日在蒹葭尊前對物華風林無舊葉霜菊有新葩
客興秋逾逸生涯醉即家憑君將彩筆吟弄徧烟霞

和林山人游西湖作

青尊湖上倚秋開萬頃衰荷兩岸苔水落魚龍潛浦
漱寺深鐘磬隱蒿萊波通謝女青螺小客是林逋白
鶴來不為渚邊逢解佩何由拾得大珠回

別筵贈李儀卿

別堂急管悲絲更歇一聲竹枝情似徐娘多在恨
杜牧來遲釭頭斗酒醒後天外孤帆挂時杳杳鳳簫
何處空江日暮相思

北上留別徐惟和惟起用原韻

將行對酒復聽歌况值征鴻雪裡過岐路自傷為客
遠離情偏覺故人多楓林回首山當驛柳色驚心春
渡河誰念素衣今盡染風塵歲月易蹉跎

其二

元凱集

卷四

三八

劍花襟淚共斑斑誰唱離歌慰別顏同調一時凌白
雪相思明日隔青山客心迢遞浮雲去官道遙遙落
照閒中歲為儒堪自笑獨將短策叩燕關

其三

折柳紅亭酒未乾車行且住惜餘歡亦知舌在從游
薄素有魂銷覺別難絃管醉來西日落驪駒嘶去北
風寒丈夫不用悲游子歸去登樓莫倚闌

錢唐逢李生

遠道傷春魚浦前途君幾醉定山邊樓頭楊柳吳姬
肆沙上帆檣越客船南去飛鴻衝雨雪北來征馬犯
風煙為予問訊山中伴二月西疇好種田

夜渡錢唐

吳越滄江接通宵越水程挂帆殘月影歌枕早潮聲
孤客自無寐遠鷄相續鳴疎鐘發何處古寺近山城
曉泊錢唐江口

客路入吳天沙頭曉泊船夢回鳴櫓外愁散落帆前

元叢集

卷四

王九

越女無勞粉江魚不用錢春游何處好楊柳六橋煙

錢唐贈王先輩舊蓬萊尹

王喬為吏亦神仙記別蓬萊今幾年歸去曾無三畝

宅興來還著五游篇西湖花鳥揮毫裡南國雲山策

杖前同醉錢唐江上寺天涯離會兩依然

過信州故相夏公宅

賜第何年甲帳開曲池猶自繞高臺賓朋一散公孫
閣今古同為雍子哀象簡朱衣還俎豆玉書金榜已

塵埃却為行客經過地繫馬亭前雙古槐

吳山伍大夫祠

伍伯青山廟登臨思鬱陶精魂留故國遺像對江皋
越徵空啼鳥吳宮自野蒿無情東逝水餘恨寄波濤

西湖雜詩

何許尋春去開尊湖上天雲藏花外寺柳覆鏡中船
綠水添晴雪芳郊得暖烟吳歌將桂楫底處不堪憐

又

元叢集

卷四

四十

郭王祠墓在洒淚讀殘碑天地英雄恨山川世代移
悲涼餘石馬彷彿見雲旗欲識丹心苦墳前南向枝

又

柳色蘇娘宅東風第幾橋香魂無處所紅粉久沉銷
松柏含春雨夫容冷暮潮西陵車馬路今日悵蕭條

舟次北新關未發兼之微雨悒悒竟日即事遣懷

漫書七言絕句六首

江東病客復傷春愁見垂楊暗去津昨日偶逢關吏

漫言懷是棄繻人

其二

關下停船估客多相逢夜語說風波江東米價春來
歸北去踰淮知若何

其三

輕金函勅使呼越羅楚練出江湖內家教束年華
不識于今曳地無

其四

先凱集

卷四

四二

一六

淺綠輕紅二月前金錢准辦買蓮船如何官禁游湖
也愁殺蘇堤楊柳煙

其五

山下湖船出浦蓮相逢下渚並即船輕歌緩櫓滿流
去江南江烟正可憐

其六

水國春寒雨未休隔江漁火照停舟客愁無盡如春
草悔別青山作遠游

泊潁野即事戲題

曉發金閨更泊船渚蘭汀草共江煙關非函谷迷真
氣路豈淮陰復少年春水魚龍潛極浦暖風鴻鵠在
高天山川萬里堪游目擊楫中流思渺然

毘陵舟夜

極浦暮揚舲雲天入杳冥人烟浮野水漁火亂春星
越客路方永吳歎愁忍聽還同北歸鴈相伴宿沙汀

登揚州文峯寺浮屠

先凱集

卷四

四二

一六

寶刹凌空尚可憑經行艤棹此攀登標連元氣懸滄
海鈴雜濤聲出廣陵楊子江光惟去鳥隋家苑路獨
歸僧倚闌莫問前朝事今古愁多恐不勝

三月三日燕集淮河舟中

天涯為客逐飄蓬令節芳尊此日同歡子大河仍曲
水桃花春浪漾微風他鄉袂事繁華異舊國群賢恨
望中百罰深杯欣暫得醉將陳迹寄鴻濛

淮河舟中贈薛山人

如何空谷士白首寄人間五嶽行應徧三花若可
遠游奇服在不繫汎舟閒想到東歸日青牛入故關
又

少陵曾入蜀司馬尚游梁客倦囊如水吟多髯有霜
大河浮楚甸平野入徐方去去仍懷古中原正渺茫
山東道中

魯嶧長淮北齊州碣石東行人看落日征馬背孤鴻
寒磬峰烟直年侵井邑空徘徊形勝地今古幾豪雄
元凱集 卷四 四三

長安曉望

天關前頭拂微過禁烟宮柳遠相和漏殘太液波聲
小春在昭陽樹色多未擬田中休探騎似聞遠左尚
橫戈千官稀得瞻龍衮朝下紛紛散玉珂

早秋聞砧和友人韻

葉落無人見先秋是此聲塞鴻吟處切宮漏遞來清
欲寄金罍遠應嫌玉腕輕長安萬戶裏斟酌旅人情
送方伯書南還因游廬山

却城九門平旦開客子北辭黃金臺天寒騎馬出易
水壯士曾經別離此送君行為君歌世人才少君苦
多胸中萬卷烟星漢筆挾春華思馳波紛紛作手誰
復過賦成不逢得意薦兒曹橫劍暗相矜且持此道
歸去來英雄不合長貧賤君家嚴君五馬驄一麾南
州山水中破臘相隨下江路彭蠡春湖帆信風廬山
蒼蒼出南斗香鑪石梁勢爭雄有五老人騎白鹿離
離儼立當晴空飛流百道洒碧落古月一片番鴻蒙
元凱集 卷四 四四

送客還閩

燕國黯蒼蒼天秋木葉黃相看俱失路送爾獨歸鄉
白壁楚人淚烏裘季子裝風塵應自惜匣裏有干將
又

京國予猶滯鄉關爾歸向人空說劍見鴈欲沾衣

岸柳秋霜落河橋夕照微天涯此為別轉憶

寺夜聞鐘

酒醒孤館罷鳴琴露滴高松鶴在林下界人烟秋寂
寂上方臺殿月沉沉數聲風外和僧梵萬事燈前到
客心舊隱江南多近寺碧山無盡白雲深

城山歌為此部易大夫賦易之先曾隱此山有諸

葛武侯遺跡

秋官授客錦雲箋綵毫索賦城山篇聽說城山最可

元凱集

卷四

中

二

憐翠壁為旗勢拔地滄海如帶波吞天西通蜀漢南

吳會英雄遺事千秋外武侯却魏臨巴水手揮羽扇

東風起昔時烈火照雲空今日土花開故壘蒼蒼故

壘月臨關不盡長江繞大山割據雄酋竟誰在惟有

幽人卜築松蘿間松蘿窈窕開書屋易氏傳家事耕

讀時危龍蛇聞江水時清鸞鳳栖巖谷幽人巖谷道

逾尊不見榮桑與鹿門赤壁秋風何處棹黃樓明月

幾家村向來陳迹誰能數嘉遯風流亦千古江山人

物雙奇絕况復秋官繼前烈盡省春風鳴玉珂夢魂

却墜山之阿白雲微茫楚山遠待濟蒼生歸未晚

薄游

薄游將萬里無事復經年客舍寒逾水君門遠過天
醉於屠狗市閒却釣魚船苦憶農桑侶春耕海上田

壽陳曦樵

大妹仙人住綺霞竭來駕鶴游京華青春已深不歸

門門流水空落花相逢共看金門柳青銅買酒為

元凱集

卷四

中

三

君壽直須一飲三千杯醉後高歌望南斗

送方山人

飄零書劍事多違但仗青尊倚翠微醉裡暫輕為客

恨春來又送幾人歸經行淮浦冰初泮及到江東花

亂飛為報山中舊猿鶴風塵今已敝緇衣

寒食郊游

禁火郊原烟雨開晴明天氣好亭臺青驄嘶入飛花

去紫燕啣將春色來九陌香塵終不斷五侯歌管但

壯催山人却憶山中事
蘿薜春衣已可裁

送人還滇中

春明門外草萋萋
萬里歸心向碧鷄
南國故人都市別
梁州落日大荒西
猿吟絕徼衣多淚
馬踏危峰鐵作蹄
到日定知蠻酒醉
莫令書札懶臚題

送友人南還兼懷舊游諸子

人生如飄蓬
離根難自由
與君結儔侶
走馬長安游
我似燕鴻滯
天末君隨越
鳥思南洲紛
紛同輩稱先

元龜集

卷四

四七

七

遠相看猶着
來時褐丈夫
落魄神逾壯
肯抱連城泣
相向斗酒朝
酣易水前
春衣暮宿秦
樓上離心愁
對餘花飛青
青柳色沾人
衣送子都亭
帳飲罷平蕪
千里見斜暉
馬首燕齊行
幾日江淮南
下千帆疾早
潮高枕暮潮
生越山看盡
閩山出稻花
金穗已飄香
荔子丹房新
割蜜問予舊
宅青山隈垂
蘿明月空青
苔山中數子
舊知已離居
遠道思悠悠
哉燭龍西飛
日易顏黃鵠
萬里休徘徊
閭闔千門珮
皆開濟世竟
須英

雄才賦成余亦見
明主高秋待汝軒
轅臺

送客還閩

北關風雲未可攀
馬卿游倦暫應還
帆開曙色邊淮月
門枕秋濤近海山
心緒亂縈鄉國夢
髮絲爭長別離間
一尊酒盡歸人遠
暮雨疎鐘獨掩關

其二

同游萬里復經春
此日還家獨問津
禁苑踈鐘催別酒
羅華明月待歸人
江帆曉映芙蓉出
澗戶秋生蘭

元龜集

卷四

四八

八

杜新宅畔清流
碧玉與君洗却
素衣塵

其三

關樹離亭對曉暉
垂楊寂寂燕雙飛
天涯文酒愁相別
夢裡雲山重憶歸
露濕江南芳杜月
風吹谷口薜蘿衣
敝裘無事長安陌
羨汝持竿釣磯

送康元龍南還

翩翩白馬鷗鷖來
意氣來從塞上頭
幕府舊游班定遠
鏡歌新製古涼州
風吹玉笛千山月
露下金莖雙

聞秋又是扁舟向吳越天涯去住使人愁

送蔡廷容偕弟還閩

未央鐘度曉雲涼送客憑高一望鄉明月雙珠堪照
乘秋風歸鴈正聯行千山別路聞砧急一片離心對
菊黃試問高堂調膳後幾時走馬入明光

贈張參戎出鎮海上

君侯燕領而虎軀臂強能挽百鈞孤袖有傳家黃石
符風流況復如文儒年未三十執金吾目中久矣無

先凱集

卷四

四九

五

群胡曾提虎旅東臨吳入拜羽林典神樞指揮百萬
何有手輕裘無事惟擣蒲天子忽念東南隅璽書賜
之貂襜褕建旗三月南出都傾城祖道羅玉壺劍舞
白日立斯須贈鞭上馬即長驅驛樓宮樹春模糊飛
花歷亂鶯相呼到時節鎮惟粉榆戈船壓海橫軸纒
軍中擊鼓吹笙竽金章左右偏裨趨令肅中宵海月
孤向來海波謐無虞戰士蹴踘為惟娛近聞東夷氣
頗熾凌波睥睨能詎無憑君手中金僕姑咄嗟長鯨

何足屠遂標銅柱真丈夫丹青貌爾麒麟圖

送劉無美無垢還豫章

鶯花零落送君還莫說萍蓬易惘然賦似陸生嗟入
洛游同季子正留燕披雲喜奉如蘭語臨水空傷折
柳筵何處相思望明月匡廬玉筍渺南天

代題譚中丞壽母冊

畫熊白日照西川瑞鶴翩然下紫煙雪嶺重輕行部
日蓬池清淺祝親年曾聞班女東征賦復有王褒講
德篇好是浣花花萬樹瑤萱芝草媚初筵

先凱集

卷四

五十

十六

題畫

閒雲何處雞雜樹亦蒙茸倚杖看春山春山千萬重

又

近照逗虛亭秋容淡遠壑相看寂不言坐看楓子落

又

群山玉作團六花吹入衣寒色已如此惟應垂釣歸

偶題

一春強半是蹉跎
白日閒窓酒病多
寄語花開應自惜
門前風雨近如何

和友人春懷

客愁惟對酒醉後即高眠
春氣花爭發離心柳暗牽
關山迷去住閨月怨嬋娟
去歲傳書鴈聯翩又到燕
三月三日極樂寺宴集分得明字

碧桃萬樹映春城
天飢風和氣復清
孤劍素琴同作客
雙柑斗酒且聽鶯
醉于繡佛齋中臥句向墨花影

東觀集

卷四

五二

裡成到得春歸人欲別
莫令愁寂過清明

與珠上人

寥寥雙樹禁城邊
草坐麻衣二十年
定裡看他車馬客
空中花影石中煙

題畫四首 孔明

拜表連年東出師
老臣憂國髩成絲
大星已墜魚鳧地
殺氣猶纏龍虎旗

其二 狄梁公

春草萋萋戀夕暉
微茫天際有雲飛
北山瞻望無窮思
夾日驅龍未得歸

其三 趙清獻

微雲淨盡見蒼蒼
遙夜前除一綫香
誰伴清齋惟有鶴
自操商調月如霜

其四 蘇子卿

上林昨夜鴈來飛
白首還將漢節歸
猶有河梁數行淚
西風吹上李陵衣

東觀集

卷四

五二

病酒戲呈同舍

人間尚有病劉伶
安得諸君是酒星
却怪春風隣舍在
連呼盧雉不曾停

長安春思

朝來霽色滿長安
馬首輕塵撲繡鞍
金闕曉鶯穿柳聽
玉河新水繞堤看
九衢花木春駘蕩
雙闕風雲氣鬱盤
欲賦子虛誰力薦
鑪烟縹緲五雲端

壽朱封君

幽蘭為佩芝為裳大隱藏名宛葉傍白首息機同漢
叟青春題柱有仙郎杯分金掌千秋露詔奉螭頭五
夜香駟壯駢駢江漢去稱觴應及菊花黃

送張大行還蜀壽親

皇華此去戀庭幃漢署同心暫送歸星伴張騫沙上
節錦裁萊子舞時衣王程芳草隨鶯合閣道餘花逐
馬飛到日射洪新酒綠知君瑤酌有光輝

題徐母貞節卷

光凱集

卷四

五三

三三

古聞刺中路古有曹娥碑莓苔久剝落流傳黃絹詞
後來啓徐母高節復在茲貞孝事則異千秋同所期
若看萬壑間不斲清風吹

代送張恭戎出鎮海上

祖帳春風醉綺羅建牙今去靜鯨波中原旗鼓從天
下都護樓船橫海過花發故園迎劍佩鶯啼驛路雜
銑歌廟堂注意頻南顧莫謂東夷已請和

代壽萬觀察

儒臣仍出將妙略間風騷燕月煙塵際功名虎豹滿
昔年資上算奏使借清曹快驥新纓轡秋鵬脩解綵

橫行空大漠轉戰度臨洮意氣千金劍軍書五色毫
孔璋才不小定遠策何高世倚澄清切身兼節制勞
鼓擊上谷靜鎖鑰北門牢秋色開芳晏長庚照錦袍
降王能漢舞却曲醉算醪人擬麟臺畫家傳鳳沼毛
惟餘憂國意把酒首重搔

新城王司徒忠勤錄詩

光凱集

卷四

五甲

三三

司徒獻納白雲司舊事黔中尚有碑漢節遠開西楚
道周臣堪誦北山詩手栽槐樹成喬木人採蘋花薦
古祠今日徵求仍遣使秋風回首世皇時

送鄒子胤入閩成婚并還江右應試

彩雲裁作合歡衣遠赴天邊織女機矯矯諸龍稱最
少鏘鏘鳴鳳比雙飛江秋五兩懸明月海際三山罷
紫微早晚迴飄拂廬嶽井應撮取桂枝歸

題畫

溪山窈窕開茅堂雜樹瀟瀟秋自涼獨客微吟向晚
夜渚禽歸盡月蒼蒼

又

城外歸鴉啼未休數家漁火隱蘆洲鐘聲遙認寒山
寺極浦江楓泊客舟

題畫黃菊

誰人貌此清秋姿一似東籬初發時記得山中白酒
熟徙倚幽窓讀楚詞

才齋集

卷四

五

紫菊

籬外朝來數朵霞漫言秋色屬黃花
含英信有長生訣頗似芙蓉伏火砂

擬古十二首

九州不足步駕言陟扶桑螭車青龍游赤鳳翔
翔雲海忽蕩清正陽始耀芒參差金銀臺中有白玉堂
把袂安期生披雲拜東皇玉女一咲挈天瓢賜瓊漿
長風吹霞裾飄飄白雲鄉路逢古仙人授以霞綺章

上言采真訣下有金液方大聖秘元命至人輔其光
長跪授寶訣千秋詎能忘

其二

晨觀東山陽春風吹女蘿以彼婉孌姿託根長松柯
纏綿自得意好鳥鳴相和娟娟谷中蘭蘊芳一何多
枝蔓性罔殊又不生紫阿結俾佇佳人湘水風以波
歲華不相待霜露其奈何

其三

才齋集

卷四

五

晨登薊州上表裏觀神州春風動魚鱗冠蓋如雲流
四海望天門天門阻而脩深沉白虎殿香霏銅龍樓
夔舞坐三台甲第羅玉侯日暮相經過歌鐘進庶羞
千金上客贈雙璧主人酬逸談騁衍興矩步遺孔周
君子固蕩蕩小人亮悠悠軒后去已久望諸唯古丘
雲臺有高議藿食安足謀

其四

雖有珠與玉荒歲非所憐雖有西江水枯魚肆中懸

清風煽江介乃自永嘉年同素論空同光課玄
炎德既末耀大儒乃臚傳弛張固如此何代無斯賢

其五

機槍消末期長鯨乃千紀頻年羽書動際海狼烽起
屬國因禍罹殘民半生死玄菟勢方岌漢幟滿遼水
天誅稽歲月中原已瘡痍彼醜固龜瀕氣可靡其壘
屬者中行說不見傳介子

其六

幽居觀元運陰陽屢徂遷七曜互經緯條如飈輪旋
往者無時還滔滔迅流川如何夸毘子崩逼坐自
此智彼所嗤今人後所憐蟋蟀啼青松焉知大小
至人貴遺累達者希自然冥心無窮源放懷逍遙篇
聊用脫羈馱庶以道自全

其七

獨爾垂芒鉤所得乃魴鯉東海引巨鱗快哉任公子
俱為芳餌羈凡匹固可止神龍參玄雲游戲滄溟水

其八

竹林何高曠阿戎參其流將無遺氛垢浩蕩乘天游
鑽核亮足嗤况以工持籌居心苟廉淨清言亦悔尤
寄謝招世士最哉為道謀

其九

東南有朱樓繡戶瑤為館清吹激軒樞春雲飛飛觀
中有絕代人當窓結綺慢被服羅衣裳縹緲明霞燦
燁如桃始華皎若日初旦拂拭綠綺琴和顏揚皓腕
臨風理清曲流響入雲漢此曲清且悲未能竟其亂
似傷客華晚躑躅再三嘆含顰寫衷懷欲托雙飛翰
其十

驅車入雲中北俯長城隈黃沙起大漠鴻鴈雙徘徊
匈奴匿健馬解辦紛南來三驅久不用五餌若為咎
水衡三十萬棄之如浮埃時運有反覆豺狼安可懷
所以漢天子按劍單于臺

其十一

月中有奇樹欲折難為干天路多佳人結交難為歡
梯月亮無階結交乃有道何必管與鮑素心以為好
其十二

秦皇掃六幕漢武求列仙黃金布四海快意亦當年
獨有唐中葉守寶如執堅天行再失步大盈乃蕩然
多藏詎非累至人有遺篇

歲晏病懷八首

嗒然南郭隱寂寞子雲居久病翻疑藥多迂為信書
元凱集 卷四 五
地鑪松火冷禪榻竹窓虛只此存生計蕭疎送歲除

其二

杳杳虛堂靜啾啾衆鳥過人來問字少醫別乞方多
曝背依簷日怡顏盼樹柯停雲有詞賦離索不成歌

其三

華髮蕭蕭短風塵歲載陰少曾卑劍術老恨作書淫
情態貧都見形容病屢侵且將瓢與笠相伴隱禪林
其四

節物匆匆改浮生此歲且不須看鏡裡知換數莖鬢
蒲柳身難健松楸淚欲枯正多新歲感人更乞桃符
其五

衰遲空閱世寥落復殘年枕簟常聽雨齋廚暫起煙
病多聊謝客心息願依禪賴有蒲團在焚香坐默然
其六

頗覺生都幻吟詩似獲歌黃雲催曉日白髮閱流波
蠻觸爭何事金丹誤亦多君看北印上青塚各嵯峨
元凱集 卷四 六
其七

廢老病時久閒來閱亂編無人讀山海有蟲食神
管輅不言易楊雄乃草玄併將焚筆研無事亦翛然
其八

睡覺猶支枕人來暫倚筇檢書兒子慣烹茗小童傭
冷艷梅窺牖寒聲雪在松床頭有靈物久不拂芙蓉
三月晦日送客之安南

無限傷春送遠游憐君此去是交州如何今日春初

盡人意淒淒忽似秋

又

數刻餘春勸酒頻從今相憶日南人明年異域如留
客縱是春多不當春

又

留春不住奈君何去訪荒祠拜伏波此地餘春應暫
惜海禽站處瘴雲多

桃符吟

元凱集

春田

六十二

三〇九

鶯花漸入江南國翠栢紅椒競妝飾千層雲錦出朱
門滿斛珍珠駕春色霜兔催餘管城穎新鵝費畫圖
亭墨百姓尋常巷陌中竹扉斜映小桃紅寫出天機
到花鳥千村萬落逐春風春風冷眼看人換年年人
馬桃符者少時狂醉倩人題不覺百年將又半百年
人事幾榮枯豈見春風一歲無漸老每驚時物改少
年人只愛桃符

漂母祠

三孫今寂寞誰遣祀春秋廟枕楚山靜事隨淮水流
東風芳草綠商女唱歌愁何限漂零客年年向此將

擬過古戰場

下馬古戰場砂礫何紛紛不知征戰從何代惟覺此
地多愁雲愁雲黯慘酸人目風吹日炙無留鬪春草
年年上古堤耕人往往收遺鏃入夜蒼茫鴈橫急陰
火青燐何翕熠風雨如聞鉄馬嘶精靈擬抱鴈弓泣
當年戰鼓聲摩空盡取整孤欲建功大旗翻倒日無
光凱集

春田

六十二

三〇九

雨中元夕

五夜鈞天啓玉扉星光百道照清微朝元亦有巫山
女不惜仙衣行雨歸

又

萬戶笙簧濕不勻六街車馬冷無塵東風不為游人

惜膏雨偏宜農扈春

又

簷花細細結春冰
不見星橋照玉繩
獨有孤棹堪寂
寞茶鐺松火讀傳燈

老將行

將軍年少豪雄者
分曹逐虜陰山下
飛箭常連塞上
鵬騰身慣奪胡兒馬
胡天漠漠開營壘
灑酒椎牛夜
饗士磧裡遙看烽火明
雪中先擁雕戈起
左揮右霍

元凱集

卷四

六

五

無橫陣天山青海威
名振百戰空餘報
主身幾人浪
取公侯印蹉跎白首
此生存猶喜歸來入
玉門長安
甲第多新主
穎水田園有舊村
劍鋒且用刈葵韭
兵法空將教子孫
懶逐關雞隨俠少
偶看射虎向秋原
老臣顧盼猶堪用
醉尉馮陵那可論
却曲相逢因道
故酒闌淚落丁都護
似聞蔥嶺起青烟
復記賀蘭飛
白羽旗中龍虎色
雖凋櫪下驂驢氣
猶怒願當一隊
取單于為君再坐將軍樹

王融道中

馬渡溪橋小雨晴
青山處處鷓鴣鳴
麥秋荏後豆苗
綠魚市分將茅店腥
江上漲來潮接海
天邊雲盡樹
浮城滄波東去聞
鼙鼓孤劍閒游空
復情

宿鳳山寺東友人

平生耽佛日信宿
寄瓊林花落客堂靜
鳥鳴僧院深
偶來成幻跡暫住亦
禪心復有同游侶
清言合素襟
齋居用柳柳州韻

元凱集

卷四

六

四

山寺花雨晴幽禽語
清曉空齋滄無慮
不愛塵緇擬
何必問楞伽自然使
心了

雨

四月江城梅子黃
濕雲醺雨意微
茫素衣不待風塵
變點點如緇上客裝

別友人

相逢翻恨見君遲
握手同為千載期
今日木蘭陂上
別碧流如帶繞相思

別蕭陽

京國風塵江海舟半生踪跡定悠悠明朝又與臺山別此地翻成夢裡游

金伯明自鏡齋

著書依近郭竹牖映雲閑客至多留草花開半是蘭清齋見幽意明鏡悟禪觀別有芙蓉鏤馮陵風雨寒

畫鷄

閒立花間刷羽翎躊躇作意欲先鳴馬過函谷巖

老凱集

卷四

六十五

月客夢司州風雨聲南陌開田金距響北窓談慶緒剋明開元寒夕隨天仗賜錦當年意氣橫

湘夫人祠

洞庭鏡光君山如髮極望瀟湘愛此明月汎汎桂舟游於湘渚波翻魚涌湘靈夜語神何恍惚似通而遙中流鼓瑟極浦聞簫如攬霞裾如結桂旗紛其可望風輒引之條而騖龍客與春宮太乙齊鑣群靈颺從我思帝子在湘之水荃不我覲誰通為美青青皋蘭

被於湘干雜佩不紉寤寐永嘆

秋日經少谷舊廬感而有作

于時居已易主而孤孫大經適有官府之累時賢方盛行鄭詩宗為律令倘念其遺胤能一引

手採乎

南歸孤客芒為屨秋日潛行白湖路湖上新顏少谷廬雲深不辨柴門樹高秋風物莽蕭瑟往事沉吟淚如注憶昔弘治帝臨軒焚香賜第登璵璠五岳精靈

老凱集

卷五

六十六

壓地軸七襄雲錦開天孫大鳥一鳴寰海曙宇內學士如雲奔手挽文風軼左氏力回詩格追開元漢室官儀應仲瑗吏部風流山巨源不獨羽毛瑞皇代直以心肝奉至尊東巡莫挽瑤池駕九死投閒歸故園守相時時枉干旌野翁往往共盤飧海曲釣竿長拂霧中朝玉帛屢過門谷口素風同古柏東山遠志鬱時論亦此上天人事改豈謂桑田遽成海青瑩堂松水鶴巢遲清亭竹隣人採門徑空存舊主非池塘不

新鷗在坐令山川失顏色豈獨薜荔無光彩路遠
孤孫為予泣面目青黃帶簑笠寂寥四壁久已空蕭
條八口從何給回首能忘故壘思移居且挾朝食急
豪家土田相板累府帖來拘就縻繫善柔樸訥拙守
詞鞭背三面幾五十錢財罄盡飯不足股掌淋漓血
猶濕婦子依依爨下啼胥徒兩兩門前立府主好文
重風教先德誰將片言入不及園葵猶庇根安用諫
書與文集我聞此語重泫然世事乘除莫問天楚國

老凱集

入卷四

六

負薪猶未免樂安葛帳復誰憐近聞鄭詩頗行世
秀風騷此為諦斷簡千篇綠字鐫草書半幅黃金
曾於圖裏望神仙亦向墳前雪悲涕斯皆當代賢
人片語猶憐况其裔意氣相悲若為言救汝帖危如
脫蛻余也區區獨貧賤雖復感慙寧為計語罷分攜
田野間秋林簌簌風吹袂

賀徐匡嶽老師榮滿詩

南岳俯南洲翩翩朱鳳游橫天廬阜出浴日蠡湖浮

間代鍾神秀吾師蘊聖脩玄珠從赤水寶訣是尼丘
道以環中契精於象外搜萬人瞻北斗一柱砥東流
出處開元運經綸佐主憂刺桐花映署蜃氣海成樓
羨俗画熊日銷鋒建隼秋績將金管述名付玉屏留
春殿開閭闔天書拜冕旒恩光三代接忠孝兩情酬
經世真能事為霖佇借籌獲龍應翊舜梧鳳縱歌周
魯國諸生藉荊州國士收青雲思附翼結束拂吳鉤
贈白雲山和尚

老凱集

入卷四

六

霍童太姥宵千峰何處披緇學大雄離別廿年彈指
過豪華萬事轉頭空隨緣曉渡浮杯水歸院秋期振
錫風自是浮生猶世諦難將真訣問支公

贈楊少尹

簿領曾聞役此州桂冠今是來真游自從東閣辭賓
客誰識青門老故侯五岳烟霞雙躡屨七閩風雨再
登樓羨君因嘆浮名者空向塵中自白頭

送董崇相赴闕四首

若行簪笏向承明玉帝深居肅紫清想見趨朝時
仗鑪烟宮柳總含情

又

官袍新換薜蘿衣洗沐聊尋舊釣磯昨日扣舷過海
曲沙邊鷗鳥不驚飛

又

新班玉笋侍君王香案前頭列宿光能憶故人滄海

上深秋自紉菱荷裳

未凱集

未卷四

六九

又

珊珊鳴玉早朝天舟楫真須濟大川攬轡經行應自
見中原秋色正蒼然

挽薛君

寶劍埋光向俠斜人曾稱鳳歲逢蛇恨隨伍相潮頭
月魂統逋仙廟裡花鷓鴣一聲渾是血鶴飛千載始
還家荔丹蕉聚如招得應逐巫陽下海涯

張廣文齋竹

草玄亭下玉參差似伴門人立絳帷別後空庭餘雪
在數竿寒綠倚相思

又

山城春雨洗閒庭種得琅玕千箇青翠影離離鳳飛
去天風猶作九韶聲

題友人山居

繞屋屏山萬疊青綠陰如幄護柴局苔紋寂寂留鷹
跡松雨蒼蒼墜鶴翎

元凱集

未卷四

七十

又

貰酒前村老瓦甕旋煨芋栗喚樵青尋常取醉茅齋
月臥聽兒曹夜誦經

又

南游楚越北天都袖裡真藏五嶽圖今日尚平心更
懶衡門高掩著潛夫

又

幽居事事學田家穀雨晴時課種瓜却憶十年烟月

夢平康絃管五陵花

贈鄭博士之官曹州

講堂琴瑟動離聲柳綠南天欲送行
曹國封疆周振鐸漢家經術鄭康成
雪消鉅野河流闊雲散中原岱嶽晴
東去杏花古壇近知君親挈魯諸生

贈汪兵憲

金章易服下承明越嶠悠悠擁旌旄
風采獨持秋憲府霜威高疊海西營
每延逢掖長開閣為爭塵氛報元凱集
下卷中
洗兵今日彤弓酬顯績主恩還擬待持衡
七十一

贈金開府

青峰不動海成池為是羊公在鎮時
傲外長鯨高築觀曲中未鷺遠班師
家因饗士無餘帛髮為籌邊有半絲
莫倚湖山能臥穩金城方略老臣知

無題為林子真賦

香車玉佩綠雲鬟誰說天台別有山
海水不將添夜漏月斜風曉向人間

又

雲微月澹倚徘徊勾引春風便著梅
莫怪經行香不絕南枝特地數花開

又

郎家山閣霏氛氤氳廿四橋東苦憶君
綠水若為桃葉渡碧山應著楚雲臺

又

雙溝綠水繞門流水上桃花花外樓
寶馬不來春寂寞含情盡日倚筇篨
元凱集下卷中
七十一

代贈陳觀察

天書五色帶爐煙三錫新沾雨露偏
虞典正逢咨嶽日常公重見按閩年
榕陰晴覆霜臺靜海嶠秋懸水鏡圓
早晚趨朝應宅揆鴻名已註玉屏前

代贈屠田叔

神君移治遠何之落日河梁悵欲離
越柳千絲將別曲楚山萬點引雙旗
春流渺渺秦人洞古木蒼蒼舊草

卷祠獨在天南夢公子沅蘭澧芷盡相思

又

漢庭才子古無傳曾領司農佐國憂
欲過三湘觀西室便驅千騎入辰州
江流白雪荆歌艷帆映青楓沅水流
治郡威名復詞賦不妨獨冠古諸侯

贈永陽錢尹

山城春露覺花繁共說錢王累葉孫
臺貯清冰潯萬壑車隨膏雨洒千村
吟餘好鳥鳴官閣吏散青山在

未凱集

卷三

七

縣門徵召便應勞省闈

須進紫霞樽

贈齊守卿

正月欲破東風韻君家桃李花
壓簷輕寒勒花飛不徹
臘脂萬片凝垂簾別有輕香點春酒
客請起舞為君壽
君家勝事何不有一筋新鯖出五侯
萬金名樂懸雙肘
青鳥叩將洞裡桃黃鶯轉入窻前柳
諸君莫惜錦纏頭
喚伎來歌小垂手
青春歌伎出紅樓
拂袖迴眸似雪流
能彈胡琴和箏篴
斗轉參橫不肯休
駐

顏何必丹砂要但得歡娛容轉少
莫辭醉後重開樽
佳人能唱花能笑

崇安道中望武夷用壁間韻

青山簇簇水粼粼
玉女朝真若可親
倘遇群仙逐鸞鶴
峰前揮手謝時人

寄福田忍上人三首

近得山中信桃花春欲燃
長風吹客夢隨月落君前
已囑溪生展旋登剡曲船
南樓如有待莫擬碧雲篇

未凱集

卷四

七

其二

驚鴻無多路尋春復不逢
自耽玄度勝行赴遠公期
載酒隨花片徵歌出柳枝
平生詩律淺雲物莫相疑
其三

十日山中住所須君莫忘長齋禮
繡佛短曲酬花王
玉版休兼味麻腰合數廂
白雲容臥處更為拂繩床
福田寺別二劉

朝騁兮蘭皋夕下兮翠微
望千巖兮未窮君胡為兮

空歸水潺湲兮自流花飄飄兮吹衣見綠蕪兮人渺惆悵兮斜暉

宿忍公禪房

梵室掩空翠鐘消山寂然人依雙樹宿佛對一燈懸
花外隱明月松間流暗泉不須求淨域此地即安禪
寶珠洞用忍公韻留贈西川長老

度澗磬聲歇攀林山翠來如何杳靄外復有梵筵開

問臘指堦樹披莎連石苔寥寥此趺坐西嶺亦天台

元凱集

卷四

七

自平坡下山暮歸福田寺途中作

振衣歷諸峰幽對領衆妙夕陽下西嶺散步仍回眺
遠岑帶微月疎鐘歛餘照紅認石外樓青記雲中
林表見僧歸巖端隱猿嘯谷聲衆鳥喧香氣群芳咲
頗似江南春因懷溪上釣暮矣澹忘歸微吟寄同調

置酒香山方丈作醉歌

客有楚材仍善酒雲夢之歌吞八九會稽美箭東南
英蟠胸嶽壑森迴紫予亦放情揮八極浩蕩相逢吐

原缺第七十六葉

香山望幸

六龍飛繞五陵還雲樹曾經豹尾間前殿只今傳蹕
少長楊宣曲自青山

來青軒

鷲嶺通馳道香山倚化城迴環當右輔氣色接承明
世界花宮敞山河帳殿橫中峯臨締象衆壑隔陰晴
樹雜樓臺影雲和鐘梵聲瑤題瞻 睿翰玉輅想天
行翠繞空中色青含象外情當年扈從者應有漢長
元凱集 卷四 七

香山即事

洞天此去屬仙家縹緲香車萼綠華山下逢人還不
見東風千樹碧桃花

又

遠山分綠與羅衣花自飄飄燕自飛好似若耶溪上
望暖風斜日來遲歸

贈別歌者四首

青山三日游秦青一曲翠蛾愁林花落盡好

其二

鵲聲裏見紅霞玉樹歌殘却憶家今日汪倫情不

淺君看流水是桃花

其三

朝朝相伴躡烟蘿掩却琵琶別恨多記得步虛天外

曲莫將浪向世人歌

元凱集

卷四

七

其四

春風三日按霓裳欲別猶憐舞袖香若上九天歌此

曲休言絃索伴諸郎

碧雲竹下流觴作

紫林何脩脩石瀨何濺濺今朝竹林下千載蘭亭宴

微波動羽爵清影迴歌扇停杯懷永和昔人今不見

碧雲山前留別忍公

松寺前頭日欲曛本無去住偶然分袂梁却入千山

路若個峰前橫白雲

又

竹樹藤稍處處迷山門轉在數峰西情知得預蓮花

社今日勞師過虎溪

寄贈寶珠長老

開山駐錫不知年趺坐蟠經袒右肩鳥去別巢纔出

虎來繞座欲參禪覆林香氣浮空翠度壑鐘聲聞

溪泉莫以塵緣隔真諦憑師為一指迷川

元凱集

卷四

七

因溪別友

溪頭舟際倚斜暉去住相看各未歸惆悵人如沙上

鴈輜同栖宿又分飛

劍潭詩

雙劍闕古嶽縵理苔文青夜夜斗牛間虹光千紫庭

一朝發光彩烟若新離硯雷君安得佩神物當通靈

飛躍此溪津白日生風霆至今潭洞黑雷雨聞龍腥

世無張司空千秋仍混沌

題劉將軍廟用壁間韻

劉名瓊閩王審知將提兵至將樂聞王氏敗威
部曲欲推為主劉義不可遂自刎邑人廟祀之
至今不絕也

東南王氣水烟空獨拜荒祠過古鏞一劍酬恩何激
烈千秋洒淚弔英雄陰風鬼馬嘶寒水夜月歸魂冷
故宮部曲豈知亡國恨血應成碧氣成虹

題瀛洲寺

元凱集

卷四

八十

古人画图粉壁垂群真恍惚臨蓬池上有文牕網戶
且碧落下有迴光颺日之清漪新鶯飛繞青玉瑣紫
馬嚼嚙黃金羈深春遲遲白日靜或彈瑤琴并奕棋
雍容退食玉墀步一一皆稱瑚璉姿當時風雲四海
動真人十八虬為髭鳳麟往往入帝網貌虎紛紛隨
義旗功成事定開免苑誰謂經綸惟論思太白竟天
玄武閑天策乃定帝王基青史雌黃定誰是虎變如
此亦已奇吁嗟乎英雄遺會自有時千秋猶咏瀛洲

詩

雲驥閣

朱夏雲驥閣上游碧霄涼思迫清秋風塵天地開
眼錦繡山川自一州萬壑飛雲隨彩筆半簾晴翠落
芳洲踈狂却咲青蓮事鸚鵡陽翻黃鶴愁

廖觀吾孝蕪以長律留別依韻答之并以為贈
平生嗟性癖涉世尚為儒舊業無三篋空期賦兩都
懶便踈節目迂腐任胡盧坐嘆絲堪緝猶將瑟向琴

元凱集

卷四

八十

更無文可賣惟覺酒須沽易水春京道胡天絕塞孤
築宮非碣石鳴劍想伊吾相馬知神駿雕虫掩壯夫
五噫空去國十上失雄圖鳥鳥依依泣窮猿冷呼
天應賦薄命人自踐亨途隴首雲空白江潭柳向枯
織非今日樣釣閱舊時徒五岳期山屐三洲辨海樗
穎川高治行孔李誼難渝識是收琴鬢慚當擁篲驅
從茲依紫戟因得接璫璫清廟朱絲色寒水白玉臺
蘊真才不小飛動氣應殊榻下逢高士神消見大巫

裴王輞水會嵇阮竹林俱野寺踈踈柳清溪短短蒲
禪心半偈淨病肺晚涼蘇魚鳥同濠上菱荷似聖湖
杖藜隨野興微步徧城隅糯飯登圓鯽山林襟冷孤
劇談深說劍壯志記懸孤吾意西叅佛君才北擊胡
如何江海客得附廟廊謨大用非易蘭芳味必殊
正須聯白社忽漫憶玄廬林菓思喂鶴苔磯夢釣鱸
危絃催玉鳥別曲唱山鷓暫合龍淵鏐多收象罔珠
紫金堪北望丁水悵南徂鷁也吟淒斷周歎夢栩栩
元凱集 卷四 八十二

方茲愴留滯况復阻歡娛為問山陰雪能重訪戴無
客中答友人問病
凌雲誰說似相如湖海由來氣未除獨客依人千口
道亂山憶弟一函書翻飛最羨支公鶴牢落空餐
舍魚多病蕭蕭君莫問西風墜葉小窓虛

鄭四棠先生邀集常園

出郭遙迤野水濱渚蒲汀柳共鮮新鄭莊愛客傾千
里常田飛花滿四鄰檻外琴樽都映竹鏡中魚鳥欲

窺人知君吏隱蕪山水游子無妨白葛巾

過康孝廉山亭五首

曲徑入藤蘿幽軒足嘯歌喚厨行素鮪命酒折青荷
竹吹披襟得山雲俯檻多野夫愛真率步屨數能過
其二

林居寡四隣客至始簪巾密樹何曾暑繁花不斷春
雕胡溪女飯碧縷野人芹怪得千峰裡仙源別有津

其三

美人朱鳳羽珮玉間瓊琚詎以長楊賦猶耽種樹書
世情慵俯仰道味進清虛出處看君意無心雲自如

其四

一壑千峰合孤亭萬木間雲光稍出峽雨勢欲搖山
嚙葉涼蟬靜搏空獨鶴還炎天忽蕭爽况得美潺湲

其五

竹色雲自碧山曠朱戶明藏書真小酉作賦到西京
蕙帳能留客鷗群亦結盟移文自他日猿鶴漫相驚

荅康汝易問病

踈慵萬事厭相閑一片愁心寄亂山
獨院晚烟孤磬裏半城落日數峰閑
閉門伏枕秋將近絕塞題書客未還
惟有新知憐寂寞每吟秀句好難攀

遊朝斗巖

丹丘疑望赤城標躡磴穿蘿入洞遙
萬瀑飛流齊界道千嵯如削自凌霄
峯當北斗差出雲捧群真取次朝安得
乘風生羽翰時來巖際坐吹簫

元凱集

不表由

八甲

二六

送友人

世路悠悠只似雲所嗟同調復離群
山城無限垂楊柳自折松枝欲贈君

秋夕

涼風多在碧梧枝獨立閒庭月上時
過鴈啼蛩莫相語由來秋意客先知

游龍孫洞和郝範疇

秋色將心遠嵐光入酒濃
鳥邊邀落日鵝裏列諸峰

辨團俱非馬人超故是龍
天涯憐此會徙倚過殘鐘

過友人山亭二首

紅亭未末俯溪灣客子扶藜屢往還
人到謝庭皆玉樹會當秋節又龍山
一樽夜色留銀燭萬竹天風起珮環
便是如泥應不惜百年能得幾開顏

其二尊人孟龍公先君舊僚也故志傷感云

白石清溪野竹間昔人不見鳥飛還
修文有職知何地外史藏書是此山
喬木嘯風藤蔓老章堂受月撞

元凱集

奉由

八甲

三六

籬環相看父執今誰在潯淚空傷游子顏

和郝孺孟

為客偏逢搖落秋清尊迥夜為君留
霜催南國一聲鴈人倚西風百尺樓
搔首江湖驚歲晚側身天地覺名浮
覽君詞賦差無恨多少明珠世未收

荅孺孟見懷之作

海鶴依人亦未閒每於鏡裏惜顏顏
空階有月蛩相向故園無書鴈不還
時澆客衣臨野水獨依禪榻臥

山栖栖如此緣何事明發扁舟歸掩關

元夕對雪和友人

瑞雲凝艷拂蓬萊仙苑瑤華向晚開輕絮乍春先看
柳飛花和月欲欺梅九衢午夜銀為燭雙闕中天玉
作臺一曲郢歌誰得和由來詞賦屬鄒枚

都門春日雪霽

長樂疎鐘向曉清同風吹盡五雲生玉人歌舞舞梁
苑金雀觚稜見漢京積素漸消清禁樹輕冰流作玉

元凱集

卷四

五

六

溝聲餘寒欲典春衣醉走馬看花紫陌情

秦淮汎舟

迢遞朱欄壓碧流秦淮十里鏡中舟江花爭映三山
簇烟柳非關六代愁鴈柱促時聞錦瑟燕泥香裡見
紅樓玉風今是周豐錫玉樹餘歌積漸休

春日即事

雪晴前夜覺風和醉聽王郎一曲歌小院日高人散
後春衣狼籍酒痕多

又

夢隔山川千萬層故園朋酒近張燈春來為客渾無
思禪榻茶烟話老僧

漢宮詞

按舞徵歌水殿喧數堆秋葉掩長門侍臣莫擬相如
賦金屋閒眠亦主恩

又

朝隨選進暮泥沙猶有香魂認妾家莫歎東風吹易
落紅顏只恨似桃花

元凱集

卷四

五

六

送泉州李司訓

橫經此去向清源千里風烟接故園蒹葭雨深先夏
熟鷓鴣春晚向南繁時危轉覺閑官好道在真宜學
者尊有客夢歸歸未得不堪岐路一銷魂

送尤溪陳司訓

才名四十年纔領廣文種醉去壺應缺書成字絕玄
旅裝隨塞鴈官舍入溪烟到及梅花候門人擁雪前

讀樂天詩有感

野人自懶性惟應置丘壑素何辭若阿修爾來京洛
從茲不繫舟乃被微名縛城市多塵埃世法有矩矱
翼翼進賢冠我我平津閣欲進却次且自顧顏色作
昔如飲澗猿今如入籠鶴有時但驚顧無復能騰躍
偶披芸編讀頗愛香山作不言感遇苦但言齊物樂
瀟灑在詩篇流連恣杯酌伊人澹無心興寄良有託
是身亦浮雲此外復何着枉我有待煩証我無生學

先凱集

卷四

八

有如病暍人飲以醅醑醑又如隄隄馬解此羈轡絡
西曹日休沐東城晚行樂烟草蝶群飛平蕪燕雙掠
遠意寄遙天江南芳社若

區太史使周府

榴花柳葉照行杯少駐飛旌疊鼓催玉牒分茅勞使
者金臺視草輟仙才峰開岳勢雲邊出樹繞河聲天
際來若過梁園問陳跡題詩更上孝王臺

趙太史使潘府

天書捧下紫宸班玉案爐香引珮環帝遣疏封周昨
土君行表裏晉河山驛樓五月蟬聲外旌旆三峻樹
色間最是鑾坡須傑直使星何日出壺關

高太史使永和王府

帝裁桐葉與諸侯太史青霄衣錦遊手握麟符辭閤
下心驚鳳侶別池頭雲山縈繞西河遠蕭鼓悲鳴汾
水流為采唐風報明主白雲休問漢時秋

溫太史使萬安王府

先凱集

卷四

八九

漢室諸藩綺錯開金函玉冊象昭回行邊屬國旌旗
統望入中州風雨來柳暗汴宮還置酒鶯啼梁苑一
登臺詞林宗擅相如賦為語鄒枚莫浪裁

題畫

野寺疎鐘隱翠微渡頭風急片帆歸此圖曾在江南
見落日青山燕子磯

吳儀部封葉府

金符玉節下雲端漢水襄陽路不難離別暫扳河畔

柳芳誕正握省中蘭王風雄快歸詞筆著舊欣

趙吏部母壽詩

絲綸新捧玉鑪烟喜奉瑤池阿母前藻鏡中朝推啓
事斑衣上日秩初筵一杯雲表金莖露十丈峰頭玉
井蓮并與冰桃持獻壽花開花實動千年

送李君之官蜀中李有能詩聲

青蓮有後身詩品猶奕奕馮陵俯時輩滿洒自高格

并凱集

卷四

九十

言全

騎驢京華春拓落頭半白隨牒仍具舟告予將遠道
四月江路長楊花逐行客鳥道巫峽雲灘聲瞿塘石
清損足需水況乃啼蜀魄萬方走豺虎吏道何其迫
未允簿領間足羈文章伯平生慕奇覽雙屐豈復惜
蜀江圻地深蜀山刺天碧草蔓相如墓花落子雲宅
夔府巴閭間拾遺舊游跡佐令撫疲甿自公多暇隙
新篇得錦水明霞色相射截筒付上流為寄長安陌

送嚴州方司訓

其以官閒思悄然無窮芳草向南天移家建德十
月送客嚴灘七里船安定齋頭新弟子玄英詩裡舊
山川風塵更隱差猶遙漫道才名三十年

送周節推之官鎮遠

新捧除書應法星人如秋月玉壺清嵐烟染綬趨蠻
府官柳如絲別渭城一代詞名猶薄宦十年交誼最
含情勞勞遠道君無恨行矣西人有頌聲

客裏

并凱集

卷四

九十

客裏新寒問散棗北風高館候蟲秋如何更著蕭蕭
雨君道朝來深淺愁

重九前一日

濁酒一杯萸菊香客心空復近重陽明朝高處還須
上目送飛鴻望故鄉

陳泰始見示詩次韻奉答二首

獨樹空階片雨餘嗒然隱几暮愁予避人袖有經時
刺憶弟心飛昨夜書白帝迎秋雲葉冷青山繞夢桂

東汨如病燕游倦無復閒情賦子虛

其二

暗窓吟卧晚風餘把讀芳詩最起予清夢定携江令
筆凌雲合上漢皇書露橫太液荷香遠秋入龍池柳
色疎病起看君新視草石渠雲閣正清虛

計却楊公追思其先慈以詠言見屬事詞悲愴殆
不忍讀夫悲者不可為索款某方抱痛固極觸
緒哽塞因成斯篇

元凱集

卷四

九

林間返哺鳥啞啞戢雙翼迴風吹獨樹臯魚自沾臆
堂無南陔戀生小不能識殘機手中線遺影空堂色
不逮負米年虛對五鼎食自余廢蓼莪觸緒淚暗滴
同悲應相憐悠悠此何極

都門秋興四首

蕭瑟金風拂建章宮槐葉墜井梧黃鴈邊遠意分殘
雨馬上微吟到夕陽水殿歌聲秋隱隱天門寒色晚
蒼蒼腐儒通籍真何補搖落驚心一慨慷

其二

西池秋映絳河開青雀黃龍疊鼓催漢女飄飄捐珮
出海人絡繹獻珠采金塘露下芙蓉冷碧殿波明翡翠
迴角觥水嬉看不足更臨芳岵築高臺

其三

秋氣堪悲宋玉心薊門物色倍蕭森西風五夜星河
動南鴈一聲關塞深斷夢遼天餘伏枕誰家殘月起
鳴砧歸歎無限滄洲思木落霜繁歲易陰

元凱集

卷四

九

其四

五雲宮闕漢山河天際秋陰奈爾何廣殿含風虛綠
仗直廬長日罷瑤珂江東歸客思鱸膾楚國狂生有
鳳歌縹緲帝居高莫問太平行樂事應多

潞河舟中

塞北江南望杳然辭家遠上孝燕舡黃河萬轉繞天
盡明月三回向客圓行處飛花逢社燕到時疎柳已
寒蟬何如海客乘槎日直以清秋至斗邊

登玉函山飲甘露泉呈陳明府時將有塞上從
以為別

齊南有仙山莽蒼自太古離離四五松結秀在巖戶
我來當玄冬長風吹齊魯青天照海色河嶽明可數
吾宗神明宰惠愛洽茲土推琴理游履興酣忘賓主
飲我甘露漿炯然瑩心腑征夫念閑塞于役何良苦
嗟茲懷曩惟離心紛若縷

同年陳華石使至山東亡其愛僕代作悼之

元凱集

卷四

九

東觀岱岳挾蒼龍失却吹簫白玉童應逐群仙歸碧
落人間何處更相逢

又

嶺月江雲不共歸素琴長劍冷無暉魂如為燕還休
主不傍人家簾幙飛

途經西山有懷忍公

祗役出皇邑逝將歷邊疆陟丘復陟澗我馬玄以黃
北風吹鬢髮一夕成秋霜舉首見西山蒼翠墮我傍

其二
程門秀樺栖隱崇岡水月照金界雲水清瑤房
如聞青蓮花飄作空外香喧寂既殊趣末由覩容光
寧知遠游客蓬轉疲津梁何當息塵駕永願依西方
桑乾道中

朔雲漠漠日沉暉西出桑乾白草微天到塞垣全異
色風來沙磧盡驚飛獨驅瘦馬凌寒去屢見疲兵罷
戍歸虜騎頻年不南牧將軍好擁紫貂衣

題新嘉驛松風亭

元凱集

卷四

九五

黃塵撲面馬蹄穿到此亭中一洒然可是驅馳在岐
路不如撫樹聽風泉

過孟嘗君墓三首

一片心如日三千客似雲古碑臨大道猶記孟嘗君
其二

公子門前客報客寧惜身恩仇兩何在寂寞野花香
其三

千秋客散後陳跡無高臺落日古原望徘徊樵牧哀

毛遂塚

手中盤血欲無秦右顧還招十九人從古英豪將錄
錄一杯共作路傍塵

宿州道中

千里驅羸馬悲涼淮泗間廢田經積水壞屋對空山
墟落鳥猶下流移人不還蕭然翻少事落日縣門閑

嚴州道中

素琴長劍繞天涯遙指鄉關路轉賒雲際千峰綠
不識集卷四

國帆前七里子陵家寒禁山雨渾成雪浪挾溪風半

作花得酒且拚蓬底醉流年莫問鬢邊華

賦得姑蘓臺送人游吳門

君向姑蘇訪古遊姑蘓往事不勝秋草生舊館花空
發月照荒臺江自流香香行人迷茂苑茫茫獨鳥下
長洲惟應貰取閨門酒一醉登樓散旅愁

送劉侍御還朝

太微遠映五雲多溪上揚舲發棹歌六察威嚴歸攬

管千門花鳥待鳴珂天教洗日常理駁汝為飛霜不
敢波家關正須封事入直廬應問夜如何

送沈明府之官湖州

山清水遠見孤城到日應諧仙吏情季月垂桑吳地
綠長川雲樹太湖明絃歌聲裏開衙坐魚稻鄉中問
俗行漫道隱侯工八詠却同卓魯共垂聲

贈永陽徐明府

為政風流屢出倫如來今見宰官身自調卑父絃中
充凱集卷四

曲不問萊蕪甌上塵更散蒲團聊結夏花時蠟屐即
行春溪農無事山田熟便是胥庭國裡人

送王永啓游武林

春光柳色上征袍蘭作輕橈桂作舸隔岬青山於越
國黏天白浪伍胥清湖開西閣登臨美人隔南雲夢
寐勞別有青驄油壁路莫貪游冶滯江皋

送承武游九鯉湖

仙人已乘赤鯉去石床丹竈尚依然瀑水晴雷長殷

地洞門陰整別藏天秋容欲醉諸溪色客興偏催陸
葉前一枕游仙雲海白自吹瑤笛弄蒼烟

贈家叔明府

雲為心性鶴為姿貌似童年髻黑絲燭下細書看轉
好里中高會散常遲葛洪隱處丹砂熟陶令歸心松
菊知曾在金華作仙吏山中可遇牧羊兒

又

東方自是歲星臣脫却朝衣理釣輪彩筆縱橫還照

元凱集

卷四

九十八

代還丹服食解輕身庭栽桂子成嘉樹壅滿松花醺

好春把酒題詩容小阮多慙才謝竹林人

憶登鷄鳴山寺題畫扇頭

秣陵蠟屐憶前年縹緲城尖得梵筵雲捧法輪依帝

座樹浮香閣出人天三春花柳江南思六代精靈日

暮烟半醉游人下山去啼鳥垂柳白門前

夏日齋居

端居溪結夏水木澹清光雨外坐微月空中聞妙香

事緣身病減懶與世情妨那復除諸累逍遙咏老莊
送陳泰始之官四會二首

蒼蒼嶺嶠接南天君到應知令是仙海戶蛋舡輸薄
稅越人鷄卜祝豐年軟將泉水懷吳隱煉得丹砂學
稚川莫以天門萬餘里但憑飛舄去冷然
其二

新垂墨綬比諸侯天上承恩海上游梅子雨晴過庾

嶺枕柳葉暗入端州政成秋鮮生符篆吏散春山滿

元凱集

卷中

九十九

縣樓徵召賜金俱易事不妨多暇恣冥搜

和李伯韓苦雨

晚雨蕭蕭與曉連閒情孤夢兩縈牽涼生只愛湘紋

簾濕重難調蜀國絃秋草子荆愁絕劇停雲元亮思

逾玄何當剪燭西牕夜一咏新詞一粲然

八分水閣

萬轉綠青壁重閣臨紫旻乾坤割閩楚疏鑿想周秦
暗谷晴還雨深林凍不春陰熾甘所歷漸喜見鄉人

題斯園上人萬山飛錫卷上人舊為參戎

鶴印拋來住翠微轉者無住是真機巢由買山即非
隱雲鶴何天不可飛到處雲花覆講席舊林白月空
禪扉隨緣知爾徧沙界東向松枝應望歸

山行宿道觀

住山無計喜山行一宿雲房夢亦清啼罷子規春寂
寂風吹溪雨滴松聲

題美人画蘭

朱凱集

卷四

一百

采采江皋結珮還楚雲巫雨夢相關若為傳得傷春

恨露泣香消數華間

塔影園

天際千花影芳園正可中孤標儼不動幻相有還空
映沼荷生頂籠牕月在東靜觀生滅理不元問幡風
贈轉運傳君

東風吹柳散晴烟使者翩翩上最年齋閣苔青心似
水閑門氣紫吏如仙徵求漢世無遺策著論桓生定

幾篇若說君家調鼎事遙應喜動袞龍前

一送潘德見入京

海客仍隨上漢槎離心芳草遍天涯璫璣競寶新行
卷紅翠都消舊狹斜十日遲予河朔酒一枝栖汝上
林花風塵莫使侵龍劍珍重潘郎髮未華

夏日過承武齋頭

酌酒復鳴琴與君聊入林十年一指頃三歎二毛侵

改席榕陰靜開牕茗椀深勞生牽物役定許幾招尋

朱凱集

卷四

一百

荅友送別

暫合朋簪袂又分離亭祖餞惜紛紛可堪驛路隨紅
葉却掩山窓負白雲豐草自宜麋鹿性野鷗誤入羣
驚群東山遠志今堪咲去把瑤華獨憶君

杉閣和鄧汝高先生壁間韻

悵矣西風復度關客愁誰與伴開顏寒聲白雁兼黃
葉落日千村更萬山一曲勞歌孤夢遠百年形役幾
人間已辭岩壑牽纓冕不用臨岐惜勞班

九江道中望廬山

朝簇南浦蒨暮行廬山趾青天彩霞滅沓嶂橫地起
錦屏如削出倒映長湖水五老與香爐約略皆可指
銀河瀉為瀑淙淙落人耳九江銜迤照空色凝暮紫
仙人翳芙蓉飄飄綠雲裡招我游太清浩蕩觀無始
吾將巢雲松遠憶青蓮子

黃州道中

險巇復沿溪山山晴鳥啼亂流明度馬深竹靜聞鷄
禾亂集

卷四

百三

五

田舍多幽事柴荆憶舊栖如何去農圃一騎楚雲西
洪上公署和壁間詩二首

天畔太行西出雪晴河洛東來形勝中原故在廢興
人代相催

其二

瓠子萬夫荷鍾麥田幾處枯荻時事紛紛滿目客程
渺渺傷懷

過銅雀臺

臺荒猶有鳥能歌只見寒烟無綺羅欲向城隅問
跡西風塵起暗漳河

呂公黃梁祠

一覺榮華有是非昔人誤墜枕中機不如只作莊周
蝶栩栩花間隨意飛

叢臺

古城蒼莽倚徘徊徧讀殘碑剔紫苔趙女春風能鼓
瑟武靈霸氣自高臺天低襄國斜陽暝月冷漳河胡

禾亂集

卷四

百三

六

雁來千古繁華應併盡經行何處不堪哀

同年施慶徵廷對紀事

太原施生才且雄萬言筆底驅雷風平生肝膽如白
日持將謁帝明光宮春風引對爐烟裏草茅幸一當
天子董公畫策賈公淚以此蟬聯不能止宮樹沉沉
集晚鴉月在萬竿枝上花丹枕照筆生錦霞朱衣環
視亦咨嗟千門不下歲鏐鎖玉樓煌煌動芝火書成
入奏夜向闌如有光芒迴帝座賜第仍含粉署香莫

言托落度支即度支不支到今日司農仰屋計安出
看君意氣寧詎休只今何以借前籌

晚春客懷

故園幽事最閑情花信風恬小雨晴別澗亂紅邀櫻
飲平皋遠綠課春耕卧尋草軟參眠鹿行到林深靜
嘯鶯忍負平生一杯酒年芳拋却換虛名

游城西僧舍

雙林抱郭即幽村花裡招攜共一尊客病見春心盡
元凱集 不卷四 百四

懶佛言出世法彌尊丁香結後庭蘇綠乙鳥巢成山
杏繁游罷畏尋騎馬路難得塵界比空門

送人還閩

春歸孤館塞鴻過綠酒華鐙一曲歌送客明朝隔雲
樹因君幾夜夢烟波江晴花竹迎人出海漲魚蝦入
市多空向歸人寄鄉思轉蓬無定欲如何

送客游晉

杜鵑聲斷使情悲春盡那堪復語離萍似客踪寧有

無絲五陵裘馬清游慣
苦留滯悵然岐路一題詩

多泣斷紅柳綿榆莢久從風客愁早覺穠
歌不待高樓聽曉鐘

陳元凱集卷四終

元凱集

陳元彭集卷五

春京詞四首

玉妃朱標俯碧波此中日日奏雲和行人莫傍宮牆
路西海樓臺積漸多

其二

小隊戎裝禁苑開金丸落處鼓聲催縱然羽獵長楊
盛猶許楊雄奏賦來

其三

光武人
卷五
蒼落金門草色斑春光併在上陽間莫猜香案留封
事玉女投壺應未閒

其四

露臺矗矗樹層層黃屋平臨紫翠凝為愛西來山色
爽也應回首望諸陵

晚春即事

城西雜花無數開三月欲破鶯聲催妬人愁病與風
雨草色映簾空一杯

城西看花

尋芳信馬蹄不問主人誰南陌春光醉西園花事遲
金鈴防鳥下錦幃惜風吹豫怕重游處濃陰是綠枝
暮春送人南還

偶書

中材効鉛刀神劍戮其鏑如何逢盛代息心向恬漠
光武人
卷五
無為較鵬鷃豈以存龍蠖大匏迷所用小人亦自度
玄風散無垠巧智競相索汨泥亮有諧違性失寥廓
吾其師昔賢晨門猶可託

送陳大行冊封益藩

赤社疏封遠青門擁傳行汎蒲聊駐馬板柳惜飛旌
筆授陳琳藻官仍子羽名荷風薰楚路梅雨過江城
帝子鳴蜚候麻姑遣鶴迎簇函金冊重弭節石壇清
賦邁游梁作人燕入里榮獨憐同調侶分袂若為情

送李大行冊封周藩

詞人為漢使持節向梁園總試登高賦還銷送別寬
廢臺經故宋芳草對夷門想見馳驅地離思不可論

送楊大行冊封之豫章便道還閩

芳草萋萋望去程飛雲遙拂豫章城日邊絳節仙郎
至天上金函帝子迎懸榻南州人獨遠捲簾西閣賦
還成荔枝盧橘經行熟愁絕京華久客情

送王大行冊封之琉球

元凱集

卷五

三

二十五

洒露君今到日邊春風旌旆去翩翩殊方九譯瞻周
典使者雙星似漢年南斗前頭懸鶴影東溟盡處見
人烟應知明主求商傳舟楫先省濟大川

送施慶徵權閩之吳門

祖帳薰風寶御喧新從閭閻奉明恩文章西掖仙郎
重覽權東吳使者尊飄影遠天涵震澤鐘聲古寺向
胥門山川處處勞新詠莫訝南中勝事繁

送同年熊君之增城

增城君今欲東青門惜別何匆匆四可峰前人更待

尚方賜履凌凌風天開長鳴出飛龍顧影自詫行步
工十駕予猶苦鞭策不能追爾同行空南溟茫茫圻
天地蠻烟海色蕉山翠勾漏丹砂未足探豐城寶劍
今看試要路策足君應致予亦落落行予意人生各
適豈相笑扶搖控地同游戲落日送君臨高臺浮雲
飛藿相徘徊酒闌揮手一萬里若寄相思庾嶠梅

送吳瘦生宰句容

元凱集

卷五

四

三十九

青尊何事復離群符竹遙從赤縣分意氣舊憐吳季
子洞天新輅大茅君酒醒別路風蕉雨人隔空江水
接雲為掃華陽一片石待予同檢玉宸文

玉杵玄霜墨苑

雲翹仙子飛輜軒鼓詞歸去秋冥冥藍橋清水凝寒
綠藥杵聲聲隔茅屋翠袖娉婷如束素玉纖對客擎
秋露海山微茫白日暮寧知此是昇真路河漢迢迢
望靈匹良玉一雙為誰出霜膏一搗三千年雞以冊

靈變難具述墨卿拾潘合仙術

送王節推之開封

昨予經宋都天寒渡河水中原莽蕭蕭客子去不止
於是毫宋間百萬塞蘇子列邑輸土薪遠者逾千里
悠哉神禹績浩浩未可底思此從役徒半築黃河溪
中土實要區衍沃豈足倚忍饑有鳴鴈頰尾無寧鯉
子官邦司直一國子得理行矣事方殷酒闌車塵起
先凱集 卷五 五

送人之官粵中

羅浮峰四百彩秀出青天行矣此為縣冷然看似仙
開簾見海色問俗課畬田莫便尋勾漏飄飄向紫烟
送人之官楚中時將赴金陵

秣陵南去具扁舟別汝揚帆楚水游同繫微名無那
遠不禁離思又兼秋青楓堪極天涯目黃鶴猶餘江
上樓想見賢聲能籍籍自嗤擣散正悠悠

署中茅亭成書懷

本性遠幽寂吾游亦行倦何期空署間雲樹還蔥蒨
憑高結茅宇忽若臨芳甸玄湖烟外滅鍾阜林端見
小雨潤如沐南薰已微扇渚萍散千葉風花飛一片
縈空搖颺系拂水差池燕心賞既因物微吟聊把卷
無能事干謁持此謝時彦

題顧君耕烟閣

舊居滄海曲自種東皋田日出徇所務農家少晏眠
驅犢出遠村荷鋤覘新泉郊原生衆綠里巷藹疎烟
先凱集 卷五 六

元凱集

卷五

六

隣翁酒相命取適亦陶然如何舍之去悠悠遂經年
春深多所懷布穀鳴樹顛聞君耕烟處有閣臨東阡
坐見遠山色時吟梁父篇種黍日已長卜隣何由緣
陶公歸田園斯人千載前永願托微尚自餘良足捐
和楊戶曹課園詩

世榮既以薄老圃其吾師荷蕢咲仲尼栖栖亦馬之
晨朝抱甕出俯仰臨清池種菊若不蕃且為深秋期
眼中葵與韭欣欣含綠滋雖異衡門下庶足供栖遲

夏夜作

東方昔玩世大隱在金馬余亦徇微官遠意寄林野
榮寵既無期偶託亦瀟灑小堂集群木露氣彌清夜
澄凝綠池水星月在其下流螢出竹閒幽意如可寫
蛙黽不聞人何為此鳴者咏歎復茲夕推遷感徂夏
脉脉空予懷悠悠契者寡

友人陳君過訪即有宛陵之行賦贈

卧疾不出戶徑有青苔痕客從南方來為余款柴門

无訥集

卷五

七

何時蒺藜海及此夏木繁契濶一何長喜色盈琴樽
把酒向客斟從客詢故園悲閑親友別興入漁樵言
我乏濟世才微官寄石根惟有丘壑心思與故人論
又當陵陽去明發城東原執袂微月生浦浪已暗翻
青溪將宛水後夜空聞猿

題画

春雲何芊芊松枝搖青烟寥寥空翠間着此茅數椽
靜者何所為似訂逍遙篇爐香橫素禁幽懷託無絃

水流與雲生無乃詩中禪俛思復靜聽負杖方悠然
偶書

三徑日就荒一官聊自免陶君當時意豈必去人遠
孤雲渺天際無意舒與卷中懷既已冥外累何足遣
所以金門下大隱猶息偃咄哉鑿坏士於道無乃淺
贈道人還武當山

瓢笠東南游幔亭好巖壑歸時騎茅龍為復乘黃鶴
暫來訪茅盈終返靈嶽居久絕區中綠猶解人間書

无訥集

卷五

八

袖中山海編往往造佳妙虛谷發天籟精言窺道要
紫山灝氣表欲逞風冷然半嶺隱長嘯孤峰朝上玄
烟駕杳莫板山中應寄語何時探洞章石髓還同者
題署中并泉酬董崇相曹能始

空庭四五松風至翛翛爾松傍莓苔地蔭此一勺水
朝昏有遠汲瓶縷來不止野夫無所營閒心落焉此
晨興出齋閣沐髮還漱齒與客聊復嘗銅鑪茗竈綠
此邦多名水品別咸具美涓涓自何代圓經探靈記

抱茲清冷意豈凡傳衆耳誰期靈荒陋得以奉君二
吾將賀其遺新詩有妙理

咏雉

澤雉人得之頗已鍛其羽窺籠見山影惆悵不能去
摧頽雲錦色飲啄鷄鷄隱映花竹間乍驚還屢顧
形如欲輕矯意是傷羈寓何處麥花深青皋溫春露
董崇相宅同莊徵甫看菊

黃菊去年秋青萼我對君今會成三人東籬復斜曛

元凱集

卷五

九

節物逝不處客游如空雲明年此時酒誰聚誰當分
惟復得暢飲招攜暫為群談笑方諧洽數杯遂微醺
此中有深味可以凌鶯氛

送潘釋恭游閩

江南見陸葉悵然思故山客似離山雲悠悠何當還
如何新知惟感我故山夢征裘上微霜曙色海帆動
斗酒秦淮夕悵悵此相送君行九溪上我家復東頭
潺湲此溪水直到柴門流松菊被澗阿為予一停舟

試問菊與松當復相思不醉亦懶題書題書增旅愁

青陽吳熊二君各以詩見訪依韻和之

青陽有九華九朵青蓮萼翠色遠凝黛霞天繡相錯
自非餐奇秀安得擅名作病客似南榮勞君訪東郭
攜詩尚雲氣竟讀有丘壑幽齋傍松林素雪吹緹幕
深談到非馬對坐清如鶴明茨隔江關江天何漠漠
又

閉門寒葉陸病擁野人眼自怯霜與風非閑避時俗

元凱集

卷五

十

談詩坐佳客冷冷聞哀玉如吹寒律變庭草回微綠
絕聽非子野勞君搯此曲江上復縣帆誰當問幽躅
冬日過能始廷尉署中談菴竟日

冶城木葉盡群山寒四圍廷尉門前雀啄食街人飛
杖策晨造門主人始披衣謂余且安坐今日客來稀
擁爐呼勝朋深杯相舉揮六義紛始陳宛宛遂造微
簾間吹素雪屑玉雙霏霏寒光淪西溟蘭焰方嗣輝
憑心愜所向屢起不能歸希聲聞大音非君子曷依

楊州夜泊送客之桂林

泊舡沽酒夜明月滿揚州岐路客中別片帆江上秋
粵天分楚碧灘水背湘流羈旅堪頭白君今更速游
人日送張博士之官海上

秣陵晴雪敞佳晨遙指南雲一問津官署花開臨漲
海王程草綠趁初春共欽平子才名大莫歎馮公繫
髮新笥腹古書三萬軸且傳箋疏與門人

春曉

元凱集

卷五

十二

啼鳥不覺曙暖風開徧花春牕獨多夢強半是還家
署中雜咏二首

丘壑遙初願閒官寄病身青衫且趨府白眼亦隨人
出郭花千樹登臺酒數巡時時賴陶寫好在秣陵春
其二

一榻寄烟蘿虛庭長綠莎人都忘擲沐客亦罷經道
散帙映松色停杯聞鳥歌誰云兼吏隱較是隱偏多
寄荅羅元甫二首

雲海一為別烟霜再得書從知心事在不共世情殊
山色唯高枕生涯且荷鋤勞君問踪跡猶未混樵漁
其二

傲吏滄洲遠柴扉盡日幽鴈來石城月虫响秣陵秋
哀蛩勞相憶緘題慰獨愁夢中千里駕遙識九華樓
贈相工陳生二首

淮水笙歌座上聞吳航海樹隔春雲不關碧草能留
客為是朱門總重君

元凱集

卷五

十二

其二

髭髭素髮欲垂肩意氣休論躍馬年客舍秣陵春草
東逢君相道一悽然

題潘穉恭像

誰寫安仁貌憶君張緒年及余相識晚神骨已蒼然
雋爽全餘俠蕭閒或近禪莫言丘壑裏無意畫凌烟
夏日齋居雜咏六首

長夏蕭蕭獨閉關秣陵巖巖壑夢游閒青鞋竹杖烟霞

意稍待新秋入攝山

其二

綠陰無暑山堂空
蟬聲雀聲喧午風
道人睡起弄瑤瑟
月在清溪松栢東

其三

池上風雨日夜頻
拍搦數尺波光新
深深蒲葦疑無地
汎汎鴛鴦欲近人

其四

元凱集

卷五

十三

下十三

為種松間竹數行
蕙移霜菊待秋香
不知藤蔓緣何意
也復牽絲出短牆

其五

青溪一榻對群峰
散髮披書到晚鐘
惟有涼蟬無暑色
齋前二十五長松

其六

鑿池小築偶成臺
藉草時時把一杯
我亦暫來終是客
雜花隨意酒邊開

同年田公雨過齋頭話舊

人生自無蒂浮雲終日行
當其有離聚豈得渾無情
一日同存書十年別京城
中間事在苒忽若飄風驚
何意白下門此杯相與傾
飛辨汝縱橫猶是田巴生
顧予悲短髮世已棄君平
所欣物自春暖風淩流鶯
紅英雖辭條綠覆前楹
但能數過此尊中足藏名
送人為資縣尉

元凱集

卷五

十四

下十四

花薰黃綬香仙尉
傲春裝別思荆門外
嚴程巴路長
千山間杜宇百丈上
瞿塘勦矣期芳問淵珠夜自光
送董崇相之京考績六首

繇繇新綠暗江城
渺渺傷春遠客情
暫把一杯風雨裏
可堪絃管送離聲

其二

江浦南邊柳似顰
雨深烟暝啼行人
若為種在雲和殿
不綰離愁祇自春

其三

宮花落盡燕飛遲左掖門開引奏時惟齊六年江海
客喜隨天仗近丹墀

其四

欲辭別殿向昭陽素面朝天謝却粧宮女如花不相
讓愛調脂粉惱君王

其五

北山暎郭樹氤氲雨後茶烟數共君別後空齋門自
掩獨尋松徑坐香雲

元凱集

卷五

十五

其六

莫辭杯酒便輕離今日如君世共知若被五雲留卻
住石城花發是相思

贈同年周比部左卿二首

弭節忽相訪星文驚薛蘿春寒酒力薄別久語端多
素髮慙金鑷青霄讓玉珂風帆拂曙動惆悵隔烟波

其二

春衣錦游暫欲住楊州江轉城街樹花香月滿樓

蜀國晴對酒隋柳晚維舟作伴攜雙鶴吹簫直到秋
偕諸人游燕子磯

坐惜春游晚春衣久已裁曙天牧宿雨旭日淨浮埃
朋好幽期遠江山壯觀開危亭臨積水萬木擁孤臺
躡屐翠猶濕和歌風颯來鷺洲帆似葉瓜步樹如苔
石燕去還集沙鷗閒不猜臨流擊短楫覽古酌餘杯
鎖鉄沉何處埋金事亦灰遲回聊復醉歸騎晚鐘催
三月晦日送客還閩

元凱集

卷五

十五

去年相見長安陌黃塵騎馬愁為客今年相見金陵
臺雨深官署生青苔羈栖日夜客華政舊國歡娛何
處在寂寂高齋又送春扁舟羨汝凌雲海

題樹芸齋

書客幽窓傍海雲裁他書帶復裁芸半間容膝無閒
地萬卷連床獨擁君晴日奪將芳草色齋時長共衆
香薰若逢脉望休除却任飽神仙綠字文

陳節母詩

秋闈一片冰銑意白日懸之照天地青綾錦帶文綬
金不持照面持照心撫孤酬夫心不負曾指南山松
栢樹春暉遲遲蘭桂好南山松栢無時老

謝公墩和徐興公韵

謝傳遺踪寄冶城草荒墩在亦空名疎烟一帶寒山
出落日千家野水明此地賓朋還勝集昔年絲竹已
銷聲林間寂莫莓苔綠猶想風流着履行

和少宰司成兩公游牛首山

元凱集

卷五

七

白雲堆裏隱禪關結伴幽尋秋色間晉代已墟雙明
在融公不見古堂閒諸天寂歷磬孤發下界微涼月
一彎為問喧喧城市客何如信宿住青山

和少宰公游栖霞遇雨却歸

江皋不負白鷗盟盟溪雨湖風却向城六代精靈猶
客千林鐘梵渺含情未窮天畔登臨目何日秋高
嶽晴已有新詩驚帝座一時廣和盡西京

挽繆隱君陳國博錫玄之舅

誰知此歲是龍蛇星落吳中處士家生似庚桑日還
壘去辭閑令向流沙三千數裏論功行一百年中老
歲華不是生天成佛渭陽情在莫咨嗟

再過余中臺宅看晚菊

啼鳥列栢晚休衙便似柴桑處士家酒熟不嫌重
客霜深還有未開花疎香隔座薰微醉紫艷侵簾開
薄霞耳數重陽知歲換令人一倍惜年華

至日 孝陵即事

元凱集

卷五

七

萬松迴合啓重關湛醑聞香向夜闌綈室陽生吹六
琯玄堂漏靜肅千官雲深馳道衣剌出龍護神山
雨寒劍珮珊珊將事畢還陪蒿祝望長安

夏日書齋即事

長風吹雨過滄江伏日炎歊勢盡降林際曉晴山翠
滴幽禽啼近讀書牕

朱翁行

古六夢國惟南嶽其鎮霍山龍湫之流何潺潺山

谷深民俗秀而野溪谷之里往往鮎背而蒼顏近代
有朱翁隱居獨行於其間青鹿之裘冠竹皮行游閭
里常熙熙惟其一言關置者平恕者鮮賢于縣官之
所治耕鑿食飲取其贏餘請與里人更共之我幸老
矣自銷糜就賈無資昏失時我能急君君莫疑幸生
乎世安東菑匪上我治誰之詒能獨何心自高背上
有力役投袂而起佐之為學官官寺一何崑崙退無
矜容吾寧求知尊賢憲老在所司奉上詔令冠服之
元凱集 卷五 十九
冠則有綾帶伊垂俯仰上下多頽儀蚩蚩鄉里兒頑
翁十年龐其眉翁今往矣但聞其風即嗟咎柔兆敦
祥我在壁水有儒一生容儀閑止左佩準繩右圖文
問之即是朱翁子持翁壽圖及其誄我讀三歎坐為
起嗟哉末俗亦何靡靡鄙夫狃利殆與生死錐刀百
出為幻說或擁私殖自豪侈豈其慷慨以義市朱翁
之為乃有是噫嘻難哉歿祭于社其可矣為歌朱翁
行聊頌頌與却

楊中丞平皮林詩

節鉞儒臣出青冥倚太阿軍麾連楚粵組練拂星河
異地休干紀彌天遠置羅文身驅大象建鼓代靈鼉
令下雷霆駭師行風雨過有虞將帝討不殺是天戈
少府無勞戮穹崖便可磨七旬舞羽靜一月捷書多
解辦夷人拜跼蹐蚩女歌庭趨得廟略兵戢洽民和
未數周方叔寧論漢伏波過歸調帝鼎麟閣鬱嵯峨
署中夏晚即事

元凱集

卷五

二十

過雨逗餘晴高齋含晚清斜陽衆壑淨深樹一蟬鳴
香爇青荷遠涼便白葛輕東方聊散吏南郭學先生
更想滄浪水臨流好濯纓

夏至齋宿同舍宴集病不與呈諸公

松竹月蒼蒼官曹對苑牆齋心循舊典良夜集仙郎
花院散幽寂絳衣坐夕涼紅燒官燭短綠引客杯長
理咏應初洽深談殊未央如何隔庭戶宛爾限河梁
歌枕聞清漏寒爐燼暗香誰憐官署裏蕭颯似馮唐

同楊元重曹能始對月得松字

解帶坐微鐘蕭然野客蹤妙香仍獨夜心地憶諸峰
鶴靜忽驚露蟾涼深度松籬期替組集翻以悵疎情

送謝在杭比部入賀 徽號

寶冊濯龍開星輶賀燕催人推爽鳩署騎發鳳凰臺
迷樹雲中辨澄江練色迴工歌聞秋杜宮闕向蓬萊

地重闌慶呼萬萬國陪充雲瞻日表周露湛天杯

第含香入花間錫宴曲致詞仍獻頌知爾授天才

八凱集

卷五

二

偶過晉文學山樓

青嶂白石簇簷牙曲曲闌干護碧紗萬壑新涼鍾阜

雨一簾香氣後湖花溪邊微得栽桃徑戶外齊停舟

竹車莫怪遲回不能去樓居約略是仙家

歲晏病懷

竹牕禪榻坐蕭條索是吟魂不易招白髮赴愁如青

約黃花向晚亦無聊寒生水國凋楓葉夢入雲谿采

藥苗漢署悠悠竟何意野夫生計本漁樵

送同年張司理之漳州二首

旌旆南州去閩中更向南天炎冬不冷人語久方語
蕉葉隱官解梅花香客簪刑清公事少春酒醉黃柑

其二

重疊丹青裏千峰擁使槎山村秦吉了郡閣刺桐花
霜筆驅嵐瘴星文照海霞想應行縣日春徧越人家

送錢駕部請告輟還二首

霜淨月華流送君孫楚樓兵符輟銅虎野艇近沙鷗

八凱集

卷五

三

別無勞憶閒居莫破愁似聞胡騎合吹角滿邊頭

其二

官閒俱是隱君更憶松蘿若到同游處應添別恨多

花臺春暮醉蕭寺雨邊過明日金陵道千峰隔夕波

贈鄢復初二首

詞筆爛如花蓬飄世所嗟壯圖驚短髮薄宦近長沙

設醴能留客登樓莫憶家暫逢還此別疎樹白門賒

其二

雁山采秀罷南岳與僧期歲晏還移棹囊貧但貯詩
夕陽吳雪盡春浪郢帆遲去寫襄王夢知君善楚詞
九日元重微甫同登雨花臺分登高二韻予病不

與倚和一首

涼飈旅鴈共蕭騷秋入南山霽色高載酒經過紅葉
寺雨花吹滿白雲袍千林爽氣心俱遠一曲清商醉
自操獨把茱萸惜良會病身吟望首空搔

題画

元凱集

卷五

二

一曲清溪無數山丹楓錦石繞潺湲茅齋不掩山
寂人在秋林空翠間

省春將之廣陵留別楊元重

年髮蹉跎節序新慣騎官馬踏京塵移居偶作揚州
夢久住真成白下人脉脉琴樽留客夜茫茫花月動
江春莫言少別多離緒省署心知汝最親

荅荏微甫見懷次韻

南客登臨對楚皋傷春望遠夢魂勞雖然病起緣收

和空見花開愧水曹芳草洲前聞露氣美人天際渺
雲濤思君一奏江南曲楊柳烟低海月高

送陳恭始之官嘉定

聲名百粵到中朝隨牒銀章尚在腰澤國桑麻東際
海吳門烟樹晚通潮除書未下人爭得老吏聞來猶
盡消早晚去為青瑣客散曹何敢企雲霄

南思受使江南便還秦中賦贈

吟徧南朝寺歸穿西嶽雲青山一輛履彩笔五游文

元凱集

卷五

二

楚國平蕪盡画關落照曛皇華誰不羨詞賦得如君
友人馬儉中丙午秋試第英會有竊其名者不果

錄 詔賜金暫歸亦異數也作此贈之

暫去君無恨空歸帝亦憐須知片玉字還在藥珠邊
人乞新行卷家收御賜錢旋開集英殿林卧莫經年
廣陵留別南思受比部和原韻二首

獨挂離帆淮水南吳宮隋苑是烟嵐中年聚散偏關
恨陳跡悲凉且莫談蔓草蕪城同鮑照綠波南浦別

江淹尊前何事板垂柳搖落依依最不堪

其二

勞歌尊酒莫辭頻明發金陵是去津客在孤舟逢暮
雪春催疎柳入芳辰分攜楊子烟波遠珍重仙郎翰
墨新獻歲椒花不同賞應憐天際獨歸人

觀漲和友人韻

千山雨過葛衣清此日壺觴江上情不漸濤聲京口
浪沈沈樹色石頭城青天罔象驕能舞滄海波臣意

元凱集

卷五

五

未平日暮倚闌空脉脉中流舟楫愧吾生

送夏給諫使琉球

皇仁布函夏窮髮亦梯航不睹夷荒會焉知漢業昌
胙茅綏屬國典冊示朝常祗役勞星使宣猷借夕郎
佩分蒼水玉袍賜錦雲章雨露行當洒波濤會不揚
挂帆占北斗移棹近東皇蜃彩看成市蜃身駕作梁
滄溟方浩渺島嶼忽青蒼蕃部迎天仗波臣襲漢裳
鳥言通德意虎拜肅恩光備悉諮諏體兼存鎮撫方

分攜情脉脉瞻望旆央央去折青門柳歸舍紫雲
還期濟川楫持以佐明王

蕭封公壽詩

昔我褰帷歷參井游目錦江窺汶嶺風醇俗古饒傳
人不獨山川開絕景天洲閣老人師蕭翁揮塵雙
淋漓共探元化袂玄閼太白配月臨坤維我期七曜
襄之野雲機縈紆迴五馬錦城別來年復年中臺肅
肅金陵烟臺中共推蕭柱史苞彩九章知鳳子赤霄

元凱集

卷五

五

持斧明秋霜都人行行還復止岷峨側望憶高堂鶴
骨霞姿八十強鹿門栖隱烟樹遠商嶺行歌眉髮蒼
青城丈人日還往七十二洞何蕭爽寶笈函恣所
探琪花瑤草偏能長天子亦知河上公何當問道來
趙風且將錦衣被棠許璽書近出明光宮柱史承恩
兼舞綵拜跪顙封馳玉壘錦官舊守還致詞參同黃
庭君所知壽三千年應莫疑請君載咏天保詩

趙節母詩

芙蓉紫蓋天所都朱鳳巢之鳴提扶有鳳銜羽其
孤天與水深梧竹枯哀思獨叫翼其雛雛成飛天毛
色殊下十二樓唧瑞圖千秋一鳴群靈趨鳳亦容與
色忻愉日飲瑤池極蓬壺誰與為使三足烏著哉此
凰將此雛不然何以儀皇虞

蔣母壽詩

紅亭薰風花木香繡裳華穀尚書即翩然請急當南
翔稱觴進履登高堂夫人高堂宜宴喜曾將冰玉書
元凱集 卷五 七
彤史翼子歲凝白鳳毛承恩重疊青鸞紙海天秋高
南菊黃霜蟬金膏莖紫房八墩奏曲殊未央阿母亦
進瑤池觴尚書地曹績已奏黃金爛爛在肘後重拜
帝綸賜堯酒母膺受之宜千壽

又

白雲迴睇海天微為握芳蘭直省闈星動關河漢使
出橘香衫袖陸郎歸金莖割露調天酒黃菊抽華裏
賜衣試問仙曹誰得似常將帝眷答春暉

世懿堂詩

青青女貞樹不辭霜霰深高樹多烈風貞媛多烈心
結束事君子盛年見乖離上有黃髮親下有稚孫
霜日淒蘭閨中門不識出札札手中杼三日剪一足
奉親親得老撫兒兒得成食茶中自甘履冰心自清
松桂本同山蕙蘭亦同圃姑節亮云希婦心亦良苦
姑一何衍衍嬪一何婉婉下堂理織紉上堂調餐飯
病瘵豈不欲截髮豈不悲所悲奉養微不令姑得知
元凱集 卷五 八
貞孝維道經聚則凝太和卿雲未為損芝蘭寧足多
天俾產元臣翊此帝道昌三台耀紫清八柱承明堂
調元佇履聲備物在典冊景光燦日月敷榮被松栢
榮亦來無已名亦垂無止作詩徵世懿厥副在彤史

代送曾太宰

鸞日鶯聲舊苑東飛花歷亂錦筵紅共傳劍履趨中
禁復道彤弓錫上公別思已將春共遠老懷偏與酒
俱濃當年憶傍荆花樹側奉高談碣石宮京尹鳴珂

聯省帝城剪燭共春宵以茲得御承元禮又
家接孔融曠代文章開正始臣時德業轉寧崇三台
跡半林泉衷廿載情懸夢寐中臺俯舊京看集鳳
于渭水卜非熊衮衣誰不瞻元宰銓叙皆言似化
鏡物萬形隨屢照承天八柱見成功今人愛誦山公
謦顧我虛陪桓典驄他日棣華惟愛弟憂時蓬鬢
成翁壺觴戀秦淮月環珮珊珊漢殿風名德應知
石三事豈忘南國舊鷗鴻

元凱集

卷五

五

壽孫封君

仙郎同日憶庭闈省署留臺隔兩畿雲繞太行千
目鵲凌清漢一隻飛石樓琪樹秋偏長帝酒天書
寄歸試問鹿門與彭澤幾能簪紱襲荷衣

代壽程封公

平原東走連蓬海歲星曼倩名猶在膠東並海足仙
山往往隱者游其間我愛釋翁太古士雲鶴心情冰
雪顏承家四岳起清芬但掩衡門誦古文公子為

不好侯令人却咲平原君籜皮作冠竹如意由來滿
酒無塵事獨有遺經啓嗣人黃門持橐侍彤宸君看
短疏排闥意未數當年析檻臣何惜獨批頤下鱗何
幸歸來膝下身歸來便是娛親日從此躬耕東海春
君家行業高齊魯君家勝事那能數異饌無須內府
珠錦衣且作嬰兒舞金風吹秋湛天宇秦觀峰頭月
東吐欲凌碧落吹玉笙喚取青童度金縷漢帝若知
河上公還應問道來趨風庭中槐樹垂垂綠黃門君

元凱集

卷五

五

莫學場駒久空谷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為商比部

月照滄海白風吹天地春何處園林相映發翠柳窳
地狹桐新清光汎灩灩微扇柯如青玉條如線向夜
飄飄金井欄當年濯濯靈和殿君今吏隱白雲司映
閣垂牕嘉樹枝道心寂歷獨對此惟有清風朗月知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為商比部

昔賢托遐契顧步隘九州高岡上造天下有洪波流

振衣濯我足俯視無王侯夫子紫宮客清廟懸天
攀龍依日月冠蓋方雲浮冥心秀遠聲寄懷逍遙游
萬物本一指魏闕同滄洲無以許由步而非夔契儔
題萱栢圖

朱陵紫蓋仙所都荆門卸柳連衡巫天門之山別一
區就中龐眉子大夫魯騎五馬飛雙鳧歸來門前柳
五株翺其仙仙二姥俱炯如南極臨江湖發光雙映
天之隅又如西母游蓬壺麟車羽節隨麻姑仙即亦
先凱集 卷五 三

抱明月珠獨操郢調未游吳告歸高堂彩袖趨蘭階
雙引鳳凰雛宜城春酒濃于酥四座為君醉百觚俯
以鼓瑟間笙竽金陵画手妙者胡為寫古栢石骨腴
護花紫葉承金跗似有青鳥花間呼年年為壽即披
圖千春萬春為懽娛

丁母輓詩

曾聞彤管事閨闈有千秋阿母今為爾前賢倘可儔
哺烏啼雨夜弔鶴下林丘若聽蓼莪咏傍人亦自愁

代壽于宗伯三首

香山雲翠萬芙蓉遙接三宮日觀峰黃石千秋傳漢
祀白雲一縷起秦封靈文親篆函中秋玉舄曾于海
上逢縱為帝師虛席在赤松未許得從容

其二

一代元臣出海沂兩朝載筆侍彤闈佐虞身似夷夔
出翼漢功成綺皓歸雲壑未淹蒼玉珮綸扉好傍家
龍衣清秋露氣金莖表南極星光近紫微

先凱集 卷五

其三

東山久矣忘華簪靜愛游娛子墨林帷幄總須黃髮
老雲泉暫寄紫芝心已占出處閑元氣復有風騷繼
雅音欲識士紳宗仰意岱峰東壓海濤深

蔣翁壽詩

縹緲天風吹簪冠清泉白石照檀欒林開蔣徑遠逾
僻簾捲黃山秀可食拂拂杯香秋泛菊盈盈筵綠雨
滋蘭何因鍊得人如鶴會餌客成九返丹

代壽余先生

曾近爐香玉案前更標銅柱海雲邊朝廷舊倚裴王
重林整今高綺皓年膝繞五龍翻彩袖峯開九子湧
青蓮朝朝黎杖隨芳酒信有人間陸地仙

景陽閣燕集

官館餘基接混茫登臨人代感滄桑綠烟舊鎖前朝
樹紅葉初經昨夜霜事往鐘聲消海甸秋來鴈意極
江湘高樓雲散斜陽在徙倚層軒晚未妨

元凱集

入卷五

三十一

三

代送朱侍御還豫章

季月臺霜拂抗旌離堂酒綠送將行浮雲未散傷時
恨尺疏真懸捧日情江轉檣烏分曙色臘殘沙鴈漸
春聲鵝湖鹿洞前期在猶隔烟波白下城

栩栩園歌

中丞濟世之舟楫事業夔龍會相接為園却學漢陰
人適意蕙諺莊叟蝶名園遙倚漢江閒傍有陽雲舊
楚臺殘流即汚煙波遠二別峰巒蒼翠來香渺水煙

後山翠紫門近閑多幽事游麈獨鶴不猜人村子松

花常滿地僥入花林轉清遠步步芬菲使人醉半綠
春潭魚子生一簾小雨鶯聲碎長田扶藜恣遐矚酒
尊茗碗隨棋局看竹多應向辟疆送客無勞出金谷
別有閒情上小樓更從蓮渚蕩蓮舟馮夷弄珠漢女
出渺然無際平湖秋平湖極望多蕭爽江何悠兮漢
何廣洞遊月霽聞漁歌雲夢天寒驚獵響知君勝事
無不有邀權取逢幾難朽何用更稱給事莊無須學
種先生柳寫將奇絕寄南都不見園林見画图恍如
坐我林間縹緲之高閣俯窺七澤臨衡巫便欲把酒
將君鬚天下蒼生未蘇息忍與周也同蘧蘧噫嘻乎
黃閣麒麟功已收爾時恣汝逍遙游

張母詩

青天掩婆海沉珠猶憶餘灰在荻蘆吳氏田間秋草
長孟家機上朋嘲孤亦知梧樹棲雛鳳但惜楊枝泣
夜烏今日新承五色詔問君陟此慰情無

王贈君詩

把讀高賢傳方知靜者尊黃流本瑤瓚白貴乃丘園
道以天倫重人如太古存終焉乘下澤從此遂高門
庭有瑤枝並天迴蘭省恩雲霄初展鶚欄戶已驚猿
悵矣松楸戀淒其風樹言吾生同此恨感愴亦傷魂
題大椿圖壽張封翁

少年愛着遠游冠飄飄五嶽何時還老來獨居汾水
曲但讀黃庭一編足為能內視凌矐方因餌神丹毛

光載集

卷五

五

下

髮綠中條山王官谷山翁慣從春社醉老仙亦閱長
生錄若論大隱似公稀薜蘿之裳縕錦衣華堂簾幙
春微微仙郎紫馬金陵歸昨者朝紫宸帝賜玉書
重兩綸今來拜家慶瑤瑤瑤庭爛相映要我為君歌
更索為君圖欲寫洞前千樹花春來如錦復如霞欲
圖姑射仙山雪秀色城頭自奇絕為君爛醉襄陵春
採筆滄溟見大椿更八千春人代裏綠田吹浪海揚
塵

史侍御怡怡堂詩代作

結宇絳河濱雲霞戶牖新庭垂棠棣萼人是栢萱臣
不寐勞明發含懷念所親相看惟愛弟及此喜成人
花發元同樹枝連豈異身銅陽推第日驃騎讓名辰
歡氣蒸成瑞和風吹作春宵眠常共被月俸足分珍
嘉樹原鵲集雕梁賀燕馴君家自元季末俗有胡秦
即此端風紀真堪使世淳

代送王給事謫貴州

光載集

卷五

五

下

銅龍何計建承華萬國殷憂足嘆嗟帝子如聞歌少
海孤臣何恨過長沙行經貴竹叢邊月歸及玄都觀
裏花惟有門人憐少別誰將奇字與侯芭

壽同年高立之尊公

乾坤容大隱衡沈得鴻儒秋漢高情迥浮雲世態無
占來星是德老去谷名愚丘壑存生事風雲歛壯圖
遺經傳大戴著論似潛夫孔對常趨鯉楊玄合授烏
導河知積石測海為明珠甫綴金閨籍旋圖彩服娛

里門看負弩家慶及慈孤鹿駕偏能穩鳩節不用扶
丹房芝自秀碧海鶴堪呼帝澤來朱紱天漿湛玉壺
少微與南極垂象併臨吳

湯封公壽詩

粉榆社裏識高蹤
似當年龐德公澤霧有文同
隱豹遙天無計弋冥鴻
駐顏定得丹砂要
栖遲長依桂樹叢
君自辭榮恩自渥
仙郎班近日華東

送劉吏部先生請告歸豫章

才集

卷五

五

秋風乍折都門柳
片月晴霞映尊酒
驪駒驟駕送將歸
心隨鴻鴈東南飛
名家威鳳連翩起
夫君荷筆文章裏
朱絲如直鏡如空
中朝啓事推山公
手扶玄局觀要渺
儼為百代人倫表
夙凌塵俗橫長霄
朱霞白鶴何迢迢
寧渠著論知公幹
不獨稱才似茅標
高堂遠念供甘旨
夢回徐孺門前水
洗沐朝辭燕薊秋
帆檣暮映衡廬紫
萊衣瀟御臨芳甸
白魚宛宛供調膳
點筆閒看滕閣雲
含香須憶金華殿
盤下枯桐感知

已聞字從茲隨弟子
諫獵長楊事已違
又歌別曲送征衣
彭宣豫擬登堂日
簪珥過來入瑣闥

憂旱

暮霞收盡見朝暾
萬里中原有燒痕
冶鑄得無銷地脉
焦枯頓使斷河源
已煩玉帛趨群望
更撤軒懸勞至尊
若抹蒼生非一事
桑林精禱未須論

代贈蜀中王觀察

憲府遙開節制雄
千山旌旆繞巴東
憶隨參佐過牛

才集

卷五

五

渚曾向樓臺侍
庾公折柳江潭成
遠別頌棠南國見
仁風側身西望台
階遠心在我眉月
色中

戲贈友人二首

綺閣交疏暗翠烟
芙蓉一枕夢游仙
仙游莫作迢迢
夢鸚鵡窺籠喚小
娟

其二

露冷瑤臺夜到時
金風零亂桂花吹
蟬娥倚樹應相
問愛折天香第幾
枝

壽趙太翁

震澤移家岳頂居，朱陵采秀碧湘漁。
愛看嘉樹和雲種，傳得仙經映燭書。
蒼鹿駕車行樂穩，紫鸞叩詔受恩初。
逃名亦有烟霞里，若說貽謀想未如。

送柯太學還永陽為母壽

春日有餘暉，春風遊子衣。
青鸞西母信，丹橘陸郎歸。
花動鹿窺澗，岩香松偃扉。
山中無不適，况以奉庭闈。

送馬恭藩之貴州

先凱集

卷五

五

垂柳陰陰白下門，南天五月動行軒。
彩毫舊掩三都作，旌節今瞻四岳尊。
荒服山川勞問俗，昆明烽火近消魂。
漢家驪冉曾傳檄，君自相如况故園。

林孝女詩

昔人精稷之，感天可回日。
星為動金石，開寒筍迸林。
冰躍鯉有女，上書感天子。
煒煒書前史，誰操銀管更。
與徵奇事，君不見深閨嬌小女生小。
無所識，宛宛悲啼病母側，悲宛宛。
自憐焚香膜拜大士前，如雪并。

刀持祝天左，膊血染桃花。
妍筆羨玉麟，香吹烟一吸。
如洒楊枝水，北堂羅幙東。
風起護樹，再春合家喜。

贈朱參軍

隨牒向臨沂，青春綠袖垂。
髯叅初入幕，手版正支頤。
逸足能千里，多才冠六司。
桃花明曲澗，蓮府泛清漪。
臺是揮金地，人傳洗筆池。
瑯琊曾望海，鄒嶧幾看碑。
江雨雙魚至，天秋一鴈遲。
還應臺閣辟，特以慰親知。

壽玄陽老人

先凱集

卷五

五

妙道自無為，至人固深根。
驅馳競濁濁，乃如風塵禪。
服食以祈年，浮誕亦難論。
我觀玄陽叟，靜嘿符化元。
神觀八十餘，炯如湛常存。
飲則玄醴源，玉芝為晨餐。
鍊身青霞首，將無躡崑崙。
東游歷天關，宴坐看朝暾。
具茨屈萬乘，順風祈至言。
此道久寂寞，舉世趨華軒。
仙郎直建禮，親承明主恩。
豈繫人爵貴，可以榮山樊。
天瓢酌帝酒，聊佐田間樽。

送董復恒南歸

聞汝寧親至江雲逐綵衣琴書留幾日風雪遠將歸
潯水收田薄清曹積俸微只應餘素業長下讀書時

自廣陵歸元夕偕里中諸君集曹能始署中

坐成經歲別莫謂不蹉跎共此青尊集者誰白髮多
分題刻燭詠爛醉擊壺歌聊復娛今夕從他東逝波

新柳二首

春暖雨如酥臨街千萬株烟條初學黛風葉未藏烏
舞怯朱樓倚眠嬌綉檻扶誰堪遽離恨板折向長途

光輦集

卷五

四

其二

搖落江潭後東風又一年霏微渡烟水淺淡向雲天
繫艇寒猶短垂牕弱可憐小鶯纔美語已過画樓前
東比隣周晉明儀部

與君寂寞意仍接子雲居苦砌共流水竹窓閒讀書
拙于官味淺病益物情疎君但能相過開尊摘野蔬
周晉明示銅井庵詩和韻

始聞東陌下近有小祇園花落惜溪晚鳥鳴知樹暄

風光詞客領經論初僧繙却悔從前懶三春不出門
春夜集石天城齋和彭景從韻

相期諸彥集清論此宵中簾幌披蘿月琴尊愛竹風
忘筌真賞洽把臂昔賢同所愧將檇散來忝玉樹叢
佛誕日城南小庵集同葛震父郭聖僕

一徑城南曲幽尋到水涯鳥聲藏別澗竹色過隣家

白業僧供淨青林佛日斜經過今漸熟留興待荷花

曹能始新宅移竹

光輦集

卷五

四

風與此君好新居諧賞心荷鏡移宿雨徙榻就清陰
竟日成孤咏佳朋漸入林更宜明月下坐撫綠窓琴
雨夜答呂繕部餉新茗

小萍驚雷摘東吳附客艘開函分岳露洗昂煮春江
宴坐香消篆微吟雨到窓懷君清不寐別澗夜淙淙
曹能始移居

看山作賦十年餘道味清真世態疎漢署潛郎猶不
調秦淮空館更移居客迷舊徑回羸馬書換新籤走

蠹魚添得詩情興幽事小橋流水近前除

古滕園詩五首為李叔操民部賦

古佛堂

居士閒園裡禪栖似石丞雲林簷蔔樹甌鉢鉢沃洲僧

有室留孤磬松龕隱一燈浮生自多累內學幾人能

園儲

閒居親穡事農隱在東菑渡此為園意還應老圃知

風霜收芋栗鷄犬隱茅茨別喜春紅秫糟床夜注時

先凱集

卷五

四

餘慶堂

自覺無長物惟言有慶餘雲林五畝宅事業一床書

樓居

霞觀上迢迢能令馮望遠春牕延綠柳曉幔卷丹霄

湖海容高枕神仙若坐遊還應美清夜弄月復吹簫

栢臺

臺栢餘古蒼新栽亦堪棟交枝偃虬龍接葉果鸞鳳

王子衡先生讀書草堂

舊傳少谷山人句海內談詩王子衡碧落星辰隨劍

履青山蘿月掩柴荆墨花雲染池痕黑舊帶春抽徑

草晴惟有詩人李供奉謝公古宅不勝情

草徑

步屨沿幽綠紆迴向小堂歸來勅僮僕迎掃莫教荒

凝翠亭

林靄濕霏霏松間靜掩扉垂蘿俱覆地空翠欲生衣

鶴夢花邊穩茶烟竹外微不關琴酒興宴坐自忘歸

先凱集

卷五

四

探幽

悠然信杖藜更入雲林去桃花知幾深不辨鶯啼處

柳池二首

瀟瀟滄浪一曲絲絲旖旎千條荷氣薰人亦醉水風

吹酒還消

其二

一鏡魚吹細浪數株鶯語輕烟道是莊生濠上復疑

陶令門前

群芳亭

花底隱軒楹春深最稱情舊移溪石古新揮槿籬成
階葉翻紅影枝禽墜碎聲停杯正遲客簾外雨初晴
端午前三日雨集石民部水亭期周儀部不至二
首

勝日宜休沐過從挹省蘭山尊深對雨池閣晚馮欄
盤設黃梅熟冰調碧椀寒車公不可接酬咏亦成懽
其二

元凱集

卷五

田五

高齋池上雨點點在芭蕉愛此林中賞無辭竹下招
萍開初泛鴨樹暗稍鳴珣宛作江村憶茲宵歸夢遙
午日秦淮即事

南國江山入煖烟青溪東畔崔航前人家樓榭都臨
水法部笙歌半在舡楊柳隄平驕玉勒榴花簾亞簇
金鈿江南自古多離恨流盡繁華是逝川

秦淮雨泛震甫邀同能始聖僕得明字

淮流與岸平樹絕繞重城青翰越人曲紅樓秦女箏

花蹊烟欲暝山態雨猶明文酒淹遲日悠悠南國情
和葛震甫觀漲

百川連二水一日繞千家霧失邊淮樹濤吹極浦花
月輪昏離畢海氣曉蒸霞陌上江妃佩城陰漢使槎
長風送樓櫓飛沫濺牕紗吾意浮空去東看若水華
楊大行過訪即別同呂文賦此用安字

何期旌節駐長干海月江風此會難詞客飄蓬猶奉
使故人對酒暫為懽荔枝入夏香千樹梨嶺穿雲磴

元凱集

卷五

田六

萬盤漸老懷鄉歸未得只憑書札寄平安

同呂益軒年兄咏鶴

馴鶴意閒暇一雙傍簾櫳有如霞外人眷此區中情
思含滄海遠身與長松清紫苔引徐步青天送遙聲
妙舞忽應節颺如迴雪縈惜哉寡廓姿乃為稻梁嬰
驚鳳顧之咲何日升天行文圖聊以息衛軒詎云榮
終焉若萬里縹緲隨瑤笙

夏日假中聖僕孟和相過

伏死後病卧一榻對爐熏閉戶少來客開襟多為
簾花藏宿雨簷樹墜晴雲不足渾無暑清言敵垢氣
題彭民部所藏梅花道人山水

四尺生綃太古色吳公戲墨彭公得墨花濕潤三百
年靈神閱護誰能測南天六月蒸炎光借得此幅懸
茅堂便有冥濛元氣入天風颯颯雲蒼涼當中一峰
如積鉄草舍溪烟藏曲折古木曉暉氣欲秋老漁進
艇波如縵溪山寂歷不知年幽事幽情共渺然若腹
沈沈集 卷五 由主
長疑貯暗瀑樹頭忽欲聞新蟬野夫十日臥其下散
髮摩挲意瀟灑五壑真堪置此身驅車束帶何為者
由來妙技移人神淋漓數筆皆天真丹青好手空無
數不見今人到古人還君囑君慎緘帙莫浪開櫺恐
飛出

病假中

久臥不知秋鳴蛩變庭柳據梧時嗒然垂楊幾生肘

空腹奇文無一字豈有好事為攜酒夫子多情念儒
侶戒僕提壺走風雨風雨蕭蕭催早涼玉缸如乳松
花香周公石公兩首即吟懷飲量俱相當病夫踰珊
不巾櫛強起與君遊醉卿君不見紅薇花昨日嬌穠
紗窓翠一雨殘紅紛滿地眼前此已感人心肯向金
壘惜沉醉醉裡送君騎馬歸新寒峭峭開雙扉哦詩
不眠擁秋被雨點一夜吟虫悲

新秋雨集再和彭民部韻

沈沈集

卷五

由主

客心閑藥裹江海颯然秋宋玉悲堪賦宗生卧當遊
襟期蘭署秀風雨草堂幽梧葉當窓墮簷花拂席流
蟻觴方漱澗虫思漫耽啁翠幌能停燭銅壺屢下籌
接詞如綺合味道比膠投世路雙蓬鬢歸心一釣舟
平生蔣詡徑寂寞賴羊求

懷賢七咏為孫文學賦

枕流

南聲非駐耳為復臨流水此意無乃悶試問巢居子

漱石

茅齋臨青巖中有獨往客澗水日潺湲時來漱白石

酒樓

感此千載跡吟君零雨詩登樓逢酒伴歌月棹歸遲

作賦

賦成復何似天半孤霞起迢迢赤城外浮彩爛如綺

長嘯

相對不作語傳聲林谷間坐令入山客惆悵不能還

未凱集

卷五

四

閉戶

肯賢閉戶意頗似不窺園奇字人須問山童且應門

映雪

孤燈餘地滅一簾寒影深窳此虛白照見古人心

贈友人二首

客泪如芭葉深秋只欲零逢君不得意愁語若為聽

梁苑空辭賦江潭任醉醒微名何足戀歸去舊山青

其二

曉語有如夢却思初別時年華萬事過客況二毛衰

海雨剪秋燭竹窓留夜碁風帆無處發迢迢故山期

送友人游廬山

片帆送客向潯陽復尋僧到上方入社笑逢陶令

酒過溪先宿遠公房寒生絕壑水為瀑路繞青山碧

作梁為訪昔賢栖遁跡他年好共結茅堂

題畫

青山兩岬夾丹楓十幅蒲帆挂晚風定有酒錢隨鷁

未凱集

卷五

五

具季鷹乘興過江東

送俞仲茅入山二首

不獨終山客逃名絕未真看君鑿坏意似是住山人

其二

因君入山日發我還山思長風吹片心海上雲生處

暑中雜述二十五首

官閣倚江渚宛然成隱居有書堅夜坐無客廢晨梳

村暖前山燒舟喧隔浦漁塢東規菜地春雨欲夜鋤

其二

寥寥人境外朝暮定山鍾
磬戶寒多雨滄波夜有風
一編松火細揪枕竹齋空
偏稱遊名客安禪向此中

其三

亭館臨雲壑春中草木饒
僻居隨偃仰幽事傍漁樵
野水輕憐出晴皋乳雉驕
惜無裴處士心賞欲誰招

其四

微徑竹陰斜山窓掩綠紗
雨苔侵鶴跡風毳罽松花

元凱集

卷五

五

吏道功名薄仙經日月賒
且欣無外事隱几讀南華

其五

素髮日垂領如何空滯滯
物情遠寂寞吾意自雲林
花嶼坐臨水竹窓眠聽禽
那期尚形役已偃住山心

其六

岩烟雜渚霞別署即山家
養火晨燒藥分泉晚灌花
引垂行樹蝶翻葉墜巢鴉
春老江村外悠悠感鬢華

其七

其八

遠地經招尋山裝稱道心
時觀波上釣或就竹間琴
夜汲潭月動晨齋林雨深
已無機可息惟有未抽簪

其九

病起閱春芳加餐減藥囊
苔生支策地花墜讀書床
僻與入境遠閒知禪味長
生無鍾鼎分身世任蒼蒼

元凱集

卷五

五

其十

烟水澹將夕千林深閉門
數螢簾外竹獨犬澗西村
兩歇泉逾響畦歌月易昏
坐來何寂默僮僕亦忘言

其十一

腰章仍散吏稽筭是閒身
溪關遠于日江花空復春
鉤陳餘碧草老上有黃塵
白首遠雕輦無由說主臣

其十二

江草東風外青青日夜新
遙天將積水極目自傷春

旅食依沙島鄉書問榜人鶯花何意緒最端獨遊

十三

不向朝來地燕之與柳慵竹邀山客咏茶折嶽僧封
野館雲棲榻江城浪隔鐘幸多人外意無事抗塵容

十四

哀白慵窺鏡淹留信濃竿自嘲卽是漫從道谷名過
松小牽藤護離傾貼石扶自餘無復事願歌著潛夫

十五

才凱集

卷五

五

積水悠悠去孤亭盡日閒天低帆勢外鳥下浪花間
衣步洲邊月盧龍雨後山惟應獨游客吟眺不知還

十六

景風吹仲月濁酒憶田家塲圃晴登麥林塘雨聽蛙
荔垂行向熟槿艷落仍花猶自從茲役誰鋤薄地畝

十七

結宇青山曲到門江水流吾生自丘壑吏隱是滄洲
明月歌漁父晴天下海鷗扁舟從此去含思正悠悠

十八

心磴上嶙峋看山愛及晨霞光動林水花露洒衣巾
月空猶銜岫鶯啼似起入市朝何所競聊自得吾真

十九

雲將雨過浙瀝洒莓牆潤入松杉色涼吹樹杜香
鮮清汲澗縹帙乳堆床散髮從吾懶山齋日自長

二十

亭三面水松檜夾青蒼萬壑涵波影孤雲生夏涼

才凱集

卷五

五

山明吳塔殿風遶楚帆樯送盡登臨目東流但渺茫

二十一

僻居寧盡遣聊與伏中宜眺聽風泉滿吟行枕簟隨
山衣便芟製野飯飽蓴絲卽事成閒放懷歸且未期

二十二

江皋掩竹閑小檻倚風端頗愛遷鶯樹新添聞鴨欄
微軀猶藥物間日整衣冠亦自超然在渠云鮮所歡

二十三

去夏多移病高齋常晝閑如今住烟水長日弄潺湲
散地却諧性無能應剩閒何如騎兵署手板看秋山

二十四

廣庭遙夜裏西墜月微微斜漢涼垂地高槐露滴衣
鶴凝閒思立螢入靜中飛群有此俱寂寞心空掩扉

二十五

涼色變青蕪汀洲露氣初潮來南浦濶月上北林疎
野艇秋携客江蓐暮得魚酒闌吹笛遠獨鶴下馬如

才亂集

不奉五

五五

元夕石民部寄燈酒

此夕烟花舊苑晴憶君遙在鳳皇城仙郎詞筆都裁
雪帝里歌鍾盡徹明九醞寄將春甕綠百枝分映月
輪清江皋雲樹遠華省剪燭微吟獨夜情

承武至偕游珠泉平山諸處

江閣延清眺巖泉滌素襟春容復如此客至始登臨
興興溪山遠遊經吳楚深風烟一杯酒猶得寄閒心

送承武入京二首

三夜石尤風江邊語笑同試開雄劍看莫放綠尊空
春草照天碧晴霞射海紅明朝送却旂雙傑發江東

其二

紫陌汝當去青山吾夢歸徘徊岐路語風雨夜灯微
江樹圍官閣宮雲覆省闈平生歡賞意送客寄沾衣

鶴病

強向亭皋淚一聲頂朱消盡見羸形不知千載魂歸
否擬撰焦山水底銘

才亂集

不奉五

五五

鶴愈

似食仙藥却還歸晴日臨階刷羽衣毛骨比於他日
瘦已思雲海一翻飛

春感

冉冉游踪共隙塵物華如舊髮毛新春催歸思應先
雁老遲浮名已後人莫認覆蕉成鹿夢難矜流水拂
龍唇東風一夜吹江海烟浪微茫有釣綸

春日泉上得呂益軒繕部書却寄

徙倚步晴光新泉漱澗芳鳥啼春聲靜僧供野芹香
竟自成孤往懷人渺一方無因似莊惠酬味在濠梁
春日珠泉用鄭翰卿韵

江溪美游娛泉源別一區暖風催換袷春鳥喚提壺
溪似漁人路潭窺淵客珠桃花千畝裏欲暝倚踟躕
吸江亭和翰卿韵

青樽與客暫開顏今古悠悠極望間東去無情天整
水南朝如夢秣陵山晴川花樹孤亭出落日滄波獨

先韻集 卷五 五
鳥還自愧塵纓猶未濯倚闌室羨釣魚閒

呂益軒虞部餉新茗

珍芽絨寄晚春天洗鼎煎嘗似去年松院驟鳴空澗
水鬢系閒颺落花烟徧搜物象餘孤興坐引心情入
上禪惜把瓷甌不同賞殘鶯小雨暮江前

和彭正休郡伯集江亭韵時彭將赴滇任

六傳青天外孤亭碧草時尚能瞻露冕此地奏金匱
歌吹風蕪响江山雨亦奇周旋貪少日向晚席頻移

送彭正休郡伯之官雲南

昨歲滇中飛羽書蠻烟紅漲天南隅今歲滇中戶牛
酒踏歌拜舞迎新守聖德如天覆宇縣否泰相尋理
宜有使君省署舊含香傑入金門上玉堂彩笔夙看
凌鮑謝画輪今去是龔黃傾都百壺紛出祖離人暝
發新林浦伐鼓江天青翰舟挂帆楚國黃梅雨群荆
西度萬重山金碧雲津霄漢間畫撤帷朝長吏群
翰眉布見諸蠻青山郡閣何瀟洒為政風流仍藻雅
先韻集 卷五 五
始知岳牧用詞人再見滇河出神馬舊省官寮感索
居天涯聞問未應疎願因東向還轅使側聽西州講
德書

夏日西林寺

岩陰連竹翠窈窕入西林孤磬客堂寂千峰僧履深
焚香臨澗水解帶聽幽禽若以青蓮喻猶慙不染心
暑中四首

病時真憐夸父揚鞭亦任羲和猶有茗糜堪御幸無

龍藏相過

其二

聊向滄浪濯足猶免鋤犁夏畦睡
換枕函冷熱坐隨槐影東西

其三

過水晴雷隱隱暎空絲兩微微
遠岫殘陽鳥度晚風高樹涼歸

其四

元凱集 卷五 五九
夢想風清西瀨遙憐塵軟東華任
是絺衣小駟未如草屨撈蝦

咏桂

記躡仙雲上杳冥瓊臺香露一枝
新今來寂歷淮南地折置山杯把
贈人

題王氏山莊二首

澗水潺湲東柴扉蒼翠中為園如
輞口離世是墻東齋閣看朝槿盤
食進晚菰寂憐船稼地淳古似幽風

其二

傲吏畏風塵江邊住過春園林常
看竹魚鳥自親人物態閒能遠農
談醉即真畬田收幾倍吾意卜南
隣擬和田園雜咏二十二首

村釀

一抹烟中颺酒旗水村魚市落花
時少年相勸壚頭飲何事獨醒空
髩絲

合畋

元凱集 卷五 六十一
寒原燒淨角鷹飛個個丁男去打
圍記得年時好身手腰弓生挾兩
狼歸

餉婦

村中少婦解當家穀雨農忙廢績
麻提著飯筐泥濘足髻邊斜墜野
棠花

桑女

小家生長苦能諳畫出提筐晚浴
蚕閒却秋千飛却燕好花零落不
曾簪

時雨

麥潤禾清喜滿家
農人占候信朝霞
西園公子偏生惱
濕着流鶯損着花

疎籬

挿棘編荆傍竹隈
鎮無人到有花開
却因泉落穿根破
山鹿將麋開入來

津亭

長住山中漸老身
青松白石斷紅塵
前村一帶津亭在
路何限東西南北人

晨鷄

月落未落林水明
茅茨遠近亂鷄聲
呼兒驅犢出門去
溪上畬田事早耕

語鳥

山居洗耳不聞時
却只禽言會意知
最好春眠竹窓曉
弄烟翻露上花枝

松琴

枯桐閒匣已多時
不鼓流泉謝子期
閒夜月明古松裏
何人添上七條絲

聽泉

長共松風入夜聽
昨添山雨轉泠泠
微鐘斷後竹齋掩
一枕寒聲月滿庭

淪茗

石泉槐火一時新
野客封題顧渚春
翻覺閒齋添少事
為余前謝陸山人

元凱集

卷五

六

新霜

朝來一鴈下秋塘
薄冷蛩聲亦近床
肺病漸蘇詩思爽
荳花棚上有微霜

烹笋

山厨笋味亦偷然
飽食空齋手一編
從此兒童不洎斲
嫩教教新綠到窓前

蒼苔

雨積泥封綠勝莎
長倚小院自成窠
落花點綴知誰掃

賞要地不生閒地多

漁火

水村茅舍亂雲層野客吟懷自不勝
况是蕭蕭鴻雁夕葦花寒浪露漁灯

草茵

軟于茵褥碧于波莫惜傾壺坐唱歌
回首凉風吹綠盡暗虫吟冷夕陽多

柳岸

老龍集

卷五

木三

暮暮垂絲古岬前根株下繫釣魚船
青山雨過斜陽在一枕溪風萬樹蟬

牧笛

樓頭獨客隴頭兒梅落淒涼柳折悲
說與山童渾不解月明牛背任情吹

灌畦

葵韭青青抱甕還日高猶自掩柴關
世情盡咲於陵子未允三公似此閒

水碓

一道清溪野岬通是誰機事寄烟空
自舂雲子寒流上幾杵泉聲秋色中

決渠

一年生計是春耕却過清明取次晴
昨日寒塘分貯水隣家已有叱牛聲

黃給諫南山精舍四首

靈巖寺

老龍集

卷五

木四

前代靈巖寺年深餘故基天風吹雜樹
海日照殘碑佛地猶灰劫賢人有古祠
歸然千載外不獨孝標詩

木末橋

石笋迎人出晴虹渡澗明風泉吟杖底
雲木與橋平俯見鹿群飲閒惟樵者行
溪山兩幽絕何限倚欄情

聽泉軒

尋詩復味禪偶來西澗遶流泉清入聽
虛檻坐翛然乍覺發秋籟復疑彈夜絃
無人共幽賞松月靜娟娟

擬華館

賸有藏山業牙籤擬石渠六丁應護取太乙下窺書
散帙知雌蜺裁芸走壁魚安危仗封事萬卷足冬餘

慈節詩

南山女貞樹華葉何煌煌弱齡在中閨滌珮垂明璫
九十藹其儀爰登君子堂肅肅慎以淑內美紛信芳
何悟當春華淒其隕嚴霜一解嚴霜隕中宵信志明
白日捐身亮獨易一瞑甘長畢假假彼令人存孤以

老氣集

卷五

六五

相勗叶昆勉拘明義斷髮乃不櫛二解斷髮以毀容
茹荼聊自存同室乃構患伏機駭中門有親處遠方
豈足相揅援感彼鵲鴉詩怛然中愁怨三解啜泣謂
汝鵲爪嘴詎如許孤存我何求自餘以飽汝我室亦
以殫筑筑復誰語焚焚篝夕燈札札弄秋杼四解筑
筑亦有極慶流亦有源盛年撫孤成中歲兩抱孫譬
鳳復有雛栖此梧樹根五解失哺兩雛鳳惻惻情何
酸我當代之哺醴泉玉為珍澤此五文苞刷彼九仞

翰大者儀帝廷青霄領龍鸞一鳴天地清瑞圖世所

觀六解帝廷有褒言其副在彤史堂上陳璽書堂前
羅孫子次第前奏觴持觴坐復起我生逢百罹始碩
寧及此中語相顧悲既悲亦云喜瑤水桃正花春酒
多且旨天子壽萬年承恩方此始七解

莊翁壽詩

東海仙山瓊臺瑤島連雲霞仙人翳紫鳳食素大如
瓜欲往求之風輒引去不可至真仙自是人間事莊

老氣集

卷五

本五

翁海上隱夙契塵外意我和養恬嘿世自干名利不
能屑屑逐時人獨戀庭闈奉老親慈顏九十却少壯
壽者合是三千春傍海園林足筍魚承歡餘暇好閒
居龐公不肯入城府翁亦田間小結廬往還共簪簪
與語惟樵漁有興即看山得閒即著書書就諸郎徧
能讀先鳴一鳳棲梧竹歲歲寧親海上歸門前紫馬
雙朱轂翁領諸郎前跪進阿母觴次乃酌壽翁朱轂
照席何煌煌酒闌謂兒可以起汝自驅馳報天母教

身合取古人師長生我得真人理人說莊翁學莊叟
縱有安期洪崖之屬寧及此

回松石壽新都鄭君

君住南山若箇峰秣陵尊酒憶過從未占雲色知人
瑞不餌丹砂有少容白岳幽尋靈艸長豐溪春醉雜
花濃野夫無物堪持似寫寄華陰五粒松

送吳心容入京

里黨看今日群龍滿聖朝偉然吳季子文藻復清標
元凱集 卷五 木二

陌柳黃鶯小京塵紫馬驕野夫江海去回首仰青霄
送滕太常

少年美譽重璫璣獨領祠官舊國居百日清齋那得
醉一朝鉅典近成書春催驛樹鶯新轉曙入天門柳
尚疎宣室受釐應賜對看君獻納定何如

喻郡侯陟岵圖二首

披圖覽名區群山若連壁逶迤帶城郭萬里在几席
氣含衡廬清勢與星躔迫百丈疊青蒼二江滄虛碧

高人昔玄覽於此寄羅薛遺跡不可攀風雲護真宅
穀詒徵在今庭趨憶猶昔王程有簡書南國仰赤鷁
當其違離初泫然撫松栢驅馳方此始瞻望無時釋
山氣日應佳芳草宿已積引領向西雲邀哉此行役
其二

惠風吹南國陽和發枯荻寒惟滿膏雨靄靄從西來
來亦一何暮民眉展然開旋聞歌鼓腹復道詠康哉
海光淨天鏡千騎臨高臺惟有陟岵心遙遙渺難裁
元凱集 卷五 木二

松楸隔萬里銅崖紫崔嵬梁公翊皇唐蔚然開濟才
立馬太行道徘徊白雲隈

題画

溪傍似有山陰舫林岫參差玉相向謾將梅蕊與平
章惟見江天轉清曠瑤閣瑤臺連紫旻飄飄鶴氅真
天人剪裁元化玄冥外都向江南吹作春

壽齊守卿

里中齊卿吾老友讀書任俠仍耽酒當年東海遇安

其神方懸左肘平生頗咲樓君卿結交何北五
侯鯖亦不學山人董奉在岩谷以席守杏還牧穀至
人有道乃少欲蓬萊先生名負局紫丸滿把不須錢
散與萬家猶未足此事惟君能爾為更讀黃庭食玉
芝淮南仙翁却少壯柱下老子能嬰兒向時意氣傾
曹偶酒權三尺在君手少年相逐醉千場明日解醒
砌斗邇來却謝高陽徒守中塞兌如拘株閒持花几
看山坐未遣鴟夷為客沽肯共洞仙爭六博漫學長
元凱集 卷五 七
房藏一壺東風花發鶯相呼君今不飲胡為乎壽聚
元春開第七雙眸岩電髮黑漆亭亭玉樹當庭超出
海便是雙秦珠喜聞竹窓夜誦讀復有春槽滴如酥
誰將鳥爪擘麟脯小桃隱映仙顏朱金盤膾鱗雜霜
橘簾幙晴雲泛瑤瑟請君剝把山中春招客酣歌千
萬日

壽陳觀察母夫人九十

天秋露湛河如練老人南極秋中見此際千官祝聖

人呼嵩聲在蓬萊殿蓬萊垂衣四海清有偉名世胡
明明凝祥啓瑞自阿母九十年時阿母生恰與聖人
同此日婺星端為生賢出繫其儷之維太丘明詩習
禮和且柔上陳鷄鳴下鴈鳩彤史所紀皆為儔孟母
機系歐母荻名世亦須由訓迪遂從古始契微言豈
獨文章論匹敵法冠儼莅南諸侯迥如一鵝凌清秋
帝錫龍書與錦翟輕軒奉母東南遊太姥群仙進春
酒曼倩桃實走時韭山君海若前為壽不獨黃童與
元凱集 卷五 七
黎叟臺相凌霜青繞膝更茁瓊枝美誰匹歡愉合度
三千春九十纔如初出日喬雲壁月當金樽七箸從
容奉母言已將素業承先德好及清時答主恩以此
娛親得親意四海望公在三事歲歲茲晨下直廣垂
魚舞綵堦前地

壽薛翁

家隣薛老峰前住鹿駕鳩筇鶴髮翁試問生年逾幾
縣始知耆舊是龐公瑤芝三秀香凝露玉樹雙枝綠

倚風我道蓬山在人代不勞遙望海雲東

宿天界寺時歸自江北將謁告還闕

帝城雲樹遠微茫投暝迴車宿上方客倦風塵初解
印僧開闕鎖為焚香行隨去雁遵洲渚猶聽啼鳥傍
苑牆惟有閒心與禪寂古松脩竹月蒼蒼

天界寺僧房即事時將南歸

青山南陌外花宮栖嵒嶠人天敞空界自與諸塵別
浮客首歸路勞駕聊此稅松門宵深映微徑澹餘雪
未凱集 卷五 七

時時遇禪侶往往持半偈軒牕入花竹位置皆可悅
苔石寒逾青朱果冬仍結貝葉寶函收旃檀金鼎熱
遣僮汲井華勸客飯松屑延閣恣窺臨幽編盡披閱
鈍劣不解禪亦覺離言說隨緣聊復去春江有蘭杜
林叅軍索題孤山卜築詩諾之久矣庚戌春過武

林復邀遊湖上為作此歌

十年相訪孤山前到今負汝孤山篇風塵歸來咲華
髮招尋仍汎西泠船東風吹船載尊酒繫纜逋仙祠

下柳舒辭詩人千載魂老梅冷落今無根鶴飛不歸

客又至湖雲蕩月空黃昏問君數祿復何處踈籬隱
映棠梨樹酒鎔茶具隨漁舟似是移家更深去與君
醉坐湖中天唾壺擊碎心茫然古人名垂骨已朽今
人悠悠亦何有始知達者真名言不如即時一杯酒
送僧還金陵

客自金陵歸僧向金陵路負鉉囊琴到是歸西似孤
雲無所住金陵岩岫隱千燈師去穿雲到幾層山人
未凱集 卷五 七

歸卧芝山月悟得前身亦是僧

鄭仲恒過山齋坐月偶作

積疴倦炎燠閒齋謝過從相與解群衣坐對前峰松
崇蘭滋宵露空香溶溶溶喜見西崦月復聞南隣春
一辭白社客十載金門蹤歸來此尊酒相顧驚衰容
自免聊復爾競時良以慵方事東臯耘吾其師老農

題畫

谿雲不出山曉暖在空谷豈忘人間雨媚此幽與獨

新流綠漲溪泉樹深藏屋窳窳素心者抱易春窓讀
武夷朱茗作

歸客及春游九溪泛靈槎青峰度香靄曲曲隨桃花
東風發仙薜小雨滋初芽來擬不盈襜步履窮幽遐
淪之松澗水泠然漱其華坐超五濁界飄擊凌雲霞
仙經閱大藥洞壑迷丹砂聊持此奇艸歸向幽人誇
送陳汝通謁選入都燕懷一二知己二首

停車能枉訪一為啓荆扉老覺難離別賢今正奮飛
元凱集 卷五 七

殘春聽鶻鴉小雨漬薔薇莫惜一杯盡西原驛路微
其二

春衫著來好去染洛京塵黃紙看除目青霄好致身
驪駒驕上路花柳醉餘春為道嵇生懶無書報故人
春日二首

看花無分酒無緣垂老心情只似禪春晝下簾掩書
坐一瓶新煮石間泉

其二

歷落元非鼎食人石泉野飯過餘春却因積病防涼
冷并負山中蕺蕨新

送孫子長之官湖州

遠水連紅樹勞歌暫繫舟交情難是別官味淡如秋
浮玉宜晴對窪樽好醉遊定能相憶不吾已卧滄洲
送吳當時還朝

涼月在山角蒼花泡露微坐愁君又別相過客應稀
擁傳雲承憶趙朝雪照衣自憐如病翮看汝帖天飛
元凱集 卷五 七

賦得剡溪雪送陳振狂訪施明府二首

客有吟招隱鳴琴在一丘山陰通剡曲積雪照寒流
孤酌因成憶扁舟亦自由誰能不相見此意最悠悠
其二

故人為剡縣馬首又須東行李將秋色看山到越中
江流碑尚在湖霽鏡還空不獨山陰雪偏令憶戴公
晚荷居寔孝廉

桂闕雲璫驛後塵忽埋玉樹可傷神生才豈意仇真

閱世應知是幻身文考靈光室有賦中郎書籍與
何人忍經開徑過從地啼鳥飛花似去春

賦得驄馬有贈

驄馬銑連錢風雲護錦鞵玉花光照地銀燭曙朝天
人避鳴珂路塵清攬轡前騰驤一如此未數祖生鞭

夏日田間

吾常慕向生讀易知益損濟時之明略謝病非偃蹇

幽居何尤深微尚風已遠散髮藥畧間倚杖柴門晚

元凱集

卷五

七

海雨稍來過歸雲冒青嶂澗松鬱自蒼水鳥飛能近

野老逢與言依依行負畚一欣田家意但飽蒸藜飯

無事向當逢低眉為婉婉

呂益軒觀察見過

京國美遨遊江皋傷解携昔者如驅蛰及茲已雲泥

野夫抱羸瘵山居群鹿麋塵耒倚素壁茅堂連藥畦

懷人在遠道芳草日萋萋臺察五花驄提兵千水犀

旌旗耀海日迴照幽人棲出蕭容野衣再拜憑小奚

丈夫慷慨慨豈暇叙離睽深衷見眉宇惻惻憂黔黎
飛雨江上來炎蒸洗雲谿新晴片月出正挂長松西
衰疾一滿酒攬筆為君題

贈石觀察二首

霜筠雪柏絕風塵雲卧巖栖二十春復有文章懸日
月定應眉宇是天人周梧萋萋還儀鳳漢閣丹青合
畫麟賤士一塵滄海曲敢勞物色到垂綸

其二

元凱集

卷五

七

萬里滄溟日域通東南澤國隱憂同將軍刁斗虛橫

海賈客帆檣慣鑿空憲府高舛瞻家鳥師中下令役

雷風何須破浪誇前事坐使無波正策功

海市圖歌贈福寧州守王公入 觀

海東神人驅石還六鰲蹴踏滄溟間洪波舂天海為

丘條忽幻作蓬萊山海氣腫龍山岑律中有龍宮蛟

汝室貝闕瑤臺相向開金支翠旗如画出鯨擲鼉鳴

波轉急悄恍謠奇萬靈集乍覺仙真結隊游復訝雲

清接山入變化須臾紛糾天地大矣何有不有寒雲
可涉析木津舉袂欲接洪厓手登州有市連雲烟塵
氣噓成亦偶然安知造物不戲劇秦漢浪欲求神仙
豈如大河清洛浮榮光間氣真為帝世祥君侯南來
美為政天霽風清海如鏡閭閻曙色開五雲朝元冠
珮何紛紛承恩親在蓬萊殿何心仙山畫中見

送王永啓之官南都

寒山明寒江清送君遠作金陵行昨者法曹今治兵

元凱集

卷五

七

兜鑿囊韃紛來迎鳴笳疊鼓石頭城為即如此差快
意惟有惜別難為情秦淮流水長干路我記游踪曾
幾度歸客三秋卧滄海夢魂猶著鍾山樹鍾山蒼蒼
大江走帝業雄圖何不有此日惟餘白頭烏朝暮啞
啞禁城柳柳花風吹覆牕牖可憐千斛金陵酒仙即
向晚騎馬歸小姬能歌小垂手日飲無何指君口問
君不飲何為乎退食披書亦自娛千祿可意數人耳
頗咲餘子杖區區世路蕩莽塵九衢慎汝轡策省長

驅山中老農不解事握手立語聊斯須仰視萬里浮
雲但別後心期相憶無

題張叔強南山敝廬

吾憐張公江海客下筆妙語流人間十年作吏不稱
意拂衣昨日歸南山山中歲晏結茅屋太姥霍童青
滿目有時斗酒歌烏鳥南山種豆秋應熟

為呂觀察題花鳥畫二首

為有陽和到海邊熙熙長是養花天沙鷺也得春情

元凱集

卷五

七

思浴了紅衣自在眠

其二

海霧天清解網羅鵬翻雲翼鳳巢阿秋溪一曲雙鳬
冷自映芙蓉美碧波

寄林司理

懷人東望海天長春日賦題問州堂對酒每憐肝胆
露憂時想見髭毛蒼即看結束趨文陛豈為風泉戀
石梁多病山中勞記憶天台靈藥好誰將

杜鵑花五首

濃妝嬌倚綠羅帷
泣露含風千萬枝
若把名花擬傾國
看渠也合比紅兒

其二

深沉院落掩重門
惱亂春情却為君
一色嬌紅萬山路
幾人寒食斷吟魂

其三

海棠相並開芳叢
小雨晴時別樣紅
穠李夭桃零落盡
伴人愁寂倚東風

元凱集

卷五

七

其四

啼春杜宇血空流
染向山花枝上頭
客裏看花兼聽鳥
一般都作送春愁

其五

幾枝紅焰映樓臺
旭日明霞避却迴
可是東風不炎冷
禁烟時節此花開

林君移居

不遠在東城
山光闔戶迎
林間帶喬木
風日見還常
挂畫當晴閣
移花近綺楹
比隣相顧喜
新有誦書聲
漫遊篇送鄭仲恒入粵

元凱集

卷五

八

遠別不須愁
漫遊真自好
酒闌一咲為君道
賈客亦云樂
經歲復經年
有婦拋寄潯陽船
路逢關津更索錢
此頗亦堪憐
山人多走紅塵陌
青山却掃山人跡
只將行卷向人投
名紙生毛惱知客
亦有宦游人屢向名山過
却如新婦惟車坐
誤隨騶唱到松間
風景當前寧可索
吾愛鄭子真
頻年出谷口
得意不閑詩得趣不在酒
五岳何須畢婚嫁
雙屐只共佳朋友
昔年臨江遊
曾到玉笥山
梅仙有宅今燕沒
蕭子尋真應未還
去歲秋風生吹汝
入帝京
蹇驢破帽長安道
時時冷眼看公卿
歸來山中對妻子
白酒黃鷄聊慰情
而今又折衰楊柳
四百青峰落君手
庾嶺看梅霽雪時
朝臺下馬夕陽後
東南天海杳何窮
今古情懷那有不有尉陀霸
氣復安在
葛令丹砂能覓否
贈子漫

此病身禁足正愁予謝客空齋惟隱几出門山水當
清秋有詩好著奚囊收珠犀翠羽多如許雖有奚囊
若為貯歸來為解越中裝要知陸賈能新語

送新會令曾用晦

秋意正蕭騷離情首重搔言將完子調去向越人搆
大庾青山色厓門白露濤開簾觀海近飛蓋拂雲高
島戶家家蜃人居處處蟻政清無犢解理解見牛刀

元凱集

卷五

八

遂洽中朝譽先紆南顧勞石齋有遺跡一為訪江皋
祖洲圖歌贈潮陽令吳興沈君

吾聞神山下洲乃在東溟東復東若木倒景青濛濛
秦皇驅石不可至徐福入海何當逢又聞葉縣王喬
昔為政稚川亦自稱仙令雙飛鳥去天門深九轉丹
成岩壑靜虛無滌渺難可扳真仙何必非人間人間
山水美吳越秀色榮光相映發若將蒼雲轉蓬瀛便
借道場開絳闕君家仙人白玉堂麟袍象簡疊堆床

群龍離鳳駢翱翔鳴珂委珮凌蒼蒼君復東南窺大
壑先驅祝融藏海若聊以清襟酌泉水况有雄文走
魃魍瑤琴一曲風泠然此地人都道是仙君亦自言
祖洲客游戲塵間年復年烟霞鍾鼎俱佳境豈以清
真疎簿領且復吹笙弄海雲不妨結綬登臺省

送潘君令瑞金

臨岐尊酒折垂楊好去山城領邑章搖落別懷秋瑟
瑟鬱抑臺勢遠蒼蒼迎親江上魚飧美視事花間印

元凱集

卷五

八

綬香遙想政成應第一潘郎清譽自河陽

東林克武

國子先生不出門炎天病足滯行軒昨雨新涼病如
掃明當跨馬萬里道猶自幽齋戀菊花雨中貽我新
詩好野夫移病滄海曲悠悠四見芳草綠羽翎摧損
蓬蒿間仰羨青天起黃鵠山田力耕隨野老不雨三
秋付焦稿朝來雨意似霖霖縱有殘禾成腐草隣里
無勞問是非丈夫有身寧苦饑杜陵拾橡亦自救不

然亦有西山薇國子先生老詞客兩既宜詩晴亦適
又如五經邊孝先官閒飽卧腹便便時能繫馬堂階
下却有蕪公與酒錢暫為此行亦不惡我自迂踈若
丘壑重陽風雨未離家過我山齋看菊花
廣陵晏生來訪次韻答之

野夫晚節但持醪櫛却龍文舊寶刀病後交游都已
老于湖海向誰豪為君掃徑留殘菊對客清齋着
人莫說風塵十年事漁樵生計未云勞

送陳以珩同年

拜恩已是握符身猶戀青山蘿薜春白鴈黃花催別
緒朱文露網起行塵會稽章綬西江憶峴首豐碑茂
苑新今日真煩天下計野夫滄海只垂綸

山居和韻詩四十八首有序

乙卯徂秋端居無管友人戴女奮貽我山居詩
六首高懷雅調頓覺起予十日之間八和其韵
得若干首興之所至冗襟有之中閑險韻亦復

勉綴成篇取具數而已刻置山齋客至出觀以
博捧腹閨八月望日

一之一

巾舄蕭然不送迎翻緣移病得藏名山厨白酒蕪紅
粒海氣青霞接赤城一壑吾生聊偃息浮雲人代有
陰晴憑君欲問窮通理遠水孤舟晚自橫

一之二

坐看蒼翠聽潺湲沉飲誰知善閉關執戟豈須勞客
无訕集
難著書聊以訂吾碩丹霄策足應知晚素髮垂肩不
復刪何敢述名稱隱士此生微尚自青山

一之三

病夫高枕隱衡茅雨外榮森小豎敲秋覺吾衰無遠
夢書來相問有貧交擬將榻下延徐孺頗愛詩寒學
孟郊拓落無成玄尚白自慙荷以解君嘲

一之四

女蘿編戶種為垣丘壑無多勝事繁茗椀香爐閒可

老石泉風樹寂仍喧暖雲澗水窺魚子小兩階除青
竹孫自覺紅塵渾謝斷曉鶯啼倦不開門

一之五

山間泉石客來分酌醴枯魚手自焚已分餘生混麋
鹿更無清夢繞風雲舊游朋輩多朱轂新學兒童笑
白紛何事暮年悲烈士唾壺悽惻不堪聞

一之六

垂蘿欲壓角巾低石勢參差到者迷只許閒雲隨意

无凱集

卷五

八

住取憐幽鳥稱情啼殘暮欵局還尋却險韻詩成却
貼題拈取南華讀秋水頓令坐客欲忘蹄

二之一

歸來一榻罷逢迎惟有山僧識姓名屨杖時過薛老
客亭臺遙倚越王城閒依小檻看秋雨坐聽疎鐘報
晚晴桑柘郊原樵牧散濕雲野鷺自縱橫

二之二

泉邊小閣坐潺湲不是枯禪亦掩關映水伴人憐鶴

靜窺巢探鳥咲僮頑殘經擬向閒中了類句頻于枕
上刪昨日晚晴教洗竹喜當缺處露春山

二之三

山翁病起坐蓬茅藥杵殘香課僕敲濁酒醉因逢蕩
伴奇書快似得新交旋移細竹過南澗約看寒梅到
北郊垂老心身無一事生涯聊爾不須嘲

二之四

新竹成叢護短垣來禽青李種初繁蒼苔匝地有花

无凱集

卷五

八

落紅旭映庭惟鳥喧燒笋登盤供野客看鶯繞樹領
諸孫園林佳事春將晚莫訝山翁不出門

二之五

閣上諸天香不分齋時拈取衆香焚霑霑艸木皆慈
雨徧滿虛堂是法雲水月靜觀同寂寂天花閒覺墜
紛紛禪心無住誰能喻惟有鐘聲下界聞

二之六

青蒼岩洞壓雲低修竹叢花咫尺迷不是仙家近人

境何因犬吠與雞啼凡心滌了焚香坐佳句敲成洗
研題擾擾市朝君自見塵沙萬斛撲輪蹄

三之一

亂山飛翠似相迎山畔山鷄自喚名海雨挾潮歸極
浦溪雲扶月上孤城數聲漁櫓鳴寒漲一酌村沽坐
晚晴歌入滄浪秋思遠不妨倚和到參橫

三之二

空齋雜樹倚潺湲也學高僧掩竹關積秀堪殫山有
元凱集 卷五 八十一

色點頭欲語石非頑嗒然隱几方無事偶爾濡毫不
自刪禪味詩心君會否古來佳句是寒山

三之三

小小齋居短短茅枯茶常有客來敲已同孫綽尋初
眼不用稽康著絕交孤鶴趣人投晚嶼老牛將犢放
秋郊須知采菊悠然意未受榮桑處士嘲

三之四

尚想留曹切禁垣衣冠入直珮聲繁鐘山對酒閒能

賦畫省焚香坐不喧一自輕鷗隨海客幾年芳草憶
王孫空齋夢裏聞宮漏猶似清秋白下門

三之五

殘春渴病入秋分服食天和幸未焚強起茅齋新灑
酒自携藜杖遠看雲居山禮數寧違衆對客談言亦
解紛正憶南村素心侶經時開徑未相聞

三之六

烏石亭亭海日低古來陳跡幾人迷西江水落鴈孤
元凱集 卷五 八十一

下南澗花空鳥自啼游子拂苔尋舊篆詩人藉草覓
新題蒼然平俯無諸國快意清秋散馬蹄

四之一

莫訝居山廢送迎清時有味是無名一杯聊足當千
古萬卷何須擁百城燕拾芹泥歸舊壘龜行蓮葉曝
新晴寥寥隱几青春暮惟有孤琴盡日橫

四之二

竹樹周遭澗水湲日長高枕未開閑借書不送真吾

懶縛無多信僕頑萬法空時何所有六經註後亦
須刪村醪野飯蕪蕪且自微醺看晚山

四之三

石疊幽齋竹覆垣秋聲秋葉漸將繁雲歸却讓孤峰
出雨歇還增別澗喧暹夜山寒吟木客高林果熟快
王孫杜陵亦有憂時老短褐長鑱獨閉門

四之四

青春白髮過平分筆研于今便可焚所願素琴將濁
元凱集

卷五

八九

酒長隨野鶴與孤雲山容無恙供幽寂世故何心任
糾紛亦有平生冠珮侶從來書尺不相聞

四之五

僧住山中一把茅吟詩枉用費推敲問奇豈不恭玄
味把臂誰當是素交苦學寒蟬鳴露樹悶騎瘦馬踏
秋郊咲將此段無聊意寫似吾師亦自嘲

四之六

回首山風吹帽低陶公也着菊花迷醪醺秋盡趁時

熟絡繹燈前作意啼客是酒人還自集詩除糕字且
須題六年歸預登高會不記朝天聽馬蹄

五之一

客至相嗔不出迎問君為復記微名癖如張鷹常窺
竹隱愧龐公却住城橘柚晶熒離落晚峰戀重疊海
天晴相留取醉山樓月短髮風前一笛橫

五之二

石自玲瓏水自湲高齋不與俗相關掌心取食幽禽
元凱集

卷五

九

發墨汁翻書稚子頑雨韭新香宜夜剪烟蒲老綠及
秋刪雖然小事皆清事說與山翁好住山

五之三

岩畔書堂覆白茅柴扉雖閉有僧敲幽人靜與孤雲
遠宿鳥喧因雜樹交鐘定諸峰窺片月烟開列屋見
寒郊團蒲苦茗深宵坐止飲真堪著客嘲

五之四

編籬棟棘補頑垣咲山翁事亦繁果發老猿窺樹

憤禾收寒雀上廳喧食杯往往逢狂客痺時時
稚孫舊日列侯今是夢種瓜猶擬學青門

五之五

野衲松香幸見分室齋石鼎也堪焚教童汲澗閒烹
茗與客登岩坐看雲物外群山秋寂寂眼前墜葉白
紛紛白衣蒼狗無窮事但自休心即不聞

五之六

杏花紅白疊牆低綠樹春雲極望迷布種村中兒女
元凱集 卷五 九

出催畊屋角鵲鳩啼共携野餉更相勞齊和山歌不
用題還祝穰穰拜田祖人操壺酒與豚蹄

六之一

齋居缺屨罷將迎讀了殘經是淨名不覺曇花飄宴
坐但看寒蘚上秋城香消茗冷餘孤寂雨洗山空快
晚晴因悟無言真聖諦人間綺語太縱橫

六之二

朝朝抱膝對潺湲逋客於時百不關懶慢何須稱玩

世風期要自足庶頑人間可是羲皇侶詩就除非孔
老刪別有野人寧儉意舊傳衣鉢亦尼山

六之三

壽藤高竹夾脩垣物外營居貴不繁汲澗燒畬聊可
隱眠雲跂石儘無喧淵明入室惟携幼逸少分甘只
弄孫頗愛山童能解事每逢溪友一開門

六之四

青山結宇是香茅風裏琮琤萬玉敲苔篆雨餘看鶴
元凱集 卷五 九

步牕喧日午覺蜂交偶隨蝴蝶成莊夢誤信麒麟出
帝郊為謝漢廷供奉客東方曷倩未須嘲

六之五

蒲團一味與僧分不是銀魚亦可焚但以身心同外
物莫將紫柵縛浮雲心因有住翻成礙事若無機即
不紛此語煩師為轉語是無上語是聲聞

六之六

又見前山晚黛低閒愁長似世人迷已聞時鳥催春

去更惜繁花浥露啼。縱酒合將紅袖送狂歌。須拂
苔題畱飲欲駐西飛日。安得周王八馬蹄。

七之一

何事將心與物迎。世情未了負虛名。曾聞諫議隱少
谷。復道先生住洛城。布衲偶來同夜坐。芒鞋獨往看
秋晴。奇人我愛華山老。大咲騎驢意氣橫。

七之二

秋泉無雨不潺湲。數口愁饑念每關。地為瘠硤常少

元凱集

卷五

九

三

入農非逋負。豈成頑養鷄。費粟連雞賣。折耕充薪帶
葉刪。更道催租如火急。民生何計住荒山。

七之三

看獵西風捲亂茅。割鮮吹火石中敲。五陵三輔豪賢
窟。白壁黃金氣義交。錦帳吹簫催夜宴。紅粧聯騎踏
春郊。舊游一瞬繁華盡。說與山農亦可嘲。

七之四

依崖成屋樹成垣。于世無營即不繁。石上苔枯經雨

綠草間。虫老入秋喧。林栖亦免車生耳。藿食須知
有孫時。復故人憐寂寞。遠將書札問柴門。

七之五

登臨拈韵客同分。載酒岩頭楫拙焚。吹帽欲歌還陟
巘。授衣乍冷更穿雲。紫萸黃菊秋俱媚。落雁歸鴉晚
漸紛。殘醉未醒餘興在。山城画角已先聞。

七之六

青山宛宛白雲低。野水柴門徑不迷。林外一僧抄食

元凱集

卷五

九

三

去竹中。萬鳥迫春啼。索居寡陋真成癖。遠道書緘亦
懶題。且向南隣尋飲伴。正芻蕘新醪熟駝蹄。

八之一

群公朝下盡相迎。客有長楊羽獵名。殘月猶懸鵝鵲
觀。片霞高映鳳皇城。花間劍履搖春露。柳外旌旗動
曙晴。但使子雲能解事。不耽玄草學縱橫。

八之二

雲間竹靜水潺湲。無事教兒日上關。世故涉餘全少

味狂夫老去轉成頑時時得酒無妨醉草草題詩便
不刪南郭一廬真小隱移居何必見深山

八之三

衣冠列侍紫微垣補袞何妨奏事繁薄海徵求還自
急遽庭鼓角尚聞喧深居本意遵先帝出閣還期見
聖孫早晚彤廷傳盛事野人延首望天門

八之四

三顧頻煩出草茅火城夾路曙鐘敲龍雲本是相求
老龍集 卷五 九五

至魚水須成不世交陞楮幾年虛北極旻旒何日見
南郊須知主聖過堯舜却使羣賢得解嘲

八之五

青蒲一席衆賢分論事誰將諫草焚何日轉圜同漢
主空聞折檻有朱雲絃知孤調難成曲議若分曹覺
轉紛欲獻美芹還自嘆江湖廊廟不相聞

八之六

小堂寒落竹籬低有客相尋到不迷晴日松崖群鹿

下午時茅屋一鷄啼山厨供黍聊成飽野衲求詩偶
為題隣舍阿翁真了事種魚萬石犢千蹄

送葉省傳入京省覲

廿載交情淡味親翩翩何處著風塵朱門不肯施行
馬荒徑頻煩問故人接步鳳池搖珮響奉觴綸閣舞
衣新分携纔是黃花候遙想鶯聲紫陌春

贈痘醫

緣君一匕省憂煩便擬春鋤海畔園剝種來禽與青
老龍集 卷五 九六

李目前隨意美諸孫

送王永啓之弟游海澄

南國刺桐青山山鷄鳴春衣花底別寒食雨中行
登嶠小觀海窺夷深論兵草生旅館夕應只夢難兄
題枯木竹石與蔣生

石公顏蒼然欲下南宮拜竹木倚蕭疎頗似彭城派
空齋見古人老懶聊一快煩君收付雙荷葉三斛青
醪未須費

送維輝侄游松江

山晴江遠木葉疎玉餅酒盡還踟躕男兒不妨似虎
犢客子却擬食鱸魚紫橐莫逐少年事黃耳遣寄家
人書扁舟鉄笛吾欲往髣髴若此將焉如

挽鄭士嘉四首

殘軀伏枕入新年不得看君病榻前爛熳數行空復
在倉皇一慙竟茫然返其緦不悲桑扈經術今寧有
鄭玄寂寞南園修竹裏一樽堪憶又堪憐

元凱集

卷五

九

其二

綠池猶自湛清深書笈裨龕薜篆成君去想應如也
夢客來時復作驢鳴剎那便已成今古道義何曾斷
死生一曲長歌聊當哭聲如廣漠淚河傾

其三

流波西日兩無情頓使山川失俊英法古為文寧負
俗有心是俠不緣名遠遊竟未終婚嫁讀易當應見
死生獨恨素交臨老盡幾多懷抱向誰傾

其四

蘭露香風寶樹妍斗間雙紫是龍淵半生溟海推孤
翹垂老青山手一編司馬竟能傳父業童烏今亦預
君玄也知力命無須問但付蒙莊大小年

送許令君之官象山二首

孤城如斗俯滄溟丹嶠珠巖接四明截浪揚帆看海
立焚香開閣坐雲生讀書豈復妨公事登覽真應看
勝情到日始知仙是今天東幾點即蓬瀛

元凱集

卷五

九

其二

陸離劍珮切雲冠南斗聲華不易攀父執父瞻鬢
日師門常置齒牙間清風朗月懷人地伴鶴携琴傍
海山伏枕不能牽柳別梅花相送出江關

和陳長源竹枝詩四首

此君堪並聖人清把臂何妨負飲名已過麥秋饒宿
曠况逢梅雨解餘酲扶頭花鳥供歌舞拍手兒孫看
長成載酒人家隨意駐子猷真自有深情

其二

朱夏簟當散紫氣微風香氣兩氤氲初師玉版酣裨
味繡佛松齋共晚曛嶰谷嘯歌知鳳集即筒沆瀣似
仙分中山醕酤三千日一日聊將付此君

其三

松冷梅清結友三移栽此日記枝南玉顏正與山相
映林卧偏宜客共酣蘭自獨醒居楚澤柳逢搖落委
江潭一杯懶慢沉冥意頗似嵇生七不堪

元凱集

卷五

九

其四

謫向瀟湘春獨醒且將鳳管逐倫伶入林勝集皆青
士仲月逾旬共綠醴風動僂僂如客舞氣酣隱隱覺
龍腥莫言避俗長無肉猶拚蒼天伴酒星

贈劉廣乘八首

海山金粟現來看宰官緋世業元清肅才名是孝
青藜臨閣快白鶴出塵飛十室溪山裏誰期得覽

其二

官閣晚猶睡有時絃且歌溪聲到枕近山翠入簾夕

小市魚鹽集空庭鳥雀過公田不種秫少釀黍愁何

其三

印篆塵常積圖書靜絕宜山堂迎客少溪舫送人遲

澤國猶鴻鴈邊陲更羽旌官閒年尚少却有髡間絲

其四

吏人竹外散倚杖問桑麻但有豐年穀何須一縣花

負擔來納稅丁壯去燒畬喜見山農說穰穰正滿家

元凱集

卷五

百

其五

青溪蘿月裏宓子坐綽綽朝謁無妨懶漁樵盡入詩

齊松巢水鶴獵網獻山麋清事村翁醉臨池乞判詞

其六

壻得堪畊地農桑處處催孤村庖卧穩芳草翟飛迴

臘早先迎蜡溪香徧看梅家家貯春酒待獻九如杯

其七

獻歲冠裳集敷天親至尊凌風見寒鴉拂曙向千門

心繞金鑾仗春濃白獸樽人傳有仙令萬里奉明恩

其八

玉宸書名重星輶載譽遐共知心似水復道筆如花
驚羽聯青瑣螭珂接翠華漢春占瑞事雙鶴下金沙
送吳瘦生還南康二首

相憶西江隔海濱何期尊酒慰離群一官拓落悲生
計萬事捐除且論文竹榻夜闌猶剪燭監典明發又
看雲武夷不及匡廬色亦自青青遠送君

元凱集

大卷五

五

其二

薄游孤劍挾魚腸晏歲歸帆逐鴈行即署詩名還水
部令君隱處亦柴桑山形廬岳如屏疊湖色官亭似
鏡光早晚公除朝謁去林泉鐘鼎各相忘

又參字疊韻六首

省郎持服罷朝參游徧南天更向南山色載歸如滿
索詩篇相示稍開函達人但覺方言異旅食時于海
味甘歲晚歸心憐稚子牽衣嬉咲正慙慙

其二

莫顧手板尚庭參昔日聲華冠斗南統指向人真復
懷含光照世且須函桂存老性應逾辣蔗有芳根自
轉甘酒罷為君歌烈士龍蟠虎卧暫如慙

其三

延是尋真欲徧參滄溟東北五湖南洞窺太乙仙人
錄書附廬山道士函吟苦過秋生白髮衣香歸路有
黃甘到時門柳垂垂綠小袖雲藍醉態慙

元凱集

大卷五

五

其四

西江雲水濬相參湖上分帆半指南山作屏風開九
疊星搖劍氣簇雙函夜中深坐酣名酒霜後題書寄
乳甘萬里遊歸有東海六年禁足我真慙

其五

靈區名岳盡尋參不負清峽一騎南卧聽湖波澄夢
景幽窺石室發書函詩如浩叟堪分派酒比麻姑但
少甘尚有玉蟾丹竈在不成仙去是君慙

其六

勞歌一曲月橫參，歸思西風見鴈南。
遙集不知寒幾尺，淵源何意達空函。
木奴霜晚難多得，蕝子天煇苦不甘。
獨解持螯賞風味，故知僂客素全慙。

題城東普光塔寺

普光金界幾除乘，無復前朝塔數層。
十笏尚餘花雨地，一龕聊住雪山僧。
經來西國聞清梵，月隱東城見聖燈。
成佛不關諸佛力，此方檀施宰官能。

元凱集

卷五

百三

送林金粟入南國學

道山結屋共青峰，蜡臘鷄豚社酒同。
卜此芳隣森倚玉，皎然瑤樹迥臨風。
鴈飛寒水孤颿遠，駿上高臺萬馬空。
省署親知如問訊，為言漁弋老溪翁。

送蕭右轄入覲

滄海旬宣地，丹青侍從臣。
珪璋禁省舊，瑞玉使華新。
豹尾傳清蹕，龍旂動早春。
正當霖雨日，流潤及閭人。
送胡參軍入覲，并為母壽。

送府青衫舊列仙，每懷堪鑒意懷然。
誰知廉吏長分日，正是慈親久視年。
雲起五羊勞陟岵，春惟一騎遠朝天。
垂衣孝理逢明主，殊錫先頒玉殿前。

送馬開縣

官署青峰碧樹前，彈琴養鶴亦翛然。
猶勞印綬侵星出，但覺田家曝日眠。
襖被束書晨就道，鑪香鳴珮曙朝天。
亦知省閣需才彥，還乞皇恩借兩年。

送袁開府予告還里二首

元凱集

卷五

百四

霜鉞初臨海嶽清，廿年閩土洗羶腥。
回天八疏虎豺泣，報主孤心汗簡青。
江樹情長依象島，岩堂人共想儀刑。
雲臺麟閣應它日，南國山川已勒銘。

其二

山自青蒼海自流，七閩無恙是恩休。
已將赤手旋天地，暫捲朱旂狎鷺鷗。
帝社新陰緣氣穴，宗臣未釋廟廊憂。
便從柏府登三事，莫向荆溪戀一丘。

頌曆四首

玉曆布天工清時錫與同風雲銷燹累歲月老山農
氣轉璿璣外春生雨雪中人生堪幾度能得不成翁
其二

黃紙出欽天傾從紫殿前偕梅報春信催燕入新年
尾葉拋殘臘頭行着煖烟屠蘇看欲熟好醉頌椒筵
其三

老夫無所願第一是年豐看曆知時節占天卜雨風
殘冬開臘酒爛醉話隣翁明歲應全熟教兒莫懶農
元凱集
其四

髮共寒梅白蕭蕭曉映梳我看新曆日世似大蘧廬
甲子周餘幾支干漸不書誰知浩劫外天地亦消除

陳元凱集卷五終

元凱集五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陳勲撰勲字元凱閩縣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
戶部郎中福建通志載元凱集四十卷此本僅文
三卷詩二卷然首尾完足初非有闕集爲其同年
呂純如所刻或經純如選定耶勲爲鄭善夫外曾
孫其辨香有自故雖無傑構而尙有典型